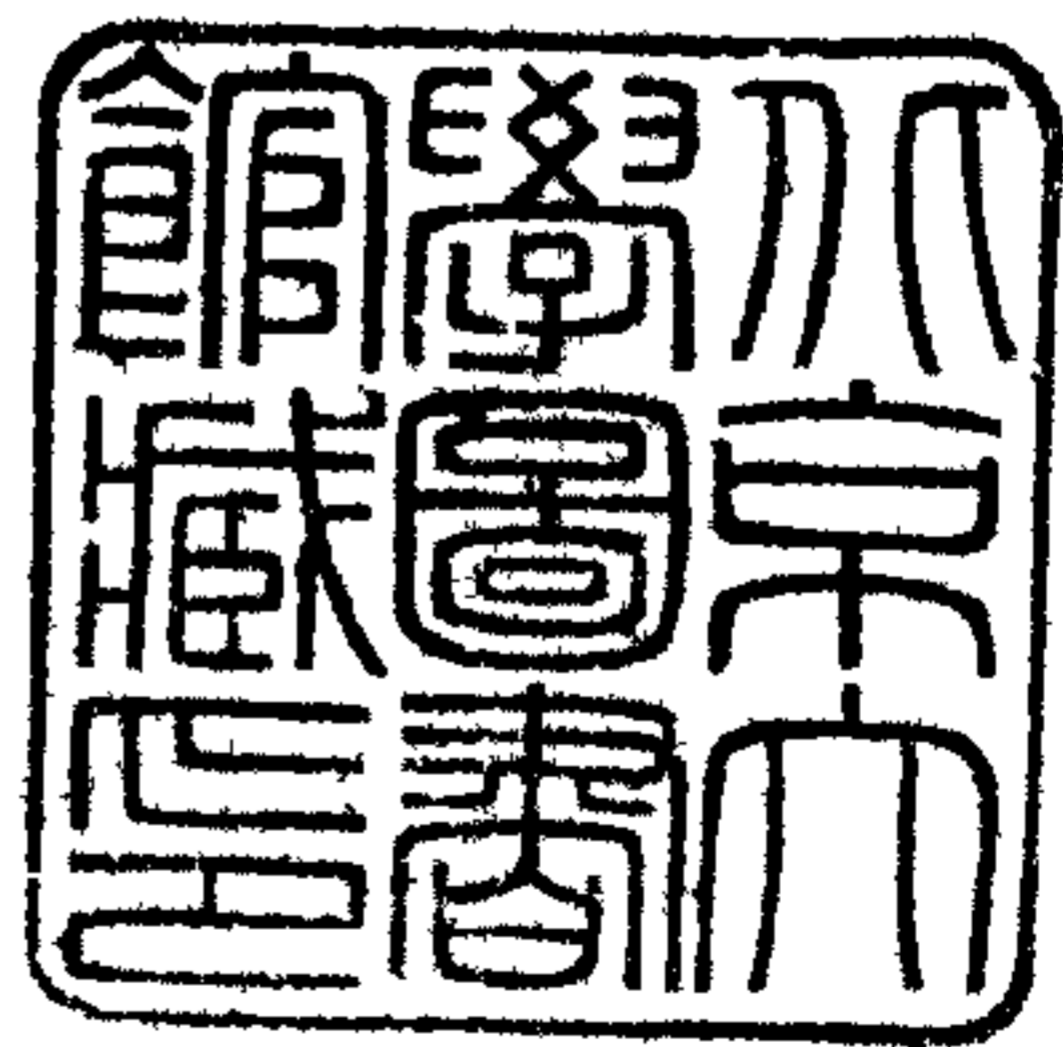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七三・子部・小說家類

捧腹編十卷

〔明〕許自昌輯

.....一

詩笑二卷

題池上餐華生輯

.....二三五

書笑不分卷

.....二八五

遺愁集十四卷

〔清〕張貴勝撰

.....三二七

笑笑錄六卷

〔清〕獨逸齋居士撰

.....五九五

21131/03

捧腹編序



夫稗官野史莫盛于開元天寶間或據寔紀異或架空綴說口繡筆綵用以資清塵消雄心而宋元諸公皆稱述朝家耳目之事略涉諧部有閨風教迨我

捧腹編序

明興寥々無幾獨楊用修祝希哲王元美教公富有纂著丹鉛所歷累々充及他藏書之家籤軸相望多埋之蝨窟毀之鼠鄉落東家之醯醢作爨婦之機材傳于時者不數々見予匿跡甫里性有書癖家不能貯二酉

捧腹編序

之藏聞有異書名籍不惜釋仲產易之自謂樂而忘老每端居晏坐從六經九家子史中塗乙命甲有閨正局輒用校行其他解頤捧腹之事恍忽詭異之語可以滌塵襟醒睡目者不以無益而不存舌錄掌記校積散篋

捧腹編序

恒自嘲曰經史子部譬猶膏粱一飽即置而山蔬野蕨覺齒頰間多未經之味更堪咀嚼耳今歲園居消夏略取散篋中什一命童子筆出不暇倫次不計妍媸分為十卷署曰捧腹編吁當此煩惱堅固之世不由喜根安

涉名理故捧腹乃證性之漸歟王荆公先生亦云不讀小說不知天下大體則予之是編也或不止于助諧薦譔之書也明矣
萬曆己未長至日甫里許自昌書

捧腹編序

三



捧腹編目錄

卷一

艾子

索得幾文冷債

唐三藏尤可活

誅有尾

愚子

哭彭祖

點鬼賺牛頭

問答錄

富慳禿毒

小杜之下

兩家都沒事

老僧面帶兩行

玉照新志

披油衣食錫

筆談

三不得

苜蓿

二媪讓路

龍王問蛙

鬼怕惡人

食肉有智

秦士好古

目錄卷一

水邊尋蚌

佛相蘇韻

冷淘餽餽 音不託

佛印令

方知蒼舒孤寒

妄認遠祖

東齋遺事

石頭擦倒

聞見雜錄

幕漫天

須陀洹果

隱窟雜誌

又道鞋底

東臯雜錄

六眼龜

捧腹編 目錄卷一

禁別無黃

軒渠錄

戲僧

借公押韻

倦游雜錄

匍匐圖

鵝鴨諫議

鷄肋篇

赤烏沙堤

春渚紀聞

也字着蟲為蛇字

曲洧舊聞

董仲舒不知何代人 好了你

三清門下

必躬自搥鼓 吾以暖足

奈何硜硜鞅鞅

夷堅志

宰相原來要錢 百姓受無量苦

捧腹編 目錄卷一

做一場害人事

趙葫蘆 真楊慧倡

南康戲語

葉祖義 只是欠山呼

啞樣 衛靈公本

疑事莫使 善謔詩詞

范元卿題扇 張淵侍妾

馬保義文談 管城刺史

猴豹對戲 責數冶長

夷堅續志	
兩枝梁	歐陽後
平江記事	
兩字隱語	
稗史	
名洞	鷄頌
諱名良臣	
山房隨筆	
詠轉失氣詩	嘲翟姓
櫻桃一實	
明皇雜錄	
詠尹字	當用康晉
唐缺文	
家饌已食炮炙	
皮日休文集	
歸皮互嘲	
賈氏談錄	
猶奴婢之于郎主	
目畢	

捧腹編卷一

茂苑許自昌玄祐父輯

甫里馬起城貳師父校

艾子

索得幾文冷債

艾子使於魏見安釐王王問曰齊大國也比年息兵何以爲樂艾子曰故邑之君好樂而羣臣亦多效伎安釐王曰何人有伎曰淳于髡之籠養孫臏之踢毬東郭先生之吹竽皆足以奉王歡也安釐王曰好樂

捧腹編

卷一

不無橫賜奈侵國用何艾子曰近日却去孟嘗君處借得馮驩來索得幾文冷債是以饒足也

苜蓿

齊地多寒春深求芋甲方立春有村老挈苜蓿一筐以與艾子且曰此物初生未敢嘗乃以薦艾子喜之曰煩汝致新然我享之後次及何人曰獻公罷卽刈以餵驢也

唐三藏尤可活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人相與謀曰此不可以諫止唯

不債亦
不易索
一笑

無五臟者亦活

以險事休之庶可誠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抽菟腸致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吐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笑曰唐三臟猶可活況有四耶

二媪讓路

艾子行出邯鄲道上見二媪相與讓路一曰媪幾歲矣曰七十問者曰我今六十九然則明年當與爾同歲矣

誅有尾

南華經丁子有尾即科

艾子浮于海夜泊島嶼中夜聞水下有哭聲復若人言遂聽之其言曰昨日龍王有令一應水族有尾者斬吾鬣也故懼誅而哭汝蝦蟇無尾何哭復聞有言曰吾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科斗時事也

龍王問蛙

艾子使於燕燕王曰吾小國也日為強秦所侵貧無以供之欲革兵一戰又力弱不足拒敵如之何則可艾子曰昔有龍王逢一蛙於海濱相問訊後蛙問龍王曰王之居處何如王曰珠宮貝闕翬飛璇題龍復

問汝居處何若蛙曰綠苔碧草清泉白石復問曰王之喜怒如何龍曰吾喜則時降膏澤使五穀豐稔怒則先之暴風次以雷霆繼以飛電使千里內寸草不留龍問蛙曰汝喜怒何如曰吾喜則清風明月一部鼓吹怒則先以努眼次以腹脹然後至於脹過而休於是燕王有慙色

愚子

齊有富人家累千金其子甚愚一日艾子謂其父曰君之子雖美而不通世務父怒曰吾之子敏且多能

捧腹編

卷一

三

艾子曰不須試之他但問所食者米從何來若知之吾當妄言罪父遂呼其子問之其子嘻然笑曰吾豈不知此也每以布囊取來其父愀然改容曰子之愚甚也彼米不是田中來艾子曰非其父不生其子

鬼怕惡人

艾子行于塗見一廟矮小而裝飾甚嚴前有一小溝有人行至水不可涉輒取大王像橫溝上履之而去復有一人至再三歎乃自扶起以衣拂飾捧至坐上再拜去須臾艾子聞廟中小鬼曰大王居此為神今

為愚民辱何不施禍患以譴之王曰然則禍當行於
後來者小鬼又曰前人以履大王辱莫甚焉後來敬
大王者反禍之何也王曰前人已不信矣又安敢禍
之艾子曰直是鬼怕惡人也

惡人大
有便

哭彭祖

艾子出遊見一姬白髮而衣衰屨之服哭甚哀艾子
謂曰姬何哭而若此哀也姬曰哭吾夫也艾子曰姬
自高年而始哭夫不識夫誰也曰彭祖也艾子曰彭
祖壽八百死固不為短可以無恨姬曰吾夫壽八百
誠無恨然又有壽九百而不死者豈不恨邪

食肉有智

艾子之鄰皆齊鄙人也聞二人相謂曰吾與齊公卿
皆人何彼有智而我無智一日彼日食肉所以有智
我平日食麤糲故少智也問者曰吾適有糶粟錢數
千姑與汝日食肉試之數日復又聞彼二人相謂曰
吾自食肉後心識明達觸事有智其一曰吾觀人脚
面前出甚便若後出豈不為繼來者所踐其一曰吾
一見人鼻竅向下甚利若向上豈不為天雨注乎艾

若不食
肉此亦

子歎曰肉食者其智若此

點鬼賺牛頭

艾子病熱稍昏夢中神游陰府見閻羅王升殿治事
有數鬼擡一人至一吏前白曰此人合以五百億萬
斤柴於鑊湯中煮訖放王可之令付獄有一牛頭粹
執之去其人私謂牛頭曰君何豹皮視若此之弊其
鬼曰冥中無此皮若陽人焚化方得其人又曰家常
有此皮若蒙獄主見憫少減柴數得還當焚十皮為
獄主作視其鬼喜曰為汝去億萬二字則汝得速還

并州編

卷一

五

兼免沸煮之苦矣於是義入鑊煮之牛頭時來相問
小鬼遂報柴足既出鑊將行牛頭曰勿忘皮也其人
乃回顧曰有詩一首奉贈云牛頭獄主要知聞權在
閻王不在君滅刻官柴猶自可更求枉法豹皮視牛
頭大怒又入鑊湯益薪煮之

秦士好古

秦士有好古者一日有携敗席造門者曰魯哀公命
席以問孔子此孔子席也秦士大喜易以負郭之田
又有携枯竹杖者曰太王避狄去處所操筆也秦士

為人永
食父母
宜多財
九府錢
以應好
古者之
須

罄家財悉與之又有持漆盃至者曰席杖皆周物未
為古也此益乃紂作漆器時所為秦士愈以為古遂
虛所居宅與之三品得而田宅資用盡矣於是披哀
公席托紂盃持去邠杖行丐于市曰衣食父母有太
公九府錢乞一文

問答錄

富怪禿毒

東坡與佛印同飲佛印曰敢出一令望納之不怪不
富不富不怪轉怪轉富轉富轉怪怪則富富則怪東

捧腹編

卷一

六

坡見有譏諷即答曰不毒不禿不禿不毒轉毒轉禿
禿轉禿轉毒毒則禿禿則毒

水邊尋蚌

東坡一日携宅眷游西湖因往靈隱適見佛印臨湖
掬水怡然忘機坡詰之答曰聞此中有花紋小蚌可
愛欲得數枚置之盆池間以供閑翫猶恨未獲坡嘲
之曰佛印水邊尋蚌吃佛印應聲答曰子瞻船上帶
家來

小杜之下

一僧每于東坡前言詩公甚鄙之一日復携詩詢求
公為序公戲題之曰大杜之下有小杜小杜之下翹
然傑出非吾師而誰

佛相蘇鬚

東坡一日為佛印禪師題真贊云佛相佛相把來倒
挂只好插簪一日佛印禪師却與東坡居士題云蘇
鬚蘇鬚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兩家都没事

東坡得杭州俸一日過天竺遇佛印于九里松握手

捧腹編

卷一

七

縱步坡見一峯峭拔可愛因問何山佛印曰此飛來
峯也坡曰何不飛去印曰一動不如一靜坡曰若欲
靜來作麼答曰既來之則安之後至上天竺觀音手
持數珠坡曰觀音既是佛持念珠果何意邪印曰亦
不過念佛號耳復詢念何佛號印曰亦只念觀音佛
號坡曰彼自誦其號未審何謂印曰求人不如求己
復見座前致經一卷于其上云咒咀諸毒藥所欲害
身者念彼觀音力還着于本人坡喟然嘆曰佛仁人
也豈有免一人難而害一人命乎是亦去彼及此與

不愛者何異因謂佛印曰我體佛意改正之可乎曰
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都没事
佛印曰善坡贊曰南海大士真奇絕手持數珠一百
八始知求已勝求人自念觀世音菩薩

冷淘餠飀

東坡閒居日與秦少游夜宴坡因捫得蝨乃曰此是
垢賦所生秦少游曰不然絲絮成耳相辨久而不決
相謂曰明日質疑佛印理曲者當設一席以表勝負
及酒散少游竟往扣門謂佛印曰適與坡會因辨蝨

捧腹編

卷一

八

所由生兩疑不釋將決吾師明日若問可答生自綿
絮容勝後當作餠飀會既去頃之坡復至乃以前事
言之祝令答以蝨本生于垢許作冷淘明日果會具
道詰難意佛印曰此易曉耳乃垢賦為身絮毛為脚
先吃冷淘後喫餠飀

老僧面帶兩行

東坡詆毀大臣變新法由是獲罪當時遂置東坡于
烏臺按鞫平昔所與交者累及佛印遂法加編配有
與厚善者皆至慰勞且傷其刺字之苦佛印怡然嘆

曰我佛胸題萬字老僧面帶兩行佛印後至一州太
守憐之使健卒二人肩輿以送往佛印戲謂健兒你
輩擡我便是夾頰底金剛經面面皆有字聞者大笑
佛印令

東坡謂佛印起今日要頭是曲名尾是二十八宿四
箇字不閑東坡曰黃鶯兒撲蝴蝶不着虛張尾翼佛
印應聲答曰二郎神遠佛閣相視鬼奎危姿
玉照新志

披雨衣食飴

捧腹編

卷一

九

紹聖中有王毅者文貞之孫以滑稽得名除知澤州
不稱其意往別時宰章子厚曰澤州雨衣甚佳良久
又日出飴極妙毅曰啟相公待到後當終日坐地披
着雨衣食飴也子厚啟齒

方知蒼舒孤寒

石才叔家蓄圖書甚富文潞公帥長安從石借所藏
褚遂良聖教序墨蹟一觀潞公愛玩不已他日宴僚
屬出二本令客別之客盛稱公者為真反以才叔所
收為偽才叔不出一語以辨笑啟潞公曰今日方知

蒼舒孤寒路公大晒坐客赧然

筆談

三不得

宋神宗時丞相陳升之治第于澗州極爲宏壯綿亘數百步宅成升之已疾甚唯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賣不得修不得

妄認遠祖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因嬉游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游有士人李璋素好訕謔題其傍曰混元

捧腹編

卷一

十

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東齋遺事

石頭擦倒

仁宗時賞花釣魚宴賦詩往往宿製天聖中永興軍進山水石因命賦山水石歌出于不意語多荒惡優人入戲各執紙筆若吟咏狀一人忽仆入石上曰數日來作賞花釣魚詩準備應制却被這石頭擦倒明日降出詩令中書銓定內鄙惡者與外任

聞見雜錄

幕漫天

丁晉公忌楊文公文公一日詣晉公既拜而揖拂地晉公曰內翰拜時鬚拂地文公起視其仰塵曰相公出處幕漫天時人稱其敏而有理

竇少卿墓

有竇少卿者家于故都往渭北諸州至村店從者抱疾寄于主人而去從者尋卒于店此人臨卒主人問曰何姓名僕只言竇少卿三字便逝店主遂坎路側埋之卓一牌曰竇少卿墓與竇相識過之驚訝問店

捧腹編

卷一

十

主店主曰不謬甚痛惜報其家及令骨肉省其牌果不謬于是旅櫬殯葬後月餘有人附竇家書歸報上下平善其家不信謂人詐修此書又有人報云道路間觀其形貌安健其家愈惑及竇至家妻男皆謂魂魄歸來竇細話其由方知埋者是從人乃店主卓牌之錯誤也

須陀洹果

三蜀有長鬚長老自言是宰相孔謙子鬚皓然垂腹擁百餘眾自江湖入蜀所在毗俗瞻駭儀表爭相騰

踐而禮其足凡所經由傾城而出河目海口人莫之測至蜀螺鼓迎焉先謁樞密使宋光嗣因問曰師何不剃鬚答曰落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宋大恚曰吾無髭豈是老婆邪遂揖出剃鬚入偽蜀少主問曰遠聞師有長鬚號何至如是對曰臣在江湖嘗聞陛下已證須陀洹果以和鬚而來今見陛下將證阿那含果以剃鬚而見少主初未喻首肯之及見臣解釋大為歡笑

池水清

韓愈

卷一

十三

韓伸善飲博游謁王侯之門經年忘家多于花柳間落魄妻怒甚時復自來耻頓驅赴同歸一日嘗游東川聚博徒挈妓夜坐洽樂之際妻又自領女僕一兩人潛匿隣舍俟其夜會延合遂持棒伺暗處伸不知遂場聲唱池水清聲未絕腦後一棒打落撲頭撲滅燈燭伸即竄飯林下有同坐客暗中遭鞭撻一頓不勝其苦後遣二青衣把髻子牽行一步一棒決之罵曰這老漢落魄不歸也無何牽至燭下照之乃是同坐客其良人尚頭潛飯林下蜀人大以為歡笑時輩

乎韓為池水清

隱窟雜誌

又遭鞋底

楊文公有重名于世嘗用草制為執政者多所點竄楊甚不平因取柔上塗抹處以濃墨傳之就加為鞋底樣題其傍曰世業楊家鞋底或問其故乃曰是他人脚踏當時以為嗚噓自後舍人行詞遇塗抹者以相謔云又遭鞋底

東舉雜錄

韓愈

卷一

十三

六眼龜

東坡喜嘲謔呂微仲豐碩每戲之曰公真有大臣體此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微仲拜相東坡當制其詞曰果藝以達有孔門二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一日東坡謁微仲微仲方晝寢久而不出東坡不能堪良久見於便坐有菖蒲盆畜綠毛龜東坡云此龜易得若六眼龜則難得微仲問六眼龜出何處東坡曰昔唐莊宗同光中林邑國進六眼龜時伶人鏡新磨在殿下進口號曰不要關不要關聽取龜

季兒口號六隻眼兒分明睡一覺抵別人三覺

三相堂

韓子華玉汝兄弟相繼命相未幾持國又拜門下侍郎甚有援立之望其家構堂欲扁曰三相俄持國罷政請老坡聞之曰既不成三相堂可只名二相公廟耳

某別無黃

東坡元豐間繫御史獄謫黃州元祐初起知得登州未幾以禮部員外郎召道中偶遇當時獄官甚有愧

捧腹編

卷一

十四

色東坡戲之曰有蛇螫殺人為冥府所追議法當死蛇前訴曰某有黃可以治病所活幾數人矣吏考驗不誣遂得免良久牽一牛至牛曰我亦有黃可活病活數人矣亦得免久之獄吏引一人至妄言亦有黃冥官大怒詰曰蛇黃牛黃皆入藥天下共知汝為人黃何功之有左右大訊其人窘甚曰某別無黃但有些慙皇

軒渠錄

戲僧

東坡知湖州嘗與賓客游道場山屏退從者而入有僧憑門闌睡熟東坡戲云髡闔上困有客即答云何不用丁頂上釘

硬雨

紹興十七年五月初臨安大雨雹太學屋瓦皆碎學官申朝廷詔不可言雹稱為硬雨

借必押韻

王彥齡高才不羈為太原椽官嘗作青玉案望江南小詞以嘲帥與監司監司聞之大怒責之彥齡歛板

捧腹編

卷一

十五

向前應聲答曰某只是曾填青玉按何曾敢做望江南請問馬押監時馬押監者適與彥齡並坐馬惶恐亟辨既退語彥齡曰其實不知子乃以其為証何也彥齡笑曰但借公押韻而已

嫁契丹

紹興辛巳冬女直犯順朱忠信夜于淮南劫寨得一篋乃自燕山來者有所附書十餘封多是虜中妻寄軍中夫建康教授唐友仲親見一紙別無他語上詩一篇云垂楊傳語山丹你到江南艱難你那里討你

南婆我這里嫁尔契丹

倦游雜錄

匍匐圖

陳烈動遵古禮蔡君謨居喪于莆田烈往弔之將至近境語門人曰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今將與二三子行此禮于是烏巾襦鞞與二十餘生聖門以手据地膝行號慟而入婦女望之皆走君謨匿笑受弔即時李遵畫匍匐圖

蜥蜴求雨

捧腹編

卷一

十六

熙寧中京師久旱按古法令坊巷以甕貯水種柳枝泛蜥蜴小兒呼曰蜥蜴蜥蜴與雲吐霧降雨滂沱放汝歸去時蜥蜴不能盡得往往以蝎虎代之入水即死小兒更曰冤苦冤苦我是蝎虎似恁昏沉那得其雨

鵝鴨諫議

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祈禱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併禁鵝鴨時胡致堂在兩掖見之笑曰可謂鵝鴨諫議矣聞房中有龍虎大王當

近代亦
有飛燕
於事

柳去邪
切皮去
毛也

以鵝鴨諫議當之

鷄肋篇

赤烏沙堤

高宗南幸舟方在道中每泊近岸執政必登舟朝謁行于沮洳則躡芒鞋呂元直時為宰相顧同列戲曰草屨便將為赤烏既而倚舟水深乃積稻稈以行參政范覺民曰稻稽聊以當沙堤

春渚紀聞

也字着蟲為地字

捧腹編

卷一

十七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拆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離拆而言無不奇中名聞九重徽宗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即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據字言今日遭遇即因此字黥配遠行亦此字也但未敢遽言中貴人愕然且謂曰但盡言無懼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為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坐盡驚中貴馳奏翊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俱有精理錫賚

甚厚并與補承信郎緣此四方求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妊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石是日座客甚衆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閣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內助所書尊閣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爲三十下爲一字也官寄此當力謀遷動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爲撓耳蓋也字着水則爲池有馬則爲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閣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當皆無一存者以也字着人則是他字今

捧腹編

卷一

十八

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閣其家物產亦當蕩盡以也字着土則爲地字今又不見土也二者俱是否曰誠如所言也朝士卽謂之曰此皆非所問者但賤室以懷妊過月方竊憂之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箇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傍二豎下一畫爲十三字石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惟固欲不言則吾官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字着虫爲地字令尊閣所妊胎地妖也然不見蟲豨則不能爲害謝石亦有薄術可爲吾官以藥下

驗之無苦也郎中大異其說固請至家以藥投之果有百數小地而體漸平都人益共神之不知竟挾何術也

曲洧舊聞

董仲舒不知何代人

元祐初韓察院以論科舉改更事嘗言臣於元豐初差對讀舉人試卷其程文中或有云古有董仲舒不知何代人當時傳者莫不以爲笑此與定陵時省試舉子於簾前上請云堯舜是一事是兩事絕相類

捧腹編

卷一

十九

好了你

東坡性不忍事嘗云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晁美叔每見以此爲言東坡云使某不言誰當言者某之所慮不過恐朝廷殺我美叔然東坡浩歎而久之曰朝廷若果見殺我微命亦不足惜只是有一事殺了我後好了你遂相與大笑而起

美叔名端彦

三清門下

王平甫該洽善議論與其兄介甫論新政多援據介甫不能聽姪雱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錢平

甫答曰：兄居相位，要須令天下後世人取法。勞雖疾，爲此奚益？見兄嘗以君法繩吏姦，今乃以楮錢徼福，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君法耶？介甫大怒。

九張良

政和間，常子然謝任伯江子，我同訪晁伯宇，因觀梁蕭子顯古今同姓名錄，見有王敦、四王莽、二董卓、三叔用，曰：以此諸人聚於一時，則奈何？伯宇曰：無害。吾此有九張良，足以制之。座上無不大笑。子房至今有九人同其姓名，而世莫知，可見今人讀書比古人少也。

揅履編

卷一

二十

必躬自撾鼓

龍福寺門外東偏有修竹二畝，餘殆不減洛中所產。有鼠喜食其笋，寺僧於笋生時置鼓，晝夜鳴之，謂之驚鼠鼓。予與韓秉則同遊，見之，秉則笑曰：使王子猷遭此鼠，必躬自撾鼓，傳中又添一事矣。

吾以暖足

芙蓉禪師道楷始住洛中，招提寺倦於應接，乃入五度山，卓菴於虎穴之南。晝夜苦足冷，時虎方乳，楷取

其兩子以暖足，虎歸不見其子，咆哮跳擲，聲振林谷。有頃至菴中，見其子在焉，瞪視楷良久，楷曰：吾不害爾子，以暖足耳。虎乃銜其子曳尾而去。

奈何硜硜鞅鞅

章惇被謫，錢勰草詞云：硜硜無大臣之體，鞅鞅非少王之臣。章甚銜之。紹聖初，召拜首台翰林承旨，曾布子宣草麻暨庭宣有赤鳥几几對南山巖巖之語，在庭士大夫相語云：今則几几巖巖奈何硜硜鞅鞅乎。未幾錢自吏部尚書貶知池州。

揅履編

卷一

二十一

夷堅志

宰相原來要錢

崇寧初，斥遠元祐忠賢，禁錮學術，凡遇涉其時所爲，無論大小，一切不得志伶者對御爲戲，推一參軍作宰相，據坐宣揚朝政之美。一僧乞給公憑，遊方視其戒牒，則元祐三年者，立塗毀之，而加以冠中一道士。失亡度牒，問其披戴時，亦元祐也，剝其羽服，使爲民。一士人以元祐五年獲薦，當充舉禮部，不爲引用，來自言卽押送所屬屏斥已，而主管宅庫者附耳語曰：

今日於左藏庫請得相公料錢一千貫盡是元祐錢合取鈞旨其人俯首令之曰從後門搬入去副者舉所持挺杖其背曰你做宰相元來也只要錢是時至尊亦解顏

百姓受無量苦

嘗設三輩爲儒道釋各稱誦其教儒曰吾之所學仁義禮智信曰五常遂演暢其旨皆采引經書不雜蝶語次至道士曰吾之所學金木水火土曰五行亦說大意至僧僧抵掌曰二子腐生常談不足聽吾之所

捧腹編

卷一

二十三

學生老病死苦曰五化藏經淵奧非汝等所得聞當以觀世音菩薩法理之妙爲汝陳之盍以次問我曰敢問生曰內自大學辟雍外至下州偏縣凡秀才讀書者盡爲三舍生華屋美饌月書季考三歲大比脫白掛綠上可以爲卿相國家之於生也如此曰敢問老曰孤獨貧困必淪溝壑今所在立孤老院養之終身國家之於老也如此曰敢問病曰不幸而有病家貧不能診療於是有安濟坊使之存處差醫付藥責以十全之効其於病也如此曰敢問死曰死者人所

不免惟窮民無所歸則擇空隙地爲漏澤園無以歛則與之棺使得塋埋春秋享祀恩及泉壤其於死也如此曰敢問苦其人閉目不應陽若悚然促之再三乃蹙額對曰只是百姓一般受無量苦微宗爲惻然長思弗以爲罪

做一場害人事

紹興中李椿年行經界量田法方事之初郡邑奉命嚴急民當其職者頗困苦之優者爲先聖先師曷足而坐有弟子從未席起咨叩所疑孟子齊曰仁政必經界始吾下世千五百年其言乃爲聖世所施用三千之徒皆不如我顏子默默不語或於傍笑曰使汝不是短命死也須做出一場害人事時秦檜主和議聞者畏獲罪不待此段之畢卽以謗襲聖賢此執送獄明日杖而逐出境

真楊慧偈

江淮閩浙土俗各有公諱如杭之福兒蘇之數子常之政爹之類細民或相犯至於鬪擊宣和中真州偈迎新守於維揚揚守置酒大合兩邦妓樂揚州諱缺

耳真州諱火柴頭楊偁自侍會府意輕屬城故令茶酒兵焚火而有烟焰使小鬟戒之已而不止呼責之曰貴官在大廳上張筵如何燒火不謹却着柴頭咄咄言升四真偁笑語兵曰行首三四度指揮何得不聽汝是有耳朵邪沒耳朵邪楊偁大慙

乾道中滁州教授考試於楊府既出院赴郡集帥命妓侑觴教授者儼子也呼一倡歌於側怒其不知指謂之曰大府樂籍却山野如此倡徐徐答曰環滁皆山也此客愕然終席不復敢出一語

捧腹編

卷一

三十四

趙葫蘆

宗室公衡居秀州性質和易善與人款曲但天資滑稽遇可啓顏一笑衝口輒發里間親戚以至倡優伶倫無所不狎侮見之者無敢不敬畏因寡髮俗目之為趙葫蘆遂為好事者作小詞詠之曰家門希差養得一枚依樣畫百事無能只去籬邊纏倒藤幾回水上軋捺不翻真箇疆無處容他只好炎天照作巴讀者無不絕倒蓋亦以謔受報也

希韓大正

梁起道知虔州有王宗愈者由大理丞出知零都縣初到詣郡參謁既畢當趨下循廊而出梁以其方為朝士且與之有舊留使升車王辭避不敢梁呼其字曰希韓不須如此言之再三客將謂其為官稱即傳聲曰請希韓上轎客主皆解顏梁雖素性嚴毅而察知愚野不之問孝正之提點坑冶巡歷廣西過長沙那僚具迎牘稱曰提點大正蓋不知其名而亦誤以為官稱若大正之類也

南康戲語

捧腹編

卷一

三十五

汪仲嘉謫南康寓處僧舍嘗招那僚宴集營倡咸在有姓楊及李者於群輩中藝色差可采理椽主李戶椽主楊席間時時相與嘲戲理椽顧謂戶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上官醫

醫者上官彥成本郡武人自稱北京駐泊云宣和初在京師試針灸得翰林醫學轉副使皆妄也乾道初來鄱陽其技亦平平而能大言宗室公願頗滑稽善謔因坐群客次有言某人病勢可慮一客云可招上

官駐泊公頗蹙然曰上官來則下官去矣坐皆絕倒

葉祖義

葉祖義字子由婺州人少游太學負雋聲天資滑稽不窮多因口語譁浪所至遭嫌惡嘗曰世間有不分不曉事吾以一聯詠之曰醉來黑漆屏風上草寫盧仝月蝕詩後登科為杭州教授輕忽生徒及同僚無不歛怨一日以事去官無一人祖餞獨與西湖僧三

蓮好道
獨和尚

兩人差善至是皆出城送之葉與之酌酒叙別半醉酣歌曰如夢如夢和尚出門相送聞者絕倒

捧腹編

卷一

五七

只是欠山呼

韓莊敏平生嚴毅令行禁止罷相之後出鎮長安時藩鎮庭參之儀久廢唯初到日聊一講韓令五日一為之僚吏厭苦一旦得小詩於屏上其詞曰五日一庭趨全如大起居相公南面坐只是欠山呼

啞樣

李祐字晉仁為人公直剛明然性最滑稽上官有庸材不見稱於士論者必行侮辱嘗為磁州塗陽令磁守老昏祐初上謁鞠躬厲聲作揖守驚顧為之退卻

既去遣客將責之明日再至但俯首供敬而不啟齒守大怒出府帖取問祐具狀答云祐昨早詣府自謂最爾小官事上當以禮故行高揖旋蒙使君責誚所以今日不敢出聲不意復蒙譴問是高來不可低來不可伏乞降到啞樣一箇以憑施行稟守守覽狀益怒而竟無以為罪也

衛靈公本

范元卿在太學與同舍一士偶出遇市民持冠珥為市需價三千范以論語次第為隱詞曰與顏淵如何

捧腹編

卷一

五七

同舍言未可且只鄉黨民嘻笑不語徑出范追告之曰我猶未曾還直何故遽行民曰聽得所說無緣可成自當衛靈公本了二士大慚不復更酬而退

疑事莫使

楊文公知舉日於簾下大笑真宗怪問貢舉中何得多笑對曰舉人有上請堯舜是幾時事臣對以有疑事不要使以故同官俱笑

善謔詩詞

滑稽取笑加釀嘲辭合於詩所謂善戲謔不為虐之

義陳擘日華編集成帙其可傳者王季明給事舉饒
客席上粉詞云妙手庖人撻得細如麻線面兒白心
下黑身長行短蒸地下來後嚇出一身冷汗這一場
歡會早危如累卵便做羊肉燉子勃推釘椀終不似
飲盤美滿舞萬適無心看愁聽絃管收盤盞寸腸暗
斷以俗稱粉為斷腸羹故用為尾句

水飯詞云水飯惡冤家夢小薑瓜尊前正欲飲流霞
却被伊來剛打住好悶人那不免着匙爬一似吞沙
主人若也要人誇莫惜更攪三五盞錦上添花

卷一 三五

張才甫太尉居烏戍効遠公蓮社與僧俗為念佛會
御史論其白衣吃菜遂賦鵲橋仙詞云遠公蓮社流
傳圖畫千古聲名猶在後人多少繼遺跡到我便失
驚打怪西方未到官方先到寃我曰喫菜龍華三會
頭相逢怎敢學他家家會

京師段油亦作嘲戲詩嘗當冬日大風猛雨雪電雷
電交作或請咏之即云劈面同雲布雨其雪無數雷
又似打鼓風又似拽鋸電于遍四郊電光照諸處晚
了定是晴駐筆久之人問如何見得晚晴徐書云天

佳音連
似短而
尾短

好

比大書
星相山
人免見
打為蛇

也撰不去

有題壁而名賦者或書絕句云馬相如慕蘭相如兩
個才名總不殊試問此間名賦者不知曾識子瞻無
明椿都統立生祠於玉泉關王廟側士人題云共說
英雄關大王明公右手立祠堂大佳飛上梧桐樹自
有傷人說短長

成都富春坊皆諸倡之居一夕遭火黎明燒盡有詩
云火星飛入富春坊莫道天公沒主張只恐夜深花
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

卷一 三五

秦伯陽春室案上芝草一本裝飾甚華一客蒙其延
遇見而言曰卿里此物極多謂之鐵腳菰記得往日
曾有一詩云元是山中鐵腳菰移來顏色已焦枯如
今毀譽元無主草木因人也適乎秦然不樂不復
容其登門

小官在任俸給鮮薄答樓士詩云滿目生涯齒一差
無端賓客日相磨欲抽已俸憂家累待掠民錢奈法
何一飯與君愁裏飽三盃聽我苦中歌更陪一具筋
錦劍唾罵嫌憎總任他

董參政舉場不利作柳稍青云滿腹文章滿頭霜雪
滿面埃塵直至今別無收拾只有清貧功名已是
因循最懊恨張巡李巡幾箇明年幾番好運只是瞞
人

政和改僧爲德士以皂帛裹頭頂冠於上無名子作
兩詞夜遊宮云因被吾皇手詔把天下寺來改了大
覺金仙也不小德士道却我甚頭腦道袍頭索要冠
兒戴恁且休笑最是一種祥瑞好古來少青蘆上面
生芝草西江月云早歲輕衫短帽中間圓頂方袍忽

雜劇編

卷一

三十一

然天賜降宸毫接引私心入道可謂一身三教如今
且得逍遙擎拳稽首拜雲霄有分長生不老後章蓋
初爲秀才乃削髮卒爲德士也

詠舉子赴試青玉案云釘鞋踏破祥符路似白鷺紛
紛去試盃幞頭誰與度八廂貌事兩員直殿懷挾無
藏處時辰報盡天將暮把筆胡填備員句試問閑愁
知幾許兩條脂燭半盃餽飯一陣黃昏雨皆可助尊
俎間掀髯捧腹也

范元卿題扇

魏南夫與范元卿充殿試官同一幕范好書大字於
是內諸司祇應者皆以扇乞題詩范各爲采杜公兩
句或行或草隨其職分付之仍爲改釋其旨無不歡
喜而退儀鸞司云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翰林司
云春酒杯濃琥珀薄冰漿盃碧碼碯寒御龍直云竹
批雙耳駿風入四蹄輕衛士云雨拋金鎖甲苔掛錦
沉鎗釣客部云銀甲彈箏用金魚換酒來御厨云紫
駝之峰出翠金水精之盤行素鱗唯司圃者別日亦
至仍致請魏公曰正恐杜詩無此句范執筆沉吟久

捧腹編

卷一

三十一

之遂書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相與一笑內侍傳
觀亦皆欣齒

張淵侍妾

觀察使張淵紹興中爲江東副總管居建康每以高
價往都城買美妾列屋二十人而御之甚嚴小過必
撻嘗盛具延客皆環侍執樂歌舞精妙一坐盡傾妾
兢自持不敢游目窺視無論及言談也中席淵起更
衣坐客葉晦叔之側一妹最麗乘間語之曰恭人在
太尉左右想大有樂處妹慘容不答但舉手指筵上

燭云絳蠟分明會得晦叔後與子曰猶憶其風流慧
悟也招杞士馮伯起為館賓待之特異仍治宅西一
居使挈妻子入處之元宵之節為張燈百盞淵赴府
宴長姬領眾妾訪其妻小鬟見牀褥華雅戲臥其上
馮竊至遂與之合既罷長姬知之歸以白淵淵隱而
弗問經旬又約馮共飯飯畢設茶於它軒望砌下橫
一劍一竹篋一小缸置糞馮掩鼻謂守兵不謹將使
屏之淵笑曰此正為先生設元宵之事豈忘邪先呼
長姬及小鬟杖之三十然後云先生須均受此辱已

捧腹編

卷一

三十三

乃伏劍馮趁下受杖泣而乞命淵曰然則只以不潔
代之可也馮度不得免拱手言願賜清汁淵逼使滿
杓而食乃遂食之後十年葉樞密督規軍馬駐建康
投書陳禦戎方略彼人云此正是喫屎秀才耳傳以
為笑

馬保義文談

饒州馬保義善治弓箭因出入軍中王叔堅與之論
兵相厚馬生未嘗讀書僅耳剽論語句以為談助嘗
詣王宅趙趙聞王適出廳倉惶趨入馬望見即謝曰

好秀才

熟不知禮意謂托人情稔熟而失禮云又問曰近日
曾做得好否否對曰述而不作言不會用工也王云
此後結褵了欲回一兩張對曰做得中使便當納來
何敢聖回王笑而遣之

管城刺史

贛州寧都人管城少年時祈夢於鬱孤臺神祠夜有
呼其姓名者曰兩舉贛州官至刺史是歲預計偕次
舉懸選自以為必高選且云古之刺史即今之郡守
寒儒如此足矣已乃下第遂怏怏成心病十年後因

捧腹編

卷一

三十三

登廟墜而死所謂刺史者蓋厠死若秃舌人語音云

猴豹對戲

季氏三士皆負俊聲伯為人瘠劣每一坐數起走趨
伸捷於飲啖且最滑稽善謔季獨沉靜以經學馳譽
為鄉黨推許與之游者各行標榜謂其伯曰猴子以
譏其輕佻謂其仲曰狗子以譏其貪饕季曰豹子以
表其文采屢謁巨室余氏余甚富有數子皆吝嗇於
財與人無效曲意因三季小聚長子忽出大銀杯滿
酌酒置前曰吾有一句能對者飲此酒并賞此盃即

只是好

善見亦

唱云兄弟三人猴狗豹自謂已占三數又下是獸畜名必無從可答伯應聲曰父子一群蛇鼠牛里俗指儉不中禮者為蛇鼠而牛者詬罵農畝之稱也的切如此遂飲酒余子大慙服亟持盃歸之

責數治長

蔡京作宰相弟卞為元樞卞乃王安石女婿尊崇無比當孔廟釋奠時祭於配享而封舒王優人設孔子正坐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達尊有三爵居其一軻近蒙公爵望公貴為真王

捧腹編

卷一

三四

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辭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一分事業公為名世真儒位貌有間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惶懼拱手云不敢往復未決子路外入憤憤不能堪徑趨從祀堂挽公治長臂而出公治為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婿其意以譏卞也時方議欲升安石於孟子之右為此而止

夷堅續志

兩枝梁

理宗時崔與之歸蜀建第甚麗里有豪商李姓者亦從而效之即用崔府匠人規制落成崔往觀之歸召匠問曰汝與某建宅固佳但少兩枝梁耳匠曰此一依相府規模者崔曰一枝是沒思量一枝是沒酌量當時以資笑談

歐陽後

吉州士子赴省書先牌廬陵魁選歐陽伯樂或謂之曰有客邇來自吉州姓名挑在擔竿頭雖知汝是歐陽後畢竟從來不識修

平江記事

兩字隱語

達魯花赤八剌脫國公個儻爽邁博文強記凡宴會以文為謔滿坐生風一日同寅後堂會飲僚佐願求一令以資勸酌公曰我不讀書弗能為令但有兩字隱語請眾賢商之解者免弗解者請一巨觴眾曰如命公曰一字四箇口字一箇十字又一字有四箇十字一箇口字在坐者皆不能解悉就飲飲竟叩之公

亦巧以箸畫案乃圖畢二字也

稗史

名洞

江西古渝蕭太山好奇士也名其堂曰堂堂堂軒曰軒軒軒亭曰亭亭亭越陳侍郎某提舉江西日蕭邀飲偏歷亭館以觀其扁至一洞公因戲之曰此何名洞洞洞蕭為不悻

鷄頌

魏龍友嘗游僧舍具饌延款僧有雌雞久畜魏請烹

捧腹編

卷一

三六

為供僧曰公能作鷄頌當不靳魏援筆題曰頭上無冠不報四時之曉脚跟欠距難全五德之名不解雄飛但能雌伏汝生卵卵復生子種種無窮人食畜畜又食人冤冤何已若使解除業障必須先去本根大衆煎取波羅香水先與推去頭面皮毛次運菩薩慧刀剖去心腸肝膽咄春水源源化為霧饒湯滾滾成甘露引此甘露乘此霧且入佛牙深處去化生波國極樂土僧笑曰鷄死無憾矣即烹以侑酒盡歡而去

諱名良臣

錢太參良臣自諱其名幼子頗慧凡經史中有良臣字輒改之一日讀孟子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遂改云今之所謂參參古之所謂民賊也

山房隨筆

詠轉失氣詩

三山林觀過年七歲嬉游市中以鬻詩自命或戲令詠轉失氣云視之不見名曰希聽之不聞名曰夷不音若自其口出人皆掩鼻而過之

嘲翟姓

捧腹編

卷一

三七

陳雲屋嘲翟兄之姓云失足如何躍無光權不成若非身倚木為權亦難行時翟留水南楊氏蓋嘲其倚楊也

櫻桃一實

漫塘先生與客燕坐指窗外櫻桃唯一實共以為笑忽一客來訪自言能詩因命賦之云燒丹道士藥爐空枉費先生九轉功一粒丹砂尋不見曉來枝上弄春風眾咸喜之

明皇雜錄

詠尹字

有京兆尹過蘇瓌命子頽詠尹字乃曰丑雖有足
亦切 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

當用康晉

唐玄宗既用牛仙客為相頗憂時議因訪于高力士
力士曰仙客出于胥吏非宰相器上天怒曰即當用
康晉蓋一時恚怒之詞或竊報晉晉聞謂信然翌日
盛服趨朝既就列延頸冀有成命觀之者無不掩口
笑為將作大匠多巧思猶能知地嘗謂人曰我居是
風水不
驗了

捧腹編

卷一

三十八

宅中不為宰相邪聞之益嗤笑

唐缺文

家饌已食炮炙

中書舍人路群與給事中盧弘正性相異而相善路
清瘦苦淡未嘗言市朝盧魁梧富貴未嘗言山水路
日臥高丘有制草則就宅視之盧未嘗請告有客族
則就省謁之雖所好不同而相親至一日都下大雪
路在假廬將宴入道過新昌第路方于南垣茅亭肆
目山雪鹿巾鶴氅燐火命觴以賞嘉致聞盧至大喜

諸何不
曰俗物
已復來
欺人意

曰適我願矣亟命迎入盧金紫華煥意氣軒昂路道
服而坐情趣孤潔路曰盧六盧六曾莫顧我何也盧
日月限向滿家食相仍日詣相庭以圖外任路色慘
曰駕肩權門何至於是且有定分徒勞爾形家釀稍
醇能一醉否盧曰省有急事俟吾決之路又呼侍兒
曰盧六欲去持早來藥糜分二器我與盧六同食盧
振聲曰不可路曰何也盧曰今日飢冷且欲還征家
饌已食炮炙矣時人聞之以為路之高雅盧之俊邁
各盡其性

捧腹編

卷一

三十九

皮日休文集

歸皮互嘲

唐皮日休嘗謁歸仁紹數往而不得見日休既心有
所嫌而動形于言因詠一詩硬骨殘形知幾秋屍骸
終是不風流頑皮死後鑽須遍都為平生不出頭仁
紹聞之因伺其復至乃于刺字皮姓之下題詩授之
曰八片尖縫浪作毬火中爆了水中揉一包閒氣如
長在惹腸招拳卒未休時人以為日休雖輕俳而仁
紹亦浮薄

賈氏談錄

猶奴婢之于郎主

劉蕡精于儒術讀文中子忿而言曰才非殆庶擬上
聖述作不亦過乎客或問曰文中子于六籍如何蕡
曰若以人望人文中子于六籍猶奴婢之于郎主爾
後遂以文中子為六籍奴婢

捧腹編卷一終

捧腹編

卷一

四

捧腹編目錄

卷二

明皇十七事

噴帝

與大逆圓夢

中朝故事

藥王菩薩

續世說

勿敗吾案

召客擇人

王臧露草布

不免落第

捧腹編

目錄卷二

一

朝野僉載

朕亦當畏之

隴西牛

總沒品

點鬼簿

筭博士

澁體

鳴吠聒耳

改年多感

被圍入櫃

大熱有毒

白臘明經

麒麟植

驅驢宰相

被凍蠅

駱駝兒

賜繩

承鏡

嗅靴鼻

爲人哭母

我亦不記得

選人被放

彪之貪猥

非錢不行

翹關負鼎

刺史不是守鞋人

鞭卽遭憂

手重五斤

乞措大

釋迦重出

子晉後身

進豔婦

恐是夢中見說

總姓王

金牛御史

捧腹編

目錄卷二

上

煮熟狗

總是曹新婦

號之爲媼

姜侍郎

魏光乘

作考詞

反語癡種

能食突厥之遺

劉憲舍人

醋盡

南無佛不說公

緱氏老人園

僧唱賊

不免致疑

按孔

此職還到余

轉還定宗

如何下筆

聞嵩山呼萬歲

欲得還俗

餓夜叉

師明弟子哲

官喚烏翎

右臺御史胡

周革命舉人

大哥

權龍襄赴韻

兒自當之

弔民伐罪

章裡御史

原化記

儒士自媒膽氣

稽神錄

捧腹編

目錄卷二

上

未曾打人唇綻齒落

御史臺記

畿尉有六道

誰能逐黑齒常之

豈止今日方省闈

敕捕僧道儒

着脚鮓

武家兒

御史竊脯

此胡合拜殿中

復呼吾曹爲兄

我無姊

與你官啣

豹咬殺魚

于皇家何親

書錄事考

辛舊太公

玉堂閑話

驢子今日偶來不得 就船買得驢偏美

井有人焉 生鐵惟熟銅確

渾杏仁 目父為兒

如今始得碧紗幪 犬首入空器

忌日禮不見客 怕醬

叨鐵 昔曾使他家君

暢殺喜殺

捧腹編 目錄卷二

四

盧氏雜說

還我而已 宋五坦率

蒙惠也愚若干 大作家在那邊

腥腮 好染髭鬚事後生

善謔集

皎皎 方口尖口

幽閑鼓吹

被山相賺已多時 居即易矣

此無所直 一時投溷中

賢于能詩

乾膜子

酒器填懷 家兄也名論

一聯破的

南楚新聞 產翁

并乞荆南表丈

相公何必更追歡

拚情詩

詩戲惡筆 是他家屬是他家

捧腹編 目錄卷二

五

女障子詩極好 價相嘲婿詩

紀聞錄

不知主君女何姓 都不思姓氏

誤答送書人 為承名所賣

奇聞錄

君大似共鬼語 真牛頭

捧腹編卷二

茂苑許自昌玄祐父輯

甫里馬起城貳師父校

明皇十七事

噴帝

玄宗于諸昆季友愛彌篤呼寧王為大哥每與諸王同食因食次寧王錯喉噴上髭王驚慚不惶上顧其悚悚欲安之黃幡綽曰不是錯喉上曰何也對曰是噴帝

捧腹編

卷二

與大逆圓夢

安祿山之叛也玄宗忽遽播遷于蜀百官與諸司多不知之有陷賊中者為祿山所脅從而幡綽在數亦不出左右及收復幡綽被拘至行在上素憐其敏捷釋之有于上前曰黃幡綽在賊中與大逆圓夢皆順其情忘陛下積年恩寵祿山夢見衣袖長忽至階下幡綽曰當垂衣而治之祿山夢見殿中榻子倒幡綽曰革故從新推之多此類也幡綽曰臣實不知陛下大駕蒙塵赴蜀既陷在賊中寧不苟悅其心以脫一

時之命今得再見天顏與大逆圓夢必知其不可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逆賊夢衣袖長是出手不得也又夢榻子倒者是胡不得也以此臣故先知之上大笑而止

中朝故事

藥王菩薩

劉瞻至京師俄入中書時宰相劉鄩先與韋保衡路巖二人嘗忌劉瞻切諫請瞻為驩州司戶參軍者相熟深有憂色方判鹽鐵乃于院中置會召瞻飲中寘毒而斃鄩授淮南節

捧腹編

卷二

度使僖皇于麟德殿置宴伶人有詞曰劉公出典揚州庶事必應大治民瘼康泰矣伶人皆唱和曰此真藥王菩薩也

續世說

勿敗吾案

後唐馬郁事莊宗禮遇甚厚累官至秘書監監軍張承業權貴任事與貲僂集出珍果陳列於前客無敢先嘗者當郁前者食之必盡承業私戒王者曰他日為監至唯以乾藕子置前而已郁知不可啖異日

亦自來

韓中出一鐵搗碎而食之承業大笑曰為公易之勿敗吾案其俊率如此

召客擇人

武后禁屠殺右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餞上表告之明日太后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然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之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唾其面

王緘草露布

捧腹編

卷二

三十一

李克用擒劉仁恭父子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

不免落第

僖宗願工衆藝於音律博奕蹴鞠聞雞無不精曉自以為尤工步打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狀元野猪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落第

朝野僉載

朕亦當畏之

國史纂
異房玄
於事同

唐初兵部尚書任瓌勅賜宮女皆國色妻柳氏妬爛二女頭髮禿盡太宗聞之令上宮齋金胡餅酒賜之云飲之立死爾不妬不須飲柳氏拜勅訖曰妾與瓌結髮夫妻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榮官瓌今多內嬖誠不如死遂飲盡然非醜也既睡醒帝謂瓌曰其性如此朕亦當畏之因詔二女令別宅安置

隴西牛

牛弘為吏部侍郎有選人馬故者形貌最陋弘輕之側臥食果啣敝曰嘗聞扶風馬謂言天上下今見扶

捧腹編

卷二

四

風馬得驢亦不服敝應聲曰嘗聞隴西牛千石不用詢今見隴西牛臥地打草頭

總沒品

唐張鷟在江南洪州聞土人何婆善琵琶鷟與同行人郭司法質焉郭再拜下錢問其品秩何婆乃調弦柱和聲氣曰箇丈夫富貴今年得一品明年得二品後年得三品更後年得四品郭曰何婆錯矣品少者官高品多者官小何婆曰今年減一品明年減二品後年減三品更後年減四品更得五六年總沒品郭

夫人必
自悔

大罵而去

點鬼簿

楊炯為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談略陸士衡之所賦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荷足以知之號點鬼簿

筭博士

駱賓王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時人號為筭博士

澁體

徐彥伯為文多求新奇以鳳閣為鸚鵡閣龍門為虬戶金谷為銑溪玉山為瓊岳以芻狗為卉犬以竹馬為篠騶以月兔為魄兔以風牛為焱犢後進效之為澁體

鳴吠聒耳

梁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將枯樹賦以示於眾後無敢言者時温子昇作韓陵山寺碑信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其

餘驢鳴狗吠聒耳而已

改年多感

權龍褒景龍中為瀛州刺史新遇歲京中人附書云改年多感敬想同之乃將書示判司以下云有恩改年號為多感元年眾人大笑龍褒復側聽怪赦書來遲褒不知忌謂府史曰何名私忌對曰父母亡日請假獨坐房中不出褒至日于房中靜坐有青狗突入褒大怒曰衝破我忌日更陳牒改作明朝好作忌日談者笑之

捧腹編

卷二

六

被圍入櫃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數拾重不敢詣廳文符須徵發者於小窓接入鎖州宅門及賊登壘乃入櫃中藏令奴曰半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昔有愚人入京選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偷我袋將終不得我物用或問其故答曰鑰匙在我衣帶上彼將何物開之此孫彥高之流也

大熱有毒

戶部郎侯味虛著百官本草題御史曰大熱有毒又

江米藻
多有假

朱書云王除邪仗杜姦回振冤滯止淫濫尤攻貪濁無大小皆搏之畿尉簿為之相畏遠使惡暴直忌按權豪出於雍洛州諸縣其外州出者尤可用日炙乾硬者為良服之長精神減姿媚久服令人冷峭

白臘明經

張鶯號青錢學士謂萬選萬中時有董方久學不第號曰白臘明經與鶯為對

麒麟植

唐楊炯每呼朝士為麒麟植或問之曰今假美麒麟者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無德而朱紫何以異是

捧腹編

卷二

七

驅驢宰相

王及善後為右相無甚施設惟不許令史輩將驢入堂終日驅逐號驅驢宰相

被凍蠅

得霜應
從捷被蘇味道才學識度物望攸歸王方慶體質鄙陋言辭魯鈍俱為鳳閣侍郎或問郎中張元一曰蘇士孰賢答曰蘇九月得霜鷹王被凍蠅

駱駝兒

鄒駱駝長安人先貧嘗以小車推蒸餅賣之每至勝業坊角有伏磚車觸之即翻塵土澆其餅駝苦之乃將攫刷去十餘磚下有瓦甕容五斛許開看有金數斗于是巨富其子昉與蕭佺駝馬子善時人語曰蕭佺駝馬子鄒昉駱駝兒非關道德合只為錢相知

賜繩

滕王嬰蔣王暉皆不廉慎帝賜諸王帛各五十惟不及二王勅曰滕叔蔣兄自解經紀不勞賜物與之繩

捧腹編

卷二

八

承鐙

天后時張及諂事薛師掌黃幘隨薛師後于馬旁伏地承薛師馬鐙侍御史郭霸嘗來俊臣糞穢宋之問捧張易之溺器

嗅靴鼻

一時
笑端張說前為并州刺史諂事特進王毛仲餉致金寶不可勝數後毛仲巡邊會說于天雄軍大宴酒酣恩勅忽降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說拜謝訖便把

毛仲手起舞嗅其靴鼻

為人哭母

將軍高力士特承玄宗恩寵遭母喪左金吾大將軍

其涕之無從

程伯獻少府監馮紹正二人直就力士母喪前披髮而哭甚於已親朝野聞之不勝其笑

我亦不記得

唐張昌儀為洛陽令恃張易之權勢屬官無不允者

鼓聲動一人姓薛齊金伍十兩遮而奉之儀領金受

其狀至朝堂付天官侍郎張錫鼓日失狀以問儀儀

捧腹編

卷十

九

日我亦不記得但姓薛者即與悉檢案內姓薛者六

十餘人竝令與官

選人被放

吏部侍郎李安期隋內史德林孫安平公百藥子性

機警嘗有選人被放訴云羞見來路安期間從何關

來日從蒲津關來安期日取潼關路去選者日恥見

妻子安期日賢室本自相諳亦應不笑又一選人引

銓安期看判日第書稍弱對日昨墜馬損足安期日

損足何廢好書為讀判日向看書判非但傷足兼以

會昌解
願李迫
秀事同

內損其人慙而去

彪之貪猥

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日鷄子一

錢幾顆日三顆彪之乃遣取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

里正日吾未要且寄鷄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鷄經數

月長成令便與我賣却一鷄三十錢半年之間成三

萬又問竹笋一錢幾莖一錢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

買得五萬莖謂里正日吾未須笋且林中養之至秋

竹成每一莖十錢遂成五十萬其貪猥不道皆此類

捧腹編

卷十

十

非錢不行

鄭愔為吏部侍郎掌選賦汗狼籍有選人繫百錢於

靴帶上愔問何故答日當今之選非錢不行愔默然

不言

翹關負鼎

崔湜為吏部侍郎掌銓有選人引過自訴云某能翹

關負鼎湜日若壯何不兵部選人答日外人皆云崔

侍郎下有氣力者即得

刺史不是守鞋人

非此氣
力奈何

彪之大
費本錢
不食不
亦

馮家木

鄭仁凱為密州刺史有少奴告以履穿凱曰阿公為汝經營難有頃門夫著新鞋凱廳前樹上有鴛鴦遣門夫上樹取其子門夫脫鞋而緣之凱令奴著鞋去門夫徒跌訴之仁凱曰刺史不是守鞋人

鞭即遭受

崔湜為吏部侍郎會縱兄憑弟力父挾子威咸受囑求賊汚狼籍父挾為司業受選人錢湜不知之也其人竟不得官訴之公親將賂去何為不與官湜曰所親為誰吾捉取鞭殺曰鞭即遭憂湜大慙

捧腹編

卷二

十一

手重五斤

陸慶餘為洛州長史善論事而謬于判決其子嘲之曰陸慶餘筆頭無力嘴頭硬一朝受辭訟十朝判不竟送安褥下慶餘得之曰必是乃狗遂鞭之時嘲之曰說事則喙長三寸判事則手重五斤

乞措大

成都有丐者詐稱落魄衣冠弊服繼縷常巡成都市鄙見人即展手希一文云失墜文書求官不遂人皆笑之為其言語悲嘶形容頹頹居于早遷橋側後有

勢家子所居旁起園亭欲廣其池館遂強買之及辟其圭竇則見兩間大屋皆滿貯散錢計數千萬里鄰莫有知者成都人一槩呼求事官人為乞措大

釋迦重出

唐宗楚客性諂佞昔薛師有嫪毒之寵遂為作傳二卷論薛師之聖從天而降不知何代人也釋迦重出觀音再生

子晉後身

唐武三思為張易之作傳云是王子晉後身于緱氏

捧腹編

卷二

十一

山立祠

進豔婦

唐崔湜諂附太平有馮子都董偃之寵妻美并二女竝進儲閣得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有媿之曰託庸才子王第進豔婦于春宮

恐是夢中見說

唐張利涉性多忘解褐懷州參軍每聚會被召必于笏上記之時河內令取仁惠邀之怪其不至親就門致請涉看笏曰公何見顧笏上無名又一時晝寢驚

馮家木

索馬入州扣刺史鄧暉門拜謝曰聞公欲賜責死罪
鄧暉曰無此事涉曰司功某甲言之暉大怒乃呼甲
將杖之甲苦訴初無此語涉前請曰望公捨之涉恐
是夢中見說耳

好信性

總姓王

唐滄州南皮縣丞郭務靜初上典王慶通判案靜曰
爾何姓慶曰姓王須臾慶又來又問何姓慶又曰姓
王靜怪愕良久仰看慶曰南皮佐史總姓王

金牛御史

唐洛州司倉嚴昇期攝侍御史于江南巡察性嗜牛
肉所至州縣烹宰極多事無大小入金則弭凡到處
金銀爲之湧貴故江南人呼爲金牛御史

煮熟狗

唐狄仁傑戲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勞明
公乃成二犬傑曰秋字犬傷火也獻曰犬邊有火乃
是煮熟狗

總是曹新婦

唐李敬玄爲元帥討吐蕃至樹敦城聞劉尚書沒蕃

著鞞不得狼狽而走王果副管曹懷舜等驚退遺却
麥飯首尾千里地上尺餘時軍中謠曰洮河李阿婆
薜州王伯母見賊不敢聞總由曹新婦

號之爲媪

祝欽明頗涉經史不諳時務狀肥而頑滯多疑臺中
小吏號之爲媪媪者肉塊無七竅秦穆公時野人得
之

姜侍郎

唐姜晦爲吏部侍郎眼不識字手不解書濫掌銓衡

捧腹編

卷二

十四

曾無分別選人歌曰今年選數恰相當都由坐主無
文章案後一腔凍猪肉所以名爲姜侍郎

魏光乘

唐兵部尚書姚元崇長大行急魏光乘目爲趙蛇鶴
鵲黃門侍郎盧懷慎好視地目爲觀鼠猫兒殿中監
姜皎肥而黑目爲飽樵母猪紫微舍人倪若水黑而
無鬚髮目爲醉部落精舍人齊處冲好眇目視目云
暗燭底覓蟲老母舍人呂延嗣長大少髮目爲日本
國使人又目舍人鄭勉爲醉高麗目拾遺蔡孚小州

醫博士詐諳藥又有殿中侍御史短而醜黑目為烟熏地木目御史張孝嵩為小材方相目舍人楊仲嗣為熱熬上御孫目補闕袁輝為王門下彈琴博士目員外郎魏恬為祈雨婆羅門目李全為品官給使目黃門侍郎李廣為飽水蝦蟇

作考詞

唐桂陽令阮嵩妻閻氏極妬嵩在廳會客飲召女奴歌聞被髮跣足袒臂援刀至席諸客驚散嵩伏牀下女奴狼狽而奔刺史崔邈為嵩作考詞云婦強夫弱

捧腹編

卷上

十五

內剛外柔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肅妻既禮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

反語癡種

唐郝象賢侍中處俊之孫頓丘令南容之子也弱冠友生為之字曰寵之每于父前稱字父給之曰汝朋友極賢吾為汝設饌可命之也翊日象賢因邀致數十人南容因坐與之飲謂曰諺云三公後出死狗小兒誠愚勞諸君製字損南容之身尚可豈可波及侍中也因涕泣眾慙而退寵之者反語癡種也

如此類類正堪食糞如此使臣方不辱命

能食突厥之遺

周右拾遺李良弼自矜唇頰好談玄理請使北蕃說骨篤祿匈奴以木盤盛糞餉之臨以白刃懼食一盤並盡乃放還人譏之曰李拾遺能食突厥之遺

劉憲舍人

唐陽滔為中書舍人時促命制勅令史持庫鑰他適無舊本檢尋乃劉憲取得之時人號為劉憲舍人

醋盡

唐夏侯處信為荊州長史有賓過之處信命僕作食

捧腹編

卷二

十六

僕附耳語曰洩幾許麪信曰兩人二升即可矣僕入久不出賓以事告去信遽呼僕僕曰已洩訖信嗚指曰大異事良久乃曰可總翻作餅吾公退食之信又嘗以小瓶貯醯一升自食家人不沾餘滴僕云醋盡信取瓶合于掌上餘數滴因以口吸之

南無佛不說公

婁師德為納言平章事父檢校屯田行有日矣諮執事早出婁先足疾待馬未來于光政門外橫木上坐須臾有一縣令不知其納言也因訴身名遂與之並

如此考謂可通用也

越絕書云越人云越人云越人云

信元是措大出身

坐令有一丁遠覘之走告曰納言也令大驚起曰死罪納言曰人有不相識法有何死罪令因訴云有左疑以其年老眼暗奏解某夜書表狀亦得眼實不暗納言曰道是夜書表狀何故白日裡不識宰相令大慙曰願納言莫說向宰相納言曰南無佛不說公左右皆笑

緱氏老人園

唐明崇儼有術法時瓜未熟文帝思之儼索錢百文去須臾得一大瓜云緱氏老人園內得之追老人至

捧腹編

卷二

十七

問之云土埋一瓜擬進適賣唯得百錢耳

僧唱賊

唐孝和帝令內道場僧與道士各述所能久而不決玄都觀葉法善取胡桃二升并殼食之並盡僧仍不伏法善燒一鐵鉢赫赤兩手欲合老僧頭上僧唱賊袈裟掩頭而走孝和撫掌大笑

不免致疑

涪州南皮丞郭務靜性糊塗與主簿劉思莊宿于逆旅謂莊曰從駕大難靜嘗從駕失家三日于侍官幕

下討得之莊曰公夫人在其中否靜曰若不在中更論何事又謂莊曰昨夜二更後靜從外來有一賊忽從靜房內走出莊曰亡何物靜曰無之莊曰不亡物安知其賊靜曰但見其狼狽而走不免致疑

按孔

司刑司丞陳希閔以非才任官庶事凝滯司刑府史目之爲高手筆言秉筆之額半日不下故名高手筆又號按孔子言窺削至多紙穿穴故名按孔

此職還到余

捧腹編

卷二

十八

唐岐王府參軍石惠泰與監察御史李全交詩云御史非長任參軍不久居待君遷轉後此職還到余

轉還定宗

唐國子祭酒辛弘智詩云君爲河邊草逢春心刺生妾如臺上鏡照得始分明同房學士常定宗爲改始字爲轉字遂爭此詩皆云我作乃下牒見博士羅道宗判云昔五字定表以理切稱奇今一言競詩取詞多爲主詩歸弘智轉還定宗

如何下筆

周天官選人沈子榮誦判二百道試日不下筆人問之榮曰無非命也今日誦判無一相當有一道蹟同人名又別至來年選判水磴又不下筆人問之曰我誦水磴乃是藍田今問富平如何下筆聞者莫不撫掌

聞嵩山呼萬歲

周朱前疑淺鈍無識容貌極醜上書云臣夢見陛下八百歲即授拾遺俄遷郎中出使回又上書云聞嵩山呼萬歲聲即賜飛魚袋未入五品于綠衫上帶之

捧腹編

卷二

十九

朝野莫不怪笑

欲得還俗

隋內史舍人河東柳騫之奏事好錯嘗有周家公主表請出家騫之奏云周家公主上表求作道人上大笑及出虞僕射慶則問之曰奏事若為錯騫之復錯答曰周家公主欲得還俗

餓夜叉

唐王熊為澤州都督府法曹斷略糧賊惟各決杖一百通判問熊曰總略幾人法曹曰略七人合決七百

法曹曲斷府司科罪時人哂之前尹正義為都督公平後熊來替百姓歌曰前得尹佛子後得王癩獺判事驢咬爪喚人牛嚼鐵見錢滿面喜無銀從頭喝常逢餓夜叉百姓不可活

師明弟子哲

唐冀州叅軍翹崇裕送司功入京詩曰崇裕有幸會得遇明流行司士向京去曠野哭聲哀司功曰大才士先生其誰曰吳兒博士教此聲韻司功曰師明弟子哲

捧腹編

卷二

二十

官喚鳥翎

唐滑州靈昌尉梁士會官科鳥翎里正不送舉牒判曰官喚鳥翎何物里正不送鳥翎佐史曰公大好判鳥翎太多會索筆曰官喚鳥翎何物里正不送鴈翎有識之士聞而笑之

右臺御史胡

周則天朝暮人上封事多加官賞有為右臺御史者因則天嘗問郎中張元一曰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曰朱前疑著綠遶仁傑著朱閣知微騎馬馬吉甫騎

驢將名作姓李千里將姓作名吳栖梧左臺胡御史
右臺御史胡御史胡蕃人為御史者尋改他官

周革命舉人

周革命舉人貝州趙廓眇小起家監察御史時人謂
之臺穢李昭德晉之為中霜毅束張元一目為梟坐
鷹架時同州魯孔丘為拾遺有武夫氣時為外軍主
帥元一目為鷲入鳳池納言婁師德長大而黑一足
蹇元一目為行撤方相亦號為衛靈公言防靈樞方
相也天官侍郎吉項長大好昂頭行視高望遠目為

捧腹編

卷二

三十一

望日柳駱駝殿中侍御史元本疎薄偃身黑而且瘦
目為嶺南考典駕部郎中朱前疑粗黑肥短身體垢
膩目為光祿掌膳東方虬身長衫短骨面粗眉目為
外軍校尉唐波若矮短目為鬱屈蜀馬目李昭德卒
子貌 歲胡孫修文學士馬吉甫眇一目為端箭司郎
中長孺子視望陽目為啣醋漢汜水令蘇徵舉止輕
薄目為失孔老鼠

大哥

周靜樂縣王短醜武氏最長時號大哥縣王與則天

竝馬行命張元一詠曰馬帶桃花錦裙銜綠草羅定
知幃帽底儀容似大哥則天大笑

權龍襄趣韻

唐左衛將軍權龍襄性褊急常自矜能詩通天年中
為滄州刺史初到乃為詩呈州官曰遙看滄海城楊
柳鬱青青中央一群漢聚坐打盃觥諸公謝曰公有
逸才襄曰不敢趣韻而已又秋日述懷曰簷前飛七
百雪白後園墮飽食房裡側家糞集野蜋參軍不曉
請釋襄曰鷓子簷前飛直七百丈洗衫挂後園乾白

捧腹編

卷二

三十二

如雪飽食房中側臥家糞便轉集得野澤蜋蜋談者
嗤之皇太子宴夏日賦詩嚴霜白浩浩明月赤團團
太子援筆為讚曰龍襄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晝嚴
霜夏起如此詩章趣韻而已襄以張易之事出為容
山府折衝神龍中迨入乃上詩曰無事向容山今日
向東都陛下勅進來今作右金吾又為喜晴詩曰暗
去也沒雨明來也沒雲日頭赫赤出地上綠氤氳

兒自當之

唐冀州長史吉懋欲為男頓娶南宮縣丞崔敬女敬

好言語
好面皮
哉此

不許因有故脅以求親敬懼而許之擇日下函并花
車卒至門首敬妻鄭氏初不知抱女大哭曰我家門
底不曾有吉郎女堅臥不起妹白其母曰父有急難
殺身救解設令為婢尚不合辭姓望之門何足為恥
姊若不行兒自當之遂登車而去

弔民伐罪

周瀛州刺史獨狐莊酷虐有賊問不承莊引前曰若
健兒一一具吐當即放遣賊竝吐之諸官以為必放
頃莊曰將我作具來乃一鐵鉤長尺餘甚銛利以繩
掛于樹間謂賊曰汝不聞健兒鉤下死令朕鉤之遣
壯士掣其繩則鉤出于腦笑謂司法曰此法何如答
曰弔民伐罪深得其宜莊大笑

草裡御史

唐邢州刺史權懷恩無賴除洛州長史差參軍劉犬
子迎至懷州路次拜懷恩突過不與語步趨二百餘
步亦不遺乘馬犬子覺不似乃自上馬馳之至令脫
靴訖謂曰洛州幾個參軍對曰正負六人員外一人
懷恩曰何得有員外對曰餘一員遣與長史脫靴懷

恩驚曰君誰家兒對曰阿父為僕射懷恩撫然而去
僕射劉仁軌謂曰公草裡御史至神州不可以造次
參軍雖卑微豈可以令脫靴邪懷慙而退

原化記

儒士自媒膽氣

京都有數生會宴因說人有勇必由膽氣膽氣盛自
無所懼有一儒士自媒曰膽氣余實有之眾曰須試
或曰某親故有宅昔大凶已空鎖君能獨宿此一宵
不懼者我等酬君此人曰唯命明日便往寔非凶宅

揆腹編

卷二

二十四

暫空耳遂為置燈燭送之眾鎖門却歸此人寔怯者
時向夜繫所乘驢別物遂向閣宿不敢睡唯滅燈抱
一劍坐至三更月斜照窓隙見衣架頭有物如鳥鼓
翼凜然強起把劍一揮應手落壁磕然有聲亦不敢
尋究又忽有一物上墜推門門不開于狗竇出頭氣
休休然使把劍前斫不覺自倒劍失手拋落又不敢
覓劍踰伏牀下天明諸客開門至閣子但見狗竇間
血淋漓狼藉眾驚呼此人方寤開門尚且戰懼說昨
宵與物戰爭狀眾大駭異遂于此壁下尋唯見席帽

半破在地夜爲風所吹如鳥動翼也劍在狗竇側衆
又遶堂尋血跡乃見所乘驢已斫口喙唇齒缺破乃
是向曉因解頭入狗門遂遭一劍衆大笑絕倒

稽神錄

未曾打人唇綻齒落

王贊中朝明士有弘農楊遠者曾至嶺外見楊朔荔
浦山水心常愛之談不容口遠常出入贊門下稍接
從容不覺形于言曰侍郎曾見楊朔荔浦山水乎贊
曰未曾打人唇綻齒落安得見耶因大笑言嶺外之

捧腹編

卷二

三五

地非貶不去

御史臺記

畿尉有六道

唐時戲畿尉有六道入御史爲佛道入評事爲仙道
入京尉爲人道入畿丞爲苦海道入縣令爲畜生道
入判司爲餓鬼道

誰能逐黑齒常之

唐司門員外郎張文成工爲俳諧詩賦行于代時大
將軍黑齒常之將出征或人勉之曰公官卑何不從

此六道亦輪回

行文成曰寧可且將朱唇飲酒誰能逐你黑齒常之

豈止今日方省闈

唐蕭誠初拜員外于朝列安閑自若侍御史王旭曰
蕭子從容省闈韓琬應聲答曰蕭任司錄早已免杖
豈止今日方省闈也聞者歡笑

救捕僧道孺

唐楊茂直任拾遺有補闕姓王精九經不練時事每
自言明三教時有僧名道孺妖訛則天捕逐甚急所
在題云訪僧道孺茂直戲謂王曰救捕僧道孺足下

捧腹編

卷二

三五

何以安閑云何關吾事茂直曰足下明三教何不關
吾事乃驚懼興寢不安遂不敢歸寓于曹局數宿憂
懼不已遇人但云實不明三教事茂直方寬慰云別
訪人非三教也乃敢出

着脚髓

睿宗御承天門百僚布列殿中御史韋鏗忽風眩而
倒鏗肥而短邵景詠之曰飄風忽起團團旋倒地還
如着脚髓莫怪殿上空行事却爲原非五品才

武家兒

唐來子珣則天委之按制獄多希旨賜姓武氏丁父憂起復加羽林軍中郎將諭德張元一戲曰豈有武家兒爲你來家老制服邪

御史竊脯

唐御史出使久絕滋味至驛或竊脯腊置于食僞叱侍者撤之侍者去而後徐食嘗有御史所留不多不覺侍者見之對曰乾肉驛家頗有請勿更留御史深自愧焉

此胡合拜殿中

唐趙仁獎河南人也行販于殖業坊與宦官有舊因所托附景龍中乃負薪詣闕遂得召見云負薪助國家調鼎即日臺拜焉時朝會遇一胡負兩束柴或曰此胡合拜殿中衆問其由曰趙仁獎負一束而拜監察此胡負兩束固合授殿中

復呼吾曹爲兄

唐張玄靖自倉曹拜監察因附會慕容節實而遷初入臺呼同列長年爲兄及選殿中則不復兄矣寶節既敗頗不自安復呼舊列爲兄監察杜文範使還會

正恐呼鄭仁恭方出使問臺中事異恭答曰寶節敗後玄靖復呼吾曹爲兄矣時人以爲談笑

我無姊

急淚文禮遷揚州司馬性遲緩不甚精審時在揚州有吏自京還得長史家書云姊亡請擇日發之文禮忽聞姊亡乃大號慟吏伺其便復白自長史姊文禮久而徐問曰是長史姊耶吏曰是文禮曰我無姊向亦怪矣

與你官啣

房光庭嘗送親故之葬出昂門際晚且饑會鬻餅者與同行數人食之素不持錢無以酬值鬻者逼之光庭命就我取值鬻者不從光庭曰與你官啣我右臺御史也可隨取值昔人賞其放逸

豹咬殺魚

則天禁屠殺頗切姜師德爲御史大夫因使至于陝厨人進肉師德曰救禁屠殺何爲有此厨人曰豹咬殺羊師德曰大解事豹乃食之又進鱸復問何爲有此厨人復曰豹咬殺魚師德因大叱之智短漢何不

捧腹編 卷二 三十一

捧腹編 卷二 三十一

道是獺厨人即云是獺師德亦為薦之

于皇家何親

汲師性燥率拜監察御史時直長李冲寂即高宗從弟也微有犯師將彈而謂之呼冲寂為弟冲寂謂之曰冲寂主上從弟公姓汲于皇家何親而見呼為弟師慙而止

書錄事考

李詳字審已有才華膽氣放蕩不羈解褐鹽亭尉詳在鹽亭因考為錄事參軍所擠詳為刺史曰錄事恃

捧腹編

卷二

二十九

糺曹之權當要害之地為妄褒貶耳若使詳秉筆亦有詞刺史曰公試論錄事考狀遂授筆詳即書錄事考曰怯斷大按好勾小稽自隱不清言他總濁階前西競闢困方休獄裏囚徒非赦不出天下以為談笑之最焉

辛舊太公

辛郁舊名太公弱冠遭太宗于行所問何名曰辛太公太宗曰何如舊太公郁曰舊太公八十始遇文王臣今適年十八已遇陛下過之遠矣太宗命直史館

玉堂閑話

驢子今日偶來不得

太史胡趙好博奕嘗獨跨一驢日到故人家棋多早去晚歸年歲之間不曾暫輟每到其家主人必戒家僮曰與都知于後院餵飼驢子趙甚感之夜則跨歸一日非時宜召趙趙惶惶索驢及牽前至則覺喘氣通體汗流乃正與主人拽磴耳趙方知自來與其家拽磨明早復展步而至主人亦曰與都知擡舉驢子曰驢子今日偶來不得主人曰何也趙曰只從昨回宅

捧腹編

卷二

三十

便患頭旋惡心起至未得且乞假將息主人亦大笑就船買得驢偏美

有不調子恒以滑稽為事輩流間有慧黠過人性識機警者皆被誘而翫之嘗與一秀士同舟泛江湖中將欲登路同船客有驢瘦劣尾仍偏不調子堅勸秀士市之秀士鄙其瘦劣勉之曰此驢有異相不同常等不得已高價市之既捨檝登途果厄弱不堪乘跨而苦尤之不調子曰勿悔此不同他等其夕忽值雪不調子曰得之矣請貰酒三五盃然後奉為話其故

事秀士又俛俛貫而飲之及舉爵言之曰君不聞杜
荀鶴詩云就船買得醢偏美乘雪沽來酒倍香乎請
君買鱸沽酒者蓋為杜詩有之非無証據秀才被買
而翫之殊不知覺至是方悟焉

井有人焉

前進士司馬都居于青丘嘗以錢二萬託戎帥王師
範下車將市絲經年絲與金並為所沒都因月旦趨
府謁王公偶見此人問之其人貌狀魁偉鬚鬢兒頑
發怒欲投于井都徐曰何至如此足下吒一抱之髭
髮色斯舉矣望于尋之深斃井有人焉王公知之斃
軍將于枯木

生鐵椎熟銅確

天成年盧文進鎮鄧因出城賓從偕至舍人韋吉亦
被召年老無力控馭既醉馬逸東西馳桑林中被橫
枝貫挂巾冠露禿而奔突僕夫執從則已墜矣舊患
肺風鼻上癢疹而黑臥于道側幕客無不笑者從事
令左司郎中李任祠部員外任理各占一韻而賦之
賦云當其子潛窺衙官共看喧呼于麥籠之東儼

仆于桑林之畔藍挽鼻孔真同生鐵之椎覩旬骷儼
宛是熟銅之確聞者無不解頤

渾杏仁

唐肅宗下詔搜山林草澤有懷才抱德及匡時霸國
者皆可爵而任之有徵君自靈武詣國門肅宗召對
卒無一辭但再瞻望聖顏而奏曰臣見陛下聖顏瘦
子在靈武時帝曰宵旰所勞以至于此及退更無他
言帝知其妄人也恐閉將來賢路俛俛除授一邑宰
洎將寒食京兆司逐縣索輸杏仁以備貢奉徵君聞

捧腹編

卷上

三

之大為不可獨力抗之遂詣闕請對京兆司亦懼此
徵君必有異見將奈何及召對奏曰陛下要寒節杏
仁今臣敲將來烏復進渾杏仁上哈而道之

目父為兒

長安有一道術人稱得丹砂之妙顏如弱冠自言二
百餘歲時有朝士造其第飲啜方酣有關者報曰郎
君從莊上來欲參觀道士作色叱之坐客曰賢郎遠
來何妨一見道士舉感移時乃曰但令人來俄見一
老叟鬚髮如銀昏耄偃倭趨前而拜拜訖叱入中門

方士故
智何足

徐謂坐客曰小兒愚騷不肯服食丹砂以至於都
未及百歲枯槁如斯常以斤村墅間耳坐客愈更神
之後有人私詰道者親知乃云偃僕者即其父也

如今始得碧紗幪

唐管丘有豪氏姓陳藏鏹巨萬染風疾人目為陳癩
子然切諱癩字家人妻孥或誤言者必遭笞箠賓客
或言所苦減退則延待優豐言增添則白眼相顧有
游客心利所需而不能禁口遂謁之初謂曰足下疾
近日尤減陳欣然乃命賚五緡客將起又問之曰某

捧腹編

卷十

三

此等惡
客不見
亦得

疾果退否客曰此亦添減病曰何謂也客曰添者面
上添肉渤漚子減者減却鼻孔長揖而去數日不憚
又每年五月值生辰頗有破費伶倫百戲畢備戲罷
伶倫贈錢數萬時有渾者既去復入謂曰某偶憶李
相公詩落句一聯深叶主人盛德陳曰試誦之時陳
君處中堂坐碧紗幪中左右侍立數輩伶倫曰詩云
三十年來陳癩子如今始得碧紗幪

犬首入空器

晉表繼謙假一第而處忽一夕聞吼聲若有呼于瓮

一擊之

中者其聲重濁舉家怖懼遂于窓隙窺之見一物蒼
黑色來往庭中是夕月色晦觀之既久似若狗身而
首不能舉遂以搗擊其腦忽轟然一聲家犬驚叫而
去蓋其莊人輸稅至此就地糜釜尚有餘者故犬以
首入空器中而不能出也因舉家大笑

忌日禮不見客

岐王李茂貞霸秦隴也涇州書記薛昌緒為人迂僻
稟自天性與妻相見亦有時必有禮容命女僕通轉
往來數事然後秉燭造食茶果而退或欲詣幃房其

捧腹編

卷十

三

禮亦然嘗曰某以繼嗣事重輒欲卜嘉會必候請而
可之及從涇師與蜀人相拒岐眾迫于輦運又聞梁
人入境遂潛師宵遁頗懼蜀人掩襲涇帥臨行扳鞍
忽記曰傳記書記速請上馬連促之薛在草菴下藏
身曰傳語太師但請先行今晨是某不樂日戎帥怒
使人提上鞍轡控其馬而逐之尚以物蒙其面曰忌
日禮不見客

怕醬

光啓中王卞出鎮振武置宴樂戲既畢乃命角抵有

伯將不
伯致難
得難得

一夫甚魁岸自隣州來此較力軍中十數輩軀貌膂力悉不能敵主帥亦壯之遂選三人相次敵之魁岸者俱勝時有秀士忽起告主帥曰某撲得此人遂許之秀士降階先入厨少頃出縮手握左拳而前魁岸者笑曰此一指必倒矣及近相逼急展左手視之魁岸者憤然而倒合坐大笑秀才徐步盥手登席焉主帥詰之何術也對曰頃年客游曾于道店逢此人纔近食案踉蹌而倒有同伴曰怕驚見之輒倒某聞而志之適詣設厨求得少醬握在手中此人見之果自

捧腹編 卷二 三五

叨鐵

奉先縣有令姓胡忘其名賣貨斬食僻好博奕邑宰張巡官好尚既同往來頗洽每會棋必自旦及暮畧無厭倦然未嘗設食于張不勝饑凍潛知之時入蓋自食而復出及暮辭宰曰且去也極是叨鐵胡唯唯而已張去胡忽思之急令追問明公適云極是叨鐵其義安在張復欵坐謂曰長官豈不知有叨鐵邪曰不知曰還見冶爐家置一鐵積長杖乎只此是爐中

猛火炎熾鐵汁或未消融使此杖時時于爐中撞猛火了却出來移時又撞猛火了却出來只此時叨鐵也言訖而去胡再三思之方知諷其每日自入噉猛火了却出來棋也

昔曾使他家君

唐有高梁子出刺郡人迎候甚至前任與之設交代之禮儀無闕者二禮生具頭冠禮儀相其貧主陞降揖讓而新牧噴吮踧躅歛容低視不敢正面對禮生及禮畢使人再三傳語慰勞感謝皆莫涯其意翌日于內閣從禮生從容生極惶恐罔知去就既坐頗覺低語曰賢尊安否禮生唯唯又曰頃年營大事時極煩賢尊心力生亦憤然乃罷有親知細詢之乃曰此禮生緣方相子弟昔曾使他家君是以再三感謝

暢殺喜殺

梁龍德年有貧衣冠張咸光游丐無度梁宋之間復有劉月明者與咸光相類嘗懷七箸每游貴門卽遭虐戲方殮奪其七箸則袖中出而用之梁駭馬溫積諫議權判開封府事咸光忽過詣豪門告別問其詣

捧腹編 卷二 三六

新開行

則云往投温諫議也問有何紹介而往答曰頃年承紀錄此行必厚遇大諫嘗製碣山潛龍宮上梁文云饅頭似梳餅如籠暢殺劉月明主簿喜殺張咸光秀才以此知必承顧盼也聞者絕倒

盧氏雜說

還我而已

交廣間游客各求館帖所至迎接甚厚賸賂每處十千廣帥盧鈞深知其弊凡求館帖者皆云累路館驛供菜餚而已有客齋帖到驛驛司依帖供訖客不發

捧腹編

卷二

三七

驛吏曰恐後更有使客前驛又遠此非宿處客曰食帖何如處分吏曰供菜餚而已客曰菜餚供了還我而已來驛吏相顧莫知所為客又迫促無計更問曰不知而已大于驢小于騾若無可供但還我價值驛吏問每一而已其價幾何客曰三五千驛吏遂歛送之

宋五坦率

德宗夏中微行西明寺宋濟葛巾犢鼻抄書上曰措大茶末一碗濟曰昂水方煎可自湊之上又問作何

蘇詩話

事業是何姓行濟曰姓宋第五應進士舉須臾聞呼官家濟皇恐起拜待罪上曰宋五大坦率後禮部放榜上問有濟名否回云無上曰宋五又坦率

蒙惠也愚若干

唐有內大臣學作別紙言語鳳翔節度使寄柴數車回書謝曰蒙惠也愚若干

大作家在那邊

唐宰相王璠好與人作碑誌有送潤毫者誤扣右丞相王維門維曰大作家在那邊

捧腹編

卷二

三八

腥臆

張茂昭為義武節度使頻吃人肉及除統軍到京班中有人問曰聞尚書在鎮好人肉虛實笑曰人肉腥而且腥爭堪吃

好染髭鬚事後生

元和中國樂有米嘉榮何戡劉尚書禹錫與米詩云三朝供奉米嘉榮能變新聲作舊聲于今後輩輕前輩好染髭鬚事後生

善謔集

故人惟
有何勤
在意即
此人

皎皎

貞元末妓阿軟產一女求小名于白樂天樂天曰此兒甚白皙可名曰皎皎有文士過之見呼皎皎為釋其義始悟樂天之戲蓋其種姓不明取古詩云皎皎河漢女也

方口尖口

唐之進士有姓單者就試有司有司誤書為單生訴云雖則陋宗然姓氏不欲為人所轉易乞改正之有司曰方口尖口亦何足辯單生曰若不足辯則台州

吳兒縣改作昌州矣兒縣可乎王司無以應
幽閑鼓吹

被山相賺已多時

唐任轅有經學居懷谷望徵命而蒲輪不至自入京中訪問知已有朝士戲贈詩曰雲林應訝鶴書遲自入京中探事宜從此見山須合眼被山相賺已多時後至補袞

居即易矣

白居易應舉至京以詩謁著作顧況况親姓名熟視

白公曰米價方貴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却嗟賞日道得箇語居即易矣

此無所直

李德裕鎮揚州監軍使楊欽義召入必為樞近而德裕致禮皆不越尋常欽義心銜之一日中堂設宴更無他賓而陳設寶器圖書數牀皆殊絕一席祇奉亦竭情禮宴罷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旬日西行至汴州有詔却令監淮南欽義即至具以前時所贈歸之德裕笑曰此無所直奈何拒焉悉却與之

一時投溷中

唐李潘嘗綴李賀詩歌為之集序未成知賀有表兄與賀筆硯之交者召之見託以搜訪所遺其人敬謝且請曰某蓋見其所為亦嘗見其多點竄者所緝者視之當為改正潘喜并付之彌年絕跡潘怒復召詰之其人曰某與賀中外自少多同處恨其傲忽嘗思報之所得歌詩兼舊有者一時投溷中矣

賢于能詩

吳山人

賀敬什
傳流者
少蓋悉
為翻中
物耳情
或
傲忽之

小入
事者此

元稹在鄂州周復爲從事稹嘗賦詩命院中屬和復乃簪笏白稹曰某偶以大人往還謬獲一第其寔詩賦皆不能稱嘉之曰質實如是賢于能詩者矣

乾膜子

酒器填懷

裴鈞鎮襄州大宴巡官裴弘泰後至鈞不悅弘泰曰請在坐銀器盡酌酒滿之隨飲以賜弘泰可乎鈞許之遂揭座上小爵至航船凡飲皆竭隨即填于懷有銀海受一斗以上以手捧而飲盡踏其海捲抱之索

奉腹編

卷上

聖

馬而去鈞使人視弘泰方箕踞坐秤所得銀器貳百餘兩不覺大笑

家兄也名論

唐尚書裴胄鎮江陵常與苑論有舊論及第後更不相見但書札通問而已論弟誦方應舉過江陵行謁地主之禮客將因見誦名曰秀才名雖字不同且難于尚書前行禮如何會誦懷中有論舊名紙便謂客將曰某自別有名客將見日晚倉皇遽將名入胄喜曰苑大來矣屈入誦半庭胄見貌異及坐揖問足下

第幾誦對曰第四胄曰與苑大遠近誦曰家兄又問曰足下正名何對曰名論又曰賢兄改名乎誦曰家兄也名論

一聯破的

唐劉義方東府解試貂蟬冠賦韻脚以審之厚薄義方賦成云某于厚字韻有一聯破的乃吟曰懸之于壁有類乎兜鍪戴之于頭又同乎席帽莫後反無不以爲歡笑

南楚新聞

奉腹編

卷上

聖

并乞荆南表文

郎中李播典蘄州日有李生稱舉子求謁所投詩卷咸播詩播遣其子邀李生從容詰之實于京輦書肆中以百錢購得殊不知是賢郎中佳製數日後辭他適播方引見李生拜謝前事畢又云僕執郎中盛卷游江湖間所貴光揚旅寓耳播曰此乃吾昔歲未成事時所懷今日爲卿收無用處便奉獻可也秀才今擬何之生云暫往江陵謁表文盧尚書見爲荆南節度使名弘宣播拍手大笑曰秀才又錯也荆南盧尚

書是我表親丈生慚悸失次乃復進曰誠若郎中言并荆南表丈一時乞取

產翁

南方有獠婦生子便起其夫臥牀褥飲食皆如乳婦稍不護衛其孕婦疾皆生焉其妻亦無所苦炊爨樵蘇自如又云越俗其妻或誕子經三日便澡身溪河返且糜餉婿婿擁衾抱雛坐寢榻稱為產翁

相公何必更追歡

唐宰相張濟常與胡士于萬壽寺閱牡丹而飲俄有

捧腹編

卷三

四

雨降抵暮不息群公飲酣未闌左右伶人皆御前供奉第一部者恃寵肆狂無所畏憚其間一輩曰張隱忽躍出揚聲引詞曰位乖變理致傷殘四面墻匡不忍看正是花時堪下淚相公何必更追歡告乞遂去闔席愕然一時俱散張但慚恨

抒情詩

詩戲惡筆

李都荆南從事時朝官親熟自京寓書筆蹤甚惡李寄詩戲曰草絨千里到荆門草草縱橫任意論應笑

以其似

鍾張虛用力却教羲獻枉勞魂惟堪愛惜為珍寶不敢留傳誤子孫深荷故人相厚處天行時氣許教吞

是他家屬是他家

唐馮衮牧蘇州江外優佚暇日多縱飲博因會賓僚擲盧馮突勝以所得均遺一座乃吟曰八尺臺盤照面新千金一擲闔精神合是賭時須賭取不妨回首乞閒人更因飲酣戲酒妓而軍倅留情索然無緒馮盼之曰老夫過戲無能為也倅歛衽而謝因吟曰醉眼從伊百度斜是他家屬是他家低聲向道人知也

捧腹編

卷三

四

隔坐剛拋豆蔻花

女障子詩極好

唐羅隱與周繇分深謂隱曰閣下有女障子詩極好乃為絕唱隱不喻何為也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是隱題花詩隱撫掌大笑

儂相嘲婿詩

唐趙璘儀質瑣陋成名後為婿薛能為儂相乃為詩嘲諷其略曰巡關每傍樗蒲局望月還登乞巧樓第一莫教嬌太過緣人衣帶上人頭又曰不知原在鞍

驕裡將謂空馱席帽歸又曰火爐牀上平身立便與夫人作鏡臺

紀聞錄

不知主君女何姓

唐張守信為餘杭太守善富陽尉張瑤每假借之瑤不知其故信使錄事參軍張遇達意于瑤將妻之以女喜吉期有日矣然私相聞也郡縣未之知守信為女具衣裝女之保母問曰欲以女適何人守信以告保母曰女婿姓張不知主君之女何姓信乃悟亟止

保母亦巧言

捧腹編

卷五

之

都不思姓氏

唐殿中御史李逢年左遷為洛陽令在蜀郡謂戶曹李覲曰逢年家無內主濩落難堪弟既相狎幸為逢年求一妻覲曰兵曹李扎甚名家也扎妹甚美聞於蜀城資裝亦厚兄能娶乎逢年許之令覲報李扎扎自造逢年謝明日請至宅其夜逢年喜寢未曙而興嚴飾畢顧步階除而獨言曰李扎之妹門第若斯年切且美家又富貴何幸如之言再三忽驚難曰李覲

沈悟了

男家女家媒人

過矣又誤于人今所論親為復何姓怪哉因策馬到府庭李覲進曰兄今日過扎妹乎逢年不應覲曰事變矣逢年曰君思扎妹乎為復何姓覲驚退遇李扎扎曰侍御今日見過乎已為地矣覲曰吾大誤耳但知求好婿都不思其姓氏扎大驚惋恨之

誤答送書人

唐青州臨朐丞張藏用性既魯鈍又弱于神嘗召一木匠不至藏用大怒使擒之匠既到適會隣縣令使人送書遺藏用藏用方怒解木匠又走讀書畢便令

捧腹編

卷六

四六

剝送書者答之至十送書人謝杖請曰某為明府送書縱書中意忤明府使者何罪藏用知誤謝曰昔怒匠人不意誤答君耳令里正取酒一器以飲送書人而別更視事忽見里正指酒問曰此中何物里正曰酒藏用曰何妨飲之遂入戶送書者更不得酒扶杖而歸

為承名所賣

李元晶為沂州刺史怒司功郗承明命剝之屏外承明狡猾者也既出屏適會博士劉琮璉後至將入衙

承明以琮璣儒者肘而剝之給曰太宗怒汝衙遲使我領人取汝令便剝將來琮璣以為然遂解衣承明日吏卒擒琮璣以入承明乃逃元鼎見剝至不知是琮璣也遂杖之數十琮璣起謝曰蒙恩賜杖請示罪名元鼎曰為承明所賣

奇聞錄

君大似共鬼語

唐舉人李文彬受知舍人紀于泉時有京兆府司錄

賀蘭洎卒文彬因謁紫微紫微問曰今日有何新事

捧腹編

卷二

單

文彬曰適過府門聞紀于洎卒泉曰莫錯否文彬曰不錯泉曰君大似共鬼語拂衣入文彬乃悟蓋俱重姓又同名而誤對也

真牛頭

故京兆少尹元鎬任虢縣令日怒一獄子王行約者命曳之去巾既無毛髮而有兩角長三四寸鎬曰真牛頭也遂捨之

捧腹編卷二終

捧腹編目錄

卷三

國史補

窮兵獨舞

如公言已大散

如甘草不疑

終日食鹽醋何堪

麻姑送酒來

何郎中

走馬呼鑿

蔡伯喈

開元傳信記

麴生

失猫判

春

御孫面孔

談賓錄

計臣此功

東軒筆

依樣畫葫蘆

某即可知

當日為玄鶴

一味樞密副

嫁歸休妻

閻羅見關

倒紉孩兒

馬嘿驢鳴

望之儼然

孔子也須要錢

生老病死苦	割股放生
人面越草	王汾口吃
不似虞舜	天生黑于子
汗淋學士	登瀛詩
坤厚載物賦	長鯨吞舟賦
雌甲辰小戊子	
青箱雜記	
殘羊會客	藥名作戲
亞字謎	犬吠張三嫂
吾與點也	七上八
防城得官	
橫浦心傳錄	
窮神	
紫微雜記	
只告罷了新法	
拊掌錄	
冷湯水	依卿所奏
生色骷髏	沾不沾

販私鹽	卽事詩
見師頭開	徒以上罪亦做了
誤呼汝	老婆子塗面
酷嗜燒鍊	
文會叢談	
易卜各字	
湘山野錄	
太平幸民	
高齋漫錄	
三鼎三義	看三遍
三朝野史	
獨睡丸	
朝野記遺	
君臣相諶	
宣室雜錄	
漫上不漫下	
遜齋閒覽	
地望最重	相鬚御覽

壽至千歲何益

秀才康了

試與妻商量

圖對親切

月夜招隣僧問話

姑蘇筆記

萬回萬拜

明道雜誌

別開一太湖

為姓安人極惱

伴八十四底

文昌雜錄

似此疑惑事

該聞錄

示衆生日

古杭雜記

鑽彌遠

耕餘博覽

許子不憚煩

澠水燕談錄

三千年精

冷齋夜話

七十買妾詩

賴吾石學士

胡不早問

鶴亦敗道

老學菴筆記

自首減等

聞人茂德

得饒人處且饒人

但似欠四字

教點兵士書

弊院是實數

晏翥

多幸輕離

媼相

依例放火

晉裝

投狀求試

太師憲

胡孫待制

但稱監南京排岸

雲麓漫抄

却無口耳

蒙齋筆談

木居士

石林燕語

真不用勘案

石丈

清波雜誌	用春秋文題壁	沒字碑	<small>不同前</small>
菩薩看麻胡	墨客揮犀	何不刻石	春秋權倚閣
只消如此待	續墨客揮談	貓言不敢	吾曹負外郎
鶴林玉露	三郎郎當	侯鯖錄	墨池皮紉
今日斷屠	自作祭文	癸辛雜識	壁間題
華條進絕	名字作詩賦	龜鶴夫妻	判妓
屬梁儷語	江隣幾雜誌	三子寬定名	姓名爲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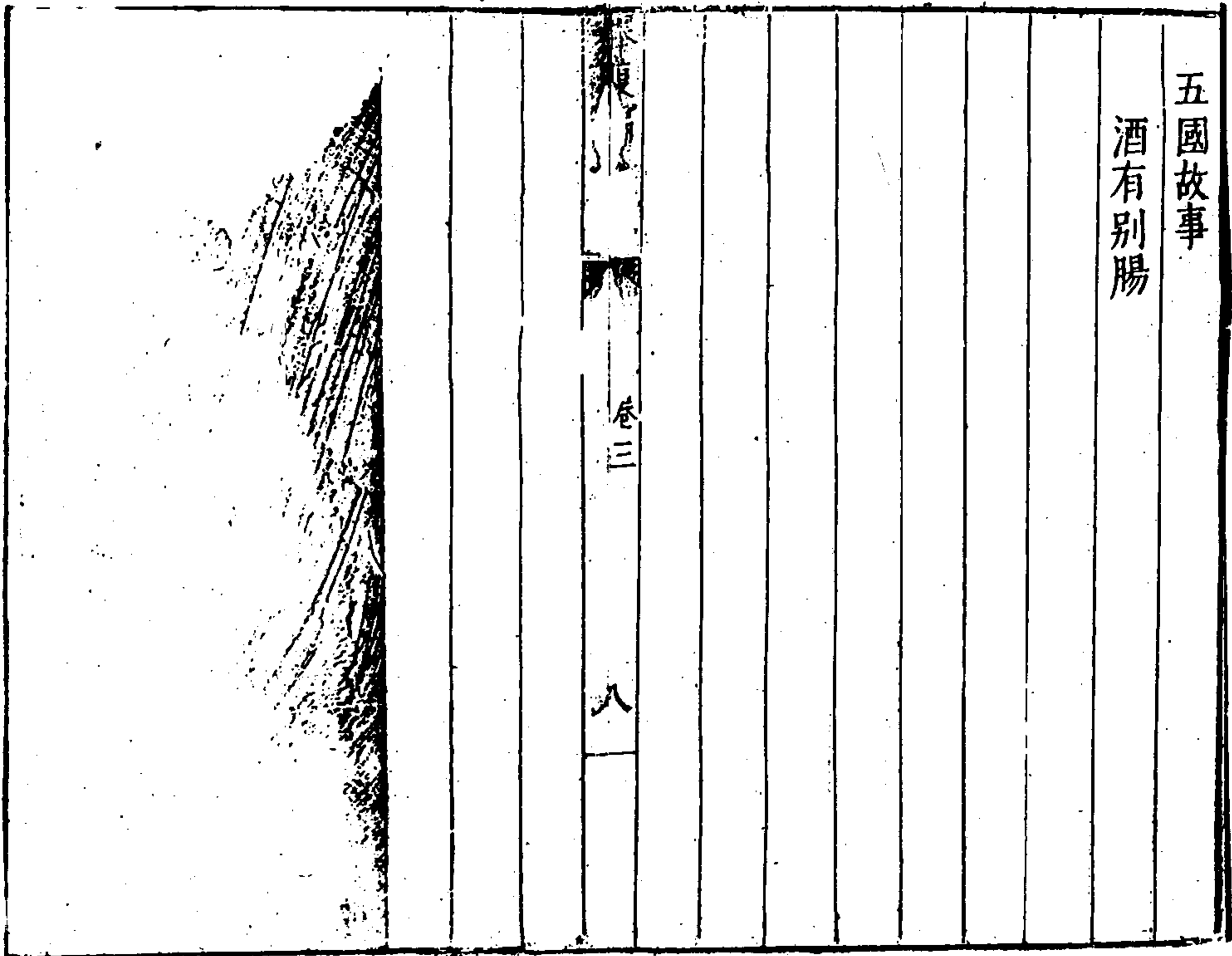
金眼睛	南唐書	毋撓余睡	酒禿
南唐故事	不能自全面目	南唐故事	雨畏抽稅
好物不在多	南唐近事	所悉者知章爾	化爲行脚
借大鵬	教服槐子法	打草蛇驚	李猫兒
目昏耳聾	蜀檣机	玉石乞兒	五代史補
僧嗜鱉	夫人黨多言	愧作梁山	西清詩話
楊鑿詩			

五國故事

酒有別腸

卷三

八



捧腹編卷三

茂苑許自昌玄祐父輯

男元溥校

國史補

窮兵獨舞

于頔聞韋臯進奉聖樂亦撰順聖樂以進每宴必使奉之其曲將半行綴皆伏而一人舞于中央幕客韋綬笑曰何用窮兵獨舞以調頔為襄帥暴虐人

如公言已大散

王諤累任大鎮財貨成積有舊客諭以積而能散之義後數日復見諤諤曰前所見誠誠如公言已大散矣客請其名諤曰諸男各與萬貫女婿各與千貫

如甘草不疑

朱泚既亂裴佖與永冠數人伴為奴求出城佖貌寢自出稱甘草門兵曰此數子必非人奴如甘草不疑也

終日食鹽醋何堪

唐宰相盧邁不食鹽醋同列問曰足下不食鹽醋何

本有不
及男婦
著此亦
可直讀
矣一笑

如此服
力好作
黑雅

堪邁笑而答曰足下終日食鹽醋何堪

麻姑送酒來

李泌為相以虛誕自任常對客令家人速酒掃今夜
洪崖先生來宿有人遺美酒一榼有客至乃曰麻姑
送酒來與公同飲傾未畢門者曰某侍郎取酒榼泌
命還之略無愧色

何郎中

進士何孺亮自外州至訪其從叔誤造趙需宅自云
同房會冬至需家致宴揮霍孺亮是同房便令入宴
姊妹盡在坐焉孺亮饌畢徐出需大笑孺亮歲不
敢出京城因號需為何郎中

走馬呼鑿

王仲舒為郎官與馬逢友善每責逢曰貧不可堪何
不求碑誌相救逢曰適見誰家走馬呼鑿吾可待也

蔡伯嗜

江西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史驛已理請一閱之
乃往初一室為酒庫諸醞畢熟其外畫神問曰何也
曰杜康刺史曰功有餘也又一室曰茶庫諸茗畢貯

復有神問何也曰陸鴻漸刺史益喜又一室曰菹庫
諸茹畢備復有神問何神也曰蔡伯嗜刺史大笑曰
君誤矣

開元傳信記

麴生

道士葉法善精符錄術上累拜為鴻臚卿優禮特厚
法善居玄真觀常有朝客十餘人詣之解帶淹留滿
坐思酒忽有麴秀才扣門法善令人謂之曰方有朝
餼無暇語幸吾子異日見臨也語未畢有一措大
傲視直入年二十許肥白可觀笑揖諸公居末席抗
聲談論一坐不測眾聳觀良久蹙起如風旋轉法善
謂諸公曰此子突入詞辨如此豈非妖魅為眩惑乎
試與諸公取劍備之麴生復至扼腕抵掌論難鋒起
法善密以小劍擊之隨手喪元陸階下為瓶滿坐驚
攝視其處乃盈瓶醞醞也咸大笑飲之坐客醉而撫
其餅曰麴生麴生風味不可忘也

失猫判

裴寬子諳素好談諧為河南尹有婦人投狀爭猫兒

公案
入官也

狀云若是兒猫卽是兒猫若不是兒猫卽不是兒猫
謂大笑判狀云猫兒不識王傍我擲老鼠兩家不須
爭將來與裴誦遂納其猫又嘗有投帖悞書紙背誦
判云這畔似那畔那畔似這畔我也不辭與你判笑
殺門前着靴漢

御孫面孔

唐安西牙將劉文樹髭生領下貌類猴明皇令黃幡
綽嘲之文樹切惡猴之號乃密賂幡綽不言之幡
綽許而進嘲曰可憐好箇劉文樹髭鬚共類類別佳

四

文樹面孔不似御孫御孫面孔似文樹上知其遺

賂大笑

談負錄

計臣此功

張後裔在并州太宗就受春秋左氏傳後因召入賜
燕言及平昔從容謂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裔對曰昔
孔子領徒三千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卽爲萬乘
王計臣此功愈于先聖太宗大悅賜馬伍匹

東軒筆

奈何以
先聖爲
戲可謂
無人臣

依樣畫葫蘆

陶穀自五代至國初文翰爲一時冠然其爲人傾險
狠媚自漢初始得用卽致李嵩赤族之禍由是縉紳
莫不畏而懼之太祖雖不喜然藉其詞華足用故尚
置翰苑穀俾其黨與因事薦引以爲久在詞禁宣力
實多太祖笑曰頗聞翰苑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
詞語此乃俗所謂應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聞
之乃作詩書于玉堂壁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
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

五

某卽可知

太宗欲周知天下事雖疎遠小臣苟欲詢訪皆得登
對王禹偁大以爲不可上疏畧曰至如三班奉職其
卑賤可知比因使還亦得上殿當時盛傳此語未幾
王坐論妖尼道安救徐鉉事責爲商州團練副使一
日從太守赴國忌行香天未明彷彿見一人紫袍秉
笏立佛殿側王恐官高欲與敘位其人歛板曰某
卽可知也王不曉其言問之其人曰公嘗疏云三班
奉職卑賤可知某今官爲借職是卽可知也王憮然

是好的
得去也

是得
上

自失聞者莫不笑

當目為玄鶴

丁晉公為玉清昭應宮使每遇醮祭即奏有仙鶴盤舞于殿廡上及記真宗東封事亦言宿奉高宮之夕有仙鶴飛于宮上及升中展事而仙鶴迎舞前導者塞望不知其數又天書每降必奏有仙鶴前導是時萊公判陝府一日坐山亭中有烏鴉數十飛鳴而過萊公笑顧屬僚曰使丁謂見之當目為玄鶴矣

一味樞密副

王文康公苦淋百療不差泊為樞密副使疾頓除及罷而疾復作或戲之曰欲治淋疾唯用一味樞密副仍須常服始得不發梅金華詢久為侍從急于進用晚年多病石叅政中立戲之曰唯服一清涼散即差也蓋兩府在京許張青蓋耳

嫁婦休妻

王荆公次子雱為太常寺大祝素有疾娶同郡龐氏女為妻逾年生子雱以貌不類已百計欲殺之竟以恠死又與其妻日相關鬪荆公知其子失心念其

婦無罪欲離異之恐誤被惡聲遂與擇壻嫁之是時

有工部員外郎侯叔獻者荆公門人取魏氏女為妻少悍叔獻死而悼箔不肅荆公奏逐魏氏京師有諺語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工部死後休妻

閻羅見闕

王介與王荆公有舊作詩有死時應合作閻羅句荆公笑曰閻羅見闕可速赴任

倒絳孩兒

苗振以第四人及第既而召試館職一日謁晏丞相晏語曰君久從吏事必疎筆墨今將就試宜稍溫習振率然答曰豈有三十年為老娘而倒絳孩兒者乎晏公俛而哂之既試澤宮選士賦韻押有王字振押之曰率土之濱莫非王由是不中選晏公聞而笑曰苗君竟倒絳孩兒矣

馬嘿驢鳴

劉放博學有俊才然滑稽喜詭玩熙寧中為開封府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劉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也又有請曰至于八

月有凶何也答曰九月固有凶矣蓋南苑參駟象而
榜帖之出常在八九月間馬嘒為臺官奏放輕薄不
當置文館放聞嘆曰既為馬嘒豈合驢鳴

聖之儼然

呂嘉問提舉市易務三司使曾布劾其違法王荆公
惑黨人之說反以罪三司曾既隔下朝請而嘉問治
事如故劉攽聞而嘆曰豈意曾子避席聖之儼然乎聖
之嘉問字也

孔子也須要錢

楊安國膠東經生也累官至天章閣侍講為人鄙朴
可笑每進講雜以俚下鄙市語一日侍仁宗講至一
簞食一瓢飲安國操東音曰顏回甚窮但有一羅粟
米飯一葫蘿漿水又講自行東修以上吾未嘗無誨
焉安國遽啟曰官家昔孔子教人也須要錢仁宗哂
之

生老病死苦

熙寧初王荆公銳意新美天下之政天下皆目為生
寧是時富弼以病足魯公亮以年老皆去唐介屢爭

上前不能未幾疽發背趙抃力不勝但終日嘆息遇
一事更改即聲苦者數十故當時謂中書有生老病
死苦言介甫安石生明仲公亮老彥國弼病子方介死悅
道抃苦也

割股放生

光祿卿鞏申佞而好進老為省判趨附不已王荆公
為相每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為壽與
皂走卒皆籠雀鶴就宅放之謂之放生申既不閑詩
什又不能誦經于是以大籠貯雀詣各次摺笏開籠
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寨之主妻病而
虞候割股以獻者天下駭笑或對曰虞候為縣君割
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人面起草

有朝士陸東通判蘇州而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
面曰特刺配某州牢城隸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
者罪不至是而出于朝廷一時之旨今此人應配矣
又特者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即改特刺字為準條
字再黥之頗為人所笑後有薦東之才于兩府者石

叅政聞之曰吾知其入矣得非權蘇州日于人面上起草者乎

王汾口吃

王汾口吃劉攽嘗嘲之曰恐是昌家大疑非類不見雄名唯聞艾氣蓋以周昌韓非楊雄鄧艾皆吃也又嘗同趨朝聞叫班聲汾謂曰紫宸殿下頻呼汝攽應聲答曰寒食原頭屢見君各以其名為戲

不似虞舜

滕甫之父名高官至州縣甫之弟申狼暴無禮其母尤篤愛因是每陵侮其兄而闖政多類人譏笑不一門下章惇與甫遊舊多戲玩一日語之曰公多類虞舜然亦有不似者克諧以孝耳

天生黑于子

呂惠卿嘗語王荆公曰公面有黥用園葵洗之當去荆公曰吾面黑耳非黥也呂曰園葵亦能去黑荆公笑曰天生黑于子園葵其如子何

汗淋學士

王平甫學士軀幹魁碩而眉宇秀朗嘗盛夏入館中

方下馬流汗浹衣劉攽見而笑曰君真所謂汗淋學士也

登溷詩

程師孟知洪州于府中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題于石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嘗自點燈來李元規見而笑曰此無乃登溷詩乎

坤厚載物賦

張亢滑稽敏捷有門客因會話亢問曰近日作賦乎門客曰近作坤厚載物賦因自舉其破題目粵有夫

德其名曰坤亢應聲答曰奉為續兩句可移贈和尚

續曰非講經之座主是傳法之沙門

長鯨吞舟賦

胡旦作長鯨吞舟賦其狀鯨之大曰魚不知舟在腹中其樂也融融人不知舟在腹中其樂也洩洩又曰雙鬚竿直兩目星溢楊攸覽而笑曰許大魚眼何小也

雌甲辰小戊子

唐盧氏逸史載裴晉公度與郎中庾威同生于甲辰

裴嘗戲威曰郎中乃雌甲辰也程文惠與龐穎公同
生于戊子程已貴而龐尚為小官嘗戲龐曰君為小
戊子耳後穎公大拜文惠致書賀曰今日大戊子却
為小戊子矣穎公大笑

青箱雜記

殘羊會客

彭齊未第時常謁南豐宰宰不喜士平居未嘗展禮
一夕虎入縣解啞所畜羊棄殘而去宰即以會客彭
亦預翌日彭獻詩謝曰昨夜黃班入縣來分明踪跡
印蒼苔幾多道德驅難去些子猪羊引便來令尹聲
聲言有過錄公口口道無災思量也解開東閣留取
頭蹄設秀才南方謂押司錄事為錄公覽者無不絕
倒

藥名作戲

陳亞嘗著藥名詩百餘首行于世若風月前湖近軒
窓半夏涼基怕臘寒呵子下衣嫌春暖宿紗裁及贈
祈雨僧云無雨若還過半夏和師晒作葫蘆羆又嘗
知祥符縣親故多借車馬亞亦作藥名詩曰地居京

界足親知借借尋常無歇時但看車前牛領上十家
破沒五家皮或曰延胡索可用乎亞沉思良久因朗
吟曰布袍袖裡懷漫刺到處遷延胡索人此可贈游
謁窮措大亞與章郇公同年友善郇公當軸將用之
為言者所抑亞作藥名生查子獻曰朝廷數擢賢旋
占凌霄路自是鬱陶人險難無移處也知沒藥療飢
寒食薄何相悞大幅紙連粘茸草歸田賦亞又別成
藥名生查子閨情三首其一曰相思意已深白紙書
難足字字苦參商故要檣郎讀分明記得約當歸遠

至櫻桃熟何事菊花時猶未回鄉曲其二曰小院雨
餘涼石竹生風砌罷扇儘從容半下紗厨睡起來
坐北亭中滴盡真珠淚為念壻辛勤去折蟾宮桂其
三日浪蕩去未來躑躅花頻換可惜石榴裙蘭麝香
消半琵琶閑抱理相思必撥朱顏斷擬續斷來弦待
這冤家看

亞字謎

亞子自為亞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為惡
中間全沒肚腸外面強生稜角

犬吠張三嫂

郎中曹琰滑稽辯捷嘗有僧以詩卷投獻琰閱其首篇登潤州甘露閣云下觀楊子小琰曰何不道單吠狗兒肥次又閱一篇送僧云猿啼旅思悽琰曰何不道犬吠張三嫂

吾與點也

龍圖劉燁嘗與內相劉筠聚會飲茗問左右曰湯滾也未左右應曰已滾筠曰僉曰絲哉燁應聲曰吾與點也

七上八

燁嘗與筠連騎趨朝筠馬病足行遲燁謂曰馬何故遲筠曰只為五更三言點蹄也燁應聲曰何不與他七上八意欲其下馬徒行也

防滅得官

景德中河朔舉人皆以防城得官而范昭作狀元張存任并雖事業荒疎亦皆被澤時有無名子嘲曰張存解發旋風砲任并能燒猛火油

橫浦心傳錄

寤神

予多蔬食間一食肉必薦祖廟一日餽客令庖人作鼎羊必致修潔處遂去故金創於庭樹之陰火鼎方殷芬香暢達微見庖人以手加額若有默禱之狀須臾忽聞有聲詢之云忽有鷹俯首一鳴鼎味四出流液於地肉皆狼籍群鷹翻飛瞬息上下攫搏不已其狀甚怪庖人甚有怒色口若誚詈者噤嚅不已因扣之乃曰此間有寤神某方禱之旋即致害意欲先薦故也因笑曰里諺以人之鄙者目為寤鬼是鬼亦有寤者乎予十日不食肉今因餽客而得一食亦既鄙矣而又有謂神之寤者以勝乎鬼則寤神之說不得。不書一笑

紫微雜記

只告罷了新法

熙寧初神宗與二王禁中打毬子上問二王欲賭何物王徐曰臣不賭何物若贏時只告罷了新法

拊掌錄

冷湯水

王溥父祚為周觀察使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賣卜人令呼之乃瞽者密問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壽耳今以告汝候出當厚以卦錢相酬既見祚令布卦成文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答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更向上答曰能至百歲乎又嘆息曰此命至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間莫有病疾否曰竝無之其人又細數之曰俱無祇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臟腑尋

便安愈矣祚喜回顧子孫在後侍立者曰孩兒們切記之是年且莫教我吃冷湯水

依卿所奏

司馬溫公屢言王廣淵章八九上留身乞誅之以謝天下是時懿元發早來司馬君實上殿問乞斬某以謝天下不知聖語如何元發戲曰我只聽得聖語云依卿所奏

生色骷髏

王輔運句骨立有風味朋從目之為風流骸骨崇寧

癸未在金陵府集見官妓中有極瘦者府尹宋世昌顧余曰亦識生色骷髏否余欣然為王句得對

沾不沾

王荆公嘗與客飲戲摘經書中語作禽言令燕云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久之無耐者劉貢父忽曰吾摘句取字可乎因作鶉鴒令曰沾不沾沾坐客皆笑

販私鹽

宗室有泊大使者善作俳笑詩哲宗末年多躁怒不怡左右無以娛悅常往來大使求詩一日雪作問有何詩方吟兩句云誰把鵝毛滿處掃玉皇大帝販私鹽急持以奏哲宗大笑

卽事詩

哲宗朝宗子有好為詩者而鄙俚可笑嘗作卽事詩云日煖看三綠風高闌兩廂蛙翻白出潤蚓死紫之長方潑聽琵琶鳳持饅接建章歸來屋裡看打殺又何妨或問詩意答曰始見三蜘蛛織網於簷間又見二雀關於兩廊有死蛙翻覆似出字蚓死如之字方

饅頭飯間隣家彈琵琶作鳳栖梧食饅頭未畢聞人報建安章相公上謁迎客既歸見引內門上畫鍾馗擊小鬼故云打死又何妨哲宗嘗灼艾諸內侍欲娛上或舉其詩上笑不已竟灼艾

見師頭閑

張逸密學知成都善待僧文鑒大師蜀中民素所禮重一日文鑒謁張公未及見時華陽主簿張唐輔同候客次唐輔欲搔髮方脫烏帽罩於其首文鑒大怒誚嗽張公遽召才就坐即白曰某與此官人素不相熟適來輒將幞頭罩某頭上張公問其故唐輔對曰某方頭痒取下幞頭無所頓放見師頭閑遂且權置少時不意其怒也張公大笑

徒以上罪亦做了

歐陽公與人行令各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云持刀哄寡婦下海劫人船一人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賦云酒粘衫袖重花壓帽簷偏或問答曰當此時徒以上罪亦做了

誤呼汝

世傳宗室中亦有昏謬者世傳宗室中亦有昏謬者一日坐官門見

釘校者急呼之命僕取弊履令工以革護其首工笑

曰非我技也公乃悟曰我謬也誤呼汝矣適欲呼一

銅漏俗呼骨耳

老婆子塗面

東坡昔窘客以茶語主人曰所謂老婆子塗面至人

不曉徐曰搽了又搽

酷嗜燒煉

黃裳酷嗜燒煉晚年疾篤喻諸子曰我死以大缸一

枚坐之復以大缸覆之用鐵線上下管定赤石脂固

縫置之穴中足矣

文會叢談

易卜各字

知晉州焦敏寡聞謂國子監印本九經不真眾言此

雖起於五代群儒精校固為真本敏曰公輩全不細

看只如周易各字却總卜殺

湘山野錄

太平幸民

康定中西戎寇邊王師失律當國一相以老得謝同
列就第為賀飲酣自矜曰某一山民耳遭時得君告
老於家當天下無一事可謂太平幸民石中立曰只
有陝西一夥竊盜未獲滿座大笑

高齋漫錄

三晶三堯

東坡嘗謂錢穆父曰尋常往來止可稱家有無草草
相聚不必過為供具穆父一日折簡召坡晶飯坡至
乃設飯一盃蘿蔔一碟白湯一盃而已蓋以三白為

三晶

三堯

三

晶也後數日坡復召穆父堯飯意坡必有堯物相召
比至日宴並不設食穆父餒甚坡笑曰白飯也毛蘿
蔔也毛白湯也毛毛音模京師俗語謂毛為模穆父大笑曰子瞻
可謂善戲謔者也

看三遍

三蘇自蜀來張安道歐陽永叔為延譽各大振明允
一日見安道問云令嗣近日看甚文字明允答曰賦
近日方再看前漢安道曰文字尚看兩遍乎明允歸
以語子瞻子瞻曰此老特未知世間人固有看三遍

子瞻不知
安道看
四五遍

者

三朝野史

獨睡丸

宏齋先生包恢年八十有八為樞密相祀登拜郊臺
精神老健一日賈似道忽問曰包宏齋高壽步履不
艱必有術養術願聞其略恢曰有一服九子藥乃不
傳之秘方似道欣然願受恢徐徐笑曰恢吃五十年
獨睡丸滿坐皆笑

朝野記遺

君臣相謔

王輔

王輔雖為相然事微考極襄宮中使內人為市輔為
市令若東昏之戲一日上故責市令捷之取樂輔窘
顧曰告堯舜免一次上笑曰吾非唐虞汝非稷契也
一日又與踰垣微行輔以肩承帝趾墻峻微有不相
接處上曰聳上承司馬光輔應曰伸下來神宗皇帝
宣室雜錄

漫上不漫下

靖康中民間以竹徑三寸長五尺許肩皮於首鼓成

禮所云
是謂君
臣為諫
恐無甚
此者

使謂正
傳聞之
必曰如
此即
至千歲
何益

節奏其聲似日通同詐又謂製作之法日漫上不漫
下通衢以為戲云

遊齋閑覽

地望最重

丁晉公自崖州還與客會飲一客論天下地理坐客
曰海內州郡何處最為雄盛晉公曰唯崖州地望最
重客問其故答曰朝廷宰相只作彼州司戶叅軍它
州何可及也

相類御覽

捧腹編

卷三

年三

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蟲自
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而笑公不自知也朝
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
輒獻一言以頌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屢游相鬚
曾經御覽公亦為之解頤

壽至千歲何益

蒲正傳知杭州有術士請謁蓋年踰九十猶有嬰兒
色正傳接之甚歡因訪長年術答曰某術甚簡而易
行他無所忌唯當絕色慾而已正傳俛思良久曰若

此則壽至千歲何益

秀才康了

柳冕秀才性多忌諱應舉時同輩與語有落字者忿
然見詞色僕夫誤犯輒加杖楚常謂安樂為安康忽
聞榜出亟遣視之須臾僕還冕迎問曰我得否僕應
曰相公康了也

試與妻商量

今人榜下擇女婿號鬻婿其間或有義不願就而為
貴者勢豪族携逼而不得辭一少年有風姿為貴族
有勢者所慕命十數僕擁致其第少年欣然既至觀
者如堵須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惟有一女亦不至
醜陋願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躬復曰寒微得托迹高
門固幸待更歸家試與妻商量如何眾皆大笑而散

捧腹編

卷三

年三

圖對親切

魏遂可朝奉喜為謔談云李廷彥獻百韻詩於一上
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惻然
傷之曰不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此廷彥遽起自解曰
實無此事但圖對親切耳

月夜招隣僧閑話

許義方妻劉氏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語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與隣里親戚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唯閉門自守未嘗履闕義方咨嘆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唯作小詩適情耳義方欣然命取詩觀之開卷第一篇題云月夜招隣僧閑話

姑蘇筆記

萬回萬拜

薛昂賦蔡京君臣慶會閣詩云建時可會真千載拜

薛昂賦

蔡京

君臣

賜應須更萬回詩人謂之薛萬回賈秋壑柄國時浙漕朱浚每有劄子稟事必稱某萬拜覆時人謂之朱萬拜

此

明道雜誌

別開一太湖

王荆公為相大講天下水利時至有願乾太湖云可得良田數萬頃人皆笑之荆公因與客話及之時劉貢父在坐遽對曰此易為也荆公曰何也貢父曰但勿別開一太湖則成矣

文昌雜錄太湖作梁山

沒乃晚翁曾孫不肯至此

為姓安人極惱

長安有安氏者家藏唐明皇燭體作紫金色其家事之甚謹因爾家富達有數子得官遂為盛族後其家析居爭燭體遂斧為數片人分一片去張文潛曰明皇生死為姓安人極惱

伴八十四底

劉貢父為給事中時學士鄭宏中穆表請致仕狀過門下省劉謂同舍曰宏中請致仕為年若干也答者曰鄭年七十二矣劉遽云慎不可遂其請問曰何故也劉曰且留取伴八十四底時潞公年八十四再起潞公聞之不懌

文昌雜錄

似此疑惑事

鄆州進士李矩赴公試問同人李演云堯舜可對天地否演曰似此疑惑事切不可用又清波雜誌楊大年主文舉子上請堯舜是一事否答云如此疑事不須用也得

該聞錄

示眾生日

開寶中神泉縣令張某新到官外以廉潔自矜內則貪黷自奉其潦倒甚多一日自榜縣曰某月某日是知縣生日告示門外與給使諸色人不得輒有獻送有一曹吏與眾議曰宰君明言生辰日意令我輩知言不獻送謙也眾曰然至日各持縑獻之命曰續壽衣宰一無所拒咸頷之而已復告曰後月某日是縣君生日更莫將來時王岳以鷺鷥詩諷之云飛來疑似鶴下處欲尋魚

作樣

捧腹編

卷三

二十六

古杭雜記

鑽彌遠

史彌遠作相時士大夫多以鑽刺得官伶人俳優者一人手執一石用大鑽鑽之久而不入一人以物擊其手曰汝不去鑽彌遠却來鑽彌堅可知道不可入也遂被流罪

耕餘博覽

許子不憚煩

虞集未遇時為許衡門客虞有所私午後輒出館許

每往不遇病之因書於簡云夜夜出游知虞公之不可諫虞即對云時時來擾何許子之不憚煩

滄水燕談錄

三千年精

王淇張亢同在晏元獻幕張肥大王以太牢目之王瘦小張以獼猴目之一日未綱至八百里村水淺當剝載張往督王曰所謂八百里剝也張曰未若三千年精矣

冷齋夜話

捧腹編

卷三

二十七

七十買妾詩

有村校書年已七十方買妾饌客東坡杖藜相過村校喜延坐其東起為壽且乞詩東坡問所買妾年幾何曰三十乃戲為詩其略曰侍者方當而立歲先生已、是、古、稀、年

類吾石學士

石曼卿嘗出報慈寺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墮地從吏驚遽扶掖據鞍市人聚觀意必大詬怒曼卿徐着一鞭謂馭者曰類我石學士若尾學士顧不破碎乎

胡不早問

張丞相好草書而不工當時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姪錄之當波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也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詎其姪曰胡不早問致余忘之

鶴亦敗道

淵材迂濶好恠嘗畜兩鶴客至指以誇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而此胎生語未卒園丁報曰此雀夜產一卵大如梨淵材面發赤訶曰敢謗雀也卒去雀輒兩

捧腹編

卷三

三八

展其涯伏地淵材訝之以杖驚使起忽誕一卵淵材嗟咨曰雀亦敗道吾乃為劉禹錫嘉話所誤

老學菴筆記

自首減等

荆公見鄭毅夫夢仙詩曰授我碧簡書奇篆蟠丹砂讀之不可識翻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不識字不勤自首減等夫曰不然吾乃用太白詩語也公又笑曰自首減等

聞人茂德

聞人滋老儒也喜留客食然不過蔬豆而已郡人求館客者多就謀之又多蓄書喜借人自言作門客牙克書籍行開豆腐羹店

得饒人處且饒人

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時人語曰諸公皆不是癡漢又有監司發薦京官狀以關節欲與饒州人或規其當先孤寒監司憤然曰得饒人處且饒人時傳以為笑

但似欠四字

捧腹編

卷三

三九

晏尚書景初作一士大夫墓誌以示朱希真希真曰甚妙但似欠四字然不敢以告景初苦問之希真指有文集十卷字下曰此處欠又問欠何字曰當增不行於世四字景初遂增藏於家三字實用希真意也

教點兵士書

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有宗室名宗漢自惡人犯其名謂漢子曰兵士舉官皆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授漢書宮中人曰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大阿羅兵士太保請官教點兵士書都下聞然傳以為笑

可為作法

弊院是實數

僧行持明州人有高行而喜滑稽嘗住餘姚瀝性貧甚有頌曰大樹大皮裹小樹小皮纏庭前紫荆樹無皮也過年後住雪竇雪竇在四明與天童育王俱號名利一日同見新守守問天童覺老山中幾僧對曰千五百又以問育王王謙老對曰千僧未以問持持拱手曰百二十守曰三刹名相亞僧乃如此不同耶持復拱手曰弊院是實數守為撫掌

晏鬻

晏安恭為越州教授張子韶為簽判晏美髯人目之為晏鬻一日同赴郡集晏最末至張戲之曰來何晏乎滿座皆笑

多幸輕離

紹聖中蔡京館遼使李儼蓋泛使者留館頗久一日儼方飲忽持盤中杏曰來未花開如今多幸京即舉梨謂之曰去雖葉落未可輕離

媼相

蔡京為太師賜印文曰公相之印因自稱公相童貫

亦官至太師都下人謂之媼相

依例放火

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觸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故舉州皆謂燈為火上元放燈許人入州治遊觀吏人遂書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晉裝

翟耆年字伯壽能清言工篆及八分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裝一日往見許顛彦周彦周挽髻着犢鼻褌躡高屐出迎伯壽愕然彦周徐曰吾晉裝也公何怪

投狀求試

唐小說載有人路逢奔馬大都者問何急如此其人答曰應不求聞達科本朝天聖中初置賢良方正等六科許少卿監以上奏舉自應者亦聽俄又置高蹈丘園科亦許自於所在投狀求試時以為笑

大師窻

蔡太師作相時衣青道衣謂之太師青出入乘樓頂轎子謂之太師轎子蔡太師作相時裹頭巾當面偶作一摺謂之太師錯摺樣第中窻上下及中一二眼

作方眼餘作踈櫺謂之太師窓

胡孫待制

王黼作相其子閎孚作待制造朝財十四歲都人目為胡孫待制

但稱監南京排岸

紹宗元符間有馬從一者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眾迎謁漕一見怒甚即叱之曰聞汝不職本欲按汝何不亟去從一皇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亦有司馬

捧腹編

卷三

三

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為溫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但稱監南京排岸而已

雲麓漫抄

却無口耳

陶穀使吳越錢王因舉酒令曰白玉石碧波亭上迎仙客陶對曰口耳王聖明天子客錢塘宣政間林攄奉使契丹國中新為碧室云如中國之明堂伴使舉令曰白玉石天子建碧室林對曰口耳王聖人坐明

容一作

堂伴使云奉使不識字只有口耳王却無口耳王

蒙齋筆談

木居士

韓退之有木居士詩在衡州耒陽縣鼇口寺退之作此詩疑自有意其謂便有無窮求福人蓋當時已尸祝之矣至元豐初猶存遠近禱祀未嘗輟一日邑中久旱令禱不驗怒伐而焚之蘇子瞻在黃州聞而喜曰木居士之誅固已晚矣世間乃有此明眼人乎過丹霞遠矣然邑人念之終不已後有主是寺者復以

捧腹編

卷三

三

木做其像再刻之余聞蜀有陳拾遺廟語訛為十姨遂更廟貌為婦人裝飾甚嚴有禱亦或驗利之所在苟僅得豚肩厄酒子昂且屈為婦人勉應之不辭新木居士亦何為不可乎聞者皆絕倒

石林燕語

真不用勘案

李孝壽知開封府有舉子為僕所陵忿甚亟縛之作狀欲送府會為同舍勸解久之氣亦平因釋去自取其狀戲學孝壽押字判曰不勘案決臀杖二十其僕

有云杜

第一冊續修四庫全書第 6 版反內

佚事

怨之翌日即竊狀走府曰秀才自學知府判狀私決人孝壽即令追之既至具陳所以孝壽翻然謂僕曰如此秀才所判正與我同真不用勘案命吏就讀其狀如數決之是歲舉子會省試于都下數千人凡僕聞之皆畏戢無敢肆者當時亦稱其敏

石丈

米芾詆謫好奇在真州嘗謁蔡太保攸于舟中攸出所藏右軍王略帖示之芾驚歎求以他畫換易攸意以為難芾曰公若不見從某不復生即投此江死矣

捧腹編

卷三

圭面

清波雜志

用春秋文題壁

元祐間治春秋陳生與宋門一娼狎一日會飲曹門因用春秋文題壁曰春正月會吳姬于宋夏四月復會于曹有譏其文戲之曰秋饑冬大雪公薨其意以為財匱當有饑寒之厄也

舉名之
解一至
于此可
嘆

沒字碑

不同

紹興九年虜歸我河南地商賈往來攜長安秦漢間碑刻求售於士大夫多得善價故人王錫老東平人貧甚節口腹之奉而事此一日語共遊近得一碑甚奇及出示顧無一字可辨王獨稱賞不已客曰此何代碑王不能答客曰某知之是名沒字碑宜乎公好尚之篤也一笑而散

菩薩看麻胡

頃歲兒女合色之夕塔登高座賦詩催粧為常禮後皆畧去京師貴游納塔類設次通衢先觀人物岳母忽笑曰我女如菩薩却嫁箇麻胡子謂其多髯也追索詩乃大書曰一雙兩好古來無好女從來無好夫卻扇捲簾明點燭待交菩薩看麻胡一座傳觀哄堂蓋塔亦不凡也嘗得其姓名今失記

墨客揮犀

何不刻石

鍾弱翁所至好貶剝榜額字畫必除去之出新意自立名令具牌當為重書之嘗經過廬陵一山寺有高

閣壯麗弱翁與僚屬部曲擁立望其榜曰定慧之閣自徑入寸笏題姓名湮滅弱翁放意稱謬使僧呼梯取之扶視乃魯國顏真卿書弱翁顧謂客曰似此畫何不刻石即令刻石

春秋權倚閣

常秩舊好治春秋凡著書講解僅數十卷自謂聖人之意皆在是矣及詔起而王丞相介甫不好春秋遂盡諱所學熙寧六年兩河荒歉有旨令所在散苗本錢權行倚閣三年人戲秩曰公之春秋亦權倚閣乎

捧腹編

卷三

三木

秩色頗赧

只消如此待

許懷德為殿帥嘗有一舉人因懷德乳姥求為門客懷德許之舉子曳欄拜庭下懷德據坐受之人謂懷德武人不知事體密謂之曰舉人無沒堦之禮只少降接也懷德應之曰我得打乳姥關節秀才只消如此待之

吾曹員外郎

石叅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為員外郎時西域獻獅

子畜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嘗率同列往觀或曰彼獸也給羊肉乃爾吾輩亦領郎曹日不過數斤人翻不及獸乎石曰君何不知分也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員外郎耳安可並邪

續墨客揮談一

猫言不敢

鄱陽龔冕仲自言其祖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其家眾妖競作乃召女巫徐姥者使治之時尚寒有一猫正臥爐側家人指謂姥曰吾家百物皆為異不為異者獨此猫耳於是猫亦人立拱手而言曰不敢

墨池皮綳

朝奉郎王僧彦父名師古嘗自呼硯為墨池謂鼓謂皮綳人或誤犯輒以他事中之曾知嶺南一郡有李彦古考以進納得官過郡請謁遂題刺云永州司戶參軍李墨池皮綳謹祗候參僧彦一見大喜示其子弟曰奉人當如此矣

鶴林玉露

三郎郎當

魏鶴山天寶遺事詩云紅錦綉盛河北賊紫金盞酌
壽王妃弄成晚歲郎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俗所謂
快活三郎者即明皇也明皇自蜀還京以駝馬載珍
玩自隨明皇聞駝馬所帶鈴聲謂黃幡綽曰鈴聲頗
似人言語幡綽對曰似言三郎郎當明皇愧且笑

侯鯖錄

今日斷屠

曾直戲東坡曰昔王右軍字為換鵝字韓宗儒性饗
餐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許換羊肉十數斤可名

捧腹編

卷三

三

二丈書為換羊書矣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聖節
製撰紛冗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書使人立庭下督
率甚急公笑謂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壁間題

舊學士院壁間有題云李陽生指李樹為姓生而知
之久無對者楊大年為學士乃對云馬援死以馬革
裹屍死而後已

自作祭文

東坡云近歲蘇州有一僧曠達好飲以醉死將瞑目

作祭文云唯靈生在浮提不貪不妬愛喫酒子倒街
臥路想汝直待生兜率天爾時方斷得住何以故浮
土之中無酒得沽

判妓

錢塘一官妓性善媚惑人號曰九尾野狐適東坡攝
守事九尾野狐者一日下狀解籍遂判云五日京兆
判斷自由九尾野狐從良任便有一名娼亦援此例
遂判云敦召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請
宜不允

捧腹編

三九

癸辛雜識

華條進絕

趙温叔丞相形體魁梧飲噉數倍常人阜陵一日召
對便殿從容問曰聞卿健啖朕欲作小點心相請命
中貴人捧玉海賜酒可容三升者六七皆飲醕繼以
金梓捧籠炊百枚復盡之常欲求一客伴食不得偶
有薦兵馬監押者遂召飲自早達暮賓主各飲酒三
斗猪羊肉各伍斤蒸糊五十事趙公已醉飽摩腹而
監押者屹不為動公笑云尚能飲否對曰領鈞旨於

是再飲數杓復問之其對如初凡又飲斗餘乃罷臨別忽聞其腰腹間若然有聲公驚曰是必過飽腹腸迸裂無疑終夕不自安黎明亟遣鈴下老兵往問而典客已持謁白曰監押見晉客次謝進公愕然延之扣以夜來所聞踟躕起對曰某不幸抱饑疾小官俸薄終歲未嘗得一飽未免以革帶束之腹間昨蒙宴賜不覺異然革條為之迸絕故有聲耳

三子寬定宕

胡衛道三子孟曰寬仲曰定季曰宕音蕩蓋悉從六其

捧腹編

卷三

四

後道亡妻俾友人作志書曰夫人生三子寬定宕讀者為之掩鼻蓋當時不悟為語病也

名字作詩賦

張又少負才入太學有聲甚聊小而好作為同舍多不平之莆田林叔躬亦輕浮士也以其名字作詩賦各一首嘲之其警聯云身材短小欠曹交六尺之長腹內空虛乏劉又一點之墨詩警句云中分交兩段風使十橫斜文上元無分人前強出些聞者絕倒

姓名為戲

前輩有以姓名為戲者如陳亞有心察囊無口之類甚多劉攽嘗戲王觀云公何故見賣王答曰賣公直甚分文

屬梁儷語

會稽富人馬生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喜賓客有姬美艷能歌時出佐酒客有梁縣丞者頗黠因目挑之一旦馬生殂姬出梁捐金得焉它日置酒觴客陳益之在坐酒酣舉杯屬梁曰有儷語奉上梁諦聽之即琅然高倡曰昔居殿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入縣丞之室毋述我梁一坐大呼笑而主人憮然不樂無幾弟亦死焉

龜鶴夫妻

田元鈞狹而長魚軒富彥國女弟闊而短在館中石曼卿目之為龜鶴夫妻

金眼精

司馬十二說究太尉畫真觀之大怒詰畫師云我前畫大蟲猶用金箔貼眼我便不消得一對金眼睛

南唐書

毋撓余睡

毛炳嘗醉臥道旁有里正掖起之炳瞋目呵之曰醉者自醉醒者自醒亟去毋撓予睡

酒禿

酒禿姓高氏駢族子棄家祝髮日夜劇飲醉則從小兒數十浩歌道中歌曰酒禿酒禿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丘不見江河變陵谷

不能自全面目

後主命韓得霸為都城烽火使警察非常怙權暴橫

國入望其前驅莫不奔避盧郢嘗遇之調琴自若德

霸叱左右捕執郢奮臂擊十餘人皆顛躓乃直前粹德霸墜馬毆之敗而傷目德霸入訴後主叱之出顧近侍笑曰我師遇一措大不能自全面目尚敢訴邪遂罷其職

兩畏抽稅

烈祖時闕征苛急屬畿內旱一日宴北園烈祖顧侍臣曰近郊頗得雨獨都城未雨何也得非刑獄有寬

此與意

平優人申漸高遽進曰大家何怪此乃兩畏抽稅故不敢入京爾烈祖大笑明日下詔弛稅額信宿大雨

霑洽

南唐故事

好物不在多

元宗曲燕保和堂命從官賦詩學士朱鞏詩成獨晚洵眾制皆就公已醉矣唯進一聯上疑其構思太久復不終篇鞏再拜致謝曰好物不在多掩口而笑自是金陵士庶遺餉不豐好者皆以朱公為口實

南唐近事

所乏者知章爾

金陵城北有湖周迴十數里幕府雞籠三山環其西鍾阜蔣山諸峰聳其左名園勝境掩映如畫六朝舊跡多出其間每歲菱藕罟網之利不下數十千建康寶錄所謂玄武湖是也一日諸閣老待漏朝堂語及林泉之事坐間馮謐因舉玄宗賜賀監三百里鏡湖為盛事又曰予非敢望此但賜後湖亦暢予平生也吏部徐鉉怡聲而對主上尊賢待士常若不及豈

惜一後湖所乏者知章爾馮大有慚色

化為行脚

馮謐總戎廣陵為周師所陷乃削髮披緇以給周人將圖問道南歸為識者所擒送至行在時鍾謨亦使周人或譏之曰昔日旌旗擁出坐籌之將今朝毛髮化為行脚之僧

教服槐子法

進士黃可字不可嘗謁舍人潘佑潘教服槐子云豐肌卻老明且潘公趨朝天階未曙見槐樹烟霧中有

人若猿狙狀追而視之即可也怪問其故乃擁條而謝曰昨蒙明公教服槐子法故今日齋戒而撥之潘大噤而去

借大鵬

廬山九天使者廟有道士忘其姓名體貌魁偉飲啗酒肉有素人量晚節服餌丹砂躁於冲舉魏王之鎮潯陽也郡齋有雙鶴因風所飄憇于道館迴翔嘹唳若自天降道士且驚且喜焚香端簡前瞻雲霓自謂當赴上天召命山童控而乘之羽儀清弱莫勝其載

毛傷背折血洒庭除仰按久之是夕皆驚處士陳沆

聞之為絕句諷云嚼肉先生欲上昇黃雲踏破紫雲崩龍腰鶴背無多方傳語麻姑借大鵬

打草蛇驚

王魯為當塗宰頗以資產為務會部民連狀訴王簿貪賄于縣尹魯乃判曰汝雖打草吾已蛇驚為好事者口實焉

李猫兒

李德來任大理少卿持法甚峻忌刻便佞時號李猫

兒本無學術詐稱博聞每呼馬為韓盧樂工為伶倫諂佞為蹇諤以此貽譏於世

目昏耳聾

魏明好作詩詞多而格下嘗携近詩詣韓熙載韓託以目疾請置几案徐覽明日侍郎目昏請自為吟之韓曰耳聾加劇切恐不聞

蜀檮杌

玉石乞兒

八事前後蜀五十年資貨巨萬奢侈踰度妓妾百

不可不知

數嘗讀王愷石崇傳曰窮儉乞兒以此為富可笑可

笑

五代史補

夫人無多言

李茂貞子從儼為鳳翔節度使因生辰秦鳳持禮使
陋而多髯魏博使少年如美婦人魏博戲云今日不
自取幸與水草大王接秦鳳曰夫人無多言四座皆笑

僧嗜鱉

南唐僧謙光有才辨而無拘檢性尤嗜鱉國王嘗以

精

聖

此僧乃
不作妄
語者

從容語及釋氏果報對曰老僧無他願但得鵝生四
掌鱉長兩裙足矣國王大笑

愧作梁山

李濤與弟濬娶禮部尚書竇寧國之女年甲稍高成
結之夕竇氏出恭濤輒望塵下拜濬驚曰大哥風狂
邪新婦叅阿伯豈有答禮濤曰我不風只將謂親家
母幹且慙且怒既坐竇氏復拜濤又叉手當胸作歇
後語曰慙無竇建愧作梁山喏喏聞者莫不絕倒

西清詩話

竇建德
梁山伯

楊鑿詩

南唐楊鑿詩云白日蒼蠅滿飯盤夜間蚊子又成團
每到更深人靜後足來頭上咬楊鑿

五國故事

酒有別腸

閩主延曦與翰林學士周惟岳嘗會飲極酣因顧左
右曰維岳身軀甚小而能飲如許酒左右對曰酒有
別腸非可以肌體論延曦欣然曰果有別腸即使拽
維岳下殿將取別腸視之左右對者曰今倍奉飲
樂惟維岳最有殊量取其別腸是無可陪奉者延曦
然之遂獲免

此與解
維岳
之厄

精

卷三

聖七

捧腹編目錄

卷四

于文虎序

獨眠孤館

談淵

父子安得兩處吃餅

閑談錄

使宅魚

江表志

和地皮掠來

陳留志

劫急

江南野錄

宵寐匪禩

佛頭着羹

撒胡荽

清異錄

補闕燈檠

黑京

混沌譜

避暑錄

祿山櫻桃詩

白墮右軍

冬烘公

韓建判僧牒

猶畏臘茶兩碗

請押飛蝗

清夜錄

詹義解嘲詩

只如相公不要錢

避戎夜話

切中時病

閒燕常談

犯太師諱

預買錢

元絳何嘗指揮

只那老賤迹

胡思亂量

聖宋拾遺

一代不如一代

劉頒詩話

此必番僧

必當稅翎毛

咏白髮

上官必

字傍令

白懶髓

鼓瑟希

燥子蒙

老夫復何愧

昭熱

翰墨志

張大伯

道山清話

子厚坦腹

和佛也費力

又却避此一字

壞了幾箇

留此酒以自遣

陳烈投牒

曹家那漢

貽謀錄

了事

後山居士詩話

集句堪笑

虎子養魚

友會叢談

只我便是潘閻

靈鬼志

破怪

鐵圍山叢談

一夕不寢

邵氏聞見錄

落韻詩

金華子

掠食便過

翰林志

更快活

瀟湘錄

為羊快活

揮塵錄

雄騾為戲

池中飛來

梁溪漫志

侍兒對東坡語

成名在二相公上

儒林公議

吾豈姓張姓李

羅江御史

世說

恐傷盛德

從事督郵

五斗解醒

亦有丹朱

此事豈可使卿有勲

圖作佛

夷甫無君輩客

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厭何預卿事

謂是乾飯

天時尚煥

誰當卿卿

晉陽秋

月犯少微

續晉陽秋

只見人送汝上郡

目錄卷四

五

搜神記

快哉醉我

定伯賣鬼

續搜神記

無知雷公

錄異記

無頭亦佳

述異記

神禾蠱粟

洛陽伽藍記

二豨一十八

妬記

猶憶噉草不美

周姥當無此句

捉此自欲成衣

十六國春秋

于朕何干

沈約野史

犯卽出詩

談藪

目錄卷四

六

鼠便爲尚書

不及畜生

楊玠口辨

老婆牙

南康記

却老先生

劉賓客嘉話錄

今乃表德師樓

那漢口不足信

湖州文學

更莫拋死人來

渤海

輕薄到洽

三水小牘	爭敢向這裡覓宿處	會稽錄	壓得朕頭疼	中興間氣集	衆鳥欣有托	嶺表錄異	曾攝文宣王	粧樓記	待關鴛鴦社	玉塵集	界尺筆槽	鉅野志	穰芳亭	襄陽記	欲使天下官遁走	封氏聞見記	細看未好
																	誤稱羨里

道晴道雨	唐詩紀事	離恨一條	逸史	更有一爺在	葦航紀談	更生千聖戲令	傳載	這頭子大堪憐	紀異錄	此必頭陀	姮娥甚陋	會要	彪狼共牟	今是堂手錄	鷓且打鳳	松窓雜錄	相馬經
姓伍故相弄											厚朴從容	鴿巖					

太平廣記	
打亦得	青唇墨腕
投荒錄	
師郎	
景龍文館記	
奪賜花	
廣異記	
下體生路	能代我勞
兩京記	
稗官編	目錄 卷四
姓許姓郝	九
盈盈傳	
何久藏少年不出邪	

捧腹編卷四	
茂苑許自昌玄祐父輯	
雲間莊 嚴平叔父校	
于文虎序	
獨眠孤館	
陶穀使於南唐因書十二字於官舍壁間曰西川狗	
百姓眼虎拖兒御厨飯宋齊丘解云十二字包四字	
云獨眠孤館	
談淵	
父子安得兩處吃餅	
李氏永歸順時徐鉉奉王命至中朝便殿見藝祖奏	
曰李煜如地陛下如天李煜如子陛下如父天乃能	
蓋地父乃能庇子藝祖應聲答曰既是父子安能兩	
處吃飯鉉無以對	
閑談錄	
使宅魚	
錢氏之有國也應西湖之魚捕者必日納數斤謂之	
使宅魚有終日不及其數者必市而供之民頗怨嘆	

一日武肅大設有一圖上畫磻溪直釣之事武肅指示命羅隱賦詩隱應聲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總戎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大笑是日盡得蠲免

江表志

和地皮掠來

魏王知訓為宣州帥苛歛暴下百姓苦之因入覲侍宴伶人戲作綠衣大面胡人若鬼神狀旁一人問曰何者綠衣對曰吾宣州土地神也知訓入覲和地皮

卷四

土

掠來

陳留志

劫急

阮蘭為開封令縣側有劫賊外白甚急蘭方圍棋長嘯吏曰劫急蘭曰局上有劫亦甚急

江南野錄

宵寐匪禎

宋景文修唐史好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歐公思有以諷之一日大書其壁曰宵寐匪禎札闈洪休宋

見之曰非夜夢不祥題門大吉耶何必求異如此歐公曰李靖傳云震雷無暇掩聰亦是類也宋公慙而退今所謂震霆不及塞耳者係再改

佛頭着糞

陳師錫序五代史荆公曰釋迦佛頭上不堪着糞

撒胡荽

冲晦處士李退夫者為事矯怪居京師北郊一日種胡荽俗傳主人人口誦猥語則茂退夫撒口密誦曰夫婦之道人倫之正不絕於口忽有客至命其子畢之

卷四

三

子執餘種曰大人已曾上聞皇祐中館閣中或談論則曰宜撒胡荽一巡

清異錄

補闕燈檠

賢儒李大壯畏服小君萬一不尊號令則叱令正坐為縮匾髻安燈益然燈大壯屏氣定體如枯木土偶人譚目之為補闕燈檠

黑京

臨沂路村人依大樹賣瓜有行者四五人邂逅一處

因互問鄉里或云汴京或京洛京鄴京惟黥面武士
在坐末儒生厲聲曰君莫是黑京否

混沌譜

華山陳真人隱于睡馮翊羽士冠朝一嘗事真人得
睡之崖畧後還鄉惟睡而已郡南劉垂範往謁其徒
以睡告垂範坐寢外聞鼾聲雄美可聽退而告人
曰寇先生睡中有樂乃華胥調雙門曲也或曰未審
譜記何如垂範以濃墨塗紙滿幅題曰混沌譜

避暑錄

祿山櫻桃詩

安祿山作櫻桃詩云櫻桃一藍子半青一半黃一半
寄懷王慶緒一半寄周贊或請以一半寄周贊句在上
則協韻祿山怒曰豈可使周贊壓我兒邪

白墮右軍

白墮乃人名子瞻詩云獨看紅蕖傾白墮恐難便作
酒用吳下有饌鵝設客用王逸少故事言請過其食
右軍

冬烘公

唐人言冬烘是不了了之語故有王司頭惱太冬烘
錯認顏標是魯公之言人以爲戲談今蜀人多稱之
崇寧末安國同爲郎成都人詹某爲諫官故以安國
嘗建言移寺省上章擊之其辭略云謹按某官人材
闕冗臨事冬烘蓋以其蜀人聞者無不笑之安國性
急而口吃每戟手躍于衆曰吾不辭譴逐但冬烘爲
何等語于是傳之益廣遂目爲冬烘公

韓建判僧牒

韓建嚴暴好殺而重佛教治華州患僧衆龐雜犯者
衆欲貸之則不可盡治之則恐傷善類乃擇其徒有
道行者使爲僧正以訓治之而擇非其人反私好惡
予奪建久之乃悟一日忽判牒曰本置僧正僧旣不
正何用僧正使僧自正

僧畏臘茶兩碗

有言窮書生不識饅頭計無從得一日見市肆有鬻
者輒大呼仆地主人驚問曰吾畏饅頭主人曰安有
是理乃設饅頭百許枚空室閉之徐伺于外寂不聞
聲穴壁窺之則以手搏撮食者過半矣亟開門詰其

可作好
睡者別
號

此類極
多

有理

卷四

四一

卷四

五

仕官畏
此類極
多

僧安能
自正

源河

崇佛者
比是

士其併
爲河

故曰吾始甚畏姑啖之忽自不畏王人知其給怒瀦
此日若尚有畏乎曰有猶畏臘茶兩碗爾

請押飛蝗

錢穆甫爲如臯令會歲旱蝗發而泰興令獨給鄰將
云縣界無蝗已而蝗大起郡將詰之令辭窮乃言縣
本無蝗自如臯飛來仍檄如臯請嚴捕蝗無侵鄰境
穆甫得檄輒書紙尾報之曰蝗蟲本是天災卽非縣
令不才旣是敝邑飛去却請貴縣押來

清夜錄

卷四

六

詹義解嘲詩

詹義登科後解嘲詩云讀盡詩書五六擔老來方得
一青衫佳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

只如相公不要錢

溫公一日過獨樂園見創一厠屋問守園者何從得
錢對曰積游賞者所得公曰何不留以自用對曰只
如相公不要錢也

避戎夜話

切中時病

迂腐當
國多有
此事

金人旣出境朝廷措置多不急之務如復春秋科太
學士免解改舒王從祀之類時爲語曰不管蕭王却
管陳東不管東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界却管秀才
解道路之言切中時病如此

閒燕常談

犯太師諱

太尉薛肇明謹事蔡元長至戒家人避其名宣和末
有朝士新買一婢頗熟事因會客命出侑酒一客語
及京字婢遽請罰酒問其故曰犯太師諱一座駭愕

卷四

七

平日家人輩誤犯必加叱詈太尉脫或自犯則自批
其頰以示戒云

預買錢

許將知西京有一屬稟事云其預錢若干已有指揮
許將來春充預買錢將厲聲叱之曰許將如何作
切得預錢其人始悟觸諱踉蹌謝過而退

元絳何嘗指揮

元厚之知杭州一吏呈公事云合依元降指揮徐供
手緩聲曰元降何嘗指揮吏惶恐厚之曰爾誤也不

元厚之
名稱

之罪

只那老賤迹

錢中道即帥太原一日武官謁見敘舊累數百言而退錢語坐客曰適來官人口不稱名但稱賤迹不已欲面折之便是要人避己名也客問似于門下有舊錢曰舊識其人客曰某亦識之佳士也錢曰只那老賤迹一坐皆笑

胡思亂量

何臬當京城已陷虜人入視帑藏倉庾時有胡思想為司農卿且諸倉米麥數白既復臬送至廳事傍遽屬言曰大卿切勿令亂量思應曰諾至客次方悟其戲蓋語有胡思亂量也

聖宋拾遺

一代不如一代

陶穀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螾蟀詢其族類忠懿命自螾蟀至螾蜺凡十餘以進穀曰真所謂一代不如一代也

劉頴詩話

此必番僧

劉子贈人詩云惠和官尚小師達祿須干取下惠聖之和師也達子張學干祿事或有除去官字示人曰此必番僧也其名達祿須干聞者大笑

必當稅翎毛

山東二經生同官因舉鄭谷詩云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一生難之曰古人寧有失也是年必當稅翎毛耳

咏白髮

陳亞以藥名詠白髮云若是道人頭不白老人當日合烏頭

上官必

員外郎上官必嘗勸石少傅中慎緘石勃然曰上官必如下官口何

字傷令

宋時有以進士為舉首者其黨人意侮之會其人出令日以字偏傷為率曰金銀釵釧鋪次一人曰絲絲袖絹綉至其黨人曰魑魅魍魎

史子一
解不如

白獼髓

鼓瑟希

慶元間有士人姜夔上書乞正奉常雅樂詔赴太常同寺官校正斯人詣寺與寺官列坐召樂師齊出大樂首見錦瑟姜君問曰此是何樂眾官已有謾文之嘆正樂不識樂器斯人又令樂師曰語云鼓瑟希未聞彈之眾官咸笑而散

燥子蒙

趙希倉倅紹興日令庖人造燥子茄欲書判食單問作應吏茄字吏曰草頭下着加卽援筆書草下用家乃蒙字郡人目曰燥子蒙

老夫復何愧

秦申王晚年昏耄倦於為政軍國大事悉委其子少傅嬉處决號為小相由是賄賂大行申王頗亦自知而危疑焉後因會楊和王曰外廷議論如何和曰但只聞人言公相不師伊周乃效唐令狐之作申王似有慚色徐曰然則古既有之老夫復何愧乎

昭熱

程覃尹京日有治聲唯不甚知字嘗有道民投牒乞執狀造橋單大書昭執二字其人白云合是照執今是昭執乃漏四點爾覃取筆于執字下加四點乃為昭熱庠舍諸生作傳以譏之

翰墨志

張大伯

世傳米芾有潔疾初未詳其然後得芾一帖云朝靴偶為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洗損不可穿以此得潔之理靴且屢洗餘可知矣又芾方擇婿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擇之曰既拂矣又去塵真吾婿也以女妻之又一帖云承借刺具其人不名自稱曰張大伯是何老物輒欲為人父之兄若為大叔猶之可也此豈以文滑稽者邪

道山清話

子厚坦腹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為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而臥適子瞻自外來摩其腹以問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謀反底家事子厚大笑

和佛也費力

唐子方一日見介甫誦華嚴經因勸介甫不若早休官去介甫問之子方曰公之為官止是作業更做執政數年和佛也費力

又却避此一字

慶曆中胡瑗以白衣召對侍通英講易讀乾元亨利貞不避上御名上與左右皆失色瑗曰臨文不諱後瑗因言孟子民無恒產讀為常上微笑曰又却避此一字

壞了幾箇

富丞相一日于墳寺鬻度一僧貢父聞之笑曰彥國壞了幾箇才度得一箇人問之曰彥國每與僧對語往往獎予過當其人恃此傲慢反以致禍放目擊數人矣豈非壞了乎皆大笑

留此酒以自遣

李觀字太伯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作文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恣然性介僻不與人往還士人知其富有酒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

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子孟軻深信亦還瘋夫人尚自為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每與談莫不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既而又有寄酒者士人間之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云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吃了酒後極索實今次不敢相留留此以自遣懷聞者莫不絕倒

陳烈投牒

泰伯一日與處士陳烈同赴蔡君謨飯正值春時營妓皆在後圃賣酒相與至筵前聲喏君謨留以佐酒陳烈已不樂酒行眾妓方歌烈併酒擲案上作皇懼狀踰牆攀木而遁時泰伯坐上賦詩云七闕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對落暉誰在畫樓酤酒處幾多鳴鶯送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烈聞之遂投牒云李觀本無士行輒造質筵詆釋氏為妖胡指孟軻為非聖吾

聖經云非聖人者無法合依名教肆誅市朝君謨後每會客必出牒示坐上以供一笑云

曹家那漢

張文潛嘗云子瞻每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右軍
方熟眠謂湯燖了王羲之也文潛戲謂子瞻公詩有
獨看紅蕖傾白墮不知白墮是何物子瞻云劉白墮
善釀酒出洛陽伽藍記文潛曰白墮既是一人莫難
為傾否子瞻笑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憂惟是杜
康杜康亦是釀酒人名也文潛曰畢竟用得不當子
瞻又笑曰公且先去共曹家那漢理會坐者絕倒

貽謀錄

擗

卷四

十四

了事

僧徒奸狡雖人主前敢為欺罔江東有僧詣關乞修
天台國清寺且言如寺成願焚身以報太宗從之命
中使衛紹欽督役戒曰了事了來紹欽即與俱往不
日告成紹欽積薪如山驅使人火僧哀鳴乞回闕下
面謝皇帝而後自焚紹欽怒以义义入烈焰僧宛轉
悲號而絕歸奏太宗曰臣已了事太宗頷之

後山居士詩話

集句堪笑

好

王荆公暮年喜集唐人句號四體黃魯直謂正堪一
笑爾司馬溫公為定武從事同幕私幸營妓而公諱
之嘗會僧廬公往迫之使伎踰牆去度不可隱乃具
道公戲之曰年去年來來去忙暫偷閒臥老僧牀驚
回一覺游仙夢又逐流鶯過短墻又杭之舉子老中
榜第其子以緋讓之客賀之曰應是窮通自有時人
生七十古來稀如今始信為儒貴不着荷衣便着緋
壽之醫者老要少婦或嘲之曰假他門戶傍他墻年
去年來來去忙採得百花成蜜後為他人作嫁衣裳

擗

卷四

十五

虎子養魚

魯直有痴弟蓄漆琴而不御蟲蝨入焉魯直嘲之曰
龍池生壁蝨而未有對魯直之兄大臨但見牀下以
溺器畜生魚問知其弟也大呼曰我有對矣乃虎子
養盆魚

友會叢談

只我便是潘閻

柳開與潘閻為莫逆交尚氣自任潘常嗤之端拱中
興州途出睢陽潘先卜居在彼迎謁河漢時正炎酷

柳云可借往傳舍就清涼宵話也泊到傳舍止于廳
 事中堂局舖甚秘柳強驛吏啓門掃除處中坐閣出
 密謂驛吏曰柳公我之故人常輕言自衛今作戲怖
 渠無致訝也聞薄暮方來以黛染身衣豹文憤鼻吐
 牙披髮執巨筆由外垣上正據廳脊俯視堂前是夜
 月色晴霽洞鑿毛髮柳尚不寐或歛衣循垣而行聞
 忽叱之柳不甚懼再呵之似覺皇恐闕遂疏柳平生
 幽隱不發事揚聲曰陰府以汝積戾如此俾吾持符
 追攝柳謝事誠有之願垂恩庇再拜繼之以泣聞徐
 潘闖也柳不勝慚沮闖于是潛遁

搗臍綱 卷四 十六

靈鬼志

破怪

太元十二年外國道人有幻術既至國中有一家巨
 富而性怪怪語擔人曰吾試為君破怪即至其家有
 好馬甚珍之繫在柱下忽失去尋索不知所向明日
 見馬在五升甕中終不可破便語言君作百人厨以
 周窮乏馬得出耳主人即狼狽作畢馬還在柱下明

如此治
 怪者極
 妙

約有不
 念父母
 者道不
 將若之
 何

可以悟
 道

日其父母在堂忽復不見舉家惶怖俄見父母澤壺
 中不知何由得出復往守請之乃曰當更作千餘人
 食貽百窮者乃當得出既作其父母自在牀上

鐵圍山叢談

一夕不寢

蔡君謨美鬚髯一日屬清閑之燕上偶顧問曰卿髯
 甚美長夜覆之衾下乎將寢之于外乎君謨無以對
 歸舍暮就寢以髯寘之內外悉不安一夕不寢蓋無
 心與有心異也

搗臍綱 卷四 十七

邵氏聞見錄

落韻詩

唐介為臺官時言文潞公燈籠錦獻張貴妃事上怒
 甚謫春州李承之送以詩有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
 千古重如山竝游英俊顏何厚未死奸諛骨已寒句
 後介用潞公薦官于朝廷無所言承之以書從介索
 所送詩介無以報取詩還之曰我固不用落韻詩也
 以山寒二字韻詩也

金華子

掠食便過

時高 大曆中荊州有馮希樂者善伎嘗謁長林令留宴語
令云仁風所感猛獸出境昨入縣界虎狼相尾西去
有頃村吏來報昨夜有虎食人令戲詰之馮遽曰是
必掠食便過

翰林志

更快活

梅詢為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構思甚苦推觚循
堦而行忽見老卒臥日中欠伸甚適梅忽嘆曰暢哉

捧腹行

卷四

十八

徐問之曰識字乎曰不識梅曰更快活也

瀟湘錄

為羊快活

萬壽年中長安百姓李審言忽得病如狂須與羊同
食家人無以止求醫不效後忽西走近將百里路傍
遇羣羊遽走入其內逐之者方至審言已作為一大
羊于眾中不能辨認及家人齊至泣而擇之其一大
羊乃自語曰將我歸慎勿殺我我為羊快活人何以
比

左慈所
化幻羊
也此則
真羊矣

有俱內
變羊者
此豈然

揮塵錄

雄騾為戲

錢昂治郡有聲以才能稱于崇觀間嘗帥秦州時童
貫初得幸為熙河措置邊事恃寵驕倨將迎不暇獨
昂未嘗加禮昂短小精悍一日赴天寧開啓待貫來
久之方至昂曰太尉來何暮邪貫曰偶以所乘騾小
動必跳躍適方據鞍忽盤旋庭中甚久以此遲遲昂
曰太尉之騾雄邪雌邪貫曰雄者也昂曰既爾難騎
不若闔之貫一時愧怒而莫能報

捧腹行

卷四

十九

池中飛來

毛澤民受知曾布曾南遷毛坐黨與得罪流落久之
蔡元度鎮潤州與澤民俱臨川王氏婿澤民傾心事
之一日家集觀池中鴛鴦元度賦詩末句云莫學飢
鷹飽便飛澤民和之云貪戀恩波未肯飛元度夫人
笑云豈非適從曾相公池中飛過來者邪澤民慙不
能舉首

梁溪漫志

侍兒對東坡語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爲然又一人曰都是識見坡亦未以爲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入時宜坡捧腹大笑

成名在二相公上

京師二相公廟世傳子游子夏也大觀間有太學生將赴廷試乞夢于廟夜夢一童子傳言云二相公致意先輩將來成名在二相公上覺而思之子游子夏夫子高弟也吾成名在其上必居巍科無疑竊自喜

捧腹

卷四

三十一

既唱名得州文學大憤悶失意沈吟終夜忽駭笑曰論語云文。學。子。游。子。夏。今。果。居。其。上。乎。詰。旦。以。語。同。舍。皆。大。笑。曰。神。亦。善。謔。如。此。哉。

儒林公議

吾豈姓張姓李

孔道輔自以聖人之後常高自標置性剛介急於進用或有勸其少通者答曰吾豈姓張姓李者耶聞者笑之

羅江御史

慶曆中有朱禧者爲侍御史禧介廉善士學術論議則非其素屬親事官謀亂夜梯殿廡入禁中垂致不測既而擒獲上驚悸累日厚飭密衛常有戒心禧上言請市羅江狗置內中以備守禦人皆傳以爲笑目之爲羅江御史

世說

恐傷盛德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楚見便下幃大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捧腹

卷四

三十一

從事督郵

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到臍督郵言在鬲上住

五斗解醒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

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
便飲酒進肉隗然已醉矣

亦有丹朱

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
語連往詣恪恪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別
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
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
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此事豈可使卿有勲

捧腹編

卷四

辛午

元帝皇子生普賜群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
同慶臣無勲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
卿有勲邪

圖作佛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
宇宙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
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迺圖作佛不亦大乎

夷甫無君輩客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

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
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
中何為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厭何預卿事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工
疆無有登車理恢既許江思玄婚乃移家近之初誑
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已

捧腹編

卷四

辛午

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晉彌甚積日漸歇江影暝
入宿恒在對牀上後觀其意轉帖影乃詐厭良久不
悟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
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耶既爾
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慙情義遂篤

謂是乾飯

王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
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盃
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群婢莫不掩

老成
出

口而笑之

天時尚煥

虞嘯父為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尚煥蟹魚蝦蟇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大笑

誰當卿卿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婿於禮為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

晉陽秋

月犯少微

會稽謝敷隱若耶山初月犯少微星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名著於敷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續晉陽秋

只見人送汝上郡

晉羅友家貧乞祿桓温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

治民才許而不用同府人有得郡者温為坐序別友亦被命至尤遲温詰之答曰臣昨奉教自出門於中路見鬼椰榆云我只見汝送人上郡何不見人送汝上郡友始怖終慙不覺成淹緩之罪温笑其滑稽而顧愧焉後以為襄陽太守

搜神記

快哉醉我

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飲之亦能日醉時有州人姓玄名石好飲之欲飲于希家希曾往求之希曰

續搜神記

卷四

三五

我酒發來未定不敢飲君石曰縱未熟且與一杯得否希聞此語不免飲之復索曰美哉可更與之希曰且歸別日當來只此一杯可眠千日也石別似有作色至家醉死家人不之疑哭而葬之經三年希曰玄石必應酒醒宜往問之既往石家詰曰石在家否家人皆恠之曰玄石亡來服已闕矣希驚曰酒之美矣而致醉眠千日今合醒矣乃命其家人鑿塚破棺看之塚上汗氣徹天遂命發塚方見開口張口引聲而言曰快哉醉我也因問希曰爾作何物也令我一杯

此酒一生當飲

大醉今已醒日高幾許墓上人皆笑被石酒氣沖入鼻中者亦各醉臥三月

定伯賣鬼

定伯詐不知鬼

南陽宋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之鬼言我是鬼鬼問汝復誰定伯誑之言我亦鬼鬼問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數里鬼言步行太遲可共逾相擔何如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擔定伯數里鬼言卿太重將非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復擔鬼鬼略無重如是再三定伯復言我

捧腹編

卷四

二十六

新鬼不知有何所鬼忌鬼答言惟不喜人唾於是其行道遇水定伯令鬼先渡聽之了然無聲音定伯自渡漕漕作聲鬼復言何以有聲定伯曰新死不習渡水故耳勿怪吾也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擔鬼著肩上下著地化爲一羊便賣之恐其變化唾之得錢千五百乃去當時石崇有言定伯賣鬼得錢千五百

續搜神記

無知雷公

蛇能食雷公

吳興人章荷者五月中於田中耕以飯置菰裏每晚取食餅亦已盡如此非一後伺之見一大蛇偷食荷遂以鈿斫之蛇便走去荷逐之至一坂有穴便入穴但聞啼聲云斫傷我某甲或言當何如或云付雷公令霹靂殺奴須臾雲雨冥合霹靂覆荷上荷乃跳梁大罵曰天使我貧窮展力耕墾蛇來偷食罪當在蛇反更霹靂我耶乃無知雷公也雷公若來吾當以鈿斫汝腹須臾雲雨漸散轉霹靂向蛇穴中蛇死者數十

捧腹編

卷四

二十七

錄異記

無頭亦佳

漢武帝時蒼梧賈雍爲豫章太守出界討賊爲賊所殺失頭雍上馬還營營中咸走來視雍雍胸中語曰戰不利爲賊所傷諸君視有頭爲佳無頭佳乎吏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亦佳搜神記亦載

述異記

神禾蠱粟

晉末荊州火雨粟化爲蠱蟲害民春秋云穀之飛爲

盪是也中郎王義興表奏曰臣聞堯生神禾而晉有
盪粟陛下自以聖德何如帝有慙色

洛陽伽藍記

二非一十八

李崇性多儉恠惡衣糲食常無肉味止有韭蘆崇客
李元祐語人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祐
曰二非一十八聞者大笑

妬記

猶憶噉草不美

養腹編

卷四

三九

京邑有士人婦大妬忌於夫小則罵詈大必捶打常
以長繩繫夫脚且喚便牽繩士人密與巫媪計因婦
眠士人入廁以繩繫羊士人緣牆走避婦覺牽繩而
羊至大驚怪召問巫巫曰娘積惡先人怪責故郎君
變成羊若能改悔乃可祈請婦因悲號抱羊慟哭自
咎悔誓師媪乃令七日齋舉家大小悉避室中祭鬼
神師祝羊還復本形聳徐徐還復見聳啼門曰多日
作羊不乃辛苦耶聳曰猶憶噉草不美婦愈悲哀後
復妬忌聳因伏地作羊鳴婦驚呼不復敢爾

周姥當無此句

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
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生等微達此旨因訊劉夫人稱
關雎螽斯有不忘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
詩答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為爾若使周姥
撰詩當無此句

捉此自欲成衣

諸葛元直妻劉氏大妬忌恒與元直杖不勝痛纔得
一兩下仍以手摸婦誤打指節腫從此作制每與杖
輒令兩手各捉總附元直遇見婦捉總附欲成衣謂
當與已杖失色怖婦曰不也捉此自欲成衣

十六國春秋

于朕何干

漢王劉聰淫泆無度時有星隕平陽化為肉徑二十
八步群臣諫以淫色所致聰曰自是天家事于朕何
干

沈約野史

犯卽出詩

紫記
此處
陽之理
何人
事

桓温少與殷浩友善浩嘗作小詩示温温曰汝慎勿犯我當出汝詩示人

談藪

鼠便為尚書

北齊平原太守蕭悉達服帶為鼠嚙楊遵彦以俗事戲之曰當遷官未幾除家令尋失職鼠後嚙其靴遵彦曰當復得官悉達曰鼠便為吏部尚書何關人事

楊玠口辨

隋京兆杜公瞻嘗邀楊玠過宅酒酣因而嘲謔公瞻

捧腹編

張四

三十

謂玠曰兄既姓楊陽貨實辱孔子玠曰弟既姓杜杜伯嘗射宜王殿內將軍牛子克寮友推其機辯嘗謂玠曰君羊有玠恐不任厨玠曰君牛既克正可烹宰又見玠食芥菹曰君身名玠何得復啖芥菹玠曰君既姓牛何得不斷牛肉太倉令張策與玠議理屈謂玠曰卿本無德量忽共叔寶同名玠抗聲曰爾原非英雄敢與伯符連諱太子洗馬蕭翊爽俊有才辯嘗謂玠曰流共工于幽州易北恐非樂土玠曰放驩兜于崇山江南豈是勝地

石及畜生

太子詹事盧時虎有子十人大者字畜生最有才思盧思道謂人曰從叔有十子皆不及畜生

黃紙赤軸

司馬消難以安陸附陳宣帝遇之甚厚以為司空見朝士皆重學術積經史消難切慕之乃多卷黃紙加之朱軸誇為典籍以矜僚友尚書令濟陽江總戲之曰黃紙五經赤軸三史

老婆牙

捧腹編

卷四

三十一

徐淵之舍人好以詩文謔下少詹與妻有違言棄家居茶寮山茹素誦經口置海物故久而不歸妻患之祈徐嘗解徐許諾出門見賣老婆牙者買一巨籃餉于且作詞曰茶寮山上一頭陀新來學得麼螞蟬螞蟬與烏螺知他放幾多有一物似蜂窠姓牙名老婆然無奈得他何如何放得他丁見詞大笑而歸

南康記

却老先生

玉僧虔晚年惡白髮一日對客左右進銅鑷僧虔曰

却老先生至矣

劉賓客嘉話錄

今乃表德師樓

唐汝南表德師嘗于東都買得婁師德故園地起書

樓洛人語云昔日婁師德園今乃表德師樓

那漢口不足信

唐劉禹錫云李二十六丞相程善謹為夏口日有客

辭焉李曰且更三兩日客曰業已行矣舟船已在漢

口李曰但相生住那漢口不足住信其客胡盧掩口

捧腹編

卷四

三五

而退

湖州文學

楊國忠嘗會親時知吏部銓具欲大噓以誤之呼選

人名引入于中庭不問資序短小者通道參軍胡者

曰湖州文學簾下大笑

更莫拋死人來

曾有老嫗山行見大蟲羸然跬步而不進若傷其足

嫗目之而虎遂自舉足以示嫗乃有芒刺在掌因為

拔之俄奮迅闐吼而懷其恩自後擲麋鹿狐兔于庭

日無闕焉嫗登垣視之乃前傷虎也因為親族具言其事而心異之一旦忽擲一死人血肉狼藉嫗乃被村胥訶捕嫗具說其由始得釋縛嫗乃登垣伺虎至語曰感矣叩頭大王已後更莫拋死人來也

渤海

唐柳宗元與劉禹錫同年及第題名于慈恩寺塔談元茂秉筆題名皆以姓望而辛南容人莫知之元茂閣筆曰請辛先輩言其族望辛君適在他處柳曰東海人元茂曰爭得知柳曰東海之大何所不容俄而

捧腹編

卷四

三五

辛至人問其望曰渤海眾大笑

輕薄到洽

梁劉孝綽輕薄到洽洽本灌園者洽謂孝綽曰某宅東家有地擬買被本主不肯何計得之孝綽曰卿何不多輦其糞置其墉下以苦之洽死恨孝綽竟被傷害

三水小牘

爭敢向這裡覓宿處

湖南觀察使李庚女奴曰却要美容止善辭令期望

被婢
天趣

通禮謁于親姻家惟却要王之李侍婢數十莫之偕也李四子長曰延禧次日延範次日延祥下復有五郎皆年少狂狹咸欲蒸却要而不能也嘗遇清明節時纖月娟娟庭花爛發中堂垂繡幕而却要遇大郎于櫻桃花影中大郎乃持之求偶却要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廳中東南隅竚立相待候堂前眠熟當至大郎既去至廊下又逢二郎調之却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廳中東北隅相待二郎既去又遇三郎束之却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廳中西南隅相待三郎

捧腹編

卷四

三十四

既去又五郎遇著握手不可解却要亦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廳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去延禧于廳角中屏息以待廳門斜閉見其二弟比比而至各趨一隅心雖訝之不敢發少頃却要密燃炬疾向廳事豁雙扉而照之謂延禧輩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裡覓宿處眾棄所遺掩面走

會稽錄

壓得朕頭疼

董昌未替前有山陰縣老人僞上言于昌曰今大王

善政及人願萬歲帝于越以福兆庶三十年前已

謠言正合今日故來獻其言曰欲識聖人姓千里草

青青欲知聖人名日從日上生昌得之大喜于乾寧

二年二月二日率軍俗數萬人偕冠冕儀衛登于城

門樓赦境內僞號羅平國年號天冊自稱聖人及令

官屬將校等皆呼聖人萬歲詞畢復欲舞蹈昌乃連

聲止之卿道得許多言語歷得朕頭疼也時人聞之

大笑緣土人所製平天冠稍重故有此言

中興間氣集

捧腹編

卷四

三十五

眾鳥欣有托

李秀蘭嘗與諸賢會烏程開元寺知河間劉長卿有

陰疾謂之曰山氣日夕佳長卿對曰眾鳥欣有托舉

坐大笑論者兩美之

嶺表錄異

會攝文宣王

南中小郡多無緇流每宣德音須假作僧道陪位唐

昭宗即位柳韜為容管宣旨使赦文到下屬州崖州

自來無僧道皆陪事差攝宣時有一假僧不伏排位

太守王弘大怪而問之僧曰役次未當差遣編併去歲已曾攝文宣王今年又要作和尚見者莫不絕倒

粧樓記

待闕鴛鴦社

朱子春未婚先開房室帷帳甚麗以待其事旁人謂之待闕鴛鴦社

玉塵集

界尺筆槽

有借界尺筆槽而碎其槽者白王人曰韓直木如常

捧腹編

卷四

三六

孤竹君無恙但半面之交忽然折節矣王人大笑

鉅野志

穠芳亭

鉅野有穠芳亭邑人秋成報祭所也一日鄉耆謀立石其中延士人王維翰書穠芳亭字維翰父之未至有妓謝天香者問云祀事既畢何為遲留不飲眾曰伺維翰書石耳謝遂以身衣當筆書穠芳二字會維翰至書亭字以完之父老遂刻之石王謝遂成夫婦後王戲謝詩曰昔日章臺曾舞腰行人無不折枝條

天香曰從今已付丹青手一任狂風不動搖

襄陽記

欲使天下官遁走

劉季和性愛香常如廁還過香爐上王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苟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氣不散謂我如何令君而惡我愛好也坦曰古有好婦人患心痛而捧心嚙眉見者皆以為好其隣醜婦法之見者皆走公便欲使天下官遁走邪季和大笑

捧腹編

卷四

三七

封氏聞見記

細看未好

李邕常不許蕭誠書蕭乃詐為古帖令知故暗持示邕曰右軍真跡邕欣然云是真物平生未見誠以實告遂復取視曰細看之亦未能好

誤稱姜里

大曆中湯陰有一尉姓張與數人同行過姜里城或問是何城張尉曰此是郭令公圍相州所築或曰此姜里城紂囚文王處何關郭令公築張尉曰某不知

人情大半如此

文王與紂時只將謂令公所築也

道晴道雨

裴子羽為下邳令張晴為縣丞二人俱有聲氣而善言語曾論事移時吏人竊相謂曰縣官甚不和長官稱雨贊府即道晴贊府稱晴長官即道雨終日如此不和

姓伍故相弄

楊伯博任山南縣丞其妻陸氏名家女也縣令婦姓伍他日會諸官婦既相見縣令婦問贊府夫人何姓

捧腹編

卷四

三八

答曰姓陸次問主簿夫人答曰姓漆縣令婦勃然入內諸夫人不知所以欲却回縣令聞之遽入問其婦婦曰贊府婦云姓陸主簿夫人姓漆以吾姓伍故相弄耳餘官婦賴我不問必曰姓八姓九令大笑曰人各有姓耳豈相弄邪復令婦出

唐詩紀事

離恨一條

雍陶典陽安送客至情盡橋問左右曰送迎之地止此故橋名情盡陶屬筆題其柱曰折柳橋自後送別

此之所鍾正在香豈陶詩月吾

必吟其詩曰從來只有情難盡何事名為情盡橋自此改名為折柳任他離恨一條條

逸史

更有一爺在

鄭戩結中官黃元吉左遷外補戩同列戩曰天休走却爺矣戩笑曰君不知我更有一爺在其不知羞愧如此

韋航紀談

更生千里戲令

捧腹編

卷四

三九

嘉禾方千里一日會相識張更生千里仍作一令戲之曰古人是劉更生今日是張更生手內執一卷金剛經問你是卵生胎生濕生化生張生還千里令曰古人是馬千里今日是方千里手內執一卷刑法志問你要五百里一千里二千里三千里聞者莫不笑其切

傳載

這頭子大堪憐

有士人平生好食燒牛頭一日忽夢攝至地府鄴都

附列 獄有牛首阿房其人亦無畏憚仍以手撫阿房言云
只這頭子大堪憐阿房笑而放廻

紀異錄

此必頭陀

在街僧錄惠江威儀程紫霄似辨捷每相嘲誚江素
克肥會暑袒露霄忽見之曰僧錄琵琶腿江曰先生
庸栗頭又見駱駝數頭霄指一大者曰此必頭陀也
江曰此輩滋息亦有先後此則先生也非頭陀也

厚朴從容

捧腹編

卷四

四十

盧質字子徵性好玩謔為莊宗館記會送官陳玄補
太原府送學博士所司請稿質立草之末句云既懷
厚朴之才宜與從容之職莊宗覽之又為啓齒

姮娥甚陋

沈高與羅隱從事浙西幕下主公出妓眾稱殊麗便
是姮娥高曰姮娥甚陋安可及主公大驚曰書記識
姮娥否曰高兩度到月宮折桂何為不識高欲警隱
故有是說

鵠龜

進士顧非熊令狐相因楚聞其辨捷乃改一字令云
水裡取一龜岸上取一駝將者駝來駝者龜是為駝
駝龜非熊曰屋頭取一鵠水裡取一蛤將者鵠來合
者蛤是為鵠合蛤楚大奇之

會要

處狼共羊

龍朔二年司列少常伯楊思玄恃外戚貴待選流多
不以禮而排斥之為選者夏侯處所訟御史中丞郎
餘慶彈奏免官時中書許敬宗曰必知楊吏部之敗

捧腹編

卷四

四十一

或問之對曰一處一狼共看一羊不敗何符

今是堂手錄

鴉且打鳳

杜大中自行伍為相與物為情西人呼為杜大蟲雖
妻有過亦公杖之有愛妾才色俱美大中牋表皆其
所為一日大中方寢妾至見几間有紙筆頗佳因書
一闕寄臨江仙有彩鳳隨鴉之語中覺而視之云鴉
且打鳳於是掌其面至項折而斃

松憲雜錄

相馬經

玄宗好馬擊球內廐所飼者意猶未甚適會黃幡綽戲語相解因曰吾欲良馬久之而誰能通於馬經者幡綽奏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三丞相悉善馬經上曰吾與三丞相語政事之外悉究其旁學不聞有通於馬經者爾焉得之幡綽曰臣自日日沙堤上見丞相所乘馬皆良馬也以是必得通馬經上因大笑而語它

太平廣記

捧腹編

卷四

四

打亦得

初房瑄嘗尉馮翊陸象先下孔目官党芬於廣衢相遇避馬遲瑄拽芬下决春數十下芬訴之象先曰汝何處人芬曰馮翊人又問房瑄何處官人芬曰馮翊尉象先曰馮翊尉决馮翊百姓告我何也瑄又入見訴其事請去官象先曰如党芬所犯打亦得不打亦得官人打了去亦得不去亦得

青唇墨腕

有親隣夫見婦吹火贈詩云吹火朱唇動添薪玉腕

斜遙看烟裏面恰似霧中花其妻告夫曰君豈不能學也夫曰卿吹火吾亦效之夫乃為詩曰吹火青唇動添薪墨腕斜遙看烟裏面恰似鳩繫茶

投荒錄

師郎

南人率不信釋氏雖有一二佛寺吏課其為僧以督責釋之土田及施財間有一二僧喜擁婦食肉但居其家不能少解佛事土人以女配僧呼之為師郎或有疾以紙為圓錢置佛象旁或請僧設食翌日宰羊

捧腹編

卷四

四

豕以噉之目曰除齋

景龍文館記

奪賜花

正月八日立春內出綵花賜近臣武平一應制云鸞輅青旂下帝臺東郊上苑望春來黃鸞未解林間轉紅蕊先從殿裡開盡閣條風初變柳銀塘曲水半含苦欣逢睿藻光韶律更促霞觴長景催是日中宗手勅批云平一年雖最少文甚警新悅紅蕊之先開訝黃鸞之未轉循還吟咀賞嘆兼懷今更賜花一枝以

彰其美所賜學士花並令插在頭上後所賜者平一
左右交揮因舞蹈拜謝時崔日用乘酣飲欲奪平一
所賜花上於簾下見之謂平一曰日用何為奪卿花
平一跪奏曰讀書萬卷從日用滿口虛張賜花一枝
學平一終身不獲上及侍臣大笑因更賜酒一杯當
時嘆美

廣異記

下體生路

顧琮為補闕嘗有罪繫獄詔當伏法琮益多憂愁坐

捧腹編

卷四

四

而假寐忽夢見其母下體琮愈懼形於顏色流輩問
琮以夢告之自謂不祥之甚時有善解者賀曰子其
免乎問何以知之曰太夫人下體是足下生路也重
見生路何吉如之吾是以賀明日門下侍郎蘇稷奏
刑失入竟得免琮後至宰相

能代我勞

魏元忠嘗呼蒼頭未應大輒代呼之元忠曰此孝順
狗也乃能代我勞後亦無恙

兩京記

姓許姓郝
許欽明與郝處俊鄉黨親族兩家子弟類多醜陋而
盛飾車馬以游里巷京洛為之語曰衣裳好儀貌惡
不姓許即姓郝

盈盈傳

何久藏少年不出邪

達奚盈盈者天寶中貴人妾姿艷貫絕一時會貴人
病同官之子為千牛者失索之甚急明皇聞之詔大
索京師莫見其跡因問近往何處其父言貴人病嘗

捧腹編

卷四

五

往問之詔且索貴人之室盈盈謂千牛曰今勢不能
自隱矣出亦無甚害千牛懼得罪盈盈因教曰第不
可言在此恐上問何往但云所見人物如此所見亦
幕帷帳如此所食物如此勢不由已矣無患矣既出
明皇大怒問之對如盈盈言上笑而不問後數日號
國夫人入內明皇戲謂曰何久藏少年不出邪夫人
亦大笑而已

捧腹編卷四 終

所謂見
怪不怪

合解會
解

捧腹編目錄

卷五

群居解頤

亦當着杜

要是未解思量

逆風必不得張帆

舜耕禹鑿

虛咽一甌粥

三十行立

捧腹編

目錄

卷五

正燒着大雲寺門

拾遺錄

狗枷犢鼻

楊太真傳

天子阿姨

因話錄

屋毀馬斃判

更一轉人流

尚拜謝叔父

天子親家翁

卷耳

我兒瓜子

踏梯把扇

三教論衡

文宣亞聖

願後身面孔

自家兒得人憐

已遭堯典舜典

恐是李趨兒

古物餉遺

玉泉子

父子相狀

解語神樞

赤眼作白眼諱

合寺苟卒

豈是助語

必金銀車

尚書故實

蘇杠佛

常時登淋

桂花叢談

冬瓜合出祐子

本事詩

與汝結今生緣

妻可畏者三

集異記

田舍奴我豈妄哉

駱賓是諸王封號

白侯

今却是不鳴條破塊時

及第時猶未風

爛蒸葫蘆

聞君善筆

賦牛閭

金銅釘

西齋雜俎

修理功德錢

白舍人行詩圖

蛇咬爾

大能處置此僧

此乃太山之力

何愁不為水神

熱鐵上糊猴

向見屈原

據言

水濺羅裙

捉得偷衣賊

凡夫肉眼

進士乘驢

問頭詩

空腹用心

捧腹編 目錄卷五

口唇開袴

小人行綴

程史

是以知其佳

做賊却做官

看命西司

小寒大寒

諱出去二字

帶汁諸葛亮

隨隱漫錄

竹香子

和靖七世孫

聞見錄

錢眼內坐

忠孝奴

談苑

農水

賞錢兩貫文

常朝多喚子

並無公私過犯

何謂美制之

聊以效顰

渴睡漢

駭材

但不要及他新法

不特能繫筆

紙酒塞門

王欽若嚇我

寄箋

三頭兩面

後山談叢

捧腹編 目錄卷五

令人權發遣

你好雀兒肚腸

可談

此真項安卿

東坡志林

玉汝金吾

三老問年

平天冠作工直

吾與君皆異人

但止乞頭

絕倒錄

老饕賦

實不用二藥

步里客談

蘇柳詞

錢氏私志

如何待得許多小人 喫齋煮飯

北窓炙輠

不知西漢果有子雲

古今詩話

膠少

蕙畝拾英集

捧腹編 目錄卷五

五

枝頭梅子

此風之始

韋居聽輿

建義井

中吳紀聞

芭蕉

悅生堂隨抄

斷不學王彥超

餘如故

取名用百字

過庭錄

孫山綴榜末

畫墁錄

直是怕那溘然

游宦紀聞

欽板鞠躬

墨莊漫錄

尋常百姓

給事尚書

嬾真子

捧腹編 目錄卷五

六

難倒司馬端明

增減太公年

四方馬頭

女妃九龍

歸田錄

此亦九百

九皇生菜

鮎魚上竹竿

水底眼中

面不過樣子大

樂善錄

打得過自不問

安得猛士今守鼻梁

鷄哥幾時籠閉

目畢

捧腹編卷五

茂苑許自昌玄祐父輯

男元恭校

群居解頤

亦當着杜

唐初有裴略者伯衡考滿兵部試判為錯一事落第此人即向溫彥博處披訴彥博時與杜如晦坐不理其訴此人即云少小已來自許明辨至於通傳言語堪作通事舍人并解文章兼能嘲戲彥博如晦回意

捧腹編

卷五

共語時廳前有竹此人應聲嘲曰竹風吹青。蕭。蕭。凌寒葉不凋。經冬子不熟。虛心未能待國士。皮上何須生節目。即云解通言語可傳語廳前屏牆此人走至廳前大呼語曰方今聖上聰明開四門以待士君是何物人在此妨賢路即推倒彥博曰此意着博此人云非但著博亦當着杜彥博如晦大喜即令送吏部授官

天子親家翁

蕭瑀嘗因宴太宗謂近臣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

酒時長孫無忌房玄齡相顧未言瑀引手取杯帝問曰卿有何說瑀對曰臣是梁朝天子兒隋室帝后弟唐朝左僕射天子親家翁太宗撫掌極歡而罷

要是未解思量

太宗征遼作飛梯以臨其城有應募為梯首者城中矢石如雨因競為先登英公李世勣指之謂中書舍人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大健敬宗曰非健要是未解思量

卷耳

捧腹編

卷五

韋慶本女選為妃詣明堂欲謝而慶本兩耳先卷朝士多呼為卷耳時長安令杜松壽見慶本而賀之因曰僕因知足下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也

逆風必不得張帆

杭州參軍獨孤守忠領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船人更無它語乃云逆風必不得張帆眾哂焉

我兒瓜子

秘書監賀知章有高名告老歸吳中明皇重之每事

沒思量者可名

好

此語那可

優異將行泣涕上問何所欲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
陛下賜之歸為鄉里之榮上曰為道之要莫若信字
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卿之子必信順人也宜名之孚
再拜而受命焉久而語人曰上何諱我我是吳人名
孚乃瓜下為子豈非呼我兒瓜子耶

舜耕禹鑿

元和初達官中外之親重婚者先已涉滄溟之譏就
禮之夕擯相則有清河張仲素宗室李程女家索催
妝詩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程久之

捧腹編

卷五

三

乃悟曰張九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於是群客大笑

踏梯把扇

嶺南地煖艸萊經冬不衰故蔬圃中栽種茄子宿根
有二三年者漸長枝幹乃成大樹每夏秋熟時梯樹
摘之三年後樹老子稀即伐去別栽嫩者又其俗入
冬好食餛飩往往稍暄食須用扇至十月且率以扇
一柄相遺書以吃餛飩為題故俗云踏梯摘茄子把
扇吃餛飩

虛咽一甌滿

李文福妻裴氏性妬忌姬侍甚多福未嘗敢屬意鎮
滑臺日有以女奴獻者福意欲私之未果一日乘間

言於妻曰某官已至節度使矣然指使不過老僕夫
人待某無乃薄乎裴曰然不知公意所屬何人即指
所獻女奴裴許諾爾後不過執承侍膳未嘗得一縷

繆福又囑左右曰設夫人沐髮必遠來報我既而果

有告者福即為言腹痛且召女奴既往左右以裴方

沐不可遠已即告以福所疾裴以為信即若不可忍

狀裴極憂之由是以藥投兒滿中進明日監軍使及

捧腹編

卷五

四

從事悉來候文福即具以事告之且言曰事無成罔
當有分所苦者虛咽一甌溺耳

三教論衡

咸通中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嘗因延慶
節緇黃講論畢次及優倡為戲可及褒衣博帶攝齋
以升堂稱三教論衡隅坐者問曰既言博通三教釋
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不然何煩夫坐而後兒坐
也上為之啓齒又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也問
曰蓋所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及

金剛經
坐而

僕安分
不羣

吾無身吾有何患倘非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
又問日文宣王何人也口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
論語曰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向非婦人奚待嫁為上
意極歡賜予頗厚

三十行立

魏博節度使韓簡性麤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日常
恥之及一孝廉講論語為政篇翌日語同事曰近日
方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聞者大笑

文宣亞聖

自廣南際海中數州多不立文宣廟有刺史不知禮
將釋奠即署二書吏為文宣亞聖鞠躬於門外或進
止不如儀即判云文宣亞聖各夾若干

正燒着大雲寺門

信州一女子落拓貧窶好歌善飲酒居常衣食甚迫
有人乞與州圖因浣染為裙墨迹不落會鄰過之出
妓設酒食又一婢驚出云娘子誤燒裙其人遽問損
處婢曰正燒着大雲寺門

願後身面孔

僞蜀王先主未開國前西城胡僧到蜀蜀人瞻敬如
見釋迦舍於大慈三學院蜀王伏謁坐於廳傾都士
女就院不令止之婦女列次拜俳優王舍城揚言口
女弟子勤禮拜願後身面孔一似和尚蜀王大笑

拾遺錄

狗柳犢鼻

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臣求之侍中何勗
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意不平常出行道中見
狗柳犢鼻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擊送王牋云承復須

捧腹編

古物今奉李斯狗柳相如犢鼻

楊太真傳

天子阿姨

上嘗夢拾仙子乃製紫雲曲并夢龍女又製凌波曲
二曲既成遂賜宜春院及梨園弟子并諸王侍新豐
初進女伶謝阿蠻善舞上與妃子鍾念因授焉就按
於清元小殿寧王吹玉笛上羯鼓妃琵琶馬仙期方
響李龜年感栗張野狐篳篥賀懷智拍自旦至午歡
洽異常時唯妃女弟秦國夫人端坐觀之曲罷上戲

曰阿瞞樂籍今日幸得供養夫人請一纏頭秦國曰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錢用邪遂出三百萬爲一局焉

因話錄

屋毀馬斃判

相國令狐公楚自河陽徵入至閬鄉暴風有裨將飼官馬在逆旅屋毀馬斃到京公旋大拜時魏義通以檢校常侍代鎮三城裨將當還緣馬死懼帥之責以狀請一字爲押公援筆判曰廐焚魯國先師惟恐傷人屋倒閬鄉常侍豈宜問馬

自家兒得人憐

玄宗問黃幡綽是勿兒得人憐是勿兒猶言何兒也對曰自家兒得人憐時楊貴妃寵極中宮號祿山爲子肅宗在春宮常危懼上聞幡綽言俛首久之

更一轉入流

玄宗嘗登苑北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臥問左右是何人左右不知將遣使問之幡綽曰是年滿令史上曰汝何以知對曰更一轉入流上笑而止

已遭堯典舜典

李尚書選性嚴毅不好戲笑時周恩知江西鹽鐵留後事將至李公戒從事曰周生好諧謔幸諸賢稍莊以待之一日饌親賓愿亦預焉李公有故人子弟來投落拓不事李公遍問舊時別墅及家童有技者圖書有名者悉云賣却復問曰有本虞永興手寫尚書此猶在否其人慙懼不敢言責云暫將典錢愿忽言曰尚書大屯李公忘却先拒其談諧之事遂問曰尚書何屯愿曰已遭堯典舜典又被此兒郎典李公興

捧腹編

卷五

八

怒之意大開自此更不拒

尚拜謝叔父

龐嚴及第後登科記誤本倒書姓名判壽春日有江淮舉人嚴姓者賃舟丐食就謁時郡中止有一判官亦更不問其氏便詣門投刺稱從姪龐之族人甚少覽刺極喜延納殷勤久之語及族人都非龐氏事龐方訝之因問郎君何姓曰某姓嚴龐撫掌大笑曰君誤矣余自姓龐預君何事揖之令去其人尚拜謝叔父從容而退

當明雅
龍過時
奉朝無
此讓論
不意自
優笑答
之可謂
無補激
規耶

恐是李趨兒

姚峴有文學而好滑稽姚僕射南仲廉察陝郊峴初釋艱服候見門外忽有投刺者云李過庭僕射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峴斂手言曰恐是李趨兒僕射久方悟而大笑

古物餉遺

李寰建節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畜古物遇寰生日無餉遺乃箱擎一故皂襖子與寰云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功業一似西平

報稱

卷五

九

寰以書謝後聞知恭生日箱擎一破職脂幞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貞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幞頭願兄得道一如洪崖賔僚無不大笑

駱賓是諸王封號

有書生讀經書甚精熟不知近代事因說駱賓王遂云某識其孫李少府者兄弟太多意謂駱賓是諸王封號也

玉泉子

父子相狀

裴勛質貌么麼而性尤率易嘗與父坦會飲坦令飛盞每屬其人輒目諸狀坦付勛曰矮人饒舌破車饒楔裴勛十分勛飲訖而復盞曰蝙蝠不自見笑他梁上鷲十一郎十分坦第十一也坦怒答之

白侯

白敏中為相嘗欲以前進士侯溫為子壻且有日矣其妻盧氏曰身為宰相願求為我壻者多矣已既姓白又以侯氏兒為壻必為人呼作白侯耳敏中為之止焉

報稱

卷五

十

解語神樞

苗耽嘗自外游歸途遇疾甚不堪登升忽見有以輦棺而回者以其價賤即僦而寢息其間至洛東門關者不知其中有人詰其所由來耽謂其訝也徐答曰衣冠道路得病不能致他物相與無怪也關者曰吾守此三十年矣未嘗見有解語神樞

今却是不鳴條破塊時

令狐綯父楚鎮東平綯侍以赴任常送親友郊外逆旅中有父老焉似不知其令狐公也時方久旱綯因

可稱活

諺云說
龍終須
改

問民間疾苦父老卽陳以歲歉盜賊且起復曰而今却是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時也絢以其言前後相反詰之父老答曰自某月不雨至于是月得非不破塊乎賦稅征迫販妻鬻子不給繼以桑柘得非不鳴條乎絢卽命馬掩耳而去

赤眼作白眼諱

崔鉉之在淮南嘗俾樂工習其家僮以諸戲一日其樂工告成就且請試焉鉉命閱於堂下與妻李氏坐觀之僮以李氏妬忌卽以數僮衣婦人衣曰妻曰妾

捧腹編

卷五

十一

列於旁側一僮則執簡束帶周旋唯諾其間張樂命酒笑語不能無屬意者李氏未之悟也久之戲愈甚悉類李氏平昔所爲李氏雖少悟以其戲偶合私謂不敢然且觀之僮志在於發悟愈益戲之李果怒罵之曰奴敢無禮吾何嘗如此僮指之且叱曰咄咄赤眼作而白眼諱乎鉉大笑幾至絕倒

及第時猶未風

劉黃楊嗣復門生也對策以直言忤時中官尤所嫉忌中尉仇士良謂嗣復曰奈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

嗣復却

漢耶嗣復懼而答曰嗣復昔與劉黃及第時猶未風耳

合寺苟卒

乾符末有客寓止廣陵開元寺因文會話云頃在京寄青龍寺日有客嘗訪知寺僧屬其忽遽不暇留連他日題其門而去龕龍東去海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皆不能詳有沙彌頗解眾問其由曰龕龍去成合時日隱爲寺敬文不在苟也碎石入沙卒客云合寺苟卒

捧腹編

卷五

十二

爛蒸葫蘆

鄭餘慶清儉有重德一日忽召諸朋朝官數人會食眾皆朝僚以故相重望皆凌晨詣之至日高餘慶方出閑話移時諸人皆囂然餘慶呼左右曰處分厨家爛蒸去毛勿拘折項諸人相顧以爲必蒸鵝鴨之類遂巡昇擡盤出醬醋亦極香新良久就食人前下粟米飯一碗蒸葫蘆一枚相國食美諸人強進而罷豈是助語

李據宰相絳之姪生長綺紈曾宰字於澠池皆以門

脛不知書因節歲索魚不得怒追漁師云緣獺暴不敢打魚判云俯臨新歲猛獸驚人漁網至寬疎而不漏後又祇承人請假狀後判云白日黃昏須到夜即平明放歸祇承人竝不敢去又判決祇承人云如此痴頑豈合喫杖五下或語據曰豈合喫杖不合喫杖也李曰公何不會豈是助語與之乎者也何別哉

聞君善筆

盧肇丁稜之及第也先是放榜訖則須謁宰相其導啟詞語一出榜元者俯仰疾徐尤宜精審時肇首冠捧腹編 卷五 十一 有故不至次乃稜也稜口吃又形體小陋及引見則俛而致詞意本言稜等登科而稜赭然發汗鞠躬移時乃曰稜等登登竟不發其後語而罷左右皆笑翌日友人戲之曰聞君善筆可得聞乎稜曰無之友人曰昨日聞稜等登登豈非筆之聲乎

必金銀車

集賢韓泉名父之子雖教有方而性頗暗劣及為校理史傳中見說金銀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悞歟必金銀車悉改根字為銀字

尚書故實

蘇杠佛

時分遣御史檢天下寺及收錄金銀佛像有蘇監察者不記巡覆兩街諸寺見銀佛一尺已下者多禱之而歸謂之蘇杠居郎佛或問溫庭筠將何對好遮曰無以過密陀僧也

賦牛闕

魏文與陳思王同出游見兩牛在墻間闕一牛墜井死詔植賦詩不得言牛不得言闕不得言井不得言

捧腹編

卷五

十四

死百步要成四十言不成即加罪植應口即成曰兩肉齊行道頭上帶橫骨行至險上頭崛起相唐突二敵不俱勝一肉臥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氣不得泄

常侍登牀

唐太宗嘗召三品以上賜宴於玄武門操筆作飛白書眾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登御牀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牀當死請付法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葦今見常侍登牀

桂苑叢談

冬瓜合出祐子

進士崔涯張祐下第後多遊江淮常嗜酒侮謔時輩或乘飲興即自稱俠一旦張以詩上牢盆使出其子授漕渠小職俗號東瓜張二子一椿兒一桂子有詩曰椿兒遶樹春園裏桂子尋花夜月中人或戲之曰賢郎不宜作等職張曰冬瓜合出祐子戲者相與大哂

本事詩

與汝結今生緣

捧腹編

卷五

十五

開元中頒賜邊軍纊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為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畜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身緣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生緣

金銅釘

開元中宰相蘇味道與張昌齡俱有名暇日相遇互

相誇謂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為無銀花合

故也蘇有觀燈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

隨馬去明月逐人來味道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

今銅釘昌齡贈張昌宗詩曰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

威遂相與拊掌大笑

妻可畏者三

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畏如嚴君嘗謂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時觀之如生菩薩安有人不畏生菩薩耶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

捧腹編

卷五

十六

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耶及五六十薄施粧粉或青或黑視之如鳩盤茶安有人不畏鳩盤茶耶

集異記

田舍奴我豈妄哉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游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賞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燕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至奢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各部也昌齡等移

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誦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為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霑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換之自謂得名已久因謂

卷五

卷五

十七

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牀下奉吾為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換之即椰飲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噱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

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歡醉竟日

酉陽雜俎

修理功德錢

李夷簡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趙高好鬪常入獄滿背鏤毘沙門天王吏欲杖背見之輒止恃此轉為坊市患害左右言於李李大怒擒就廳前索新造筋棒頭徑三寸叱杖子打天王盡則已數三十餘不絕經旬日袒衣而立門叫呼乞修理天王功德錢

白舍人行詩圖

卷五

卷五

十八

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膚撓自頸已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詩成式常與荆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開記反手指其割處至不是此花偏愛菊則有一人持盃臨菊葉又黃夾纈林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挂纈纈窠鏤勝絕細凡刻三十餘處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為白舍人行詩圖也

蛇咬爾

崔承寵少從軍善驢鞠逗脫杖捷如膠焉後為黔南觀察使少遍身刺一蛇始自右手口張臂食兩指繞

此真科特者

打發天王也

其手然酒酣輒袒而努臂戟手捉優伶輩曰蛇咬爾優伶等即大叫毀而為痛狀以此為戲樂

大能處置此僧

寧王常獵於鄆縣界搜林忽見草中一櫃扇鎖甚固王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問其所自女言姓莫氏父亦曾作仕叔伯莊居昨夜遇火光賊賊中二人是僧因劫其至此動婉含嘔冶態橫生驚悅之乃載以後乘時募獵者方生獲一熊置櫃中如舊鎖之時上

捧腹編

卷五

十九

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具其所由上令克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鄆縣食店有僧二人以錢一萬獨賃店一日一夜言作法事唯昇一櫃入店中夜久膈膊有聲店戶人恠日出啟門撤戶視之有熊衝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知之大笑快紀書報寧王云寧哥大能處置此僧也莫才人能為秦聲當時號莫才人轉焉

此乃太山之力

明皇封禪太山張說為封禪使說女婿鄭鑑本九品

太山之稱如此

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鄭鑑因說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大脯次玄宗見鑑官位騰躍怪而問之鑑無詞以對黃幡綽曰此乃太山之力也

何愁不為水神

臨清有妬婦津相傳言晉大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妬忌伯玉常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矣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輕我吾死何愁不為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後七

捧腹編

卷五

二十

日託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為神也伯寤而覺之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懷衣枉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粧飾而渡其神亦不妬也婦人渡河無風浪者以為已醜不致水神怒醜婦諱之無不皆自毀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立水傍好醜自彰懷永一作

酉陽雜俎

熱鐵上糊繇

世說嘗著輕薄才長於題目人常目一達官為熱鐵
上糊孫其實舊語也朝野僉載云魏光乘好題目人
姚元之長大行急謂之越蛇鶴鵲侍御史王旭短而
黑醜謂之煙薰木地楊仲嗣躁率謂之熱鐵上糊孫

向見屈原

玄宗嘗令左右提優人黃翻綽入池水中復出翻綽
日向見屈原笑臣爾遭逢聖明何以至此

據言

水濺羅裙

捧腹編

卷五

五

唐裴慶餘咸通末佐北門李蔚淮南幕常游江舟子

刺船誤以篙竹濺水濕妓人衣蔚為之色變慶餘遽

請彩綾紀一絕曰滿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

垂從教水濺羅裙濕知道巫山行雨歸蔚覽之極歡

捉得偷衣賊

李延璧就試夜於鋪內偶獲半臂延璧起取衣之同

鋪曰此得非神授遂巡有人擒捉大呼曰捉得偷衣

賊也

凡夫肉眼

鄭光業策試夜有同人突入吳語曰必先必先可相
容否光業為輟半鋪之地其人曰仗此一杓水更託
煎一碗茶光業欣然為取水煎茶居二日光業狀元
及第其人啟謝曰既煩取水更便煎茶當時不識貴
人凡夫肉眼今日俄為後進窮相骨頭

進士乘驢

咸通末執政病舉人僕馬大盛奏請進士並乘驢鄭
光業軀幹偉大或嘲曰今年救下盡騎驢短轡長鞞
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

捧腹編

卷五

五

問頭詩

張祐憶柘枝詩云鴛鴦綉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
誰白樂天呼為問頭詩祐曰明公亦有目連經長恨
詞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此不是目
連訪母耶

空腹用心

章孝標及第後寄白樂天曰及第全勝十改官金鞍
鍍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路為報時人洗眼看答
曰假金方用真金鍍若是真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

一作李

蘇詩

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

口唇開袴

方干瘦而唇缺性好侮人嘗與龍丘李王簿同酌李
自有翳干改令譏曰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
只見門外着籬未見眼中安障李答曰措大喫酒點
鹽下人喫酒點鮓只見手臂着欄未見口唇開袴

小人行綴

唐薛昭緯任祠部員外李系任禮部員外王堯任王
客員外正旦立伏班退昭緯朗吟曰左金烏而右玉

捧腹編

卷五

二十三

免天子旌旗堯遠請其下句應聲答曰上李系而下
王堯小人行綴聞者靡不大晒

程史

是以知其佳

葉丞相衛罷相歸金華里居不復問時事但召布衣
交日飲亡何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怡問諸客曰某且
死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一士人在下坐作而對曰
佳甚丞相驚顧問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
逝歸矣一死不反是以知其佳也滿座皆笑

做賊却做官

海寇鄭廣陸梁蒲福間颯駛兵犀雲合亡命無不一
當百自號滾海蛟有詔命以官廣朔望趨府群僚以
其故所為徧賔次無與立譚者廣鬱鬱弗言一日晨
入未衙乃長吟曰鄭廣有詩上眾官文武看來總一
般眾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滿座慙噤章
以初好誦此詩每日今天下士大夫媿鄭廣者多矣
吾儕可不知自警乎

看命西司

捧腹編

卷五

二十四

中都有談天者居觀梅東自設肆于門標曰看命司
其術稍售其徒憎之曰司者有司之稱一妄庸術乃
以有司自命哉相與謀訟之一人起曰是不難我能
使之去旦日徙居其對衛亦易其標曰看命西司過
者多悟而笑其人媿報亟撤不敢留

小寒大寒

韓平原在慶元初其弟仰曾為知閭門事頗與密議
時人謂之大小韓求捷徑者爭趨之一日內燕優人
有為衣冠到選者自取履屨材藝應得美官而留滯

銓曹方徘徊浩歎就日者問得祿之期日者曰君命甚高但財帛宮若有所礙目下若欲亨達先見小寒更望成事必見大寒可也優益以寒為韓侍燕者皆縮頸匿笑

諱出去二字

秦檜為相又擅威福人懷速化之望有王仲荀者以滑稽游公卿間一日坐秦府賓次朝士雲集待見稍久仲荀在隅席軟前白曰今日公相未出堂眾官又伺某有一小話願資醒困眾知其善謔爭竦聽之乃

捧腹編

卷五

五

抗聲曰昔有一朝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刺闢者告以某官不在留門狀客怒叱闢曰凡人死者乃稱不在某官獨無諱忌乎我必面白治汝罪闢拱謝曰小人誠不能曉諱忌當復作何語謝客客曰汝官既出謁未回第云某官出去可也闢愀然感額曰我官人寧死却是諱出去二字滿座皆大笑

帶汁諸葛亮

郭棣帥淮東實築二城倪從焉議論自負莫敢撓者一日持扇題其上曰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

臣心意蓋以孔明自許嘉泰開禧間倪位殿嚴賓客日盛相與慇懃直以為臥龍復出遂逢當軸意以興六月之師吳衡守盱眙過見之於揚倪迎謂曰君所謂洗脚上船也子生西陲如斜谷祁山皆陝隘可守而不可出豈若得平衍夷曠之地掉鞅成大功顧不快邪陳景俊為隨軍漕先行燕之中席酌酒曰本牛流馬則以煩公眾咸笑之倬既潰符離侯又敗儀真自度不復振對客泣數行時彭瀟傳師為法曹好謔適在坐謂人曰此帶汁諸葛亮也傳者莫不拊掌倪

捧腹編

卷五

五

知而怒將罪之會罷去遂止

隨隱漫錄

竹香子

雲間酒淡有作竹香子云浙右華亭物價十一道會買箇三升打開餅後滑辣光聲教君霎時飲霎時醉霎時醒聽得淵明說與劉伶這一餅約迭三斤君還不信把秤來秤有一斤水一斤餅

和靖七世孫

林可山稱和靖七世孫不知和靖不娶已見梅聖俞

序中矣。姜石帝朝之曰。和靖當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孫兒。若非鶴種并龍種。定見瓜皮搭李皮。

聞見錄

錢眼內坐

紹興間內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星而不見人。玉衡不能卒辦。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窺光堯曰。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張循玉曰。不見其星。眾駭復令窺之。曰。終不見星。只見張郡。

捧腹編

卷五

三七

王在錢眼內坐耳。殿上大笑。張最多。背故譏之。

忠孝奴

有一士夫年老。納二寵。托友命名。友以忠奴孝奴名之。其人曰。忠孝誠美名。以命婢不稱。友曰。有出處。孝當竭力。忠則盡命。

談苑

農水

石中立續除叅政在中書堂。一相曰。取宣水來。石曰。何也。曰。宣徽院水。其冷。石曰。若司農寺水。宜呼為農。

水也。坐者大笑。

賞錢兩貫文

夏竦嘗統師西伐。揭榜塞上云。有得趙元昊頭者。賞錢五百萬。元昊使人入市賣菽。菽甚高者。倚之。食肆門外。佯為食訖遺去。至晚食肆竊喜。以為有所獲也。徐展之。乃元昊購竦之榜懸箔之端云。有得夏竦頭者。賞錢兩貫文。比竦聞之急。令藏拵而已。誼播遠近矣。竦大漸沮。

常朝多喚子

捧腹編 卷五 三八
王汾嘲劉放云。常朝多喚子。蓋常朝知班吏多云。班班謂之喚班。放應聲云。寒食每尋君。蓋以汾為墳耳。竝無公私過犯。

熙寧中。閩賊廖恩攻剽數郡。殺害捕盜官。後招降。予官為三班殿直。供家狀云。自出身歷任以來。並無公私過犯。有一班行李師。蓋亦同供狀。乃云。前任信州巡檢。為廖恩事。勒停。都下相傳以為笑。

何謂姜制之

蘇子瞻與姜潛同坐。潛字制之。先舉令云。坐中各要。

一物是藥名乃指子瞻曰君藥名也問其故對曰子蘇子瞻應聲曰君亦藥名也君若非半夏便是厚朴問其故曰非半夏厚朴何故謂姜製之

聊以效顰

郭忠恕漢湘陰公辟從事太宗素聞其名召入館于內侍竇神興舍忠恕長髯而美忽盡剃鬚神興驚問之對曰聊以效顰耳

渴睡漢

呂文穆薄游一縣胡日隨父宰邑客有譽呂舉其詩

捧腹編

卷五

二十九

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耳呂明年中甲寄聲胡曰渴睡漢狀元天際著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次榜果中首選

駁材

宗室至一品殯壙朝廷遣禮官駁祭舊制知太常禮院官以次行事得絹五十疋陳侗陳汝義俱在禮院因朝會見一皇親年老行進伺私語曰可駁矣汝義自後排之曰次未當公此吾物也傳者以為笑性急但不及它新法

紫姑神頗黠捷蘇軾與之甚狎常問軾乞詩軾曰軾不善作詩姑書灰曰有理有理軾云軾非不善但不欲作爾姑曰但不及它新法便得也

不特能繫筆

李公擇于秘書省種竹云使後人見之曰此李文正手植之竹蓋自許他日謚文正也劉貢父適聞之曰李文政不特能繫筆又善種竹那是時京師有李文政善繫筆士大夫多用之

紙酒塞門

捧腹編

卷五

三十

丁諷以館職病風廢于家一旦有妄傳諷死者京師諸公競致奠儀紙酒塞門諷曰酒且留之紙錢一任別作使用諷正乏資由是獲美醢盈室焉

王欽若嚇我

丁謂在崖州方奕棋其子哭而入云適聞有中使渡海將至矣謂笑曰此王欽若使人來嚇我爾使至謝恩畢乃傳宣撫問

寄箋

韓浦韓洎咸有詞學洎常輕浦語人曰吾兄為文譬

如繩樞草舍聊庇風雨予之爲文是造五鳳樓手浦
竊聞其言偶得蜀箋以詩贈洎曰十樣鸞箋出益州
寄來新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修五鳳
樓

三頭兩面

党進過市見縛拘欄者問汝誦何言優者說韓信進
怒曰汝對我說韓信見韓信卽當說我此三頭兩面
之人卽命杖之

後山談叢

捧腹編

卷五

三十一

令人權發遣

王荆公爲相喜說字始遂以成俗劉貢父戲之曰三
鹿爲麤麤不及牛三牛爲犇犇不及鹿謂宜三牛爲
麤三鹿爲犇犇難于遠改令各權發遣于時解縱繩
墨不次用人往往自小官暴據要地以資淺皆號權
發遣云故并譏之

你好雀兒肚腸

王師旣平蜀詔昶赴關曹武肅王審奏曰孟昶王蜀
三十年而蜀道千餘里請擒孟氏而赦其臣以防變

太祖批其後曰你好雀兒肚腸

可談

此真項安卿

慈善光獻王后嘗夢神語云太平宰相項安節神宗
密求諸臣及詢吏部無此姓名者久之吳克爲相凜
卿生頸間百藥不差一日立朝項上腫如拳后見告
上曰此真項安卿也

東坡志林

玉汝金吾

捧腹編

卷五

三十二

韓縝爲秦州酷暴少恩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曰
寧逢暴虎不逢韓玉汝玉汝縝字也孫臨最喜滑稽
尤善對或問曰莫逢韓玉汝當以何對臨應聲曰何
怕李金吾

三老問年

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記但
憶少時與盤古有舊一人曰海水變桑田時吾輒下
一籌邇來吾籌已滿十間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菓
其核于崑崙山之下今已與崑崙齊矣

說天話
者亦成
隊耶

平天冠作工直

潞公坐客有言新義極迂怪公笑不答久之曰嘗記明皇坐勤政樓上見釘校者上呼曰朕有一破損平平冠汝能釘校否此人既為完之上曰朕無用此冠以與汝為工直其人惶恐謝罪上曰俟夜深開門後獨自戴甚無害也

吾與君皆異人

斬州龐君安常善醫而曠與人語須書始能曉東坡笑曰吾與君皆異人也吾以手為口君以眼為耳非異人乎

但止乞頭

有道人坐相國寺賣諸禁方緘題其一曰賣賭錢不輸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歸發視其方曰但止乞頭

絕倒錄

老饕賦

老饕賦見於蘇文忠集中近有謀應制者為擬老饕賦雖近俳諧亦有所譏云賦曰齒刺唇搥心煎腹焚

常眼落於鑄鈔每情動於厨庖晨之興也掃半碗之豆粥食數饒之雪糕時之凜也盪三杯之卯酒圖一早之醅醕方投箸而捫腹一噉腐而心嘈嗟夫物理豈消兮幻體有漏人情可卻兮賓席難逃海味之去酒也而實憎於小器非肉之不飽也而尤便於太燒蟹圓臍而巨鰲魚帶子而多膠遇若登於春臺享東家之太牢蓋新舊宜於合和而生熟異於烹庖飲福者則必覆醲飲醕者嘗亦哺糟每嘗徧於市食終莫及於家有切綠孟嘗之門多喜不速之客大抵劉伶

捧腹編

卷五

三

之宴悉遵洪量之豪易素得於需卦物可及於蟻蟻故先生之願游者綺席深不戀於絺袍利嘴尖頭今探鄉黨之吉凶尋香逐氣今哀騰金以游遨既盍簪而發笑何淨盤而見嘲先生一笑而起尋東司而上

實不用二藥

李先生者居餘杭門外日賣養脾丸於市家蓄二婢以事炮製常揭巨榜於前曰不使丁香木香合則天誅地滅李一旦醉溺于河有人題牌懸其墓曰賣藥

李郎中昂藏辨不窮一朝天賜報溺死運河東或有
問於妻曰爾夫修合不苟天當祐之何返報之酷耶
妻云先夫專委二婢修合一名木香一名丁香實不
用二藥也

步里客談

蘇柳詞

東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謳因問我詞比柳詞何如對
曰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拍板唱楊
柳外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

捧腹編

卷五

三五

東去公為之絕倒

錢氏私志

如何待得許多小人

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稱小人宣和間有遼國右金
吾衛上將軍韓政歸朝授檢校少保節度使每向中
人以上說話稱小人中人以下稱我家每日到漏舍
誦天童經數十遍聲琅琅然且云對天童豈可稱我
是皇天生我改為小人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
日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前後二十餘句應稱我字

皆改為小人誦畢齋嘆云這天童極靈聖王才元少
師云若無靈聖如何待得許多小人

喫齋煮飯

宋相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讀周易聞其弟學
士祁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翼日令所親詣讓云
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
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內吃齋煮飯時否學士
笑却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在某州吃齋煮飯是
為甚底

捧腹編

卷五

三六

北窓炙榘

不知西漢果有子雲

王介甫論揚子投閣為史臣之妄劇秦美新之作亦
後人誣子雲它日與東坡論及此東坡曰賦亦疑一
事荆公曰疑何事東坡云不知西漢果有子雲否聞
者皆大笑

古今詩話

膠少

宣和間王將明賜第既而以梁生芝草為奏車駕臨

幸適久雨梅潤芝墜地京師無名子有為十七字詩
相公新賜第梁上生芝草為甚脫下來膠少

蕙畝拾英集

枝頭梅子

倘二更時呼至不潔清獻何以處之老共承命不往非清獻

趙清獻帥蜀日有妓戴杏花清獻喜之戲語之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逼晚使直宿老兵呼之幾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旋又令止之老兵忽自幙後出公怪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一個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嘗往

捧腹編

卷五

三十七

此風之始

有此從人

妾胡不日開雁屬夫人

吳給事女敏慧工詩詞後歸華陽陳子朝名儒也晚年惑一妾緣此遂染風疾一日親戚來問吳同妾在側因指妾曰此風之始也後西南士大夫凡有所惑者皆以風之始為口實

韋居聽輿

建義井

周益公夫人妬有勝公盼之夫人縻之庭公過之嘗暑以渴告公以熱水酌之夫人窺於屏曰好個相公

為婢酌水公笑曰獨不見建義井乎

中吳紀聞

芭蕉

初朱勔之進花石也聚於長嶽之上以移根久為風日所殘未幾即稿時時欲一易之故花綱旁午於道一日內宴伶人因諷之有持梅花出者問曰此何物也應曰芭蕉有持松檜出者亦以芭蕉答如是者數四遂批其頰云此某花此某木何俱謂之芭蕉應之曰我但見巴巴地討來都蕉了天顏亦為之少破

捧腹編

卷五

三十八

悅生堂隨抄

斷不學王彥超

這老子官與不

吳處裕性簡率發言多輕肆右金吾將軍王彥超告老得休致處裕常語人曰我縱僵仆殿階下斷不學王彥超七十便致仕

餘如故

石立中性疎曠少威儀好諧戲雖對面戲人人不以為怒知其無心為輕重及參大政或諫止之中立曰餘如故安可改

取名用百字

有侍范蜀公者公曰家中子弟連名百字幾尋盡矣
至於百發百中亦取以為名或曰輒有俚談可為一
笑公曰何也曰百靈百利百巧百窮必不敢以為名
蜀公為之掀髯大笑

過庭錄

孫山綴榜末

吳人孫山滑稽才子也赴舉他郡鄉人託以借往鄉
人子失意山綴榜末先歸鄉人問其子得失山曰解

捧腹編

卷五

三九

名盡處是孫山賢郎更在孫山外

茶亦病人

劉貢父知長安妓有茶嬌者以色慧稱貢父惑之事
傳一時貢父被召造朝茶遠送之貢父為夜宴痛飲
有別詩曰畫堂銀燭徹宵明白玉佳人唱渭城唱盡
一盃須起舞關河風月不勝情至關永叔直出道者
院去城四十五里迂之貢父適病酒未起永叔曰何
故未起貢父曰自長安路中親識留飲頗為酒病永
叔戲之曰貢父非獨酒能病人茶亦能病人多矣

畫墁錄

直是怕那溘然

嘉祐治平間有中官杜浙者好與舉子同游學文談
不悉是非居揚州凡答親舊書若此事甚大必曰茲
務孔洪如此甚多蘇子瞻過維揚蘇子容為守杜在
坐子容少息杜遽曰相公何故溘然其後子瞻與同
會問典客曰為誰對曰杜供奉子瞻曰今日直不敢
睡直是怕那溘然

游宦紀聞

捧腹編

卷五

四

歛板鞠躬

蜀昔有術士精于談天尤善戲謔士夫或有以五行
試其術答云此人必已食祿異時官至五馬咸強其
筆于楮以為他日證驗于是索筆特書云目今歛板
鞠躬已見二千石在後眾莫不譁然哂之且謂云是
乃挽米舟一水手何為謬言如是術者云吾之術驗
矣請細思之眾方悟歛板鞠躬之說

墨莊漫錄

尋常百姓

陳輔丹陽人能詩荆公深愛之嘗訪建康楊驥德逢留詩壁間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脚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荆公見之笑謂曰輔馬君作尋常百姓也

謝公墩

王荆公退居金陵建宅于半山蓋自城至鍾山竇公塔路之半因以得名宅後有謝公墩乃謝安石居東山之所也荆公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

蘇東坡

卷五

聖二

給事尚書

胡世將成公爲中書舍人兼權給事中與張燾子公同在後省一日胡將上馬忽內逼乃解衣登廁張戲之曰解衣脫冕而行舍人給事欲尋屬對無有其事後李彌大似矩當尚書知平江府似矩嘗爲宣撫使趙九齡次張忽云子公之句我有對矣棄甲曳兵而走宣撫尚書聞者莫不大笑且以爲的對蓋爲帥臣嘗爲賊所窘也

舍弟叔齊

尚書版
常給字
同音

蘇子由在政府子瞻爲翰苑有一故人與子由兄弟有舊者來與子由求差遣久而未遂一日來曰子瞻且云某有望內翰以一言爲助公徐曰舊聞有人貧甚無以爲生乃謀伐冢遂破一墓見一人裸而坐曰爾不聞漢世楊王孫乎裸葬以矯世無物以濟汝也復鑿一冢用力彌艱既入見一王者曰我漢文帝也遺制墳中無納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濟汝復見有二冢相連乃伐其在左者又之方透見一人曰我伯夷也瘠麻面有飢色餓于首陽之下無以應汝之求其

蘇東坡

卷五

聖二

嬾真子

難倒司馬端明

溫公先壠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爲諸生講書村父不及往聽今幸略講公即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

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所以奉答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書曾難倒司馬端明

增減太公年

古今之事有可資一笑者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也然宋玉楚詞云太公九十乃顯榮今誠未遇其匡合東方朔云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于文武噫太公老矣方得東方朔減了八歲却被宋玉展了十歲

捧腹編

卷五

四三

四方馬頭

莊子疏徐無鬼語武侯相馬曰直者中繩曲者中鈎圓者中規方者中矩謂馬步驟迴旋中規矩鈎繩也故東野後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矩同一意也疏乃以直爲馬齒曲爲頭項方爲馬頭圓爲馬眼且世間豈有四方馬頭乎

女妃九龍

同州澄城有九龍廟然只一妃土人謂馮道女也夏縣司馬才仲戲題詩云身既事十主女亦妃九龍過

客讀之無不一笑

歸田錄

此亦九百

故老能言五代時事者云馮相道和相疑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几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詬責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于是大笑

九皇生菜

捧腹編

卷五

四四

楊文公嘗戒其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既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于公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于是公爲之大笑而易之

鮎魚上竹竿

閑燕常談大觀中薛肇明和上皇御製詩曰歡聲似鳳來唧詔喜氣如鷄去揭竿韓子倉喜爲更之曰窘如老鼠入牛角難似鮎魚上竹竿

水底眼中

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日爲天上日未有

對而會揚大年適來白事因請其對大年應聲曰眼中人是面前人

面不過樸子大

呂蒙正為相有一朝士家藏古鏡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樸子大安用照二百里

樂善錄

打得過自不問

王韶晚年頗悔取熙河時事嘗游金山寺以因果問

捧腹編

卷五

聖五

理禪

衆長老皆言以王法殺人如舟行壓殺螺蚌自是無心韶猶疑之時有刁景純者一日與韶邂逅於長老坐間韶復舉前話衆答如前刁獨無語韶曰十八丈以為如何刁曰但打得過賢心下否韶曰不知十八丈打得過否刁曰以其所見賢打過不得曰何以知之曰若打得過自不問也

安得猛士今守鼻梁

劉貢父晚年得惡疾鬚眉墮落鼻梁斷壞苦不可言一日與蘇子瞻數人各引古人一聯相戲子瞻遽言

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今守鼻梁

鸚哥幾時籠閉

富商有段姓者養一鸚鵡甚慧能誦隴客詩及梵本心經段剪其兩翅閉以雕籠如意參養熙寧六年段忽繫獄及歸問鸚鵡曰我半年在獄極用怨苦汝在家餵飼以時否鸚鵡曰君半年在獄早已不堪鸚哥幾時籠閉豈亦不在怨恨乎段大感悟即日放之

捧腹編卷五 終

捧腹編

卷五

聖五

捧腹編目錄

卷六

啟顏錄

服石發熱

作鷄鳴

毘舍闍鬼

枷中坐

乙再伯父

論孔子弟子

乘大家熱鑪

勝伊一倍

典琴

三禿不敵一盧

豈是車撥傷

臘月何處有蛇咬

捧腹編

目錄卷六

一

截鼻補眼

何須爾許大

狗利社稷

嘲熱客

應是宋公

烏馬漆弓

相嘲眼鼻

屈五指

子在回何敢死

應是六斤半

此是阿歷

此是犢子

當作號號

笑林

不殺陳他

隨典儀口唱

責人當以其方

煮荊實

少失過庭之訓

以錫中截而入

傾家贍君

幽怪錄

三耳秀才

槁中樂

妖亂志

借耕牛牽碑

唐語林

無誰人云癩死

韓臯實是硬

捧腹編

目錄卷六

二

以門族官品自言

動手

陛下欲秤臣耳

大唐新語

你牛亦自弱

坊州杜若

探食劉蘭心肝

與賢家君報讐

狗尾底避陰涼

以居要津示大

買得張佛袍集

豈不畏皇后聞耶

活剝生吞

圭誅虞縷

柑子布

幾落省牆東

好者總在僥倖者去

國朝傳記

敢於御史裡行

宋史

俄聞犬吠叢薄間

自稱日暉

盡在是矣

寤榻

王班請滿飲

可惜壓死

天王形

有見人否

急中急

劔汝自請

捧腹編

目錄 卷六

三

三青相公

亦願兄遠佞人

須自下作法

恐亦非金人所喜

汝曹惟有善走

生兵何物

榜壽

勿笑三耳

見同當受杖

今日甚榮

驅使李商隱

幸舍吾被

元史

地獄中復置地獄

獨不能為君爾

治天下匠

瑞應將大至

天下儒人師

遼史

惟知炒栗

柴入火必焚

觀鼻在否

和你都輸去

金史

嚮裏飛

豈可使我為始皇

不識肯字

雀兒參政

列子

杞人憂天

宋向氏

捧腹編

目錄 卷六

四

迷疾

悲心更微

一孔不達

北山愚公

兩兒辨鬪

負日之暄

仰天而笑

其狗迎吠

得人遺契

不見人徒見金

晏子春秋

迭處迭去

數圍人罪

楚為小門

辱嬰取病

史記

賀錢萬

所就孰與仲多

病死以為化去

黠願

為汝遂成之

美女惡女之仇

羨顏侯

亦食糠覈耳

欲反地下

舌在足矣

將受命

土偶笑木偶

唐舉相蔡澤

養卒歸趙王

生乃與噲等為伍

何渠不若漢

無兄盜嫂

然即溺之

捧腹編

目錄 卷六

五

今將軍尚不得夜行

不知漢大

豚酒穰田

歡飲一石

不忍鵠渴

臨檻大呼

麋鹿觸冠

漆城

河伯娶婦

捧腹編卷六

茂苑許自昌玄祐父輯

甫里陸硯祥壽卿父校

啟顏錄

服石發熱

後魏孝文帝時諸王及貴臣多服石藥皆稱石發乃有熱者本非富貴亦云服石發熱時人多嫌其詐作富貴體有一人于市門前臥宛轉稱熱眾人競看同伴怪之報曰我石發同伴人曰君何時服石今得石發

捧腹編

卷六

一

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發眾大笑自後少有人稱石發者

作鷄鳴

唐崔思海口吃每共表弟杜延業遞相戲弄杜嘗語崔云延業遣兄作鷄鳴但有所問兄即須報有人云他口應須自由焉得隨人驅使若不肯作何能遣之杜即云能得既而傷人即共杜私賭杜將一把穀來崔前云此是何物崔云穀穀有人大笑因輸延業

毘舍闍鬼

隋薛道衡為聘南使時南朝一僧甚辯捷道衡向寺禮拜至佛堂門僧大引聲讀法華經云鳩盤茶鬼今在門外道衡即應聲還以法華經答曰毘舍闍鬼乃在其中僧徒愧服

柳中坐

隋劉焯與從弟炫竝有儒學嘗俱犯法被禁縣吏不知其大儒也咸與之柳焯曰終日柳中坐而不見家炫曰終日負柳坐而不見嬾

乙再伯父

捧腹編

卷六

十一

豐邑坊
在上都
是肆出
方相

唐有姓方人好矜門第但有姓方為官必認云親知人戲謂之曰豐邑公相是君何親曰是某乙再伯父人大笑曰君既是方相姪兒只堪嚇鬼

論孔子弟子

北齊石動筩嘗于國學中看博士論云孔子弟子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已著冠幾人未著冠博士曰經傳無文動筩曰先生讀書豈不合解孔子弟子已著冠有三十人未著冠有四十二人博士曰據何文以知之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

人六七四十二人也豈非七十二人坐中皆大笑博士無以應之

乘大家熱鑪

北齊高祖嘗宴近臣為樂高祖曰我與汝等作謎共射之卒律葛答諸人皆射不得石動筩曰是煎餅高祖笑曰是也又曰汝等諸人為我作一謎我為汝射之諸人未作動筩為謎復曰卒律葛答高祖射不得問曰此是何物答曰是煎餅高祖曰我始作之何因更作動筩曰乘大家熱鑪子頭更作一箇高祖大笑

捧腹編

卷六

五

勝伊一倍

高祖嘗讀文選有郭璞游仙詩嗟嘆稱善石動筩起曰此詩有何能若令臣作即勝伊一倍高祖不悅曰汝是何人自言作詩能勝郭璞一倍豈不合死動筩即云大家即令臣作若不勝一倍甘心合死即令作之動筩曰郭璞游仙詩云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臣作云青溪二千仞中有二道士豈不勝伊一倍高祖始大笑

典琴

北齊王元景性機捷有一奴名典柔嘗旦起令索食謂之解齋典柔曰公不作齋何故嘗云解齋元景徐謂典柔曰我不作齋不得爲解齋汝作字典柔何處有柔可典

三禿不敵一盧

隋盧嘉言就寺禮拜因入僧房一僧善于論議嘉言卽與談話因相戲弄此僧理屈同坐二僧卽助此僧醉對往復數回三僧竝屈嘉言乃笑謂曰三箇阿師竝不解樗蒲僧未喻嘉言卽報言可不聞樗蒲人云

捧腹編

卷六

四

三箇禿不敵一箇盧觀者大笑僧無以應

豈是車擦傷

山東人娶蒲州女多患瘰其妻母項瘰甚大成婚數月婦家疑婿不慧婦翁置酒盛會親戚欲試之問曰某郎在山東讀書應識道理鴻鶴能鳴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松栢冬青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道邊樹有骨骷何意曰天使其然婦翁曰某郎全不識道理何因浪住山東因戲之曰鴻鶴能鳴者頸項長松栢冬青者心中強道邊樹有骨骷者車擦傷豈是天使

其然婿曰請以所聞見者奉酬不知許否曰可言之婿曰蝦蟆能鳴豈是頸項長竹亦冬青豈是心中強夫人項下瘰如許大豈是車擦傷婦翁羞愧無以對

臘月何處有地咬

隋朝有人敏慧然而口吃楊素每閉閣卽召與劇談嘗歲暮無事對坐因戲之云有大坑深一丈方圓亦一丈遣公入其中何法得出此人低頭良久乃問有梯否素曰只論無梯若論有梯何須更問其人又低頭良久問曰白白白日夜夜夜夜地素云何須云

捧腹編

卷六

五

白白日夜地若爲得出乃云若不是夜地眼眼不瞎爲甚物入入裡許素大笑又問曰忽命公作軍將有小賊兵不過一千已下糧食唯有數日城外被數萬人圍若遣公向城中作何謀計低頭良久問曰有有救救兵否素云只緣無救所以問公沈吟良久舉頭向素云審審如何公言不免須敗素大笑又問曰計公多能無種不解今日家中有人地咬足若爲醫治此人應聲云取五月五日南牆下雪雪塗塗卽卽治素云五月何處得有雪答云五月無雪臘月何處有地

咬素笑而遣之

截鼻補眼

隋三藏法師父本商胡法師生于中國儀容面目猶作胡人行業極高嘗以四月八日設齋講說時觀者千餘人大德名僧朝官辯捷者前後十餘人論議法師隨難卽對義理不窮最後有小兒姓趙年十三卽出于衆中就坐大聲語此僧昔野狐和尚自有經文未深狐作阿闍黎出何典語僧語云此卽子聲高而身小何不以聲而補身兒卽應聲報云法師眼深而鼻長何不截鼻而補眼衆皆驚異大笑法師又思量答語以扇掩面低頭兒又大聲語云團圓形如滿月不藏頭兔翻掩雄狐衆大笑法師卽去扇以如意指麾別送問竝語未得盡忽如意頭落兒卽起謂法師曰如意旣折義鋒亦摧長揖而去

何須爾許大

唐左司郎中封道弘身形長大而聲甚潤道弘將入閣奏事英公李勣在後謂道弘曰封道弘你聲斟酌坐得卽休何須爾許大

狗利社稷

長孫玄同任荆王友所司差攝祭官祠社于壇所清齋玄同在幕內坐有犬來遺糞穢于牆上玄同乃取支牀磚自擊之傷人怪其率問曰何爲自徹支牀磚打狗玄同曰可不聞狗利社稷塼之亦可

嘲熱客

晉程季明朝熱客詩曰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今代愚痴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嘖嗟奈此何謂當起行去安坐正咨嗟所

應是宋公

唐宋國公蕭瑀不解射九月九日賜射瑀箭俱不著梁一無所獲歐陽詢詠之曰急風吹緩箭弱手取強弓欲高翻復下應西還更東十迴俱着地兩手迸擊空借問誰爲此乃應是宋公

烏馬添弓

唐李時慎賀蘭僧伽面甚黑杜善言爲長安令亦黑

宋解射果行狀

崔行敏詠之曰時慎騎烏馬僧伽把漆方喚取長安
令共獵北山熊

相嘲眼鼻

一人患眼側睛及翳一人患離鼻俱以千字文作詩
相詠離鼻人先詠側眼人云眼能日月盈易為有陳
根委易患眼人續下句不識似蘭斯蔡都由鴈門紫
塞

屈五指

唐逸士殷安謂薛黃門曰自古聖賢數不過五人伏

義八卦窮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植百穀濟

義六

八

萬人命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
也乃屈三指孔子前知無窮却知無極四也乃屈四
指自此以後無屈得指者良父乃曰并我五也遂屈
五指

子在回何敢死

隋侯白機鋒辯捷時莫之比嘗與楊素並馬言話路
傍有槐樹顛顛死素乃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
樹活否曰能素曰何計得活曰取槐樹子于樹枝上

同音書

懸着即當自活素云因何得活答曰可不聞論語云
子在回何敢死

應是六斤半

姓名俱

開皇中有人姓出名六斤欲參楊素齋名紙至省門
遇侯白請為題姓乃書云六斤半名既入素召其人
問曰卿姓六斤半答曰是出六斤曰何六斤半曰向
請侯秀才題之當是錯矣即召白至謂曰卿何為錯
題人姓名對曰不錯素曰若不錯何因姓出名六斤
請卿題之乃言六斤半對曰向在省門會卒無處見

捧腹編

卷六

九

此是阿歷

楊素謂侯白曰僕為君作一謎君射之不得遲便須
罰酒素曰頭長一分眉長一寸未到日中已打兩頓
白應聲曰此是道人素曰君須作謎亦不得遲白即
云頭長一分眉長一寸未到日中已打兩頓素曰君
因何學吾作道人謎白曰此是阿歷素大笑

此是犢子

侯白逢衆宴俱令作謎必不得幽隱難識及詭譎希

與稱大
家熟
字同

奇亦不假合而成人所不見者白即應聲曰有物大如狗面貌極似牛此是何物或云是獐或云是鹿皆云不是即令白解云此是犢子

當作號號

侯白謁邑宰會知識曰白能令明府作狗吠曰何有明府得遣作狗吠誠言我輩輸一會飲食若妾君當輸于是入謁白曰境中盜賊甚多請命各家養猛犬令吠聲恻恻庶可警夜令曰恻恻聲者不是猛犬當作號號聞者莫不掩口而笑

揆腹編

卷六

十一

笑林

不殺陳他

有甲欲謁見邑宰問左右曰令何所好或語曰好公羊傳後人見令問君讀何書答曰唯業公羊傳試問誰殺陳他者甲良久對曰平生實不殺陳他令察謬誤因復戲之曰君不殺陳他請是誰殺于是大怖徒跣走出人問其故乃大語曰見明府便以死事見訪後直不敢復來遇赦當出耳

隨典儀口唱

漢司徒崔烈辟上黨鮑堅為掾將謁見自憂不過問先到者儀適有答者曰隨典儀口唱既謁見曰可拜堅亦曰可拜讚者曰就位堅亦曰就位因復着履上坐將離席不知履所在讚者曰履着脚堅亦曰履着脚也

責人當以其方

魏人夜暴疾命門人鑽火是夕陰暝督迫頗急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大無理今闇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當得覓鑽火具然後易得耳孔文舉聞之曰責人

揆腹編

卷六

十一

當以其方也

笑林實

漢人有適吳吳人設筭問是何物曰竹也歸煮其牀實而不熟乃謂其妻曰吳人輕饒欺我如此

少失過庭之訓

甲父母在出學三年而歸舅氏問其學何得并序別父久乃答曰渭陽之恩過于秦康既而父數之爾學奚益答曰少失過庭之訓故學無益

以鋸中截而入

魯有執長竿入城門者初豎執之不可入橫執之亦不可入計無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聖人但見事多矣何不以鋸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

傾家贍君

漢世有人年老無子家富性儉嗇聚斂無厭而不敢自用或人從之求丐者不得已而入內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而減比至宇外纔餘半在閉目以授乞者尋復囑云傾家贍君慎勿他說復相效而來

幽怪錄

捧腹編

卷六

十一

三耳秀才

隋兖州佐史董慎性公直明法理一日出州門逢一黃衣使者曰大山府君呼君為錄事即內慎於大布囊負之既至府君命坐因與論天曹疑獄慎舉張審通自代審通為狀申天曹天符下罰府君府君大怒審通即命左右取方寸肉塞却一耳遂無聞審通更為判申天曹允之府君悅命左右割下耳中肉令一小鬼擘之為一耳安於審通額上既寤數日額角痒遂踴出一耳通前三耳而踴出者尤聰時人笑曰天

有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亦呼雞冠秀才者

橘中樂

巴邛人家有橘園霜後諸橘盡收餘二大橘如三斗益巴人異之剖開每橘有二叟鬚髮皤然肌體紅明皆相對象戲談笑自若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為愚人摘下耳

妖亂志

借耕牛牽碑

廣陵立高駢生祠并刻石頌差人採碑石于宣城及至揚子縣呂用之一夜密遣人以健牯五十牽至州南鑿垣架塚以入城內及明柵緝如故因令揚子縣申府昨夜碑石不知所在遂懸構之至晚云被神人移置街市駢大驚乃于其傍立一大木柱上以金書云不因人力自然而至明日揚子有一村嫗詣知府判官陳燦云夜來里胥借耕牛牽碑誤損其足遠近聞之莫不絕倒

唐語林

無証人云癩死

韓愈病將卒召群僧曰吾不藥今將病死矣汝詳視
吾手足支體無詭人云韓愈癩死也

韓臯實是硬

韓臯為京兆尹時久旱祈雨縣官讀祝文專心記公
家諱及稱宮銜畢誤呼先相之名臯但慘然因命重
讀亦不加責在夏日常病小瘡令醫傅膏而濡公問
之醫云天寒膏硬公笑曰韓臯實是硬

以門族官品自言

玄宗為潞州別駕入覲京師尤自卑損暮春豪家子

數輩游其明池芳飲

卷六

十四

不悅忽一少年持酒船倡曰今日宜以門族官品自

言酒至上大聲曰曾祖天子祖天子父相王臨淄王

李其諸少年驚走不敢復視乃連飲三銀船盡一巨

餽乘馬而去

動手

動手

商則仕廩丘尉性廉縣令丞多貪因宴會舞令丞舞

皆動手尉則回身而已令問其故則曰長官動手舞

府亦動手惟有一個不動手百姓何容活耶人皆大

笑嘲曰令丞俱動手縣尉止回身

陛下欲秤臣耳

孟業為幽州其人甚肥或以為千斤武帝為稱之難
其身大作一大秤掛壁業入見武帝曰朕欲自秤有
幾斤業曰陛下欲秤臣耳無煩復勞聖躬於是秤業
果得千斤

大唐新語

你牛亦自弱

則天朝旱澇板閉坊市南門以讓之楊再思晨入朝

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

卷六

十五

乃罵曰一羣癡宰相不能和得陰陽而閉坊門遣我

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謂之曰你牛亦自弱不得喚他

宰相

坊州杜若

坊州杜若

尹伊嘗作坊州司戶尚藥局牒省索杜若省符下坊

州供送伊判之曰坊州本無杜若天下共知省符忽

有此科應由謝眺詩誤筆省曹郎如此判豈不畏二

十八宿向下笑人

不妨笑
不得許
多也

探食劉蘭心肝

代州都督劉蘭謀反腰斬之將軍丘行恭希旨探心肝而食太宗責之曰典自有常科何至如此若食逆者心肝而為忠孝則蘭之心肝當為太子諸王所食豈到汝乎行恭慙謝而退

與賢家君報讐

許敬宗卒博士袁思古等議曰敬宗位以才昇歷歷清級稟長手於荒微嫁少女於夷落聞詩聞禮事絕於家庭納采問名唯同於賈貨易名之典須憑實行

捧腹編

卷六

十六

案謚法名與實異曰謚請謚為謚敬宗孫彥伯訴於執政請改謚禮官議以為既過能改曰恭乃謚為恭彥伯昂之子也既與思古忿競將於眾中歐之思古謂曰吾與賢家君報讐緣何反怒彥伯大慙而退

狗尾底避陰涼

劉仁軌既官達其弟仁相在鄉曲昇沉不同遂構嫌恨與軌別籍每於縣祇奉戶課或謂之曰何不與給事同籍五品家當免差科仁相曰誰能向狗尾底避陰涼兄弟以榮賤致隔者可為至戒

以居要津示大

王義方初拜御史意望殊高忽略人間細務買宅酬直訖數日對賓朋忽驚指庭中雙青梧樹曰此志酬直遽召宅主付直四千賓朋曰侍御貴重不知交易樹當隨宅無別酬則義方曰此嘉樹不比他也及貶世好點或問其故答曰初以居要津作宰相示大耳

買得張佛袍集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眾中歎班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竝入文選何為言無由古曰此竝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聞者掩口而笑又謂同官曰昨買得王僧孺集大有道理杜文範知其誤應聲曰文範亦買得張佛袍集勝於僧孺遠矣由古竟不之覺

豈不畏皇后聞耶

太宗常宴近臣令嘲謔以為樂長孫無忌先嘲歐陽詢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家麟閣上盡此一獼猴詢應聲答曰索頭連背暖視襦畏肚寒只由心

無忌后之弟也

活剝生吞

李義府嘗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棗強尉張懷慶好偷名士文章乃為詩曰生情鏤月成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時來好取洛川歸人為之諺曰活剝王昌齡生吞郭正一

圭誅虞縷

侯思止出自皂隸言音不正以告變授御史時屬斷

屠腹編

卷六

十八

屠思止謂同列曰今斷屠宰雞圭誅魚虞縷俱

不笑

居不得笑詰空笑結未弭越泥去如儒何得不饑侍

御霍獻可笑之思止以聞則天怒謂獻可曰我知思止不識字我已用之卿何笑也獻可具以雞猪之事對則天亦大笑釋獻可

棊子布

益州每歲進棊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紙不敬代以細布既而恐棊子為布所損每懷憂懼俄有御史甘子布使於蜀驛使馳白長吏有御史甘子布至

長吏以為推布裹棊子事懼曰果為所推及子布到驛長吏但序以布裹棊子為敬子布初不知之久而方悟聞者莫不大笑

幾落省墻東

王上客自負其才意在前行員外俄除膳部員外既乖本志頗懷悵惋吏部郎中張敬忠戲詠之曰有意嫌兵使專心取考功誰知脚蹭蹬幾落省墻東膳部在省東北隅故有此語

奸者總在僥倖者去

屠腹編

卷六

十九

竇懷貞為京兆尹神龍之際政令多門京尉由墨勅入臺者不可勝數或謂懷貞曰縣官相次入臺縣事多辦否懷貞對曰倍辦於往時問其故懷貞曰奸者總在僥倖者去故也聞者皆大噱

國朝事記

敢於御史裡行

武后初稱周恐下心不安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外多置裡行拾遺補闕御史至有車載斗量之咏有御史臺令史將入室值裡行御史數人聚立門內令

史不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御史許之謂曰汝技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裡行於是羞赧而止

宋史

俄聞犬吠叢薄間

韓侂胄用事宗室師曩附之得為工部侍郎侂胄嘗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茅舍謂師曩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鷄鳴耳俄聞犬吠叢薄間視之乃師曩也侂胄大笑

捧腹編

卷六

手

自稱曰暉

党進出戎行形貌魁岸居常恂恂每操甲冑毛髮皆豎進名進自稱曰暉人問之則曰吾欲從吾便耳

盡在是矣

先是禁中軍校自都虞候已上悉書所掌兵數于槓上如笏記焉太宗一日問党進所掌幾何進不識字但舉槓以示上曰盡在是矣

瞎榜

陳若拙多誕妄寡學術當時以第一人及第者為榜眼若拙素無文故目為瞎榜云

王班請滿飲

田景咸在邢州日使者王班至景咸勸班酒曰王班請滿飲典客曰是使者姓名也景咸悟曰我意王班是官爾何不早諭我

可惜壓死

周仁美從李漢超戰於西嘉山中重創補隊長漢超上其功隸殿前班賜衣帶鞍勒馬什物奴婢器械

捧腹編

卷六

手

命王繼恩引入縱觀過祇候庫太祖問其力能負幾許錢仁美曰臣可勝七八萬太祖曰可惜壓死止命負四萬五千因賜之

天王形

王延範性豪率尚氣尤存術數前戎城王簿田辦自言善相謂延範曰君是坐天王形頗如眼仙人鼻雌相龍虎望有大威德猛烈富貴之相也即日當乘四門

輦

有見人否

康史多

張觀輒尚恬曠持廉少欲仁宗飛白書清字賜觀以賞其節然於吏事非所長知開封府民犯夜禁觀詰之曰有見人否眾傳以為笑

急中急

張雍性鄙吝所至藩鎮宴犒率皆裁節聚公錢為羨餘以輸官帑集會賓佐糲食而已在三司置簿籍有按前急馬前急急中急之日頗為時論所誚

劍汝自請

呂公弼知成都府其治尚寬人疑少威斷營卒犯法

請杖打不受曰寧以劍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劍汝自

請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

三旨相公

王珪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為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云已得聖旨也

亦願兄遠佞人

王安國屢以新法力諫兄安石又質責曾布誤其兄亦惡呂惠卿之姦先是安國教授西涼頗溺于聲色

安石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聞者撫掌

須自下作法

金人圍都城孫傳日夜親當矢石讀丘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于市人中訪得無忌龍衛兵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技藝能否但擇其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走有武臣欲為偏裨京不許曰君

雖林勇然明年正月當死恐為吾累其譏妄類此激

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晉爾致太平直

襲擊至陰山而止傳與何臬尤尊信傾心待之又有一

稱六丁力士天闕大將北斗祖兵者大率皆效京所

為識者危之京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臬數趣之徒

期再三乃啟宣化門出戒守陣者悉下城無得竊覘

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謀而前京兵敗

退墮護龍河填屍皆滿城門急閉京遽白叔夜曰須

自下作法遂下城因餘眾南遁是日金人遂登城

恐亦非金人所喜

高宗卽位拜李綱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趣赴關
中丞顧岐奏曰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已爲三公郡
王更宜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爲金人所惡雖
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上曰如朕之立恐
亦非金人所喜聞者絕倒

汝曹惟有善走

蔡京當國求善訓子弟者張翥適到部京族子應之
以翥薦翥再三辭不獲遂卽館京亦未暇與之接翥

嚴毅聲拔意度凝然異於他師諸生色不能堪忽謂

之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駭而問曰嘗聞先生教令
讀書徐行未聞教以走也翥曰天下被而翁破壞至
此旦夕賊來先至而家汝曹惟有善走庶可逃死爾

生兵何物

金主亮南侵高宗命葉義問視師義問素不習軍旅
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吏曰生兵
何物邪聞者掩口

松壽

韓侂胄用事程松知錢唐縣詣事之侂胄以小故出

愛姬松聞以百千市之至則盛供帳舍諸中堂夫婦
奉之謹居無何侂胄意解復召姬姬具言松謹待之
意侂胄大喜除松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意殊怏怏乃
獻一妾于侂胄曰松壽侂胄訝其名問之答曰欲使
叱賤名常蒙記憶爾除同知樞密院事自宰邑至執
政財四年

勿笑三耳

郭忠恕嘗以聶崇義姓嘲之曰近貴全爲曠攀龍節

作聶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崇義對曰僕不能爲

詩聊以一聯奉答卽云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蓋
因其名以嘲之忠恕大慚

見罔當受杖

何承裕爲蓋屋咸陽二縣令往往召豪吏接作引滿
吏因醉挾私自事承裕悟之笑曰此見罔也當受杖
杖訖復召與飲

今日甚榮

有郭昱者好爲古文挾中詭僻周顯德中登進士第

耻赴常選獻書于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于馬首

驅使李商隱

賀鑄長于度曲認拾人所棄遺少加隱括皆為新奇嘗言吾筆端驅使李商隱温庭筠常奔命不暇

幸舍吾被

吳瑛臨溪築室種花釀酒賓客至必飲飲必醉或因臥花間客去亦不問嘗有貴客過之瑛酒酣而歌以

樂器扣其頭為節客亦不以為忤有盜入其室覺而

不言且取其被乃曰他物唯所欲夜正寒幸舍吾被

元史

地獄中復置地獄

脫脫領宣政院事諸山王僧請復僧司且曰郡縣所苦如坐地獄脫脫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復置地獄邪

獨不能為君爾

順帝覽宋徽宗畫稱善變變進言曰徽宗多能惟一

事不能帝問何事對曰獨不能為君爾

治天下匠

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見知于太祖因每自矜曰國家方用武耶律楚材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須用弓匠為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邪帝聞之大笑

瑞應將大至

趙壁為河南經略使劉萬戶貪淫暴戾郡中咸呼為翁其黨董主簿尤恃勢為虐壁至按罪斬之劉大驚時天雨雪因詣壁相勞苦且酌酒賀曰經略下車誅

強錫猶故雪為瑞應壁曰如董主簿比者尚有其人

侯盡誅之瑞應將大至矣劉屏氣不復敢出言歸臥

病而卒時人以為懼死

天下儒人師

帝師至京師有旨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惟字木魯神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

遼史

惟知炒栗

蕭韓家奴徙彰德宮使與宗與語才之嘗從容問曰
卿居外有異聞乎韓家奴對曰臣惟知炒栗小者熟
則大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為
盡美不知其他蓋嘗掌栗園故託栗以諷諫帝大笑

柴入火必焚

周兵犯燕世宗以勝敗問魏璘璘曰周姓柴也燕分
火也柴入火必焚其言果驗

觀鼻在否

羅衣輕善諧謔多所規諷與宗敗于李元昊也車騎
突出幾不得脫先是元昊獲遼人輒刺其鼻有奔北
者惟恐追及故羅衣輕止之曰且觀鼻在否上怒以
毛毬索繫帳後將殺之太子笑曰打渾的不是黃幡綽
羅衣輕應聲曰行兵的亦不是唐太宗上笑而釋之
和你都輸去

興宗嘗與太弟重元狎昵宴酣許以千秋萬歲後傳
位重元喜甚驕縱不法又因雙陸賭以居民城邑帝
屢不競前後已賞數城一日復博羅衣輕指其局曰

捧腹編

卷六

二十六

陸休和和你都輸去也

金史

嚮裏飛

章宗中宮虛位久意屬李氏李氏微甚大臣執不從
一日宴宮中優人璫瑁頭者戲于前或問上國有何
符瑞優曰汝不聞鳳皇見乎其人曰知之未聞其詳
優曰其飛有四所應立異若嚮上飛則風雨順時嚮
下飛則五穀豐登嚮外飛則四國來朝嚮裏飛則加
冠進祿上笑而罷

捧腹編

卷六

二十七

豈可使我為始皇

近侍有欲罷科舉者世宗曰吾見大師議之張浩入
見上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對曰有曰誰
歟浩曰秦始皇顧左右曰豈可使我為始皇乎
不識肯字

初大兵圍汴司諫陳肯屢上封事言得失切中時病
赤益合喜大怒召入省呼其名責之曰子為陳山可
耶果如此言能退大敵我當世世與若為奴聞者無
不竊笑蓋不識肯字至分為兩耳

雀兒參政

合周為參知政事性好作詩詞語鄙俚人采其語以為戲笑因自草括粟榜文有雀無翅兒不飛蛇無頭兒不行等語以而作兒掾史知之不敢易也京城目之曰雀兒參政

列子

杞人憂天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

捧腹編

卷六

三年

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是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

皇

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踏步趾踏終日在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

宋向氏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

皇

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潤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鱉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鱉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

捧腹編

卷六

三年

珍寶穀帛財物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已也遇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認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邪孰為不盜邪

迷疾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慧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臭嘗其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

捧腹編

卷六

三十一

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管汝之糧不若逆歸也

悲心更微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

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一孔不達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証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

捧腹編

卷六

三十一

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北山愚公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

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
 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比遂率子孫荷擔者三
 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鄭人京城氏之孀
 妻有遺男始亂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
 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
 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
 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
 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子子又有孫子子孫
 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
 以應

卷六

三

兩兒辯問

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
 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
 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
 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
 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
 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謂汝多知乎

負日之暄

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緇屨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
 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貉顧謂其
 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
 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苽芹萍子者對鄉
 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螫於口慘於腹眾哂而怨之
 仰天而笑

卷六

三

其狗迎吠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
 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
 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
 無怪哉

得人遺契

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
 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不見人徒見金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晏子春秋

迭處迭去

晏公游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刷淚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獨笑何也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

捧腹編

卷六

三六

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數圍人罪

景公又嘗使圍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

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為君

捧腹編 卷六

一五一

數之使其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食之當死罪一也又殺之所最善馬者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于百姓兵弱于隣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嘆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楚為小門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為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

捧腹編

卷六

三六

當從此門入偵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邪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為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辱嬰取病

晏子將至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我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為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為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

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為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于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邪王笑曰聖人非所與嬉也寡人反取病焉

史記

賀錢萬

捧腹編

卷六

三五

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更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

所就孰與仲多

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

新選話

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

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病死以為化去
李少君病死武帝以為化去不死也而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

夥願

不減足
加帝腹

陳勝為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涉勝字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不肯為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願涉之為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

捧腹編

卷六

三五

為汝遂成之

薄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成臯臺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聞其故兩人具以實告漢王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為汝遂成之

美女惡女之仇

尹夫人與刑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

賢人

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為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為當人主矣于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于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羨頡侯

小樣

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早卒始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詳為羨盡

捧腹編

卷六

四

高祖亦小樣

樂金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金中尚有羨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為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耳乎是乃封子為羨頡侯索隱曰羨頡爵號非縣名以其樂金故也

亦食糠覈耳

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

有此語

糠覈耳

欲反地下

當原開王治罪

條侯周亞父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汗條侯書既聞景帝帝下吏吏簿責條侯條侯不對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

舌在足矣

捧腹編

卷六

四

後得是海古釋

張儀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儀已學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我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

將受命

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

因兄弟而見其子文于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將受命于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憂焉必受命于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

土偶笑木偶

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

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于土敗則歸土今天

卷六

四三

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

唐舉相蔡澤

蔡澤游學于諸侯小大甚眾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柄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執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鴈顏蹙顴膝掌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

易鼻鴈
鴈如鴈
巨鼻
巨肩

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于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二年足矣

養卒歸趙王

趙王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陳餘張耳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

卷六

四三

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待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道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

廝養卒
皆北面

項也蓋
項也蓋
項也蓋
項也蓋

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

生乃與噲等為伍。

韓信為淮陰侯。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

何渠不若漢。

捧腹編

卷六

四四

南越王尉他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疆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運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萬計。地方萬里。居天下膏腴。人眾車塞。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有也。今王眾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于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

無兄盜嫂。

文帝遷直不疑至太中大夫。朝廷見之。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問曰。我乃無兄。終不自明也。

然即溺之。

韓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徙中為三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捧腹編

卷六

四五

今將軍尚不得夜行。

李廣家與故穎陰侯孫孫名廣。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天子乃召拜廣為古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

不知漢大。

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

此可嘆亦可憐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

豚酒穰田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於髡之趙請救兵齊金百斤車馬十駟淳於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汗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

歡飲一石

齊音棲 齊音溝 龍也汗 音鳥汗 齊下地 田也
威王置酒後宮召淳於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希請鞠臆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招不禁前有

二言 十有二 樽俎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

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

不忍鴿渴

齊王使淳於髡獻鴿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鴿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鴿過於水

臨檻大呼

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

楹大呼曰陛楯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
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使陛楯者得半相代

麋鹿觸冠

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
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冠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
矣始皇以故輟止

漆城

二世立欲漆其城優旃曰善王上雖無言臣固將請
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冠來不能

捧腹編

卷六

四六

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陰室二世笑之乃止

世說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
救東方朔曰此非唇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
時但當屢顧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既
至朔亦待側因謂曰汝痴耳帝壯矣寧須汝乳而
活耶帝雖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戀即赦免罪

河伯娶婦

西門豹為鄴令問民所苦曰苦為河伯娶婦豹曰至
為河伯娶婦時幸來告語之吾亦莊送女皆曰諾至

換

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人民往
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
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
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推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
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
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
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趨之復以弟子
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趨之復
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
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
西門豹簪筆磨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
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
廷椽與豪長者一人入趨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流
血至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吏須吏
豹曰廷椽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
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

捧腹編

卷六

四九

捧腹編卷六

終

捧腹編目錄

卷七

晉書

預生送款

杜預甄

奪我鳳凰池

可謂恂恂濟濟

孫皓譏王濟

體似聲真

李陽亦謂不可

舉阿堵物却

不以新婦屬小郎

舊疾復發

聖質如初

即僕便是鬼

捧腹編

目錄 卷七

亦復可爾耳

巢許豈足多慕

雞肋不足以安尊拳

猶不廢我嘯歌

彥國不得為爾

四伯擬四凶

必我孟祖

在有無間

我自卿卿

充純相說

桂林一枝

如君於盧毓盧挺

大笑落水

小兒擲瓦石

糠粃在前

竊謂無復見勝

頭可截否

小苟酷於大苟

書麓

神錐神槌

加九錫

相與有瓜葛

蘇武節

髯叅軍短主簿

惟酒忘憂

容卿輩數百人

遠希嵇阮

衣不經新何緣得故

性急為累

連月不醒

故在我輩

豈宜以子戲父

謂帝有所求

所聞異於此

誦道佞佛

讀爾雅不熟

捧腹編

目錄 卷七

豈驢勝馬

肉糟更久

壁後置人

老兵

君侯信自癡

請大道鬼兵相助

似是馬曹

人那得知

何不入關

諸庾翼翼

一人有半

屋下陳尸

短尾為刁

不聞朱買臣妻

愷之哭狀

了語危語

漸入佳境

妙畫通靈

羅什吞針	新婦配參軍
此客必作賊	老妓戲温
殺天子賊	地不能載
孤不羞走矣	
載記	
故人正是難與言	老拳毒手
不關卿輩老書生	安敢夢生天子
拜賊卿國士	合辛爲淚
不改帝號	
捧腹編 目錄 卷七	連
漢書	
朱儒飽欲死	歸遺細君
大要教咸調	眉撫
陳驚坐	漢兵其如予何
後漢書	
刻掌文	罵畜產
回賜不稱官閣	舜比德唐堯
累世通家	一笥餌得都尉
太常妾	邊韶口辯

遺將讀孝經	遠如許
魏志	
中聖人	
蜀志	
彼有其具	一拜一起
卓氏賢買臣妻	人白敬丞相長史
潞涿君	
吳志	
國姓相嘲	諸葛子瑜之驢
捧腹編 目錄 卷七	四
魏畧	
當唯稱諾	執虎子
何故考囚	酒徒蔣濟
公羊未肯服	
典畧	
畜生乞與汝	
漢晉春秋	
料生不便料死	
吳書	

反覆沒飲

葬陶家側

吳錄

盛沙塞江

將虎鬚

江表傳

鸚鵡

諸葛恪別傳

碑恪相嘲

所出同

西京雜記

倉卒客

捧腹編

目錄 卷七

五

漢武故事

以速易遲

捧腹編卷七

茂苑許自昌玄祐父輯

武林金宗化玄度父校

晉書

預生送歆

周旨伍巢等伏兵樂鄉城外孫歆遣軍出距王濬大敗而還百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杜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

捧腹編

卷七

杜預頭

杜預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瘵憚其智計以瓢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瘵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頭及城平盡捕殺之

奪我鳳凰池

苟最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罔罔悵悵或有賀之者最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

可謂恂恂濟濟

王濟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王恂揚濟同列爲一時

秀彦武帝常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

孫皓譏王濟

武帝嘗與王濟奕棋而孫皓在側謂皓曰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側者剝之濟時伸脚局下而皓譏焉

體似聲真

王武子將葬時賢無不畢至孫楚雅敬王濟而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

捧腹編

卷七

十一

作驢鳴我為卿作之體似聲真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

李陽亦謂不可

王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宮中之勢剛愎貪戾聚斂無厭好干預人事行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也郭氏素憚之行謂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為之小損

舉阿堵物却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婦

欲試之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闔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

不以新婦屬小郎

王衍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王澄年十四諫郭以為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踰牕而走

舊疾復發

士人宗厥嘗因酒忤王澄澄怒叱左右棒厥郭舒厲

捧腹編

卷七

十一

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詎言我醉因遣搯其鼻炙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而厥遂得免後督護繆坦嘗請武昌城西地為營太守樂凱言於敦曰百一久買此地種菜自贍不宜奪之敦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當有武昌地不而人云是我地邪凱懼不敢言舒曰公聽舒一言敦曰平子以卿病狂故搯鼻炙眉頭舊病復發邪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汲黯朱雲不狂也

聖質如初

和嶠見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
季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不答後與荀顛
荀勗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
及世事既奉詔而還顛勗並稱太子明識弘雅誠如
明詔嶠曰聖賢如初耳

卽僕便是鬼

阮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辯
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
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

卷七

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
卽僕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須臾消滅

亦復可爾耳

王敦時為鴻臚卿謂阮修曰卿常無食鴻臚丞差有
祿能作不修曰亦復可爾耳

巢許豈足多慕

向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
在此秀曰以為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

雞肋不足以安尊拳

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
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猶不廢我嘯歌

謝鯤隣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
齒時人為之語曰任達不已勿與折齒鯤聞之傲然
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

彥國不得為爾

胡母謙之酣醉常呼其父字輔之亦不以介意談者
以為狂輔之正酣飲謙之闕而厲聲曰彥國年老不

卷七

得為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其飲

四伯擬四凶

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為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
大肥為笨伯散騎郎高平張疑以狡妄為猾伯而羊
聃以狠戾為瑣伯蓋方古之四凶

必我孟祖

光逸字孟祖避亂度江依胡毋輔之初至屬輔之與
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
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

非是父
不生是

非是父
不生是

子

非是父
不生是

妙

生妻過

老面皮

在前

竊謂無復見勝

周光少有父風年十一見王敦敦謂曰貴郡未有將誰可用者光曰明公不耻下問竊謂無復見勝敦笑以為寧遠將軍

頭可截否

劉曜率眾入馮翊帝累徵兵於南陽王保保左右議曰蝮蛇在手壯士解其腕且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蛇已螫頭頭可截否

小苟酷於大苟

苟晞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于晞百姓號小苟酷於大苟

書鹿

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攻其義劉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鹿矣

神錐神槌

梅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祖納輒困之因曰君汝穎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撞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槌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

加九錫

王導妻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眾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

相與有瓜葛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碁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

蘇武節

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陶侃嘆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使人屏之

髯叅軍短主簿

邛超為桓溫叅軍溫與超言常謂不能測遂傾意禮待超亦深自結納時王珣為溫主簿亦為溫所重府中語曰髯叅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

惟酒忘憂

顧榮桓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

容卿輩數百人

王導嘗枕周顛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爲忤遠希稽阮

周顛於王導坐傲然笑詠導云卿欲希嵇阮邪顛曰何敢近拾明公遠希稽阮

衣不經新何緣得故

植冲性儉素浴後其妻送以新衣冲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而謂曰衣不經新何緣得故冲笑而服之

性急為累

王述性急為累嘗食鷄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鷄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履踏之又不得瞑甚掇內口中齧破而吐之

連月不醒

王忱末年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游每嘆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

故在我輩

桓溫嘗問劉惔會稽王談更進邪惔曰極進然故第一二流耳溫曰第一復誰惔曰故在我輩

豈宜以子戲父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憑時年數歲歛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謂帝有所求

虞嘯父位至侍中為孝武帝所親愛嘗侍飲宴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邪嘯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溫鯉魚鰕鮓未可致尋當

有所上獻

所聞異於此

王敦兄舍時為廬江郡貪汗狼藉敦嘗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何充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

誚道佞佛

何充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得卿圖作佛

捧腹編

卷七

十一

不亦大乎

讀爾雅不熟

蔡謨初度江見彭蜺大喜曰蜺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蜺後詣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勤學死

豈驢勝馬

王導嘗與諸葛恢爭族姓曰人言王葛不言為王也恢曰不言馬驢而言驢馬豈驢勝馬邪

肉糟更久

孔群性嗜酒王導嘗戒之曰卿恒飲不見酒家覆餗布日月久糜爛邪答曰公不見肉糟淹更堪久邪

壁後置人

簡文帝崩桓温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謝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温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温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時

捧腹編

卷七

十三

老兵

桓温辟謝奕為司馬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温飲温走入南康王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攜酒就廳事引温一兵卒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在温不之責

君侯信自癡

王述謝萬之妻父也為揚州刺史萬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廳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論但晚合耳

勤學宜作勤學
荀子勸學篇云
蟹六跪而二螯
非蛇蟻之災無
所寄記若用心
游也

請大道鬼兵相助

王疑之仕歷會稽內史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疑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為之備疑之不從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為孫恩所害

似是馬曹

王徽之為桓冲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為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

捧腹編

卷七

十四

人那得知

謝安問王獻之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

何不入關

毛寶守南城賊遣韓晃攻之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問寶曰君是毛盧江邪寶曰是晃曰君名壯勇何不出關寶曰君若健將何不入關晃笑而退

諸庾翼翼

庾翼字稚子愛容嘗候孫盛字安見盛子放而問曰

安國何在放答曰庾稚恭家愛容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也放又曰未若諸庾翼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

一人有半

襄陽陷於苻堅堅素聞習鑿齒名與釋道安俱與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曰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

屋下陳尸

捧腹編

卷七

十五

張湛好為齋前種松柏袁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

短尾為刁

時苻堅強盛張天錫甚懼獻書大司馬桓溫誓同大舉遣從事中郎韓博博有口才溫甚稱之嘗大會同使司馬刁彞朝之彞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性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邪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則為刁也一坐推嘆焉

不聞朱買臣妻

王歡專精耽學不營產業嘗丐食誦詩雖家無斗儲
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毀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
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邪時聞者多哂之

愷之哭狀

桓温引顧愷之為參軍温薨後愷之拜温墓賦詩曰
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憑重桓公乃
爾哭狀其可見乎答曰聲如震雷破山淚若傾河注
海

面皮厚
三尺許

捧腹編

卷七

十六

了語危語

桓玄時與顧愷之同在殷仲堪坐共作了語愷之先
曰火燒平原無遺燎玄曰白布纏棺樹旒旒仲堪曰
投魚深泉放飛鳥復作危語玄曰矛頭漸米劍頭炊
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有一叅軍云盲人騎瞎馬
夜半臨深池仲堪眇目驚曰此太逼人

漸入佳境

顧愷之每食苾蔗恒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
境

妙畫通靈

顧愷之善丹青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寄桓玄皆其
深所珍惜者玄乃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
還之給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
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也愷之為
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瞻每遥贊之
愷之彌自力志倦瞻將眠令人代已愷之不覺有異
遂申旦而止尤信小術以為求之必得桓玄嘗以一
柳葉給之曰此蟬所繫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已愷

捧腹編

卷七

十七

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已也甚以
珍之初愷之在桓温府嘗云愷之體中凝黠各半合
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
絕

羅什吞針

姚興嘗謂鳩摩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
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
僧坊別立解舍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
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可畜室耳因舉匕進針

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

新婦配叅軍

王渾妻鍾氏字琰生濟渾嘗共琰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叅軍生子故不翅如此叅軍謂渾中弟淪也

此客必作賊

石崇以豪侈矜物廁上嘗有十餘婢侍立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王敦脫故著新意色無作群婢相謂曰此客

捧腹編

卷七

十八

必作賊

老妓戲温

桓温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苻健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現妓女也一見温便潜然而泣温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温大悅出外整衣冠入呼問婢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温于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

好大喜

殺天子賊

劉裕等討桓玄玄敗入蜀益州都護馮遷抽刃而前玄拔頭上玉尊與之仍曰是何人邪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玄子昇云我是豫章王諸君勿見殺送至江陵市斬之

地不能載

初桓玄篡位入宮其牀忽陷群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

捧腹編

卷七

十九

近日月也燕王亦大悅下詔上愚可發一笑

孤不羞走矣

初孫恩聞八郡響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康既聞劉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浙江不失作句踐也尋知牢之已濟江乃曰孤不羞走矣乃逃入海及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蹙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餘

載記

故人正是難與言

石勒制法令威嚴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入止車門
勃大怒謂宮門小執法馮翊曰夫人君為令尚望威
行天下況宮闕之間乎向馳馬入門為是何人而不
彈白之翥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
禦之而不可與語勒笑曰故人正是難與言怒而不
罪

老拳毒手

石勒令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
捧腹編 卷七 主
飲語及平生初勒與李陽隣居歲常爭麻地適相毆
擊至是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溫麻是布
衣之恨孤方崇信於天下寧警匹夫乎乃使召陽既
至勒與酣詭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
孤毒手

不關卿輩老書生

石勒以參軍樊坦清貧權受章武內史既而入辭勤
見坦衣冠弊壞大驚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謹
朴率然而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資財蕩盡勒笑曰

賊乃爾暴掠邪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
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

安敢夢生天子

慕容儁夢石季龍齧其臂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
出尸踢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數其殘酷之
罪鞭之棄於漳水

拜賊卿國士

王猛入鄴皇甫真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
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真答曰卿昨為賊
林履編 卷七 主
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猛夫嘉之
含辛為淚

慕容熙后苻氏死熙擁其尸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
遂斷矣大斂既訖復啟其棺而與交接制百寮於宮
內哭臨使有司按檢哭者有淚以為忠孝無則罪之
群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為淚焉

不改帝號

妖賊王始聚眾於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其父為太
上皇兄為征東將軍弟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之斬

如是乃
其能為
失言者

於都市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所在始答曰太上皇
帝蒙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一身獨無聊
賴其妻怒之曰止坐此口以至於此奈何復爾始曰
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
環築之仰視曰崩即崩矣終不改帝號鎮聞而晒之

漢書

朱儒飽欲死

東方朔初上書文辭不遜高自稱譽武帝偉之令行
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始賜朱儒曰上以

捧腹編

卷七

二三

以此責
人不勝
其殺

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眾處官不
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飲食
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

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為何對
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

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
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

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
其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

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

歸遺細君

自在

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
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

官奏之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
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

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
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

細君之
其樂此

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捧腹編

卷七

二三

大要教咸調

陳萬年嘗病召子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半夜咸睡頭
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

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調也
萬年乃不復言

眉撫

張敞為京兆尹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

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
兆眉撫有司以奏敞宣帝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

便面所
以障面
海扇之
亦曰

居 夫婦之私有過于畫眉者

陳驚坐

甚多 時列侯有與陳遵同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

漢兵其如予何

漢兵討王莽火及掖庭宮人婦女號譁曰當奈何時

莽緝衲服帶璽鞞持虞帝七首天文郎按拭于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猶抱持符命威斗

後漢書

卷七

二十四

刻掌文

皇居性 公孫述夢有人語之曰公于系十二為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為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

馬畜產

劉寬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馬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

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

回賜不稱官閣

汝南應劭歸于袁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鄭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閣

舜比德唐堯

楊奇靈帝時為侍中帝嘗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于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

累世通家

捧腹編

卷七

二十五

孔文舉年拾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為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僞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為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陳躄後至人以其語語之躄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躄大踈踏一筍餌得都尉

初光武微時嘗以事拘新野樊擘為市吏餽餌一筍

可稱奇
何都尉

帝德之不忘仍賜擘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
筭餌得都尉何如

太常妻

周澤為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常臥病齋宮其妻

世學可
殺

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
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
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漢官

儀此下云一日不齋醉如泥

邊韶口辯

捧腹編

卷七

三六

邊韶口辯會晝日假臥弟子私朝之曰邊孝先韶腹

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
為字腹便便五經筭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

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

遣將讀孝經

向栩性卓詭不倫恒讀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

被髮著絳綃頭鄭玄注儀禮云如今著髻頭自
項中而前交頭上却統髻也常于

龜北坐板牀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腓足指之處不
好語言而喜長嘯賓客從就輒伏而不視有弟子名

此符中
據着他
九句去

顏淵子貢季路冉有之輩或騎驢入市乞句于人或
悉邀諸乞兒俱歸止宿為設酒食時人莫能測之及
拜侍中會張角作亂榻上便宜頗譏刺左右不欲國
家興兵但遣將于河上北向讀孝經賊當消滅

遽如許

曹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左慈乃為齋酒一
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尋其

故行視諸壚悉亡其酒脯矣操懷不喜因坐上欲收
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于市者又

捧腹編

卷七

三六

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于

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入走羊群操知不可得乃令
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

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即競往赴之而群羊
數百皆變為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

取焉

魏志

中聖人

時科禁酒而徐邈私飲至于沉醉校事趙達問以曹

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渡遠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後文帝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于穀陽御叔罰于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

蜀志

彼有其具

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于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

捧腹編

卷七

二十六

令與作酒者同罰簡雍與先王游觀見一男女行道

謂先王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王曰卿何以知

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王大笑而原欲

釀者

一拜一起

先王遣伊籍東使于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權甚異之

卓氏賢買臣妻

買臣妻

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令芝言次可從權請張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芝遣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乎裔對曰愚以為卓氏之寡女猶賢于買臣之妻

人自敬丞相長史

張裔為留府長史北詣諸葛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賔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裔附之疲倦欲死

捧腹編

卷七

三十九

潞涿君

初先王與劉璋會涪時張裕為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王嘲之曰昔吾居涿郡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王無鬚故裕以此及之

吳志

國姓相嘲

西使張奉于孫權前列尚書闕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答謝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眾坐喜笑而奉無以對

諸葛子瑜之驢

諸葛恪父瑾字子瑜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群臣使人牽一驢入長臉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

捧腹編

卷七

三十一

賜恪

魏略

當唯稱諾

游楚轉隴西太守為人短小而大聲初為吏初不朝覲被詔登階不知儀式明帝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而大應稱諾帝顧之而笑

執虎子

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始蘇則同郡吉茂者是時仕甫歷縣令遷為冗散茂見則嘲之曰

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

何故考囚

少府寺與鴻臚對門時崔林為鴻臚崔性濶達不與常林同數數聞林搥吏聲不以為可林夜搥吏不勝痛叫敖敖徹曙明日崔出門與林車相遇乃啁林曰聞卿為廷尉爾邪林不覺答曰不也崔曰卿不為廷尉昨夜何故考囚乎林大慙

酒徒蔣濟

時苗為壽春令時蔣濟為治中苗以初至往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為人署曰酒徒蔣濟置之墻下旦夕射之

公羊未肯服

嚴幹善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為大官而謂公羊為賣餅家故數與幹共辯折長短繇為人機捷善持論而幹口訥臨時屈無以應繇謂幹曰公羊高竟為左丘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為明使君服耳公羊未肯也

何須如此

捧腹編

卷七

三十二

此畧

畜生乞與汝

庾信妾徐氏與弟挾私通欲求無致言者信庭前有蒼鵝挾以書繫於鵝頸信取看之乃挾啓也題紙尾曰畜生乞與汝

漢晉春秋

料生不便料死

諸葛亮卒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

捧腹編

卷七

三十一

敢逼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

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

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

吳書

反覆沒飲

鄭泉性嗜酒其閑居每日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復沒飲之憊卽住而啖肴膳酒斗升減隨卽益之不亦快乎

葬陶家側

泉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

吳錄

盛沙塞江

步騭表言曰北降人王潛等說北相部伍圖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以大向荊州夫備不預設難以應卒宜爲之防孫權曰此曹衰弱何能有圖必不敢來若不如孤言當以牛千頭爲君作主人後有

呂範諸葛恪爲說騭所言曰每讀步騭表輒失笑此

捧腹編

卷七

三十一

江與開關俱生寧有可以沙囊塞理也

將虎鬚

朱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將陛下鬚無所復恨孫權馮几前席桓進前將鬚曰臣今日真可謂將虎鬚也權大笑

江表傳

鸚鵡

曾有白頭鳥集殿前孫權曰此何鳥也諸葛恪曰白頭翁也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

可對死
張宗壽
張宗壽

江可對
街水埋

歟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
恪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昭不
能對坐中皆歡笑

諸葛恪別傳

禕恪相嘲

孫權嘗饗蜀使費禕先逆勅群臣使至伏食勿起禕
至權為輟食而群下不起禕嘲之曰鳳皇來翔麒麟
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
皇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禕停食

捧腹編

卷七

三四

餅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魔賦咸稱善焉

所出同

太子嘗嘲諸葛恪諸葛元遜恪字可食馬矢恪曰願太
子食鷄卵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令人食鷄卵何也
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

西京雜記

倉卒客

元理嘗從其友人陳廣漢廣漢為之取酒鹿脯數片
元理曰何供饋之褊邪廣漢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

人元理以食箸十餘轉曰姐上蒸狍一頭厨中荔枝
一梓皆可為設廣漢再拜謝鼻自入取之盡日為歡

漢武故事

以速易遲

漢武好詞賦每所行幸及鳥獸異物輒命司馬相如
等賦之上亦自作詩賦數百篇賦成初不留相如造
文遲彌時而後成每嘆其工妙謂相如曰以吾之速
易子之遲可乎相如曰以臣則可未知陛下何如耳
上大笑而不責

卷七

三五

捧腹編目錄

卷八

東方朔別傳

面長一丈餘

三輔決錄

景卿借錢

拾遺記

渴羗

魯國先賢傳

捧腹編目錄 卷八

取吳半

王隱晉書

太傅負物

世說

汗不敢出

當穿卿頰

雲溪友議

咏崔雲娘

黑白不均

故是一風

贈酒糺詩

虞舜之辟陽侯

獨異志

斗酒并僕

異苑

就人借頭

北夢瑣言

悔讀南華第二篇

不肖子弟三變

此亦校卒為者

貓兒狗子

捧腹編目錄 卷八

沒亦帶焰

上得不得

出腹不生養王司

檢譜角觥

與西川作市令

老朽豈放爾

定命錄

驢耳

劇談錄

劉鶴鶴

夫人北至

潑生喫了

壯水牛

何者是浣谿沙孔子

昭緯作脚

內黃可以唐河水浸

但請先訪

不識鏡

千金萬金

廣德縣令

唐實錄

臣妻巨悍

南部新書

爭得水喫

陳郎猶是小孩兒

何必加之字

若如此還未盡

高塘館

捧腹編

目錄卷八

三

舊唐書

恐勞遠取

噉人滋味

自捷都街

餘石豈能自反

伏獵侍郎

肉眼不識陛下

手打賊

尿液俱下

此鴨能人語

陸氏一莊荒

諸胡悉帶令

千字文作語

有降事否

李緯好髭鬚

千字文爲語

婦翁與女婿

瑞雷

狀杜弄塵

誦經攘寇

麀頭鼠目

請罷拾遺補闕

不復偶公輩

不足煩相公寄意

適從何處來

走爲上計

束帶立于朝

糞味今苦

以身爲犧牲

唐書

捧腹編

目錄卷八

四

殺五百豈不定

文武豈有種

又思天子

昵宴近臣

隨駕隱士

丘之禱久矣不同前

殺爾金馬牲

良醞可戀

頸豈頑奴砥石

何得將元平兒來

知渠合死

囁嚅翁

銀杯羽化

未聞良醫能治老

四其御史

此卽好事

嘲崔善

以賜駙馬

墨汗爾

齋娘

吾請北面

亦不敢留君

彼李揆安肯來

爲我了果事

有深意

戲崔林優劣

味道必死

劫天子賊奪天子賊

取公鐵籠來

請嘗熾甕

此闌魚公何疑

賀賊出塞

吾兒不及若兒

捧腹編卷八

茂苑許自昌玄祐父輯

四明陸炳台公輔父校

東方朔別傳

面長一丈餘

漢武帝對群臣曰相書云鼻下人中長一寸年百歲

東方朔因在側大笑有司奏不敬方朔免冠云臣誠

不敢笑陛下實笑彭祖面長耳帝問之朔曰彭祖年

八百歲果如陛下之言則彭祖人中長八寸以此推

捧腹編卷八 之彭祖面長一丈餘矣

三輔決錄

景卿惜錢

平陵士孫奮貲至一億七十萬富聞京師而性儉吝

從子端辟梁冀掾奮送絹五疋食以乾魚嘗宿客舍

顧錢直甚少主人曰君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耶

拾遺記

渴羗

羌人姚叡好讀書嗜酒每醉歷月不醒好啜濁嚼糟

捧腹編

卷八

上

此輩太
多上孫
不得復
道名矣

常言渴於醇酒群輩常弄狎之呼爲渴羗及晉武踐位忽思見馥立於堦下帝奇其儻擢爲朝歌邑宰馥辭曰氏羗異域遠隔風化得遊中華已爲殊幸請辭朝歌之縣長充馬圉之役時賜美酒以樂餘年帝曰朝歌紂之故都地有酒池故使老羗不復呼渴馥於堦下高聲對曰馬圉老羗漸染皇化溥天夷貊皆爲王臣今若歡酒池之樂受朝歌之地更爲殷紂之比乎帝撫玉几大悅卽遷爲酒泉太守

魯國先賢傳

捧腹編

卷八

五

取吳半

東門與歷吳郡濟陰太守所在貪濁謠曰東門與取吳半吳不足濟陰續

王隱晉書

太傅負物

王尼見太傅越曰公負尼物越答初不識此事尼曰昔楚人失布謂令尹盜者以令尹執政不能奉禮率法至使盜賊公行則是與自盜無異也尼拾資財軍寇掇略公爲宰輔未能禁賊令尼窮困是亦明公負

宰輔多

物也越大笑與尼綰五十疋

世說

汗不敢出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鍾繇曰可令二子來於是敕見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故是一風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

捧腹編

卷八

五

幾艾對曰風今風今故是一風

當穿卿頰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其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塵尾悉脫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

雲溪友議

咏崔雲娘

唐澧州宴酒紅崔雲娘形貌瘦瘠每恃歌聲自謂郢

人之妙李宣古爲一詠遂使箝口詩曰何事最堪悲
雲娘只首低瘦拳拋令急長嘴出歌奇只見肩侵鬢
唯憂骨透皮不須當戶立頭上有鍾馗

贈酒糺詩

唐杜牧罷宣州幕經陝有酒糺肥碩而詞謔牧贈詩
云盤古當時有遠孫尚令今日逞家門一車白土將
泥項十幅紅旗補破視瓦官寺裡逢行跡華嶽山前
見掌痕不須啼哭愁難嫁待與將書問岳神

黑白不均

唐崔涯吳楚狂士也與張祜齊名每題詩于倡肆無
不誦之於衢路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盃盤失措
嘗嘲一妓曰雖得蘇方木猶貪玳瑁皮懷胎十個月
生下崑崙兒又布袍披襖火燒毳紙補篋篋接弦
更著一雙皮屐子紇梯紇榻出門前又嘲李端端黃
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窻耳似鐺獨把象牙梳挿髮
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得詩憂心如病使院飲廻遙
見二子躡屐而行乃道侑再拜兢惕曰端端祇候三
郎六郎伏望哀之乃重贈一絕句以飾之云覓得黃

驢與繡鞍善和坊裡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差一孕
能行白牡丹於是豪富之士復臻其門或戲之曰李
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爲一日黑白不均紅
樓以爲倡樂

虞舜之辟陽侯

李校書男羣玉既解天祿任歸泮陽經湘中乘舟題
二妃廟二首後又題曰黃陵廟前春已空子規滴血
啼松風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李君自
以第三篇春空便到秋色如踟欲改之乃有二女郎

捧腹編

卷八

五

見曰兒是娥皇女英也二年後當與郎君爲雲雨之
遊李君乃悉其所陳俄而影滅遂擊其神塑而去重
涉湖嶺至於潯陽潯陽太守段成式郎中素與李爲
詩酒交且述此事段公因戲曰不知足下是虞舜之
辟陽侯也

獨異志

斗酒并僕

漢黃霸爲封溪令部人陳廉携酒并僕程程以獻霸問
是何物人未及應囊中語曰斗酒并僕耳霸以其物

有靈開囊放之猩猩悲啼而去

異苑

就人借頭

太元中王公婦女必緩髮傾髻以爲盛飾用髮既多不可恒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或名假頭至於貧家不能自辦自號無頭就人借頭

劉鶴鶴

有人姓劉在朱方人不得其語若與之言必遭禍難或本身死疾惟一士謂無此理偶值人有屯塞耳劉

捧腹編

卷八

六

聞之忻然而往自說被謗君能見明答云世人雷同亦何足恤須臾火燎齋蓄服玩蕩盡於是舉世號爲劉鶴鶴脫遇諸塗皆閉車走馬掩目奔避劉亦杜門自守歲時一出則人驚散過於見鬼

北夢瑣言

悔讀南華第二篇

令狐綯曾以故事訪於溫岐對以其事出南華且曰非僻書也或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益怒之乃奏岐有才無行不宜與第會宣宗私行爲溫岐所

作乃授方城尉所以岐詩云因以此恨人多積悔讀

南華第二篇

夫人北至

唐王中令鐸重德名家位望崇顯率由文雅非定亂之才鎮清宮爲都統以禦黃巢寇兵漸近先自赴鎮以姬妾自隨其內未行本以妬忌忽報夫人離京在道中令謂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慕察戲曰不如降黃巢公亦大笑不肖子弟三變

捧腹編

卷八

七

唐咸通中荆中有書生號唐五經者常謂人曰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爲蝗蟲謂鬻莊而食也第二變爲蠹魚謂鬻書而食也第三變爲大蟲謂鬻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輩何代無之

潑生喫了

唐劉僕射崇龜以清儉自居甚招物論嘗召同列餐苦蕒解饌朝士有知其矯乃潛問小蒼頭曰僕射晨餐何物蒼頭曰潑生喫了也朝中間而晒之

此亦校卒爲者

關圖衙前將校子也及第歸鄉都押已下為其張筵
乃指盤上醬既戲老校曰此校卒為者其人以醋樽
進之曰此亦校卒為者也席人大噉

壯水牛

唐進士曾唐游仙詩才情縹緲岳陽李遠員外每吟
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曾往謁之李倒屣迎焉曾質克
偉李戲之曰昔者未睹標儀將謂可乘鸞鶴此際拜
見安知壯水牛亦恐不勝其載時人聞而笑之

貓兒狗子

唐盧延讓業詩二千五舉方登一第卷中有狐衝官
道過狗觸店門開之句租庸張濬親見此事每稱賞
之又有餓貓臨鼠穴噉犬舐魚枯之句為中成令洵
見賞又有栗爆燒檀破猫跳觸鬪翻為王先王建所
賞盧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猫兒狗子
也人聞而笑之

何者是浣谿沙孔子

唐宰相孔緯嘗拜官教坊伶人繼至求利市有石野
猪獨行先到有所賜乃謂曰宅中甚闕不得厚致若

見石野猪幸勿言也復有一伶至乃召俯階索其筋
指笛竅問曰何者是浣谿沙孔子伶人大笑之

沒亦帶焰

金陵徐氏諸公子籠一營妓卒乃焚之徐月英江淮間妓
送葬謂徐公曰此娘平生風流沒亦帶焰時號美盛

昭緯作脚

唐薛昭緯未登第前就肆買鞋肆主曰秀才脚第幾
對曰昭緯作脚未曾與立行第

上得不得

唐道士程子霄登華山上方偶有顛仆郎中宇文翰
致書戲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懸之又懸

內黃可以唐河水浸

劉仁恭為魏軍汴軍夾攻敗於內黃爾後汴帥攻燕
亦敗於唐河他日命使聘汴汴帥開宴俳優戲醫病
人以譏之且問病狀內黃以何藥可瘥其聘使謂汴
帥曰內黃可以唐河水浸之必愈賓主大笑

出腹不生養王司

雖盧氏衣冠之盛而累代未嘗知舉靴符中盧携在

捧腹編

卷八

八

上德不
德之
又古俱
冰老子

捧腹編

卷八

九

中書以宗人無掌文柄者乃擢群從陝觀察使盧渥司禮闈是年秋黃巢犯闕僖王播遷舉人星迸迨復京都裴贄連知三舉渥有美色趙崇獻之曰閣下所謂出腹不生養王司也

但請先訪

有一丞郎馬上內逼急詣一空宅徑登溷軒乃大優穆刀綾空屋也將畢穆優忽至此丞郎慙謝之優穆曰侍郎他日內逼但請先訪聞者絕倒

檢譜角紙

捧腹編

卷八

江陵顏雲偶收諸葛亮兵書自言可用十萬軍吞并四海每至論兵必攘袂叱咤若對大敵時人謂之檢譜角紙

不識鏡

有民妻不識鏡夫市之而歸妻取照之驚告其母曰某郎又索一婦歸也其母亦照曰又領親家母來也

與西川作市令

蜀東西川之人常互相輕薄西川人言梓州者乃我東門之草市也豈得與我為耦哉節度柳仲郢聞之

謂幕客曰吾立朝三十年清華備歷今日始得與西川作市令聞者皆笑之

千金萬金

唐乾寧中宿州刺史陳璠以軍旅出身擅行威斷進士張翺恃才傲物席上調璠寵妓張小恭怒揖起付吏責其無禮狀云有張翺今寓止淮陰來綺席兮放恣胸襟璠益怒云據此分析合吃幾下又云只此兩句合吃三下五下切求一笑宜費千金萬金

老朽豈放爾

捧腹編

卷八

禮部尚書崔貽孫年過八十求進不休素有貯積性奸干人左降之後二子爭財醫藥咸不供事書責其子曰生有明君真宰死有天曹地府無為老朽豈放爾耶為縉紳之笑端

定命錄

驢耳

汴州節度李忠臣嘗因奏對德宗曰卿耳甚大貴人也忠臣對曰臣聞驢耳甚大龍耳即小臣得非驢耳耶上大笑

劇談錄

廣德縣令

裴休為宣州觀察朝謝後未行時曲江荷花盛發與省閣名士數人同遊見五六人坐水際裴與名士憇于旁中有黃衣飲酒半酣指顧笑語輕脫裴揖而問之吾賢所任何官率爾對曰諾即不敢新授宣州廣德縣令反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裴公效曰諾即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于是狼狽走不數日廣德縣令請換羅江宰矣宣皇在藩聞之及龍飛裴公入相因

唐實錄

臣妻巨悍

高宗問楊弘武曰卿在司戎授官有非其才者弘武曰臣妻巨悍此其所屬不敢違命上嘉其不隱笑而遣之

南部新書

爭得水喫

白樂天之母因看花墜井後有排擯者以賞花新井之作左遷穆皇常題柱曰此人一生爭得水喫

此鴨能人語

陸龜蒙居震澤南巨積莊產有鬪鴨一欄頗極馴養一旦有驛使過挾彈斃其尤者龜蒙駭之曰此鴨能人語復歸家少頃手一表本云見待附蘇州上進使者斃之何也使人恐盡與囊中金以糊其口龜蒙始焚草草接以酒食使者候稍悅方請其故曰能自呼名使者憤且笑拂袖上馬復召之盡還其金曰吾感之耳

陳郎猶是小孩兒

陳矯數舉不遂至于暮年遠獲一名還鄉已耳順矣鄉里以儒家女妻之至新婚近八十矣合卺之夕文士競集悉賦催粧詩咸有生羨之諷矯亦自成一章其末曰彭祖尚聞年八百陳郎猶是小孩兒坐客皆絕倒

陸氏一莊荒

佳群陸贄門生後群典貢放三十人而黜陸簡禮時

如此庄
圖說者
甚多

群夫人李氏謂之曰君子弟成長合置莊園乎對曰
今年已置三十所矣夫人曰陸氏門生典貢陸氏子
無一得放者是陸氏一莊荒矣群無以對

何必加之字

春明門外當路墓前有楹題云漢太子太傅蕭望之
墓有達官見而怪之曰只如此楹但合題蕭望墓何
必加之字

諸胡悉帶令

令狐絢為相以姓字少族人有投者不恡其力繇是

捧腹編

卷八

十四

遠近皆趨之至有姓胡員令者進士温庭筠戲為詞
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

若如此還未盡

進士周述改次千字文將進之先呈宰相右相陳公
問曰有添換乎述曰麟破舊文一無添換又問翻破
盡乎述曰盡右相曰批杷二字如何麟破述曰唯此
兩字依舊右相曰若如此還未盡述逡巡不能對

千字文作語

封袍一任樸王尉有客過之既短又患眼及鼻塞抱

一用千字文作語朝之詩曰面作天地玄黃鼻有鳳
門紫塞既無左達承明何勞罔談彼短

高塘館

濠州西有高塘館附近淮水御史閻敬愛宿此館題
詩曰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今朝寓宿
高塘館神女何曾入夢來軺軒來往莫不吟諷以為

好御史
想是散

警絕有李和風者至此又題詩曰高唐不是這高塘
淮畔江南各一方若向此中求薦枕差參笑殺楚襄
王請者莫不解顏

捧腹編

卷八

十五

舊唐書

恐勞遠取

太宗擊竇建德生擒之於陣數之曰我以干戈問罪
本在王世充得失存亡不預汝事何故越境犯我兵
鋒建德股慄而言曰今若不來恐勞遠取

有降事否

太宗帥師討薛舉敗之追奔至隴坻而還舉又懼太
宗宗喻隴追之乃問其眾曰古來天子有降事否

噉人滋味

朱粲自號迦樓羅王嘗取小弱男女以益兵糧後遣使降高祖令假散騎常侍段確迎勞之確因醉侮粲曰聞卿噉人作何滋粲曰若噉嗜酒之人正似糟猪肉

李緯好髭鬚

太宗幸翠微宮授司農卿李緯為民部尚書房玄齡時在京城留守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玄齡但云李緯好髭鬚更無他語太宗遽改授緯洛州刺史

捧腹編

卷八

十六

自撻都街

蘇世長機辯有學博涉而簡率嗜酒無威儀初在陝州部內多犯法世長莫能禁乃責躬引咎自撻於都街五伯嫉其詭鞭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而走

千字文為語

閻立本為右相與左相姜恪對掌樞密恪既歷任將軍立功塞外立本為善於圖畫非宰輔之器故時人以千字文為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餘石豈能自反

當對日
不反但
上赤心
耳

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數點赤詣闕輒進諸宰相詰之對云此石赤心所以來進李昭德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餘石豈能盡反耶

婦翁與女婿

發然

張洎以主婿玄宗特深恩寵許于禁中置內宅嘗賜珍玩不可勝數時兄均亦供奉翰林院常以所賜示均均戲謂洎曰此婦翁與女婿非天子賜學士也

伏獵侍郎

李林甫引蕭昊為戶部侍郎嘗與嚴挺之同行慶吊

捧腹編

卷八

十七

客次有禮記蕭昊讀之曰蒸嘗伏獵昊早從官無學術不識伏臘之意誤讀之挺之戲問昊對如初挺之白張九齡曰省中豈有伏獵侍郎

瑞雷

時三月雪風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為瑞草表將賀王求禮止之曰宰相調燮陰陽而致雪降暮春災也安得為瑞如三月雪為瑞雪則臘月雷為瑞雷也舉朝嗤笑以為口實

肉眼不識陛下

賢宰相
六月霜
亦得稱
否

哥舒翰潼關兵敗降于賊祿山謂之曰汝常輕我今日如何翰懼俯伏稱肉眼不識陛下

狀杜弄塵

李林甫典選部時選人嚴迥判語有用狀杜二字者林甫不識狀字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狀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大常少卿姜度林甫舅子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塵之慶客視之掩口

手打賊

玄宗方擇將帥張洎言李巨善騎射有謀畧玄宗追

捧腹編

卷八

十八

至京師楊國忠素與巨相識忌之謂人曰如此小兒豈得令見人主經月餘日不得見玄宗使中官召入奏事玄宗大悅遂令中官劉奉庭宣勅令宰相與巨語幾午方出國忠頗怠對奉庭謂巨曰比來人多口打賊公不爾乎巨曰不知若箇軍將能與相公手打賊乎

誦經攘寇

初代宗喜祠祀未甚重佛而元載杜鴻漸與王縉喜飯僧徒代宗嘗問以福業報應事載等因而啟奏代

乃知修齊誦經亦有先飲老為之者

宗由是奉之過當嘗令僧百餘人於宮中陳設佛像經行念誦謂之內道場其飲膳之厚窮極珍異出入乘廐馬度支具廩給每西番入寇必令群僧講誦仁王經以攘虜寇苟幸其退則橫加錫賜

尿液俱下

李正已驍健有勇力寶應中眾軍討史朝義至鄭州迴紇方強暴恣橫諸節度皆下之正已時為軍候獨欲以氣吞之因與其角逐眾軍聚觀約曰後者批之既逐而先正已擒其領而批其背迴紇尿液俱下眾

捧腹編

卷八

十九

軍呼笑虜懸繇是不敢為暴

虜頭鼠目

李揆秉政待中苗晉卿累薦元載為重官揆自恃門望以載地寒意甚輕易不納而謂晉卿曰龍章鳳姿之士不見虜頭鼠目之子乃來

請罷拾遺補闕

李泌奏請罷拾遺補闕代宗雖不從亦不授人故諫司唯韓皋歸登而已泌仍命收其署食錢令登等寓食于中書舍人故時戲曰韓諫議雖分左右歸拾遺

莫辨存亡如是者參年

何得將元平兒來

李元平性疎傲敢大言好論兵關播奇重之許以將帥時李希烈反叛播乃盛稱元平特召見不數日擢為檢校吏部郎中兼汝州別駕知州事既至部募工徒繕理郭希烈乃使勇士應募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偽將李克誠以數百騎突至先應募執殺者縛元平馳去既見希烈遺下汚地希烈見其無羞耻小戲謂克誠曰使汝取李元平何得將元平兒來因嫚罵

捧腹編

卷八

二十

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邪

不復偶公輩

李抱真晚年好方士以真長生有生季長者為抱真鍊金丹給抱真曰服之當昇仙遂署為府僚數謂參佐曰此丹秦皇漢武皆不能得唯我遇之他年朝上清不復偶公輩矣復夢駕鶴冲天寤而刻木鶴衣道士衣以習乘之凡服丹二萬丸腹堅不食將死不知人者數日矣道士牛洞雲以猪肪穀漆下之殆盡病少間季長復曰垂上仙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九頃之

卒

知渠合死

前湖南觀察辛京杲嘗以忿怒杖殺部曲有司劾奏京杲殺人當死從之李忠臣奏曰京杲合死又矣上問之對曰渠伯叔某於某處戰死兄弟某於某處戰死渠嘗從行獨不死是以知渠合死又矣上亦憫然不令加罪

不足煩相公寄意

李希烈反陳少遊悉令管內刺史送妻子在楊州以

捧腹編

卷八

二十

為質張萬福獨不送謂使者曰為某自相公萬福妻老且醜不足煩相公寄意終不之遣

囁嚅翁

齊鞏性溫雅多不能持論士友言議之際叻動而不發白居易等目為囁嚅翁

適從何處來

時元稹依倚內官得知制誥武儒衡深鄙之會食於閣下蠅集於上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處來而遽集於此同寮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銀杯羽化

柳公權志耽書學不能治生為勳戚家碑板問遺歲時鉅萬多為主藏豎海鷗龍安所竊別貯酒器杯盃一筭絨膝如故其器皆亡訊海鷗乃曰不測其亡公權晒曰銀杯羽化耳

走為上計

揚州牙將畢師鐸囚其帥高駢懼外寇來侵乃迎秦彥為帥師鐸為楊行密所敗彥急求援於蘇州刺史張雄雄率兵赴之城中為糧並盡雄多軍糧相約交

捧腹編

卷八

五

市城中以寶貝市米金一斤通犀帶一得米五升雄軍得貨不戰而去九月畢師鐸出戰又敗自是日與秦彥相對嗟惋問神尼奉仙何以獲濟尼曰走為上計

未聞良醫能治老

賈敦實為懷州刺史永淳初以年老致仕及病篤子孫迎醫視之敦實曰未聞良醫能治老也終不服藥束帶立于朝

帶靴而朝者子珣彈之曰臣聞束帶立於朝舉朝大噓

四其御史

郭霸為右臺侍御史初舉集召見於則天前自陳忠鯁云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則天悅故拜焉時人號為四其御史

糞味今苦

魏元忠臥疾諸御史盡往省之郭霸獨居後此見元忠憂懼請示元忠便液以驗疾之輕重元忠驚悚霸

捧腹編

卷八

五

悅曰大夫糞味甘或不瘳今味苦當即愈矣元忠剛直殊惡之以其事露朝士

此即好事

則天嘗問群臣此在外有何好事舍人張元一素滑稽對曰百姓喜洛陽橋成幸郭霸死此即好事

以身為犧牲

武后有疾詔遍祭神廟以祈福消災聞朝隱住少室山時有給事中因親撰祝文以身代犧沐浴伏于菹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會后疾愈特加賞賚

左司郎中張元畫一代機圖以進后大笑雖厚賜然亦鄙其為人

嘲崔善

崔善歷內史舍人尚書左丞甚得譽諸曹令史惡其聰察因其身短而偃嘲之曰崔子曲如鈎隨例得封侯體上全無項胸前別有頭

唐書

殺五百豈不定

常山愍王承乾嘗曰我作天子當肆吾欲有諫者我

棒腹編

卷八

三五

殺之殺五百人豈不定

以賜駙馬

太平公主則天皇后所生后愛之儀鳳中吐蕃請主

下嫁后不欲棄之夷巧為道士築宮如方士薰戒以

拒和親事久之主衣紫襲玉帶折上巾具紛礪歌舞

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為武官何遽爾主曰以賜

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擇薛紹尚之

文武豈有種

來獲兒本驍將其二子恒濟俱以學行稱相次知政

何必殺許多

事時虞世南子咏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主工作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邪

墨汗爾

婁師德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按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墨汗爾

又思天子

宗楚客嘗密語其黨曰始吾在卑位尤愛宰相及居之又思天子南面一日足矣

棒腹編

卷八

三五

齊娘

中宗將郊用祝欽明議以皇后為亞獻取大臣李嶠等女為齊娘奉豆邊禮成詔齊娘有夫者悉進官

昵宴近臣

中宗昵宴近臣及修文學士詔徧為伎工部尚書張錫為談容娘舞將作大匠宗晉卿為渾脫舞左衛將軍張洽為黃疊舞給事中李行言歌駕車西河曲餘

臣各有所陳皆鄙黷而山暉奏無所習惟知誦詩乃

誦鹿鳴蟋蟀二篇

此法久停齊娘失望

斯人聲能卷工

吾請北面

武平一問崔日用曰公言齊桓公楚莊王時諸侯屬齊若楚凡幾平王靈王時諸侯屬晉楚凡幾晉六卿齊楚執政幾何人日用謝曰吾不知君能知乎平一條舉始末無留語日用曰吾請北面圍座大笑

隨駕隱士

盧藏用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

亦不敢留君

初嚴綬未顯過閭鄉尉李達達不禮方飯它客不召

捧腹編

卷八

二十六

綬後達罷彭城令過并州晨入謁不知綬也綬方大宴賓客召達至戒客勿起讓曰吾昔羈旅閭鄉君方召客食而不顧我今我召客亦不敢留君達慙不得去左右引出

丘之禱久矣

不同前

好京兆黎幹為京兆尹時大旱幹造土龍自與巫覡對舞彌月不應又禱孔子廟代宗笑曰丘之禱久矣使毀土龍帝龍帝用既而霖雨

彼李揆安肯來

大過

李揆素為盧杞所惡用為入蕃會盟使拜尚書左僕射揆辭老恐死道路不能達命德宗惻然杞曰和我者當練朝廷事非揆不可異時年少揆者不敢辭揆至蕃會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給之曰彼李揆安肯來

殺爾金焉往

錢鏐遣沈粲害杜儒休始儒休見攻也曰勿殺我當與爾金粲曰殺爾金焉往與兄述休同死

為我了果事

捧腹編

卷八

二十七

代宗召張萬福曰欲一識卿面且將以許果累卿萬福辭謝因前曰陛下以一許果召臣如河北諸將叛欲屬何人帝笑曰姑為我了果事且當大用

良醞可戀

武德初王績以六合丞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邪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

有深意

貞觀初王績以疾罷復調有司時大樂署史焦革家

善釀績求為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之曰有深
意竟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績曰天不使
我酣美酒邪棄官去

頸豈頑奴砥石

劉開反林蘊步以逆順不聽復遺書切諫開怒械于
獄且殺之將就刑大呼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得死
幸矣開惜其直陰戒刑人抽劍磨其頸以脅服之蘊
叱曰死即死我頸豈頑奴砥石邪開知不可服捨之

戲崔林優曉

捧腹編

卷八

五八

林蘊辯給嘗有姓崔者矜氏族蘊折之曰崔杼弑齊
君林放問禮之本優劣何如邪其人俯首不能對

味道必死

蘇味道為天官侍郎杜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
大話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
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

劫天子賊奪天子賊

朱全忠合四鎮兵十餘萬營壘相屬晝夜攻鳳翔外
兵詭守者曰劫天子賊守者亦詭外兵曰奪天子賊

取公鐵籠來

索元禮制獄作鐵籠繫囚首加以楔至腦裂死後以
苛猛受昧武后厭眾望收下吏不服吏曰取公鐵籠
來元禮服罪死獄中

請嘗熾瘞

天授中人告來子詢周興與丘神勣謀反詔來俊臣
鞠狀初興未知被告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
奈何興曰易耳內之大瘞熾炭周之何事不承俊臣
曰善命取瘞且熾火徐謂興自有詔按君請嘗之興

捧腹編

卷八

五九

駭汗叩頭服罪

此關魚公何疑

周利貞調錢塘尉時禁捕魚州刺史飯蔬利貞忽饋
佳魚刺史不受利貞曰此關魚公何疑問其故答曰
適見漁者禽不獲而有魚焉關得之刺史大笑

賀賊出塞

結贊入寇涇隴邠之民蕩然盡矣諸將曾不得一俘
但賀賊出塞而已

吾兒不及若兒

許彥伯昂子也頗有文敬宗晚年不復下筆凡大典冊悉彥伯為之嘗戲昂敬宗子曰吾兒不及若兒答曰渠父不及昂父

捧腹編卷八終

捧腹編

卷八

三十一

捧腹編目錄

卷九

五代史

妾亦如此

入草人

筭子未知顛倒

劉山人來省女

李天下

并禁月明

捧腹編

目錄卷九

拔釘錢

卿亦何必有作

但恐不易了

豈知非佛佞我

遺兔園冊

二十四考中書令

世豈乏賢

睡王

北史

事忙無暇

戲引李陵書

隨年杖

伶人責縣令

縱兒女嚙人

積錢有聲

安得謂我為笑

禿天子跋皇后

三不開

死而後語

臣叨入相之資

世修降表李家

果煩老兄復來

龍逢比干非是俊物 未得通公主

玳上加帽 我馬尚在

長鬣公 漢兒強知星宿

且得燕雀相賀 蒼蒼在鬢

止為此翁難遇 每言寧無食

石頭之與香馬 藍謝青

作得李長使一脚指不 謝王暝不謝王理

游道宴歌 獼猴衣帽

是虜非蜀 何關韓子熙事

捧腹編 目錄 卷九

用人似貧士市瓜 善用三短

藝眉樹鬚 臣卿乃少

陽五伴侶 駟駒娘子

自避赤棒 教為金字

脚底自足 賦正似疥駱駝

掃地求碑 觸觸生

何妾梳髻 蘇何訶詆

尋劉使回家 叢荆試人

臨死取脈 戲為師公

嘲王盧姓 無人佞我

宋書

多鬼可畏 事不均平

期訖更啟 讓主表

向顧見噉 先人必當驚怖

移我遠客 項羽千敗

使知苦劇

南齊書

足狗肉便了事

捧腹編 目錄 卷九

梁書

出行寒車帷幔 速反惹肆

小人如失主犬 惟作大諾

四盡 安敢失禮

薄暮遊荒淫

魏書

諱言老 尚書亦須我

豈有此理 聞亦不解

北齊書

穿錐

車輪括頸

老公失阿劉

箕子為之奴

拊胸而退

魚鳥留連

莫尤我

漫漢不虛

白擲劇飲

間樂不樂

其言亦吃

敢同百獸

戲面狹長

如州官名如周

隋書

何不近比老彭

麥豆不殊

捧腹編

目錄卷九

四

僕從噉肉

捧腹編卷九

茂苑許自昌玄祐父輯

武林吳元龍仲飛父校

五代史

妾亦如此

梁太祖破朱瑾納其妻以歸元真皇后張氏迎太祖

于封丘太祖告之后遠見瑾妻瑾妻再拜后亦拜悽

然泣下交鄂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與

干戈而使吾奴至此若不幸汴州失守妾亦如此矣

拊腹編 卷九 妾亦如此

勞言已又泣太祖為之感動乃送瑾妻為尼

事忙無暇

張延明充三司使明宗常出游幸召延明共食延明

不至附使者報曰三司事忙無暇聞者笑之

入草人

莊宗遺李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官而蜀法

嚴禁以奇貨出劍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

由是嚴無所得而還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衣之類

莊宗聞之大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

爲入草人乎

戲引李陵書

莊宗滅梁遣蕭希甫宣慰青徐希甫始知其母已死而妻袁氏亦改嫁矣希甫乃發哀服喪居于魏州人戲引李陵書以譏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時皆傳以爲笑

筭子未知顛倒

王章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于國邪

若遇打殺

隨年杖

劉銖爲人慘酷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于卽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其下謂之合歡杖

劉山人來省女

唐莊宗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耻其家世而特諱其事莊宗戲爲劉叟衣服自負着囊藥篋使其子繼炭提破帽而隨之造其臥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

怒咎繼炭而逐之官中以此爲笑樂

伶人責縣令

莊宗好畋獵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爲民請莊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及率諸伶走追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何不飢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唱和之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

若遇打殺

李天下

莊宗嘗與群優戲于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敬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群伶亦大驚駭共持新磨詰曰汝奈何批天子頰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于是左右皆笑

縱兒女啗人

敬新磨嘗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啗人莊宗家世

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莊宗大怒變
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與陛下
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
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同銅也若殺敬
新磨則銅無光矣莊宗大笑而釋之

并禁月明

李茂貞居岐以寬仁愛物民頗安之嘗以地狹賦薄
下令權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爲炬也有優
者謂之曰臣請并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

捧腹編

卷九

四

積錢有聲

袁象先子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常有聲如牛人以爲
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
類爾宜益以錢聲必止聞者傳爲笑談

拔釘錢

趙在禮在宋州人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而相謂曰
眼中拔釘豈不樂哉既而復受詔居職乃籍管內口
率錢一千自號拔釘錢

安得謂我爲奚

康福世本夷狄而夷狄貴沙陀故常自言沙陀種也
福嘗有疾臥閣中僚佐入問疾見其錦衾相顧竊戲
曰錦衾爛今福聞之怒曰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爲
奚聞者笑之

卿亦何必有作

王峻于樞密院起廳事極其華侈邀周太祖臨幸賜
予甚厚後太祖于內園起一小殿峻奏曰宮室已
多何用此爲太祖曰樞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有作
峻慙不能對

捧腹編

卷九

五

禿天子跛皇后

楊光既病禿而妻又跛其足也將反人爲之語曰自
古豈有禿瘡天子跛脚皇后邪相傳以爲笑
但恐不易了

唐莊宗自鄆州入汴梁末帝聞唐兵且至惶恐不知
所爲與李振敬翔等相扶慟哭因召鄭珽問計安在
珽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能行否末帝問其策何如
珽曰願得陛下傳國寶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救
兵之至末帝曰事急矣寶固不足惜願卿之行能了

宋鄭莊
乃破後
鮮五之
孫祖孫
相業並
足即矣

人多有
此病

事否珽俛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于是左右皆大笑

三不開

紀異錄
胤孫入
相胤孫
未嘗延
接時號
三不開
相公入
朝印不
間見客
口不開
謝宅門
不開

馬胤孫臨事多不能決當時號為三不開謂其不開口以論議不開印以行事不開門以延士大夫也

豈知非佛佞我

馬胤孫既學韓愈為文故多斥浮屠氏之說及罷歸乃反學佛撰法喜集佛國記行于世人有戲胤孫曰公素慕韓愈為人今反佞佛是佛佞公邪公佞佛邪胤孫答曰豈知非佛佞我也時人傳以為笑

捧腹編

卷九

六

死而後語

崔協為唐明宗相在位無所發明既死而有降語其家時人嘲之曰生不能言死而後語云

遺兔園冊

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誚其陋道且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劉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道反顧何為岳曰遺下兔園冊爾兔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誚道道聞之大怒

臣叨入相之資

李愚自太常卿作相而盧文紀代之及文紀作相李鱗乃求為太常卿及拜命中謝曰臣叨入相之資朝士傳以為笑

二十四考中書令

漢高祖入洛先遣人馳詔東京百官皆授偽命者皆焚之使勿自疑由是御史臺悉斂百官偽勅焚之李松以手指其胸引郭子儀自誦以語人曰此乃二十四考中書令也聞者笑之

捧腹編

卷九

七

世修降表李家

初李昊事王衍為翰林學士衍之亡也昊為草降表至是又草焉蜀人夜表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以為笑

世豈乏賢

馬希聲嘗聞梁太祖好食雞慕之乃日烹五十雞以供膳父殷死希聲不入泣頓食雞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豈乏賢邪

果煩老兄復來

王審知卒子延翰立審知養子延稟時與延翰不叶
同鱗審知次子初名延鈞謀殺之延稟自以養子推鱗而立之
延稟還建州鱗餞于郊延稟臨訣謂鱗曰善繼先志
毋煩老兄復來鱗銜之後延稟率兵擊鱗見執鱗誚
之曰予不能繼先志果煩老兄復來遂殺之

睡王

東丹述律立好飲酒不恤國事每酣飲自夜至日晝
則常睡國人謂之睡王

捧腹編

卷九

八

北史

龍逢比干非是俊物

典御丞李集面諫文宣比之有甚于桀紂帝令縛置
流中沈沒久之復令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回
來彌不及矣帝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
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漢方知龍逢比干非
是俊物遂解放之

未得通公主

琅邪公主名玉儀魏高陽王斌庶生妹也初不見齒

為孫騰妓騰又放棄齊文襄遇諸途悅而納之遂被

殊寵奏魏帝封焉文襄謂崔季舒曰爾由來為我求

色不如我自得一絕異者崔遲必當造直諫我亦有

以待之及遲諮事文襄不復假以顏色居三日遲懷

刺墜之于前文襄問何用此為遲悚然曰未得通公

王文襄大悅把遲臂入見焉季舒語人曰崔遲常忿

吾依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合殺及其自作體佞乃

體過于吾

珉上加帽

捧腹編

卷九

九

扶風郡王季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

顧嘗于室內置酒十垓垓餘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季

季適入室見即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為竊入

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也因持酒歸周文撫手大

笑

我馬尚在

王皓字季高嘗從文宣北征乘赤馬旦蒙霜氣遂不
復識自言失馬虞候為求覓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
盡繫在幕前方云我馬尚在

長鬣公

許惇美鬚下垂至帶省中號長鬣公齊文宣嘗因酒
酣提惇鬚稱美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懼因不復敢
長人又號齊鬚公

漢兒強知星宿

源師仕齊為尚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
以龍見請零時高阿那肱為錄尚書事謂為真龍出
見大警喜問龍所云作何顏色師整容曰此是龍星
初見依禮當零祭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肱

捧腹編

卷九

十

不差忿然作色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

且得燕雀相賀

盧詢祖初襲祖爵大夏男有宿德朝士謂曰大夏初
成詢祖應聲曰且得燕雀相賀

蒼蒼在鬚

邢邵嘗戲盧詢祖曰卿少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
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惕懼見丈人
蒼蒼在鬚差以自安

止為此翁難遇

魏孝武帝納神武女為后詔李元忠致聘于晉陽每
宴席論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轟轟大樂比來寂寥
無人問更欲覓建義處神武撫掌笑曰此人逼我起
兵賜白馬一匹元忠戲曰若不與侍中當更覓建義
處神武曰建義不慮無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
忠曰止為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捋神武鬚大笑

每言寧無食

李元忠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後自中書令復
求為太常卿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故神武欲用為

捧腹編

卷九

十

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播聞
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
射時宜勿飲酒

石頭之與番禺

李安世為主客令齊使劉纘朝貢安世奉詔勞之纘
指方山曰此山去燕然遠近安世曰亦石頭之與番
禺耳

藍謝青

李謚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謚請業

快

子固作

同門生為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作得李長史一脚指不

李幼廉為蘇州長史齊神武行經冀部總合河北六州文籍商榷戶口增損親自部分多在馬上徵責文簿指影取備事非一緒幼廉應機立成恒先期會為諸州準的神武深加慰勉仍責諸人曰碎卿等諸人作得李長使一脚指不

謝王暝不謝王理

朱游道為尚書令臨淮王譴責游道乃執版長揖曰

捧腹編 卷九

十一

下官謝王暝不謝王理

游道宴歌

朱游道除司州中從事時將還鄴會霖雨行旅擁于河橋游道于幕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固大癡游道應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也亦大癡

獼猴衣帽

李獎二子構訓居貧朱游道後令其求三富人死事判免之凡得錢百五十萬盡以入構訓其使氣儻俠如此時人語曰游道獼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

見何謂醜者必無情構嘗因游道會客因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入宜自迎接為通名稱從弟游山游道出見之乃獼猴而衣帽也將與構絕構謝之謔然如舊

是虜非蜀

薛聰除羽林監孝文曾與朝臣論海內姓地人物戲謂聰曰世人謂卿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聰對曰臣遠祖廣德世仕漢朝時人呼為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人呼為蜀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

捧腹編

卷九

十一

撫掌笑曰卿幸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復苦朕

何関韓子熙事

韓子熙初為侍讀除國子祭酒儉素安貧常好退靜遷鄴之始百司並給兵力時以祭酒閑務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廷自不與祭酒兵何関韓子熙事論者高之

用人似貧士市瓜

楊愔典選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為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言以為愔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

唐薛林
李自口
李自口
后任人
小兒

非不
推其
紀大者

大者

善用三短

李諧為人短小六指因癩而舉願因跛而緩步因蹇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藝眉樹鬚

李庶生而天閻崔諶調之曰教弟種鬚以錐徧刺作孔挿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回施貴族藝眉有效然後樹鬚世傳諶門有惡疾以呼池為墓田故庶言及之邢邵在傍大笑

捧腹編

卷九

十四

臣卿乃少

孫紹為太府少卿曾因朝見靈太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卿乃少

陽五伴侶

陽休之當文襄時多作六言歌辭淫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為陽五伴侶寫而賣之在市不絕弟俊之嘗過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誤賣書者曰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君何所知輒敢議論俊之大喜

驢駒娘子

祖珽所乘老馬常稱驢駒又與寡婦王氏奸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珽早狎于眾中嘲珽曰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年十歲猶號驢駒奸耳順尚稱娘子于是喧然傳之

自避赤棒

司馬膺之性方古不會俗舊與楊愔同為黃門郎至愔為尚書令抗禮如初會路逢愔威儀道引乃于樹下側避之愔于車望見令呼謂曰兄何意避弟膺之曰我自避赤棒本不避卿

捧腹編

卷九

十五

教為金字

斛律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為金從其便易猶以為難司馬子如教為金字作屋況之其字乃就

卿應自足

孫奉常服棘刺丸李諧調之曰卿應自足何假外求賦正似疥駱駝

劉晝制賦以六合為名自謂絕倫乃嘆儒者勞而寡功曾以賦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謂曰賦名六合已

笑

是大愚文又愚于六合君四體又甚于文書不忿又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斌媚

掘地求碑

熊安生在山東時歲歲游講從之者傾郡縣或誑之曰某村古冢是河南將軍熊光去七十二世舊有碑為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鄭大謹判之曰七十二世乃是羲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訴非理安生率其族向冢而號

捧腹編

卷九

十六

觸觸生

熊安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徐之才諱雄和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群公哂之

何妥機警

何妥少機警八歲游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姓何是荷葉之荷為河水之河妥應聲答之曰生姓顧是春顧之顧為新故之故

蘇何訶詆

蘇威定考文學何妥更相訶詆威勃然曰無何妥不

劉臻無博士妥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執事

尋劉儀同家

劉臻無吏幹又性惚恍馳經單思至于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為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因答曰知于是因之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邪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于是顧盼久之乃悟此從者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

捧腹編

卷九

十七

叢荆試人

燕榮嘗按部道次見叢荆堪為答筆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有罪當免及後犯細過將過之人曰前日被杖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况有過邪

臨死取服

有張遠游者文宣時令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及成帝置玉匣云我貪人間作樂不能飛上天待臨死時

取服

戲為師公

鄭道育常戲徐之才為師公之才曰既為汝師又為

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

嘲王盧姓

徐之才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証近犬便狂加頸足而

為馬施角尾而成羊嘲盧元明云卿姓在上為雲在

丘為虛生男則為虜配馬則為驢

無人佞我

捧腹編

卷九

十八

徐之才為僕射時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人佞我何由可活

宋書

多鬼可畏

前廢帝初踐祚受璽綬悻然無哀容太后疾篤遣呼

帝帝曰病人問多鬼可畏那可往太后怒語侍者將

刀來破我腹那得如此寧馨兒

事不均平

山陰公主淫恣過度謂前廢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數萬而妾唯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為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期訖更啓

明帝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凶喪及疑似之言應面避者數百千品有犯必加擧戮改駟為邊瓜亦以駟字似禍字故也以南苑借張永云且給三百年期訖更啓

讓王表

捧腹編

卷九

十九

宋世諸王莫不嚴妬太宗每疾之湖孰令袁愔妻以妬忌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妬婦記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敷當尚世祖女上乃使人為敷作表讓婚其略曰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冑而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溫欽威真長伴愚以求免子敬炙足以違詔王偃無仲都之質而保露于北階何瑀關龍工之妾而投軀于深井謝莊殆自同于矇腹股冲幾不免于疆鉏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于崇貴事隔于聞覽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勒甚于僕隸防閑過

于婢妾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于欲疏
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哺爲期遣必以日出爲
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至于夜步月而弄琴晝
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長乖又聲影裁聞則少
婢奔迸裾袂向席則老醜叢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
嫌賓客未冠以少容致斥禮則有列膝象則有貫魚
本無媢嫡之嫌豈有輕婦之謂況今義絕傷和虔恭
正匹而每事必言無儀設辭輒言輕易夫蠡斯之德
實致克昌專妬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門往往
捧腹編 卷九 二十

絕嗣駙馬之身迺罹戮各以臣凡貌何以克堪

向顧見噉

劉邕所至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鰾魚嘗詣孟靈休靈
休先患久瘡瘡痂落牀上因取食之靈休大驚答曰
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噉取以飴邕邕既去
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
國史三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鞭瘡痂常
以給膳

先人必當驚怖

張興世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欲將往襄陽愛戀
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可
送一部行田時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憲譬之曰此
是太守鼓角非田舍所吹興世欲拜墓仲子謂曰汝
衛從太多先人必當驚怖興世減撤而後行

移我遠客

張敷遷正員郎中書舍人秋當周赴並管要務以敷
同省名家欲請之赴曰彼不相容便不如不往詎可
輕往邪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
林東編 卷九 二十

項羽千敗

南郡王義宣既敗入江陵城仍出聽事見客左右翟
靈實誠使撫慰眾賓以滅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
令治兵繕甲更爲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
宣忘靈實之言誤云項羽千敗眾咸掩口而笑

使知苦劇

廢帝在東宮銜謝莊至是遣人詰責莊曰卿昔作股

貴妃誅頗知有東宮不將誅之或說帝曰死是人之
所同復一往之苦不足為深困莊少長富貴今且繫
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劇然後殺之未晚也帝然其言
繫于左尚方

南齊書

足狗肉便了事

信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先經為縣令死遂發靈周
山圖啟乞加神位輔國將軍世祖答曰足狗肉便了
事何用階級為

樂書

出行賽車帷幔

曹景宗好內妓妾至數百窮極錦繡性躁動不能沈
默出行常欲賽車帷幔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
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鄉里騎快馬如龍
與少年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
澤中逐麀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肉紺如其露
漿覺耳後風生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
可憐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

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遺此邑邑使人無
氣

速反惹肆

呂僧珍為南兗州刺史不私親戚從父兄子宏以販
葱為業僧珍既至乃棄業欲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
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但當
速反惹肆耳

小人如失主犬

馬仙埤為豫州刺史高祖起義師四方多響應高祖

使仙埤故人姚仲賓說之仙埤於異斬仲賓以殉義
師至新林仙埤猶持兵於江西日鈔運漕建康城陷
仙埤號哭經宿乃解兵歸罪高祖勞之曰射鈎斬祛
昔人弗忌卿勿以戮使斷運苟自嫌絕也仙埤謝曰
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為用高祖笑而美之
惟作大諾

陳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詞訟惟作大諾而
已

四盡

不自稱
庶幾可

魚弘歷南譙州太守常語人曰我為郡所謂
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民
庶盡

安敢失禮

到溉有禮記高祖戲與之賭溉輸而未進高祖謂朱
异曰卿謂到溉所輸可以送未溉欵板對曰臣既事
君安敢失禮高祖大笑

薄暮遊荒淫

何點既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也點雖婚亦

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之

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之

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之

融少時免官而為詩有高尚之言點贈詩曰昔聞東

都日不在簡書前雖戲也而融久病之及點後婚融

始為詩答點曰惜哉何居士薄暮遊荒淫點亦病之

而無以釋也

魏書

諱言老

傅永遷左將軍南兗州刺史時年踰八十猶能馳射

盤馬奮稍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

尚書亦須我

裴植自言人門不後王肅快快朝廷處之不高及為
尚書志意頗滿欲以政事為己任謂人曰非我須尚
書尚書亦須我

豈有此理

裴祭為膠州刺史時青州叛賊取翔受蕭衍假署寇
亂三齊祭唯高談虛論不事防禦之行翔乘其無備
掩襲州城左右曰言賊至祭云豈有此理左右又言
已入州門祭乃徐云取王可引上廳事自餘部眾且

付城外尋為翔所害送首蕭衍

付城外尋為翔所害送首蕭衍

付城外尋為翔所害送首蕭衍

聞亦不解

裴遠除開府儀同參軍事放情琴酒之間每出返家
人或問有何消息答曰無所聞縱聞亦不解

北齊書

穿錐

庾狄干不知書署名為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

錐

車輪括頸

司馬消難左僕射子如之子高祖之婿勢盛當時因
退食暇尋高季式與之酣飲留宿旦日重門並閉關

籥不通消難固請曰我是黃門郎天子侍臣豈有不

參朝之理且已一宿不歸家君必當大怪今若又留

我狂飲我得罪無辭恐君不免譴責季式曰君自稱

黃門郎又言畏家君欲以地勢脅我邪高季式死自

有處初不畏此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見許酒至不肯

飲季式云我留君盡與君是何人不為我痛飲命左

右索車輪括消難頸又索一輪自括頸仍命酒引滿

相勸消難不得已欣笑而從之方乃俱脫車輪更留

一宿

老公失阿劉

和士開以佞幸勢傾朝列令人求平鑿愛妾劉氏鑿

即送之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要自為身

作計不得不然

箕子為之奴

武帝怒臨漳令稽暉及舍人李文師以暉賜薛農洛

文師賜崔士順為奴鄭子默私謂王昕曰自古無朝

士作奴昕曰箕子為之奴何言無也

拊胸而退

王晞無子孝昭將賜之妾使小黃門就宅宣旨皇后

相聞晞妻晞令妻答妻終不言晞以手拊胸而退帝

聞之笑

魚鳥留連

王晞嘗詣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

有相王使召晞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閣祭酒盧思道

謂晞曰昨被召已來頗得無以魚鳥致怪晞緩笑曰

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

直在魚鳥而已

莫尤我

晉陽陷敗王晞與同志避周兵東北走山路險迥懼

有劫賊而晞溫酒服膏曾不一廢每未肯去行侶尤

之晞曰莫尤我我行事若不悔久作三公矣

漫漢不虛

楊愔聰記強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問或單稱姓或

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

助合妻
答所謂
對晞
或與羊
與晞者

石在論
不為牙
不為牙
不為牙
不為牙

好性

識情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秃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障面我何不識卿漫漢嘆服又調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是不虛

白擲劇飲

元文遥子行恭少頗驕恣文遥令與范陽盧思道交游文遥嘗謂思道云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然白擲劇飲甚得師風思道答云郎君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白擲劇飲亦天性所得

聞樂不樂

高祖山陵還帝欲作樂復令議其可不斛斯徵曰孝經云聞樂不樂聞尚不樂其況作乎鄭譯曰既云聞樂明即非無止可不樂何容不奏帝遂依譯議

其言亦吃

鄭偉性吃少時嘗逐鹿于野失之遇牧豎而問焉牧豎答之其言亦吃偉怒謂其効已遂射殺之

敢同百獸

高祖與蕭歸宴酒酣高祖命琵琶自彈之謂歸曰當為梁主盡歡歸乃起請舞高祖曰梁主乃能為主舞

平歸曰陛下既親撫五絃臣何敢不同百獸

戲面狹長

宗如周面狹長以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蕭嘗嘗戲之曰卿何為謗經如周踧踏自陳不謗答又謂之如初如周懼出告蔡大寶大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經政應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

如州官名如周

嘗有人訴事于宗如周謂為經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小人敢呼我名

捧腹編

卷九

辛九

其人慙謝曰稭言如州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不敢喚如州官作如州如周乃笑曰命卿自責見侮反深

隋書

何不近比老彭

李德林善屬文辭敷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温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温子

麥豆不殊

麥鐵杖因朝集考功郎竇威朝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口對曰麥豆不姝那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之時人以爲敏慧

僕從噉肉

王劭篤好經史遺落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疑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噉劭後知覺唯責肉少數罰厨人厨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厨人方免笞辱

捧腹編卷九

卷九

卷九

三十一

捧腹編目錄

卷十

韓非子

滿貫

妻禱

毀新如故

呂覽

賢者若是苦

契舟求劍

戎夷惜死

尹文子

盜陵

淮南子

朱儒問天

說苑

狗號羊鳴

新書

儲之久矣

韓詩外傳

子醜故

風俗通

鮑君神

東家食而西家宿

我故伯階

三牲備身

孔叢子

以泣著愛

生于嗜酒

抱朴子

斥仙人

輒告之曰已愈

捧腹編

目錄卷十

三

古強

顏氏家訓

未聞王粲

不謂玄成如此學

嘲費旭詩

讀羊為羊

某郎好酒

南史

佳射棚

擲鏡鑷

禿鶯啼

羊乃為汝徘徊

政是我

飲酒食肉

初不識士衡

李弘為聖主

身不讀書

殺豬取肝肺

驢好為之

狎侮羣臣

那得此副急淚

報以戰栗

星星行復出

身自大呼

殊有鳳毛

應為司驢

後謝何必愧前謝

不審公城子野何所在

放無處去

譚子奔莒

臣無第三

眾僧虔虔

捧腹編

目錄卷十

三

沈疇之犯王亮諱

草翁之風

得亦不賣

懸風槌

昨偶相要

七歲尚書

何無忌諱

何無丈夫意

君乃真猴

乃欲臣老子

遙遙華胄

如明公之與蕭何

有事牽來

唯未能遣此

此吾作也

壯哉鼠雀

恨二王無臣法

都自非是

陸處舟居	妳母
其狂不可及	見呼為公
不喜見要人	但問用險何如
不嘗食姜	狂又勝痴
安用鬼名	未審孔子何關
願極壽百年	貂抄肉拌
何時得司徒公	背後有節便應殺人
走是上計	太傅是誰
口為鼓聲	臨時忘教
餉周公阿杜	貂蟬從蓋中生
老蚌	宮人頓成僕語
所居廉讓間	舊簪弊席
日月在軀	婦父領選
二十七種	家家賣宅
金天榮光	署貞
再辱此庭	並坐可橫
形容大異近日	王自立碑
生活大可	早母

金錠可食否	賦競病韻
夏侯妓衣	殘客
千萬買鄰	以卿為騎兵
家犬驚吠	使卿復知寒暑
鮑通直	書責鮑泉
羊質虎皮	門外不見卿馬跡
後莫復	文字不辨
作縣令第一策	展謎
卿禮有過陸納	何如我未進時
須大材進詩	貨羊余米
取筆書鼓	猶當少于宮中學士
性畏廟堂	敵三千萬錢
我亦不復能別	生犀
無盡意菩薩	唯阿爺名標
為帝與受損不殊	湘東一目

捧腹編 目錄 卷十

四

捧腹編 目錄 卷十

五

捧腹編卷十

茂苑許自昌玄祐父輯

甫里錢 朗朗生父校

韓非子

滿貫

有與悍者隣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將去之或曰勿之矣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吾滿貫也遂去

浴矢

捧腹編

卷十

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至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伴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為之奈何曰取五姓之矢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

妻禱

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

學不死

谷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

毀新如故

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為禱其妻問曰今禱何如夫曰象我故禱妻子因毀新令如故禱

呂覽

賢者若是苦

齊湣王亡居於衛晝日步足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果何故哉公玉丹答曰臣

捧腹編

卷十

以王為已知之矣王故尚未知之邪王之所以亡也者以賢也天下之王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湣王慨然太息曰賢故若是其苦邪

抽刀相啖

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更求肉為于是具藥而已因抽刀而相啖至死

契舟求劍

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一作刻其舟曰是我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

夢中恥見辱

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士白縞之冠丹績之袍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劍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我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

卷十

三十一

三日不得却而自沒

戎夷惜死

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日夕門已開矣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太息嘆曰嗟乎道其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

公孫綽起死人

魯人有公孫綽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人問其故對曰我固能治偏枯今我倍所以為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人矣

尹文子

盜賊

莊里丈人字長子曰盜少子曰賊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賊喻吏遽下而聲不博但言賊賊吏因賊之幾殪

淮南子

卷十

四

朱儒問天

朱儒問徑天高於修人修人不知曰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故凡問事必於近者

郢人鬻母

郢人有鬻其母為請於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此行大不義而欲為小義者

說苑

狗號羊鳴

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公曰此君子服邪既作色

野人何多

曰服何足以端士行如君言衣狗裘當狗號羊裘當羊鳴乎今君衣狐意得無變乎

新書

儲之久矣

昔者號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誅逐政治踳亂國人不復晉師伐之號人不守號君出走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饑而欲食御進服脯梁煖號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為君出亡而道饑渴也

捧腹編

卷十

五

韓詩外傳

子醜故

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為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吾肉善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附益之尚猶賈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

風俗通

鮑君神

汝南鮑陽有於田得磨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磨者繩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磨及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怪其如是大以為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為起祀舍眾巫數十帷帳鍾鼓萬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此壞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其獎成之耳

捧腹編

卷十

六

東家食而西家宿

齊人有女二家求之東家子醜而富西家子好而貧父莫知其所與又難指斥謂女曰汝宜偏袒今我知之女便兩袒母問其故答曰欲得東家食而西家宿也見開顏集

我故伯階

有張伯階仲階者兄弟二人形貌絕相似仲階妻新粧見伯階以為仲階乃戲問之曰今日粧飾好否伯階應之曰我伯階也妻乃起避之須臾又見伯階以

為仲階告曰向大錯誤伯階曰吾故伯階也

三牲備身

漢有牛通為隴西王簿馬文淵為太守羊喜為功曹
涼部云三牲備身

孔叢子

以泣著愛

子高游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者與子高相善及
將還魯諸故人俱訣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
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先生

擗腹編

卷十

七

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而先生厲聲高揖此無
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
心若干取斷必不足矣其徒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
高曰有二大姦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

生於嗜酒

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道諺堯舜于鍾
孔子百瓢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
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聖賢以道德兼人
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

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

抱朴子

斥仙人

須曼倩自云我乘龍升天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
昱昱真貴處也仙人以流霞一杯飲我輒不饑渴忽
然思家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來還河東因號曼卿
為斥仙人

輒告之曰已愈

輒告之曰已愈

擗腹編

卷十

八

此人出住外詐云神人道聖治病無不手下立愈又
令辯士游行為之虛聲云能令盲者即明瘖者即行
又勅諸來治病者雖不便愈其當告人已愈也如此
則必愈于是後人問前來者輒告曰已愈無敢言未
愈者也旬月間乃至巨富

古強

古強敢為虛言云曾見堯舜禹湯說之萬萬如實謂
孔子嘗勸我讀易曰此良書也西狩獲麟語孔子曰
此非善祥稽使君曾以一玉卮與強後忘之忽語稽

曰昔安期先生以此相遺

顏氏家訓

未聞王粲

之推初入鄴與博陵崔文彦交游嘗說王粲集中難
鄭玄尚書事崔轉為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見排蹙
云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見先儒之
中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

不謂玄成如此學

魏收之在儀曹與諸博士議宗廟事引據漢書博士

魏收

卷十

九

笑曰未聞漢書得證經術魏便忿怒都不復言取章
玄成傳擲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尋之達明乃來謝
曰不謂玄成如此學也

嘲費旭詩

梁世費旭詩云不知是耶非殷濬詩云颯颯雲母舟
簡文曰旭既不識其父濬又颯颯其母此雖悉古事
不可用也

讀羊為羊

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羊也而為

羊字後有人餉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

解事義久後尋繹方知如此

某郎好酒

南陽有人性殊儉吝冬日至日女婿謁之乃設一銅瓶
酒爵俸肉婿恨其單率一舉盡之主人愕然俛仰命
益如此者再退而責其女曰某郎好酒故汝常貧

南史

佳射棚

魏王屢欲害齊高帝嘗率數拾人直入鎮軍府時
暑熱帝晝臥裸袒蒼梧立帝於室內畫腹為射的自
引滿將射之帝神色不變欽板曰老臣無罪蒼梧左
右王天恩諫曰領軍腹是佳射棚而一箭便死後無
復射不如以電箭射之乃取電箭一發即中帝臍蒼
梧投弓於地大笑曰此手何如

擲鏡鑷

齊高帝為相王鎮東府簿林王時年五歲牀前戲高
帝方令左右拔白髮問之曰兒言我誰耶答曰太翁
高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為人作曾祖而拔白髮者乎

程平

卽擲鏡鐸

禿鷲啼

齊明帝崩大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號慟俯仰憤遂脫地廢帝輟哭大笑謂宦者王寶孫曰此謂禿鷲啼來乎

羊乃為汝徘徊

潘淑妃者本以貌進始未見賞宋文帝好乘羊車經諸房淑妃每粧飾褰帷以候并密令左右以鹹水洒地帝每至戶羊輒舐地不去帝曰羊乃為汝徘徊況

于入乎

政是我

劉韞人才凡鄙特為明帝所寵在湘州雍州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翫嘗以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形問之曰此何人而在輿韞曰政是我

飲酒食肉

劉韞弟述亦甚庸劣從子侯疾危篤父彥節毋蕭對之泣述嘗候之便命左右取酒肉令侯進之皆莫知

其意或問焉答曰禮云有疾飲酒食肉

初不識士衡

容道侯義恭凡鄙無識始與王濬嘗謂曰陸士衡詩云管道無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恭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李弘為聖主

巴西人趙續伯反奉其鄉人李弘為聖主弘乘佛輿以五綵裹青石誑百姓云天與已玉印當王蜀季連道中兵參軍李奉伯大破獲之將刑謂刑人曰我須

身不讀書

身不讀書

彭城王劉義康素無術學待文義者甚薄袁淑嘗詣義康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袞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無為作才語見向

殺豬取肝肺

宋前廢帝誅害群公忌憚諸父建安王休仁及明帝山陽王休祐形體並肥壯帝乃以籠盛稱之以明帝

卷十

十一

卷十

十一

從漢書 完武即 位子部 使使者 拜部為 為大司 徒再時 年二十 四萬字 和準

乃能到

尤肥號為豬王號休仁為殺王休祐為賊王東海王
律凡劣號之驢王嘗以木槽盛飯內諸雜食攪令和
合掘地為坑穿實之以泥水裸明帝內坑中以槽食
置前令以口就槽中食之用為歡笑明帝嘗忤旨帝
怒乃裸之縛其手脚以杖貫手脚內使擔付太官即
日屠猪休仁笑謂帝曰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
皇太子生殺猪取肝肺帝意解曰且付廷尉一宿出
之

驢好為之

捧腹編

卷十

十一

劉祥與王與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
驢汝好為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

狎侮群臣

宋孝武狎侮群臣各有稱目多須者謂之羊短長肥
瘦皆有比擬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齧劉秀之儉恹常
呼為老慳黃門侍郎宗靈秀軀體肥壯拜起艱難每
一集會輒于坐賜靈秀器服飲食前後相係欲其占
謝傾路以為歡笑

那得此副急淚

劉德願性麤率為孝武狎侮上寵姬殷貴妃薨葬畢
數與群臣至殷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
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涕泗交流上甚悅以
為豫州刺史又令醫術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
日有問志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愛姬答曰我
爾日自哭亡妾耳

報以戰栗

捧腹編

卷十

十四

豈有說邪琛即答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
戰栗上笑悅

星星行復出

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何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
室叅軍嘗于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
州府僚佐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
星星行復出
身自大呼
謝靈運與王弘之諸人出千秋亭飲酒儻身大呼孟

顛深不堪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何關寢人事

殊有鳳毛

謝超宗鳳子也好學有文辭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恐靈運復出時右衛軍劉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磬之室復有異物耶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旦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跳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至闇待不得乃去

應為司驢

謝超宗為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承有朝命定是何府超宗怨望答曰不知是司馬為是司驢既是驢府政應為司驢

後謝何必愧前謝

謝幾卿為蕭藻軍師長史將北遷與僕射徐勉別勉云淮淝之役前謝已著奇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已見今徐勝于前徐後謝何必愧於前謝不審公城子野何所在

王弘少嘗樗蒲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人就弘求縣此人嘗以蒲戲得罪弘詰之曰君得錢會戲何用祿為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所在弘默然

放無處去

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于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次至王僧達曰願即且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答曰家養一老狗放無處去已復還尚之失色

譚子奔莒

客有姓譚者詣王儉求官儉謂曰齊桓滅譚那得有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喙卒得職焉

臣無第三

齊高帝素善書與王僧虔賭書畢謂曰誰為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為謀

眾僧處處

謝鳳子超宗嘗候王僧虔仍往東齋詣王慈慈正學書未即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鷄之比鳳超宗狼狽而退十歲時與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遇沙門懺約戲慈曰眾僧今日可謂

虞度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

沈疇之犯王亮諱

王亮父諱攸亮為晉陵太守時有晉陵令沈疇之性
麤疎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啓代之疇之快快乃造坐
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為攸字當作無
散尊傍犬為犬傷無散尊若是有心攸無心攸乞告
示亮不履下牀跳而走疇之撫掌大笑而去

草翁之風

惠綯早慧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于二代外祖何

尚之名

卷十

十一

尚之戲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綯應聲答曰尊者之
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舅

得亦不賣

王弘之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
綸于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父得魚賣不弘之曰
亦自不得得亦不賣

懸風槌

侍被武帝賞接每與對碁從夕達旦或復失寢
到翌日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當

時以為笑樂

昨偶相要

表粲嘗步屨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
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
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

七歲尚書

表舅遷吏部尚書武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為黑頭尚
書我用卿為白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
年于茲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

尚之名

卷十

十一

七歲尚書未為晚達帝曰法固不妄有者

何無忌諱

殷季父淳字嘗與侍中何勗共食季羨盡勗云益殷
尊羨勗司空無忌子也季徐輟筋曰何無忌諱

何無丈夫意

山陰公主淫恣窺見褚彥回悅之以白文帝帝召彥
回西上閣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彥回整身
而從夕至曉不為移志公主謂曰君鬚髯如戟何
無丈夫

君乃真猴

何尚之與太常顏延之少相好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嘗謂延之為猴延之目尚之為猴同游太子西池延之問路人曰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之為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猴

乃欲臣老子

梁武帝與何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等并召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帝賜詩酒恩禮如舊仍下詔徵為侍中將帝鬚白乃欲臣老子

張腹編

卷十

十一

遙遙華胄

何昌寓為吏部尚書嘗有一客姓閔求官昌寓謂曰君是誰後答曰子騫後昌寓團扇掩口而笑謂坐客曰遙遙華胄

如明公之與蕭何

何敬容貪恡為時所唾鄙其著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為文容字大為父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敬容遂不能答又多漏禁中語故嘲諷日至嘗有客姓吉敬容問卿與耶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

蕭何

有事牽來

張瓌拜太常自謂閑職輒歸家武帝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既富貴那復欲委去瓌曰陛下御臣等若養馬無事就閑廐有事復牽來

唯未能遣此

張瓌居家豪富伎妾盈房或有譏其衰暮畜伎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復一存唯未能遣此耳

張腹編

卷十

十一

此吾作也

張率十二能屬文虞訥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為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

壯哉鼠雀

張率為新安太守遣家僮載米二千石還宅及至遂耗大半率問其故答曰鼠雀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鼠雀

恨二王無臣法

張融善草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

都自非是

張融與吏部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

陸處舟居

武帝問張融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後上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

捧腹編

卷十

十一

姪母

何承天除著作佐郎撰國史承天年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穎川荀伯子朝之常呼為姪母承天曰卿當言鳳凰將九子姪母何言邪

其狂不可及

宋文帝嘗召顏延之傳詔頗不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酒醒乃見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何

尚之朝之曰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

見呼為公

顏延之嘗與何偃同從上南郊于路中遙呼延之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恠之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為公偃羞而退不喜見要人

顏延之嘗乘羸牛車逢子竣肉薄即屏住道側又好騎馬遊游里巷遇知舊輒據案索酒得必傾盡欣然自得嘗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見竣

捧腹編

卷十

十一

起宅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

但問用險何如

周顒嘗謂蕭惠開性太險每致諫惠開不悅答顒曰天險地險王侯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

不嘗食姜

周捨占對辨捷嘗居直廬語及嗜好裴子野言從來不嘗食姜捨應聲曰孔稱不徹裴乃不嘗一坐大笑

狂又勝痴

沈昭略性狂雋不事公卿使酒仗氣無所推下嘗醉

晚日負杖攜家賓子弟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痴約曰汝乃沈昭略邪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痴奈何王約奈汝痴何

安用鬼名

人或勸柳津聚書津曰吾嘗請道士誦章驅鬼安用此鬼名邪

未審孔子何關

南康郡人有姓賴所居穢里賴謁劉繪繪戲嘲之曰

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曰未審孔子何關而居關里

願極壽百年

上嘗幸豫章王疑邸極日盡歡敕疑備家人之禮疑謂上曰古來言願陛下壽比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千事亦濟

貂抄肉梓

齊武陵昭王畢于御坐曲宴醉伏地貂抄肉梓帝笑

日汗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而疎其骨肉

何時得司徒公

王敬則性倜儻不羈好刀劍嘗與旣陽縣吏聞謂曰我若得旣陽縣當鞭汝小吏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旣陽縣我亦得司徒公矣敬則後補旣陽令昔日鬪吏亡叛勒令出遇之甚厚曰我已得旣陽縣汝何時得司徒公邪

背後有節便應殺人

王敬則入朝上謂敬則曰人命至重是誰下意殺之

敬則曰都不啓聞敬則曰是臣愚意臣知何物科法見背後有節便言應得殺人

走是上計

王敬則倉卒東起朝廷震懼東昏侯在東宮議欲叛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有告敬則者敬則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汝父子唯應急走耳蓋譏檀道濟避魏事也

太傅是誰

張敬兒欲移羊叔子隋淚碑于其處置臺綱紀諫曰

為不諱
查者榜
樣

卷十

王

卷十

王

說得有理

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

口為鼓聲

張敬兒始不識書及為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初微為護軍乃潛于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侍竊窺笑焉將拜三司謂其妻嫂曰我拜後府開黃閣因口目為鼓聲初得鼓吹羞便奏之又于新林姥廟為妾祈子祝神口自稱三公

臨時忘教

焦度為人朴澁欲就齊高帝求州比見竟不及一語

捧腹編

卷十

五

後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置辭親入授之辭百餘言度習誦數日皆得上口會高帝履行石頭城度欲自陳臨時卒忘所教乃大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帝笑曰卿何憂無食即賜米百斛

餉周公阿杜

魏攻壽春齊高帝以周盤龍為軍主假節拒魏大破之帝下詔稱美送金釵以二十枚與其愛妾杜氏手勅曰餉周公阿杜

貂蟬從盞中生

高帝着人意

周盤龍以功進爵為侯武帝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盞盤龍曰此貂蟬從兜盞中生爾

老蚌

齊武帝嘗賞王珍國謂其父廣之曰珍國應堪大用卿可謂老蚌也廣之曰臣不敢辭帝大笑

宮人頓成僕語

胡諧之為給事中驍騎將軍齊武帝方欲獎以貴族盛姻以諧之家人語僕音不正乃遣宮內四五人往諧之家教子女語二年後帝問曰卿家人語音已正

捧腹編

卷十

六

未諧之答曰宮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宮人頓成僕語帝大笑偏向群臣說之

所居廉讓間

范栢年初為州將劉亮使出都諮事見宋明帝帝言次及廣州貪泉因問栢年卿州復有此水不答曰梁州唯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所居廉讓之間帝嗟其善答

舊簪弊席

吳玩之為少府猶躡屐造席高帝取履親視之訛黑

斜銳莫斷以芒接之問卿此履已幾載玩之曰初釋
禱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高
帝咨嗟因賜以新履玩之不受帝問其故答曰今日
之賜恩華俱重但舊簪弊席復不可遺

日月在軀

明帝脾上有赤誌常秘不傳既而江祐勸帝出以示
人晉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祖示之曰人皆謂此
是日月相卿幸無泄之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
隱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悅

捧腹編

卷十

二十七

婦父領選

齊高帝輔政除陸慧曉為尚書殿中郎鄰族來相賀
慧曉舉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
卿輩乃復以為慶邪

二十七種

庾杲之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菹蒲韭生韭雜菜任助
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嘗有二十七種

家家賣宅

庾杲之嘗兼主客郎對魏使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

家家題門帖賣宅答曰朝廷既欲掃蕩京洛尅復神
州所以家家賣宅耳魏使縮鼻而不答

金天榮光

宋明八年天忽黃色照地眾莫能解司徒法曹王融
上金天頌王摛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武帝大悅

署貞

時有沙門訟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莫知
劉顯曰貞字文為與上人

再辱此庭

宋大明中明僧高使魏時新誅司空劉誕孝武謂
曰若問廣陵之事何以答之對曰周之管蔡漢之淮
南帝大悅及至魏魏問曰卿銜此命當緣上國無相
踰者邪答曰聰明特達舉祿成惟比屋之昨又無下
僕晏子所謂看國善惡故再辱此庭

並坐可橫

劉之遴牛奔墮車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書則
以手就筆歎曰豈懸而王乎周捨嘗戲之曰雖復並
坐可橫政恐陋巷無枕

形容大異近日

蕭韶昔為級童便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韶亦為信傳酒後為鄂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色信稍有不堪因酒酣乃徑上韶於踐蹋有候直視韶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往日時賓客滿坐韶甚慚耻

王自立碑

蕭明為豫州刺史百姓詣闕拜表言其德政樹碑于州門內及碑匠採石出自肥陵明乃廣營廚帳多召人物躬自率領牽至州識者笑之曰王自立碑非州人也

生活大可

蕭宏以介弟之貴無他量能恣意聚歛庫室垂有百間在內堂之後關籬甚嚴有疑是鎧仗者武帝攜射聲校尉丘仲卿往與宏飲半醉後謂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便呼後閣輿徑往屋所宏恐上見其賄貨顏色怖懼上意彌言是仗屋屋檢視宏性愛錢百萬

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縣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帝與他卿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朱砂黃屑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帝始知非仗大悅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按宏文帝第六子

早母

蕭推以王子封南浦侯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臨必赤地大旱吳人號早母焉

金鋌可食否

廬陵王續子應不慧生薨至內庫閱珍物見金鋌問左右曰此可食否答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特乞汝

賦競病韻

曹景宗振旅凱入武帝于華光殿宴飲連旬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詩韻已盡唯餘競病一季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箱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嘆不已

夏侯妓衣

夏侯置為六郡三州不為產業祿賜所得隨散親故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伎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臨簾奏之時謂簾為夏侯妓衣

殘客

初張績與參掌何敬容意趨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奏有過詣績績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捧腹編

卷十

三十一

千萬買鄰

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呂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惟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

以卿為騎兵

始梁武帝與任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帝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以帝善騎也

家犬驚吠

徐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群犬驚吠勉嘆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

使卿復知寒暑

徐陵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王客魏收謝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攸大軼齊文襄為相以收失言囚之累日

鮑通直

捧腹編

卷十

三十一

鮑泉為通直侍郎常乘高轎車從數十左右綴蓋服玩甚精道逢國子祭酒王承承疑非舊貴遣訪之泉從者答曰鮑通直承怪焉復又尋之遍通車問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為口實見尚豪華人相戲曰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以為笑

書責鮑泉

元帝為書責鮑泉曰而如冠玉還疑木偶鬚似鬚毛徒勞繞喙

一第 1273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6 版 反內

羊質虎皮

羊侃初為尚書郎以力聞魏帝帝問曰郎官謂卿為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伏以手扶殿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劍

門外不見卿馬跡

任約被禽與徐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何不早降使我至此約曰門外不見卿馬跡使一處得降文盛無以答初文盛常自軍中奔還荊州約嘲云門外不見卿馬跡

後莫復

陳武帝為丞相及加九錫其儀注多劉師知所定梁敬帝在內殿師知常侍左右及將加害師知詐帝令出帝覺遶牀走曰師知賣我陳霸先反我本不須作天子何意見殺師知執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既而報陳武帝曰事已了武帝曰卿乃忠于我後莫復

文字不辨

虞寄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遇寄於門朝曰郎子姓虞必當無知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

作縣令第一策

傳僧祐子瑛俱為山陰令並著奇績時云諸傳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後傳翽代劉玄明為山陰令問玄明日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相示既而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

展謎

廣陵高爽客于孫廉廉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遂乃為展謎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踢面不知瞋齧齒作

步數持此得勝人讓其不計耻辱以此取名位

步數持此得勝人讓其不計耻辱以此取名位

卿禮有過陸納

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皆盛供帳以待焉至武康何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而別彬戲曰卿里有過陸納將不為古人所笑乎

何如我未進時

丘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深坐見王儉詩深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

須大材進詩

陳郡表擬自重其文謂人曰我詩應須大材造之不爾飛去

貨羊余米

有人送書與高爽告躡云比日守羊困苦爽答曰守羊無食何不貨羊余米

取筆書錄

孫抱為延陵縣高爽詣之抱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縣閣下過取筆書鼓云徒有八尺圓腹無一尺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詎央

捧腹編

卷十

五五

猶當少于宮中學士

顏見少孤貧好學有辭采解褐梁邵陵王兼記室參軍時東宮學士庾信使府中王使見接對信輕其少曰此府兼記室幾人見曰猶當少于宮中學士當時以為善對

性畏廟堂

阮孝緒有重名南平元襄王偉其名致書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麀屣可駢何以異夫驢驘

敵三千萬錢

戴法興家貧父碩子以販紵為業法興二兄延壽延興並修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有陳載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或云戴碩子三兒敵陳載三千萬錢

我亦不復能別

初齊高帝在領軍府令紀僧真學上手迹下各至是報答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

生犀

捧腹編

卷十

三五

陸驗本無執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犀其形甚陋故問里咸謂驗為生犀

無盡意菩薩

侯景逼簡文起儻酒闌坐散上抱景于牀曰我念丞相景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至此上索筌蹄曰我為公講命景離席使其唱經景問索超世何經最小超世曰唯觀世音小景即唱爾時無盡意菩薩上大笑

唯阿爺名標

王偉請侯景立七廟景曰何為七廟偉曰天子登七

直

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世諱敕太常具祭祀之禮
景曰前世吾不復憶唯阿翁名標且在朔州伊那得
來嗽是眾聞咸笑之

為帝與受擯不殊

此誠亦
趣

侯景自篡立後時著白沙帽而尚披青袍頭插象牙
梳牀上帝設胡牀及筌蹄著靴垂脚坐或跛戶限或
走馬遨游彈射鴉鳥自為天子王偉不許輕出於是
辭快更成失志曰吾無事為帝與受擯不殊

湘東一目

捧腹編

卷一〇

七

王偉上五百字詩于帝帝愛其才將捨之朝士多忌
乃請曰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辭句元帝求而視之檄
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為四海所
歸帝盲一目初封湘東王

詩

笑

題池上餐華生輯

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影印原書版框高二〇
四毫米寬二五二毫米

詩笑題辭



世事翻覆可笑明眼人瞭破只宜
忘言而致憤者多以嬉笑代怒罵
讀其言似冷而中腸甚熱抑未可以
多口譏也古來賢達士非但批調風
流亦或身與契徒如醒人說醉話初

情醜態種。為人指出子如慈化聖
賢起發人間不知者以為癡其知者
報解近裡為以嘿以止譏焉耳余亦
窮愁中未能勿遣是此故嘗一輯
史再輯諧文三輯書後而猶未忘因
取古之詩之堪絕倒者類而錄之以資

口權意真所至熱染借加捧喝攸寄
俾我執之子日誦一遍消陋習而釋
憂心未必能又字中一大功治也語曰
不笑不足以為道又曰以談笑少笑
者於身笑中存取世有獨醒人當
以余言為不誣也

戊子陽月慈生湯溪

詩笑目上

三言三章

批劉焯卷 題方丈

喫蟹

四言二章

巡尉詩 惧內篇

五言絕二十五章

調陸展 合寺高卒

送行

詩笑

目上

雜詩 醉詩

嘲錦襪

嘲聶崇義 燒僧字

白足婦

嘲張父 慰貧

失足解嘲

贈陸詩翁 夫短妻長

染布襪

茄謎 牛詩

蟹墓

偏墜 月蝕

短巾

鬚客 石女

魚虎

雪詩

六言絕六章

題陳伯益像 誠齋自贊 磨謎

印謎 鈹謎 餘姚人咏龜

七言絕八十四章

朝劉文樹 山人入京 龜詩

皮毬 朝妓黑 雪詩

詩笑

目上

使契丹 謝公墩 戲道者

傀儡 贈妓 嘲林處士

罵孟子 轉矢氣 竊詩句

朝歐陽伯樂 朝量田 石榴

嘲尼嫁 侵占 贈盜

朝財虜 朝跨雀 咏海獅

讀列仙傳 贈丹客 朝鬚聖

嘲鋪行	無袴	朝生女
誚章甫	訪客	妓嫁鹽商
題扇詈妓	爬痒	點繡女
憎詩	乞詩四首	秀才充吏
玉臺巾	嗜酒	山人稱爺
贈和靖孫	嘲寺旁婦	老年感事
嘲丹青客	嘲貪官	雨多
酬人見嘲	既謎	走馬燈謎
敗弓謎	傘謎	網圈謎
藥名謎	人名謎	嘲劣店官
鷺鷥	剃鬚生	蠹魚
誤識字	嘲遊湖	嘲惠腐鳩
蘓人三游	水災	書手飛洒
秃舌御史	鑿者咏風	地師摸妻

吉席聯句	嘲監生	嘲屢嫁婦
杞人荒年歌	竊婢	題飯店
嘲薄粥	溺器吟	遊彘園
賀入泮	梅生薛姬首	補入四首
附錄	可笑詩句	三十六聯

詩笑上

池上餐華生戲解

三言三章

批劉焯卷

歐陽永好

天地○軋○萬○物○蚤○聖○人○發○試○官○刷○

三○語○軋○蚤○故○歐○公○戲○以○韵○語○之○究○竟○醉○翁○
亭○記○末○句○亦○不○脱○脚○色○手○本○

詩笑

題佛印方丈

蘇東坡

參○禪○歌○硬○如○鐵○誰○得○知○徒○弟○說○

坡○又○題○僧○臥○室○為○層○通○軒○以○入○聲○調○之○乃○賊○
禿○歌○也○罵○得○着○

喫蟹

錢謹齋

團○臍○膏○尖○臍○蟹○秋○風○高○滿○裝○豪○請○用○手○不○必○刀○
詩○螯○拍○浮○洶○為○樂○事○山○谷○云○一○腹○金○相○玉○質○

兩○繳○明○月○秋○江○鐵○笛○云○兩○螯○盛○貯○白○瓊○瑶○
殼○微○含○紅○瑪○瑙○有○味○乎○其○言○之○

四言二章

此尉三章

平常人

鷄○鳴○時○鴨○鳴○呷○縣○尉○下○鄉○有○獸○則○納○
鷄○鳴○於○時○鴨○鳴○於○池○縣○尉○下○鄉○靡○有○才○遺○
鷄○既○鳴○矣○鴨○既○美○矣○鐘○鼓○鳴○矣○縣○尉○行○矣○

詩笑

此詩之變也其言雖小可以喻大

懼內篇

上○天○下○地○何○物○最○尊○惟○有○老○婆○尊○不○可○言○少○時○
愛○之○媚○若○婢○娟○積○愛○生○惧○勇○若○孟○賁○始○受○其○美○
彼○可○戒○猿○狸○能○其○毒○彼○希○我○豚○唇○動○奪○魄○手○啓○
飛○魂○無○門○可○控○有○聲○可○吞○父○母○莫○禁○九○閻○不○聞○
吁○嗟○天○地○萬○古○昏○

如此說來雖有佛說怕老婆經一時亦難救

五言絕二十五章

調陸展

晉孔西

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不解久星行

復出須求却老先生然無杰其如婆何也

詩笑

合寺為卒

隋人

龕龍東去海時日隱西斜故文今不在碎石入

勝於枯槎打頭

送行

唐人

相送重相送相送到橋頭培堆兩眼淚難按滿

至言不文當屬古今送行詩第一

雜詩

高教曹

枕生毛犂子瓠長棒槌兒牆歌壁亞肚河凍水

信如詩言開壩可言酒瓮張口卷席可言眠

床剥皮也

醉詩

詩笑

昨夜村醉歸徒到三四五摩娑青莓苔莫真驚

着汝

沒理沒會故是醉中囈語

嘲錦襪金線鞋

宋人

不作錦衣裳裁為十指倉千金包汗脚慚愧絡

絲娘

名利從奔之得來隻脚直得如此擡舉

朝。拜。崇。義。郭。忠。恕。
近。貴。今。為。賸。叔。執。只。是。聾。難。然。三。個。耳。其。奈。不。
成。聰。

異。書。載。有。額。有。生。耳。者。以。而。見。朝。是。不。免。為。
多。口。也。

讀經燒一僧宇

燕東坡

山。堂。夜。沉。寂。燈。下。讀。傳。燈。不。覺。燈。花。落。茶。毗。一。

詩笑
個僧

寫。箇。行。道。點。焚。却。虫。禪。身。這。便。是。燒。殺。一。個。
活。和。尚。

白。豆。婦。洗。衣。朝。佛。印

燕子由

玉。著。插。銀。河。紅。裙。蘸。綠。波。再。行。三。五。步。浸。入。老。

僧窠

有。僧。賦。薄。瑤。云。風。起。浪。花。浮。照。見。老。僧。頭。人。

以。為。吟。脚。盆。并。可。贊。矣。

請。太。學。張。又

燕弓射

中。今。又。兩。段。風。使。十。橫。斜。丈。上。全。無。分。人。前。強。
出。此。

再。加。一。點。墨。更。是。夜。叉。心。矣。

魁貧

射燕師

大。樹。大。皮。覆。小。樹。小。皮。纏。庭。前。紫。薇。樹。無。皮。也。

詩笑
過年

紫。薇。名。怕。癢。樹。窮。人。見。錢。亦。是。搔。着。癢。處。

失足解朝

解大紳

細。雨。落。綢。繆。街。磚。滑。似。油。風。皇。跌。在。地。笑。殺。一。
群。牛。

五。歲。作。此。口。號。真。有。食。牛。之。氣。

贈陸翁

沈石田

一字寫一意七字意各一猶如線貫珠線斷珠

零落如刊詩稿即可取名珠線

夫短妻長歌後詩

諸理齋

官人官談彼娘子靡恃已堂前偶相遇撞着果

珍李

此龜鶴夫婦也紅絲繫足時月老定屬醉中

詩笑

染布禪頭

謎集

身居色界中不染色界塵一朝解纏縛見姓自

分明

要知涅而不淄須從心如結兮乘

茄

小時皮包頭大時皮忒頭越大越忒頭紫金光

即頭

以讚點郊先生絕首

牛

迂公

牛也一草包既盡六復臭兩角如紗帽橫行當

白晝

生來不讀半行書却把黃金買身貴即是此

牛

蝦蟆

詩笑

夢見一蝦蟆宛然村教學高坐枯塘上口唱獨

樂樂

村師只知千家詩百家姓何由識荆孟夫子

患偏墜

皮袋貯双丸胡然胖一邊不能便作事甘自受

埋冤

這是嬾人飛星不利何以怨為

月蝕

野月真可厭。把我家月嚙。若無鑼鼓喧。婦娥幾被占。

是實話。不然下方鑼鼓。畢竟無謂。

短巾

世間精恠物。獨有短方巾。矮子如還着。居然呂字形。

詩笑

戴巾的儘多一字。不識此却教他。一呂字。

多髯客

出門遇賴人。卓然顛倒立。驚恠前向之。云是鬚鬚客。

想奇語奇。却不脫顛倒見。

石女

無情一片皮。遮却有情穴。好似隔簾花。誰教春

風蝶

世間無棄物。以石女作亂陽。沒得講。

魚虎

搖擺翠藍衫。禽中稱作虎。有朝遇毒手。一身都是苦。翠羽有用。看來還勝藍衫。

雪

雪兒紛紛下。柴米都長價。板凳劈來燒。駭得床

詩笑

也怕

若只瓮中儲米。何消破費許柴。

六言六章

贊陳伯益

禪鞋俗人鬚鬚。道服儒巾面皮。秋水長天一色。落霞孤鷺齊飛。

伯益戲希孟云。炊餅擔頭。拖取去。白衣鋪上。

喝將來。今番希孟還。奉請曰。益服氣。

自贊

楊誠齋

金紫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口氣都似取供何也

磨

謎集

路迢迢。而非遠。石疊疊。以無山。雷達達。而不雨。

詩笑

本

雪飄飄。不寒。

雪擁藍關馬不前。是此君之究竟。

印

小兒不大。千兩黃金無價。愛捺滿面紅。按落在花前月下。

雕刻家曰。秦曰。漢爭如一顆九疊篆。是心藥。身而肥家。

鉸

一隻恰好相配。當中頂起饅頭。兩引方纔合攏。兩手又要推開。

僧家以美鉸為事。此言不可懸置於其耳。

咏魚

姚江子

庭中一物。驛索仔細看來。像瓦。腰圓背厚。通靈。如何不管媽。

詩笑

本

有戲黃一壽官像者云。精神炯炯。老貌堂堂。

烏紗白髮。龜雀呈祥。橫讀頂上四字。乃精老。

烏龜也。爭如此詩詠物之妙。

士言絕八十八章

嘲劉文樹

黃番綽

可憐。好個劉文樹。鬚鬚却在領下。住文樹面。孔非。猢猻。猢猻。倒似劉文樹。

所謂蓮花似六郎六止得遠真也

山人入京

朝士

雲間應訝鶴書遲身到京中探事宜從汝見山

須合眼被山相賺已多時

合是山人驛馬星在命

龜

皮日休

硬骨殘形知幾秋形骸終不是風流頑皮死後

詩

鑽應偏只為平生不出頭

小有肥水不怕這頭不出

皮韃

歸氏子

八片尖裁浪作球火中泡了水中揉一包閉氣

如長在惹踢招拳卒不休在別人喉下取的氣固宜有此

朝妓黑

崔涯

黃昏不語不知行真似煙窓耳似鑄欄把象牙

梳揅髻崑崙山上月初生

此是崑崙奴何名為妓

雪

王勉

上天篩下后窰灰烏李須教變白梅道士變成

銀威栗帥姑化作玉插梳

更有愛及深山老糊猴者黃狗交白狗成

詩

王

腫則又能通眼前句來

使契丹

余靖

夜造設羅忻拜洗兩朝厥荷情幹勒微臣雅魯

祝若統聖壽鉄擺俱可忒

居夷言夷主必然懽笑以真使手

謝公墩

王荆公

我名公字偶然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玄我來

歌○屬○我○不○應○嫩○姓○尚○隨○公○

介○甫○好○以○新○法○與○朝○士○爭○收○合○餘○燼○不○免○與○
謝○公○對○壘○一○香○

戲○通○者

蕪○顯○濱

先○生○惠○然○肯○見○客○旋○買○雞○豚○旋○烹○炙○人○間○飲○酒○
未○須○嫌○婦○去○蓬○萊○却○無○喫○
惟○道○呂○洞○賓○三○醉○於○岳○陽○

詩○朱

畫

詩○朱

傀○儡

楊○大年

鮑○老○當○笑○郭○郎○笑○他○舞○袖○大○琅○瑤○若○教○鮑○老○
當○舞○轉○更○琅○瑤○舞○袖○長○
腕○中○有○鬼○眉○頭○無○骨○無○奈○其○嘴○長○三○尺○

贈○妓

魏○野

君○為○北○地○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尊○前○
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語○

如○此○調○和○那○怕○生○者○不○熟○

朝○林○處○士

許○洞

寺○裡○啜○齋○飯○老○鼠○林○間○咳○嗽○病○猴○猴○豪○民○遺○物○
鳩○伸○頭○好○客○臨○門○盤○縮○頭○

不○若○轉○朝○勢○利○老○和○尚○極○安○極○肖○

罵○孟○子

李○泰○伯

完○廬○捐○塔○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痴○岳○翁○方○且○

詩○朱

甚

詩○朱

為○天○子○女○情○如○何○弟○殺○之○

瘦○象○好○處○正○在○不○勢○利○

轉○失○氣

林○觀

視○之○不○見○名○曰○希○聽○之○不○聞○名○曰○夷○不○啻○若○是○
其○口○出○人○皆○掩○鼻○而○過○之○

七○歲○作○此○真○神○童○然○自○是○啞○屈○謎○也○

朝○竊○古○人○詩○句○

陳○亞

昔賢自是堪加罪，非敢言君凌竊詞。臣耐古人無意智，預先偷子一聯詩。

乃知詩學平常只為好句，都被古人道盡。

嘲歐陽伯樂 宋士子

有客遙來自吉州，姓名批在擔竿頭。雖知汝是歐陽後，畢竟從來不識修。乃祖不識安向韓柳。

請來 宋人

嘲楊貢量田 宋人

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如今那有閒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司天臺上量天尺，安在封疆不可量。

石榴 孫仲衍

疊垂疊垂復疊垂，疊垂疊壓倒珊瑚。枝秋風劈破玳瑁皮，露出數顆珍珠兒。

外面粗皮膚，中含紅瑪瑙。相士而失之，瘦何獨不然。

尼嫁張生 戴宗吉

短髮鬚鬆絲未勻，袈裟脫却着紅裙。於今嫁與張郎去，贏得僧敲月下門。

尼姦非必僧也，然而烈大乾柴，寔難並愛。

侵占田塍 俞古章

請來 宋人

一年一寸苦相侵，一尺元來十度春。若使百年侵一丈，世間那得萬年人。

尚要白占田園，一年一寸，這還算作佛子。

贈盜 沈文通

風寒月冷夜迢迢，辜負勞君此一遭。只有古書三四束，也堪將去教兒曹。

衣冠大盜多從讀書中來，惜乎偷兒不知。

嘲財虜

元人

百千萬錠猶嫌少，
塚積金銀北斗邊。
可惜財翁無運智，
不將些子到黃泉。
人喜做生功德如何，
將不到黃泉。

嘲道士跨鶴

啖肉先生欲上昇，
黃雲踏破紫雲崩。
龍腰窄背無多力，
傳語麻姑借大鵬。

詩笑

元

如此道士消得，
一頭水牯牛。
何鵬鶴之有。

咏海獅朝吏

瞿醉漁

海物何曾數着君，
也隨盤饌入公門。
千呼萬喚不肯出，
直待臨時敲窟臀。

吏食人而喫敲，
視受食喫敲者幸矣。

讀列仙傳

唐六如

但聞白日昇天去，
不見青天走下來。
忽朝一日。

天破了，大家都打阿瘡。

劉經仙道遜妻上昇時，
為皂莢樹所挂，這阿瘡，
先被世人打過。

贈丹客

破布衫中破布裙，
逢人慣說會燒銀。
如何不自燒些用，
擔水河頭賣與人。
丹客即陽在之剗，
揼使耳不然，何以必聚有。

詩笑

平

錢之家

嘲翁子繼娶

王雅宜

十分春色海棠開，
雲雨晴天暗裏來。
可是東君勤愛惜，
相叢乘夜護花臺。

突然鍾馗娶嬾謎也。

嘲鋪行

即仁寶

我家開鋪十餘年，
何曾拖欠人錢。
後客那還。

前客去。客人自少。客人錢。只有臨了。客人悔氣。

無袴

儲遇

西風吹雨聲。索索。這雙大腿。沒下落。朝來出勝。在街頭。借與有袴人家看。寧借腿。不借袴。畢竟是自在性兒。

嘲生女請客

翟永齡

詩笑

去歲相招云。弄瓦。今年弄瓦。又相招。寄詩上覆。

相招者。令區。原來是瓦窰。誰知破瓦窰中。倒有個狀元女婿。

諷章甫

章甫哥。子章甫哥。年。指望撥高科。解元。披在荷包裡。誰道京城剪綰多。秀才先要剪綰十八房。却又怨誰。

訪客

楊南峯

君昔訪我。沐浴。我今訪君。沐浴。君昔訪我。四月。八。我今訪君。六月。六。酷暑中。拜客。回家。乃公。自不免。一浴。

妓嫁藍商

錢雅濼

淡羅衫。子淡羅裙。淡掃蛾眉。淡點唇。可惜一身。都是淡。如何嫁了賣藍人。

詩笑

不無醋意

二五二

題画扇嘲妓

翟海槎

亂雲深處。一扁舟。錯認桃源。古渡頭。花柳叢中。渾似錦娘行。誰不愛風流。

此亦可贈犯倫者。問語意云何。曰。亂錯花娘。

爬痒

楊道南

手本無心癢。便爬。時輕重。幾曾差。若還不癢。

須。停。手。此。際。何。勞。分。付。他。
央。人。爬。癢。謎。云。上。些。下。些。不。是。正。是。爭。如。自。
癢。自。爬。一。霎。了。當。

點繡女

柏子庭

一。封。丹。詔。未。為。真。三。杯。滯。酒。便。成。親。夜。來。明。月。
樓。頭。望。惟。有。姮。娥。不。嫁。人。
如。今。女。孩。子。急。要。換。錢。且。不。能。等。半。三。三。也。

詩失

楚

憎詩

陸生

世。間。何。物。最。堪。憎。蚤。虱。蚊。魚。鼠。賊。僧。相。罵。嬖。人。
欄。路。狗。濕。柴。爆。炭。水。油。燈。
諸。般。可。憎。無。如。相。罵。嬖。人。第。一。

乞子回音

陳秋鴻

草。芥。為。衣。風。滴。颼。破。瓢。當。碗。乞。酸。醜。嬌。妻。又。說。
歸。來。晚。十。二。珠。簾。不。上。鈎。

鷓。衣。百。結。冷。蕭。倒。臥。廊。簷。枕。上。瓢。安。得。佳。人。
來。作。伴。笑。容。帳。暖。度。春。宵。

糟。糠。一。見。口。鳴。糟。水。淋。漓。盡。力。呼。醉。後。不。知。
明。月。上。滿。身。花。影。倩。人。扶。

叫。街。偏。有。短。長。聲。竹。杖。敲。淺。步。行。歌。妓。注。來。
全。不。顧。水。流。花。謝。兩。無。情。

齊。人。而。在。更。為。畫。一。挂。幅。儘。堪。驕。釋。兩。乞。婆。

詩失

若

矣

秀才充吏

鄭三山

生。員。點。退。去。充。吏。不。然。他。人。只。怨。自。緣。條。員。領。
都。一。般。只。是。頭。巾。添。兩。翹。

秀。才。無。結。果。正。不。如。吏。員。到。底。戴。頂。紗。帽。

王臺巾

衆民憚

一。幅。青。羅。四。摺。成。無。回。長。冒。王。臺。名。若。從。七。白。

羣中去。只少三根孔雀翎。

波一時也。程子猶識此一時也。關中義之純。陽塞街巷矣。又可若何。

嗜酒

陳藻

蒼崖先生屢絕糧。一文猶自買瓊漿。家人笑我多顛倒。不癢飢腸癢渴腸。一文之酒恐渴腸。未癢也。

詩

集

山人見官稱青天爺。集古句嘲之。

趙常吉

囊中貯得買山錢。煉汞燒鉛四十年。今日捉將官裡去。烏紗頭上更青天。

山人至京師。魚靠着。我個烏紗安得。不稱爺。爺若論冊事。今夫山。空處興烏誰教你奔走。紅塵道也。

贈和靖十世孫

陳嗣初

和靖先生不娶妻。如何後代有孫兒。想君自是閒花草。不是孤山梅樹枝。和靖自足千古子孫滿。前的知道他祖父何人。

嘲寺旁婦

白素字

紅、白、好花枝。盡被山僧折。取歸瓶。有野蕪。

詩

集

顏色淺也。來鈞惹道人衣。

聞婦女們私載。與寺僧淫妬。說合人以丈尺。隱其年紀。以紬布隱其顏色。此一奇也。

老年感事

相城翁

人生七十強支持。簾捲西風燭半枝。傳語兒孫好看待。眼前光景不多時。若得囊橐愛。便老六應無此詩思。

嘲丹青客

李戒菴

不○會○傳○真○莫○寫○真○寫○兄○端○不○似○兄○刑○自○家○骨○肉○

尚○如○此○何○况○區○陌○路○人○

閒○時○画○下○幾○幅○遇○相○像○人○贈○之○是○一○法○

朝秩滿歸官

陸式齋

官○途○行○李○藹○春○雲○道○上○相○逢○色○新○起○盡○人○夫○
猶○不○足○一○琴○一○寫○是○何○人○

詩集

卷

元○人○迎○盜○詩○云○解○賊○一○金○并○一○鼓○迎○官○兩○鼓○

一○聲○鑼○金○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

不○如○此○詩○婉○諷○猶○得○詩○人○忠○厚○之○意○

雨多

楊翁

人○情○世○故○大○非○前○上○多○貪○暴○下○多○奸○男○女○更○皆○
連○多○教○宜○乎○天○欲○沼○吳○田○
貪○暴○二○字○足○致○水○災○却○於○多○教○何○涉○

酬張太醫見嘲

才○疎○老○子○耽○詩○句○語○不○驚○人○韵○不○工○高○貴○先○生○

休○見○晒○即○為○裁○訣○吉○多○凶○

裁訣有用

龍

謎集

將○軍○身○是○五○行○精○日○燕○山○望○赤○城○待○得○功○成○
身○又○退○空○將○心○腹○為○蒼○生○

詩集

卷

若○令○此○中○生○塵○將○軍○不○幾○負○此○腹○乎○

走馬燈

烽○火○連○燒○不○夜○城○將○軍○鏖○戰○肅○宵○征○嘶○放○臥○鼓○

空○馳○逐○不○滅○煙○塵○不○解○兵○

甚○事○不○同○火○心○做○出○欲○得○經○風○不○動○須○將○腎○

水○時○洗○

敗弓

爭帝圖王勢已傾八千兵散楚歌聲烏江不是無船渡羞向東吳再起兵

言無靶無弦無梢無面也有士子題項王廟云不是君子不是臣緣何立廟在江濱平分天下猶嫌少一陌黃錢值幾文或代項王答曰我乃大處不弄小處美也亦可識矣

傘

詩宋

偶。目。一。語。蒙。橙。舉。及。被。多。情。又。別。離。送。得。郎。君。歸。去。也。倚。門。獨。自。淚。淋。漓。

此物兼與日輪爭功如何作兒女子態怕形銷骨露欲求倚門亦不可得

網圈

兄弟情同日月長那知邊塞各分張柔腸寸活誰能解別後多年兩鬢霜

吳歌借以朝伴當不若此詩意長伴當謂家奴也

藥名常山砒霜狼毒楸子十謁朱門九不開滿頭風雪却回來歸家懶賭妻兒面撥盡寒爐一夜灰若得本草盡如此詩翻意刊過省讀藥性一賦便思列於醫林

詩宋

人名賈島李白羅隱潘旬

佳人伴醉索人扶露出胸前白玉膚夏入帳中尋不見任他風雨滿江湖

日下荀鳴雀雲間陸士龍當是此謎之作備

朝窮店官

八月木樨花不開青松獨傍老梅栽一幅花箋都寫盡將軍上陣轎檣來

既無香燭紙馬此人姓名合是閑店

鷺鷥

址客

行路裝成假道學，得魚方顯真豪霸。你家令尊
我相知頭上有個紅脰勝。不意九臯家士生個渺
小東西，猶喜渠能自食其力。

剃鬚生

楚士

詩兼

幸

昔日鬚眉已偉然，一朝剃落且從權。時人不識
予心苦，將謂偷閑學少年。

更須一瓦遮却羞臉，晒去額角徑痕。

蠹魚

新知錄

如何也付形，雖無鱗甲有魚名。元來全不
知文意，枉向書中過一生。若讀書人成聖賢，即蠹魚中脉望亦當不絕。

於世

諍識琵琶為枇杷

莫廷韓

枇杷不是這琵琶，只為當年識字差。若使琵琶
能結果，滿城簫管盡開花。既受枇杷這東帖，只應早為減却。

朝遊西湖

甫里生

十里西湖撒漫遊，三厘辣麪便回舟。人談与

詩兼

幸

先生道如此，遨遊也敢休。泌之洋，可以樂飢。詩人豈欺我哉。

嘲惠腐鳩

學師

感君贈我兩班鳩，死鳥知過幾秋。童僕皆嫌
如惡惡，隔牆丟出狗搖頭。丟与狗喫，總是班鳩之究竟。這學師可謂已
所不欲，勿施於人矣。

蘓人三遊

袁中郎

蘓州三件大奇事。六月荷花二十四。中秋無月。希丘山重陽有雨。治平寺。

中郎又品武林云。有花朝而無月。夕有紅粉而無佳人。語太諦當。

水災

感時生

雨聲不歇水頻增。虎隸催徵尚繞門。欲刺衣裳

詩笑

未換酒三年前已。婦無視也。又詩云。携兒去賣。

鬻妻賣子何止婦無視也。又詩云。携兒去賣。

對兒哭賣兒買米供餛飩。熟呼兒。不來。

渾身似食孩兒肉。其言可涕。

集句朝書手飛洒田糧。

絕倒錄

洛陽城中飛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舊時王謝

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不怕官法如爐。何惧尋常百姓。

秃舌御史茂彪。呼班為邦彪。為包。

閻闔門開紫氣高。含香常得近神堯。東邦莫入

西邦去。從此人。憚茂包。

秃舌彈壓可笑。個御史。只應緘。嘿不言。

醫者咏風

白波江上畫茫茫。落葉紛紛舞樹旁。鄰家有個

詩笑

張三老荆芥煎湯。豁腎囊。

觸處見病。此人醫術必精。

風水人摸妻口號

窈窕層層一座山。兩峯高聳實非凡。中央好塊

平陽地。正穴原來在此間。

穴在人心不在山。心窩作身。

吏醫儒道吉席聯句

每日排衙次第立，藥有溫涼寒濕，夜深娘子
羅梳妝，太上老君急急急。

應是掌禮人不在。

朝監生

單車買得截然高，周子窗前滿腹包。有朝一日
高晉祖煥乎，其有沒分毫。

不由費序者，奚止單車彼原不高晉祖何必。

詩

煥乎其有耶。

朝屢嫁嬾

吳人

薛靈美，飯化金錢哭。出先天，此後天明日洞房。
花燭夜三天門下，會神仙。

清明節到洗墳酒，不知費了多少。

荒年歌

杭人

人只頷嘴頭好，燒鶩豆酒滿案繞。如今要喫

遇荒年酒去，酉子鵝去鳥。
不曾見荒年餓殺了，酒家燒炙店。

竊婢

醒睡集

拳足將行心未寧，幾回側耳謾相聽。無端窗紙
微風觸，誤作鴛鴦夢裡驚。

迂公云：鶩醒活，宛家肥拳面上，送只怕還要
帶恩丫頭。

詩

題飯店

閔生

早行夜宿不勝忙，到處舖營虱床更苦盤餐。
無別味，驢騾馬糞一齊香。

孔老轍環沽酒市，脯不知何由而不食。

嘲薄粥

館賓

薄粥稀，到底澄。臭風吹去，浪千層。有時一粒
浮湯面，野渡無人舟自橫。

不知尊師者。每令喫第二等食。這粥糝多應。厨婦逼与主翁主母喫了。

溺器吟

迂公

聞說世間有。妬婦夫買溺器。彼大怒。余能銷患。于未形。路逢賣者不敢顧。儘達時務。怕老婆還不放鬆。

遊奔園

詩朱

朱

重疊有瑶臺。幾度呼童門不開。到把銅錢鬆進去。教余明日再來。明日去時若無銅錢。怕門依舊不開。

賀女夫人泮

藍袍簇。泮池中。兩朵金花大樣紅。尋常一個官人耳。終戴頭巾便不同。以為科甲之借徑。則可若以頭巾為必科甲。

未也

梅生宿薛姬

梅雪揚春未肯降。幫間覆壁費評章。梅須遜薛三分潤。薛却輸梅一段長。有梅無薛不成親。有薛無錢也不成。日暮將錢交到薛。与梅作個十分春。青出於藍李西涯贈妓云。張敬風。子建才。

詩朱

朱

無錢難買笑顏開。玄都觀裡老千樹。不是劉郎一個栽。并錄識矣。

嘲捕役

錢仁夫

自昔只聞人捕虎。於今駕虎徧傷人。何時得向龔黃語。除盜先除捕盜兵。上行下效盜有在矣。朝切薄肉。吳人

薄○批○未○淺○鋪○厨○頭○娘○子○費○工○夫○等○閒○不○敢○
開○窗○看○恐○被○風○吹○入○太○湖○
近○時○多○於○菜○中○着○肉○這○手○段○政○不○可○得○

贈作東友久旱忽雨

白牛菴

驕○陽○為○管○已○成○灾○賴○有○楚○開○個○秀○才○莫○道○上○天○
無○感○應○故○教○風○雨○一○齊○來○
秀○才○一○生○喫○着○別○人○七○年○之○早○可○慮○也○

詩

堯

朝大足頌

黃東谷

托○如○香○腮○柳○如○腰○凌○波○羅○襪○步○輕○搖○等○閒○不○敢○
城○中○走○侵○占○官○街○罪○怎○逃○
黃○昏○時○脫○纒○更○饒○一○陣○乾○蝦○氣○

錄○可○笑○詩○句○三○十○六○聯○
飄○颺○雲○母○舟○不○知○是○那○非○
既○賜○其○母○復○不○識○父○

葉○垂○千○口○劍○輪○鋒○萬○條○鎗○
筭○來○是○十○條○竹○竿○一○個○葉○
飯○白○雲○苗○子○茶○甘○露○有○兄○

此○是○老○米○脚○指○頭○跳○
執○師○壁○虱○虎○子○養○溪○魚○

粥○器○中○養○魚○煎○絕○
翻○猴○不○布○袋○鮎○魚○上○竹○竿○

詩

字

天然的對

惠○和○官○尚○小○師○連○祿○頂○干○
除○却○官○字○應○是○梵○僧○名○連○祿○頂○干○
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
定○然○失○却○猫○兒○也○

猿○啼○旅○思○悽○狗○吠○張○三○嫂○
似○此○巧○對○任○耳○不○任○目○

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聞風水聲

盲人而患肝腎風可憐

鴛鴦繡帶拋何處孔雀羅裙付阿誰

檢點凶妓什物

雲中雞犬劉安過月裡笙歌場帝瑞

活見鬼

方穿諸曲崎嶇路又聽鈎勒格磔聲

詩

酷似梵師彈舌語

王莽弄來曾半破曹瞞將去便平沉

龍江北星二閨許多破船不意古人先已着

句

上窮碧落下黃泉西處茫茫都不見

日連救母

畫坐只嫌極少脚夜行不怕井無欄

鑽破木子頭皮之硬可知

每日更忙湏一到夜深常自點燈來

此登家烟耳楊柳處曉風殘月即是稍工解

手

帽子網巾不顧我大路倒在我身邊

幸然醉倒街上若池邊不免轉入流矣

腥挺化為紅代瑁眼睛變作碧琉璃

詩

好富貴相

軟温新剃鷄頭肉滑膩凝如塞上酥

此乳詎可令胡兒見之她既洗兒不免先見

胡兒馬

張亢觸牆成八字王琪望月叫三聲

人道肥者是牛瘦者是猿我以為肥乃風流

骸骨瘦為生色骷髏也

舍人舊錯夏商。整御史。新爭舜禹。龜
讀典語不熟。却謂不措意於小物。

君如端為苦笋。婦明日春衫誠可脫。
硬着致仕。

布袍袖裡懷漫刺。到處迂延胡。恣人。

此藥名詩也。可贈遊謁措大。
誰呼蓬島青頭鴨。來殺松江赤練蛇。

詩先

赤煉死而風雨。不來青鴨如何飛去。

半規紅日斜移檻。一方明月可中庭。

日缺半邊月。形如矩。安在善疑者。善悟。
草復便將為。志寫稿。聊以當沙堤。

向小朝廷求活。那得不尔。
說法。獼猴為訪。察湊氣。獅子作知州。
猪嘴。関利害。

詩笑 卷上

山陰不曾離馬後。酒醒常見在床前。
好個僕。

醫人自是敢死軍。藥室誰為養生主。
醫仁術也。而多作成棺匠。可嘆。

座上木魚敲夜月。簷前鐵馬打秋風。

冷官熱做無事干。人所謂門前擊各真堪歎。
簷下叮嚀不耐煩也。

詩先

醉來黑漆屏風上。草寫盧仝月蝕詩。

黑暗地獄。

四五百觔肥典史。二三十歲小先生。
典史馬梅氣。二十歲做先生。板凳何時得脫。

肯牛恃力狂挨樹。妖鳥啼春不避人。
題破。安入面目。
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回而已。失三官。

生姜湯

機在楊梅澹。作果眼中蘿蔔。騎為花。

巧思於理。兩言是其措。照。

舉頭雖不窺王十。伸脚猶能踏李三。

向道是能。副不信。果然奪得錦標回。孫山之。外不可便謂無人也。

單

詩笑目下

五言律十二章

即事

嘲婢生子

五平五仄詩

嘲倒使事

殘花入洞房

乘航船

謝宋伯亭

贈犬

伴妻入廁

鬻鬚

麻子

巨陽

七言律三十八首

詩集

單

吃語詩

懋僧被偷

蒸豚

嘲惡草

替人出遊

蕩子

佳人小解

題燈籠

吊少年婦

嘲修史捺臂

嘲助工

石牛山

紅指甲

五指山

鞋山

姑嫂分家

閩音詩

鷓蚌相持

破衣

賣鵝

豆腐

補鞋	嘲爭貢	插秧頌
水上打一捧	近視	村婦
貧家婢	人影	陰陽物二首
汎湖	短人	雪霽登山
猪郎	篦工	嘲東家歌後
老妓		
五七言古十五章		
醜頰	題壽圖	宋莫塲
張鬚脫陽	長人	鼓盆詩
占便宜詩	傳神	嘲師好動
秃婢	与周隱君夾	古童篇
壽內子五十	改冠	
雜辭詞賦二十三章		
十七字詩前	义袋謎	讚道士

詠瀑布	娶妻無元	嘲趙葫蘆
嘲再婚頌	老婆牙詞	贈妓
詈翁容	打油詞	疊、詞
木蘭賦	天怨吟	笑、歌
慰足詞	題驛壁	黃胖詞
爭祭肉	紗帽詞	山東人咏燕
允鞋歌	朝黑	蛇子

詩笑下

池上餐華生戲輯

五言律一十二章

即事

宋宗室

日○暖○看○三○織○風○高○閉○兩○廂○蛙○翻○白○出○澗○翅○死○驚○
之○長○潑○聽○琵琶○梧○鳳○饅○拋○接○建○章○婦○未○屋○裡○坐○打○
殺○又○何○妨○

詩笑

西○崑○澁○体○何○不○爾○而○獨○笑○此○安○知○非○宵○寐○
匪○禎○札○塌○洪○麻○意○也○

嘲婢生子

黃山谷

甲○年○舉○兒○子○謬○種○老○生○涯○學○語○轉○春○鳥○登○宵○行○
春○鴉○欲○喚○主○母○惜○稍○慧○女○兒○諄○解○看○潛○夫○論○不○
妨○無○外○家○

陸象翁賀啟更佳若母名臘梅此子誠莫取

號小梅也

嘲舉子倒使事

宋人

考○試○到○州○高○吾○徒○愧○胃○叨○未○儀○賦○皇○鳳○素○節○詠○
羊○羔○騷○客○稱○原○屈○貧○人○嫉○餐○餐○如○何○為○元○解○婦○
去○學○潛○陶○
仲○翁○為○判○通○弓○凋○為○酒○祭○而○此○士○不○得○為○元○
解○亦○命○也○天○

詩笑

五平五仄詩

宋人

混○沌○邀○遠○獻○軒○轅○髡○崑○崙○奮○偃○蹇○返○茲○阪○繁○言○喧○
園○門○婉○婉○繞○惘○惘○元○孫○啟○尊○昆○緄○袞○晚○建○閩○藩○
垣○榆○溫○恩○

曾見樊宗師絳園記一字不可句讀此詩亦當入其集中

殘花入洞房

王雅宜

七十作新郎。殘花入洞房。聚舊新燕子。徒心病。
鴛鴦戲水全無力。嘶泥不上梁。空煩神女意。為
雨傍高唐。

坡云。侍者正當而立。歲先生已是古稀。羊猶
之可也。是何老騷折此嫩蕊。惜哉。

乘航船

浙士

兩浙無車馬。乘船便當街。渾身着木屐。未死入

詩宋

棺材退殼。鑽蓬出。攬梭下。堰來夜深相並。慶你

龍我儂開

過。斷船。極背。蕉柴。山刺頭。霧。呈。山。中。子。船。為。
水。鞞。鞋。造。語。尤。奇。并。錄。識。笑。

賦謝宋柏亭

林少白

昨歲黃怡老。今年宋柏翁。行人送去路。詩事接。
來風佳。斂如星。布美酒。不雷同。殷勤勸我飲。滿

臉托花紅

曰行人曰評事。貴人擡眼。復得嘴腹肥。鮮少
白真榮耀哉。

贈家中義犬

迂公

久慕神慈美。尤欽龐老雄。今觀茲義畜。二者又
中。大倫。吾不及。高行。歎。難。同。今。生。一。犬。于。鞍。
我。更。無。庸。

詩宋

尊大而賤。已此公。大有諷德。

伴老荆入廁

喜殺艷陽天。相携到廁邊。榜襦初卸。屢藕服一。
雙懸我。擲黃金段。卿飛碧玉泉。好防蜂蝶至。浪
認是花間。

蜂蝶未必尋到此。處乃公託意有在。所以一
步不廁離也。

鬚鬚

雪白一天髡。稱地上鷹落花。欺粉蝶。逐真開。
青蠅潔淨輸和尚。高華豈必兵。堪憐惟一節。若
殺不成親。

強鬚鬚無法可治。不配雄雌。亦勝美也。

麻子

天工費刻畫。美成一麻子。圓既不如規。方亦不

詩笑

為。矩。蛆。鏤。狗。糞。空。兩。蝕。蜂。花。死。尔。若。變。文。章。一
圖。到底。

大士喜譽多。費錢鈔以博人。圈點其濫。圈點
者。亦。是。通。身。麻。耳。

戲巨陽友

浪說教曹巨。惟余還是尤。俯垂三隻腿。仰攀一
雙頭。桐。榦。纏。荆。棘。黃。瓜。頂。石。榴。君。誇。陽。物。大。試。

与較誰優

彼大我小。各係佳人之命數。

七言律三十八章

吃語詩

蕪東坡

江。阜。萬。居。堅。閤。扁。耕。捷。窮。駕。角。挂。經。孤。航。驚。舸。
菰。茨。隔。船。鼓。過。軍。雞。狗。驚。解。襟。顧。景。各。箕。踞。擊。
劍。高。歌。幾。舉。觥。荆。并。供。膾。愧。攬。胎。乾。錫。更。憂。甘。

詩笑

五

瓜羹

若今兩吃相。嘗試倚柱而聽之。當得此詩之
妙。

慰僧被偷

濟真

啞。喫。黃。連。苦。自。知。將。絲。就。縱。落。人。机。伍。田。缺。水。
連。天。早。古。墓。安。身。着。鬼。迷。賊。去。閉。門。無。物。了。病。
深。服。藥。請。醫。遲。竹。筒。種。火。室。長。炭。半。夜。插。龍。畫。

向誰

若只兩個郊核怕賊偷了甚的

蒸豚

嘴長毛短淺令臆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

蕉葉熟時垂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釘白

軟真堪玉著挑莫把羶根來比並羶根自合喫

藤條

詩笑

莫是偷抄得王武子方兒

戲嘲惡草書

李都

華城千里到荆門章草縱橫任意論應笑鍾張

虛用力却教義獻枉勞魂惟堪愛惜為珍室不

敢由傳誤子孫深荷故人相厚處天行時氣許

教吞

如此草書怕脫手便自不識

瞽人從駕出遊

元學士

倚鞍和袖挽絲韁也逐君王出正陽滿耳聞人

誇錦繡傷心惟我聽笙簧馬蹄響處無芳州鶯

舌調時有綠楊莫道不知春富貴春風桃李一

般香

等閑不識東風面有目未便勝似無目也

蕩子

楊銜崖

詩笑

范牀一寒如此哉形容枯槁語言頽歌殘世上

蓮花落望斷天邊桂子開風雪有情隨瓦罐雨

雲無夢到陽臺看他身上千結多少恩情博

得來

鄒子以李娃故行乞後來却還做官便是此

輩之世尊

錢鶴灘

佳人小解

佳人行到粉牆邊。悄悄語低頭。解髮顏。手板裙。底。翻紅浪。指撥花心。洒白泉。連寫數行斜。更直滴。田。幾點。新還。聯起來。慢愁羅襪帶。更採花枝插。鬢端。

還防暗地裡有人觀見。

題燈籠。歲末狀元四字。袁與蒼。六。經。蘊藉胸中。久一。劍。十年磨在手。杏花頭上。

一枝紅。恐洩天機。莫露口。一點。纍。大如斗。換却半邊何。取有完名。真待掛冠時。本來面目。君知否。

真才子。惜乎言而不中。

吊少年婦。淫敗奔屍河中。吳鳴翰。彩雲零落。情誰收。漂白孤城野水頭。翠袖尚籠。金釧冷。青波難洗。玉容羞。燕烟綠。暗香魂。杏花。

雨。紅。添。血。淚。流。莫。向。盤。關。歌。此。曲。月。明。風。細。不。禁。愁。轉。世。仍。作。婦。人。這。水。性。越。發。重。矣。

朝脩史。攘臂。

陳緝熙。

參議丁公性。太剛。宋卿。凌慢。心。難。當。亂。將。毒。手。拋。青。史。故。發。愴。言。污。玉。堂。同。輩。有。情。難。勸。解。外。郎。無。禮。便。傳。揚。不。知。班。馬。韓。蕪。輩。曾。為。脩。書。開。

外郎無禮。爭似此詩。無禮。

朝助工修殿。

朱射坡。

五雲深處。鳳樓開。中外欣。盡子來。敢語。鸞。能。割。股。願。同。鴛。鴦。可。消。柴。司。空。慣。見。如。無。物。村。僕。何。知。嘆。破。肘。安。得。黃。金。高。北。斗。即。教。三。殿。麗。蓬萊。

皇家尚慰臣民革如何可有土木之好

石牛山

李西涯

一○拳○恠○石○老○山○顛○頭○角○崢○嶸○幾○百○年○毛○長○紫○苔○
春○夜○雨○身○藏○青○草○夕○陽○天○通○宵○望○月○何○時○喘○鎮○
日○看○雲○自○在○眠○惱○殺○牧○童○鞭○不○動○數○聲○長○笛○思○
悽○然○

一○回○入○草○蓐○鼻○牽○來○要○費○許○多○工○力○爭○如○露○

詩笑

地○石○牛○萬○古○自○由○自○在○

五元

紅指甲

徐存翁

金○盤○和○露○搗○仙○葩○解○使○纖○玉○有○瑕○一○點○秋○凝○
鸚○鵡○啄○十○分○春○上○牡丹○芽○嬌○彈○粉○淚○拋○紅○莖○戲○
掐○花○枝○鏤○絳○霞○女○伴○相○逢○頻○頷○問○幾○番○錯○認○守○
官○砂○

詩○勝○於○舊○格○韵○高○也○然○愚○以○為○如○黃○之○手○不○

如○庖○任○自○然○為○妙○

五指山

丘瓊臺

五○拳○如○掌○翠○相○連○撐○起○南○州○半○壁○天○夜○盪○銀○河○
摘○星○斗○朝○探○碧○落○弄○雲○烟○兩○餘○玉○笋○空○中○見○月○
出○明○珠○掌○上○懸○疑○是○巨○靈○伸○一○臂○遙○從○海○外○數○
中○原○

有○戲○以○城○塔○作○對○聯○者○曰○失○控○拳○頭○撒○白○日○

詩笑

倒○生○牙○齒○請○青○天○造○語○六○奇○

本十

鞋山

寧王

一○見○鞋○山○勢○儼○然○果○然○人○語○不○虛○傳○任○從○過○客○
迴○頭○望○不○許○凡○人○把○脚○穿○風○臨○踢○洲○湖○口○地○月○
明○踏○破○水○中○天○大○姑○想○是○雞○奴○拾○丟○在○人○間○萬○
萬○年○

有○山○如○指○安○得○無○此○大○鞋○畢○竟○足○在○何○處○曰○

踏破虛空穿不得

姑嫂分家

碩成章

姑嫂分家會蓋糟日蓋糟要刀拆散一雙

生鴨對分開十隻小雞換灰荳論類數博

糞油還逐滴擦只有喜神無用物大家都把火

未燒趙家姊妹猶相妬况是區區已嫁姑

詩集 趙家姊妹猶相妬况是區區已嫁姑

閩音詩

陳啟東

蠢音駛舌語胡塗雨落翻將禍斷呼誰信捷拖

原是耍怎知詐講却云誣長公仔賤南瓜賣李

劉門書老酒沽昨聽隣家罵新嬾聲明白喚

程奴

燕語蟬聯此詩畧識大意

鷓鮮相持

墨池集

老蚌晞陽出淺灘野禽何事忽相干身離海底

珠顏損脚傍溪邊翠羽殘閉口只因開口禍入

頭方見出頭雖早知利入漁人手雲水飛潛各

自安

鷓鮮若知此理漁人不免餓殺

破衣

金星白

破衣覆膝實堪嗟背冷肩寒臂不應睡裏恰如

詩集 破衣覆膝實堪嗟背冷肩寒臂不應睡裏恰如

漁經畏脫來猶似佛袈裟補時謾有千條線拆

下全無半寸紗最恨不堪忙裡看十回伸手九

回差

白眼橫看一絮虱定復不免

林少白

槐門贈我一鷺公羽毛皎潔雪霜同佳童携去

邀佳客仙令乞來賣佻郎入夜不聞鷓鮮五於

賢○東○那○見○齒○
雙○試○向○當○廷○能○賦○者○無○詩○徒○飲○

公○又○改○兩○句○云○買○後○去○歲○賣○今○歲○乞○自○槐○門○
送○榕○門○以○為○大○有○神○助○乃○榕○門○槐○門○為○公○之○
徑○而○又○皆○顯○者○榕○門○買○鸞○請○客○而○不○及○阿○井○
耳○公○不○能○無○言○

豆腐

李戒菴

詩笑

李

李

傳○得○淮○南○術○最○佳○皮○膚○褪○盡○見○精○華○一○輪○磨○上○
流○瓊○液○百○沸○湯○中○滾○雪○花○瓦○缶○浸○來○塘○有○點○金○
刀○刮○破○玉○無○瑕○個○中○滋味○誰○知○得○多○在○僧○家○与○
道○家○

百年龕羈腐儒食恐不專屬二氏也

繡鞋

紫姑

幾○日○深○閨○繡○得○成○着○來○便○覺○可○人○情○半○彎○羅○襪○

凌○波○小○雨○辦○金○蓮○落○池○輕○南○陌○踏○青○春○有○跡○西○
廟○立○月○夜○無○聲○掃○花○偶○濕○蒼○苔○露○晒○向○西○窗○趁○
晚○晴○

尤○可○喜○的○是○脚○踪○兒○將○心○事○傳○

嘲爭貢相歐

廣中士

南○北○齋○生○並○發○願○為○爭○試○榜○各○紛○然○網○巾○扯○住○
黑○蝴○蝶○頭○髮○染○成○紅○杜○鵲○日○落○二○人○眠○閣○上○夜○

詩笑

李

李

歸○朋○爰○笑○燈○前○人○生○有○打○須○容○耐○一○頁○何○曾○及○
九○泉○

縱○然○得○勝○爭○如○王○嗣○宗○兩○手○搏○個○狀○元○也○

揀秧嬾

醉眠子

青○袂○蒙○頭○作○野○叟○隻○移○玉○著○水○雲○鄉○裙○香○映○蝶○
隨○風○舞○手○學○蜻○蜓○點○水○忙○驚○寒○暖○烟○青○滿○地○細○
分○春○雨○絲○成○行○村○歌○歡○和○聲○誰○調○羞○殺○揚○鞭○馬○

上郎帶水和泥所謂好煞人也無乾淨

水上打一棒

黃生

七尺瑯玕杖碧溪一聲驚破楚天秋千條素練

開還合萬顆明珠散復收鷗鷺盡飛紅蓼岸鴛鴦

下釣鴛鴦起白蘋洲相應此處無魚釣收拾絲綸別

詩集

末句似遊謁不過的水上猶然着竿秋風安

得不打

近視

失君隻眼忒希奇子立身邊問是誰日透尾楞

拿彈子月移花影拾柴枝目看画壁磨傷鼻為

鎖書厨夾住眉更有一般堪笑處吹燈燒了嘴

唇皮

童痴集

一雙清白眼見事却胡塗又可若何

村婦

茂林集

脚撇哩斜拖破鞋渾种不像女孀家手中擎飯

沿門戲背馱兒着塵伽隔戶借盞常賴襟對

門堦火弗擔柴更蒸煨糞無刁當杜住油瓶只

管節

此三家村中秀氣所鍾推之天下一如也

詩集

貧家婢

貧家一婢任驅馳不說旁人怎得知壁脚風多

寒徹骨厨頭柴濕淚拋珠簾妝娘子媿湯冷上

學書生罵飯邊打掃房前猶未了聲又喚抱

孩兒

丫頭歌曰前世裡弗修罰在大人家裡做丫

頭這丫頭畢竟更修不到

不言不語過平生步相隨似有情長向燈前
同靜坐每于月下共閒行昨朝離去天將暝今
日歸來雨又晴最是行藏堪羨處顯身須要待
時明
多陰謀者這影子却是一個大証見

陰陽二物

詩集
父母生成兩片皮幾回堪笑不堪題行如印下
梳含核虫似沙中蚌晒泥千古潤邊泉滴
時岩畔草萋勸君休把心腸恣多少英雄被
此迷
堪嗟一物日懸每見嬌娃吐白涎夜裡有情
堅似鐵日間無意軟如棉能開嬾女胸前井慣
打兒郎背後川莫道這世無用處世間男女是

他儂
能到能柔能闊能闊所以能賁天地之化育
莫遂以戲言視之

猪郎

骨瘦如柴露齒牙生平心性只貪花遍鄉錢谷
皆歸主滿眼兒孫不叫爺後屋了時前屋叫東
家牽罷過西家年不結奸情事鉄索麻繩莫

詩集

怨嗟
喫食打椎病原因亦是西脚猪郎耳

篋工自述

不比尋常遊手偷盜人頭上度青春一經自守
休言賤萬法皆通那怕貧皆後撮梳都是計耳
遊消息莫生嗔饒他怒髮衝冠者到底低頭向
我親

真第一。行生意。若魚脩脚。是為以羨補不足。

嘲東家賴東脩歌後詩 吳下生

少灣主人吉日良。東脩且是爺多娘。身材好像
夜叉小心地。猶如短劍長三杯。晚酌金生麈。兩
碗晨餐周茂商。年終笑帳索筵席。劈拍之聲一
頓相。

世不之此東家時。我時我師六且以報矣。

詩尖

李光

附友人舟汎湖

迂公

人說個光好。逐隊飛繞泛羽觴。碧綠青黃
山面孔。魚鰓鷺水文章。山人成句猪兒氣。艷
妓凭肩蚌肉香。恰好佳賓共賢主。果然景美復
辰良。
眼前景物。座裡風光。都從筆尖涌出。這才不
是牧猪兒。

短人

肢節官骸總一般。短人應有不完全。朋儕隊
有隨步夫婿。雙私語。懸每幾曾交多會。粟時
誇晏相省豚肩。墮床偶點了鞋裡。駒臥沉到
曉天。
若是三寸弓鞋頭。且還露些兒。

雪霽登山

詩尖

李光

吳山雪霽似堆綿。携杖支予去。看蒼榭無表
都着白蜂。蛩怯冷各披粘。梅枝甲玉千龍臥。松
蓋撐銀獨窠。翻兩字山妻真浪語。山窮難覓老
妻顏。
公知山妻兩字。便登山覓妻。若到席丘。還要
苦死覓虎。
老妓

恨殺青銅欺負人。居然照出老魔君。強將煤炭
玄。雙鬢還抹。臙脂赤。兩唇只為聚錢增賀誕。仍
防無客減年庚。五更戲按風流孔。毛瘦寬寒臭
温。溪。說着可怕。然妓家滋味也。只如此。不騷淫。潑
賤必不到此分際。

五七言古一十五章

詩集

圭

人皆得令室。我命獨何咎。不過姜任德。正值醜
惡婦。才質陋且儉。姿容劇。嫖母庶。頭狢猴。面推
額。復出口折頰。壓面鼻。兩眼切。如白膚。如老
女。側兩手頭。如研米。搥髮如握掃。帚惡額
醜儀容不媚。似鋪首。簡鉗掠梳髻。刻畫又更醜
妝。頰如狗。舐額上。偏獨厚。朱唇如踏血。画眉如

醜婦

劉思亨

鼠負傳粉堆。頰下面中不。偏有頰如。益致。素袖
如常。拭釜屨中。若和泥。爪甲常有垢。脚靴可容
筋。熟視令人嘔。

迂公詩云。一個屈死。爪雕成人。面相齊。無益
不如。登徒。嬖猶。讓五官。俱草。四肢。聊具。狀
立意。學艷。妝脂粉。塗百兩。笑得人。眼花。惱得
人。腹脹。一叟。戲問之。無乃不自量。醜嬖。前致

詩集

圭

詞。戰場。我徒。將滅。燭。殺。重。樟。西。施。總。一。樣。前
詩。詳。膽。此。詩。疎。宕。或。曰。既。與。西。施。一。樣。何。不
學。其。淡。妝。紗

題所贈壽圖

劉南坦

行。裡。一。隻。雞。謂。雀。草。中。不。區。狗。謂。鹿。穿。紅。着。綠
人。如。何。那。等。醜。得。壽。老。先。生。當。中。坐。又。手。既。不
解。開。行。又。不。下。堂。走。看。此。壽。個。人。分。子。好。喫。酒

末復東云此圖此詩想凡慶壽者可用
雷同如畫枕符家數可將去賀了別人另畫
一幅何如休休休休穿紅的是我坦翁素極
清嚴而翰札詼諧如此并錄資笈

寂寞場

季雲子

可○笑○梨○園○地○翻○為○寂○寞○場○當○街○作○客○座○貼○壁○是○
厨○房○屋○柱○懸○燈○挂○泥○坯○甃○火○箱○奄○一○單○幅○暢○舊○

舊○半○張○床○草○荐○壘○堆○厚○綿○衾○襪○胖○竹○竿○不○架○
短○麻○布○手○巾○長○春○風○寒○地○獄○午○夜○漏○星○堂○雙○陸○
無○金○馬○棋○盤○少○二○將○思○量○真○苦○楚○一○刻○也○難○當○
破○落○户○行○截○描○寫○已○盡○還○怕○性○命○不○保○

張翥脫陽卓小文家

莫江子

卓○嫗○陰○多○疥○張○翥○殺○瘵○擔○蔡○湯○湫○老○蚌○耍○藥○奮○
縹○緲○復○足○耘○空○報○單○陽○搗○穴○鉅○千○春○枯○腎○水○一○

笑○倒○肥○巴○白○浪○浮○深○窟○丹○唇○抵○強○牙○呼○心○欲○
碎○叫○肉○為○麻○重○賄○隈○屍○第○吞○聲○暗○負○埋○鬼○房○
今○莫○走○胖○肚○繼○無○爬○不○耐○長○生○者○還○來○覓○巧○娃○
老○蚌○殺○騷○鬚○大○屬○異○事○人○謂○死○喪○之○威○兄○弟○
孔○懷○不○知○其○負○孔○方○非○負○鬚○也○喜○巧○兒○復○傳○
初○鈔○翥○可○討○替○

長人

迂公

望○有○客○至○魏○齊○山○顛○天○冊○誇○獨○頂○海○漲○不○
愁○淹○躬○鞠○橋○俄○起○頭○昂○塔○到○前○磨○肩○拚○兩○脛○揮○
日○恃○隻○拳○竊○笑○防○風○氏○公○磨○何○足○言○
稱○功○頌○德○可○作○長○人○之○讚○

鼓盆詩

達痴子

堪○嘆○浮○生○事○猶○如○花○開○却○莫○死○我○必○埋○我○死○妻○
必○嫁○我○若○先○死○時○一○場○大○笑○話○田○被○他○人○耕○馬○

先領嚴霜十指凍曉妝復可省小時博得主母
憐閨防不比他鬢緊大來嫁得鬢鬢郎一對萌
蘆臥長枕不在青綠主母竟以此地捨懸身見

關係處不在青綠主母竟以此地捨懸身見
膠木之德

與周隱君爽

周郎真個臭皮囊種、足令人嘔噁惟有右掌

詩集

七下

一百五

五指頭喬出眾體稱可畏強者與我共桌食百
孟著過無留塊今朝復與我臨枰殺我如管不
聞聲去兵靡俱北走白刃逐猶相尋賊子
一言敢告爾老子周郎支離腫不足齒雖使
梳至陰司徒老死只應斷取其利指
共桌時心病於敗局後發子舖餓之毒中人
甚矣

古童篇

人生五福壽為先壽到童生獨可憐死守頭光
中怕累生憎領嫩草來穿身中面白悲陳套未
冠微鬚羨小仙秦晉姻緣隨意手唐虞事業托
青鐘痴腸不落時人後俠氣常思梁上懸酒席
每目顯者避文章時為好名鑄縉紳許可誇鄉
里州府標名駭閭閻詎說椿萱猶具慶遮腸蘭

詩集

七下

一百五

桂遠塔前有情年邁常逾壯無計頭霜今復玄
落魄朋儕多白眼同庚屈指半黃泉問蒼浪得
童紫吉驛色應知大有年十個堪當一彭祖一
人可并災顏潤渭濱遇主時非晚牛口干秦嘆
沒緣人患頭巾不脫頂君羞儒憤不加顛官墻
外望高千尺平地江湖淚始乾
童生于冠字便得豈宜更見古字

壽內子五十

世間惡濫惟壽詩。不是蟠志便采芝。或者蘭桂
 滿庭蔭。或者松柏萬年枝。或者漆壽在海屋。或
 者歷數逾期頤。山人記此爛醬熟。壽中骨骸不
 可為老夫。立意刊常語。袁家宏道真吾師。今年
 丙子甫五十。短歌勸進琉璃危。憶昔與鄉共結
 禱。鄉年恰好三十時。我既為鰥。方若渴。鄉為
 貧。不自持。宛如修鱗枯。繼登居然腐。景喂餓。鷓
 日月彈丸。漆指過。鄉今忽已。稱始差。兩顆櫻。志
 紅顏嫩。十個竹。萌素手。垂精猛。猶思戰。場利。咄
 叱時。令老夫。危。鄉容。自可。陪。如月。我邁。未肯。利
 如。錐。目。此。尊。意。多。不。愜。叫。呼。翼。詈。旁。人。嗤。頽。鄉
 珍。重。千。金。軀。駑。馬。尚。堪。效。鞭。馳。一。首。短。歌。一。杯
 壺。酒。鄉。飲。之。可。宜。兒。

五十尚要宜兒。緣知公物尚如錐也。

貴人命予改冠湯賦
 五中之道為甚尊。看中之道為甚修。但使忍
 不相知。忽然易帽便戴起。老夫見此眼欲黑。安
 今天圓。護廉恥。何意古道。六十年不能守。節到
 黃泉。客有敕。冠三尺塵。嘆謂迂公。將贈君。願令
 廉恥。一時掃。只得扶頭。奉貴人。上。野。我。微。生
 喜行未滿路。呼先生。聽喚問。何以請。坐取
 出百中。徑偶。回命。裡該。着中。不。回。着。中。會。美。命
 辭卻。徑路。直趨。家。積年。老犬。不識。認。新。婦。潛。窺
 定阿翁。牽姑。齋。出也。矇。矓。是假。是真。渾。未。決。又
 嗚。又。慶。喜。相。逢。延。入。中。堂。旋。命。酒。吾。家。應。慶。未
 曾有。醞。酌。三。杯。顛。倒。天。如。登。春。水。小。湖。船。倩。扶
 僵臥。藜。床上。翻。恨。頭。巾。負。玉。顏。上。尊。望。發。嬌

邊○歪○纏○笑○回○水○上○軋○捺○不○翻○真○個○強○無○處○容○他○
只○好○炎○天○晒○作○巴○
彼○自○詠○葫○蘆○耳○於○公○樹○何○與○

老婆牙詞有諷

徐子賢

茶○寮○山○上○一○頭○陀○新○來○學○得○麼○蟪○蛄○螿○蟹○與○烏○
螺○知○他○放○幾○多○有○一○物○似○蜂○窠○姓○牙○名○老○婆○雖○
然○無○恠○得○他○何○如○何○放○得○他○

詩集
我○要○放○他○
却○放○不○得○我○

贈妓

陳伯益

双○槩○浪○花○平○夾○岫○青○山○鎖○你○自○歸○家○我○自○歸○說○
着○如○何○過○我○斷○不○鬼○量○你○莫○思○量○我○特○你○沒○前○
與○我○心○付○與○旁○人○呵○
追○權○買○笑○而○欲○求○其○真○心○是○痴○男○子○此○君○故○
可○與○言○

寄所歸翁容

蜀妓

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滿○
脫○空○經○是○那○個○先○生○教○的○不○茶○不○飯○不○言○不○語○
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聞○又○那○得○
况○你○如○此○况○罵○令○人○心○癢○難○熬○

打油詞嘲衙官貪酷

小○衙○門○大○展○開○鉄○心○腸○當○堂○擺○全○憑○一○撞○
敲○打○逸○有○些○取○采○不○怕○他○黑○了○天○有○錢○的○進○來○
與○你○做○個○明○白○

百姓們屁股是此輩銀鑲安得不敲

叠字滿庭芳旅思

丘瓊臺

歲○一○年○時○處○絲○擾○膠○悽○慘○
瑟○更○蕭○日○風○雨○每○霏○拂○迢○懸○

望波。浪。苦。蕩。飄。愁。兼。悶。重。疊。
疊。遠。遠。漫。悠。颺。動。接。切。尋。
覓。長。戚。宋。寒。心。念。思。想。我。
暮。朝。寒。望。最。會。愁。人。意。相。伴。哀。吟。真。到。明。是。此。詞。
之。光。景。

娶再醮婦詞

張任同

詩。挂。起。招。牌。一。聲。唱。來。舊。店。新。開。熟。事。孩。兒。家。懷。
老。子。畢。竟。招。財。當。初。舍。下。安。排。又。不。是。豪。門。買。
獸。自。古。人。言。正。身。替。代。見。任。添。差。
各。出。一。般。舊。物。熟。串。

慰豆詞

曹東畝

春。闈。期。近。也。望。帝。鄉。迢。猶。在。天。際。懊。恨。這。一。
雙。脚。底。一。日。廝。趕。上。五。六。十。里。爭。氣。扶。持。我。去。

博。得。一。官。歸。佳。時。賞。你。穿。對。朝。靴。安。排。你。在。橋。
兒。裡。更。選。了。鞋。夜。間。伴。你。
怕。文。齊。福。不。齊。面。皮。弄。成。脚。底。便。了。不。得。

木蘭賦

林少白

歲。乙。酉。子。時。惟。仲。秋。時。仲。秋。子。孫。子。之。遊。謀。諸。
頌。子。市。三。層。之。臘。肉。呼。厥。童。子。取。伏。醬。之。中。油。
潔。彼。馬。子。於。堂。之。幽。火。用。太。武。子。東。山。有。樹。割。

既。方。子。醬。又。得。掛。與。葱。子。其。咸。稠。飭。彼。筐。篚。子。
有。羊。有。牛。爰。邀。仲。子。駕。厥。岳。不。貸。之。牛。舟。汎。
子。於。彼。中。流。過。柳。橋。子。覽。念。堂。兄。之。遺。址。放。東。
陂。子。吊。石。崖。叔。之。故。丘。乘。漲。而。逝。子。真。抵。木。蘭。
之。洲。子。時。月。白。如。畫。萬。象。皆。秋。水。會。伊。子。
水。際。山。鳥。噪。子。山。陬。乃。從。而。歌。曰。我。酒。既。清。
子。吾。可。以。遊。我。毅。既。臆。子。吾。何。以。休。然。則。厨。何。

用乎卓狗包何取于蔣牛

居然老饕

天怨吟

甫里周生

天。我初未有我時。淖。淖。冥。漠。不知
痛。癢。不知飢寒。不知死活。儘自逍遙。無上事。被
你。冤家。突然。生。出一。個。我。來。一。離。母。腹。墮。在。地
上。有。了。這。個。皮。袋。便。知。痛。癢。便。知。飢。寒。便。知。死

詩集

十六

活。却。把。我。本。來。道。了。送。的。我。不。知。送。在。那
裡。去。了。到。如。今。回。五。十。歲。來。痛。又。難。熬。癢。又。難
忍。飢。又。難。過。寒。又。難。挨。死。不。死。活。不。活。好。不。難
題。我。思。量。當。初。既。承。你。盛。情。生。下。我。合。當。照。管
我。看。顧。我。扶。持。我。使。我。將。就。像。個。我。如。何
出。門。就。不。認。貨。轉。眼。便。不。認。人。將。人。送。百。尺。樓
上。搭。了。梯。去。罷。我。今。與。你。說。明。極。早。開。交

我。還。了。你。的。我。你。還。了。我。的。我。待。我。依。舊。淖。
淡。冥。漠。與。天。同。升。與。地。同。落。
不。要。怨。天。怨。地。共。合。怨。着。自。家。爹。媽。

布袋和尚笑歌

游戲集

和。尚。不。痴。更。不。顛。慈。地。裡。這。般。好。笑。莫。不。是。笑
太。虛。氣。氣。萬。古。徒。勞。擾。莫。不。是。笑。日。月。來。往。驅
馳。弄。昏。曉。莫。不。是。笑。人。生。賢。愚。貴。賤。同。是。一。般

詩集

八六

老。莫。不。是。笑。著。書。的。特。支。言。雜。語。呈。囉。哩。莫。不
是。笑。儒。生。學。者。殘。唇。剩。舌。費。精。神。千。騰。萬。倒。莫
不。是。笑。坐。禪。入。定。的。那。裡。認。得。本。來。面。目。這。般
好。莫。不。是。笑。煉。藥。燒。丹。的。費。盡。工。夫。向。爐。竈。莫
不。是。笑。茫。字。宇。宙。總。机。關。多。少。英。雄。磨。滅。了。真
可。笑。真。可。笑。和。尚。原。來。識。孔。竅。且。住。笑。且。住。笑
我。也。借。君。笑。一。笑。你。朝。不。歇。夜。不。歇。笑。口。笑。開

三尺開世間笑事雖然多。何若勞君笑不竭。越
好笑。越好笑。君若笑時我也笑。不須說。不須說。
破机開笑欲。渴萬事堪供笑。一場紛說。說話
皆。饒舌。
諸般識破。盡世界人。不免一齊呆。坐怕宇宙。
枯。空。彌勒佛。還要哭。將起來。如何又得出來。
治。立。

詩集

全九

題驛壁

樗齋集

東來的。寫在牆兒上。西來的。寫在牆兒上。南來
的。寫在牆兒上。北來的。寫在牆兒上。兀的不氣
殺人也麼哥。兀的不惱殺人也麼哥。我也寫在
牆兒上。
如此着題。得妙。不知題後敢誰題。

黃胖詞

鄒陽雜

小子風流打睡。碗心撈茶好喫的。是毛卷冷水。
最貪的是菜汁油渣。從不信熱麪筋多。成癩。
那曾怕冷。薑腐片。冰牙者。鼻如灰。粽面似。
黃瓜。兩眼黃金閃。兩耳黃熟葵。花頭髮黃經。
一色。齒牙黃蠟。無差不覺脚酸腿軟。就地而。
扒。到三字。為前合掌。懺悔。撞鐘三下。黃。
此。蓋道人誌銘也。以鐘聲作結語。妙絕。

詩集

全九

禮生爭祭肉

劉濟

天將曉。祭祀了。只聽得兩廊下。鬧炒炒。爭胙肉。
的你精。我肥。爭饅頭的你大。我小。顏淵德行人。
見了微。笑。子路好勇者。見了心焦燥。夫子喟。
然嘆曰。我也曾在絕糧。不曾見這夥活錢。享。
骨肉。分離寸腸。剝斷二語。志善形容。

割付紗帽詞

龍子猶

帽子滂頭青行襖換了烏紗真個好道是文官
勿見考道是武官本事少道是春官節氣早道
是壽官年紀小道是陰陽各色官又不曾隨着
僧綱道紀司在府裡點個卯還是家中有些金
有些室。你還認什麼真弄什麼鳥。
即此可當賀軸。只怕有文名者貪了潤筆。還
要與他做出一篇好文字來。

詩集

李

咏燕

山東客

燕子五個頭啾啾唧唧叫到五更頭。母燕啣食
至一齊伸出頭來好像開大王廟裡捧大刀的。
周倉左脚下皂皮鞋兒破了露出五個腳指頭。
文思猛利只回喫却許多葱蒜。

皮匠子尔鞋歌

謔浪集

張公慣會裁靴底日出卯時方做起。揎頭放在

詩笑 卷下

皮擔間鑽兒放在皮盃裡。一塊蠟。數根髮皮。又
爛底又鬆出門走得三五步脫了。尔兒轉來縫。
雖番舊套却能無改於父之道。

嘲黑

燕山婢

老婢從來黑。生長烏衣國。膝廊立着。但聞聲炭。
室藏。未不見色。臉被松烟燻。手是烏木刻。文房
回室我有名。一笏翰林風。月真金墨。

詩集

李

不減康成家婢字之媚。猶可也。

詠蛇子

池上生

一蛇向來。字形。正成。乃兩蛇相背。立添鋤。又
成水。遠觀如牽緯。近看似耘耔。入門如不容。下
山。防跌。死落。雨不濕。額衝風。雖住趾。腹緩。脊皮。
急行。房弓。着矢。夾板。雖可醫。背真。恐不起。何以
度。殘年。捫拾。斯可矣。

二八三

盲聾元啞皆天刑之民也。苟君形不凶，其于人也則幾乎全。若世有成人，丘明王駘革請，皆受垂人之笈。

笑

九十三



1471802 中華書局影印 9 2011

書笑
有此師母只合開門受徒。
講學者以明德立義及門學徒拳拳服膺發疑
問難無非明德以至着衣喫飯行住坐臥皆是
一日值齋期一學子問曰明德是葷是素眾駭
曰明德如何可以葷素論一點者曰應是素然
亦定不得眾問何謂曰朱夫子原曰則有時而
葷

書笑

明德二字原有葷有素。聖人每言齋明則明
素也。德之為言得也。要得也。腥羶了此。

真州王孝廉道新將訪一貴客令其家史叙狀
史誤書新為親王怒讓史時一友在旁譴曰不
干他誤程夫子解大學曰親當作新已先有此
語矣王怒頓釋

京師中有為燈謎者曰寡婦再嫁人隱四書上

書笑
一句人皆莫知所謂群問之曰豈不是又經一
張右經一章

寡婦再嫁人交合時進而未知也問其夫曰
進未曰已進遂擲盛曰這等我有些疼又寡
婦嫁人破云不能三年之喪而思小功之察
妙絕妙絕

余進士田與湯進士日新相善一日余戲湯曰

二八五

湯之盤銘曰苟者君乎湯應聲曰卿以下必有
圭者君也挂枝兒云繡房兒正與書房近猛聽
得倘冤家讀書聲停針就把書來聽湯之盤銘
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聖人的言語也其寔
妙得緊愁生曰斬章取義好個聰明婦人勝似
道學先生十倍

一瑞出鎮試士備書出題曰道盛德至青衿閣

書笑

筆相碩有監司在曰加他一字何如增曰老先
生講系上如何只加一字善民以下都了罷
瑞又有出後生可畏焉者衆以多一字為言
因減去後字此處求增彼處求減內相必謂
秀才胸中無定識矣

有盛大盛二者冬月所戴氈帽遇暑月皆放一
處至冬復取着之其一蛙損兄弟爭認其不蛙

者遂致喧鬧訟之官官執蛙帽反覆再三乃睨
視盛大曰此汝帽也大問何以知之官曰豈不
聞大學淇澳註云先蛙盛大之帽宣著盛
蒙師教學新赴館先讀大學至於戲前王不忘
竟如字讀主人曰此宜讀作嗚呼師從之至冬
間讀論語註雖古禮而近於戲乃讀作嗚呼
主人曰此於戲也師大怒而別歸告其友曰此

書笑

東家甚難理會只於戲二字年頭直抵至年尾
畢竟不清

秀才不識字只讀半邊如此二字只宜讀方
虛萬無一失曰然則嗚呼二字只消讀嗚呼
矣曰便是旁邊的口不服耳

世廟時嚴分宜用事宮中有怪其形多日多手
以問群臣無識者王元美為郎官對人揶揄曰

此最顯而易見。人問何謂元美曰：大學中十日，所視十手所指，是道甚的。嚴聞而對之。陸秀才諱通明，世居洞庭之角灣。吳生客于山，與陸修通家誼。陸內人臨辱，吳訊之曰：魯弄璋未。陸曰：昨生一女，已溺之矣。吳調其諱曰：先生極明，這事欠通了。陸曰：云何？吳曰：溺愛者不明，而相絕倒。

書笑

婦人水性，故遺溺者多。

世衍李娃，綉襦記云：榮陽子與娃同祈嗣於竹林，返而免媒求婚，遂為媒家所賺，而鴛母挈娃以遁。逆旅婦人識之，曰：豈不聞大學之書，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矣。可謂切中。有老伎少時，未嘗孕也。已嫁而求孕之念甚急，服藥禱祈，無所不至。居士曰：未有學嫁人。

書笑

而後養子者矣。

豐南禺吏部素尚傲家居，性益僻錯。其友人葉慕者，遣人致書而語有忤其意者，令以泥塗其家人之面，坐客駭而問之。豐曰：豈不聞其葉慕慕泥，宜其家人乎？此家人不知為老為少，若少者當以一丸泥封函谷關矣。

書笑

有一伎家女，夫志泛一，不欲延客，其母強之，不可。一士人為作破題曰：生之者眾，入食之者寡。若無忝所生，當不可勝食也。二教書者死，見閻王，閻王按之一係讀別字者，一係讀破句者，勘畢，別字者罰為狗，破句者罰為猪。別字者曰：狗不敢辭，願為母狗。王曰：何也？曰：禮記云：臨財毋狗，得臨難毋狗，免破句。

二八七

者曰猪不敢辭願為南方猪王曰何也曰中庸云南方猪之強與北方猪之

有主人以米數石延蒙師與之約讀一別字罰米一升至散館計一年所讀退却止存米二升耳師大失望歎曰是何言興是何言興蓋誤與為興也主人曰連二升一直無有了一世家子冬月令家奴解衣躡蹻以胸腹温其

書笑

兩足客訝之則曰素富貴行手富貴

汪伯玉司馬致政家居嘗度詞曲譙言對客曰世有三不朽太上立德不佞德薄非所敢望也其次立功不佞老矣無能為矣其次立言理學之途載籍之府俱未易窺但度一二曲調以自娛耳客曰此亦一不朽汪曰何也客曰其次致曲汪為之撫掌

善啖者殺到而箸不停同席人問曰兄箸是何木做的各云烏木穆問者曰怪道不已

浙解張翼才名平等郡守王技置第一其破中有天地二字入場總裁王公監臨王公俱無異賞而守極薦遂得首舉中丞公意有不滿戲贈彩聯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省

書笑

鮮于教官病跛足一生私效之鮮于命人召朱將加朴責生曰此朱夫子誤我師問云何生曰朱夫子云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耳鮮于為笑而止

有面生癖者學完教以用磚研擦即愈問見何方書曰論語註云專言鮮則絕無可知言研同音

或曰引徑可以斷獄引傳自可製方也

青衿子以犯倫被黜人咸疑之曰不知事有無若何以此加之使彼何以為人一善譎者曰朱夫子已教其法矣衆曰如何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凡辨謗于道學先生之前者道學必為此二語以解之然則二語亦有不可說處

書笑

九

薛道衡嘗以醴和麥粥食之謂盧思道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思道答曰知和而不知不以禮却之亦不可行也

一廣文教規極嚴遇朔日十餘生不到遣人呼之內一生懼扑用金絲狗并茶菓致餽廣文喜及諸生至以次受扑餽狗者獨免時有一生出班言曰諸生皆扑某獨否得無為免刑罰乎陶

書笑

堂大笑

魏博節度使韓簡性麁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嘗取之乃召一孝廉講論語翌日謂僚佐曰近方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聞者大笑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古人所以四十而強仕也

書笑

十

或問樊遲之名誰所取曰孔子樊噲之名誰所取曰漢高祖復向煩惱是誰所取曰是自取的樊遲龐樊噲也不細煩惱定是個慄人

蒙師新出行教有人薦之於東家赴館日東家款之肴中有鱉師大喜次日謂其薦者曰蒙所薦主人甚敬我可以處矣薦者由其敬何如曰肴中有鱉薦者曰一鱉未足言敬也師曰不敬

二八九

何以鼈別乎。

鼈陰類也。能補陰。故曰夫婦有別。又曰夫妻相敬如賓。不敬何以別乎。別之時義大矣哉。

成祖謂解縉曰。色難二字甚難對。縉應曰。容易久之。上問既易。何不對來。縉曰。適已對矣。上悟乃笑。

科場用武弁巡綽。首題是視其所以。一章諸武

書笑

弁私相謂曰。看題曰。視其所觀。其所察。其所莫是。考察我們。且考語利害。曰人馬瘦。裁人馬瘦哉。列位須要仔細。

有能辨鳥獸及蟲語者。人問蛙之鳴為何。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鳩之鳴為何。曰觚不觚。

曰燕之鳴為何。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又問驢鳴犬吠為何。曰各自說其鄉語耳。

後世為禽言曰。泥滑滑。曰行不得也。哥哥曰。不如歸去。曰提壺。曰情急了。不一而足。豈知

孔孟先有其譜。凌其拜嚴介谿為父。人稱嚴子陵。漢有縉紳王

姓者抱他人子為孫。世對以為王孫賈。世謂餘姚人食麥呼之為麥糲包。一師講周監

于二代弟子誤謂二袋。問此二袋何物。師曰。麥

書笑

也。問何以知之。曰。註中二代夏商也。冬春是米。夏春豈不是麥。越人讀春同霜音。

又社師讀論語郁乎文哉。訛為都都平丈。我有宿儒來為正其訛。學童駭散。時人語云。

都都平丈我學生滿堂坐。郁乎文哉學生都不來。此師不知是餘姚人否。

藥有名管仲者。猪瘟食之則愈。一醫者聞隣舍

讀論語至管仲之器小哉嘆曰孔子真大聖人
博物乃爾彼何以便知管仲猪喫消灾也

江左亦有管夷吾想此時必猪瘟也

一裁衣一屠户共延師教其子裁衣者聞讀貧
而無諂富而無驕誤謂裙而無簡袴而無腰曰
此譏我也屠户者聞讀大車無輓小車無軌誤
謂大猪無皮小猪無血曰此譏我也各具狀訟

書笑

十三

之官官問其姓一姓邦一姓管笑曰此二人俱
放屁不通各以木針塞其糞門或曰此何刑
也官曰彼引經告狀我引經斷獄邦君樹塞門
管氏亦樹塞門
今之為龍陽者不知姓邦管与否今之文理
不通者不知樹塞門与否
夫妻交媾夫媮其妻陰寬妻曰不難放我在上

書笑

便緊矣夫曰何也曰居上不寬
在上不驕更好

昔有一盜席者一盜鐘者决於主者主者問盜
席者以大辟而釋盜鐘者人問其故曰此引經
斷獄也論語不云乎朝聞盜席道夕死可矣夫
子之盜鐘道忠恕而已矣

書笑

十四

直買以為文房玩具時遂以此往來縉紳間眾
扶植其子因得入黌序有為之破者曰時人之
入學一罐貫之力也
詩云無不宜之即夫子一貫之旨想謁孔廟
時孔子必曰文質彬彬時哉時哉
有以婦翁之力得中魁選者或為語嘲之曰孔
門弟子入試臨揭曉先報曰子張第十九人曰

二九一

他一貌堂堂，果有好處。又報子路第十三人曰：這龐人也中得高，虧他那一陣氣魄。又報顏淵第十二人曰：此聖門高足，屈了他些。又報公冶長第五人駭曰：這平時不見怎的，如何倒中這鬼一人曰：全虧他丈人之力耳。

平時不見怎的者，偏中得高，豈個有婦翁是聖人。慈生曰：自有眯目聖人在。

書架 十五

陳使聘齊，見朝廷有赤鬣者，頌謂散騎常侍李駒駮曰：赤也，何如？駒駮曰：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者。

赤之適齊也，陳使應自愧弗如。

孔生在陳絕糧，令人向回回國求糧。彼國人曰：孔子常罵我國，不可與也。問曰：何據？國人曰：他魯道回之為人也。賊擇乎使還，孔子以子貢能

游說使之行，回回見子貢至，便喜而與之曰：汝魯贊吾國耳，問其故曰：汝不曾說賜也，何敢望回回遂得糧而返。為夫子言之，夫子喟然曰：糧便哄喫了，文理欠通。

有蒙古人做官者，蒞任行香，出對于庠士曰：孟孫問孝于我，士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如此的對回，當有賜。

書架 十六

師喜晝寢，弟子曰：宰予晝寢之象何解？師曰：汝知四字之解乎？宰者殺也，予者我也，晝者晝時也，寢者眠一覺也。統而言之，便殺我，定要晝時眠一覺也。

夫子責宰予以朽木糞土，宰予不服曰：吾自要見周公如何怪我？夫子曰：日間豈是夢見周公時節？宰予曰：周公也不是夜間肯來的。

人。

政和中舉子皆試經義。有學生治周禮堂試以禁宵行者為題。此生答義云宵行之為患大矣。凡盜賊姦淫群飲為過惡者。白晝不能顯行也。必昏夜合徒竊發。踪跡幽暗。雖欲捕治。不可物色。故先王命官曰司寤氏。而立法以禁之。宜矣。不然則宰予晝寢。何以得罪于夫子。學官者甚

書笑

十七

喜其議論有理。但不曉以宰予為証之意。因名而問之。此何說也。生曰晝非寢時也。今宰予晝而熟寐。其意必待夜間出來胡行亂走耳。學官為咲而止。

東家供師淡薄。師以為言。東家云。每聞先生講書。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故不敢多以肉奉先生。先生怒曰。難道我講糞土之牆。就把

書笑

糞與我咲。又一講章。腐極可咲。并附入云。夫子設教于杏壇之上。洙泗之濱。方進午膳。忽聞齶齶鼾睡之聲。夫子驚而起。曰。斯何人也。其回也欤。回也不惰。殆非也。其由也欤。由也好勇。亦非也。跡而視之。則其入姓宰名予。向在言語之科者。夫子蹴之。起跪而責之。曰。夏后氏以松可雕也。殷人以柏可雕也。周人以

書笑

十八

栗。亦可雕也。汝則朽木不可雕也。數仞之牆。可朽也。及肩之牆。亦可朽也。即鯉之面牆。亦可朽也。汝則糞土之牆。不可朽也。吾將以絕儒巷之瑟。絕汝。恐汝不悟。吾將以扣原壤之杖。扣汝。恐汝不疼。必須以誅少正卯之刑。誅汝。方可以儆眾。而刀鋸又在魯庫之中。吾今用何物誅汝乎。用何物誅汝乎。

二九三

有講吾未見剛一節云孔子當暑珍飾俗必表
而出之。至晚汗透悶癢思得澡浴一番斯時却
無賣缸者過。故孔子嘆曰吾未見缸者適有知
趣或人在旁謂孔子曰我見你學生子申枏家
現有一缸何不借來用。孔子曰這般炎熱天
氣申枏一家大小都要洗個浴來便去與他借
定然是不肯的。又焉得有缸耶。

書笑 十九

仲尼不假蓋于子夏護其短也。看來申枏亦
犯這毛病了。畢竟一身熱汗如何乾淨曰浴
乎。沂。
某邑一丞素不知文而強效顰作文語其大令
病起自憐消瘦丞曰堂翁深情厚貌如何得瘦
一日縣治捕強盜數人令嚴刑訊鞠盜哀號殊
苦丞從旁撫掌大笑曰惡人自有惡人磨又侍

大令飲而大令將赴別席辭去丞曰乞其餘不
足又顧而之他縣令修後堂頗華整丞趨而進
曰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

此令得無笑殺。
彭季錢乳名小兒有僚友蔡大圭者偶戲彭曰
倪來謂小兒也彭亦云蔡來謂大圭也。

馮岱宗與蔡幼公善特設一室俟其來輒留
臥起因戲匾其室曰居蔡

好龍陽者以為勝于女。又有謂女未嘗不可龍
陽也。為與女龍陽之破白乞諸其隣如在其上
評云一間未達。

山東人講子路頌車馬一節云。咱今衣敝緝袍
怎得高車駟馬。指望一日發跡。那時必有大
一輪車高高一疋馬一領羊皮襖。咱這裡有朋

友們沒有。那時節誰個肯借與他。咱都不吝。就是那朋友把咱的車兒坐破了。馬兒騎倒了。羊皮襖兒穿破了。別的誰個不恨他。誰個不惱他。咱這裡倒不咱這裡倒不。

人有子得第者報至或朝之曰令即驛且角如此其人笑曰果得小兒驛且角老夫情愿做犁牛。

書笑

二十

封公有此一答必非老犁。

北方有牛王廟画百牛于壁而牛王居其中向牛王為何人乃冉伯牛也。

温州有土地杜十姨無夫五髯鬚相公無婦州人迎杜十姨以配五髯鬚合為一廟杜十姨為誰杜拾遺也五髯鬚為誰伍子胥也又江南一驛吏以杜康為酒神陸鴻漸為茶神。

書笑

而末以蔡伯喈為菹祖諸神若相會不知又是何等稱呼。

有以賄改庶吉士者假托古事嘲之曰孔子之兄孔方昔日曾為館選座師齊宣餽鮓金萬鎰因簪華而就試馬卷呈孔曰王庶幾改宰我食稻衣錦私餉舊穀新穀若干試日倩游夏代筆予直畫寢而已孔曰於予與改顏淵善言德行。

書笑

二十一

乃曰鑽之弥堅不若既竭吾才吾見其進也試畢閱卷孔以如愚置之曰回也不改回請其故曰筆瓢陋巷出寄百里之命足矣可復望華選乎。

散館之時出為臺省者其長班大賽神以其股置酒與留館中者之長班解問儒者曰是未知尋孔顏樂處耳又賢哉回也一節破云。

二九五

聖人贊大賢于兩頭。而大賢受苦于中間。受苦的時節。便是出寄百里之命也。好。

有孝廉張姓者。姦李屠兒妻。方執手調笑。而屠兒適至。目闔戶。以門枋擊其脛。孝廉哀祈得免。遂隱其事。而以買鹽被辱告官。得其情。判曰。張孝產買鹽。自牖執其手。李屠兒。挾醋以杖叩其脛。

道士戲一士曰。君為儒者。君子儒。小人儒。士曰。汝號道人。畜生道。餓鬼道。

賢者招文士為脩叙宴。向璧以指擊卓。三下。隨吹滅燭。向曰。此一古人名也。速道來。脩曰。澹臺滅明。因暗中探婦翁鬚。扭之。三四問曰。此六一藥名也。可速道。璧曰。黑牽牛。一人冠儒冠而問。渡同舟者。謂其士人也。讓其

船中間坐。不敢舒足以礙之。中流因問曰。四書中澹臺滅明。是幾人。曰。兩人。又問堯舜。曰。一人。其人因舉足曰。如此。且待我伸伸脚着。

宋歐陽文忠知貢舉。省闈故事。士子有疑。許上請。至日午猶喋。弗已。過晡稍閑。與諸僚方酌酒賦詩。士又有扣簾者。公出。士忽問曰。諸生欲用堯舜字。而宜其為一事。為二事。惟

先生教之。觀者闐然笑。公曰。似此疑事。或恐其誤。但不必用可也。內外大笑。

闈席者。緣主人緊閉前門。澁後門。揆入。就席主人戲曰。公不請自來。而澁後進。豈君子耶。對曰。不得其門而入。非敢後也。或謂南子曰。君寵夫人足矣。如何又寵弥子。南子曰。無害我。自有宋朝敵他。

蒙師不識晉字、以硃筆旁抹之、又不識衛字、以硃圈之、讀知者樂水山者樂山、樂字俱讀洛音、客有從京師歸者、適見之、師以新聞為向客曰、吾出京時、只見晉文公被截一鎗、衛靈公被紅軍圍住、師曰、軍敗如何、曰、落山的、落山落水的、落水。

一村學究好哆口、拔援貴勢、而其姑嫁衛氏者、

書笑

書笑

有淫行人嫉之、因設為向、答以訛之曰、有徒向師、君子不以言舉人、如何、講師曰、嚴舉人是我門生、又向陳仲子、豈不誠、庶士哉、是如何、曰、陳庶使是家岳、又向齊景公、有馬千駟、是如何、曰、馬僉事是家表兄、又向使之主事、而事治如何、曰、支主事是家表弟、又問子見南子是誰、曰、此我家姑娘、曰、何為有淫行、曰、在我家無此事、嫁

書笑

與衛家便有說話

世有好外者、名之為南風、晉賈后好淫、亦名南風、衛靈夫人而名曰南子、亦必有謂不然、何以夫人自稱曰小童乎、

太監府有歷事監生、遇大比、亦是本監考取、類送鄉試、一瑞不識書義、曰、今不必作文、只一對佳者、便取、因出對曰、子路乘肥馬、諸生俯首匿

書笑

書笑

笑、一點者對曰、堯舜騎其病猪、諸此監生是科、竟得高擢、不知者便以為真宋相公矣、

陽明公兒時、海日公會客、令公舉令、公言要四書有譬字、一向舉能近、取譬語、客殊輕之、各舉譬、如為山、譬如北辰、譬如掘井之類、公曰、兒譬、湛下出諸公、乃湛止、出各罰之、有作能近

二九七

取譬文以質之先達者先達云細玩能近取三字不做寬偏案此士唯之而退妙甚
學究一日晝寢弟子請其故曰我夢周公耳次日弟子之睡先生號之起曰我之夢周公先生曰且道周公有何言曰無他話只道昨日寢不曾得會先生

周公甚苦孔子之時已有宰我宰我之後有

書笑

二十六

邊孝先孝先之後又有此師徒真是應接不暇至陳圖南索性周家去住過日子了

有為贅者所携之杖作破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子夏哭子喪明師冕謂之曰惟我與爾有是夫

田洙之遇薛濤也以母病三月不往後過其處濤向何以問濤乃爾洙述其由濤戲曰吾聞三

月不遠仁今子遠人甚矣洙曰豈由不知肉味耶知肉味在今久何以怒為相與大笑
有人為令云子路百里負米不知熟米糙米若是熟米子路不對若是糙米子路請禱一人曰子路宿于石門不知開門閉門若是開門由也升堂若是閉門子路拱而立

介甫面黑有進澡豆方者曰洗之得白介甫笑

書笑

二十七

曰天生黑於子澡豆其如子何

雲向張姓者素有龍陽之癖年已七十而此好不衰時有一生以姿艷擅譽張慕之餽物為質生笑曰盛惠之意云何先生一息尚存耳張拱手曰此志不容少懈

祝石林為黃陂博士令心易之而瞋其抗直乃曰有大哉堯之為君一節破題云以齊天之

聖極天下之無狀焉。祝曰：吾之有一破題，是不
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曰：處無可柰何之地，遇
大不相干之人，聞者快之。公以是年舉進士，
坡公在維揚會客，皆名士。酒半，元章忽起，自
贊曰：世人皆以芾為顛，請質之子瞻公笑曰：吾
漫象。

孔子畏匡時，自稱後死，或戲曰：後死正對先生。

書笑

二十九

是孔子以文王為先生也。這學生子儘去，得
史彌遠作相，兄彌堅用事。遇內宴，伶人執拳石
鑽之不入，乃嘆曰：鑽之彌堅，一人扑之曰：汝不
去鑽，彌遠却來鑽，彌堅如何鑽得入。
丁祭過，兩廣文爭一猪大臟，各執其臟之一頭，
一廣文稍強，盡掣得其臟，爭者止，兩手勒得臟
中油一捧而已。因謂得臟者曰：予從不得大臟。

書笑

葬君無油，尤馬。

優人李可及善諧謔，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誦畢，
次及倡優為戲，可及哀衣博帶，攝齊升堂，稱三
教論衡。一人問曰：既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
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敷
坐而坐，非婦人何須夫坐而坐也。又問太上老
君何人也？曰：婦人。問者曰：何也？曰：道德經云：

書笑

二十九

吾所大患以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非婦
人何患于有娠乎？又問文宣王是何人？曰：婦
人。問者曰：何也？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吾待
賈者也。非婦人何用嫁為上大悅，厚賜之。
佛家有居士，道家有馬自然等，皆女身也。如
何儒家獨無居士？曰：你道升堂講學的皆是
男子耶。

二九九

有道學先生行房拱手言曰吾非好此而為之為祖宗延血脉也乃凸一下又曰吾非好此而為之為朝廷添戶口也又凸一下又曰吾非好此而為之為天地廣化育也又凸一下不覺精至快極而喘連聲叫曰已矣乎已矣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一春元為人斫其墓槿訴諸縣祈重治之言至

書笑

三十

再一鄉紳在坐笑曰老父母已知尊意便言惟槿爾令君大笑

有儒官赴人席嫌酒淡不飲主人強之曰此莫非沽來者一友喙曰豈沽酒市士脯夫不食耶一座大笑

王荆公解書好穿鑿一日向劉貢父曰孔子不撤姜食何也貢父曰本草言姜多食損智道非

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故不撤所以愚之介甫忻然久乃悟其為戲

貢父故是穿鑿之尤

一師登厠即回學徒問曰先生登厠何其速也師曰適可而止無貪心也又一學徒將入厠向先生曰欲登厠否先生曰有此意思汝且先去徒去已先有人在厠遽返先生曰何為遽返曰

書笑

三十一

有一個有意思如先生的在裡面

一師適可而止一徒知難而退大有衣鉢在一餘姚師講康子餽藥學徒向曰藥是丸藥煎藥師喜曰此問甚聰明汝可與父親說增些束修我總說與汝徒曰講了去說就是師曰此講法不同乃我餘姚人傳家心訣也凡看書要看上下文徒曰上文云何曰上文是鄉人饋康子

是大夫。孔子是大聖。大夫餽藥與大聖。是急猛事。合鄉之人都來替他搓。雖搓。雖可。不是丸藥。徒曰。這等是丸藥了。師曰。又不還要看下文。徒曰。下文云何。曰。下文是廐焚童子。不小心。延燒馬房。這又是煎藥。徒曰。又是丸藥。又是煎藥。如何。作文師曰。此向更聰明。索性把心訣傳與汝。作文時。一股丸藥。一股煎藥。兩股丸藥。兩股煎藥。

書笑

三十一

藥二說相兼。其象始備。却須對父親說。增束修要緊。

看書作文之法。要之至理。不外乎是。

一道學先生在官時。馬廐焚。童僕共救滅之。回報道。學問之曰。傷人乎。對曰。幸不傷人。但馬尾燒却了。些道學怒曰。豈不聞孔子不問馬如何。輒敢以馬對各責治之。

書笑

馬尾獨不疼乎。假如人不傷時。孔子還須問馬。

辛未春禮闈較士。以德行顏淵。閔子騫。一節命題。會試錄成。其刊破云。以聖門之四科。而係以聖門之十哲。下第之士。于是指瑕尋隙。爭求誹訕。一日通政受狀。發行庶府。過一紙閱錄。大笑。其辭曰。告狀人顏淵。年三十二歲。係春秋時人。

書笑

三十二

父顏路。師仲尼。地位越一間。僅名亞聖。吾道見卓爾。不遠如愚。六籍有徵。千載無易。後世廟廷之議。深係名教之倫。一人御籬。盟非山河之礪。帶諸子待坐。分齊冠履之森嚴。漫游固有七十。三千位號。則分四配。十哲。四配。列顏魯而。下四子。十哲。居由賜。以。後十人。配以耦聖。而名哲。乃隣賢。而著廟。議所在。優劣自明。豈期聖朝求

三〇一

賢禮闈試士。初場取義。命題四科。開榜呈文。破刊十哲。如淵庸劣。素並曾思。柰令主司。降同求赤。昔不擯於孔席。胡得罪於明儒。一時與難。志在行。四配除名之難。忍伏乞轉行。像部。洗我文羞。配哲不訛。綱常是正。有此具告。通政以之。封遞禮部。堂司僚窠見之。且笑且怒。無可誰何。一時傳播。都下譁然。

書集

子部

有講此一章者曰。德行顏這人。淵。寬。閔。子。率。了。冉。伯。的。牛。仲。弓。言。語。與。宰。我。道。子。貢。即。政。証。其。事。冉。有。季。記。在。路。上。通。文。學。于。子。游。子。子。游。子。忙。應。之。曰。夏。本。張。江。陵。在。位。鈴。東。臺。省。使。不。敢。言。士。人。造。一。謹。云。科。道。缺。官。選。君。請。於。張。曰。科。道。官。最。難。其。人。如。孔。門。十。哲。尚。未。必。人。人。可。用。文。選。云。德。行。

如顏回何如。張曰。回也。于我言無所不說。未可用也。文學如子夏。何如。張曰。子夏入聞聖道。而說出見絲華靡麗。而說未可用也。政事如冉求。何如。張曰。求也。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未可用也。更問子路。何如。張曰。可矣。蓋子見南子。子路不說耳。文選唯。而選說字俱讀。言說之說。回。尊敬惟天。六。敬孔子。或曰。彼雖夷狄。却于

書集

子部

吾教有助。余曰。否。孔子云。回也。非助我者也。又曰。子新娶。贊禮人唱云。這回好個風流。僭。亦。妙。或問孔子三千弟子。後來都甚結果。曰。二千五百人。各自行教去了。只有五百人。做了客商。問何徵曰。論語註云。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唐有內臣學作別紙言語者。適鳳翔節度使寄柴數束。來謝承惠也。愚若干。

書生懶讀。所恨書多。一日讀論語。至顏淵死。頓足而起。曰。死得好。死得好。或向之。答曰。他若不死時。做出上顏。回下顏。回索我何時是了。

隋侯白机辨敏絕。嘗與楊素並馬。路旁有槐樹。顛顛欲死。素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

書笑

三六

樹活否。曰。取槐子。懸樹枝。即活。素問其說。答曰。論語云。子在回。何敢死。韻書回槐同音。

鬚者為人所嘲。乃造一謔。復之曰。顏路及伯魚相聚。議曰。夫子惟鬚。故開口不脫乎字。顏子曰。回也。其庶乎。子路曰。由諉。汝知之乎。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孔子聞而出。責伯魚曰。回是個短命的。由是個橫死的也。罷了。你是我兒子。

書笑

為何也。未說我。

熊神阿過子貢祠。見取夫基。置祠下。笑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乃今猶自居奇。

龍圖劉燁善滑稽。嘗與劉筠聚會飲茗。問左右。湯滾也未。皆言已滾。筠曰。僉曰。縣。燁應聲曰。吾與點也。

宋時碾茶為屑。襍和諸香為餅。最上者為大

書笑

三七

小龍團。不知點出是何滋味。慙生曰。點爾何如。

袁相國履善。六七歲時。與群兒戲。自稱小相公。潞溪彭公見之。出對云。願為小相。袁應聲曰。竊比老彭。

先生年登耄耄。官授長史。不謂童言。遂成識語。

三〇三

北齊石動筭嘗於國學中看博士孔子弟子達者七十二人動筭因問曰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已着冠幾人未着冠博士曰經傳無文動筭曰先生讀書豈合不解孔子弟子已着冠有三十人未着冠有四十人博士曰據何文以辨之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也豈非七十二人坐中皆為

善案

善案

大悅博士無以復之優人名如石動筭黃縉倬敬新磨之類皆故詭其稱以取笑也又鄒璞游仙詩云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動筭云臣作必當勝伊一倍齊高祖試令作之乃曰青溪二千仞中有兩道士高祖大笑夫以九法看書以倍法談詩動筭應是精於數學

東坡登禁林以高林狎侮諸公卿咸有標目獨不敢加司馬公後以論雇役利害不合方歸舍卸巾脫帶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太和曾給事忤與鄧五部慥共飲曾朝鄧曰汝為犬羊之類手斥豹之類手鄧應曰爾手疊比予于是

又吾松朱致溪尚書在朝與一太平同年相

善案

善案

善太平者以公號致溪戲曰莫似松江之鱸公笑應曰寧作太平之犬皆佳謔郡戴守杜公性惡狗每出見狗即擒其家坐罪以故民間無蓄狗者杜給由去松民謠云杜同知給由苟完矣宋王或子絢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于二代外祖何尚之偃曰可改郁手文或絢曰尊者

之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舅。

馮道門下客讀道德經。道可道非常道。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皆草翁之風。必舅遺法也。

一鬚子自持其鬚曰。君子多鬚。手執調之者對曰。小人繁鬚。樊須也。

或問繁鬚所對之多鬚。是婦人否。居士曰。既

書笑

是多鬚。豈非婦人。又嘲鬚鬚者曰。一學徒問其師曰。學而時習三乎字。與吾日三省三乎字。有分別否。曰。有分別。一是聖人之乎。一是賢人之乎。又問。君子者乎。色莊者乎。二乎字。有分別否。曰。有分別。一是誠者之乎。一是偽者之乎。又問。使乎使乎。二乎字。有分別否。曰。無分別。上邊鬚手。便是下邊鬚手。

書笑

夫妻皆知文墨。雲雨時初進。曰。苟合矣。事畢曰。

苟完矣。妻問夫可好。夫曰。苟美矣。興猶未止。妻捏其陽物。笑曰。狗膝且粗。註。苟聊且粗畧之意。夫婦掉書幹事。可謂善居室矣。自居于狗。豈謂狗能久戰。故自方耶。

一驛丞持其所画之像。求豐道生作讚。語豐題其端曰。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跡。中

書笑

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弊。丞喜而去。坐客訝其不倫。請其故。豐曰。下文其為人也。驛丞亦成矣。一登仕途。便有此天然美贊。是故君子丞之為貴。達毅王達同為郎中。一日簽公移。王戲曰。每書銜名。必以公上為我之下。毅應曰。不聞君子上。

三〇五

達小人下達耶。

一有司病招鑿，有時名而不知文，象診脈後曰：此氣不順也。宜以利氣為主。有司曰：鑿書上云何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氣。器有司杖而遣之。

鑿者見卜者之案，有易經款曰：吾子當學卜。不學鑿矣。人問其故曰：彼是易去聲經想定容。

書案

四十二

易豈似我家的雞平聲。經又一鑿藥誤殺人死者之家，逐之赴水而逃，得免。倉皇抵家，其子正讀藥性賦，急止之曰：不必讀藥性。服水性要緊。慙生曰：是鑿旁通四書雜經藥性，不必言矣。宜其有時名也。

祿山僭叛，戴上平天冠，左右有贊之者曰：服周之冕。祿山曰：這是秀才官。曉詩四書學問，又

着袈衣十二章，自覺即當不堪。左右即云：服之不衷。祿山曰：這官又是記得左傳摘奇的。

兩人相詬于衢。甲曰：你欺心。乙曰：你欺心。甲曰：你没天理。乙曰：你没天理。一道學問之謂門弟子。曰：小子聽之。兩人諄然講學也。門人曰：詬也。馬為學曰：曰：心曰：天理非講學而何。曰：既講學，又馬詬曰：夫人也。惟知求諸人，不知求諸己。

書案

學三

故也

道學觸處可以發明，正是如此。

士子試有教無類賦，有擬之者曰：相國寺前熊翻獅子，長安門外驢舞柘枝。

擬主考批：構思切景，出語驚人。高薦高薦。

鹽院初到行香，一生講辭達而已矣。一章不數語，遂畢。鹽院笑曰：講得甚妙，只是忒本教此。

三戒演義云。登徒氏好色。睢眦氏好爭。銅臭氏好債。一日相與會。私託以為吾曹皆有聖人之體。登徒氏曰。成湯九十六而生外丙。又二年而生仲壬。鬻鬻。短矣。猶有淫心。矧其少小子。自謂有聖人之情。睢眦氏曰。武王七十六而為牧野之戰。左黃鉞。右白旄。率虎賁熊羆之士。血戰甲子。至于標杵。可謂老于崗矣。矧其壯小子。

書笑

四

自謂得聖人之勇。二氏語畢。次及銅臭氏。銅臭氏遠巡良久。乃曰。主臣小子。好刀圭玉帛耳。烏敢望湯武第。幸未老。庶幾老乎。而可得聖人之巧。余聞而嘆曰。此曹巧于侮聖。若此。不識聖人何以謝之。王文穆夫人悍妬。貴為一品。欲置左右人。竟不可得。好賓客。畜樂院。廿人宅後園中。作堂名三。

書笑

畏楊文公戲之曰。可改作四畏。公問其說。曰。畏夫人。公深以為恨。

唐裴談畏妻。嘗言妻有可畏者。三少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安有人不畏生菩薩。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至五六十。薄施粧粉。或青或黃。視之如鳩盤荼。安有人不畏鳩盤荼。此即三畏堂記也。何

書笑

四

必改作四畏。

潘滄浪者滑稽之魁。邂逅一客。叩姓字。客曰。僕姓陸。字伯陽。潘笑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得而稱。六百羊。直甚。烏馬千駟。無得而稱。若是。馬僉事定有大大一篇墓誌銘。

蘇子由在政府。子瞻為翰苑。有一故人與子由

三〇七

有舊者來于子由求差遣久而未遂一日來見子瞻且云某有事望內翰以一言為助公徐曰舊聞有人貧甚無以為生乃謀伐冢遂破一墓見一人裸而曰爾不聞漢世楊王孫乎裹葬以矯世無物以濟汝也復鑿一冢用力殫殫既入見一王者曰我漢文帝也遺制壙無納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濟汝復見有二冢相連乃穿其

善錄

聖本

在左者久之方透見一人瘠羸面有飢色曰伯夷也餓于首陽之下無以應汝之求其人嘆曰用力之勤無所獲不若更穿西冢或冀有得也瘠羸者謂曰勸汝別謀於他所汝視我形骸如此舍弟亦齊豈能為人也故人大笑而去此人命薄掘着便是空冢若是齊景公還有太僕寺一項錢糧

姚峴滑稽姚南仲廣察陝郊峴以宗漢見之忽有投刺者云李過庭南仲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是誰家子弟峴曰恐是李趨兒鯉趨而若是孫過庭又如何下轉語

夫人自稱曰小童有朝好龍陽者為之破曰觀夫人之所稱而邦君之好可知已或云觀夫人之自稱而其所好可知已尤妙

善笑

聖七

孔子遇陽貨于途之人聚而觀之莫辨孰為貨孰為仲尼弟子六目眩也別去弟子有誤漢貨歸者及門而後覺曰謬矣亟走還夫子曰來何暮弟子具以寔告夫子潛然出涕曰必有後憂他日果圍于匡幾不免已而貨過匡人曰此仲尼也挈壺漿以勞之者曰曩誤以為貨一時為行李憂敢以此請命下執事貨悉受而去

匡人曰仲尼幾於食。

家長情曰孔子時中萬古推偶然往貨亡時若云昔日魯窺矚何不途中預避之語亦有會

日講官出朝闈人向之曰今日講何書官故斷其句以嘲之曰割雞闈焉用牛刀闈人拊口曰此是孔聖人惡取笑

書笑

四十八

淨身男子每於墜地時即闈之不死長而時有萌芽至選中必復淨之多有死者為之語曰善為我辭闈焉如有復我者則我必在坟上矣

嘉定間選人淹滯遇內宴優人扮古衣冠數人皆稱待選係是孔門弟子既而通名有曰常淡事者有曰於淡政者有曰吾將仕者各相嘆惋

書笑

曰吾輩久淹于此日月逝矣柰何旁有一人謂曰汝等不在七十二人之列曷詣顏閔而請教焉諸人一時俱往顏閔同聲答曰此夫子事也爾輩須見夫子及入見祈哀夫子不答眾人退而相謂曰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吾輩有學者且留國中教授有圭田者不若退而耕于野也于是闈然而散

書笑

四十九

有講周有八士章云註言四乳而生八子非也乃是一胎所生或問何據曰觀其命名可知向何義曰達聲一個括聲一個突然一個忽然一個夜裡一個話得羅一個隨即一個了裡又是一個豈非一胎越師讀夏為話讀了為駟理學家多主新說有解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曰人當其年尚見可惡之人則德不進可

三〇九

知矣。周元孚笑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應是三十歲時也。聞者咸笑。

徐文貞當國，二守王姓者遇紀綱，見必屈一足。答之一日，諸縉紳進謁，客多倚少。王連呼椅兒，顧預齋曰：「而已而今之後，政者殆而有問，文人殺雞以請子路，不知是雄雞是雌雞，或對曰：還是雄雞，不然如何見其二子？」

書笑

五十一

浙師講書至此，忽置口仰視，沉思出神。諸徒訝之，師乃擊案嘆曰：殺雞相請，又只兩個學生，何等好館妙。

華亭人冒籍上海小試，憤其不容，大書通衢云：我之大賢，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于如之何其拒人也。上海人答云：我之大賢，于何必去父母之邦？我之不賢，于焉往而不三黜。

呂嘉問提舉市易，曾子宣劾其逼法，子宣得罪。嘉問治事如故，劉貢父曰：豈悉曾子避席望之儼然乎？嘉問字望之。

為賊之銘曰：夫人之子，鄉愿德之老而不死，慢令致期。門地既好，壽又異常，便有此賊行，死後必然有篇誌銘也。

書笑

五十二

飲酒行令，座客有茫然者，一客戲曰：不知令，無以為君子也。其人怒曰：論語說不知命，何改作令字？客答曰：君不記中庸註乎？問註云：何曰命，猶令也。一座絕倒。

此友最善謔，又記其一事：有主責童子者，童子口雖大叫，而眼無滴淚。友從旁戲曰：有教無類，主笑而釋之。

王聖美為縣令時未知名謁一達官值其方與客談孟子殊不顧聖美竊哂其論久之忽顧聖美曰曾讀孟子否聖美對曰生平愛之但都不曉其義向不曉何義曰從頭不曉因強其言聖美曰孟子見梁惠王當作何解達官訝曰此有何深奧聖美曰既云孟子不見諸侯因何見梁惠王其人愕然無對

書笑

五十二

孟子所不見者皆不要見孟子者耳不似今山人扶門投止也山人答曰今之卑禮厚幣者絕無有如何學得孟子認真若論門上人便是梁惠王如此卑禮厚幣孟子這一項使

用原少不待的不然如何得見
瞿文懿王立於沼上破云時君所立非其地
天澤譔云沼因惠王地也瞿公安得云尔妙

書笑

餘姚師講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曰擊擊殺殺殺跑跑跑

此方是四書直解

兩人一長一短長者嘲短者曰死之日方寸之木足以有容也及至墓一撮土之多掩之誠是也短者嘲長者曰死之日無所取材工師得大木以為能勝其任也及至墓壤地褊小舉而委

書笑

五十三

之於壑魚鼈不可勝食也

短者未必不肥長者未必不瘦如何但以瘦為短以肥為長二撮土之多矮胖者應旁溢焉舉而委之於壑瘦長者亦有限耳

有以象牙命工雕刻則美人像眉髮宛肖牝乳逼真或謂如此東西要他何用余曰為其象人而用之也聞者撫掌

三三一

須設床簀屏帷更以唐申帝所造尺二之宮
居之始為盡興

一瑞出鎮杭州至學講書青衿以書進呈
牛章講論之際忽問王見之是何人答曰此王
義之弟也又問王曰然是何人答曰此王
叟之兄也曰好王氏一家都在膏上
此瑞諄以王姓為問必是王散王振之流

書笑

五十五

常州翟永齡滑稽傾險以久不至學師怒罰作
一文命題是牛何之永齡操筆便就結語云按
何之二字兩見于孟子之書一曰先生將何之
一曰牛何之先生也牛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學師竟無奈何

有為王見之之文曰仰而觀之牛見王也俯而
視之王見牛也揆泰山以超北海之文曰泰山

可揆也揆之以超北海不可也北海可超也超
之而揆泰山不可也

格調既熟故語言入妙坡云文入妙來無過
熟然此所謂似是而非者耳

李本寧夫人王氏適病目同館王太史戲云王
曰吾憐不能進王太史夫人姓井本寧即曰井
為人下而不辭

書笑

五十五

有善為恢諧者随机即發人受其侮一王姓者
面有病容彼目之為王病後王登甲第為直指
而恢諧者適為令庭謁時直指戲問曰今日還
敢稱我為王病否忽仰首答曰我王庶幾無疾
病與

既富貴自然疾病皆無只怕就有疾首感額
的

一師講孟子太王好色章至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一生大笑師問何笑生起對曰綿之首章云陶復陶穴未有家室緣何却說沒有曠夫

三衢一子弟淫其里鍛工之女為工所擒不忍殺以鐵鉗去其左耳繼之去輕薄子作警句朝之曰君子將有為也載寢之床匠人斲而小之

書笑

五十六

言提其耳

李文正作相最好恢諧一日宴諸進士席間起辭李忽曰諸君且坐有一題目相商衆問之李曰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敵怨如何解衆茫然不知所解李笑曰無非待湯

一日諸進士進謁留之曰有一對煩諸君一對請問曰園中花始放衆訝其易皆不曉所

書笑

指李徐曰何不道閣下李先生其恢諧如此類甚多

詹侍御蘇大行二公五鼓行長安街將入朝呵道聲相近蕪向前行為誰從者曰道裡詹爺即白瞻之在前詹問後來為誰從者曰行人司蕪爺即回首曰後來其蕪合而言之蕪子瞻也

書笑

五十七

二百五

滇中一周姓者仕為廣文見事輒通書語一日謁邑宰見縣門枷號一匠即曰既嘗戒恨而于此尤加謹焉又與同僚共坐見一人挑一猪首因事號哭即曰丹朱之不肖又嘗行于市中見一婦經脚布不盈尺即曰塵無夫里之布少則不必塵矣

省試大舜善與人同賦一舉人見黜心甚不平

三三三

其破題云昔有大舜潛心至仁道雖貫於萬世善猶同於衆人或謂之曰以屎罐對油筒宜乎黜落

一人守不妄語為良知心齋欲開其悟乃曰說謊亦是良知其人愕然不服一日有鄉紳來謁乃謂閻人曰善辭之謂余他出心齋因以詰之其人悔咎不安心齋曰無害孟子云不可以風

書笑

五八

即此類也

如此之類在道學則為妙應在世俗則為圈套道學見人如此則目為偽道學自己為之則命為權

一春元富而無文尺牘好用書語適以產事相干者復東云此田豈不欲買哉得之不得無財不可以為悅有謂有無謂無而為有則吾豈

敢同袍戲作答書曰此田豈可不買哉播種而耰之穀不可勝食也有若無寔若虛則必無有乎爾子必勉之

士人姓尤者以一瘟猪頭餉其學師又有姓陳者以銅耳丁一雙為節禮學師受而秤之猪頭則重三斤四兩耳丁則重三分四厘出而為歇後語嘲之曰秀才姓尤來送猪頭三斤四兩堯

書笑

五九

舜其猶言病猪也又曰秀才姓陳來送耳丁三分四厘堯舜與人言銅耳也二生齊聲答曰有一破可以奉酬師曰何謂也曰時官兩責門人言必稱堯舜也

秀才送節禮止銀三分教官曰今次罷了日後望加厚些因出對句曰竹長新枝一節還高一節秀才即對曰梅須遜雪三分只是三

分。今。曰。三。分。四。厘。吾。不。信。也。若。餽。肉。則。教。官。一。年。遂。三。知。肉。味。矣。

萬曆初年莫廷韓膺貢少司成朱文石戲曰莫不善于貢莫曰是誰說的蓋朱時重聽故也其謔妙絕。

一蒙師慣讀破句讀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連下負未為一句聞之者笑曰破句猶可壞風

化矣以其聲近弟新婦累也

罰為南方猪北方猪者正此輩若無此輩舉

世那得肉喫又一師東修三兩東家約云差

一字除銀一兩師于以其子妻之讀平聲毋

以與爾鄰里鄉黨手讀作父母的毋字嫂溺

則援之以手手讀作隻字東修俱除師怒曰

錯了毋除一兩罷錯了妻除一兩也罷錯了

嫂自有令兄在如何也除一兩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一節破云異人不遠千里而歸滕因自述其歸滕之故時君休恤以安居之其徒不一人而足而各自為衣食之謀此可見陰寓壞大賢井田良法之意於不言之表矣

虞集未第時為許衡門客虞有所私午後報出

館許每往不過病之因書于簡云夜出遊知

虞公之不可諫虞回即對云時來賂何許子

之不憚煩

女子與人私有孕臨娩倩情人扶抱舉子令速

弃之其人以飯笮盛兒密埋蒜地埋畢嘆曰我

真自暴自棄矣有知其事者曰噫斗笮之人何

足算也

惟道世人無情緣何埋却多情種

武王伐紂兩墨公叩馬諫太公執公信手數公
達曰若兄負我矣我与若兄夙負重望一北海
一東海風馬牛之不相及也一朝咸歸西伯海
內豪傑聞者動色頽曰二老周矣嚮應雲集周
日强大以至今日我与若兄宴與有力焉乃今
者舉事輒去之以自為名高如我何且西伯捐

書笑

六十一

館舍者十三年于茲墓木拱矣而曰父死不葬
以惑三軍之聽若兄忘西伯養德耶公達無以
應左右欲兵之太公曰吾故人也扶而去之餓
于首陽自悔而死

劉調父跋銀子歌云存乎人者莫良於銀子銀
子不能為人掩其惡胸中正則銀子瞭焉瞭者
銀子未得明也胸中不正則銀子昧焉

昧者銀子未得不明不白也聽其言也觀其銀
子人馬瘦哉諺云酒不醉人人自醉余特表而
出之以醒世之醉于銀子者

李如真先生李朱山先生同李卓吾先生在永
慶講學眾問人何以超生死卓吾遜朱山曰李
老先生請說朱山遜真如曰李老先生請說真
如又遜卓吾曰還是李老先生請說坐有言者

書笑

六十二

曰三位都是李老先生卓吾輒然審頽曰正是
此之謂三有禮焉合座不覺失笑
有為泄氣之破者曰不啻君自其口出人皆掩
鼻而過之

晉時謂之泄氣宋時謂之湊氣皆放屁也王
季重錄科戲云兩日為童生屁薰黃了面皮
妙

有。譏。堯。舜。與。人。同。耳。者。以。堯。眉。八。彩。舜。目。重。瞳。作。柱。言。眉。目。異。而。耳。同。也。

鞋。續。充。耳。所。以。蔽。聰。或。者。其。耳。有。異。乎。

有。為。陳。仲。子。與。齊。人。相。詬。詞。曰。辟。兄。離。母。全。無。

天。理。驕。妻。誑。妄。邨。有。人。倫。僻。處。於。陵。恰。似。縮。頭。

丘。蚓。餒。食。東。郊。渾。如。延。頸。鷺。鷥。打。草。鞋。編。蘆。蓆。

是。寂。賤。生。涯。拿。木。瓢。拖。竹。棒。乃。絕。醜。形。狀。虎。皮。

書笑

六十四

羊。質。見。棄。官。兄。狗。苟。蠅。營。絕。談。中。國。拾。爛。李。子。

充。飢。僅。與。蟻。螻。虫。爭。食。討。祭。餘。肉。度。命。却。與。魍。

魎。鬼。分。贓。一。個。是。務。名。不。務。實。的。虛。頭。一。個。是。

碩。嘴。不。碩。臉。的。油。箕。

得。此。以。結。二。人。之。案。當。是。孟。子。一。快。有。朝。捉。

頭。者。曰。按。君。訪。察。匡。章。陳。仲。子。齊。人。俱。被。捉。

匡。自。信。孝。子。陳。清。客。俱。不。請。託。惟。齊。人。以。一。

書笑

妻。一。妾。送。顯。者。求。解。顯。者。入。見。按。君。為。述。三。

人。罪。狀。顯。者。曰。匡。章。出。妻。屏。子。仲。子。避。兄。離。

母。老。公。祖。捉。得。極。當。那。齊。人。是。叫。化。子。的。頭。

兒。捉。他。甚。麼。憨。生。曰。這。便。是。說。人。情。的。樣。子。

夫。夫。欲。娶。妾。妻。曰。一。夫。則。一。婦。耳。取。妾。見。於。何。

典。夫。曰。孟。子。曰。齊。人。一。妻。一。妾。妻。曰。若。然。我。亦。

當。再。招。一。夫。夫。曰。何。也。曰。豈。不。聞。大。學。序。云。河。

書笑

六十五

南。程。氏。兩。夫。或。曰。孟。子。中。有。大。丈。夫。小。丈。夫。何。必。更。引。程。

氏。王。敬。宇。館。于。張。氏。偶。以。事。歸。主。人。出。題。試。子。曰。

先。生。如。達。王。到。館。知。之。亦。出。題。試。徒。曰。牛。羊。父。

母。鏡。謎。云。南。面。而。立。北。面。而。朝。象。憂。六。憂。象。喜。六。

鏡。謎。云。南。面。而。立。北。面。而。朝。象。憂。六。憂。象。喜。六。

鏡。謎。云。南。面。而。立。北。面。而。朝。象。憂。六。憂。象。喜。六。

三二七

喜妙絕。第今人貌是心非。鏡中影像。恐不足拔也。

王荆公侍神宗殿上。有一虱周旋其鬚。神宗顧視數四。同列亦皆見。比退。公問同列曰。今者上數顧不佞何也。同列告之。故公急捕得之。同列曰。幸勿殺。宜有敕語獎之。荆公問。勅語應作何詞。一學士曰。屢游相鬚。曾經御覽。論其遭際之

書笑

六其

奇。何可殺也。求其處置之法。或曰。放焉。

荆公蓬首垢衣。故應多虱。然此虱緊隨入朝。不離君相。目前願下。亦是呂惠卿輩一流人耳。

試士以殺三苗于三危。一士問同坐曰。三苗何為而殺之。同坐者曰。註是負固不服。士又問。何謂負固不服。其人怪其不通也。詒之曰。父故不

服。是父死不丁憂。大不孝。當問死罪。士人信之。竟坐斥。

楊玠北人。巧應對。太子洗馬蕭翊。蘭陵人。戲曰。流共工於幽州。易北。恐非樂土。玠曰。放驩兜于崇山。江南豈是勝地。

別本京兆杜公瞻。戲玠曰。兄既姓楊。陽貨寔辱孔子。玠曰。弟既姓杜。杜伯常射宣王。又戲

書笑

六其

內將牛子充。戲曰。君羊有疥。恐不任厨。玠曰。君牛既充。正當烹宰。又太倉張策。戲曰。卿本無德量。忽共林寶同名。玠曰。爾既非英雄。敢與伯符連諱。可謂滑稽之雄矣。

有林調嫂。嚙其鼻。以白于官。疑所坐一誰者。曰。第驗其鼻尚存。則無罪。夫官曰。何也。曰。有鼻庫之人。奚罪焉。
鼻音原
從去聲

有嫂前行而裙夾于臂縫者。妹。洪。浚。擊。整。之。嫂。頤。見。妹。疑。調。之。也。大。怒。妹。躬。身。曰。不。必。怒。待。小。妹。照。舊。放。進。不。差。一。些。兒。便。罷。或。問。此。二。妹。異。同。居。士。曰。其。一。恭。而。無。禮。則。勞。其。一。直。而。無。禮。則。絞。

慶曆中河北大水仁宗憂形于色有走馬承受使臣到闕上問河北水災何如對曰懷山襄陵

書笑

六本

又問百姓何如曰如喪考妣上詔閣門今後武臣上殿並須直說不得文飾

始皇若在定當坑之或曰此武夫掉書非儒者也何以得罪始皇曰儒者是其禍根

禹薦益於天七年崩益按先朝故事避之箕山下目眊然其心熒然戒其家人曰朝覲者訟獄者旦暮至矣若輩聞戶却之母自為富貴

書笑

計使我負先帝已而寐然無一人至者益之心遂矣而自對家人輒有慙色周公請以身代武王死納冊櫃中而歸目眊然心熒然曰得無吾之禱不驗乎翌日得報王已視事公之心慰矣而替伯禽治後事

只為益多此一避不知生出後世許多受禪勸進惡模樣來益避于箕山之陰朝覲訟

書笑

六本

獄謳歌者不至不知獨自一人幾時蕭然走出山來益可謂不度德量力矣舜竊父以逃導海濱而處先時朝覲訟獄謳歌者群擁而來不知背了盲父何計悄然溜過海去舜可謂不審時度勢矣請經儒先生處分看怕說不得天下無難處之事也文王語武王曰吾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此語想周公不與

三一九

聞故有此金。騰之禱。不然。九十三壽數已定。周公落得說人情話耳。

有人性慳而好奪。或有鄙其慳者。其人答曰。一介不與。聖道當然。曰。君於一介不取。如何。曰。學而不能。

於不與處。身既曲。體於不取處。語又謙。虛善學聖人。無如此輩。可以哆口講學矣。

善笑

七十一

嘉靖十年會試題。孔子聖之時者也。一士破承云。聖易也。夫易時也。以時語聖神。玆場中傳以為笑。

又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破云。王請度之。尤妙。一士夫子孫繁衍。而其儕有苦無子者。乃驕語其人曰。爾沒力量。兒子養不出一個來。看我這多子孫。其儕答曰。其子爾力也。其孫非爾力也。

聞者大笑。

學使試題。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為一士。失記正文。遂偷向同坐者曰。五人姓名。敢望賜教。友曰。下文是樂正襄。牧仲其人。屈指急曰。還有三。人友誦曰。其三人。則予忘之矣。士恚曰。如此時節。還有工夫通文。孟子忘了。大丰先該考個劣等。答者只須云。

善笑

七十二

必求其人以寔之。則鑿矣。

村學一童子讀論語完。父從肆中買孟子一部。求師釘之。師藏後。二卷不釘。其父大嚷云。尽心告子何在。師徐謂其父曰。你家如何尊師重傅。要盡心告子。

有問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者。師曰。做先生的見成。享了供給。又得了束修。有何可。

患一人。洪旁對曰：正是東修供給處。可患耳。
師嘿無語。

人有姓尤姓于者，各誇所姓之美。姓于者曰：公之姓乃犬牛于固人之姓耳。姓尤者曰：何徵曰：出于孟子。孟子云：犬之性尤猶牛之性尤。猶人之性于與。

犬牛報主，猶有人心。人世負心，不無獸行人。

書笑

未必勝犬牛何以爭為。

李三

有童子初學時，文者師命題曰：熊掌。為我所欲也。中二比云：朝而饗，朝此熊掌也。夕而飧，夕此熊掌也。師覽之，笑曰：我一生不得熊掌嘗，新爾乃把當小菜喫耶。
有作此房出賣，破云：曠安宅而弗居，求善價而沽，諸妙絕。

書笑

余鄉有家未貧而謀售房者，親友以其締造之艱，特往阻勸。其人唯曰：洪命將別，更致意曰：房子為我覓一主，雇萬望留神勸者，晒之。

慶曆中，試題為天子之堂九尺，賦者曰：成湯當陞而立，不欠一分。孔子歷陞而升，止餘六寸。用孟子曹交言湯九尺，史記言孔子九尺六寸事。此當時中式文也。文章自古無憑據，信然信然。

書笑

李三

今交九尺四寸，以長一節，破云：身子幾乎一丈長。只會喫飯，怎麼好。
如此長大，漢怕喫飯窮了，安得不要。又昔有李子昂者，終長七寸，或笑曰：你道似何物看。來還抵不得曹交那一件也。
學徒有父名良臣者，凡遇良臣二字，皆讀為爺。

三三二

爺讀孟子曰今之所謂爺者古之所謂民賊也

凡讀爺者可無猛省

京師吉函禮止用鼓笛一人戲曰這是有出處的人問何書曰孟子云有攸不為臣東征丹之

治水也愈于禹豈非鼓笛音耶

一部鼓吹全藉這口浩然之氣

一士汶陽明學初聞良知不解卒然起問曰良

知何物黑耶白耶群弟子啞然失笑士慙而報

先生徐語曰良知非白非黑其色正赤弟子未

喻先生曰時此友之徵於色者固良知也

一學道行部諸明倫堂必講良知之學曰此

陽明先生獨見發千古未發之秘一生對曰

復旁人口吻學道知其刺已遂輟講

有幾貢生者曰一師訓徒讀孟子至人知之亦

豈字俱讀作貢或謂此字上下有四口云

何讀貢師曰任他橫身是口也只是貢

貢士一生喫着官廩而曰莫不善焉誰信又

有將貢而中風者友輩惜之或謔云雜道中

不如貢妙

孟子善養浩然之氣有泰山巖之氣象侈口

言曰以天下王猶反手也齊梁之君異其語而

心艷設九賓捧雙壁頓首請曰願先生明言秘

計孟子一曰五母雞再曰二母雞公孫衍之流

掩口笑曰腐儒也孟子之道率不行于天下

當時好言利孟子言仁義以折之言仁義未

嘗不利皆此類也何以故曰所言皆母雞母

書笑

七十

第一冊續修四庫全書第 22 版反內

疑不知百年以後生出若干小雞小猪來何以直待百年曰王道無近功耳

尤延之與楊誠齋同官甚善一日尤戲楊曰楊氏為我楊應聲曰尤物移人

有道士欲探一友先問友之識者識者詔之曰彼甚惡汝執一不可去道士曰其未嘗執一不諗何以見惡曰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

書笑

賊道執一。所執何物。曰笏也。曰今之仕紳皆執笏則云何。曰豈少賊盜在其中耶。

國朝天潢蕃衍俸米不給其為無賴事者甚多。一宗室慣用偽銀買物大至房室與馬服飾之類皆用銅與人交易有梗之者則曰汝不讀孟子耶。曰何謂。曰孟子上道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銅同。

書笑

長洲一生屢試遺擯詭謂人曰太倉徐太學元晦為予納監矣又云浙中徐進士子卿為予援例矣而實皆未也或嘲之曰子謂之姑徐云爾

胡廬生于此君曾下博浪之椎不得言同病相憐矣

試士出題今茅塞子之心矣一胥先出外人問

書笑

是何題胥曰我不省得只聽得秀才每念道是甚麼金毛獅子

有食沙魚翅而不識者或誑之曰此金毛獅子尾也如此題當用此結乃得

張鰲山提學江北以馮婦善搏虎為題徐州一士云馮婦一婦人也而能搏虎不惟搏也而又善搏焉夫搏虎者何扼其吭斬其頭剥其皮投

于五味之中而食之也豈不美哉

有作二女果文者中立柱云堯非不欲以之自奉也舜非不欲以之奉瞽瞍也如此文理真正不可思議又耿公督學南畿試崑山題是虎負嵎莫之敢撓一士破曰山君得其山勢壯士失其壯心試嘉定題是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一士破曰既討者弗殺其饒未

書笑 七十八

討者復奔其地二士相遇各誦所作嘉定士曰兄真上山擒虎易矣崑士復之曰兄豈開口告人難耶案出二士悉黜

學院按臨松江童生告考者蕪方正學求忠書院命官考校出題是人力所通鼻之於鼻也卷呈無一見取松人即以試題作跋後詩嘲之曰察院求忠書考官方孝孺不見人力所都是鼻

之於

沈存中括方就浴劉貢父造之一見遽哭曰存中可憐已矣衆愕問乃曰死矣盆成括也一學道出題是古之人古之人此二句一章兩見老儒疑之出位整容致敬而白曰宗師命題是古之人古之人却是這一章書有兩個古之人古之人前邊有一個古之人古之人後邊有

書笑 七十九

一個古之人古之人生員要做了前邊的古之人古之人只怕宗師出的古之人古之人是後邊的古之人古之人生員要做了後邊的古之人古之人只怕宗師出的古之人古之人又是前邊的古之人古之人請宗師說明了古之人古之人是前邊的古之人古之人生員好做前邊的古之人古之人省得錯做了後邊的古之

人。古之人。若是後邊的古之人。古之人。生員好
 做後邊的古之人。古之人。省得錯做了前邊的
 古之人。古之人。
 此生誠哉。古之人也。故其辭繁而不殺。如此
 某邑三廣文。一無齒。一耳聾。一染鬚。俱落。共聚
 一堂。候見直指。適令至。嘲之曰。三老三件無
 耻之齒。耻無然而無有耳。則亦無有鬚。手語
 書笑
 畢進謁。出而蘊笑始發。直指微聞。追問。令直述
 以對。直指亦大笑。
 缺唇者。作歇。後以譏聾耳者。曰。飛在天。見在
 田。確乎其不可拔。潛聾耳者。復之曰。多聞疑
 多見。殆君子于其所不知。盖又有譏落齒者。
 曰。人不可以無耻。齒無耻。齒之耻。無耻矣。落
 齒者。復之曰。賢者而後落。此齒不賢者。雖有

書笑

原缺

遣愁集

〔清〕張貴勝撰

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七年刻本影印原書版框
高一九六毫米寬二七二毫米

余顧兩先生鑒定

古吳張晉侯纂輯

遺愁集

是集名為遺愁意以消遺愁憤為主凡
事之風潮脫變怪詭所以及忠孝節
義智思巧詐靡不畢備直反問為快
破涕為笑者然悉以史鑑傳記為本
蓋推尤聞之可識與故可廣見開海
神於實學並非稗官之比識者鑒之

人瑞堂藏版

遺愁集敘



昔屈平以三閭大夫幽愁憂思而作離騷
離騷者猶離憂也以彼懷君戀國憂讒畏
譏乃紉秋蘭以為佩集芙蓉以為裳苟余
情之信芳胡歔歎而鬱邑甚哉騷之善解
愁也嗣是而梁伯鸞之五噫張平子之四
愁作焉志操孤高思立獨絕未免有情誰
能遣此然而娛憂蕩志尤昔人之所儻然
曠渺而莫之禦者也吳門張子晉侯其才
八斗其學五車鍵戶嗜古足以目空一世
而絕不欲以文章自鳴於時余自播越且
來驛跡吳門者再一日過江城垂虹亭下

訪顧子茂倫得邂逅張子與語移時知其
蘊藉深矣抑欲然有以自下者爰出所輯
遺愁集示余曰此二十年來所漁獵而登
為雜俎者也余受而讀之上自軒黃下迄
近代蒐幽錄異類輯節裁分其部署釐其
甲乙以經史為繒帛以丘索墳典為帷幙

余序

二

以稗官野乘為林藪而以機杼獨運為安
宅其指歸在激揚斯世勸誠羣迷使寐者
覺醉者醒如禪家喫一血棒立地清涼豈
直為掃愁障而云然哉然愁亦自有足遣
者閱之頤解一如湘君之捐珉兮江中遺
佩兮澧浦聊逍遙容與之可歌也玩之情

穆一如少司命之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
目成冀荷衣蕙帶之可樂也對之禘恠一
如國殤之帶長劔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
不懲惟毅魄勇武之堪尚也以是為遺愁
張子之寄託霞騫逸情雲犇良有不可一
世者矣謂離騷之後不可無是集也可余

余序

三

雖不文不禁欣然與茂倫同定之遂濡
墨而為之序

西蜀余 齋生生氏撰



序

慨夫劉伶已太齷杯非行樂之場公璣云遇度
曲豈無歡之鼻藉牙籤而送回抱犀管以終年
歲月多賜姑濕情夫任述異雄未老聊托志乎
慕撈風月增愁江外若笑吳門張子晉侯者江
東人傑京兆名家湖濱里子鳴珂晉徽未沫卯
李宗子行纒繼述猶新時甫勝衣已莖黃子卯

顧叙

籍平纒毀齒即看解乎百家禰衡鸚鵡諸篇林
漓揣就鄭谷鶴鶴諸什慷慨歌成但以八咏雖
五四愁難遣漸離擊筑誰為解媪之資子野彈
箏賦是定履之巾不矜細學而龍驤已譽滿人
脚固抱雄才東方朔未名高殿已獻賦金門而
藜亦校書芸閣以奚歸是則崔駰罕樂頗多樵
悴之書焉行豈歡不乏悽愴之歎音矣狀而通

人胸不淺人詎以能窺達士襟懷拘士店客盡
識遂使墨穿任穴濡墨皆為捐之也善書積成
倉著書即是掃愁之林豈又仲長統停琴絲水
方能弭波幽憂龍子期置酒青必始得揮真憤
懣也耶嗟乎茲二蒼鼻問索笑以何平浩二黃
輿臨埋燧之無地旁搜正廟聊寄興于殘編斷
簡之中間獵典墳仍肆志于雪案螢燈之內釐

顧叙

為一十甲卷忠貞與譏佞兼收類分五十四函
德行并詆諆並錄閑邪翼善誅焉沛在之名歲
立懦廉頑洵是振衰之良藥乎也寧年抱甕傷
潘鬢之先泐亦老投筆愧江沔之久誠不遺詩
韻繆辱月黃爰與成都余子整齊亥豕之訛商
訂魯魚之確玩康駢之新錄助我奇觀投劉峻
之成編多君博雅付之梨棗價其連城行見書

柏光同照乘用借言於末簡非有重子三都
此索王充之秘何以枕中猶如詢呂覽之書
來市且云爾

晷

康熙戊辰寒日吳江顧有孝茂倫書于雪灘之

釣艇



叙

三

凡例六則

一是集名為遺愁意以消遺愁懷為主凡事之可喜可嗤可羞
可怒或風流蘊藉穎敏詼諧廟算經天闔壽緯地以及忠孝
節義智愚巧詐癡癡變怪驚心無一不備閱之真堪反
悶為快破涕為笑者全部皆屬正事而特以解頤絕倒弁首
專合命名之旨

一是集悉以通鑑傳記為本即間及於閒編逸史亦必言有可
考事有足徵者方始錄入閱之可識典故可廣見聞不第娛
目洵有裨於實學並非稗官之比

遺愁集

凡例

編成帙其削刷也取梨極精染紙極潔鐫刻必掄高手校讐
務悉虎魚匪值借資腹笥兼堪供玩案頭識者鑒之

一是集標題五十四類先後繁簡不拘定格題各一義集各一
種分類撮要叙次點評使閱者一覽便曉

一是集皆前賢之成績古人之名論即有近代見聞或詩詞對
偶政事實語言總取其有關發達者餘悉不載

一是集不過因愁之所至輒借書以排遣之第就其耳目之所
及者乘便記集原未嘗刻意搜索也聞見不廣所遺實多勿
以管窺見笑幸甚

更齋漫識

遺愁集目錄

成都余 齋生生

鑒定

表弟本維均梅在

兄 壤脯如 拜閱

松陵顧有孝茂倫

古吳張貴勝晉侯纂輯

卷之一

一集解頤

一集絕倒

一集韻談

一集趣事

卷之二

一集經濟

一集瞻畧

一集倔強

一集放誕

卷之三

一集卓識

一集交誼

一集知恩

一集負心

遺愁集

目次

卷之四

一集忠義

一集孝友

一集節操

一集仁厚

卷之五

一集知足

一集安分

一集快心

一集懊惱

卷之六

一集高致

一集信行

一集感慨

一集賞鑒

卷之七

一集然解

一集剖雪

一集弘度

一集狠辣

卷之八

一集聰慧

一集諷詐

一集慈頑

一集懵懂

卷之九

一集破疑

一集奇異

一集滑稽

一集奢華

卷之十

一集英風

一集俠烈

一集耐貧

一集忍辱

卷十一

一集警悟

一集吐氣

一集羞澀

卷十二

一集頑鈍

一集窘急

一集情癡

一集巧遇

卷十三

一集風流

一集鬚眉婦

一集中樞雄

卷十四

一集見透

一集遇抑

一集莫須有

一集豈

偶然

遺愁集卷之一

成都余 杏生生

鑒定

松陵顧有孝茂倫

古吳張貴勝晉侯纂輯

倪 選思曼

沈永啟方思

友人 潘居貞天行

顧 樵樵水

友丹生山夫

鈕斯來素臣

范 良君生

夏 駟宛來

〇〇〇一集解頤

子路率爾夫子哂之武城絃歌夫子莞爾言者無心聽者悅

遺愁集

耳我在林檎假彼釋此集解頤

晉王戎字安豐尚晉公主主常以卿呼之一日謂曰婦卿其賢

禮為不敬今勿復爾主笑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

復卿卿

饒有韻藉想見晉人風致千載下猶覺口角含香

質簫谷多竹林文與可作亭其內東坡寄詩云料得清貧饒太

守渭川千畝在胸中是日與可正燒笋作晚饌開函失笑不覺

噴飯

鄭侍郎燕主選疑顏標為魯公之後時天下未寧志在激揚忠

烈即以為狀元謝日始知其誤時嘲之曰王司頭腦太冬烘錯

認顏標作魯公

王子猷愛竹常日人何可一日無此君曹子建與吳季重書曰

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亦且快意東坡有詩云無肉令人瘦

無竹令人俗若對此君仍大嚼世間那有揚州鶴

有客各言其志或欲多財寶或欲為廣陵刺史或欲乘鸞上昇

一人聞而笑曰我始欲兼之也惟願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昔一人應受生大言謂轉輪大王曰要我為人必依我願方

去王曰云何對曰父是尚書子狀元繞家千頃五升田魚池

花菜般般有美妾嬌妻箇箇賢文棟金珠并米穀盈箱羅綺

及銀錢身居一品王公位安享榮華壽百年王曰有此好處

遺愁集

我自去了何待於汝予曰人生在世總無實事既作妄想何

不再求跨鶴昇仙方為萬全

高駢鎮成都命酒佐薛濤改一字今日須得一字象形又須叶

韻曰日有似沒量斗濤日川有似三條椽公曰好便好如何旁

一條曲日公為西川節度尚使一沒量斗至於窮酒佐有了三

條椽內搭一條曲又何足怪公笑併善

陶穀學士買得党家故妓取雪水烹團茶共飲謂曰党太尉應

不識此妓日彼租人安得有此但能於銷金帳下淺酌低唱喫

羊羔兒酒耳

東坡在錢塘無日不遊西湖嘗携妓謁大通禪師仲殊見之有

○盤○色○乃○作○南○柯○子○詞○使○妓○歌○曰○師○曷○誰○家○曲○宗○門○是○河○誰○借○公
○檀○飯○與○鉗○椎○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鬻○女○方○偷○眼○山○僧○已○敏○看
○莫○嫌○彌○勒○下○生○遲○不○見○阿○婆○三○五○少○年○時○師○聞○之○踵○頰○和○云○舞
○解○清○平○樂○而○今○說○向○誰○紅○爐○片○雪○上○鉗○椎○打○就○金○毛○獅子○也○堪
○疑○已○信○身○如○夢○何○知○眼○其○看○蟠○桃○因○甚○結○花○遲○不○向○風○前○一○笑
○待○何○時○滄○翁○見○而○賞○之○曰○此○檀○越○并○阿○門○僧○非○取○次○者○所○為○爾
○廬○山○道○士○體○貌○魁○偉○飲○酒○啖○肉○一○日○有○鶴○憩○止○於○庭○道○士○喜○謂
○當○赴○上○天○之○命○乃○控○而○乘○之○擬○欲○飛○昇○奈○羽○儀○清○弱○不○勝○其○載
○毛○傷○骨○折○而○斃○次○日○馴○養○者○知○訴○於○官○薄○責○示○懲○處○士○陳○沆○素
○與○往○還○因○作○詩○嘲○之○曰○嚼○肉○先○生○欲○上○昇○黃○雲○踏○破○紫○雲○崩○龍

遺愁集 卷之一 解頤 三

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借○大○鵬

○有○徐○月○英○者○唐○時○江○淮○間○妓○也○風○雅○工○詩○有○送○人○云○惆○悵○人○間
○萬○事○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中○水○忍○照○鴛○鴦○相○背○飛
○又○有○詞○云○枕○邊○淚○與○階○前○雨○隔○箇○窓○兒○滴○到○明○時○金○陵○貴○公○子
○龍○一○營○妓○卒○而○焚○之○月○英○送○焉○戲○曰○想○此○娘○生○平○風○流○沒○亦○帶
○烟○闌○者○解○頤
○東○坡○飲○一○豪○士○家○侍○姬○十○餘○皆○殊○色○內○一○善○歌○者○體○幹○豐○偉○豪
○尤○鍾○愛○因○乞○詩○於○公○乃○戲○贈○云○舞○袖○踰○躡○影○搖○千○尺○龍○蛇○動○歌
○喉○宛○轉○聲○撼○半○天○風○雨○寒
○崔○涯○張○祐○齊○各○每○題○詩○姐○肆○譽○之○別○車○馬○盈○門○毀○之○則○杯○盤○失

○錯○時○以○其○語○為○輕○重○一○日○嘲○李○端○端○云○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
○煙○薰○耳○似○鑼○愛○把○葦○芽○梳○掠○鬢○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無○奈○遂
○進○見○乞○憐○請○更○之○復○贈○云○覓○得○黃○駒○被○繡○鞍○善○和○坊○在○識○端○端
○揚○州○近○日○潭○成○異○一○朶○行○雲○白○牡○丹○於○是○賓○客○競○臻○其○戶○時○人
○笑○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一○日○之○內○何○其○黑○白○不○均
○乃○爾

○侯○射○周○顛○好○儀○形○詣○王○公○所○既○坐○傲○然○笑○咏○公○笑○曰○卿○欲○希○稽
○阮○耶○答○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稽○阮

○華○昭○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復○出○作○內○史○年○始○二○十○九○別
○王○敦○敦○曰○卿○年○未○三○十○已○為○萬○石○毋○乃○太○早○昭○笑○曰○方○之○將○軍

遺愁集 卷之一 解頤 四

差○為○太○早○比○之○甘○羅○卻○已○太○老○敦○默○然○深○愧

○主○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嬾○貪○濁○絕○口○不○言○錢○字○一○日○婦○欲○試
○之○以○錢○繞○牀○令○不○得○舉○足○晨○起○見○之○呼○婢○曰○速○來○舉○卻○阿○堵○物
○却○司○空○惜○字○方○回○家○有○僮○僕○知○及○文○意○事○事○有○理○王○右○軍○向○劉
○尹○稱○之○尹○問○何○如○方○回○王○曰○此○特○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如○方
○回○尹○曰○若○不○如○方○回○固○是○常○奴○耳○王○不○覺○失○笑
○戴○逵○厲○操○東○山○日○以○琴○書○自○娛○而○兄○遂○欲○建○式○遇○之○功○謝○太○傅
○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大○殊○遂○曰○下○官○不○堪○其○愛○家○弟○不○改○其○樂
○許○椽○好○遊○山○水○而○體○便○輕○舉○時○云○許○公○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
○之○具

桓車騎冲不好着新衣一日浴罷頗故送以新衣冲怒催婢持去頗更易新衣送之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舊冲笑而穿之顧長康好寫人形欲圖殷荆州殷曰我形惡不煩爾蓋謂目眇也顧曰仲堪正為眼耳但明點瞳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可也又畫謝幼與在岩石中或問其故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正宜置之丘壑中

王珣郊起為桓溫卷頭皆有奇材珣為主簿狀矮小超為記室多髭鬚時為語曰髭髮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元微之貶江陵士曹少年氣俊過襄陽召名妓劇飲將別贈詩云花枝臨水復臨池也照清江也焙泥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

遣愁集 卷之一 解頤

曾有鳳凰樓後謝師道作襄丞聞妓與胥好適以扇乞詩謝戲仍其咏祇於末句內改二字云夜來曾有老鴉棲

盧藏用嘗退隱終南則天時徵為左拾遺一日指其山謂道士司馬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趣何必天台答曰以恩觀之乃仕宦之捷徑耳

王公與朝士共飲舉琉璃杯曰此盤腹殊空何以謂之寶蓋以議周顛之無能也周應云此物英英誠為清徹所以為寶第恐庸眼不識耳

謝安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為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亦往戲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

每言安石不出如蒼生何今齊蒼生將如公何公不能答支道林欲作高尚乃向深公買印山以居公笑曰曾未聞巢父買山而隱

桓溫既立簡文侍中謝安見之遙拜溫驚曰卿何是乃爾答曰未聞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溫愕然

顧長康嘗食甘蔗先啖其尾人問其故答云從此漸入佳境謝安石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翁然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曰大丈夫不當如是耶安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桓南郡與殷荆州語次因其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

遺愁集 卷之一 解頤

燦桓曰白布纏棺豎旛旆殷曰魚投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漸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懸轆

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座戲續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笑曰何太叫喚逼人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謂樂毅耶庾曰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也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款劉夫人從後聽之具問其語明日謝還內問昨客如何曰公兄門恐未有如此賓客

符堅子宏叛來歸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高才多好上人坐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因使其語王絕不與接直熟視良久語

太傅曰亦復竟不異人宏大慚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同此玄味王孝伯見之曰才士不遜亾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諸王若何答曰如見一羣白頸鳥但聞其喚啞啞聲

蔡司徒渡江見彭蠡大喜曰鰲有八足加以二螯今烹食之嘔吐委頓方知非鰲後向謝仁祖述之笑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

魏武下鄴文帝先入袁府見一嬾被髮流淚伏紹妻劉夫人膝上問知甄氏乃為挽髮以袖拭其面見姿容甚美遂納之武帝

遺愁集

卷之一 解題

七

亦知甄氏慧而有色疾令召見左右曰五官中郎已將去帝曰今年殺賊正為奴孔融聞之上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以融博學真以為史傳所載後見而問之融笑曰以今度古想當然爾操甚愧之

宋梁灝八十二始中狀元謝表有云皓首窮經尚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已多太公之二年又謝恩詩云天福三年來應舉

後晉高祖年號雍熙二載始成名宋太祖僖他自髮中滿且喜青雲足下生觀榜更無朋輩在到家惟有子孫迎也知年少登科好怎奈龍頭屬老成一時傳誦子因少孤及長奉父制誥片自為文以獻與宗嘆曰梁灝可謂有子矣

昔人屢試不第嘆曰愈讀愈不中我其如命何愈不中愈讀命其如我何後竟獲售可見天本不負人人自負天耳觀此正堪為老於場屋者吐氣

齊人家貧常食不過蔬茹一日有友餽以羊肉淡之腹中作響夜夢五臟神謂曰今日被羊踏破菜園矣

明景泰中有一蔭生作蘇州監郡不甚曉文義一日呼翁仲為仲翁或作倒字詩諳之曰翁仲將來作仲翁也緣書讀少夫工馬金堂玉如何入只好州蘇作判通

宋景文修唐史好以艱深文淺易之語歐陽公同在館思有以訓之一日大書壁云宵寐匪禎札闕洪休宋見之笑曰非夜夢

遺愁集

卷之一 解題

八

不祥題門大吉耶何必求異如此公笑曰李靖傳云雷霆不暇掩聽亦是類也景文大慙胡旦作長鯨吞舟賦云魚不知舟在腹中其樂也融融人不知舟在魚腹其樂也洩洩又云雙鬚竿直兩目星懸楊夜見而笑曰許大一箇魚卻眼孔甚小

明時一友才甚高或戲云君能作四五字破否乃以君命召二句為題應曰王請度之一座稱妙或又云能復作一字破乎其人請題適見一鬚翁過即指示之友應聲曰都眾不解爭究其說曰髭皮去毛者也

歐陽公在翰林時適與同院出遊偶見奔馬踏死一犬公曰試

書其事一日有犬隊於通衢逸馬蹄而殺之一日有馬馳於街市臥犬遭之而斃公曰使子修史連牀異架不能盡也曰然則內翰云何修曰逸馬殺犬於道

宋嘉祐治平間有中官杜漸好學文談不悉是非居揚州凡答書用此事甚大必曰茲務孔洪諸如此類子瞻過維揚子容為守杜亦在座子容少怠杜遽曰相公何故濫然後子瞻與同會問典客為誰曰杜供奉東坡笑曰今日卻不敢睡直是怕那濫然

宋鄭恕先放達不羈太宗召赴闕館於內侍寶神與舍恕先長新而美一日忽盡去神與驚問其故答曰聊以效顰

遺愁集 卷之一 解頤 九

阮簡字茂弘為開封令性疏放有劫賊至城吏曰日甚急簡方與客圍棋長嘯了如不聞吏頻日劫急簡慢曰其如局上劫更急

金陵吳擴有詩名曾有元日懷嚴分宜相國詩一友戲曰開歲第一日懷朝中第一人如此看來使直到臘月晦亦未必思及吾輩也

馮希樂善伎諷長林縣令贊云仁風所感猛獸出境昨入縣界見群虎相尾西去令方鄙之少頃村老來報昨夜大蟲連食三人乞希勅捕令詰之曰何與公言之相左也馮強笑曰是必便道掠食

賀美之與伊載德飲一富翁家以載德貴人也謂奉之而不識伊字屢呼曰尹大人酌酢重疊畧不顧賀賀滿酌一大觥謂之日休且與我飲一杯不要倘若無人

有吳生者老而勢利偶赴廣席見一布衣後至畧酌其揖意色殊傲已而見主人甚恭私詢來者何人乃張伯起也大罵促更欲慙慙致禮伯起笑曰適已領過半揖但乞補還勿復為勞舉座大笑

二段寫盡趨炎俗子曲肖已極應直揭姓名以為勢利之戒姑隱之存厚道也

莊子與惠子遊濠梁水上莊子曰魚遊從容鼓翹揚鬣其魚之遺愁集 卷之一 解頤 十

樂乎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又安知我之不知魚因相顧微笑

有一術士謂王元美座客爭叩吉凶元美曰吾自曉大八字不用若推算士問何為大八字元美曰我知人人都是要死的

丁謂參知政事真宗嘗問唐時酒價幾何曰每升三十文上日何以知之謂引杜詩云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上

喜其對後或詰謂李白有詩金樽美酒斗十千杜李杜同時何言貴賤迥別謂笑曰恐青蓮量高所飲係美醞杜老不為飲未必擇酒必是村店壓茅柴耳

術展在江州有知舊按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留行一斤名此

人晤卽命駕甥李弘範開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遣草木

呂蒙正薄遊一邑胡且隨父寧省客有舉呂詩云挑盡寒燈夢

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耳明年呂中甲科寄聲曰渴睡漢

狀元及第矣胡曰待我明年第二及第輸君一籌來春果中首

選

歐陽修與王拱辰同為薛簡肅公婿歐娶長王娶次後修斷絃

再娶其妹或作詩戲云舊女婿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

唐令狐綯為相以氏族孤少人有投者不吝聯合由是遠近爭

赴至有姓胡者亦冒認同宗溫廷筠戲為詩云自從元老登庸

後天下諸胡悉帶令一時傳笑

遺愁集

卷之一 解頤

十一

近世有素不相識者一旦聲勢可倚卽以宗人自託執分誼

唯謹豈亦帶令諸胡耶

昔人有過嗜蟹者以寒致疾其友戒之遂發願云我有大願願

我來世蟹亦不生我亦不食

明神宗乙巳考察京官給事錢夢臯當外補因出入閣臣沈一

貫門下特旨留用時論籍籍一日吳中有布衣在一貫坐夢臯

戲曰昔之山人為山中間人今之山人為山外游人布衣答云

昔之給事乃給黃門事今之給事乃給相門事一坐哈然

宣德時吳中以國子生積官至尚書性極貪鄙妻最嚴正一日

迎詔呼子宣之間曰此詞是王上自製耶詞臣代草耶曰詞臣

代耳嘆曰翰林先生才名不虛一篇誥文止說得他平昔為人

何嘗有清廉二字

馬融女倫為袁隗妻有才辨家世豐豪資粧甚盛初成禮隗欲

相難戲問曰婦奉箕箒而已何過於珍麗乎答曰慈親垂愛不

敢違命君若能慕鮑宣梁鴻之高誼妾敢不從少君德曜之故

事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為笑尊姊未適而姊先行可乎答曰

妾姊高行殊色未遭良配用是遲遲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

曰南郡君學窮道奧文擅詞宗而所在動以賄聞何也答曰孔

子大聖蒙毀武叔子路大賢見愬伯寮家君獲謗固其宜耳隗

然終不能屈

遺愁集

卷之一 解頤

十三

弘光五月時淮揚信絕左良玉兵停留不下馬士英阮大鍼等

乃日報捷音百官進賀以愚都人耳目夜半有書聯於長安門

柱云福人沉醉未醒全憑馬上胡謠幕府亂歌已休猶聽阮中

曲變

遺愁集卷之一

○一集絕倒

笑之不已必將捧腹笑之至極不覺噴飯聆之擊節思之驚嘆恁爾愁思一笑可散集絕倒

晉元帝得太子賜羣臣湯餅宴殷羨字世進曰慶陛下嗣統之得人愧臣輩無功而受賜帝笑曰是何言此事豈可使卿等有功耶

絕頂妙語令人越想越好笑真堪倒絕一世間之何愁不解

王珪為相一無建明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詔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時稱為三旨宰相三旨宰相可與作食齊名

遺愁集

卷之一 絕倒

弘光元年三月設壇太平門外百官素服遙祭先帝獨阮大鍼

後至號哭先帝而來日致先帝殉社稷者東林諸臣也不盡殺

東林不足以謝先帝今陳名夏徐汧等俱北走矣馬士英急掩

其口止之日勿漫言徐九一現在蘇州聞者大唾

成化辛卯十一月彗星見廷臣皆謂上下懸隔情意不通所致

彭時等請召面議於是內臣乃約許各對復戒不宜多言既見

但言天變可畏上曰朕已知矣萬安與彭時商略遂連連叩頭

同聲呼萬歲命賜酒飯而退諸太監謂人曰嘗言不言見及見

無一忠言奇謀止呼萬歲四方因傳為萬歲開老

李義山纂殺風景事云清泉濯足花上曬靴背山起樓燒琴煮

鶴對花點茶松下喝道予為續云聆歌狂笑對月酣眠詩詞美人酷責俊婢

明成化時大臣俱無作為民謠云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京師傳誦

孫山老年以末名得解有同試者托山探得失因寄語云解名盡處是孫山吾兄更在孫山外後恩榜成名有詩云盤古榜中同進士仗教手裏拈花郎又云幸賴聖明收拾了這回含笑入黃泉

柳冕應舉多忌諱每謂安樂為安康樂與落同音忌落籍之意榜出令僕探姓名不得中還報云秀才康了

遺愁集

卷之一 絕倒

苗振及第召試館職安相曰宜稍溫習振曰豈有三十年老嫗而倒纏孫兒者乎既試果不入格相笑云苗公竟倒纏孫兒矣

漢靈帝開鴻都門賣官爵公卿州郡至黃綬各有差崔烈入錢

五萬為司徒問其子鈞曰吾為三公外議如何日論者但嫌其

銅臭耳

晉時七月七日例晒衣服諸阮殷富庭中鋪陳錦繡阮咸時尚

總角乃學長竿標大布犢鼻褌於庭或問之答曰未能免俗聊

復爾爾

韓浦與弟洎皆有文辭洎語人云予兄為文譬如繩樞草舍聊

避風雨予是造五鳳樓手浦聞因人以蜀嚴寄弟題詩云十樣

鸞箋山益州新來寄字浣溪頭老兒得此全無用助汝添修五鳳樓

盧家子年暮而為校書郎妻崔氏有詞翰名結繭之後微有嫌色因誦作詩以述懷為戲女立成一絕云不怨燈郎年紀老不怨燈郎官職卑只恨燈郎生較晚不及燈郎年少時

東坡在豐城有老人生子為其名之并求為詩公問翁年幾何曰七十問娘年幾何曰三十乃即席賦云聖善方當而立歲賢尊已達古稀年莫怨生來相較遠弄璋遲蚤御由天

淮南處士陳既有詩名為人最厲五十方娶自喜得偶謂人曰僕少處山谷莫預世務不知衣裾之下卻有此珍美物事未幾遣愁集 卷之一 絕句 三

被徵或問赴召將行細君置之何所曰暫寄師叔寺中或曰少年美媚可不防開答曰鎖閉之矣又問其如水火何曰匙鑰已付之矣

李戴仁性迂緩非禮勿動娶閻氏少而美與之異室私約日有與則赴忽一夕聞叩戶聲小奚報曰縣君欲見太監李急取百忘曆日看之大驚曰今夜河魁在房不知行中傳語縣君請到

了收印奉命何如閻氏漸怒而去河南觀察使李廣有女奴名御要巧辯才提善承顏色李四子皆年小風流成欲私之遇清明夜織月娟娟庭花影轉大郎相值於櫻桃樹下持之求御御要取茵褥授之給云可於懸之東

南隅少待候堂前眼熟當如約大郎信之次又逢二郎三郎四郎悉皆調之亦如語大郎意訂其各於一隅靜候三子如其言屏息以俟御要乃燃高燭向廳遍照朗叫曰何物阿堵兒爭向這裡窺窺處四人大驚各掩而急走自此不敢再犯

扈戴慎內特甚未仕時出必面假細君細君滴水於地日不乾須歸若遠去則燃香指印為限一日與席酒三行戴色欲逃諸友默解譯曰扈君思砌水香痕過界耳吾儕各撰新句一聯勸酒二杯眾咸稱善乃俱起捧醴一人云解京香三合能遵水五

申逼飲二爵又云細彈防事水短蕪成時香又曰戰兢思水約匍匐赴香期又云出佩香三尺歸防水九章又云命繫逡巡水

遣愁集 卷之一 絕句 四 時牽決定香戴連沃數巨觥嘔吐淋漓上馬群大問曰若夫人怪遲但道水香勸盞留住

北都有妓女色美而舉止生硬人謂之生張八因公府會宴命為酒佐寇忠愍令乞詩於處士魏野贈云卿為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樽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木相煎

會稽有馬庄者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有姬美麗善歌時出佐客客有梁縣丞者竊款之馬生祖梁計得焉他日亦以賜客陳無損在座舉杯屬云昔屈賦輪之家為覆其馬今人豈亦之室無進我梁坐客大笑

衛弁姿容甚美從豫章至都下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珎先

有羸疾體不堪勞遂病發而卒時以為看殺奪珍
王仲宣粲生好驟鳴死將葬文帝臨其柩顧同遊曰仲宣往愛
驟鳴今應投其所好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作驟聲聞者
絕倒

袁彥道有二妹長曰女皇適殷深源次曰女正適謝仁祖一日
語桓宣武曰恨不得更有一人卿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
見牽馬來想是馬曹又問管馬幾何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
又問馬比死多少王大笑曰未知生焉知死桓不覺大笑

謝安高志東山後巖命屢臻勢不獲已出為桓公司馬時有餽
道愁集 卷之一 絕倒 五

溫藥者中有遠志桓問曰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有二稱安未
及對時郝隆在座應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安
大慚

郝隆為桓溫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宴桓令即席賦詩不捷者
罰酒三升隆初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蝦蟆躍清池桓問
蝦蟆何物答曰蠻人名魚桓曰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
僅做得一個蠻府參軍那得不為蠻語舉座大笑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妻弟王濟求之與不過數十日因其
入直王奉少年能食者持斧請園共飽啖畢盡伐其樹復送一
車枝與和曰此何如若家李和得之惟笑而已

典其葉伐其木復送以殘幹敗葉處儉者人第一妙看獨恨
王安豐善於鑽核彼時何無人以法處之

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公雅相推重然性鄙吝庾頗薄
之及食產因留白陶問何為云故可種陶認為其曩曰此人非
惟風流兼有治理

王藍田性最急嘗食鷄子以牙筋挾之不得大怒舉以擲地子
卻於地圓轉不止益怒仍下地以履齒碾之又不得頓愈甚乃
取納口中齧碎即吐之王右軍聞而笑曰使安期是父有此性
猶無一毫可取况藍田耶

王敦尚舞陽公主武帝如廁見漆箱盛乾糞本用以塞鼻王謂
遺愁集 卷之一 絕倒 六

廁上亦有下菓食遂至盡既還婢擊金澡盤盛水瑠璃盤盛澡
手荳粉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群婢無不掩口而笑
虞曠父為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
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進奉對曰天時尚煥魚蝦蟻未可
致尋當有所上貢帝大笑

王文穆妻甚悍始嘗作三畏堂於後圃楊文公見而戲曰請收
作四畏堂乃是王不悟問云何楊笑曰兼畏夫人

東坡謫居黃州嘗與陳季常遊季常自謂飽茶禪學其妻柳氏
最悍客至每聞詬訾聲東坡作詩戲之曰誰似龍丘居士賢
別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柳氏獅子吼杜牧落手心茫然

唐裴炎常言人妻有三可畏少年花容美麗視之如生菩薩安有人不畏生菩薩耶及兒女滿前視之如九子母安有人不畏九子母耶至五六十時薄施粧粉或青或黑視之如鳩盤茶安有人不畏鳩盤茶耶

顏氏家訓江南有讀誤本蜀都賦者註解鴛鴦為羊竟不知其羊字之說也一日人餽以羊肉答書云蒙惠鴛鴦識者大笑

明莫廷韓過袁太冲家見桌上有禮帖上寫琵琶一盒相與大天適屠赤水至問知其故亦大笑曰枇杷不是此琵琶袁曰只當年識字差莫日若使琵琶能結業定教管盡開花屠大

唐李林甫為相不識杖字謂韋陟曰詩云有杖之杜何說也陟既鄙其誤又畏其威不敢答但俛首微笑而已

唐韓退之子昶性剛劣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昶認為誤改根為銀愈見之大怒痛責之

唐姜度生子李林甫手書賀之乃誤璋為摩日聞公有弄摩之喜坐客見之皆笑後東坡詩云甚欲去為湯餅客卻愁錯寫弄摩書

昔一人善寫別字一日有茶食舖戶頗寫一招牌乃中秋月餅月字竟誤寫日字店王曰日字是自字了其人曰何說白字還有一撇亦雅馴堪啞附錄以佐一笑

安祿山叛後每好作詩以櫻桃寄子慶緒作詩云櫻桃一籃子半紅復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荆賁群臣曰聖作誠妙但以末句與三句倒轉於韻更為穩叶祿山怒曰我兒豈可使君周贊之下乎

一士作能近取譬題文極其得意贊之於唐六如唐故贊之不巳士認為真再三求正伯虎曰文固絕佳但細玩能近取三字全不曾做譬覺偏枯些士始悟大慙

宋慶曆中河北大水仁宗髮形於色有走馬承受使臣到殿上問水勢如何曰懷山襄陵又問百姓如何曰如被劫如上覺可笑乃詔開門今後武臣上殿並須直說不得文飾

張伯喈與弟仲喈係雙生貌絕相類難於識辨仲喈妻妝竟忽遇伯喈戲曰今日新粧好否答曰我伯喈也頗慚急避須臾又見伯喈復誤認告曰向大錯誤伯喈笑曰我故伯喈頗不覺失笑

會稽一府吏以能幹自任郡守初至吏曰諸事畢備請過問之引入酒室見懸一像問之曰杜康又入茶室亦有一像曰陸鴻漸公以為解人大喜復至一室菜蔬具悉亦掛一像詢之曰蔡伯喈守大笑曰此似不必

唐穆寧為刺史其子已為尚書給事皆分直供饌少不如意必加笞撻一日給事當值特出新意以熊掌鹿脯合而滋之其美

異常寧食之致飽意為行有重賞及呼畢之日有此佳味何進之晚

今人奉父有得與便好尚敢求全責備穆公此舉洵足風世五代馮道歷相五朝偶令門客講道德首章有可道非常道客以道字是馮名恐犯之乃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道方食不覺噴飯

唐龐嚴及第登科錄訛本刻刻為嚴龐有江淮舉子嚴姓者冒認為從姪往京謁龐延納極喜及問族人都非龐氏乃訝之因詢君何姓其人怪曰叔父姓嚴姪自嚴姓何更相詰龐大笑曰予乃姓龐君今謬矣嚴為余名何事相攀為族舉子大慙狼狽

道愁集

卷之一 絕倒

九

而去

觀此足為攀宗聯譜者發一大噱有一笑話李與季姓通譜或曰貌雖相像只是多了一撇答曰吾正愛其一撇也亦妙絕

陳嗣初太史家居有求見者稱林逋十世孫坐少頃陳乃取林傳俾讀之至和靖終身不娶無子客嘿然有慚色因贈云和靖當年不娶妻如何後代有孫兒想君自係開花不是孤山梅樹枯

車武子亂嬖婦武子偶偕婦見夜歸留宿外館與之同寢適有一絳紗裙掛屏上婦疑有私竊出窺之大怒忿拔刀竟上牀發

被武子笑曰是何兒也何為如此頗慚而退

張一山係少宗伯午峰公之兄懼內特甚一日其姪以鐵索繫之柱宗伯見曰弟當見嫂請釋兄急搖手低聲曰且慢待其性過自放勿更觸之以益其怒後被責不過潛逃鄰寺暫避婦竟追至寺中適一僧晝寢方酣頗不服詳視遽以大杖擊其首僧驚醒張曰小僧無罪婦愧甚踉蹌而歸

吳中有蔣思賢者父子俱業傳神一日父子交寫皆不像或朝之曰父寫子真真未像子傳父像像非真自家骨肉尚如此何況區區陌路人

宋乾道間林謙之為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天竺小飲論詩談

道愁集

卷之一 絕倒

到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呼曰杜少陵可殺有俗人在鄰壁聽之通告人曰有一怪事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所謀為誰曰杜少陵也不知何處人間者絕倒

主新山文恪公鑿之裔孫偶於舟中會飲時方九日忽一女郎掉文曰何故此時雀入大水則化為蛤座中默然未及應新山信口答曰我亦不解汝何以能入大蛤皆化為水也滿舟喧然至有翻酒潑首者

唐左司郎中封道弘警最犬一日入朝李勣從後曳之日有一言語公道弘認為正事急轉身斂容曰敬開教勣曰吾想尊尊爵掛的坐得便休何須許大乃爾

黃紫芝閒遊僧寺見一僧露頂莊嚴誦心經適至無服耳鼻舌
身意乃曰僧禿其頭而無服耳鼻舌更或何物僧不覺失笑
漢先王時天方旱因祈禱禁私釀吏於人家索得釀具即論罰
適簡雍與先王遊見男女並行於道謂曰彼欲行淫吏何以不
縛上問何以知之對曰彼亦有其具先王悟大笑而止
先達某公以所作詩文示沈留後沈盛稱其政事某公訝曰
某以詩文就正而君稱某居官何也沈曰知公勤於政事那有
關心檢點及此某公甚銜之

李賊自成既陷京遂登御座受朝賀一時目眩頭暈見一白衣
人長數丈者前立自此永不復登座命鑄永昌錢竟不成字又

遺愁集 卷之一 魏 卅

鑄九聖亦不成文復命改內閣為天祿改六部為政府一切制
度任意紛更不匝月而遂敗走

已東京口被海氛之禍袁荆州豫卷時在武林其家室寓江寧
聞亂遣歸省親道經吳江沈長康其老友也因過訪謂長康曰
我二人齒暮矣相失道遙恐無再見之期矣沈為之黯然適座
客有述漸紳與承天寺僧通語沾潤頗豐紳與僧實非同姓也
袁曰此本魯智深事而為之者沈訊故袁曰伍子胥為相國縣
諸者紛然魯智深從桃花山來持其所獲進謁刺書宗姪魯智
深問人曰君誤矣君姓魯家相國姓伍矣宗也魯曰我實相國
一支也汝獨不聞世皆稱我為五十花鬚持子言單印行座客

咸為絕倒長康名自著一字伯明詞隱先生小阮也工詞曲琴
昇山望湖亭者英會皆其所授
有貴人遇休沐携歌舞憇僧舍酒酣偶咏因過竹院逸僧話又
得浮生半日閒句僧聞而笑曰尊官得半日閒小僧却要忙三
日

遺愁集卷之一

○一集韻談

○慈心如織巧言如簧錦爲之口繡爲之腸進生舌上不用思
量偶爾置喙妙不可當集韻談

宋東坡夜宿曹溪洞借傳燈錄讀之忽燈花偶落燒去一僧字

乃題云曹溪夜岑寂燈下讀傳燈不覺燈花落茶毗一箇僧

唐韓退之修木居士廟成題云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

福人

梁陶弘景隱入茅山自號華陽隱君人問以山中所有答詩云

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持持贈君

遺愁集

卷之一 韻談

或問妙覺禪師云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留跡之意水無留

影之心還端的也無日蘆花兩岸雪江水一天秋問如何是一

印印空玉泉達禪師曰萬象皆歸古鏡中如何是一印印水日

秋蟾影落千江裡如何是一印印泥日細觀文彩未生時又問

廣禪師云如何是和尙家風日翠竹叢中歌飲乃碧岩深處臥

煙蘿問客來將何祇待口沒底盤兒盛皓月無心鑑子野清風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日家庭已無回信日路途空有望鄉碑

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日滄海儘教枯到放青山直得礙爲塵

問如何是人境兩奪日大地尙空泰日山河不見漢君臣問

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日鷲轉千林花滿地客遊三月草侵天

裴晉公貌極矮陋心甚慈善令畫師圖一小像成乃自作贊云

爾形不長爾貌不揚何爲乎將何爲乎相靈臺一點丹青莫狀

隋宮人吳絳仙丰韻絕倫場帝視之顧謂侍臣曰昔人云秀色

若可殫如絳仙者真可療饑矣

沈承字君烈嘗題魁星像贊云吾怪爾形爾何類乎山精吾飲

爾各爾何至乎文明豈從來才士之肺腑皆爾之所脫化抑當

今科第之面孔實爾之所釀成但又何以右手持筆而左手持

金得毋謂讀書非此不行意然則我將不得慰汝之靈乎日尚

有賴乎管城

韓琦知中山李清臣請之其任報日大叔方睡清臣因題壁云

遺愁集

卷之一 韻談

公子乘閒臥碧榻白衣老吏惕寒儒不知夢見卿公否曾認當

年吐哺無魏公見之云吾知此人久矣乃延人爲備東林之選

魯哀公宴於五楹郭重爲御孟武伯爲祝心惡之曰何肥也季

康子曰請飲景也何謂重也肥公日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武

伯各肥康子各
故以此相戲

梁徐勉爲吏部執法不撓與虞英友善偶夜飲雲乘間請求爲

詹事勉正色日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雲爲之氣阻

唐元結自釋日結從家濱浪自稱浪士及爲官人以爲浪者亦

漫爲官乎因呼爲漫郎及客樊上漁者更相戲名曰擘史酒徒

又日公文浪漫於人間得非聲浪乎

隋李諤以文體華靡致書選司曰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
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

唐王維工于詩又精于畫蘓東坡嘗稱之曰味摩詰之詩則詩
中有畫玩摩詰之畫則又畫中有詩

周弘讓答王褒書蒼雁頰鱗時留尺素清風明月俱寄想思

昔一士家貧欲與其友上壽無從得酒乃持水一瓶稱觴進祝
曰君子之交澹如友應聲謝曰醉翁之意不在

周文襄公撫蕪時有報男子生兒者公並不答但目諸門子云
汝輩慎之聞者無不失笑

王荆公春日出遊口占云卻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綠衣郎

遺愁集 卷之一 韻類

歐陽永叔曰謹厚者亦復為此語耶

唐崔羣知貢舉妻勸令置田產羣曰予有美庄三十所矣妻曰
君非陸贄門人乎君主支柄而欲避嫌乃約其子不令就試贄

若以君為良田則陸氏一庄荒矣羣甚慚

宋時九月九日大雨康伯可在翰林奉勅撰詞口占一闕云重
陽日風雨苦淒淒戲馬臺前泥拍肚龍山會上手平騎直凌到

東籬茱萸潤黃菊濕滋滋落帽孟嘉時簪笠休官陶令覓蓑衣
雨倒一身泥

何敬容在選日有姓吉者詰之何戲謂曰君與丙吉遠近客笑
答曰一如明公之與蕭何

宋郊居政府上元夜閉門讀周易第學士那乃張華燈雜歌
歡飲達旦明日郊令人語之云寄語學士聞昨夕燒燈設宴窮
極奢靡不知還記得那晚上元夜同在州學中吃齋飯否那

答云寄語相公不知那年在州學裏吃齋煮飯卻是為着甚的
進士李居仁老而多妾鬚漸白令妻妾共鑷之妾欲其少乃去

其白者妻忌之反去其黑者未幾願頰遂禿適一友過晤大驚
笑曰昔則鬚然一公今則公然一婆

明高季迪賀白鬚詩有云雖失房中嬌婢喜還增座上老朋
飲觀此亦可為白鬚老翁作一轉語雖然畢竟是無可奈何
之詞

遺愁集 卷之一 韻類

明啓亦水有文名善恢諧有青衣漸長一友顧之曰鬚出矣赤
水笑曰鬚出陽關無故人友方飲茶不覺大噴

唐伯虎寅字子畏別號六如居士嘗作達摩祖師贊云這箇和
尚叫做達摩摘蘆可渡江分形示千古一語不投機九年面壁

坐人道是觀世音化身我道是無事討事做

漢武帝幸緱氏禮祭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有若呼萬歲者
三乃禱泰山白雲出封中羣臣皆上壽頌功德又欲自浮海至

蓬萊山求神仙不死藥東方朔曰陛下第還宮靜以須之仙人
將自至上悟乃止

詔以譙王承為湘州刺史行至武昌王敦置酒與之宴謂曰大

王雅素佳士第恐非將帥才也答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無一割之用耶及至任躬自儉約傾心撫綏大有能名

宋程顥被旨赴中臺議事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之私議願相公平氣以聽之荆公不覺屈服

方正之言卻說得如許和婉便覺其韻

青州推官劉郭好諧謔喜歌妓嘗云座中若有一點紅斗符之量飲千鍾座間若無油木梳炮鳳烹龍都是虛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視元哀之敗而不救和曰元哀如北夏門拉羅欲自壞非一木所能支

杜荀鶴題兜率寺閣上人詩有云百歲有酒頭上雪萬般無染

遣愁集 卷之一 韻談 耳邊風故令人謂言如不聽聽而不行為耳邊風

唐子畏咏秋海棠詞云昨夜海棠初着雨教柔輕盈嬌欲語佳人曉起出蘭房折來對鏡比紅粧問郎花好奴顏好郎道不如花窈窕佳人見語發嬌嗔不道死花勝活人花枯花落自如前請即今夜伴花眠

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善丹青圖畫尤妙極每為人寫真或數年不點睛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媸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全在阿堵中

晉顧虎頭善畫嘗云畫之一道手擬五絃易目送歸鴻難可為知者道難與俗人言

晉劉伶與俗子相忤攘臂欲擊伶徐語曰雞肋恐不足以安尊拳其人氣平笑而解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康曰鼻乃面之山目乃面之淵淵不深則不清山不高則不靈王大歎賞

孫子荆年少時喜談高隱語王武子嘗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王笑曰流可枕石可漱乎答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王甚嘆服

漢鄭玄字康成其家奴婢皆讀書通文嘗使一婢不稱旨玄怒使人曳跪汗泥中須臾一婢見之戲問曰何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遣愁集 卷之一 韻談

簡文作撫軍時與桓宣武同入朝更相讓在前桓不得已而先之曰伯也執爨為王前驅簡文答曰無小無大從公於邁

晉成帝時溫嶠與陶侃更亮攻殺蘇峻羣臣見帝請罪司徒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諒不如是導有慚色

阮宣子修有令聞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有異同乎曰將無同王善其言辟為椽世名三語掾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衍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又何假于一耶

唐許敬宗性輕率見人輒忘或議其不聰答曰如彼固難記憶若遇曹劉沈謝輩即暗中摸索亦自可識

色帝笑之奮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

晉謝安問諸姪云子弟亦何與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對
玄曰譬如芝蘭玉樹欲其繁茂于階前耳安為之首肯

鄧遐免官後赴山陵見桓司馬桓問曰卿比時何以更瘦遐曰
既有愧于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

晉陸展年老置妾恨鬚鬢之白嘗以烏藥涅之而根蒂宛然如
舊謝靈運作詩以戲之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
久星星行復出

晉謝太傅安妻頗妬欲置姬妾而不敢兄子輩微達其意因方
便稱關雎姤斯有不息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顧問云此詩是

遺愁集 卷之一 頌笑

誰所撰答云周公夫人笑曰周公是男子想為之耳若使周姥
撰詩當無此言

庾亮權傾中外在石頭王導在冶城間坐忽西北風大起揚塵
蔽天因以扇拂之曰元規塵汚人

徐邈私飲沉醉趙達問以曹事答曰中聖人遠白魏太祖太祖
怒鮮于輔曰醉客謂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醉言耳得免

罪後上問邈復中聖人否對曰臣不能自持時復一中之帝大
笑

晉王武子濟與孫子荆楚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
而平其水洿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崔嵬以嵯峨其水滌

狎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晉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在遠翳然林木便自
有深澗間想也覺得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桓溫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
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言直可到臍平原有鬲縣言在鬲上便

住
王光祿蘊性嗜酒每飲輒酣嘗謂人曰酒正使人人自遠

嵇阮山劉正在竹林酣飲浩歌王戎後至步兵曰俗物亦復來
敗人意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耶

黃貞父汝亨作醉翁圖贊曰酒酒酒誠好友閉而眼捫而口潦
道愁集 卷之一 頌笑

倒衣冠模糊好醜多不辭一石少不拒五斗提携域外乾坤斷
送人間卯酉破除萬事想皆非沉冥一念夫何有蓋東坡名之
為無漏之仙而我呼之為獨醒之友

唐杜審言疾宋之問等往省候笑語曰甚為造化小兒所苦然
吾在猶歷公等今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有替人云爾

桐鄉錢侍御夢得按廣西一年家過訪云廣西有天然盆景此
回當載入名園矣錢訪之乃山中石也每具可丈許有峰巒亭

榭橋梁人物種種形象微加推鑿儼然酷肖蓋深山浚澗搏激
而成實一作玩錢因笑曰若此物可移西粵當無地也矣

梁蕭琛預御筵醉而俯伏武帝戲以棗投之琛驚起乃取栗還

擲上頓首謝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槩

唐張祐客淮南幕中赴宴在牧之為慶支使南座有屬意處索

骰子賭酒杜微吟曰骰子逡巡畏手拈無由得見玉纖纖祐應

聲曰但應報道金釵墜恍惚還應露指尖

蕪子瞻通判杭州新太守將至一營妓投牒乞脫籍判云五日

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任便又有周媚者色藝超絕領

袖一郡聞判亦來援例子瞻惜其去不之許乃判云蔡周南之

化此意誠可嘉空冀北之羣所請宜不允

玄武湖是金陵勝處一日諸閣下待漏朝房語及林泉樂事馮

謚曰唐玄宗賜賀監鏡湖信為勝事余非所望但得賜后湖亦

足暢平生也徐鉉曰王上尊賢待士常若不足豈惜一湖所乏

者知章耳衆咸失笑馮有慚色

東坡初謫黃州獨王定國以大臣之子不能謹交遊遷置嶺南

後數年召還京師是時坡掌翰苑一日定國置酒與坡會飲出

寵人點酥娘侑尊點酥素善談笑捷應對坡曰嶺南風物可無

不佳點酥應曰此身安處是家鄉坡深歎其語為賦定風波一

闕贈之曰堪羨人間珠玉郎故教天賦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

齒風送雪飛炎海起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笑中猶帶玉梅香

試問嶺南應不好却道此身安處是家鄉點酥因此詞一時名

諒京都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帆顧苦求之乃得

發及至破冢忽遭大風舟幾覆壞因作戲寄殷云地名破冢真

乃破冢而出猶幸行人安穩布帆無恙

陳省公云古人以蘭為香祖余欲結弟四面襟時蘭蕙匾曰香

祖庵有柱聯云異人常在漁樵裏老鶴多眠蘭蕙中

繼起禪師入虎丘禪院送者雲集斐東王煙客敏偶言利器之

可以攻堅者為某某座客張靜涵有王雙白吳幼洪復舉

所未備沈雷侯南靜聽良久徐曰諸公言固然然未若持之絕

倫也世人面皮孔厚彈章至比之千重鐵甲持能奮迅而出世

之利器孰可及髻子煙客諸公咸為發粲

湯臨川若士才名藉甚所撰四夢膾炙人口先達某公謂湯曰

以君之才何不留心講學乃沉溺于碧簫紅牙隊間豈不可惜

湯答曰某講之有素矣中庸不曰其次製曲乎

崑山歸熙甫有為吳興令每治事升廳胥吏環擠案旁幾不容

坐公怒以殊筆蘸飽捉向諸人曰爾輩若不速退我便灑將來

也 熬中見韻固是盛世人物

眉公有詞云青山臨水門在松陰裏茅屋數間而已土泥牆窻

糊紙曲床木几四面攤書史若問主人誰姓誰園者陳仲子

不衫不履短髮垂雙耳携得釣竿篋篋九寸鱸一尺鯉菱香美

酒醉倒芙蓉底旁有兒童大笑喚先生看月起又有山居四八
位置屋無宏樹無行大石無
謝希孟每狎娼陸象山諫責之希孟敬謝後復爲一妓建鴛鴦

樓陸又爲言謝曰非特建樓而且有記陸素喜其文不覺日記
云何謝即口占首句云自遜抗機雲之亡也而天地靈淑之氣
不鍾於男子而鍾于婦人陸默然

昔有一僧被召見駕叩首呼萬歲上曰人生百年且不可得
何云萬歲僧立應云堯舜至今尚在上大悅服一日同都便殿
復問曰京師有多少人僧云只有兩箇人上曰何謂對曰一箇
爲名一箇爲利上點頭稱善

道愁集

卷之十

十一

許允之類有德無容允之曰類有四德卿有幾德類曰妾所不
足者容耳吾聞士有百行君有幾行許曰殆皆備也類曰人苦
不自知君好德不如好色何謂備耶允之大慚禮敬終身
山○中○人○有○行○住○坐○臥○詞○云○行○不○與○人○共○行○出○關○兩○足○雲○生○爲○看
千○峰○吐○翠○踏○翻○古○渡○月○明○住○不○與○人○共○住○茅○屋○松○懸○一○副○門
前○有○鶴○吟○風○戶○外○落○花○無○數○坐○不○與○人○共○坐○麥○安○影○兒○兩○個
雪○花○撲○面○飛○來○笑○我○北○窓○紙○破○臥○不○與○人○共○臥○葛○破○和○雲○包
裏○孤○峰○獨○宿○無○聊○明○月○梅○花○與○我
袁石公云杭人遊湖止午未申三時其實湖光榮翠之江山嵐
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之春水下始極其濃媚

絕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

有僧問大梅和尚見馬祖得箇甚麼大梅曰馬祖向我道即心
是佛僧云爲何馬祖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大梅曰這老子忒煞
惑人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是佛其僧白于馬祖馬祖曰
梅子熟矣

漢楊惲與孫會宗書云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風味歲時伏
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頌趙女也雅善鼓
瑟奴婢歌者約計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嗚嗚且爲歌
曰田彼南山荒蕪不治種荳一頃落而爲其人生行樂耳須富
貴何時

道愁集

卷之十一

十二

晉公子重耳奔狄娶季隗將適齊謂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則
卿可再嫁隗曰我又如是而後嫁則將就木矣公子不覺失笑
荀鳴雀名隱陸士龍名雲二人未相識偶會於張茂先名座張
以其並有六才令對語可勿作常談陸舉手云雲問陸士龍荀
答曰日下荀鳴雀陸曰既開青雲視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
荀曰本謂雲龍駸駸乃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強是以發邊張機
掌大笑曰世有此語等之不得
宋周益公洪容齋常侍壽皇宴因談有核所產容齋番陽人也
對曰沙地馬蹄驚雪大牛尾狸益公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
筍銀杏水晶葱上吟賞又問一侍從乃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

臂龜脚老婆牙上為之一笑。羅景給云：揚東山嘗為予言：予心
竊陋之。昔某帥五羊時，清倉市舶三使者，皆閩潮人，酒邊各言
其鄉里果核魚鮮之盛，因問某鄉所產，予笑曰：他無所產，惟產
一吹陽子耳。三公皆笑而甚慙。

陳紀子長文與陳湛子孝先各矜其父功德，互爭不決，乃請賢
於祖，寔寔笑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

尚書李翔初守廬江，有僧相打訴於公公，各責十五板，斷云：夫
佛法則不曾跌坐而坐，相打則佛祖左肩右肩領來佛面前而
仍言各答去衣十五，以例三千大千。

四時詞云：春小門深鎖，巧安排，沒有塵埃，却有莓苔。東風昨夜
道愁集。

送春來，纔是梅開，又見桃開。夏日高三丈，我猶眠，不是神仙，誰
是神仙。綠陰深處，畫鳴蟬，捲起湘簾，放出爐烟。秋一庭松竹間，
芭蕉風不瀟瀟，雨便瀟瀟。桂花香裏，臥吹簫，且度今宵，莫問來
朝。冬歸來，幽興逼人，清雪滿中庭。月滿中庭，眼前何物，遣我情
不看，暮經便看茶經。

熙寧間，王太師拱辰在洛，營第甚侈，起樓三層，直上雲霄。日朝
元閣時，司馬光亦在洛，於私第穿地深丈餘，作窰室，各登處其
中。邵堯夫見富鄭公公問洛有何新事，堯夫曰：近有一巢居一
穴處，諸公大笑。

王粲生平喜愠不形，家偶失雞，人或謂其作滿庭芳詞云：

平生澹泊，難兒不見，童子休焦。家者有開，任得意者
湯的貼他，三枚火燒穿炒的，助他一把胡椒，到省了開東道免
教朝報曉，直睡到日頭高，家人笑而止。

昔人作達摩像贊云：兩隻白眼，一部鬚髯，有些認得，想不起來。
噫，疑是踏蘆江上客，一花五葉至今開。

甲子仲夏，羈寓虎林，旅邸無聊，惟圖德雅，以消永夕。奈何跳
蚤為虐，肆行荼毒，或憑凌我肌膚，或擾亂我林褥，攪得人終
夜無眠。幾希手背不貼席，何物么麼，敢恣狂突，乃震雷霆露
布以檄，爰告諸姬，同心戮力，勿惜彈指之勞，毋靳反掌之擊。
連整甲兵，疾摧牙將，共與合勦之師，徒務期滅此，以朝食因

道愁集 卷之一 讀談 十四

造化至奇，生物不測。蠶豨蟲類，狡惟跳豎，誰地不有，無聞不入。
何處弗到，奚求弗得。體細而輕，形矮而黑，去來靡常，變幻無跡。
顛衣倒裳，穿房度室，共枕同衾，臥牀越席，吹毛剝膚，吸膏飲血。
貪婪萬端，奸究百出，恁我震怒，彼且條忽，隨爾搜求，自如鬼域。
才子失籌，佳人阻策，將安用謀，作何屢畫，逆諸四夷，投之絕域。
常離此鄉，永去是邑，庶幾快心，又恐未必計無復之戲，為計檄
平旦誓師，用申誅惡，使人知憎，予亦情適，勉強構思，聊且塞責。
凡百有情，同此知悉，咄彼豨豸，苟其有極，爾其警諸，欽哉故檄。

附詩 蝶戀

遺愁集卷之一

一集趣事

人屬可人事多。事由人立。人因事著。風流所宗。蘊藉所貯。前空往古。後空來世。集趣事。

漢成帝時。趙飛燕與妹合德。皆姿容絕世。常戲為卷髮。號為新興髻。為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嬌來粧。

宋太宗時。李至善畫獻牛圖一軸。懸之宮中。晝則喧草欄外。夜則歸臥檻內。眾甚奇之。莫曉其故。後僧贊寧見之。曰。無足異也。此幻藥所畫耳。日本國有蚌。和色著物。則晝現。夜隱。沃焦山有石。磨色染物。則夜現。晝隱。

遺愁集

卷之一

趣事

漢東方朔。字曼倩。為郎官。伏日。武帝賜百官肉。朔獨拔劍割肉。懷去。上怪之。令自責。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亦何壯也。割之不多。亦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令爾自責。反自譽矣。誠狂生之言。遂復賜酒肉。令遺細君。

唐韓翃。與妓柳姬交。時青州節度使侯若遜奏為從事。別歷三載。乃寄詩云。章臺柳。往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答云。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忍離別。一夜西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後柳為將沙吒利所劫。劫深為恨。恨柳都虞侯。許俊日。當為君力致之。乃乘一騎。竟造沙吒利第。伺其他出。排闥許呼曰。將軍召夫人。遂入。携柳上馬。飛

馳而歸。韓柳復合。

難得多情韓柳。更難得仗義虞侯。有此卓趣人。遂做出許多趣事。詩云。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曾無市押衙。亦嘆其難得也。

唐郭子儀自同州歸代宗。詔大臣就其第。作軟脚局。每人出青錢三千。以為酒費。務期盡歡極醉。

私暱剛居無事也。該約三五知己。或旬日。或半月。一舉行之。但恐貧士不能多費。只須每人出其十分之一。青錢三百文足矣。

宋神宗元豐五年。潘公文彥博以太尉留守西都。時魏公韓琦

遺愁集

卷之一

趣事

以司徒致仕。暮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年高者為耆英會。就資聖院。建大殿。題曰耆英堂。令副人鄭英繪像。堂中共一十三人。皆七十餘。唯司馬溫公。光年未六十。亦得與社人。尤羨之。

唐開元中。王昌齡高適王之渙。濟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畧同。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共詣旗亭。美酒小飲。俄有梨園伶官數人。會宴。因避席。燒燼火。以觀。繼有妙妓五六輩。尋續而至。會華艷。更都右。頗極旋。旋則奏樂。皆當時名部也。三人私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能自定甲乙。今可密觀。諸伶所誦。若詩入歌詞。多者為優。少者為劣。擊節而歌。日寒雨連。由夜入。吳半明。送客楚山

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又一伶唱曰開後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亦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弄又一伶唱曰奉帚平明宮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又畫壁曰二絕句之。漁自以得名已久見歌不及已詩因謂二人曰此輩皆巴人俚詞耳。陽春白雪之句俗物豈敢近哉。乃指諸妓中一最少而絕佳者曰待此姬所誦如非我詩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須臾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之漁即揄都二子曰田舍奴子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

遊集

卷之一 趣事

三

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噱。三人語其事。諸伶驚嘆。競拜于前。并乞俯就筵席。從之。飲醉竟日而別。伶效歌謠。能上下才士。千秋聲價。每讀此段佳話。令人解頤。又令人氣寒。

唐盧懷慎為相。清儉自持。嘗召客食。滌廁人曰。蒸爛去毛。勿拘折。頂客疑是燒鴨。炙鴨已而。下粟米飯一盂。及蒸葫蘆一枚。客不覺失笑。

唐杜鴻漸為司空。鎮洛時。草應勅為蘇州刺史。過洛。且設宴待之。出二妓。歌舞酒酣。命妓索詩。草醉甚。就寢中夜始醒。見二女侍側。驚問其故。對以席上求詩。并命侍寢。乃贈云。高髻雲鬟宮

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閒事。攪亂。蘇州刺史廳。李袞行第八。以善歌名動京師。崔昭入朝。當載而至。乃廣延賓客。為盛會。托言子有表弟。欲登末席。袞乃敝衣而出。滿座噴笑。心竊輕之。少頃。昭曰。表弟能謔。請一歌相勸。及喉甫嚀。眾大驚曰。是必李八郎也。爭趨上坐。

唐武后遊龍門。大宴羣臣。命各賦詩。懸一錦袍示賞。先成者即賜之。宋之問領題立就。且文義兼美。乃奪錦袍衣之。謝恩入席。唐玄宗弟寧王有妓。寵如美。麗善歌。李青蓮侍宴戲曰。王有寵如善。謔今此大會。何不以示。與王笑謂左右。令設七寶花幃。召於障後歌之。白起謝曰。雖不許見面。聞其聲亦厚幸矣。

遊集

卷之十 趣事

四

開元遺事。唐張九齡居曲江家。養驛鴿。頗馴。每與親友書札。輒繫鴿足。放之。使往投焉。名曰飛奴。

曹操得荆州。乘勝下江南。時劉備依孫權。周瑜與操相持。乃令諸葛亮督工。造箭十萬。限以五日。完解亮以上料無備。如何能辦。明知以此相難。顧曰。何用五日。必慢軍機。只須三日足矣。論日軍中無戲言。亮曰。願立軍令狀。瑜大喜。謂亮中計。亮乃候至第三日。預造大船二十隻。兩旁密列草人。手執旗槍。旗是黃大霧。遮天對面不能見。遂鼓譟而進。直抵北岸。自與魯肅于舟中歡呼。飲酒。北軍疑為劫寨。走白操。令急選能射者三千人。併力射之。勿使近。日高霧散。約箭已足。遂揚帆順流而返。復使人

高聲叫曰謝丞相箭操始悔悟使速追之風急水溜頃刻飛回
江南得箭數萬北軍失箭幾及十五六萬傑頓足大恨

唐郭元振美丰姿宰相張嘉貞欲納為婿曰吾有五女各持一
絲于幕後任子牽之得某色者即令為婦元振牽一紅絲乃第
三院女貌亦無雙

唐明皇與貴妃采戰即打將北推得重四可轉敗為勝上擲下

連聲呼叱曰四四但見微子于盆中宛轉果得重四上悅命高
力士賜四以緋所以四獨四

史思明有良馬千餘每日出洛河渚循環不休李光弼使索軍
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隨渡河盡驅

入城

遺愁集

卷之一 越事

五

有雙盜者一足雙善穿窬嘗夜從二賊入巨室登屋翻瓦以繩

下之搜資入櫃命二賊繫之上已而復下入資更上如是者三

窺自付曰櫃再上得毋置我去乎遂自入櫃中復繫之上果私

計曰貨重矣彼出必多取不如棄之去乃挾貨持櫃疾行至大

野一人曰雙稱善偷今却為我賣一人笑曰想此時已見主人

翁矣相與暗喜不知雙在櫃內少頃二賊倦坐道旁雙度將曙
又聞遠舍有笑語聲突從櫃出大呼曰有盜劫我二人出其不
意無暇審計惶遽逃走雙乃獨得金貨以歸

遺愁集 卷一

乃命羯鼓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回視柳杏桃李盡皆含笑
上大喜曰此不與我作天工乎又製秋風高至秋高奏之則庭
葉飛下爽氣逼人

滕王者唐高帝少子武德中出為洪州刺史最喜山水酷愛蝴蝶
尤工書畫妙音律暇日即泛青雀舫就芳楫建閣登眺因以

名焉後玉勃作文記之有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
色又詩云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

雲珠簾暮捲西山雨

唐懿宗開新第賜宴于同江乃命折花一金盒令中官馳至宴
所宣勅曰便令戴花飲酒無不為榮

遺愁集

卷之一 越事

六

晉潘岳美丰姿喜風月為河陽令廣植桃李花遍里閭春日融

和芳非奪目人號河陽一縣花

裴思謙狀元及第以紅箋名紙數十詣平康里通賞歌姬云銀

缸斜背解鳴璫小語低聲喚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

御爐香

晉武帝平吳後怠於政事喜乘羊車遊宴恣其所之即便淫樂
宮人欲致其來多以竹葉插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
明弘治初京兆尹于景瞻南都謝事歸杭自號南湖歸叟雅好
吟咏時九月中旬展先太傅肅愍公墓邀馬鶴窓偕行自湧金
門登舟留泊第三橋下于日予不到西湖幾二十年山川如故

三五三

風景不殊君杳賦詩予當敬和鶴應遂賦律一首于公和訖澆
松而返翌日鶴應復與詩友王雪村天碧之湖雪村善此仙術
每吟咏有窮則叩仙續之仙此常携以隨因請召之云有所叩
乩即舞動鶴應問仙何名即書云有事但問問畢告名鶴應云
有句云捧瑤觴南國佳人一雙玉手願仙對之即書云跌寶座
西方古佛丈六金身二人方驚愕乩復運如飛後書云錢塘蘓
小小奉和鶴應時昔湖橋首唱遂寂不動二人益相顧稱嘆曰
小小真才鬼耶昨賦詩頃冥冥之中已窺而記之矣

陳翁公繼儒云住山須一小舟朱欄碧幄明櫺短帆舟中襟置
圖史鼎彝酒漿琴脯近則峰泖而止遠則北至京口南抵錢塘
遺愁集 卷之一 趣事 七

風順道便訪故人有留者不妨一夜話十日飲遇佳山水或高
僧野人之廬竹樹棠葦草花映帶幅巾杖履相對怡然至於風
光潯爽水月空清鐵笛一聲素鷗欲舞斯亦避喧謝客之一策
也

人果趣人事實趣事然唯先生能之其他皆不可得也貧士
既苦無費富翁又苦無家貴官長者又苦無閒工夫清興致
以是碌碌一生至老死而終不識此味者比比然也嗟夫

漢長公主抱女於膝上與景帝共坐武帝時尚幼戲于殿前上
問兒欲得婦否答曰欲得主曰阿嬌好不好答曰若有阿嬌當以
金屋貯之上與主奇之遂定為婚

庾亮鎮武昌殷浩等嘗乘月夜登樓歡飲不覺亮至將避之亮
曰老子興復不淺因據胡牀相與談談盡醉而別

佛印時住金山寺東坡入方丈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
云借和尚四大為四大用作禪牀可耳師云山僧有一轉語內
翰言下即答當如所請否則須留玉帶以鎮山門公許諾師云
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將欲于何處覓坐公擬議未對師急
呼行者解帶公笑與之

漢孔融為北海太守賓客日滿其門嘗歎曰坐上客常滿樽中
酒不空吾始無憂矣

周伯仁領負海內盛名過江積年每多愁悶恆大飲酒嘗經三
遺愁集 卷之一 趣事 八

日不醒時謂之三日僕射
唐明皇時有獻牡丹者適貴妃勻面口脂在手印於花上詔裁
于仙春館來蕊花開猶有指印紅迹依稀相映因名之為一捻
紅

不知何故而能若此還是天地化工之巧抑花神簪弄之奇
唐裴晉公度致仕開居于午橋庄植文杏百餘株春日花開爛
熳因名其處為碎錦坊

陶穀學士使江南韓熙載遣歌妓以奉卮匱及旦以書謝云平
山之麗質初歸後飛鳥道洛浦之嬌姿白玉月滿鸚鵡清商召妓
訊之是夕適當流渚

唐天寶中有達奚盈盈者係貴人之妾姿麗絕世會同官之子
為千牛者來心竊喜之密藏之室父因失其子索之甚急明皇
聞之令大索京師無所不至卒無其跡因問近往何處言貴人
有疾嘗往候之詔即嚴索貴人之室盈盈謂曰今勢不得隱出
亦無害千牛懼罪不敢出盈盈教之曰第不可言在此如上問
向往何處但言所見人物如此帶幙帷帳如此所食物供具如
此勢不由已決無慮矣既出上大怒詢之果對如盈盈語上遂
笑而不問後數日號國夫人入內上戲謂曰何久藏少年不出
耶夫人亦大笑不答

號國室中不少少年遂為盈盈所影射矣淫風相煽一至此

遺愁集

卷之十 題事

九

王子猷常寄居空宅輒令種竹或云暫住何煩爾爾子猷笑咏
良久直指其竹曰人何可一日無此君

魏鄭公于三伏之際輒引賓僚痛飲以避暑令取蓮葉盛酒以
簪刺其蒂使與葉通屈莖輪囷如象鼻然持而吸之名為碧筒
杯

宋太宗嘗宴羣臣于後苑曰朕以天下之樂為樂宜令詞臣賦
詩賞花賜宴賦詩自此始
東魏高歡使魏宇文泰以寡勝其衆乃令軍士于渭南戰所每
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

想此地綠楊必至今猶盛予我將移河陽縣潘氏桃午橋庄
裴家杏聚于一處必遠勝西湖之景

唐太宗從上皇宴置酒未央宮命突厥頡利起舞又命南蠻咏
詩乃大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唐肅宗嘗賜高士玄真子奴婢各一人玄真配為夫嬾名曰漁
童然青人問其故曰漁童使捧釣收鱸中鼓柁樵青使刈蘭
植桂竹裏煎茶

池陽上巳日婦女悉以薺花點油祝而灑之水中若成龍鳳花
卉之狀則為佳兆歡呼賞贊謂之油花上

王元美云得二頃波四圍列植梧竹垂楊芙蓉之屬波中養魚

遺愁集

卷之十一 題事

十

數千頭中攜一鳥築高閣三間其下左室貯書籍及金石古物
右室貯美酒旁一室具茶竈醬菹兼之鮭脯瓜菜閣上一榻兩
几讀書小倦即呼酒數行微醉輒假息鳥傍惟二經客有問奇
善腐味者以一艇載之來一艇網魚佐酒不問朝夕倦則相對
隱几興盡便復載去若俗客見撓者雖呼呼竟日不應謂以
此終其身而已

其境即十洲三島之境也其人即九天八洞之人也其樂即
西方福地之樂也以此終身豈是現在神仙吾偏怪天下萬
世勢或可以至此却不肯為此或志欲求為此而又力不能
至此可知若輩一等實乃降謫下生思凡玩世者也豈易望

之

陳仲醇云箕踞于斑竹林中徒倚于青石几上所有道笈梵書或較警四五字或泰諷一兩章茶不甚精盞亦不燥香不甚良亦不死酒不甚佳樽亦不潤短琴無曲而有絃長篋無腔而有音激氣發于林樾好風送之水涯若非羲皇以上人物定亦騎阮兄弟之間

陳眉公又云余置一小舟白板朱閣垂以細簾橫敞半廳可以受月當風中着松几有爐蒸香有瓶供花詩卷酒罍筆床茶枕具體而微布帆二丈許畫冷雲瘦鶴顧風而翔於蘆花楊柳之間

遺愁集

卷之一 趣事

十一

張聖清造一舟名自在天凡釣竿詩卷以至管絃玩具畢備客至命酌清酒一尊枯菘一局醉則命侍兒迦陵弄新聲聖清按紅牙倚紫簾和之渺渺渡天際而去

晉王右軍羨之性愛鵝掌山陰道士管霄霞有肥鵝因爲之寫黃庭經畢私籠其鵝而歸李太白有詩云書罷龍鵝去何嘗別主人

昔一女大有詩才因姦見郡守守亦聞其名將械示之因指械爲題命作一詞佳則宥汝女立應云似命木犀蕊露時開兩處分松杉裁就爲團領交頸怎生畫眉不成眼晴兒影不見了惟影爲多情風流太守持贈與佳人守人稱賞即釋之

李之問收秩都下有誦勝瓊者名媚也性黠慧公喜之將行環送別共飲于蓮花樓唱一詞末句云無計留春住奈何無計隨君去李憐之復留經月爲細君惜時甚切遂別去不旬日擬作鷓鴣天詞寄之云玉慘花愁出鳳城蓮花樓下柳青青樽前一唱陽關後別箇人人第五程尋好夢夢難成况誰知我此時情枕前淚共簾前雨隔箇兒滴到明李在中路得之藏于篋中抵家爲妻所得因詢之具以實告妻喜其情意詩詞語清新遂出奩資遣使往京取歸至卽乘冠櫛別容備承奉夫人以主母禮大和悅焉

遺愁集

卷之一 趣事

十二

紹不爲動乃遣人彈琵琶唱邊曲復令二美女對舞作戲廣怪之相與聚觀紹察其稍懈潛遣精騎出其陣後襲擊鼓衆潰遂突圍而出

楊貴妃於夏日曉起出浴對鏡勻面裙腰半褪雪胸微露見一乳明皇以手捫弄日軟溫嫩刺雞頭肉安蘇山在旁接曰云滑潤新來塞上酥妃含笑睨視曰信是雞兒只識酥

蘇東坡云元豐六年十月十日夜解衣欲睡見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因念無與爲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寐相與步於庭中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無明者如我兩人耳

晉謝道韞通王凝之叔獻之共客言論詞理將屈謝遣婢白獻之請為小郎解圍乃於青紗帳後與客縱辯客竟愧服而去科試故事邑侯例有郊餞酒甚酸眾譁席上張幼于令勿喧保為易之因索大觥滿引進前為壽立候侯飲侯不知其故接而飲之不覺攢眉遂大怒痛懲其吏立易以醇

陳眉公曰讀書霞滿閣上目之清享有六溪雲初起山雨欲來鴉影帶挑漁燈照岸江飛匹練村結茅遠境不可象描適意常如披畫

范對公居許下堂名長嘯前有茶蘼架高廣可容數十人春花盛時讌客其下約日有飛花墮酒中者為嚼一大白或笑語喧

遺愁集

卷之一 雜事

三

諱之際微風一過滿座無遺時號蜚英會

屠赤水云余家深山每當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汲泉烹茗啜一兩杯隨意讀周易國風左史離騷或陶杜詩韓蘇文幾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麋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歸竹窓下山妻稚子作笋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稅稻量晴較雨相與劇談半晌回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人生得此以畢餘年頗亦不惡

遺愁集卷之二

成都余 齋生生 鑒定

松陵顧有孝茂倫

古吳張貴勝晉侯纂輯

顧 詵晴谷 張用良漢臣

友人 蔣 龍玉淵 程 棟杓石 訂正

王 暉丹麓 葉舒穎學山

一集經濟

經之以給濟之以緯幼學壯行實有其具軍旅是憑民社是

遺愁集

卷之二 經濟

寄一張一弛國家攸繫又周以中規折以中矩循乎範圍了然無味出其謀猷運其機智耳目一新頓開茅塞集經濟唐憲宗時成羯亂華詔下南梁移兵赴關將赴師人作叛因團集拒命京兆尹溫造請單騎往梁人見止一儒生絕無軍馬皆相賀無恙及至但宜召救安存一無所問然梁師負固出入者皆不捨器仗溫亦不誠之一日於迷場中設樂三軍並赴令于長廊下就食坐筵前階階南北兩行設長索二條令軍中各於面前索上挂刀劍而後坐飲酒方行忽鼓譟一聲兩頭齊力舉索去地已三丈有餘軍人大亂手無利刃身無所施乃閉門而斬之梁人震畏自爾不敢復叛

天順初韓襄毅公雍征廣東喇賊憂其阻險新會承陶魯侍側
 顧公微笑公曰承揣我何意答曰得非謀賊乎公曰然承能為
 我擊之否答曰匪直能且易耳公曰軍中無戲言魯曰夫賊難
 攻者非賊難攻難其攻賊者也公特未悉我能耳公異之改容
 問曰若所將幾何而能辦曰三百人足矣公驚曰何少也曰兵
 貴精不貴多公曰善唯所擇魯乃標式曰孰能力舉百鈞矢射
 二百步者軍士十五萬合格者纔二百五十人曰未也復下令
 募數日始足乃為別將操練陣法勞以牛酒甘苦與共士咸樂
 為死率以先登大破蠻酋斬首無算所得賊穴財帛悉以分給
 已無取者自是賊聞陶家軍不降即遁無敢抗者

遺悉集

卷之二 經濟

吳敗楚師於柏舉退及清發將擊之闔閭弟夫槩王曰困獸猶
 鬪况于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曷使先濟者知免後者
 慕之茂有戰心矣候牛渡而後擊之可也從之果大敗楚人
 明許遠令樂陵時流寇勢熾遠預築城隍貧富均役踰月而成
 又使民居各築墻高過屋簷開竇如圭僅容一人家令一壯丁
 執刀守于竇內餘入隊伍戒曰遵我號令視我旗鼓違者軍法
 從事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至火無所施兵無所加旗
 舉伏發悉擒斬之
 馬隆討樹機能敵兵勁皆負鐵鎧降於夾道盡累礮石賊行不
 得前而降卒皆躡草履被犀甲飛行無礙遂大破之

明嘉靖間倭寇猖獗極都劫掠民舟揚帆過葑溪之朝天宮
 軍其敢與抗鄉民憤甚有丁大者急欲河沉船數十隻追之以
 泥漿潑其船頭倭不識水性足滑不能立村人皆着草鞋用長
 脚鑽筒及車椿釘鉅鐵翻其舟覆溺甚眾淹死無算其鋒少挫
 蔡容紹宗引兵十萬擊侯景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景命戰
 士披重鎧執短刀入東魏陣戒勿仰視第斫人脛截馬足以寡
 勝衆

遺悉集

卷之十一 經濟

吳越王錢鏐遣子傳瓘擊吳吳拒之戰於狼山乘風而進傳瓘
 引舟避之待其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乃使人順風揚灰
 吳兵目不能開及船舷接戰復使撒沙于已船撒荳于吳船荳
 為血漬滑不能駐足踐之皆僵仆因縱火焚燒吳人大敗
 劉筠嘗與金人賊戒士卒各帶竹筒中實以熟荳及入陣則割
 束竹筒狼藉其荳敵馬方饑忽聞荳香皆低頭食之鞭之使走
 又為竹筒所滾脚不能馳以故士馬俱斃
 魏主襲克亮南陽太守房伯玉拒之因死城東南有橋伯玉乃
 使勇士數人穿斑斕衣戴虎頭帽伏于竇下候魏主過突出擊
 之人馬驚幾墮水
 襄城之圍張貴為無底船百餘艘中豎旗旌立軍士于兩舷以
 誘之敵皆就躍以入溺死無算乃不戰而解
 明流寇犯江陰縣宰令以鐵菱所布城外淖土中縱牲畜于其

上賊爭掠豕悉陷刺菱角痛不能起生擒數十人後遂不敢近城

流賊劉六劉七等嘗泊舟狼山下蕪人應募者獻計用火攻名火老鴉藏藥及火于礮水中發之又為製形如鳥噪持之人水以噪發礮而機發之以自運轉轉透船遂沉試用之立破數船賊大駭謂江南兵能于水中破船是神兵也遂捨舟登山乃為守兵所蹙

宋乾道四年民艱食朱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于民夏則受粟于倉冬則加息以償款則獨其息之半大荒則全蠲之凡十四年以米六百石還府現儲餘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

遺愁集

卷之二 經濟

四

倉不復取息雖遇饑荒民不缺食詔下熹法于諸路名為常平倉

聽民之便則為常平法強民之從即為青苗法一王裕民一王富國利害之所由分治亂之所由關也為國者慎詳之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撫按有第一善政當急為舉行者要將各項下賍罰銀督令各州縣盡數糶穀其有罪自徒流以下許以粟贖罪大率大縣每年要穀一萬中縣七千小縣四千概至三年各縣有儲糧二三萬石若遇一縣有水旱之災則聽于無災縣分通融借貸候豐熟補還則天下百姓雖值凶荒可免流亡之患

熙寧中趙清獻知越州西浙早蝗米價湧貴饑死者相望諸郡榜示各路立告賞禁增米價愈禁愈長公獨榜通衢令有米悉聽增價糶之商人聞其價貴遠近輻輳一時頓賤

無州饑黃震奉命救荒但期會富民耆老以某日為始聽民始價買賣大書閉糶者籍強糶者斬八字揭于街市米價遂平凡物多則賤少則貴禁價則近者不賣遠者不來愈過愈長勢所必然唯其以貴誘之不求賤而求多則人爭會集一多則不期賤而自賤其價必然頓減不獨一米然也黃公真曉人哉

東都存經寇亂民盡逃徙張全義為河南尹選麾下材器可任

遺愁集

五

者一十八人每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分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莖蠲其租稅惟殺人者死餘俱笞杖而已由是民歸如市幾年之內漸復舊規

神世衡所置青澗城逼近敵境守備單弱糧糶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自致之不問出入未幾倉庫皆實又教民射雖僧道婦女咸令習之以銀為的中者輒與既而中者頗多其銀輕重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能役亦令射射中者得優恤或遇小過亦令射射中則免其罪責由是人人習射矢不虛發富強甲於延州

楊揆本書生初從戎習騎射每夜用青布藉地乘生躍跳初不

過三尺大至五尺後至一丈數閃跌不顧蓋琪常用其法稱為
小子房後參杜果軍幕嘗出奇計解安豐之圍

唐韋孝克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墩經雨輒壞孝
克臨州勒部內當墩處植槐樹既免修復又便行旅後宇文

泰見之嘆曰豈得一州獨爾于是令諸州縣皆計里種樹

魏李崇刺史兖州舊多盜劫崇命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
處使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為幸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

布百里皆發人守險盜無所遁由是劫者遂息

范忠宣知襄城俗不事蠶織鮮有植桑者公患之乃因有罪之
民量情之輕者使植桑于家多寡隨其輕重後按其所植桑茂

遺愁集

卷之十一 經濟

與之除罪自此人得其利繭絲遂為天下冠

葉石林夢得在武昌值水災浮屍自唐鄧入境不可勝計令發
常平所儲以賑惟遺棄小兒無由得所詢左右曰民間無子者

何不取育日患其長大來議認耳乃開法例凡傷災遺棄小兒
父母不得復認遂作空券數于其藏本法遍給內外廂界係伍

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登記冊籍書券給付凡全活者三
千八百有奇

虞允文知浙民間歲苦輸丁錢絹細民生子即棄之稍長輒殺
允文聞之惻然訪知江渚有秧場利甚溥而為世家及浮屠所

侵佔乃令有司籍其數以聞請以代民身丁等錢嗣後有棄殺

其子者如殺人之罪民皆歡呼鼓舞始知有父子之樂民制因
呼為虞父

虞父賈父之稱固知人盡樂有其子也萬不得已而逼于官
逋苦於饑寒強以遺棄其心實有大不忍焉者虞公此舉真

有挽回造化之功德同天地矣因知近世育嬰之說乃再造
之法也仍得虞父一人留心處置搜索一項無礙錢糧以為

孔貲俾得永不告乏洵為快事更願永制為令使天下郡縣
咸得舉行不惟補救民生亦未必非生聚教訓之一助耳切

切望之

夏侯惇守濮陽呂布遣將偽降以劫質惇諸將欲救恐其見傷
遺愁集

卷之十二 經濟

皆束手相視韓浩勒兵屯營外勅衆按甲無動遂入叱曰若等
兇頑敢劫我大將乃復望生耶吾受命討賊寧以一將故縱若

因泣謂惇曰奈國法何促兵疾擊劫者惶遽叩頭乞貸浩竟釋
殺之惇得免曹操聞而善之因著為令自今有劫質者必并擊
勿顧由是劫質之計遂絕

平。故書曰：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食功也。智高果走死廣南，悉

令狐楚除兖州守時，方苦旱，米價甚高，值運使至，迎公首，則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倉有幾石，屈指高聲，獨語曰：「舊價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大可賑救，左右竊聽，語達于都，富人糶發所蓄，爭先出賣，米價遽減。」

狄青征邕州，以桂陵路險，將士惶懼，一日乃集軍卒，祀神請卜，以錢十文祝曰：「此行克勝，擲得全色，投之地，果然遂命，以釘釘定，復加封，議侯班師，日起隨設宴，犒軍，即日就行，後奏捷，凱旋，乃謝神，起錢，衆咸爭看，發之，乃兩面錢也。」

遺愁集

卷之二 經濟

調露元年，裴行儉討突厥，先是，魏橐數為抄劫，行儉因詐為糧車三百乘，內伏壯士五輩，齋陌刀勁弩，故以羸卒挽進，以精兵踵其後，敵果掠車，卒盡奔走，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欲取糧，車中壯士突出，精兵掩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漢文帝時，匈奴大入邊，上使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之。上自勞軍，至細柳，先驅不得入，都尉曰：「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乃使持節詔將軍開壁門，門更請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上乃按轡徐行，亞夫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上改容式車，敬勞而去。羣臣皆驚，上嘆曰：「嗟乎！此真將軍也！頃者霸上棘門，如同兒戲耳。」

宋張詠知益州，民間偽言有白頭老翁下降，所過輒食男女，人心惶懼，詠召其屬使訪之，市肆有大言其事者，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一人，命戮于市，即日帖然。

九江王布因隨何說奉命歸漢，漢王方踞林使二女洗足，召入見，故不為禮，布悔欲自殺，及出就館，帳御服食悉如漢王，布又大喜過望。

楚師伐宋，師人多寒，楚子拊而勉之曰：「寡人不能為衆分之也，三軍心感，皆如挾纊，楚人有饋軍膠者，莊王乃投之于河，令軍士迎流而飲，且諭曰：「恐不能遍，倘也。」三軍皆為心醉，可知虛言詭賜亦足以感動人心，况加以深恩厚澤，有不

遺愁集

卷之二 經濟

出於以上報者乎？故曰：以威制之不若以恩結之信哉。

趙襄子見圍于晉陽，罷圍而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怨，張孟談進曰：「晉陽之役，赫無大功，反與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唯赫不失臣主之禮，五人雖有功，皆驕而慢，今與赫上賞，不亦宜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使天下之人臣皆不敢失君臣之禮矣。」

國法之行，唯賞與罰二者得其當，而人心自然折服，可知懲一足以警百，則勸一自足以勵千，禮在功之上，正得禁驕戢慢之法，此宣聖所以深嘉之也。

明王陽明守仁為知州時，賊首王和尚叛，出同夥有多應亭，多

那彦者驍悍倍于他盜。招服已久。忽一日。應寧母于兵道告辨。一紙批准。下州中引王和尚為證。意此必王和尚受財許以辨。脫耳。乃於後堂設案。桌圍內藏一門子。喚三盜至案前。復審。預試是諫報實。實信有客公。即轉出少頃。還入則門子。十桌下。出聽得王和尚對二賊云。且忍兩夾棍。候為汝脫也。三盜見事已洩。皆皇遠不復言。唯叩頭請死。

漢末黃巾賊十萬。據宛城。朱儁圍之。起土山以臨城內。鳴鼓攻其西南。賊悉眾爭赴雋。乃自將精兵五千。潛掩東北。遂乘城而入。漢周亞夫擊吳楚。堅壁固守。吳兵乏糧。數來挑戰。終不出。乃聚

道愁集 卷之十一 經海 十 兵奔其東南。隅夫却潛使人備西北。已而精銳果乘西北。遂不得入。

聲南擊北。攻東襲西。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亦是兵家之常法。只對手之人。見到與見不到。勝敗所由分耳。用兵者慎毋忽諸。

宋真宗幸澶州。王旦從。時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還報。權同處分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倘十日之內。或無好音。當何如。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準等咸頓首稱善。

唐宣宗銜甘露之事。嘗授旨于宰相令狐綯。欲盡誅宦者。而

其寃且恐致變。乃密奏楊子曰。自今以後。但有罪莫捨。有闕勿填。不必十年。則此輩自無類矣。

魏秦王禎守豫州。山蠻不時出掠。乃計召蠻酋。使觀射。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人。而以一奴因易服。乘其間。禎自射皆中。次命左右射。亦中。未及因。不中立命。斬之。蠻相視股栗。又預取奴。囚十人。皆着蠻衣。以候禎臨坐。會有微風。因舉目瞻天。願望曰。風氣少暴。似有賊入境。然不過十數人。當在西北三十五六里許。即令馳騎掩捕。尋皆縛至。告蠻曰。此非爾鄉里耶。然作賊合。命悉斬之。分布號令。蠻亦不知其囚也。益驚其神。從此揚服無敢暴州。遂以安。

道愁集 卷之十一 經海 十一 漢宗人劉稷。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共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

更始何為者耶。更始怒。誅稷。續固爭。并誅之。秀聞兄見殺。惟深自引。過未嘗自伐。昆陽之功。每於獨居之暇。却不御酒肉。枕席恒有涕泣。處與人飲食。言笑輒如平常。更始怒。乃拜為破虜大將軍。

唐裴瑒之為同州司戶。年少多才。詐為蒙昧。不甚理事。刺史李崇義輕之。將州中積年舊案。顧促判決。瑒之命吏數人。遞紙筆。須臾剖斷畢。却復中窾。崇義大驚曰。公何忍。遂錄致。瑒以成鄙人之過。由是大知名。時人號為霹靂手。

明太祖克滁洲。威名日盛。滁陽王郭子興。二子忌之。陰遣

中○逸○飲○太○祖○已○覺○作○應○諾○隨○與○偕○行○示○無○疑○意○二○子○喜○望○至○
中○途○遽○躍○起○馬○上○仰○天○若○有○所○見○作○問○答○即○勒○馬○回○曰○如○
此○友○人○我○不○去○矣○適○纔○上○天○說○爾○以○毒○酒○害○我○然○否○二○子○股○栗○
信○以○為○實○自○是○不○敢○復○萌○邪○意○

劉○續○懷○慨○有○大○節○弟○秀○隆○準○日○角○性○勤○樸○積○存○非○笑○之○及○舉○
兵○春○凌○宗○族○皆○懼○亡○匿○及○見○秀○絳○衣○大○冠○始○驚○曰○謹○厚○者○亦○復○
為○之○吾○輩○不○足○慮○矣○

吐○番○寇○臨○洮○次○大○來○谷○安○北○大○都○護○王○駿○率○所○部○二○千○人○與○臨○
洮○兵○合○選○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襲○敵○營○去○賊○五○里○會○前○鋒○選○寇○
輒○人○呼○噪○鼓○角○應○之○賊○驚○疑○有○伏○自○相○鬪○殺○不○用○劫○擊○歿○者○竟○

遺愁集 卷之二 經流

及萬餘

令○狐○潮○圍○雕○陽○城○中○矢○盡○張○惠○乃○縛○蒿○為○人○披○以○黑○衣○夜○絕○城○
下○潮○疑○劫○管○令○爭○射○之○候○其○矢○滿○引○之○而○上○得○箭○數○十○萬○後○夜○
復○絕○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夜○縋○而○出○斫○入○潮○塞○焚○其○壘○
幕○賊○大○潰○亂○追○殺○數○里○

賈○復○步○將○嘗○殺○人○于○穎○川○太○守○寇○恂○捕○斬○之○復○怒○過○穎○川○欲○手○
刺○恂○恂○知○其○謀○乃○勅○屬○縣○盛○供○具○執○金○吾○入○界○一○人○皆○乘○兩○人○
之○餽○恂○出○迎○于○道○稱○疾○而○還○欲○勒○兵○追○之○而○士○皆○醉○乃○止○光○
武○聞○之○徵○召○賜○宴○俾○之○并○坐○極○歡○共○車○結○交○而○去○
曹○爽○寇○漢○中○後○主○遣○費○禕○救○之○將○行○來○敏○詣○禕○送○別○求○共○圍○碁○

時○羽○檄○交○至○人○馬○環○甲○嚴○駕○已○訖○禕○與○其○交○了○無○倦○色○及○急○遽○
之○狀○秋○日○向○聊○試○君○君○信○可○人○必○能○辦○此○也○魏○兵○距○險○不○得○進○
舉○引○還○

梁○劉○劭○守○魏○州○欲○襲○晉○陽○乃○潛○引○兵○去○晉○王○怪○其○不○出○遣○騎○覘○
之○時○見○旌○旗○循○壘○往○來○晉○王○驚○曰○吾○聞○劉○劭○一○步○百○計○此○必○詐○
也○再○覘○之○乃○束○芻○為○人○執○旗○乘○驛○于○城○上○笑○曰○彼○長○于○襲○人○短○
于○野○戰○急○發○兵○追○擊○可○敗○而○走○也○劭○果○退○還○華○城○

符○堅○大○舉○入○寇○詔○謝○玄○率○眾○拒○之○問○計○於○安○安○夷○然○曰○已○別○有○
旨○既○而○寂○然○命○出○遊○山○野○圍○棋○賭○墅○安○棋○劣○于○玄○是○日○玄○懼○遂○
為○敵○手○

遺愁集 卷之二 經流

宋○真○宗○時○夏○州○饒○德○明○表○求○粟○百○萬○朝○廷○莫○知○所○出○王○旦○請○
勅○有○司○具○粟○于○京○師○而○詔○德○明○親○自○來○取○德○明○得○旨○驚○曰○朝○廷○
有○人○不○可○欺○也○乃○止○

湖○賊○楊○公○與○劉○謙○通○欲○順○流○東○下○李○成○陷○襄○陽○又○欲○自○江○西○陟○
行○趨○浙○與○公○會○帝○命○飛○為○之○備○飛○以○荆○州○六○郡○為○復○中○原○根○
本○當○先○取○之○以○除○心○腹○之○疾○然○後○加○兵○湖○湘○以○珍○羣○盜○踰○月○江○
漢○悉○平○提○開○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被○敵○如○
此○

劉○先○主○一○見○馬○超○以○為○平○西○將○軍○超○因○失○主○過○之○片○濶○皆○無○上○
下○禮○與○先○主○言○嘗○呼○字○關○羽○怒○欲○殺○之○飛○云○如○是○當○示○之○以○

禮明日大會諸將羽飛並挾刀侍立直應超入顧席上不見兩
人座且見其直也乃大驚自是不敢復肆

人謂翼德粗莽如此作用何等精細有文型

明寧藩既獲聖駕忽復巡遊羣姦意叵測王陽明甚憂之適二
中責至浙陽明張謙于鎮海樓酒半屏人去梯出簡書二篋示
之皆此輩交通逆藩之迹也盡付還之二人感謝後得終免於
禍賴二人從中維護之力居多

趙鼎將赴川陝陛辭適劉豫使子麟以北師寇淮南報至舉朝
震恐帝曰卿豈可遠去當留相朕制下朝野相慶鼎乃勸帝親
征喻樛曰公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

遺愁集 卷之二 經濟 十四

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更屈故贊上行耳事之濟否非所
知也樛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公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俾
以諸道軍赴關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深然之遂召渡知

福州

明英宗北狩時承平日久城外倉塲草草堆積于謙聞敵臨關
分遣五城兵馬司縱火焚燒一面奏聞或謂事十重大何不待
詔謙曰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少緩候命適以資敵非計也

明况鍾字伯律由小吏拔為郎官三楊特薦為蕪州刺史宣廟
賜璽書假以便宣行事初至郡提控携文書至不問當否便判
吏咸說其無能益滋弊竇通判趙忱自以科日出身百方凌侮

公絕不與較既期月一旦命左右其香案呼禮生來索位畢
公宣言有收未宣今日可開讀內有條屬不法遂德余問等語
忱大懼諸官吏皆驚禮畢升堂公座悉石府聲言某日一事
爾欺我竊賄若干某日某事亦如之羣吏駭服公曰吾不耐多
煩命即裸之俾隸之強有力者司人昇之擲空中立斃六人陳
屍于市上下股栗

薛簡肅公帥蜀一日置酒大東門外城中有戍卒作亂既而就
擒都監走白公公命只于擒獲處斬首餘一無所問人咸服其
神斷

汴州相國寺忽言佛有汗流人爭往看節度劉元佐遽命駕自
遺愁集 卷之二 經濟 十五

折金帛以施日中夫人亦至起設齋場由是將吏士民商賈奔
走道路唯恐輸財不及因令官為簿密計所入十日乃明寺曰
佛汗止矣得財巨萬悉令收貯以贖軍賞

唐主使言於柴世宗請去帝號以求息兵不許乃詔曰俟諸郡
之悉來即大軍之立罷唐主怒率眾拒周趙匡胤奮擊大破之
士卒有不致力者匡胤陽為督戰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閱等
有劔迹者悉斬之由是莫敢不盡死

韓襄毅公嘗出兵令五鼓戰將領聞賊已覺恐遲遲失事乃三
更即發遂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安軍法當斬乃
具文請釋云萬一不用命而敗處之將奈何人咸謂得將將之

體

嘉靖癸亥副總兵戚繼光督浙兵至福建大破倭寇於平海衛是戰也繼光前一日至倭與總兵劉顯俞大戰對壘日久頗解謂戚遠來困疲不為備繼光即以是夜勒令士卒雜鳴呼食展壓賊營疾擊急攻賊倉卒大亂自相蹂踐難捕無遺海寇悉平桓溫伐漢議者欲分為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敵勢袁儋曰今孤軍深入當合力齊心以取一戰之捷萬一偏向恐大事去矣乃全軍進發盡命去釜甑持三日糧示以必死遂大敗漢軍直逼成都

蜀人王小波作亂陷成都宋太宗命官王繼恩督師討之漸

遣悉集 卷之二十一 經濟

有成功乃頓兵飲博餘寇李順復張知益州張詠至讓令平之於時城中有三萬人而無半月之糧詠知民間苦鹽貴而廢多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論二旬得米數十萬上聞之喜曰此人智識如此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

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張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之乃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分財多汝分少乎曰然者具款即命兩吏押令甲入乙家乙入甲舍貨物無得動分書即交易兩人更不敢少辨明日奏聞上曰瓜分固知非君不能定也

宋英宗時曹太后臨朝韓琦欲令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呈帝

裁決悉當詣后覆奏每事稱善因白太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歸深宮耳遂起立琦即厲聲命侍司撤簾落階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帝親政加琦右僕射封魏國公

同紇還國恃功驕恣所過剽傷州縣供餉稍不稱意輒爾殺人李抱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者馬燧請自典辦具乃先賂其大帥與約請其旗號為信犯令者即得殺之燧又取囚人應死者給役左右小達令即戮之部曲大駭無一敢肆

漢孝景三年七國反吳使人至淮南請發兵相應王欲許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之相得兵權因力為守城不聽王而為漢後吳楚敗淮南賴以得安

遣悉集 卷之二十一 經濟

周文帝時韓褒為北雍刺史州素多盜褒至密訪之並州中豪右也佯為不知悉加禮遇謂曰刺史書生不知督賊所賴卿等分憂乃召桀黠少年盡署主帥與分地界盜發不獲即以故縱論於是被署者皆惶懼首伏曰前盜即某某其列姓名因取簿藏之榜於州門曰凡盜令急自首今月不來者顯戮之籍其妻子以賞前首者由是旬月間盜悉出首取簿對之不爽仍原其罪許令自新盜遂屏息

元豐間劉舜卿為雒州守或夜竊其關鎖去之密以聞舜卿不問但使易其門鏡大之後數日謀盜者并鎖至舜卿曰吾嘗大木嘗亡鎖汝既來呈并命加於門復大數寸并盜釋之謀者大

宋邵靈甫儲穀數千歲饑或請乘時發賣曰是急則也或請賤價平糶曰是近名也或曰將自費乎曰有成事矣乃盡出所積備備除道自將至湖鎮四十里渡蠡河橫塘等水道八十餘里通番畫溪入震澤人爭受役皆賴全活而水陸又並利

呂陶為銅梁令邑民龐氏姊妹三人共匿幼弟田產弟壯訟之官不得直貧甚至為傭奴陶至一訊而三人皆服罪弟泣拜願以半作佛事以報陶曰三姊皆汝同氣汝幼時非若為主不幾為他人魚肉乎與其捐半供佛孰若分遺三姊弟感泣拜謝聽命

遺愁集

卷之二 經濟

宋

浙西大盜屠阿丑聯艘數十出入湖柳間與海寇劉香合謀巨測汎兵不能制撫按題請南浙兩省會兵合勦時蔡忠襄懋德備兵嘉禾曰此可計擒也何用興師動衆為乃力行鄉約保甲憲得賊勾引窩藏處密召其人謂之曰汝罪應死吾姑寬汝凡吾遣人汝弟飲食之毋洩乃分遣兵卒假作星卜貨賣乞丐等流各之其所伺賊所在半夜發標兵掩襲之賊出不意惶遽登岸四面伏發斬其勇將沈千劬阿丑就擒餘黨悉降賊平後兩省會勦之策議猶未定

遺愁集卷之二

○一集膽畧 事○值○萬○難○非○膽○莫○包○勢○當○掣○肘○無○畧○便○擾○巧○出○天○生○度○越○意○表○庸○夫○所○驚○才○人○能○了○又○臨○敵○決○疑○龍○爭○虎○鬪○鬼○泣○神○號○沙○飛○石○走○運○用○在○心○操○縱○在○手○一○身○都○是○其○大○如○斗○集○膽○畧

唐代宗時僕固懷恩誘回紇吐番入寇合兵圍涇陽郭子儀兵不滿萬乃曰彼衆我寡難以力敵昔與回紇約并頗厚不若往說之可不殺而下也諸將皆憂子儀獨單騎至敵營傳呼曰令公來請相見其大帥藥葛羅恐有詐執弓注矢於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回紇大驚諸囚皆下馬羅拜讓以負盟吐番

遺愁集

卷之二 膽畧

宋

開之夜遁去 晉桓溫入赴山陵先於帳中伏甲士呼王謝入見欲于坐害二人坦之甚懼汗流沾背安從容自如就坐席徐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夷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溫大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金主帥大軍臨采石誓衆渡江會虞允文奉命迎李顯忠交代王權軍且病師采石時王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召諸將出奇敗之劉錡執允文手曰朝廷養兵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恐輩愧死矣及還上曰允文天性公忠朕之裴度 韓淮陰破龍且蒯徹說信叛漢信不能用卒為漢所滅及臨刑

始嘆曰：悔不用蒯徹之言，乃為兒女子所計，豈非天哉！上還洛陽，使捕徹至，詰曰：「若教淮陰反乎？」對曰：「臣狗吠堯，當時唯知韓信，不知陛下。使信蚤從，從言定不致有今日之禍。」上曰：「置之。」趙主亂，威名日盛，每臨陣，必繁綴飾馬。或諫曰：「恐為敵所識，奈何？」主曰：「吾固欲其識之耳。」

王庭奏圍元翼於深州，官軍救之不能出，朝廷不得已，乃以為成德節度，而遣韓愈宣慰，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王曰：『侍郎來欲何為？』愈厲聲責之曰：『神策將士如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何為圍之不置？』庭奏曰：『即當出之。』宴禮愈而歸。未幾，元翼突圍入深州。

遺愁集

卷之二

二

諸呂擅權，劉章忿甚，嘗入侍宴，請曰：「臣將種也，請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酒酣為耕田歌曰：「深耕溉種，植苗欲稀，非其種者，鋤而去之。」適諸呂一人醉亡酒，章起立斬之，太后默然。

魏命鍾會都艾統兵十萬伐蜀，趨漢中，會由大路，艾從間道至陰平，山險不得進，乃令軍士裹糧滾入，及攀崖附葛而下，遂平蜀。姜維不得已降，會說會與艾不和，適艾欲因平蜀之勢乘吳，同馬昭使監軍衛瓘諭止艾，維知會有異，志復勸與瓘密白艾，反狀以檻車囚艾，遂約日反，值諸軍作亂，追出艾于囚車而釋，即殺艾并殺會及維將士以姜維一計，連及三賢，乃爭剖其腹。

見其膽大如斗云

周亞夫乘傳會兵滎陽，諸侯皆以從天而降，及吳攻梁，急亞夫堅壁不出，使輕騎絕吳糧道，吳饑數挑戰，軍中夜驚相擾，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遂定。明帝引兵突出，吳楚大敗。銅馬賊來降，意猶不自安，劉秀乃乘輕騎按行部伍，即隊軍中而使降者環寢于帳下，眾皆曰：「蕭王推赤心置人于腹中，安得不投死乎？」遂推秀為銅馬帝。

朝歌素多盜，以虞詡為縣長，故舊皆弔之，詡曰：「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此正吾立功之秋也。及至設三科以募壯士，復令能縫者備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有出市者，吏輒擒之，盜遂駭散。

遺愁集

卷之二

三

漢漢安元年，張綱受命巡行，乃埋車輪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大將軍梁冀及河南尹不疑，時皇后寵幸，諸梁滿朝，恨綱思中傷之，因廣陵張嬰寇揚徐間二千石不能制，乃以綱為太守，綱至遂單車至營壘門，說以禍福利害，嬰感泣請降。

趙雲守漢中，曹操率大軍猝至，雲以兵少難與拒戰，乃日將數十騎視之，操揚兵大出，雲且戰且卻，操追至營下，雲疾入營，大開營門，不放一卒，行動寂若無人，操疑有伏，遽引去，明日請至視昨戰處，大驚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相拒不下，操軍乃退。」

疑鬼疑神若隱若現令人不可測識惟特于用兵故不得不疑不得不信其為非直是謂須具三十分才三十分智三十分勇畧者方能爾爾

唐皇后韋氏弑中宗於神龍殿臨淄王隆基後服與劉幽求入苑中逮夜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遂揮兵斬韋后并其黨皆伏誅奉睿宗即位

唐李愬乘大雪夜半襲蔡州擒吳元濟械送京師裴度入城愬具囊鞬出迎拜于路左度欲避之愬曰蔡人不識上下之分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及愬還軍文城度悉以蔡卒為牙兵或諫之度曰吾為節度元惡既擒則蔡人皆吾人遣悉集

卷之二 曆畧

也聞者感泣初吳氏阻兵禁人偶語燔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為悉去其禁蔡民始知有生人之樂

劉忠據白面山韓世忠與賊對壘惟奕棋張依堅壁不動一夕穿賊營候者詢問因先得賊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發兵縱擊遂大破之

宋孟珙攻金武仙九砦時積雨軍士畏避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時也遂進兵破九砦

曹克明宋真宗時以累功官至融桂等十三州都運檢既至致衆來謁獻藥一盃曰此藥凡中箭者傳之創立愈克明日可以驗之答曰試以鷄犬其効立見克明日嘗以人試取箭印刻法

者股而敷以藥其人立死克明曰是果驗矣衆大駭服慚謝而去

宋真宗時西京傳言有物如席帽夜飛入人家變為犬狼狀以傷人民間恐懼每夕重門深閉叫噪達旦或禱以鑼鼓知應天府王曾令夜開里門有倡言者即捕斬之妖乃不見

唐崔衆擁兵玩譎詔李光弼代之但庵卒相迎不即交兵光弼惡其無禮即命收繫頃有中使至除衆中丞懷勅問安在答曰衆有罪繫之矣使以救出示光弼曰今日只斬侍御史若宜勅命即斬中丞若拜宰相亦斬宰相使懼而還翌日以兵圍衆至碑堂下斬之三軍股栗

卷之二 曆畧

程昱守鄆城兵備七百曹操聞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欲以兵三千益之昱止曰紹擁衆十萬自以為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不來攻若益以兵則必攻必破紹至果以昱兵少不肯攻退去操謂賈詡曰程昱不惟識畧越人即其屬亦過於賈青

後唐柴克宏有將畧奉命救常州樞密李徵古忌之給以羸卒數千鎧仗俱朽蠹者將至復以朱圭業代之使召克宏還克宏曰吾已計日破賊汝來召我必姦細也命斬之使曰李樞密所命克宏曰即李樞密來吾亦斬之乃蒙船以募匿甲士其中連夜進發襲破吳營

漢李廣守邊嘗與百騎出遊望敵數千騎突至見廣以為誘敵

皆上山列陣。衆大恐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若一走，追射立盡。今吾留彼疑爲誘，必不敢擊。乃令曰：前未創敵陣，二里所止，復令曰：且下馬。衆曰：敵多且近，倘有急，奈何？廣曰：彼以我走，今乃解鞍以示不走，於是敵兵愈疑，果不敢出。止遣白馬將出探虛實。廣卽上馬與數騎追奔，射死復還。騎中解鞍地坐，令士卒悉縱馬偃臥，會暮不動。敵益怪之。至夜半，終疑有伏，欲乘夜取之，皆引去。平旦，廣乃徐歸。

明泰襲殺公紘，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民甚苦之。公悉擒治，不少貸。王不能堪，奏公欺滅親藩，憲宗怒，逮下錦衣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末數事。亨回奏公貧，獄上親閱。

遺愁集

卷之二 曆界

六

其賞嘉嘆良久。卽詔釋公繫，賜鈔萬貫，以旌其廉。調撫河南時，巨瑞汪直坐西廡以事至，竊弄威福，聲勢煊赫。他巡撫率屈體以見，公獨與抗，直亦知重公，不爲較。公乃密疏汪多帶旗校，騷擾地方。汪回京，上問各撫臣賢否，汪獨稱公廉能，上益嘉重。因以疏示直，直叩頭伏罪，上赦之。

宇文泰使達雲武覘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服飾，日暮去營數百步，乃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直入其營，有警夜者，不如法輒撻戒之，歷遍敵寨，無一覺者，具知情形而還。

余介率師平蜀，時利州統制王夔恃功驕恣，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民苦之。玠至，嘉定夔率所部迎謁，班聲如雷，舟中皆失色。

而玠自若了，不爲動。夔退曰：不謂儒者乃有此人。玠欲擊，諸將又恐輕動危蜀，乃夜召夔議事，就席斬之。軍民安堵如故。

岳飛受命討楊云，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不如往降。飛單騎按其步曲，遂遣佐至湖中，視可乘者，諭之可勸者，招之會。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以示曰：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許之。由是且攻且撫，果八日而捷。書至，浚嘆曰：岳侯真神算也。

段秀實以白孝德薦爲涇州刺史，時郭子儀爲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邠之惡少竄名伍中，白晝橫行街市，孝德不敢言。秀實請爲都虞候，俄而晞士入市取

遺愁集

卷之二 曆界

七

酒刺酒翁，攘酒器，秀實列卒擒之，斷首置梨植之門外。一營大譟，盡甲秀實解去，佩負遣一老嫗控馬，逕造晞門，甲者盡出，秀實笑而入，曰：殺一老兵，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衆皆愕然，既而晞出讓之，秀實責曰：副元帥功兼天地，今尚書恣卒爲暴，使亂天子邊，欲誰歸罪乎？罪及副元帥矣。今邠惡子弟，竄名部籍，殺人如是，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故不禁戢士卒，然則邠氏功名其存者幾何？晞乃再拜曰：公幸教晞，卽叱衆解甲。秀實曰：我亦食可爲設具，食已，又曰：吾偶疾，作願借一宿，遂臥軍中，晞大驚，戒卒擊柝衛之，燃燭以俟，明日復盡歡而別，仍請孝德所贖，邠寧賴以得安。

威寧伯王越與保國公朱永帥千人巡邊敵騎萬餘猝至衆寡不常永欲走越止之爲列陣以守敵疑不敢前薄暮乃令士皆下馬啣枚魚貫而行戒勿反顧自率驍勇殿後走五十里賊賊敵竟不覺明日謂永曰我一動追躡無類矣結陣示暇以惑之也次第徐行且悉下馬使軍無聲故得全還耳永大愧服

船載水出錢塘口蓬條覆之時峻賞募覓水屬所在接檢甚急卒乃捨船市渚因飲酒大醉還舞棹向船大叫曰何處覓庚吳郡此中便是水大惶怖戰慄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疑卒狂醉反不復察得免于禍後事平水欲報卒卒曰出自斯下不願

遺悉集 卷之二 贈畧

名器少苦執鞭恆患不得快飲今使酒足逾年我事畢矣餘無所須水乃爲起大舍市奴婢使其門內皆置百斛醇醪以終其身而卒自酣飲之外亦了不與一事

非唯有膽而實有大畧更妙在功成之後知足安分不特達觀其識見尤高人百倍

板溫來朝詔王謝迎之時都下人情惶惑云欲誅王謝因移晉祚溫至大陳兵衛延見朝士坦之懼甚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神色不變從容就席笑語移日時鄰超爲溫謀主因使臥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間安笑曰鄰生可謂入幕之賓矣竟盡歡而別

設有不虞急亦無用朕到此地卻身不由主矣若并具大才畧者安能怡然若是王謝齊名於此不待不分優劣

明嘉靖中謝瑜爲侍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時武定侯郭勳禮部尙書嚴嵩兵部尙書許瓚左都御史党以平方柄用公以四凶幼之世宗大怒謂這厮專一詆毀大臣好生無禮方欲執筆降旨忽大雷電震碎擎天柱次日遂得溫旨

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吳人于要害處並作鐵鎖又作鐵鏈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巨艦王濬乃作大筏先行過鐵鎖沉著後而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舟前遇鎖則然炬燒之須臾斷絕于是船無所礙連夜竟襲樂鄉吳都督

遺悉集 卷之十一 贈畧

孫歆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濟戒諸將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力處也應直抵建業王渾悉其成功遣人要濬議事欲以阻其行濬報曰風利不得泊也遂入石頭城受孫皓降

明成化中鉛山有娶婦及門而揭幕止空輿者兩家各以欺侮互訟詢之媒從皆云女實升車縣官不能決張壽新之任偶勸田出郊至邑界見有樹大數十圍蔭占二十餘畝不堪禾稼情欲伐之以廣田父老吏卒交口諫阻以爲神之所棲百姓稍失敬便致病死公不聽即日率數十壯丁戎服鼓吹而往未至數百步見衣冠三人拜謁道左曰我等樹神也棲息於此已有年

矣○幸○垂○仁○見○容○公○叱○之○怒○不○見○命○夫○運○斤○斫○有○血○出○衆○懼○欲○止○
公○怒○乃○自○斫○之○衆○不○敢○逆○劍○三○百○樹○方○斷○見○其○巔○有○巨○巢○巢○中○
有○三○婦○墮○地○冥○然○欲○絕○扶○而○灌○之○良○久○始○甦○問○何○以○在○此○答○曰○
去○年○爲○暴○風○所○吹○至○身○在○高○樓○與○三○人○歡○宴○所○食○皆○美○饌○時○時○
俯○瞰○樓○下○城○市○歷○歷○在○目○只○無○階○可○下○少○年○往○來○率○從○空○飛○騰○
不○知○乃○居○樹○巢○也○公○悉○訪○其○家○還○之○中○一○女○正○與○中○所○失○者○訟○
賴○以○解○以○木○修○公○解○怪○遂○絕○地○復○爲○良○田○

遺愁集卷之二

一集偏強

理○直○氣○壯○君○相○不○移○忠○貞○義○勇○威○武○不○屈○令○項○爲○強○殿○檻○可○
折○薑○桂○之○性○到○老○愈○辣○集○偏○強○

漢○董○宣○爲○雒○陽○令○河○南○公○主○蒼○頭○殺○人○宣○就○主○第○勒○取○格○殺○之○
以○償○主○怒○泣○訴○于○光○武○上○令○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兩○
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布○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到○門○
今○貴○爲○天○子○乃○威○不○能○行○一○令○乎○上○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
敕○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以○旌○之○

唐○武○后○時○李○元○綰○遷○雍○州○司○戶○太○平○公○主○與○僧○爭○碾○磑○主○方○承○

遺愁集

卷之二 偏強

恩○用○事○有○司○皆○希○其○肯○元○綰○獨○判○歸○僧○長○史○資○懷○貞○大○懼○請○改○
元○綰○大○書○牘○尾○云○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卒○不○能○易○

唐○韓○偓○爲○翰○林○宰○相○韋○貽○範○母○喪○詔○起○復○位○偓○當○草○制○言○貽○範○
處○喪○未○數○月○遽○使○治○事○恐○傷○孝○子○心○學○士○使○馬○從○陪○強○迫○之○偓○
曰○我○旌○可○斷○制○不○可○草○

宋○時○會○試○鄉○進○士○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不○是○僞○學○四○字○撫○州○推○
官○柴○中○行○獨○白○漕○司○云○自○幼○習○學○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
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曹○操○圍○張○超○城○洪○統○泣○從○袁○紹○請○兵○赴○援○紹○不○從○洪○怒○與○紹○絕○
及○紹○圍○東○郡○洪○謂○曰○今○日○服○也○未○洪○據○地○瞑○目○惜○洪○力○不○

能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怒殺之洪同邑陳容在座力諫紹
慚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賊洪傳空復爾為容曰仁義有常蹈之
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今日寧與賊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
日語也紹怒并殺之眾歎息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唐德宗時欲相裴延齡陽城為諫議大夫痛哭于廷宣言曰白
麻出我必壞之遂不得相

唐柳渾好直諫張延賞使人謂曰相公能節言則重任可得渾
曰為我謝張公渾頭可斷舌不可禁

漢成帝時災異委見人多言王氏專權所致上頗然之乃至安
昌侯張禹第出所言示禹禹曰以年老子孫微弱恐為王氏所

遺愁集

卷之二

備錄

二

怨乃曰天道深遠難見新進亂道悞人宜無足信上遂不疑故
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曰願借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
厲其餘上問為誰曰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傅死罪不赦
勅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大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于
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諫上意
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葺之以旌直臣

唐德宗聽裴延齡請貶陸贄為忠州別駕諫陽城率同官守
延英門論延齡奸邪贄無罪上大怒將軍張萬福問諫官伏闕
趨行大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太平矣萬福武人年八十餘由
是名重天下而城亦得從 暨改國子司業尋復左遷道州刺史

治民寬恤賦稅不登觀察使讓之乃自署其考曰樞字心勞惟
科政拙應考中下

杜黃裳為裴延齡所惡十年不遷及婚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
卿因勸執誼曰主上有疾宜率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
人甫得一官奈何唇口議及禁中事黃裳勃然曰我受恩二朝
豈得以一官相賣乎遂拂袖而出

宋晏敦復力詆和議奏檜使人語曰若肯曲意相從兩府且夕
可至答曰吾終不以身計而悞國家况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
勿復言

唐憲宗時劉闢反推官林蘊苦諫闢怒將殺之陰飛行刑者使

遺愁集

卷之二

備錄

三

勿斬但數觸刃于其項繼怒叱曰斃奴當斬即斬我頸豈觸石
那闢兒終不能屈乃嘆曰忠烈之士也命檢出之

內監仇士良請以開府廢其子于牛給事中李中敏判曰開府
階誠空齋子鬻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而去

徐仲雅自馬希廣之廢杜門不出周逢行慕其高致署為武平
節度判官稱疾不就及迫脅固召之終辭逢行怒放之邵州竟
不為屈

宋趙普常薦某人為某官太祖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後日更
奏太祖大怒裂碎奏章擲之于地普神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
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太祖悟卒用其人

趙鼎不附和議。秦檜怒之。乃徙于吉陽軍。謝表曰：白首何歸。恨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曰：此七傷強。猶昔宋仁宗朝。劉太后垂簾聽政。嘗問學宗道。唐武后何如。對曰：唐之罪人。又問：立劉氏七廟。對曰：如嗣君何。乃止。孫公剛正嫉惡。貴戚咸憚。乃呼之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

呂蒙正在中書。太宗欲遣人使朔方。蒙正以名上。帝不可。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執耶。對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耳。卒用之。果稱職。帝歎曰：蒙正氣量我不如也。

孔道輔使契丹。有優人以文宣王為戲者。道輔臨席。慨然竟出。契丹主酌大卮謂曰：天寒飲此。可致和氣。答曰：不和固無害。遂還。

遺愁集

卷之二 備錄

四

永光元年。漢元帝將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大夫薛廣德免冠頓首曰：宜從橋上。不聽。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汚車輪。使陛下不得入廟矣。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廣德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劉安世在諫。垣正色立。朝面折。廷諍屢為章。停蔡京所忌。連加貶竄。極遠惡地。無不歷。還羣賢。獨存。積憾嘗評元祐人物曰：器之直鐵漢也。

明嘉靖中有馮御史恩者。會彗星見。極論汪鑑為腹心之孽。并及二相。臣更做范希文百官圖例。分別賢不肖而上之。辭旨峭厲。上恚甚。馳緹騎逮至京。下詔獄。比附上言大臣德政律論。王肅敏公廷相議以公所坐特毀。舉失當。與三尺不盡合。疏請之不聽。尋以例會審。而前所論汪鑑者。驟遷太宰。高坐執筆。故令校士持公轉膝面之。公遽起立。太宰怒謂汝上書欲死我。今不在我手中耶。公叱曰：汝能殺我乎。我且為厲鬼以殺汝。太宰益怒。謂四何敢叱大臣。公曰：大臣而無君。人人得誅之。何但叱為太宰。乃據公獄中事。謂受人侮。公笑曰：患難相恤。義固當耳。不至如若以選人市。又受某某金而薦之。開府太宰怒甚。推案下。欲奉公公應之。愈厲。王肅敏乃好言謂馮御史何絮為祖宗不殺諫臣。百七十年矣。豈因而快心。破祖宗法。又正色謂太宰

遺愁集

卷之二 備錄

五

有法在。以法論御史。則可以怒論御史。則不可。汪始氣沮。乃止。然猶署公情真。公挺身出不顧。觀者皆噴噴稱歎曰：是真御史。始以其膝鐵也。聽其辨口。亦鐵。今者覺其體與骨皆鐵矣。因目為四鐵御史。已而上所使測事者。皆以情聞。得不論。收戍雷州。御史面一鐵。遂足以奪姦邪之魄。落貪污之膽。矧具四鐵乎。四鐵御史較之。四其御史。其人品之相去幾何耶。

宋真宗力事封禪。羣臣莫敢有異議。惟龍圖閣待制孫奭諫曰：以臣所聞。天何言哉。及以王旦為汾陰大禮使。後上疏曰：今野鷄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幸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

陛下何為而弗思也

御史張戢論王安石亂法并言呂惠卿曾公亮等不宜在君側
既上又申請中書爭之安石舉弱掩面而笑戢怒曰戢之狂
直宜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亦不少矣

知諫院唐珣奏二十疏皆爾中不發珣乃因百官起居日叩陛
請對大雉宣讀六十餘條至詆安石為李林甫盧杞侍衛皆相
顧失色矧慷慨自若讀已下殿再拜而退安石大怒譴開門糾
之貶潮州別駕

秀州判官李定附會新法稱民甚便特拜御史未敏求種頌李
大臨爭之言定不出銓考墮素朝制封還詞頭並落職天下稱

道愁集 卷之二 備強

為熙寧三舍人

成化時進士李文祥與萬安孫弘壁同年安欲引附已使孫延
款於家屬題書鳩奮筆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
安怒降縣丞

明世宗酷好方術命駙馬鄒景和入西內景和以不諳玄理辭
免俄以金幣賜修玄諸臣猶及景和景和自疏無功不受但云
使臣洗心滌慮當效馬革裹屍之報上曰和放出不祥之語宜
坐以謫誦律例姑從寬典止命革爵

唐李甘為侍御史鄭注求宰相甘曰注何人而欲得相若白麻
出我當壞之注卒為所沮

正德十三年六月復議北巡上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
公朱壽巡邊命召閣臣草勅楊廷和疏諫不聽因稱疾不出上
乃御左順門立召梁儲面促草制儲曰勅不可草上曰何逆命

耶對曰凡事可將順此則不可從上大怒手劍立叱曰不草勅
齒此劍儲免冠解衣釋帶伏地涕泣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
勅以臣名君死不取奉命痛哭良久上悟其誠乃擲劍而罷

明神宗時南直學憲房環貪污先伯祖慎吾公鼎思為吏科長
將參論因環亦申相時行得意生携疏往白申曰看我面令彼
厚潤以贖罪公曰門下強性成恐難從命遂拂袖出竟劾之
申怒密使揭奏環削籍公亦降調曹纂琳那代醉編 豫章詩話行世

道愁集 卷之二 備強

景泰時太監金英使江南公卿郊迎設餞大理卿薛瑄獨不往
英賢之至京語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尋召入時蘇州饑民
貸粟於富家不與遂焚其舍遣王文按究坐以謀叛株連五百
餘家瑄抗疏力辨獲免甚衆文謂人曰此老倔強猶昔

嘉靖中駙懋卿以總理鹽政巡行都邑勢焰煽灼其妻從行裝
五絲軒輿以十六女昇之令長迎送膝行蒲伏飲若流至淳安
知縣海瑞供帳疏簡抗言貧邑不能久容車騎驅之出境懋卿
怒甚素聞其清介強項因敕戚去慈谿知縣霍與瑕亦骨鯁不
屈因啖巡鹽御史袁淳劾之並落職

遺愁集卷之二

一集放誕

肆其豪邁。遺達不羈。率其高論。滿澤自修。王侯可涉。禮法不
拘。一縱一橫。堪笑堪嗤。唯集放誕。

昔劉伶縱酒放達。常飲醉。或脫衣裸形。狂走屋內。人見而譏之。

伶曰。我以天地為棟梁。宇舍為禰。君何為乎。入我禰中。

阮籍鄰家有美婦。常當爐沽酒。籍與王安豐常從之。飲既醉。便眠。

婦謂夫始殊以為疑。及後伺察。終無他意。竟無忌焉。

王戎弱冠時。詣阮籍家。時劉公榮先已在坐。籍謂王曰。偶有二

斗美酒。常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與焉。二人便交觴。酬酢公榮。

果不與一杯。而言語談笑。三人無異。劉亦絕不介懷。後人問阮

何意。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唯

公榮庶可不與。飲。

桓宣武引謝奕為司馬。奕既至。猶推布衣。交在溫坐。岸幘嘯咏。

無異常日。桓每向人曰。此我方外司馬也。及飲酣。轉無朝廷禮。

桓入內舍。奕輒復隨去。桓乃往。主所避之。公主笑語曰。君無任

司馬。何由得相見。

阮嗣宗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素與無親。生不相識。一

日酒酣。竟造其家。為之。慟哭盡哀。而返。鄰舍與其家俱甚愕。然

唐楊炯每呼朝士為麒麟。或問何意。炯曰。今之弄假麒麟者。

必修飾其形。覆之。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若無修飾

學而虛叨朱紫。何以異是。

楊用修在瀘州。常醉。胡僧粉面作雙。了。特清。押時。花命。門生。昇

之。令諸妓女。捧觴。隨後。遊行。城市。觀者。擁擠。如堵。了。不為。作。

張旭善草書。又極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或以頭髮濡墨。而書。

時人稱為草聖。與李白等稱酒中八仙。杜甫有詩云。張旭三杯

草聖傳。揮毫落紙如雲烟。

畢卓為吏部郎。嗜酒。有司合。郎釀酒。方熟。卓嘗。酒香。不能。禁。夜

至。酒所。痛飲。盡醉。竟臥于。甕側。從者。不識。縛而。為之。乃畢。吏部

也。大驚。送之。歸山。濤聞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

謝安兄奕。為桓溫司馬。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嘗過。溫。飲。溫。走入

南康。主家。避之。奕遂。携酒。就廳。事。引溫。一兵。帥共。酌。笑曰。矢一

老兵。得一老兵。兵何。所在。務適。我興。而已。

晉阮籍。放縱。傲世。文帝。甚愛之。任其所。欲。嘗謂。帝曰。平生。曾遊

東平。樂其。風土。願為。彼太守。帝從之。籍便。騎驢。到郡。盡壞。府舍

壁。障。使內外。相望。教令。清寧。住十餘日。便復。騎驢。而去。後。開步

兵厨。中貯酒。數百斛。值校尉。缺。即求。補署。時與。劉伶。酣飲。焉。

畢世。茂卓。少做。達。縱酒。豪邁。嘗云。一手。持海。螯。一手。持酒杯。拍

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孔羣。好飲。王丞相。語之。曰。卿何。為。恒飲。酒。不見。清。宋。覆。布。日

身○門○羣○曰○不○爾○不○見○精○肉○乃○更○堪○久○嘗○以○書○與○親○云○若○今○年○
田○不○得○林○米○七○百○斛○恐○不○了○麩○藥○事○

賀○司○空○入○洛○經○吳○開○門○舟○中○偶○爾○彈○琴○張○季○鷹○適○從○岸○上○過○素○
不○相○識○聞○弦○聲○清○雅○卽○下○船○就○賀○因○共○語○便○大○悅○取○酒○共○酌○問○
賀○何○之○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遂○曰○吾○亦○有○事○往○北○京○竟○與○
同○發○初○不○告○家○人○遍○訪○追○詢○始○知○

王○佛○大○少○疎○畧○好○酒○在○荆○州○轉○甚○一○飲○或○至○連○日○不○醒○自○號○上○
頓○每○嘆○云○人○若○三○日○不○飲○酒○至○醉○便○覺○形○神○不○復○相○親○

趙○子○固○嘗○放○樓○山○隈○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指○林○麓○最○幽○處○登○
月○叫○絕○曰○此○是○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

遺愁集 卷之三 放誕

遺愁集卷之三

成都余 畜生生 鑿定

松陵顧有孝茂倫

古吳張賢勝晉侯纂輯

蔣 枯荆名 顧圖河書宣

友人 顧 潛伊人 趙 淑叔子 訂正

金 侃亦陶 吳 暹省齋

沈 亮無功 王庭珪上明

一集卓識

非○智○不○決○非○勇○不○斷○見○地○既○明○使○心○不○亂○弗○惑○旁○撓○不○為○眾○

遺愁集 卷之三 卓識

炫○斬○絕○孤○疑○一○刀○兩○段○又○識○踞○其○巔○見○居○其○極○維○彼○聖○哲○有○

典○有○則○卓○爾○不○羣○邈○乎○無○匹○鑿○茲○明○了○長○人○智○術○集○卓○識○

竟陵王子良好釋氏范鎮盛稱無佛子良日君不信因果何得

有富貴貧賤鎮日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飄散或拂簾視墜齒

席之上殿下是也或關雎牆落糞溷之中下官是也貴賤雖殊

因果何在

齊斛律金爲左丞子光爲大將軍門中一后二太子妃三公王

每朝常聽乘步挽車至階或以羊車迎之金不以爲喜謂光曰

古來外戚鮮有能保其族者吾家當以勤勞致富貴何必藉女

寵也

王通累徵不起弟子問息謗曰無辨則止怨曰不爭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囿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卒謚爲文中子

唐太史令傳奕請除佛法疏畧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抗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稅偽起三途謬張六道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者無法奕曰蕭瑀不生于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上是奕言乃詔有司沙汰僧尼

魏徵勸建成早除世民不聽六月太白經天房玄齡勸世民行周公之事猶豫未決乃命卜之張公謹取龜投地曰卜以夾疑事在不疑何用卜爲遂率長孫無忌等伏兵玄武門射死建成

遺愁集

卷之三

卓識

二

尉遲敬德擊殺元吉高祖謂裴寂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蕭瑀等因勸立世民上曰是吾夙心也世民召徵曰汝何難聞我兄弟徵神色不變舉止自若從容應曰使先太子蚤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改容禮之

羣臣咸歸心太宗使魏徵之策果行唐祚豈能久遠乎

張蘊古上大寶箴畧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上嘉納之

唐太宗嘗與侍臣論教化封德彝勸嚴法令魏徵勸行仁義上從徵言是歲斗米三錢外戶不閉行旅不資糧取給於道路上

曰此魏徵勸吾行仁義之效惜不及令封德彝見之

狄仁傑巡撫河南以吳楚多淫祠奏焚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泰伯季札伍員四祠

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問曰朝恩將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東甲盛衛以從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何益乃從家僮數人輕騎而往盡歡而別

不惟有識而實有膽膽因識而愈大識因膽而愈高

唐以盧杞全平章事郭令公每見客姬妾不離側及視來悉屏侍女或問其故答曰杞貌陋而心險嬖人見之必笑他日得志

遺愁集

卷之三

卓識

三

吾族無噍類矣

南道節度使柳公綽過鄆縣有二吏一犯賊一舞交衆謂必誅

犯賊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在竟誅舞文者

宋太祖數徵行或諫之曰帝王自有天命求不可得拒不能止有天命者任自爲之

宋太祖徵行每過功臣家一日大雪向夜趨普意必不出久之忽聞叩門聲亟出視太祖立風雪中普惶恐拜迎議重相地坐煖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計下太原普曰太原既下則邊患獨我當之不如削平諸國彼彈丸黑子將安逃避上然之無所大笑

宋徽宗十王昭素為國子博士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如愛民養身莫如寡欲太祖愛其言命書於屏几

宋曹彬總師伐唐太祖謂曰侯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潘美等預賀彬曰不然尚有太原未平耳及還上曰本欲用卿奈劉繼

恩未下姑少待之乃賜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

宋太宗開多寶塔費錢億萬計田錫上疏曰眾以為金碧輝煌臣以為金膏藥血上笑而不怒

宋宦官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謀廢立太宗不豫李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乃令吏趨入侍及帝崩皇后令繼恩詔端端

逆悉集 卷之三 卓識

即給入書室鎖閉之亟入宮奉太子即位太子垂簾引見羣臣端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率廷臣拜焉

宋丁謂與寇準善屢薦其才李沆曰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進曰如謂者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曰他日後悔常思我

李沆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狹為太祝奉禮舍則已寬矣

契丹侵澶州寇準談笑自如帝問之答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願駕幸澶淵上有難色準固爭之乃決策為帝至澶州司天

監言日抱珥黃氣克塞敵當不戰而退準乃請上過河眾皆

懼唯高瓊是準言即麾衛士進蓋諸軍望見御蓋皆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帝幸行宮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歡呼士乃喜曰準如是朕復何憂卒成和議而還

宋王旦每薦人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為人所毀旦日旦處安得有毀人者及議知制誥日可惜張

師德向敏中問之日屢于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守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何如也

內侍任守忠乘英宗疾交構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之韓琦出

遺愁集 卷之三 卓識

空頭勅一道歐陽修已簽趙概難之修日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數其罪請斬州安置取空頭勅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少緩恐生中變人咸快之

宋王安石執政士大夫皆以為得人呂誨獨言其不可大用將入對司馬光密問所言何事誨日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

日眾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日君實亦為是言耶安石好執偏見聽其言則美施於政則疎置之宰輔天下必受其禍疏入出知

鄧州

宋神宗問司馬光日王安石何如光日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拘耳及行新法人都呼之為拘相公云

或謂李師中口近見與報包拯參知政事恐天下自此多事矣
各口包公何能為今知鄞縣王安石眼多白帶似王敦他日亂
天下者必斯人也

以呂大防為皇后六禮使册孟氏為后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
非細事也既而歎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他日固有異變必此
人當之

宋太后高氏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后曰老身沒後必有
調戲官家宜勿聽之公等宜蚤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
左右賜社飯曰公等各去喫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當思量老
身也遂崩

遺愁集

卷之三

卓議

六

張浚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開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
也秦陝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
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遂定議

宋高宗立建王瑋為皇太子更名脊騎射翰墨皆絕人未幾遜
位自稱太上皇退居德壽宮謂羣臣曰付託得人我無憾矣太
子即位嘗立馬殿廷以便騎射在宮輒携一漆杖因其有意中
原故習勞至此

元耶律楚材為相每以身利天下嘗言為官長者與二利不若
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世以為名言
元世祖嘗令廉希憲受帝師八思馬戒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

上曰孔子亦有戒乎曰為臣盡忠為子盡孝是也世祖善之
襄陽既失汪立信進守江之策遺書曰道以為內郡何事多
兵宜盡出之江上距百里而屯屯有將十屯為府府有督無事
則往來游獵有事則東西齊擊戰守並用此上策也否則許翰
策果不傳行則天敗我矣若街壁與觀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大
怒兵之於地乃中以危法廢之及三學生與羣臣上疏謂非師
相親征不可似道不得已乃自將出師召立信為招討受詔即
日就道相遇於蕪湖似道撫其背曰不信公言以至於此至建
康守兵悉潰四面皆元師知事不成乃率所部數十人退至高

遺愁集

卷之三

卓議

七

郵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
天順中朝廷好寶玩中貴言宣德時嘗遣太監王三保使西洋
獲奇珍無算上命使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水程時劉大夏為
郎官尚書項忠令都史檢校牒劉先檢得匿之吏不得復令他
吏再檢項詰曰署中文牘焉得失去欲責治之劉微笑曰昔下
西洋費錢穀數十萬軍民亦死萬計此一時弊政牘即存尚宜
毀之以拔其根猶追究其有無耶項悟聳然揖謝復指其位曰
公達國體且有陰德此座不久屬公矣後劉果至大司馬
宋王德用為定州總管日夜訓練士卒人皆可用會契丹有
者來阻或請捕殺之德用曰弟舍之吾正欲其以實還告

百勝不如不戰而勝也。明日故大閱士，悉勇躍思奮勇氣，十倍乃伴下令具糗糧，聽吾旗鼓，所向視者歸告，謂漢兵且大入，遂成和議。

樂羊子出遊學，期年而返。妻曰：久客懷思，耳妻乃引刀截髮，言曰：此織自一絲而累寸，寸而至尺，尺至丈，以迨成疋。今若斷其機，則前功盡捐矣。羊子悟，七年不歸，卒業始還。

太原被圍，李克用數敗，發晉大將李存信，勸且入北邊，以圖後舉。劉夫人聞之，罵曰：代北牧羊奴，何足與計成敗？公嘗笑王行瑜棄邠州走卒，為人所擒，乃今欲躬蹈之耶？公昔走韓勣，幾不能脫，賴天下多故，始得南歸。今屢敗之，兵人無固志，再一失

道愁集 卷之三 守誰復從公者，克用悟，遂止。

晉王衍為尚書令，樂廣為河南尹，皆尚清談，衍少時山濤見之，嘆曰：何物老嫗生此孽！馨兒然，壞天下者必此人也。

宋李九則嘗宴軍而甲仗庫火，九則不為動，仍作樂飲酒，不輟。少頃火熄，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洩旬，軍械完足。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報。火狀真宗曰：九則必有說，姑使詰之。對曰：兵械所藏火微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為，欲乘機竊發，若令宴往救，則墮其計，事反不測，人服其謀。

契丹來求納地，宋仁宗許，遣富弼為報聘使，初往，聞一

人意也。

宋程明道同弟伊川偶赴一士夫宴，有妓侑觴，伊川見之，拂衣起去。明道盡歡而別，次日伊川過明道齋，慚猶未解，明道曰：昨日座中有妓，吾心中卻無妓，今日齋中無妓，汝心中卻有妓，伊川作服。

宋主遣王玄謨等伐魏，沈慶之曰：治國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欲伐人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事何由濟？不聽。師出果敗。宋曹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上問王且誰可代者，且薦李及眾疑及雖謹厚，非守邊才，韓億以告，且且答及至秦州，將吏亦心懼之，會有禁軍白晝掣旗人頭上銀釵于市，吏執以聞，及方

道愁集 卷之三 坐觀書召之前，畧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號令通衢，復觀書如故，將士驚服，不日聲譽達於京師，億聞之，見

且道其事，且稱其知人之明，且笑曰：成卒為盜，主將斬之，此事之常，何足為異？且之用及非為此也。夫以瑋知秦七年，老人畏服所處，邊事悉已盡宜，他人若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收瑞成績，所以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謹守其成規也。後及聲名果與瑋齊。

建文初，燕王來朝，卓敬密奏曰：燕王狀貌不凡，智慮過人，酷類先帝，北平者強悍之地，金元所由興，宜徙之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

明莫能察建文覽奏大驚語敬曰燕地骨肉至親卿何得言及此敬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建文默然

歐陽池係嫡子兩兄皆庶出父析產欲厚嫡池妻馮氏請曰嫡庶子為父母服有差等乎父曰無異馮曰服無差等財產豈可有異應均分為宜父嘆服從之

陳翁公曰武士無鹵莽氣書生無寒酸氣女郎無脂粉氣山人無煙霞氣僧道無香火氣必須換出一番境界便為世上不可少之人

一○等○樣○人○便○有○一○等○行○徑○予○嘗○謂○文○人○無○傲○脚○氣○商○賈○無○市○井○氣○清○客○無○戇○片○氣○胥○吏○無○公○門○氣○方○為○不○惹○厭○人○亦○是○意

遺愁集 卷之三 卓 十

歟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儻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予曰靜春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革周益公推之云子澄澄其慮靜春開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即此意歟

朱溫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溫為節度使其母王氏猶備食於蕭縣劉崇家始迎以歸溫奉觴為壽啟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無乘先人矣母惻然曰汝能如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恐未必如前人也

古人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未泯性惡鄰薄其父安有不背負其君者母已蚤知此子必然作賊其識卓矣

謝天瑞曰余嘗論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儉於私可以獲福儉於公可以保貴儉於門閭可以無盜賊儉於裝衛可以無叛亂儉於官職可以無姦佞儉於嬖媚可以保壽儉於心可以出生死是以知儉之一字乃為萬化之根本仲尼氏曰與其奢也寧儉有以也夫

余嘗推而廣之謂居家處世宜悉本於儉儉於交可以寡怨儉於口可以免禍儉於服飾可以惜福儉於飲食可以養胃儉於嗜慾可以延生儉於日用可以免空乏儉於應酬可以

遺愁集 卷之三 卓 十一

減馳逐儉於奔走可以節勞碌儉之為用大矣哉

漢武帝徒姦民居茂陵輒人郭解關東大俠也亦在徒中乃致衛青言於上曰郭解家貧恐不中徒上笑曰解一布衣權能使大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卒徒之

裴度在中書方宴集左右忽自失印度飲笑自如毫不為動頃之復自於故處得之度亦不應或問其故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則投之水火緩則復還原處人服其識量

北史善識倚伏之幾每日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一日馬入胡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馬併駿馬而歸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乎其子果以試騎折股人復弔之翁曰又安知非福乎

乎迨後出兵選壯丁其子以跛故竟得免

宋治平中邵堯夫雍與客散步天津橋聞杜鵑聲慘然不樂曰

洛陽舊無杜宇今始至天下將治也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

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十年上必

用南人作相多引川南士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後神宗

朝果用王安石呂惠卿等以致亂

裴度未第時羈跡洛中策蹇驟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

有二老人倚柱語曰蔡州何時得不及見度愕然曰適憂蔡州

須待此人作相僕聞以告公笑曰彼見我能鍾聊相戲耳何足

為言後憲宗時果為相平淮西封晉公

遺愁集

卷之三

卓

三

後漢十四年魏張掖柳谷口水溢而石負圍其狀若龜有文曰

大討曹詔頒天下以為嘉兆張璠曰此當今之怪異將來之符

瑞也

憂翁者江陰巨族嘗舟行過市橋一人擔簞傾入船中渡及翁

衣看其人乃舊識也僮輩大怒欲登殿之翁曰此出不知耳知

我寧敢犯乎因好言造之及歸查閱債籍此人乃負三十金無

償欲因是以求死遂以詐翁翁為之毀券其人無嫌可乘竟爾

其禍

長洲尤翁開錢典成底開舖中因聲出視則鄰人也司典者亦

曰其將衣質錢今空手來取反出語語天下有是理乎翁見其

人仍悍然不遜乃諭之曰我知汝意不遇歲慶新年計耳此小

事何以爭為命檢原質得衣惟四五事翁指案示云此絮寒不

可少又指道袍云此與汝拜年用他物非所急似可暫也其人

得衣二件且見主人和厚遂默然而去是夜竟死於他家法訟

經年家為之破此人因負債多已服毒厥尤翁可詐特來尋釁

緣不與較無可生波則移于他姓耳或問翁何以預知其謀而

恐之翁曰凡非理相加其中必有所恃小人所恃者命而已小

不忍則受其禍聞者嘆服

唐開元中張九齡為中書令范陽節度張守珪奏裨將安祿山

頗失利送戮於京師九齡批曰獲其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法

遺愁集

卷之三

卓

三

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及到中書與語久之

復奏云祿山具有反相宜速斬之以絕後患玄宗曰卿勿以王

夷甫識石勒之意設害忠良更加官爵放還本道至武德初玄

宗在成都思九齡之言制贈司徒遣使致祭

有富民張老者無子妻生一女贅婿於家妻後生一子名一飛

育四歲而張卒方病時謂婿曰妾子不足任吾家資財富界汝

夫婦願但養彼母子不死溝壑即陰德矣于是出券書云張一

句非吾子也句家財盡與吾婿句外人不得爭奪句婿大喜據

張業不疑後妾子壯告官求分婿以券呈遂置不問迨奉使者

至妾子復訴婿仍前赴憲奉使者曰爾翁明謂吾婿外人爾何

敢爭其美耶乃更其容自云張一非吾子也何家賦盡與吾婿外人不得爭奪有龍飛為非者慮子勿恐為汝害耳於是盡斷給妾子里黨莫不稱快

解得甚通昔有人至一友家忽遇雨主人戲曰雨落天留客天留人不留答曰做處另一念法雨落天留客天留人不留主人大笑飲之亦甚有趣附佐一笑

晁錯勸削七國父曰汝削諸侯口多怨汝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晁氏必危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連身也及後果以此致禍

雜云乃父有卓見然為國公家亦是臣子分內事勿輕議之

遺愁集 卷之三

司馬楚之督軍柔然欲擊之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人營視伺割以為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為備乃伐柳為城以水灌之城甫立而柔然兵果至時正天寒水堅滑不可攻遂散去

宗澤以計卻金人念敵眾十倍於我今一戰而退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營則危矣乃乘暮疾徙金果夜至見止空營大驚而退

有客至昭烈所談論甚快忽諸葛入客遂起如廁備對亮誘客亮曰觀其色動而神懼視低而盼數邪形外漏姦心內藏必曹氏之刺客也備不信急使人追之已越牆而遁矣

劉裕伐南燕師過岷山燕兵不出裕喜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徐獵樓敵人無阻乏之憂彼已入吾掌中矣遂大敗燕師

宋寇準自青州還請立儲貳太宗曰壽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當乞蚤決定遂以元傑為開封尹

明劉基幼聰明長而天文兵法無不洞悉嘗偕友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諸人皆以為慶瑞賦詩頌美基獨縱酒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十年後有王者興應在金陵我當輔之眾駭以為狂後果佐明太祖定天下封誠意伯

漢文帝酷幸慎夫人宮中嘗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袁安

引卻慎夫人席慎怒上亦怒袁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睦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悟大悅賜金五十斤

宋上作浙東寺備極壯麗曰此是我大功德虞愿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為佛若有知當慈悲哀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宋主怒使人驅之下殿

張晉為刑部時民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穿垣將入取贖子以為盜也矚其人撲殺之取燭驗視則父也鄰里呈于縣官官議子殺父不宜縱而實非盜不知其父又不宜誅獄久不能決

晉問贖者筆批曰殺賊可知不孝當誅子有餘財不養其父而使父貧為盜不孝甚矣豈得以誤殺之律寬之竟坐以弑父例

人以爲當

明韓雍宣撫江右時忽報寧府之弟某王至公托疾乞少醫密遣人馳召二司至且索白木儿一張始旬并迎王入其言兒叛狀公辭以疾噴莫聽王索紙左右昇几進王詳書其事而去公以上聞朝廷遣使按無跡時王兄弟復相歡諱無言使還白乃坐雍以難問親王罪械至京公乃上木儿親書方得釋

梅少司馬國禎制閩三鎮有人言於河中得傳國璽以黃絹印其文頂之於首詣棘門獻之乞公題請公曰璽未知真假俟取來圖實當爲汝其人謂累世受命之符今爲聖朝而出乃非常之瑞若奏聞上貢必有破格封賞倘非所望也公笑曰寶源局

遺愁集

卷之三 卓議

未

自有國寶此璽即真無所用之吾不敢輕賣上聽念汝美意命以一金爲賞并還其絹其人大失望號泣而去或問公何以不爲奏請公曰王孫滿有言在德不在鼎况此人視爲奇貨若輕以上聞益挾以爲重萬一聖旨徵璽而璽不時至真以封爵購之乎

石勒不學常持酒使人從旁讀漢書至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以竟得天下及聞張良諫乃曰賴有此耳遂飲一大卮

明成化時東宮內官覃吉溫雅篤誠輔道維正常言我老矣安望富貴但願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太子五莊吉曰天下

山河皆爲主有何以莊爲徒勞民傷財爲左右取利竟辭之東宮嘗呼爲老伴而不名一日偶念高里經而吉適至驚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携吉跪曰殿下得無念經乎曰否讀孝經耳其敬畏如此

漢沛郡有富民家資二十餘萬于纔三歲即失其母有女適人甚不賢翁翁焉爲書遺囑悉以家財屬女但付劍一口云兒年十五可以還之其後并劍不與兒請郡陳訴太守何武錄女及婿省其手書顧像吏曰此人因女性強梁者復貪鄙畏殘害其子又計兒得此財不能全護故且與女實命守之耳夫劍者所以示決斷限年十五度其子智力足以自居又度其女必不復

遺愁集

卷之三 卓議

七

還其劍當關州縣得見申轉其思慮深長良可憐憫乃悉奪其財與兒判曰逆女惡婿溫飽數年亦已幸矣應加重懲姑念撫育多年免究聞者大服

齊高歡子洋內明外晦衆莫之知歡獨異之曰此兒智慮過人他日必成吾志一日歡欲試諸子意誠使各理亂絲架方經治洋乃引刀斷之曰亂者必斬歡益奇之

張詠知杭州有富民病將死其子止三歲乃命其婿王家贊且遺以券約曰他日分財以十之三與子而七與婿其後子長心不甘訟之婿乃持交書請府申訴詠閱訖以酒酌地曰爾婿貪真智人也時因子幼故誓以其業屬汝不然子必死汝手矣乃

以三與婿而子與七

金主亮南侵王權師潰昭關帝命揚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海
暫避康伯延入解衣置酒縱博暢飲帝探知之稍得自寬明日
入奏曰聞有勳幸海趨闕者審爾大事去矣盡靜以待之一日
帝降手詔曰如敵未退且散百官康伯即焚其詔始進見日百
官若散王勢愈孤設有不虞誰與其事帝意乃堅于是勸駕親

征
宋英宗初宴駕詔太子急未至手忽復動曾公亮驚駭亟告韓
琦欲止勿召琦拒之曰脫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耳愈促趨人
宋王荆公奏議裁損宗室禮數宗子相率馬首陳狀云均是宗

遺愁集

卷之三

六

廟子孫那得不看祖宗情而荆公厲聲曰祖宗親盡亦祧何況
賢輩

贊

南昌祝知府以廉能名寧王府有鴿為民犬昨死卒訟之曰鴿
有金牌乃出御賜何物妓民縱犬踏死公判云鴿帶金牌犬不
識字禽獸相傷與人何事竟縱其人不問

漢酈食其勸王立六國後令趙刻印張良入諫曰願借前箸為
大王籌之設令六國皆有後人各自為其主大王誰與其取天
下乎王方食急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命趙第印

天順初兩廣亂命韓進討之師次大藤峽道甚狹旁夾木出忽
有里老儒生數百人持香跪迎曰我輩苦賊久矣今幸天兵至

得為良民願請為前部公遂叱曰是皆賊也為我縛而斬之左
右猶疑既執搜袂中果出利刃乃悉斷頭項截手足剝腸胃分
掛菁棘中累累相望賊駭嘆以為神異遂大沮喪
宋范仲淹考選監司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弼曰一筆
勾之甚易焉知不一家哭乎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
悉罷之

洪武時青州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肉食之不愈乃禱於岱嶽誓
云母愈則殺子以祀已而病果痊竟殺其三歲子祭之事聞上
怒曰父子天倫禮父為長子三年服今無故賊殺其子絕性滅
理命捕治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

遺愁集
卷之三
九

此是正理看此則知無故而溺殺子女者比殺人之律罪應
加等

高崇文擒劉闢送京師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
天子命我討平兩豎當以撫百姓為先遂納婦人以求媚義不
忍為此即以配將吏之無妻者

蜀使諸王領軍翰王宗鼎日親王典兵致亂之本今主少將強
譏間將興藉甲調兵非吾輩所宜也固辭不受但營書舍植柏
以自娛

蔡元定生而穎異聞朱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
友不當在弟子之列及熹罷元定亦被竄從遊者饑之坐客泣

遺愁集
卷之三
三三五

嘆元定不異平時嘉州然曰友朋相愛之情下道不挫之志可
謂重矣至春陵徒衆日繁或謂宜遣生徒元定曰若有禍
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又嘗贈書訓子云獨行不愧影獨
處不懼衆勿以吾得罪爾遂辭其志學者稱爲西山先生

劉生居衡嶽或貽以袍數日服得如初或問之曰吾嘗日出卷
門不掩歸就寢戶不扃自得袍後出入繫念心常營營殊不自
適始悟一袍亂我方寸如此不幾爲所累乎

河南太守嚴延年陰鸞酷烈號曰屠伯母見其論囚大驚曰天
道神明人不可過殺不意將老將見長子被刑也遂去歸歲餘
果爲府丞以誹謗上告坐不道棄市

遺愁集

卷之三

卓誠

幸

明英宗六年蘇州府學廟像歲久剝落或欲修飭太守林鶚奮
然曰聖像非旨太祖易大學木主百年習俗乃革彼未壞猶宜
毀之今遇其壞易之何不可或以毀聖像爲疑鶚曰此土泥耳
豈聖賢耶遂易之於是并兩廡從祀諸賢皆爲木主

國朝燈墩豪邁好客一日設宴忽失金杯家人四覓有愛妾蘇
氏誑曰杯已收貯不須尋矣及客散語公曰杯實失去尋亦不
得公平日愛客任俠豈可因一杯故令名流各懷不安致失歡
洽乎公稱善

遺愁集卷之三

一集交誼

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死生不移貴賤不
變才足久要古今堪羨集交誼

越人歌三人欲訂爲朋乃先築壇以丹雘自犬歌血共盟曰君
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我擔簦君跨馬他日相逢馬須
下

欲要訂交須不存貴賤榮辱之見方能爲長久計今人一味
是勢利交耳視此可爲一鑒

遺愁集

卷之三

交誼

遇輒引避左右以爲恥相如云強秦所以不敢加兵于趙者以
我兩人在若二虎共鬪必有一傷我所以讓之者乃先國家而
後私讐也頗聞之深自愧服爲肉袒負荆踵門請罪相如卽出
迎與之盡歡遂定爲刎頸之交終身不貳

大丈夫作事既已說明卽便冰釋不似今人稍有嫌隙遂致
終身芥蒂

宋韓億李若谷未遇時俱貧甚同途赴試京師共一壺一席每
講人更相爲從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主簿之官自控妻驪韓
爲負一箱將至縣三十里許謂韓曰恐吏卒見之不雅相應作
別計篋中止有錢六百文卽以其半遺之相持大哭而去

後漢廉范與慶鴻始亦存
甚慚亦效廉頗故事請門
負罪彼此相歡時人稱曰
前有廉慶
後有廉慶

漢馮異朝京師光武謂公
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賜以珍寶
衣服錢帛詔曰舍卒蕪蕪
亭荳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
拜受謝曰願國家無忘河
北之難小臣不忘巾車之恩

南史宋李雅羅南康市宅
鄰于呂僧彌僧彌問價幾何答曰一
十一百萬呂怪其太貴雅
曰一千買宅百萬買鄰

唐憲宗時柳宗元除柳州
刺史劉禹錫除播州刺史宗元曰播
州非人所居而禹錫母老
萬難俱往欲請于朝以柳易播裴度

遺愁集

卷之三

交遊

二

聞之因諫曰陛下方侍太
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曰裴度愛我
忠切遂得改連州

俞伯牙聘於楚中秋夜泊
舟江渚雨過月明撫琴自遣忽而絃
斷使人登岸巡檢值鍾子期採樵暮歸
臨崖竊聽因呼入舟中

與論琴意知其志在高山
流水伯牙大喜遂與訂盟約以明秋
來訪贈以金帛勸之力學子期謝歸
明春病卒伯牙至期果復

來會知鍾已死一慟幾絕
乃親詣墓前撫琴致弔哭畢琴為之
碎遂終其身不復鼓

猝然相遇遂訂終身忽焉
驟死無復知音撫琴憑弔
然有餘
情在死異路益見交深
遐思古人良獲我心嗚呼
向來格

來歌

戶書王繼津與楊繼盛同年
椒山之勃嚴嵩也以疏示王曰死
矣第幼子未卜婚王曰即如君言
吾以弱息字公子椒山死王
女果歸楊氏嵩恨之未及中傷而
敗乃得免

明嘉靖中兵科給事石星以論
事忤旨命廷杖削籍上怒甚親
御五鳳樓潛察杖者欲致之死友
人工部郎中穆文熙恐其杖
楚先以養白纒紳而身自負
蔽星閣人其誓絕不顧痛且
詈且掖以出因得不頌即解官
謝養而歸

世人大都作勢利交耳兩公
獨能于死凶患難之際踐言効
力方是真交誼方為真古人
然亦見端人取友必端之一証

遺愁集

卷之三

交遊

三

宋范仲淹遺子堯夫請姑蘇
索麥五百斛還舟次丹陽見故人
石曼卿曰三麥在後土欲養而
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即以麥
連舟贈之單騎到家文正曰東
吳曾見故舊乎答曰見石曼卿
三麥未舉留帶丹陽公曰何不
以麥舟與之答曰已付之矣公
喜稱善

惡人之惡即是先天下之憂
而憂也更難得其父子同心耳
以此待故人方為真故人

石首王之誥與張江陵連姻
觀其日橫力辭歸江陵難浚時
眷屬謂一室室中索饋不至公
獨載一舟資薪水魚菜以給之
日波有罪與否我不敢知聊以
盡姻戚情耳是時眾方擁臂不顧

晉文死而慟哭方之馮異非知幾也。脯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得終身北而借使魏行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默然不悅。寇準卒於雷州歸葬西京道出荆南公安縣人皆設祭於路折竹植地以掛紙錢踰月枯竹盡生笋衆因立廟建祠號竹林寇公祠。

孟宗一哭冬月生笋此以孝感天也。寇公歸葬枯竹發芽此以忠動地也。總是精誠凝結所致。

宋以蘇軾爲翰林學士召見便殿太皇太后曰卿今至此先帝意也。先帝讀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選用卿耳。軾聞之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下已而命坐賜茶及宴夜分撤。

遺愁集

卷之三 知恩

御前金蓮燭造內侍送歸院

楊寶少時遊於郊外見一黃雀爲彈所傷携之歸養於巾箱日採黃花飼之愈而飛去歲餘乃銜玉連環一雙來謝夜夢神語曰俾君爲三公已而果然。

此非養一黃雀遂能獲報如是總之其好生惡殺之念觸處皆然畢生培德莫有涯際所謂舉一可知其他也。

宗澤爲東京留守有正善者河東巨寇也澤車騎至其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遂解甲降又招服諸賊結連兩河豪傑及忠義民兵咸聽澤節制。

劉道真徵時嘗漁澤中善歌嘯有一老姬識其非常乃殺雞進之道真食立盡了不謝姬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而去後爲吏部郎姬兒爲令史特超用之不知其故歸以告母母爲具道始末。

章郇公得象之高祖建仕王氏爲刺史號章太傅夫人練氏智識過人嘗出兵有二將後期欲斬之夫人置酒飾美姬以進太傅歡飲盡醉乃密釋二將使之去二將奔南唐後爲將攻建州時太傅已死夫人猶居焉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贈夫人且以白旗一面授之曰吾且屠城夫人可植此爲識當戒士卒勿犯夫人乃返其金帛遣人謂曰君幸思舊德顧全合城性命倘必

遺愁集

卷之三 知恩

三

欲屠之吾家願與衆俱死不忍獨生也二將感其言遂止城賴以完。

韓信徵時貧不能自食釣於淮水有漂母者知其不常乃飯信信曰我必報母母曰我哀王孫而進食敢望報乎及信佐漢封淮陰侯以千金謝之官其子爲都尉。

明陳億教公益爲都御史巡撫陝西用法寬平臨事簡易數年間雨暘時若年穀屢登民信愛之以其美鬚呼之爲鬚子。嘗以議事入朝民訛爲代進道懇留者數萬計路不能行公諭以故始稍散去及復來焚香迎候者亦然民父母及身有疾發願爲昇公輜則不事醫請輒愈一出行臺人爭昇之至於梓段。

雖之不能止及公去咸圖其像以奉香火數年不絕

明新野水公被論時有天寧寺僧明惠年八十六歲每日焚香
帶佛觀口吾聞二百年來未嘗有如是令乃幸有是令而忍以
其語去耶過呼眾僧號於佛前一時傳為奇事

蜀漢南蠻雍闓反諸葛亮率師擊斬之其黨孟獲復收闓餘眾
拒亮亮募生致之既得復縱由是七擒七縱燒其藤甲軍殆盡
始服其心獲曰丞相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果終亮之世永不
復叛

明楊文定公溥在閣時于從石首來簡言所過州縣官送送餽
遺之勤惟江陵令范理頗不為禮溥心異之廉知其賢薦知德
遺悲集 卷之三 知德
安府尋糧貴州布政或勸宜致謝理曰宰相為朝廷用人豈有
私於理及聞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已

遺悲集卷之三

〇〇一集名心

名藉以成身賴以生成我之恩與生我等逆謀反噬狼子野
心你道是誰即中山君集負心

安祿山陰蓄異謀以上待之厚欲俟其宴駕然後作亂會揚國
忠屢言且反上不聽乃數以事激之欲其連反以取信已言祿
山遂反於范陽報至舉朝失色獨國忠揚揚有德色

丁公為項王將逐沛公甚窘短兵相接沛公急顧曰兩賢豈相
厄哉丁遂捨之還及即位來謂乃以殉軍中日丁公為楚將不
忠致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日使後世人臣無效丁公也

遺悲集

卷之三 負心

王衍為司徒乃以弟澄為荊州都督致為青州刺史語之日荆
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我居於中足
以為三窟矣

夾市身為三公不思盡忠報國徒作狡謀以自固負心甚矣
馮驩有言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玉公竟不得脫罪禍之
殺三窟何為

侯景復叛攻陷臺城武帝嘆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
俄而景見帝于太極東堂帝神色不變景不敢仰視涕淚盈面
退謂人曰吾嘗跨鞍對陣矢石交下了無怖心今覩蕭公使人
自惜豈非天威難犯吾不能再見之矣是後梁王所求下遂餓

守臺城王綸因上鵝子百枚時憂憤成疾口苦渴求蜜水不得再日荷荷遂殞

唐王千秋節置酒會宴晉國長公主薛婦晉陽唐王醉曰何不且留遠歸欲與石郎反耶王還告敬瑄疑畏乃稱臣于契丹約同入寇唐王大懼羣臣咸勸北行唐王曰卿輩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

宋太宗親征太原德昭從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會知帝處乃止帝聞不悅及還汴故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為言上大怒曰待汝自為賞未晚也德昭懼退而自刎上佯驚悔往抱其尸哭曰痴兒何至此耶

遺愁集

卷之三

二

呂大防稱楊畏敢言且先密約其助已乃超遷畏為禮部侍郎畏獨首飯大防上言神宗更法以垂萬世乞蚤講求以成紹述之道并疏章惇呂惠卿等以進大防不勝其憤上疏力諫遂貶謫度州安置

今使銀木可來歸地定盟許以幽燕之境與宋會左企弓獻詩云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王輔等欲功之速成遂遣趙良輔往於遼人舊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金乃如約而子女財帛搜括一空宋僅得空地都指揮使王佐掌錦衣象而陸松副之松子柄年弱冠佐深器

其才貌教以反書公移之類日錦衣帥不可不持刀筆炳甚感德焉及松死炳代父職有寵於上旋亦掌象威勢益盛會佐幸庶生子不肖日縱飲博有別墅三極其壯麗炳已計得其二存一更精雅炳復圖之不克乃陷以狎邪中法先捕其黨并不才奴一二使證其罪而後擒之死杖下者數人佐子甚窘子之母名亦在捕既入對炳方與同僚列坐多張刑具而勝之其子方抗母乃膝行而前道其子罪極詳子呼曰兒死已在頃刻母忍助虐耶母叱曰死即死耳尚復何說因指炳坐而顧子曰爾父坐此非一日矣作此等事應亦非一致生汝不肖乃天道也夫復奚言僚佐皆驚嘆炳頗不覺發赤汗下偽為旁視趣遣之出

遺愁集

卷之三

三

其事遂寢臨潘妓馬翹兒能新聲善琵琶以計脫假母徙居海上更名王翠翹倭寇江南掠之而去寨主越人徐海號明山和尚絕愛幸尊為夫人凡一切計畫唯翹所使翹亦陽暱之實陰幸其敗與得歸國會督府胡梅林各宗憲遣華老人招之降海怒欲殺之翹諫曰降不降在君何預來使事乃親解其縛而贈之金且勞之以示意華亦海上人故識翹不敢泄歸告曰賊未可說第所幸王夫人似有外心可藉以圖胡曰善更遣羅中軍同老人再往而陰以金珠賄翹翹因極言大事必不可成江南亦苦兵久不如降且可得官終身共享富貴海計遂決督府乃整兵伴遣

直逼海寨。海信翹言不為之備。突入斬海首。而生致翹凱旋。遂
 大饗於轅門。令翹歌以行酒。諸參佐皆起為壽。胡酒酣。心動。降
 階與戲。夜深。遂與及亂。明日。悔之。仍以翹功高。不忍加害。乃以
 賜所調。承順。首長。翹與渡錢塘。泣嘆曰。明山。遇我厚甚。我以國
 事誘殺之。且圖歸老。不意戮一酋。更屬一酋。復何面目。生世間
 乎。夜半。竟投江。死。後。梅林亦以他事獲罪。人咸謂其負心之報。
 翠翹誘致明山。有大功于國家。上則奏請褒封。次則開籠放
 雪。衣縱之去。以老林泉使之優游。卒歲。庶幾不負初心。何乃
 使之不得其所而死。殘忍可恨。負情儂傳。吾當為梅林再作
 一馬。翹一煙花女子。明山遇之。特厚寵。以專圖待。以心腹。雖

進愁集

卷之三 負心

四

云國事為重。然士為知己者死。豈得陰幸其敗。乘機以誤殺
 之。則翹已為徐海負心人矣。翹既負海。海林獨不可負翹乎。
 至于誅降戮順。將家所忌。明山既已歸誠。必出其不意而
 斬之。况翹誘敵來降。功成呼吸而乃始辱之。繼絕之。終誤之。
 使之不得志以死。何其負心之甚也。卒致獲罪。奪身。天道好
 還。于茲益信。

昔有人入中山採藥。見一狼。彼獵者所傷。其人善醫。為療治之。
 不日而愈。狼曰。承君醫治。實感再生。然我餓甚。君易飽我。其人
 曰。我救汝。汝反欲傷我。毋乃負心乎。狼曰。君何不明。至此背恩。
 反噬。舉天下皆如是也。何獨怪於我哉。遂陷其肉。飲其血。盡其

筋骨而去

豺狼而救之。其反噬也必然。所以濟人極是美事。原須審擇
 而施之。若一概加恩。倘誤施匪類。始雖可親。後鮮不受其害。
 者。故曰。苦心太重。不可與人。道職此之故歟。

天順間。石亨與曹吉祥排陷徐有貞。偽作疏奏。毀謗朝廷。因諧
 有貞。并及其所親馬士權。遂捕了貞。士權下獄。天衛獄極刑拷
 掠。瀕死數四。士權終不肯承。是夜雷電大作。雨雹如注。大風拔
 木。吉祥門老樹皆折。亨宅不池水深數尺。京師震怒。明日會承
 天門。復災。即令放出。編管金陵。為民有貞出獄。感士權之義。以
 女許婚其子。及曹石敗。乃赦。竟負盟。士權亦無言。時論皆重

遺愁集卷之四

成都余 齋生生

松陵碩有孝茂倫

卷定

古吳張貴勝晉侯纂

潘仁樾括蒼

友人桓子年

友人

夏 煜字枚

王大壯雅修

栢 古斯民

侯開國大年

沈商霖霖來

畢緯前西臨

一集忠義

忠○自○性○根○義○本○天○生○自○然○而○然○純○乎○其○純○既○不○圖○利○又○不○好

名肝腸赫赫節氣凌凌集忠義

魏○以○鍾○會○鄧○艾○統○兵○趨○夷○中○衛○將○軍○諸○葛○瞻○與○我○子○繪○竹○敗○績

及○其○子○尚○皆○死○之○師○至○成○都○太○史○譙○周○勸○帝○出○降○北○地○王○謙○怒

日○若○果○勢○窮○力○盡○當○背○城○一○戰○同○死○社○稷○可○也○奈○何○降○乎○帝○不

聽○出○降○謀○乃○哭○于○昭○烈○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

國○君○死○社○稷○雖○有○其○說○却○無○其○人○千○古○以○來○唯○北○地○王○真○明

懷○宗○而○已○諸○葛○則○有○子○有○孫○之○德○則○有○孫○無○兒○之○德○從○令○人○氣

寒

晉○王○濬○克○江○陵○吳○丞○相○張○悌○逆○戰○大○敗○諸○葛○觀○迎○與○通○去○悌○曰

我○為○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識○按○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



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敢○近○耶○說○流○涕○夫○悌○死○之

晉○東○海○王○越○奉○帝○征○頽○微○稽○紹○請○行○在○秦○準○尚○有○佳○馬○乎○紹○曰

臣○子○扈○從○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為○及○頽○拒○戰○湯○陰○帝○頽○中○三

夫○百○官○皆○散○獨○紹○朝○服○登○車○以○身○衛○帝○石○超○軍○至○殺○紹○血○濺○帝

衣○還○宮○左○右○請○浣○帝○曰○稽○侍○中○血○勿○浣○也

溫○驕○起○兵○討○蘇○峻○邀○陶○侃○同○赴○國○難○陶○以○不○與○顧○命○為○恨○驕○激

厲○之○始○戎○服○登○舟○却○盤○得○詔○書○即○流○涕○誓○眾○同○趨○建○康○驕○與○峻

軍○持○久○不○夾○食○盡○貸○于○侃○侃○怒○欲○歸○驕○曰○今○日○事○勢○譬○如○騎○虎

安○可○中○下○哉○今○若○獨○返○沮○眾○喪○事○義○旗○將○西○指○于○公○矣○侃○乃○分

米○餉○驕○與○庾○亮○攻○峻○殺○之○司○徒○王○導○等○同○入○石○頭○城

遺愁集

卷之四

忠義

宣○城○內○史○桓○彝○赴○難○或○阻○之○彝○曰○見○無○禮○于○其○君○者○若○鷹○鷂○之

逐○鳥○雀○今○社○稷○危○迫○義○無○晏○安○乃○遣○將○軍○俞○縱○守○蘭○石○韓○晃○攻

之○將○敗○左○右○勸○退○縱○曰○吾○受○桓○侯○厚○恩○誓○以○死○報○桓○侯○不○負○國

吾○安○肯○負○桓○侯○哉○遂○力○戰○而○死

唐○定○州○總○管○李○通○玄○為○劉○黑○闥○所○執○有○故○吏○愧○以○酒○謂○曰○吾○能

舞○劍○願○假○我○刀○乃○太○息○曰○大○丈○夫○不○能○保○全○所○守○亦○何○而○目○處

世○間○乎○竟○自○刎○死

安○祿○山○反○河○北○皆○風○靡○玄○宗○嘆○曰○二○十○四○郡○中○曾○無○一○義○士○耶

及○聞○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大○喜○曰○朕○不○識○真○卿○何○狀○乃○能

是

尹子奇冠雒陽許遠告急于張巡曰遠橋下習軍人勇智兼濟
遠請為公守公請為遠戰巡乃與遠合兵圍益急巡欲射子奇
而不識因刻蒿為矢中者喜以為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
南齊雲射之喪其左目始收軍還

唐賈林復為李抱真說王武俊合兵攻朱滔武俊從之軍于南
宮抱真自臨沼引兵會之兩軍尚疑抱真曰今日之舉係天下
安危乃以數騎詣武俊營殺國家禍難朝廷播遷持武俊痛哭
涕泗縱橫武俊不禁悲亦不勝左右莫敢仰視遂約為兄弟誓
同滅賊武俊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因連營而進大破滔于貝
州

遺怒集

卷之四 忠義

三

李懷光初有異謀于璿為監察御史密謂上曰臣父必負陛下
願密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既以身許國故不忍不言及敗璿
自殺

璿妙在能自裁火方可謂忠孝兩全若父死而偷生苟活則
向之預告其君者則是賣父以自全也蓋棺論定果然果然
宋司馬光有疾以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夏未降嘆曰四
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與呂公著曰國家之事今以屬公既而
詔令于康扶人對拜為尚書左僕射遼人聞之勦遼吏曰中國
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釁

李若水從帝如青城其僕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真得一歸

親若水叱曰吾不顧家矣遂死之金人曰遼亡死義者甚衆南
朝唯李侍郎一人而已

金陷京師欲以學士劉韜為相韜書片紙曰忠臣不事二君遂
酌卮酒而縊金人歎其忠通題憲壁以識其處

洪皓充金通問使金執之逆使事劉豫結不屈將殺之旁一吏
校曰此忠臣也為之跪請乃得流遞嶺南

金兵入建康守臣杜充降通判楊邦文不屈以血大書衣裾曰
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遂大罵而死

召張浚判建康至岳陽買舟冒雪而行時金兵充斥無一舟敢
向北岸者浚急君父之難乃乘小舟徑進識者壯之

遺怒集

卷之四 忠義

四

元圖襄陽統制張頌張貴救之不克願貴俱死猶植立不仆怒
氣勃勃如生乃立雙義廟以祀之

元人徇池州通判趙鼎發知事不濟晨起書牋上曰國不可背
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與妻雍氏同縊死于從容室

汪立信在高郵聞似道帥濟嘆息曰吾今日猶得死于漢土乃
揮拳撫膺者三遂仰天扼腕而卒後伯顏入建康聞立信二策

曰宋果用之我安得至此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
文天祥留燕軍生臥一小樓足跡不履地王積翁薦之對曰

倘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未幾入
封鎖乞死乃詔有司斬于燕之柴市臨刑語吏曰吾寧死矣

向再拜引頸就刑時有張毅市者負其骸歸葬吉州會林恭亦自惠州昇天祥母柩同至人咸以為忠孝所感

文公至燕無刻不以死自誓其所以忍之三年者欲乘間

圖歸復與義旅思欲得當以報宋耳至此求脫不能更無所

望始死心塌地從容就節以了却此生須知活那千日並非

畏死貪生苟延殘喘也謝舉山亦同是此意須思諒之

安祿山宴羣臣于凝碧池盛奏樂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

樂於地西向痛哭祿山怒支解之至死罵不絕口

唐李懷光與朱泚謀反其養子石演芬遣客詣行在告之事洩

懷光責之荅曰天子以太尉為股肱太尉以演芬為心腹太尉

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

光大怒使左右齎食之皆曰義士也

元張弘範襲執文天祥于五坡嶺命為書招張世傑不肯再三

強之乃書所遺零丁洋詩與之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

心照汗青弘範憐其忠義笑而置之

王敦反帝使敦弟彬勞敦會敦殺周顛彬素與顛善先往哭顛

然後見敦敦曰伯仁自我刑戮汝何哀而哭之彬勃然曰兄抗

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為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

敦為氣阻

王敦親任溫嶠嶠為恭儉時進密謀以附其欲遂結錢鳳為

之聲譽每日錢世儀精神滿腹鳳聞之甚悅會丹陽尹嶠言

于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鳳為嶠嶠辭敦不許嶠恐

既去而鳳于後問之因敦錢別起行酒酒至鳳未及飲嶠伴

醉以手攀鳳憤墜地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

嶠臨別顧為涕泗橫流出關復入者三敦愈信之後鳳果謂敦

日嶠與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昨太真小醉

少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業畫以敦逆謀告帝與亮畫

計以討之

晉王將佐咸勸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又得魏州僧獻傳國

璽寶王從衆議張承業苦諫王曰此非余願奈羣下意何承業

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職本為唐家今王自取悞老奴矣遂

悒悒成疾而卒

宋魯宗道為論德時真宗嘗遣使召之及門不在移時乃歸却

從酒肆中來使先入約曰上怪來遲托何事以對宗道曰但以

實告使曰然則得罪奈何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之大罪使

入白其言真宗以為誠實足可大用

南唐孫晟使于周周主問唐虛實晟終不言曹翰曰有旨賜相

公死晟神色怡然整衣冠南向再拜曰晟謹以死報國

宋仁宗時張貴妃有寵其伯堯佐驟除宣徽節度使時文彥博

為首相御史唐介遂劾彥博私通宮掖得以執政顯用堯佐以

遺愁集

卷之四

五

遺愁集

卷之四

六

圖自因帝怒時彥博在帝前介叱之曰彥博宜自省設有之不
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益怒乃更命為英州別駕帝慮介或道
死致有殺直臣之名仍命使護送之李斯中等皆賦詩贊美
由是介直聲動天下凡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

元克澤州知州李芾死之時進士尹穀高致中乃為二子冠招
鄉人行冠禮衆曰此何時乃行此迂腐事殺曰欲令兒曹冠帶
見先人於地下耳禮畢即與家人自焚死

文天祥如元議和被執元唆都說曰國亡與亡四字願公勿言
天祥拒之及見伯顏爭辨不屈顏怒遂強留焉後白旗江亡入
溫州與張世傑等奉益王是即位

遺愁集

卷之四

忠義

七

明左僉都御史景清儻有大節革命日方孝孺練子寧諸人
皆死而清獨委蛇侍朝人咸怪之先是司天言文曲星犯帝座
一日蚤朝清緋衣而入上心疑命搜之得所帶劔詰之答曰我
忍不死者為此今事不成天也毒焉不止快其齒拔其舌血噴
御衣上大怒命以鐵箠刺其肉肉盡焉已後精英迭見時入
殿廷為厲

劉燾文成公子也襲封誠意伯太祖嘗召見喜曰是真伯溫兒
及文皇革命稱疾不起上欲用之罪以逃叛命親王繫逮之親
故饒別戒曰先生忠良允為魏徵可也燾曰曰爾謂我學魏
徵耶我死生之分決矣至京入見稱殿下且云百世後知迷

不得一箇字上怒下之獄尚與其悟竟自經死上甚惜之

明丞相胡惟庸謀逆誅云所居井湧澧泉遠太祖往觀乘輿將
出內史雲奇知其謀走衝蹕道勒馬言狀氣方勃舌映不能達
意上怒其不敬左右捶搥亂下奇垂斃右符將折猶指賊第弗
為痛縮上方悟登城眺察見甲兵代昇帷間數匝亟遣兵圍
其宅乃召奇已死矣上深悼賜葬焉

宋司馬光居政府以身殉社稷至病革不復自覺猶諄諄如夢
語皆朝廷事也及卒太后為之慟即日與帝臨其喪京師為之
罷市往弔如陝送葬者如哭私親都中四方無不畫像以祀嘗
言吾無他過人但平生所為未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遺愁集

卷之四

忠義

八

明建文遁去燕王即帝位方孝孺袞袞號哭闕下聲徹殿陛上
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奈何成王不在何曰成王之子固在上曰
國賴長君方曰何不立成王之弟上語塞乃曰此吾家事與先
生何與奚時自苦乃爾復逼其草詔上降榻親授筆札且勞之
曰欲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筆于地且哭且罵曰死即
死耳制不可草上大怒曰汝不怕死獨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
十族何妨哭罵益厲遂命誅于市宗黨坐死者凡八百七十三
大朋友與孝孺一面者悉皆誅戮

黃陂張國勛字伯明崇禎丙子歲為應城司訓本年十月流寇
圍應城國勛率民兵死守三月城中食盡遂陷國勛城頭具衣

寇北向拜還守類宮賊闖入將焚類宮因助厲聲罵賊抱先師木主哭之慟忽反風滅火廟上殷殷若雷聲賊執國勛斷其左臂罵益烈賊支解國勛舉合室投巨礮中

明靖難兵下山東秦政鐵鉉盡心防禦燕王命決水灌城鉉給以出降開門延入乃令武士設伏城壘候入用板閣下之幾中其策王大怒復以巨礮擊鉉書高皇帝神主牌懸城上師不敢攻燕王憤甚計無所出迫革命日命斬于市剝其皮懸之城外後上過之皮若犯駕者三上益怒命燬之矣

唐將軍高重捷與朱泚將李日月戰死斬其首去德宗哭之盡哀結蒲爲首而葬之泚見其首亦哭曰忠臣也東蒲爲身而葬之

遺愁集

卷之四

九

明建文末靖難兵薄金川門李景隆及各王薊門迎入城門卒冀謂勸哭而去左都督徐增壽謀降御史魏冕率同僚即殿前殿之幾死大理寺丞鄭瑋當陸大呼請速加誅上大恨手刃增壽於左順門

宋欽宗時太學生陳東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于前梁師成陰賊于內李邦彥結怨于西北朱勛聚恨于東南王黼童貫又結讐于遠金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而同罪伏願斬之以謝天下庶可轉敗爲功易危爲安上嘉納之而不能行

宋太祖遣使加昭儀節度使李筠中書令筠乃取時表書像懸之於壁置酒延使涕泣不已遂與北漢王劉鈞起兵拒命太祖自將討之山路險峻不堪行走上先下馬負石將士爭趨頃刻爲大道因與石守信等會於澤州筠敗赴火死

四川宣撫使吳曦反王翼諫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矣不聽遂稱蜀王召安丙爲相丙稱疾不出楊巨源謀討曦丙知之致書延之臥內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至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乃其草密詔率其徒入曦僞宮斬之

洛州潁人淳于氏色美繫獄李義府囑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爲妾事覺逼正義自縊以城口上知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欲彈之先入白母母曰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今能盡忠吾自不恨於是入奏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猶顧望不退義方三叱方始趁出上以義方廷辱大臣貶爲萊州司戶

遺愁集

卷之四

一

晉盧公不君趙宣子盾驟諫公惡之使鉏麇賊殺之晨往寢門開矣盛服將朝尚蚤坐而假寐麇退而嘆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楚伍員與申包胥友善員父奢爲平王所殺員奔吳與包胥別語之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復楚員既至吳遂道吳伐楚自將入郢大破楚師起平王尸鞭之三百包胥如秦乞師秦館之

外舍因無意起兵。依廷請而哭。七日夜不絕。秦王憐之。出師敗吳耶王復國。

興化軍陷。知府陳文龍被執。欲降之。乃指其腹曰。此中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卒不食死。

李師道使養客於蚤朝。暗中賊殺武元術。又擊傷裴度。首度怒甚。因淮西反。言于上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賊輩俱生。將行。復曰。臣若賊賊。則朝天有時。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流涕送之。

婺州處士呂祖泰。上書乞斬韓侂胄。曰。道學自古恃以為國而禁逐之。是將空陛下之國。而獨不悟耶。侂胄大怒。貶配欽州。

司馬昭廢曹芳。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佯狂不仕。寢

遣悉集 卷之四 忠義 十一
所乘車。足不履地。凡三十六年。卒于車上。

明姑蘇徐九一。游號勿齋。家貧。幼孤。少負氣節。年未二十。聞同郡周忠介公順昌。以忤姦閣。魏忠賢被逮。賞錢蕭然。因懇于

內家。貸得十金。密詣舟。泣贈詞。是名譽日隆。崇禎戊辰。成進士。官翰林。仕至宮詹。崇禎殉國時。適封王歸甫。抵家。聞變。即欲

死。因念諸王尚在。江左須為稍留。以作後圖。及弘光立。馬士英當國。知時不可為。遂不赴京。預令家人避跡遠鄉。迨乙酉六月

十三日。大兵破蘇。即出城登舟。泊虎丘後河。止一老僕徐慶相。從是夜月明如晝。令慶具酒。歡飲。時屆二鼓。四野人靜。乃整冠帶。謂慶曰。吾將見先帝于地下。汝勿挽我。遂作札付二子。并

宗族北向。載拜赴水而死。慶知死志已決。亦不復救。及明始撈置岸側。時下江南。主帥總督李公延齡。部院上公國寶。聞之。駭

疑。偕往驗視。嗟嘆。起致命具棺。成服。至康熙乙丑夏五月。巡撫湯公潛。菴城。深嘉其從容就義。與他人靖難不同。勅建祠于虎

丘竹亭。之傍。專祠致祭。其長公壬午孝廉。枋字昭法。號侯齋。恪遵先志。守貞不字。遁跡于靈巖之上。沙澗上。迄今四十餘年。足跡不入城市。官斯地者。每易服潛訪。輒踰垣而避。長邑教官姚

文焱。嘗作閉門行傳世。弘光末。大兵破蘇。解元楊廷樞。字維斗。進士劉昭。字公旦。咸為官兵所執。解赴王將巴大人營中。諭之使降。不屈死之。

遣悉集 卷之四 忠義 十二
明崑山顧漢石。咸建寓居蘇城。癸未登進士。選杭之錢塘。令赴任。未暮。值大兵下浙。被執。不屈死之時。當酷暑。死三日。無一蠅集其屍。人甚異焉。

先母舅許君聘。諱王家。係先慈胞兄也。少補長邑弟子員。負奇氣。矢忠節。大兵下蘇。引家人避於澄河之盛德村。默以死誓。兵以勦寇到鄉。囑家人曰。汝等善藏。請從此別。吾不復再見矣。因送妻子登舟。隨赴河死。至康熙間。都人士每道其事。有寧都魏

冰叔。應及郡人韓慕。盧葵。楊明遠。紹等。以次作傳。用垂不朽。已載入郡誌。

李賊陷京都。簡討汪偉。大書古語云。國不可背身。不可降。夫婦

同死節義成雙遂與夫人耿氏置酒飲畢向北再拜又交拜話
別設兩環於中堂俾以便就右耿就左既繫耿復日止止雖在
顛沛夫妻位序不可紊亂因復下互相換正怡然其縊

此之謂從容就義也死是何等事乃能大顯同心又做得如
此悠閒自在不特忠義使之全是一問學問所致

弘光遁出百官星散百川橋下一乞兒題詩于橋柱云三百年
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卑出院乞丐羞存命一
條遂擲筆躍入秦淮河死又一鄉民賣柴入城知安撫使至將
柴悉投諸水棄船跳入文城霸南龍游河死

嗟乎國家養士垂三百年一旦變起綱常名義乃不備得之

遺愁集

卷之四

忠義

三

公侯將相而并得之草野細人亦事之可矜可喜者也或為
予言草澤中何謂無英雄余曰然所見惟小乞兒與賣草翁

明懷宗被難長洲諸生許玉重瑛聞變悲號遍身衣帶盡書崇
禎皇上下四字遂絕粒七日而死迨大兵下蘇諸生顧所受以一
呈赴縣日將欲靖難特來相告縣公李某正色曰死節事恐不
是與人商量的顧大服亟袖呈去赴長庠泮水死

天啟中張振德蘇州人由貢選縣尹遠任巴蜀一家相隨啖蔬
茹菜安貧守義三署邑篆歷有戶祝當藍寇之變甫出棘關急
趨還邑而賊兵奄至督戰力盡痛哭入城遂率其妻錢氏長息

顧氏次子張洸及女淑安淑慶北而羅拜盡投烈炬童僕嚴英
顧美等長幼男女二十一人皆慷慨憤激同時殉節止長子張
純以應秋試歸鄉僅存一息撫按以聞家死難上聞有旨贈光
祿正卿蔭其子為錦衣衛千戶

甲申之變戶部尚書倪元璐衣冠向闕北謝天子南謝母索酒
招二友為別遂縊死越三日賊入見顏色如生驚避去一門殉
節者共十有三人

左都御史李邦華聞難乃題闕門曰堂堂丈夫聖賢為徒忠孝
大節矢死靡他走文丞相祠再拜自經

副都施邦曜聞變題詩于几曰愧無半策匡時難但有微軀報

遺愁集

卷之四

忠義

七

王恩遂自縊僕解之復蘇叱曰若知大義何久留我更飲藥死
大理卿凌義渠聞難以首觸柱流血被面盡焚生平所著述冠
帶正笏望闕拜復南向拜遺書上父曰盡忠正以全孝能死庶
不辱父乃奮身絕吭而卒

刑部侍郎孟兆祥守正陽門賊至死于門下妻何氏亦死于進
士章明收葬父屍亟歸別妻王氏曰吾不忍大人獨死當往從
之王曰君死妾亦死章明以頭搶地曰謝夫人然夫人須先死
乃盡遣其家人出視妻縊氣絕取一扉置上加緋服又取一扉
置妻左囑婢曰我死亦置扉上遂整緋袍自經
左諭德馮世奇子君常是日方早膳聞變曰是當死家人曰

太夫人何世奇曰正恐不死以辱太夫人耳遂作書別母侍妾
朱氏李氏盛服而前世奇曰若將辭我去耶二妾曰不然主人
盡節我兩人亦欲盡節敬來相別耳並入室自縊世奇撫而熟
視笑曰若少年女流竟能有志死耶遂亦引頸自死家人救之
復甦告曰聞駕已南幸可為從人計世奇不應復將冠帶焚于
庭以司經局印置案上捧勅北面再拜又南向拜母卒自殺
左中允劉理順題詩於壁酌酒自盡其妻萬氏與妾李氏
及子孝廉某并婢僕十八人闔門縊死城多河南人至其居曰
此吾鄉祀縣劉狀元也居鄉厚德奉令衛公何遽死也數百人
皆下拜涕泣而去

遺懋集

卷之四

忠義

五

左庶子周鳳翔帝崩梓宮暴露東華門外赴哭幾絕歸寓道書
諫父母曰男幸不辱此身以貽兩大人羞復作詩一首有碧血
九重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之句再拜自縊二妾從死
御史陳良謨開變痛飲作詩為縊於梁欲自縊妾時氏方縊語
妾曰吾年踰五十無子幸有娠倘生男可延陳氏血食勉之妾
曰主人死妾將誰依與其遇賊受辱不如無子請先死以絕君
念遂投入縊良謨大服其言即別作一縊與之同縊
此女具絕頂見識總之貪生被辱子亦不保不若死之為愈
聞之使人肅然起敬
兵部郎中成德聞賊急致書同年馮世奇約同死難及上崩以

鷄酒哭奠梓宮前賊露刃脇之了不為動歸寓跪母張氏前慟
哭母曰兒起我知之矣入室自縊妻張氏亦死一子六歲撲殺
之然後自殺

兵部員外金鉉因賊攻城急跪母章氏前曰兒世受國恩義在
必死得一僻地可以藏母幸速去母曰爾受國恩我獨不與乎
請事急靡下井是吾葬所毋以我為念鉉痛哭復辭母視事丁
未歸於御河橋聞城陷望出再拜不復到家即投河中從人極
救挽之不放乃嚙其臂急赴深處時河水淺乃挽首泥潭死之
報至章氏即投井妾王氏亦隨之死其弟諸生錄曰母死即應
從死然母未歸土未敢死也遂市棺殮其母既葬三日復投井

遺懋集

卷之四

忠義

六

新樂侯劉文炳因賊破外城嘆曰身為外戚義不受辱其女弟
適李未三十而寡疾召之歸與弟左都督文耀穴一大井驅子
孫男女及妹十有六人盡投其中縱火焚賜第火燃俱赴火死
祖母瀛國太夫人即帝外祖母也年已九十餘亦投井死
駙馬鞏永固殺其愛馬焚其弓刀鎧仗大書於壁曰世受國恩
身不可辱時樂安公主先縊以黃繩縛子女五人于柱往外舉
火遂自到
錦衣衛同知李若珪守崇文門城陷作絕命詞云死矣即為今
日事悲哉何必後人知遂自縊

弘光元年大兵至苑家寨總兵王之綱邀巡按凌嗣南避不聽
及睢州破明被執不屈投于水與廷淵生自縊遺書遺王曰
慎無渡江若渡江則易子江頭凌御史即錢塘江上伍相國也
王厚敘之事聞贈兵部

隆武末大學士黃道周請以師相募兵江西給空劄百函號召
得百餘人居吉安大兵下徽州執送江寧道周絕粒不食積十
四日不死內院洪承疇憐而欲生之卒不屈死之
大兵破義烏至七里寺張國維具衣冠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
作絕命詩云艱難百戰戴吾君拒敵辭朝氣勵壽時去仍爲朱
氏鬼精靈當傷孝陵墳從容赴園池死

遺愁集

卷之四 忠義

七

汝可起字君喜壬午以明經授常州府訓導閏十一月南下至
河間府遇兵君喜整衣冠危坐騎呵曰汝官耶速降則免死露
亦賜之君喜罵曰我天朝臣子豈爲汝輩屈耶罵不已騎怒攢
亦斫之臨絕以手拭頭血印壁間大呼崇禎聖上數聲仆火死
靖難兵入德州教諭王省坐堂上伐鼓集諸生曰此堂名明倫
今日君臣之義何在遂相向大哭以頭觸柱而死
成化間林俊以劾漕繼驍下獄事將不測太監懷恩叩頭力諍
上怒舉御視櫛之恩不爲動免冠號泣不起命左右扶出至東
華門謂鎮撫司曰若等請婦榮芳合謀傾俊後死汝輩不得獨
生俊賴以全章瑾以寶石進鎮撫司命恩傳旨恩不肯傳上曰

汝違我乎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上不得已乃命單昌傳之
恩復諷尚書余子俊執奏許以從中贊成余謝不敢恩嘆曰吾
固知外廷無人也時王恕屢諫恩曰天下忠義唯斯人耳
甲申國變後蘇州衛試百戶周邦彥不食六日死其兄諸生邦
彥投吳淞江以死東湖迂史爲作傳

崇禎末逆賊張獻忠犯貴陽文武諸大吏開風皆逃布政使三
原張耀獨率家僅守城城陷公猶手刃數賊獻忠以禮請曰公
吾秦人吾甚重公公若降常居宰相公奮罵不屈賊械其妾媵
三十人於前日降且免一家死公罵愈厲賊割其舌支解之妾
媵等皆死

遺愁集

卷之四 忠義

六

景泰五年皇太子見濟祖御史鍾同手疏請朝上皇建復沂王
未上以示都憲劉廣衛尚書胡濙濙謝不敢輸頸搗頭曰作死
作死禮部章綸亦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請朝上皇以敦同氣
之至情復汪后以正天下之母儀迎沂王以正國家之大本上
覽畢大怒時已曠宮門閉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逮二人入獄拷
訊日加笞掠血流滿地令誣引大臣并南宮通謀指使不服
復加炮烙之刑濱死卒無一語徐連會大風晝晦黃沙四塞乃
密勅錦衣衛緩其獄
王倫使金欲逼之降倫哭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輔相兩朝天
下共知今將命被留汚以偽職敢愛一死以辭君命遂自縊

元人入西和知州陳寅固守力不能支城陷寅伏劍死妻杜氏即飲藥自殺

趙鼎在吉陽軍知槍必欲殺之反得疾自書銘旌曰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遂不食死一生以固國本復中原為意終身不陟和議為中興賢相首稱

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大原校尉朱序為囂將荀宇所獲宇欲降之序大怒叱罵衆爭殺之宇曰義士死節可賜以劍乃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殺無令鬚汚血遂伏劍死

侯景使子鑿冠吳興太守張嶷書生不燭軍旅或勸之降嶷曰我豈不知此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二耳及戰敗還府整遺愁集 卷之四 忠義 十九

衣冠安坐堂上鑿執送建康景欲活之嶷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速死為幸景欲存其子嶷曰我一門已登鬼錄決不就爾輩求恩景怒并殺之

張巡許遠久守睢陽城中食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鼠雀盡巡殺愛妾遠殺其奴以食士後復括城中婦女老弱食之力竭城陷巡死遠被執生致於洛亦死之 魏行兵不依古法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故下爭致死力前後四百餘戰殺賊十二萬人張鎬聞圍倍道進救比至城已陷三日矣迨至七日賊亦潰

未泚召段秀實議稱帝勃然唾泚面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

段肯從汝反耶因舉笏擊泚傷其額泚怒殺之

崇禎甲申正月李賊薄寧武關衆皆欲款總兵周遇吉悉力拒守謂衆曰苦戰三日殺賊且萬汝輩何怯之甚脫勝之一軍首為忠義萬一不勝縛我以獻若等可無恙力盡城破乃闔門縱火家人盡焚死自揮短刀出關被流矢見執縛而磔于市遂屠其城嬰釋不遺自成嘆曰使守將盡周將軍吾安得至此

三月復破保定御史金毓峒守西門賊執之入三皇廟見賊帥猶奮拳毆仆之躍入井中死妻王氏自縊從從孫孫以武舉效力行間城陷衆解戎衣避匿振孫衣襦襦大呼曰我金御史任也賊執殺之毓峒子嬰子婦陳皆年十八與其祖母張母楊嫂

遺愁集 卷之四 忠義 二十 常一時盡投於井侍婢四人恐被辱亦從下復向宣府總兵姜瓖太監杜勳皆緋袍八騎都迎三十里巡撫朱之馮勞軍守城無一應者三命之成叩頭曰願中丞早聽軍民納款罷之馮不得已獨行城上見一大砲曰汝曹試發之可殺賊數百賊雖殺我無恨矣衆不肯之馮無奈自起燃火衆又競持其手之馮憤甚乃奪士卒刀自刺衆遂舉城降

唐明皇教成舞象天寶之亂安祿山宴客出象給之云此自海南奔至以吾有天下雖異類必拜舞乃命之舞象皆努目不為動祿山怒盡殺之

唐昭宗養有弄猴隨班起居賜以緋袍號孫供奉及朱溫篡位

唐昭宗養有弄猴隨班起居賜以緋袍號孫供奉及朱溫篡位

既見之趨前跳躍奮擊怒搏遂自殺人謂唐朝臣宰多懼此猴
明崑山蔡忠襄諱懋德少時潛心理學探濂洛之正宗究鴻湖
之秘旨世推陽明之後一人後成進士選杭司李行取入京歷
任兵憲臬藩政績茂著在在尸祝崇禎末陞山西巡撫時關賊
李自成勢張三秦破遂犯晉界公悉力防禦屢戰屢却會賊突
渡平陽公慨然曰等死耳死於城焉若死於陣乎疾率兵馳救
貽書寧武總臣周遇吉約同死守遇吉感奮許之特命郭景昌
代任左右請急移鎮候變以脫危難公曰此何時尚循往例耶
俟新撫至當與協力破賊耳及郭聞警不前甲申正月賊薄太
原遣使持牌招諭公即登埤碎其牌斬其使賊怒圍益急二月

遺愁集

卷之四

三

初七日大風拔樹揚沙蔽目城陷公乃草遺疏遣使上之晉為
厲鬼以殺賊諸將私謀劫公出城公曰吾封疆臣應死封疆汝
輩何陷我於不義堅不肯行急率中軍應時盛材官段可達及
家丁數十巷戰殺賊甚衆力不能支遂至三立祠北面載拜自
縊體輕未即死時盛知公志決因脫鐵甲覆兩肩視氣絕向公
叩首亦以弓弦自勒襟下抱救乃拔刀斫之遽刎死賊至驗屍
恨公久抗不降復加戮焉可達乃扮乞兒求得公屍掘土塋葬
之逾旬始市棺斂於泰山廟顏色如生因瘞于南門外東岡
五年戊子子方炳方焮往扶柩歸晉人泣送者盈道路

遺愁集卷之四

一集孝友

孝行是尚友于是敦父母不問兄弟無爭詩稱張仲聖許
曾萬世欽仰千載流名集孝友

宋袁祭謀誅蕭道成褚淵具以告乃遣戴僧靜攻之祭子勗以
身衛父祭謂曰我為忠臣汝為孝子死復何恨遂父子見殺百
姓哀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祭死不作褚淵生
齊南康公褚淵卒世子賁以父嘗仕宋恥其夫節服除遂不住
以爵讓弟屏居墓下終身

吉粉年十五父為原鄉令為姦吏所誣罪當死粉乞代父命梁

遺愁集

卷之四

一

至以其幼疑人教之及廷尉詰實並非人教乃宥其父丹陽尹
王志以純孝舉粉日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當此舉是因父取
名何辱如之力辭不受

唐玄宗甚友愛嘗為長枕大被與諸王同寢謂之五王帳薛王
業有疾親為煮藥風燃鬚左右驚救上日使得飲藥而愈贊何
足惜

李勣甚友愛處閣門雍腫而嚴其姊病親為煮藥風呼致熱
宋太祖嘗御正殿必令洞開重門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
曲人皆見之性仁孝晉王光義嘗病亟帝親往視自為灼艾王
覺痛上即取艾自灸以分其痛每謂侍臣曰晉王龍行虎步他

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我所及也。後奉慈命。時以天下傳言。

徐積事親至孝。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指宗閭之特賜帛米旌表。

元仁宗延祐二年。蔡九五作亂。賴祿孫負母入山避之。盜至守母不去。以身蔽翼。時母病渴。覓水不得。祿孫含唾嚙之。盜見相顧驚嘆。反取水予之。事聞。特賜旌表。

王祥事繼母至孝。冬月。母思食鮮魚。以嚴寒水凍。覓不可得。祥乃往臥冰上。冰解。獲雙鯉。以歸。母私其已。子覓而待。祥甚酷。覓輒諫。不聽。嗣後。每有所虐。使覓必與俱。飲食則共。母始感動。均

遺慈集 卷之四 孝友

相愛焉。

徐庶歸劉備。曹操怒。乃使人劫其母。以招致之。庶至。孝閭之急。謂備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今母為操虜。方寸亂矣。留此無益。遂辭去。備泣送之。庶感其情。誼乃指其心曰。今日之去。誠不得已。若為彼更設一謀。非大丈夫也。及歸。操操待之甚厚。然以備故。終身不建一策。

庶之急去。以全其母。固是孝子心腸。而玄德依依泣送。實覺萬分不捨。乃竟聽其去。而弗為強留。不恐屈其子。以害其母。更是仁人志量。較之功。其母以招致之。其相去幾何。所以徐君愈感其情。更高其義。終身不為曹謀。方見英雄心照人。

之相知貴相知心。此之謂也。

張孝基為人友愛。初舉孝廉。父母卒。二弟俱幼。與分家產。孝基欲成二弟之名。乃田地居其肥者。僮僕選其壯者。二弟感兄教訓。毫不與爭。鄉里咸以孝基為假孝廉。縣令聞之。特薦二弟。義讓可嘉。奉旨徵聘。及出仕。數載。令聞遐著。孝基復勸二弟乞骸。歸里。共樂林泉。方始。遍邀親族。歸還弟產。并籍歷年所收餘息。逐一交明。二弟更感其德。連拜不應。奉兄以終。

漢淳于意為齊太倉令。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罪。

遺慈集 卷之四 孝友

文帝見書。憐之。免其父罪。并詔除肉刑。

吳璋父卒時。年止十餘歲。其母陸氏。遷入內廷。宣德間。隨親王分封廣東韶州。尋改江西饒州。越數年。璋年已長。棄家訪其母。至韶而陸已移饒州矣。往來奔走。足指俱裂。不復能進。臥野寺廊間。有道人焦姓者。憐之。出糞藥。以傳。隨傳。隨愈。過草間。有黑蛇。嚙其足。即昏。賸倒地。復遇前道人。至以藥塗之。即於嘴處。抽出黑涎尺許。而愈。然足尚疼。未能隨眾行。一日。徬徨風雪中。將憇於枯廟。忽見焦道人。冒雪而來。撫其背曰。為母忘軀。若是乎。真鐵漢也。出餅與啖。頓忘飢寒。天明尋路而行。至饒州。叩王府訪問。則母果在。求見不允。遂賃居于王府旁。書思親二大字。

於燬時時哀慟諸內使哀其志為言於王因允其請入見於養
膳所母已病篤不知人矣璋退而焚香籲天到股作誓以進母
啜之而甦於是母子相勞苦拖頭而泣工部召賜金幣遣扶母
出至旅舍三日而母卒璋負親以歸璋字廷用人稱為全孝翁
季子洪登進士官至尚書洪子山下官至尚書其子孫孫襲弗
絕世以為純孝所致云

常熟歸孝子錢少泰母父更娶太倉婦有子孝子失愛每父
責母輒索大杖與之曰徒手恐傷也家貧食不瞻母泣罪孝子
不置父怒逐之困頓於外又言子不歸家必在外為盜行耳父
復呼回杖之父卒母獨與已子居孝子因販鹽市中而時私顧

莊慈集

卷之四 孝友

四

其弟問母飲食正德庚午大饑母弟不能活孝子因往涕泣迎
養母始內慚從之孝子居養必先母與弟已甘受飢而黃而
體瘠人因呼之為菜人歸孝子云

鄭克敬延平之將樂人洪武中由薦舉任延平府學訓導賜名
公正擢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以廉介受知於高廟嘗奉使復命
賜譙不飲食光祿卿以聞上詰其故對曰今日臣父沒忌不恣
食酒肉上曰尊長賜賤者少者不敢辭况君命乎對曰臣聞有
父子然後有君臣上悅其言賜鈔五錠

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高宗過壽張
召問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深是之賜以

錄帛

恐之為義大矣哉忠臣烈士非恐不成聖賢佛祖非忍不就
唯其能忍則凡一切喜怒哀樂恩情讓問皆不能動誠居家

第一良方處世第一要著

裴叔則營新宅甚麗當移住一日與兄共遊牀帳儼然軒窗疎
朗殊俠人意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能明言叔則會知其情便推
讓與兄居之

建寧人陳榮母貧目失明十年百藥罔效忽聞舌紙可以愈疾
榮即為母日誦數十夫壽年載一朝豁然開朗又鄰火及廬榮
從外奔救抱母號呼須臾風返幸得無恙後郡城水災人民漂

遺愁集

卷之四 孝友

五

沒榮與母兩地隨流各附一本潮波連岸卒遇其母適郡守官
舫過夜夢神告次午有孝子附舟郡守泊船待至日中果見兩
木浮沉急令撈起則陳榮與母也郡守驚詰有何孝行連得動
天榮曰予何知孝惟一刻不敢忘母而已郡守以聞天啟中特
賜旌表

洪武時浦江鄭氏十世同爨食指至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經
毫皆有籍可核諸婦惟事女紅不與家政子孫孝謹家畜兩馬
一出則一不為食其所感如此上素識其名後被人妄訐與權
臣通財時嚴黨羽之誅犯者不論真否必誅其宗長濂與從弟
是爭先就吏上憐之曰朕知鄭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權退為蔡

政因問濂治家所以得長久之道對曰謹守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

洪武中山陰民徐允讓及妻潘氏因元末兵亂奉父安避山中遇寇斫安流血讓抱安呼曰寧殺我毋害父寇捨安殺讓將辱潘潘給曰夫死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則無憾寇信之為之聚薪燃火火方熾即投火死賊驚嘆而去安得免至是有司以聞旌表其門曰節孝居

洪武戊寅閏五月乙酉太祖崩於西宮皇太孫建文被髮痛哭哀動左右數日晝不飲勺水夜不就枕簾當上不豫更深侍衛時無不應應無不起體素豐腴竟至骨立先是懿文太子病楚

遺慈集 卷之四 孝友 六

痛呼號大孫年僅十四含淚撫摩日夜不離太祖嘆曰有孫純孝至此朕復何愛

松陵文獻曰顧宗義字惟正一字貽善世居城西流虹橋與兄宗仁相友愛終身不異爰後宗仁無子宗義命長子言嗣之界以故廬而別與次子行耕於充溪相距數十里每遇蔬果蔦新之日必賞以奉兄度兄已先嘗然後敢食雖家人亦無敢先食事無鉅細必稟命於兄數十年如一日也其裔孫允中字道原號復菴割產授廬給孤貧子姓俾有成立克繼祖德佐成允中之志者其室人嚴氏也世稱義門必首推顧氏云邑之高士周安嘗賦充溪行以美之吳時森亦賦焉

孝子萬元亨字雨嘉小字芳生南昌人父文英為鳳陽推官其頑乙亥元夕流賊犯鳳陽已及司李之署急索李官安在孝子乃泣語父曰吾不得復事吾父矣急着青衫出大呼曰死賊若索官何為我乃官也賊遂厲色脇之孝子罵不絕聲賊首怒甚嘯命旁賊加刃孝子死賊以為此官也遂置文英而去

張嘉玲字佩瑤居吳江之嚴墓村幾年積學試舉高等年未三十棄諸生鞭心理學攻苦刻勵一動一言必受程於紫陽而恥自標榜對親朋粥粥然如坐嚴師之側親喪三年不寢處於內不食兼味哭踊一遵古禮人咸稱為江南孝子乃佩瑤之心懷如也吳超士為賦張孝子詩詩見紀事詩鈔

遺慈集 卷之四 孝友 七

粹然儒者之行古人且不易得况今人乎

張孟仁妻鄭妙安弟仲義妻徐妙員敦義親睦徐富鄭貧不鬻不語或一歸寧則交乳其子女雖諸兒亦不知孰為己母家嘗畜猫犬一日猫被驚犬即乳猫子人咸謂和氣所感太平間因表其門曰二難

明世宗壬辰御史馮恩劾汪鉉方獻夫張孚敬三人姦邪不測乞斬之以應更新之象上怒逮訊鉉等恨之入骨朝審定讞論死其母吳氏擊登聞鼓聲冤子行可請以身代首不報甲午冬將處決行可乃於長安街刺血書自縛闕號哭請死通政司陳經見而憐之為引奏上動容曰忠孝乃出一門耶其貫之因得

減死改戍雷州

宋太子劬自立王僧綽被殺其弟僧虔成勸之逃答曰吾兄奉
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及見與耳若得同歸九
原猶羽化而登仙也焉忍逃耶劬聞而怒并殺之

忠義

卷之四 孝友

遺愁集卷之四

○一集節操

惜其名節慎其操持吾刃將斬磨礪以須卻衣甘凍乘燭不
達以若而人清風庶幾集節操

漢王烈每以德行化鄉里適有盜牛者王獲之盜曰刑戮是甘
但勿使王彥方知也烈聞為和解之且贈以布使其自新後有
劍遺於路一人守之不去眾共驚異詢之乃前盜牛者

大夫韓朋妻美康王奪之復係之囚朋乃自殺一日妻與王登
臺自投下死遺書於帝曰願以屍還韓氏合葬王怒令埋兩塚
忽有樟木生二塚上根交於下枝連於上復有鴛鴦一隻書則

遺愁集

卷之四

忠義

孝友

相集而鳴夜則交頸而臥人謂其在天為比翼鳥在地為連理枝
在花為菡萏蓮在水為比目魚

魯人秋胡娶妻羅氏敷五日而官於陳三年而後歸見路傍有
女子採桑少而美胡下車挑之曰耕田不如逢年力桑不如見

郎吾有黃金百鎰願期與子相將嬾不受及胡抵家母呼嬾出
即採桑女也乃數胡之罪投河而死後人贈詩云郎恩葉海妾

水清郎說黃金妾不應假使偶然通一笑三年誰信守孤燈
明建文時燕王渡江解縉胡廣與周是修約同死難解開是修

果死復使人覘廣動靜見胡方呼僕伺猪還以報解笑曰彼猪
尚不肯捨官捨性命乎後同侍文淵閣文皇曰爾二人少同業

仕同官縉有子廣直妻以女廣曰臣妻方娠未卜男女上日試許之定生女也已而果然遂定約迨緡遭讒死舉家成邊廣便欲女改適女竊入室以刀截耳家人覺救血披兩頰泣日薄命之婿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越數年解始蒙宥女卒歸焉

從容就死實係萬難仗義靖節原出於一時激烈是修毅然而死有其商量廣之囑猶困屬不肯即解之東看西探亦蚤無死志久矣縉與廣既負是修同死之訂廣又何妨負縉秦晉之盟獨此女能獨其節操既足媿父又足媿翁廣則既已愧縉又并愧其女賢哉賢哉是女當與是修合傳同旌並昭

遠懲集

卷之四 節操

二

千古

盧江毛義以行義稱鄉里南陽張奉慕名往候坐定而府檄遣至以義為安陽令義捧檄入內喜動顏色奉心感之後義母死連襁不起奉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

東平鄭均矜尚廉節屢辟不就漢章帝東巡特幸其舍賜尚書麻以終身時號曰衣尚書

漢張奐擊匈奴降之羌人遺以馬與金奐以酒酌地日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舉還之諸羌敬服

司馬昭嘗為王司空荀攸謂太傅王祥曰晉王尊重相率而拜無疑也祥曰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為也

見昭列長指昭日今日知君見顧之重也

梁陳霸先起兵討侯景勸止之曰侯景豈君辱臣也侯體則皇君任重方岳不能赴援遣使一軍猶賢乎已而更止之乎乃遣使詣湘東王釋受節制

齊王高洋滅盡元氏定襄令元景安請改姓高氏兄景皓曰安有棄其本宗而從他人之姓者乎大丈夫寧可玉碎何能瓦全卒被誅

宋劉溫叟性清介開封尹光義聞其節操遣使賞錢五百千道之不敢卻置屬事西舍令府吏封識乃去明年端午復送角黍純廟所遣吏即前送錢者視西舍封記宛然

遠懲集

卷之四 節操

三

宋包拯峻直剛毅及知開封府貴戚宦官為之斂手童稚婦女皆知其名呼為包待制京師語日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人以其笑比黃河清焉

范純仁論王安石新法乞賜退黜以答中外之望不聽求去不許未幾改判國子監去意愈決執政使諭之日毋輕去已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每上疏切諫神宗知其忠悉不付外純仁乃盡錄申中書安石大怒乞賜貶竄帝曰彼無罪命知何中府

陽翟田晝與鄒浩友善晝以氣節相激厲及孟氏廢劉氏立謂人口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及浩以諫得罪遠竄晝以書送

之途浩出涕盡正色曰使志完隱然官京師道遠不山于五
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虧士所當
爲者固未止此也浩收淚謝之

道君皇帝崩於金之五國城未弁在燕山爲文以祭曰嘆馬角
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麟之莫逮淚酒冰天服斬衰朝夕哭洪
皓聞之亦操文泣祭金人義之皆不之責

金人陷洛尹焞閤門被害焞死而復甦後劉豫聘之不從乃奔
蜀止於浩關三畏齋以居州人皆不識其面後范冲舉以自代
始出爲崇政殿說書

洪皓留金十五年以和議成而還入對即求歸養母帝曰卿忠
貫日月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及見秦檜語曰張和公
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宮室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
人以無中原意乎檜不懌謂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

但官職如讀書速成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鍾大呂乃可後以
論事相忤出知饒州

贛州知州文天祥欲以身殉國使忠臣義士聞風而起乃舉兵
入衛其友止之天祥曰樂人之樂者愛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
人之事聞者莫不感動

元人狗使州知州唐震死之初故相汪萬里聞襄樊破鑿池芝
山後圍區其守日止水人莫之喻及城破遂赴止水死

遺愁集

卷之四

四

梁鴻有才德勢家多欲妻之並不娶同邑孟氏有女名春字德
曜肥短黑醜力能舉石擇對不嫁年已三十父母問其故曰欲
得賢如伯鸞者方可與配鴻聞而聘之鴻家貧賃舂于畢伯通
庶下光每爲饋食必舉案齊着深致敬禮終身不少怠

建安五年曹操擊劉備敗之備走依袁紹關羽守下邳與備后
及甘糜二氏共爲操所虜操欲亂其君臣之義使羽與后同居
一室羽恐滋嫌乃積薪明獨坐以達旦

蘇武使胡爲單于所留官之不屈乃使牧羊於野外每至絕食
嚼雪吞氈如是者十九年出入必持漢節旄旌盡落何奴詭言
武死妻子俱他適後寄書於雁足武帝射獵上林獲雁得書使

遺愁集

卷之四

五

人索之遂得歸漢
建中靖國元年宋徽宗郊祭天壇陳無已從時天甚寒趙挺之
與以一裘無已嫌其貪汚卻之不服竟至凍死

晏嬰相齊其僕爲御而出妻從門間窺其夫乘大蓋策駟馬意
氣揚揚甚爲自得既而歸妻請去夫問故妻曰晏子身不滿六
尺相齊若名顯諸侯今以其出志念深抑常以自下今子身長

七尺爲人僕御觀子之意自以爲足是以求去其夫作服後自
損抑晏子怪之因以實對晏子乃薦爲大夫

許衡少時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傍有李正熟衆爭取嚼齧河
危坐樹下或問之答曰非所有而取之於義不可人謂世亂無

王取之何礙答曰李雖無王吾心獨無王乎

曾子衣敝衣而畊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使曰非先生有求於人人自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臣聞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弗受孔子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

張簡懿公鵬為理漕都御史作自警銘書於淮陰行轅云嗚呼小子淑慎爾止爾公爾廉天必福爾爾貪爾暴天必禍爾爾肯畏天天必培爾爾忍欺天天必覆爾福善禍淫天實由爾栽培傾覆天不爽爾天維顯思敢不敬爾庶幾夙夜於時保爾書揭座右朝夕警爾嗚呼小子淑慎爾止

遺悲集

卷之四

七

後漢宋弘為太尉形貌品行俱過人光武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其論廷臣以觀其意主曰宋弘威容群臣罕及上曰試圖之一日召弘問曰富易交貴易妻人情乎答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宋神宗朝王安石力行新法與劉恕友善欲引置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為辭且曰天子方厲公以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宜以利為先安石怒遂與之絕恕亦托疾引去曹奩謀反伏誅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無子父母欲嫁之其女截耳斷鼻以守節家人勸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何自苦乃爾女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今

曹氏已戒何忍背之諒聞而賢之使乞子字養為曹後

宋張杓親悟風成父浚愛之長師胡安日聖門有人矣孝宗嘗言仗節死義之臣難得杓對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是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安望其仗義死節乎其遠惡人尤嚴嘗有與出過曾觀觀舉手欲揖杓怒掩其塞觀手不能下學者稱爲南軒先生

陳亮才氣豪邁善談兵議論風生下筆千言立就志在經濟淳熙中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孝宗將擢川之曾觀聞而往見亮以為恥踰垣而逃觀不悅而歸及光宗親策進士以亮對為善處人父子之間大喜御筆擢為第一特賜狀元及第

遺悲集

卷之四

七

韓退之愈昌黎人上佛骨表件旨請貶潮州因鱷魚為患探文致祭魚即徙去後起為京兆尹執法不撓六軍不敢犯日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相犯也

包拯少負盛名舉孝廉舉後削髮入空齋絕跡城市躬自灌園再食不給怡然弗領

康熙戊申和州烈女陳冬青年四歲與本州黃氏聯姻夫許雲鉉越十五年而歿時歲癸亥陳年十九聞許一櫛幾絕即閉門自經家人覺救乃不克死因求歸黃氏為焚鉉之兄元鏡所贈越半載始得適黃親族勸其冠笄而往冬青曰我女子也何能裝飾何以見夫君於地下乃縞素而前既抵家為其茶果進翁

姑謁家廟拜奠鉉木玉盡禮盡哀如慰辭之伴為怡悅姑心始安謂無他志乃作東致父母別兄弟姊妹夜半遂縊而死胞兄庠生讓為作行實具憲請開

烈哉其陳氏之女乎予聞之始而駭既而憐終焉起敬起畏

不能不為之援筆以紀其事夫女以冬青自名者蓋謂疾風

知勁板蕩識忠亦取歲寒不凋之意因為之誄曰嗟哉陳氏

女俠烈定流馨慷慨能完節從容肯自經姓名千載著松栢

萬年青慕義申憑弔悠悠慰汝靈予族有節烈二俠女一

係先伯六吉公女年十九適太倉庠生江孔殷完姻五月夫

死閔棺畢即自縊家人覺救不克死嗣後為和悅示無死

遺愁集

卷之四 節操

八

意備稍弛週年作佛事薦夫適家間遣一老姬往候說言鼠

耗密令示批霜接酒飲之痛楚變常翁姑驚疑窮詰得實亟

宰羊血以解女曰媳煩死志已久今始得遂計已決矣速懸

為幸毋故若我再四強之終不肯頃之七竅流血而死一係

先嫂顧氏下堡名宗也許字先兄可久十八而歿嫂年十七

聞變即哀痛求死父母勸解不得果逾時有令收配意因斷

髮毀面請歸張守制長齋禮佛至四十四歲而卒於張惜未

經表揚迄今湮沒陳氏少女意即其再身乎何以前後一徵

也近日我吳有蘇駿公媳係松陵黃吳若女宋瑤成媳係表

兄長庠生顧宣三長女俱年未二十未嫁而寡成殉難不嫁

守節夫家皆堪表彰以風世者因附詩簡末與世不朽

吳江陳貞女諸生星聚之女許字若弘德子應年十五卒

即迎養於屠氏然夫婦未嘗一觀而也歸居三年百應權卒卒

之時值嚴寒風雪透裘女服麻單人衣之以絮絮能去掩而泣

不止蓋欲以身殉也應權卒三年星聚迎女歸復許婚他氏女

微聞即慟哭嘔血數升仆地扶之牀遂奄奄待盡矣弘德遣嫗

往訊女執嫗手泣曰我忍死以待若若今來幸語吾翁若死魂

魄當歸屠氏耳嫗歸告弘德弘德往視女目將瞑矣聞弘德聲

張目曰翁為我來耶遂卒時康熙丁卯八月十五日也

明神宗雅重海瑞十三年乙酉起為南京都御史到臺日以風

遺愁集

卷之四 節操

九

紀始於御史值一官設戲宴集諸人謂曰爾等聞高皇帝有杖

御史法乎命以杖杖之眾皆慄慄後卒於官會都王用汲入視

葛轉徹蕭蕭然無餘物啟其篋僅十數金因嘆息泣下士夫酸

金為殮民痛哭之罷市十日及出峯江上白衣冠揭櫂素而送

者滿道路壺箪之祭數百里不絕詔贈太子太保謚忠介

明神宗時崑山歸善世妻十九來歸二年而夫死即引刃自殺

母抱持勸慰婦曰兒已許夫死矣因自數宜死者四年少宜死

無子宜死舅姑已老與日無倚宜死舅姑自有子奉養無獨須

我宜死力趣市棺曰我婦人死應即殮不可露尸竟閉閤自經

清康熙甲子八月中州人湯潛菴奉命撫江南蒞任以後惟

食○吳○中○一○杯○水○曾○不○受○公○私○半○文○錢○興○學○棧○講○鄉○約○崇○節○義○敦○孝○及○尚○儉○朴○毀○淫○祠○禁○豪○強○絕○賭○博○專○務○以○德○化○民○改○過○卽○止○安○靜○簡○率○無○為○而○治○丙○寅○清○和○內○召○回○京○士○民○攀○轅○泣○留○罷○市○廢○業○公○以○輔○相○東○官○任○大○責○重○星○馳○赴○都○去○之○日○止○有○圖○書○數○篋○人○謂○海○忠○介○周○文○襄○再○見○云○

弘○治○間○劉○大○夏○為○兵○部○尚○書○有○甘○肅○副○總○督○魯○麟○貪○狡○詭○詐○結○納○嬖○倖○求○為○掛○印○總○兵○不○得○遂○棄○官○歸○大○同○以○家○積○黃○白○數○十○萬○復○遣○使○審○請○大○夏○所○願○賜○資○佩○印○大○夏○語○曰○苟○篤○忠○貞○且○為○國○家○名○將○何○掛○印○之○足○言○今○歸○未○旬○日○遽○求○起○用○於○理○不○可○固○卻○之○麟○遂○快○快○而○死○

嘉○靖○十○九○年○江○西○烈○類○胡○氏○適○同○邑○李○華○華○隨○父○遠○商○姑○易○氏○

縱○酒○好○淫○日○與○惡○少○通○姦○胡○氏○貞○白○自○誓○又○不○欲○顯○言○姑○惡○時○時○切○諫○姑○及○惡○少○屢○計○圖○辱○以○滅○其○口○卒○不○能○活○乃○百○端○凌○虐○荼○毒○八○年○始○終○一○節○後○竟○謀○之○致○死○撫○按○廉○得○其○事○上○之○勅○賜○旌○表○為○立○祠○各○家○哀○烈○并○命○窮○治○惡○少○與○姑○罪○

雪○磨○焚○餘○蔡○或○烈○婦○楊○氏○株○陵○丁○八○之○妻○丁○初○溫○飽○而○好○為○遊○閒○不○務○生○產○赤○貧○骨○立○至○謀○鬻○婦○婦○不○許○丁○說○再○三○而○婦○持○益○堅○丁○乃○陰○覓○偶○立○券○售○婦○弗○使○婦○知○及○期○偶○者○且○來○攜○婦○丁○始○以○實○告○婦○知○不○可○解○散○黃○昏○懷○其○三○歲○兒○間○行○至○成○賢○橋○東○地○拋○其○兒○於○沼○而○旋○以○身○縊○之○立○刻○頌○

清○須○沈○氏○女○秀○娘○嫁○陸○氏○陸○有○女○名○蟾○姑○甚○相○得○壬○午○流○寇○陷○清○須○陸○氏○舉○家○竄○秀○娘○與○蟾○姑○以○巾○連○屬○手○臂○相○牽○投○管○井○每○至○昏○暮○有○二○白○鸞○飛○翔○井○上○人○以○為○二○女○之○精○靈○云○

寶○姬○名○善○惠○京○師○崇○文○坊○人○餘○姚○姜○榮○約○為○姬○榮○以○冬○官○郎○請○瑞○州○刺○殺○郡○篆○正○德○辛○未○夏○五○華○林○賊○陷○瑞○州○我○至○郡○署○榮○倉○卒○以○印○符○誑○賊○人○掠○其○子○婦○姬○藏○印○池○水○中○挺○身○出○賊○釋○子○婦○執○姬○去○行○十○里○許○民○有○父○子○被○擄○者○姬○謂○留○其○子○父○可○釋○也○盍○令○歸○報○官○以○金○帛○贖○我○賊○信○之○乃○密○語○印○所○在○且○曰○寄○語○家○人○勿○我○顧○我○義○不○辱○身○貽○筠○人○笑○至○花○郭○遇○道○傍○井○給○以○湯○甚○欲○自○取○水○遂○赴○井○先○越○朝○出○其○屍○玉○色○如○生○詔○旌○貞○烈○賜○祭○及○碑○

立○廟○祀○之○筠○人○號○其○井○為○貞○泉○

崇○禎○壬○午○流○賊○陷○南○陽○內○鄉○人○許○宜○許○家○許○官○兄○弟○居○山○寨○固○守○賊○破○內○鄉○設○偽○官○宜○等○率○義○勇○襲○之○擒○偽○知○縣○王○薄○賊○帥○怒○舉○眾○力○攻○許○氏○寨○遂○破○寨○生○母○常○氏○先○墜○井○死○家○統○井○悲○號○遂○入○井○宜○妻○鍾○氏○家○妻○陳○氏○自○縊○妹○許○氏○嫁○布○政○李○公○子○占○鰥○寡○居○從○母○兄○亦○自○縊○賊○剽○絕○陸○將○腸○辱○皆○厲○罵○一○賊○謂○許○氏○曰○我○孝○廉○也○汝○好○順○我○不○殺○汝○兄○弟○為○婚○姻○許○氏○大○罵○曰○汝○既○云○孝○廉○負○義○辱○身○甘○從○賊○又○欲○犯○吾○名○門○婦○耶○時○賊○方○肆○焚○火○烈○甚○欲○奮○身○入○火○賊○刃○交○下○板○散○死○鍾○氏○陳○氏○皆○死○巡○按○李○若○琛○以○許○氏○死○節○開○特○旌○焉○

乙酉門六月十二日吳郡兵起圍城內外火光燭天諸生宋實
類謀奉親避兵母葉氏儼然正色曰春秋美伯姬不避火也火
尚不可避况兵乎且丈夫各鳥獸散猶可以保身吾婦人也避
將安之翌晨有持刃而入者葉氏即赴井死仲子實粟年僅十
七號泣於井旁曰吾母既已死矣見何以生為亦投井殉焉葉
陽姜坎為作節孝傳傳世

泰寧諸生廖愈達妻李氏以無子勸納汪氏張氏為妾歲丙戌
愈達挈家避亂石鞠之新塘坑於寓室得國變錄一册愈達取
閱之瘡作中止李氏乃盡夜讀至竟明日呼二妾告曰甲申三
月十八日簡討汪偉知京城不守誓死為厲鬼殺賊夫人耿氏

遺愁集

卷之四 節操

三

日妾則請從十九日聞賊破耿夫人與偉同縊以死李氏語至
是哽咽不能出聲淚落如雨二妾亦相持悲號九月走南石砦
兵至李氏展兩手投崖下愈達携二妾奔別崖岩中搜牢兵至
張氏投崖死汪氏亦奮身騰下投崖石之右復擊而搏於崖左
若支解然

明趙司成承一日過魯學士韓邸問何之趙曰今辰為李西
淮先生誕將往壽魯日當借往又問以何為費趙曰僅備二方
魯口予亦應如之及啓簡索帕無有躊躇良久憶里中曾饒有
活魚令家人取之報云食僅存半公度家無他物即以其半持
李乃烹魚置酒以酌二公暢飲盡歡即事唱和而罷

明世宗時楊爵翁介清苦不合於時適居家有旨遣繫官校以
屬按臣相遇同往會爵方食止有麥飯一孟蔬菜一盤見按臣
至即延之同享甫畢校即入齋爵即與偕行按臣曰盍亦一內
別乎爵曰去矣復何顧官校吐舌云楊公慷慨乃爾在獄七年
後以宮中被火詔釋歸方抵家忽有大鳥集舍爵曰吾將死矣
自為墓誌果卒

公得毋楊震子孫乎何以死亦致大鳥也想其一生四知之
戒必凜之熟矣

唐陸龜蒙家姑蘇門有一巨石乃遠祖積為蔚林守罷歸無裝
舟輕難以越海乃取以壓鎮者人號廉石迄今尚存

遺愁集

卷之四 節操

三

宋鄭俠上流民圖罷歸囊止一拂因自號一拂居士少時曾讀
書清涼山門人就地祠之葉文忠公向高榜其門聯曰諫草有
干言自信丹書能悟主歸裝惟一拂可知琴崔亦妨人

明李遠性廉介一毫不取鄭滄泉乃其得意生一日侍坐最
久有布鞋在袖逸巡不敢進公問何物對曰號妻手製一履欲
送老師公見其誠取而着之生平所受惟此

錢奎濂請告過雜揚適門生為守遣使迎謁令大賈爭先餽贈
公曰病夫來看廣陵濤差有起色并一問瓊花消息耳初無心
跨雀也遂潛歸追之不得

章極楓山之任官至司空清操與叔等致政歸有餘俸四五百

金楓山知之。愷曰：汝此行，做一場買賣，同大有生意，恐有愧色。左丞相李與有清行，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嘗造廩，延至。晏室見門簾甚做，因潛度廣狹，以錦繡織成，加之緣飾，三攜至門，將不敢發言而返。

後漢劉龍為會稽守，召為將作大匠，臨行，山陰老叟五六輩各持青蚨百文，泣送曰：明府下車以來，犬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當遷，將棄我去，故特持送，龍其憐憫為每人遺一大錢，受之。楚昭王夫人齊國女也，王出遊，留於漸臺，江水大至，王遣使迎之，忘持符，夫人曰：向與王約，召必以符，今來人不持符，未敢輒行。使者急還，白王取符，復至，臺早崩，夫人已溺死。

遺愁集

卷之四 雜錄

海瑞晉南畿冢宰，以幣物賀者，俱不受。鄒元標以青蚨三十文入賀，出諸袖中，海喜曰：如此方是受之。過數日，置酒，酬款惟餠四，蘇餅一盤，酒數巡而已。

明文皇入正，大執怒，鐵鉉拒命，擒至殺之。其家屬發教坊司為樂婦，有二女入司，數月終不受辱。有問官至，各獻詩以明志。奏上文皇曰：彼終不屈其志，可憐，乃赦出之。命適士人。

唐進士梁震歸蜀，過江陵，梁荆南節度使高季昌留之，欲奏為判官，震恥之，欲去，又恐禍及，乃曰：震素不慕榮名，明公不以為愚，必欲使參佐，但白衣侍樽，組可也。從之。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

遺愁集卷之四

一集仁厚

忠以存心，恕以待人，慈悲為本，方便為門。盛德長者，篤厚性成，克已復禮，天下歸仁。集仁厚。

漢韓延壽為潁川太守，以禮讓教民，或有欺之者，即痛自刺責，日豈其負之，何以至此。聞者自傷悔，至自刎，及為左馮翊，出行高陵，民有兄弟訟田者，延壽大傷，曰：骨肉忿爭，咎在馮翊，因閉閣，思過訟者，交解，由是恩信遍周，吏民不忍欺。劉寬歷典三郡，溫仁多恕，吏民有過，不忍加刑，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卒皆感悟，不敢輕犯。

遺愁集

卷之四 仁厚

漢桓帝時，詔書下舉鉤黨諸郡，甚多，惟平原相史弼一無所上。從事詰責曰：青州六郡五郡皆有黨，平原何治而獨無？弼曰：五郡自有平原，自無何可相比？若承望風旨，誣陷良善，所不能也。王昶戒子訓曰：吾以沉默渾淡為汝名者，欲若曹顧名而思義也。凡物遠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人或存毀已者，宜退而求諸身，若已有可毀，則彼言當矣。已無可毀，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語云：敬來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信哉。新城劉弘都督江漢，威行南服，每有徵發，必手書守者，叮嚀款密，人咸心悅，爭赴，每相感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陳岷州刺史辛公義，凡有訟須禁者，即宿廳事，終不返閤，引

賁躬罪人嘆服後有訟者鄉里父老咸勸曉和解之曰此小事何恐勞使君相讓而止

平鄉令劉瓚有異政訟者皆以義理曉之使引咎而去不尚刑罰獄中草滿庭可張羅高頰薦之為荅州刺史

盜發郭子儀父塚人以魚朝恩與子儀有隙疑其使之子儀入朝咸憂其為變及進見上先請及乃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賊士卒多發人墳墓今日至此實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丁謂貶為崖州司戶初寇準被貶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須拔眼中釘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不半載謂亦被貶人盡以為天道報復之速謂赴崖州道出雷州準以羔羊迎之境上謂甚

道愁集 卷之四 仁厚 二 慚請相見準辭之問家僮欲謀報讐乃杜門使群奴縱博餽謂遠行乃已

太上皇以書問革政之事其故云何李綱具道皇帝仁孝思慕且日勿問細事上皇悟出玉帶金魚象簡以賜綱

宋吳中復請召還唐介仁宗言於文彥博對曰唐介頃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慢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介知諫院時稱文公為長者

明正統中宗伯胡濙一日帝朝承旨跪起帶解落地從容拾繫之而不轉色遂叩頭還班御史不能糾其失儀十三年彭時中

狀元常上表謝恩是夕坐以待旦至四鼓困倦乃隱几而寤竟

罰失朝糾儀奏言應令錦衣衛拿已奉旨行深出班奏啟彭時不到合着錦衣衛尋使一新狀元遂被拘執如囚人斯文不雅上深是之

唐李封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以責但令裹碧頭巾以辱之隨所犯輕重以日數為等至日滿乃釋若此冠出入者以為大恥皆相勸勵無敢再犯秘賦當先諸縣竟去官未嘗答一人

漢光武徵劉昆為光祿勳問曰聞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爾左右皆笑上曰此長者之言也顧命書之策

漢曹參入相一遵蕭何約束唯日夕飲醇酒一無所事客有為

道愁集 卷之四 仁厚 三 言者則輒以醇其飲而已民為之謠曰蕭何立法既明且括曹參代之守而勿失適有公屏與相國園都群吏日歡呼暢飲於

中聲達內庭左右咸幸相國遊園聞而治之參知其意乃布席置酒亦歡呼相應左右乃不復有言而吏亦不敢再肆

漢直不疑為郎官同舍郎有告歸者誤持一同舍郎金去郎意不疑不疑弗辨買金償之後歸者至而歸前金金郎大慚謝人以不疑為長者

晉顧榮與同僚飲見行炙者有欲炙之色乃以已炙與啖之同

座悉笑榮曰豈有終日炙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趙王倫篡位榮在難忍一人奮身救之榮甚感該詢之即受炙人

唐陽城微時冬月絕糧遺奴求米於友奴以米易酒醉臥路旁
城候久不至往迎之見奴未醒乃自負歸及奴覺來謝罪城曰
寒而飲何害也

馮當世京父為商壯年無子將之京妻以金授之日君未有子
可以此置妾遣抵京買妾立券身錢已償因問所從來妾泣不
肯言固詰之云父為運官督糧欠折需身以償送惻然不忍犯
遣之還不索其值及歸妻詢妾安在具告以故妻嘆曰君用心
如此何患無嗣居數月妻果娠將誕里人夢鼓吹迎狀元乃生
京後父履行善事旅邸得金數百竟不行候失金者至還之至
某祭掃適見有查其墳木者方踞樹顛恐墮而傷止不前嗣其

德集 卷之四 仁厚

下方進論遺之不為數家日貧京讀書於嵩山僧舍僧有肥犬
同學者其食食之僧訴於縣株連及京京遂獨任其事畧不推
委令乃命作偷狗賦援筆立成中有警聯云關飯引來喜掉續
貂之尾索絢牽去驚回顧兔之頭令擊節稱善遂釋之延之坐
贈以厚資俾得入試明年遂作三元

宋遣王全斌伐蜀時汴京大雪太祖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
念西征將士何以堪處即解所著紫貂裘帽遣中使馳賜復傳
諭諸將士曰不能遍及也全斌拜受感泣故所向有功

高皇后馬氏性恭儉嘗服澣濯之衣日常為天地惜福或上怒
回宮必詢處何事憾何人從容泣諫不可暴怒冤枉殺人活一

性命子孫獲福國祚悠長及病劇不肯服藥強之必不從日死
生有命虛扁何益使服而不瘳寧不以愛妾之故而遷怒諸醫
乎及崩上慟悼終身不復立后

洪武初李文忠捷音至中書省請榜示天下上見其詞侈大責
日宰相須知大體元主中華將已百年朕與卿等祖父皆賴其
生養與此自是氣運於朕何預而以此誇張四方識者見之口
雖不言心必為非其改之尋送元孫買的里八剌至京楊憲等
請獻俘太廟上日元賞中國至此禮不恐加着以本色服進朝
封崇禮侯

洪武丙子大賚致仕功臣諭日朕思起兵時年皆少壯今老矣
久不相見心恒思念故召爾等來少盡調懷所資薄物以助養
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天年眾皆感激叩謝多有啼淚者
建文以長興侯耿炳文為大將軍帥兵三十六萬分道北征成
之日昔蕭釋舉兵入京令其下日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仁已
極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無使朕負殺叔父名

德集 卷之四 仁厚

以師尚書夏原吉性仁厚量寬平嘗有吏汚所服金縷御賜蟒
衣懼欲逃原吉曰衣可浣何懼為又吏壞所愛寶石硯匿不敢
見原吉召諭日物必有壞吾未嘗惜在部吏捧檄徵文書押之
因風汚墨肉袒待罪原吉曰風觸所致汝何與焉明日袖至上
前自咎不謹懇請易之嘗夜閱文書無案嗟嘆欲下而止者再

前自咎不謹懇請易之嘗夜閱文書無案嗟嘆欲下而止者再

夫人問故曰適所批歲終大梓贖吾筆一下死生立決是以慘
泪心有所不忍也

天順二年遣建文次子建庶人出居鳳陽幽禁大內五十餘年
上欲寬之謂李賢曰親親之義所不忍賢曰陛下此念天地
鬼神實臨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仁心不過於此左右
以為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遂遣有聽其婚嫁出入無
禁入禁時方二歲至是年五十六出見牛羊犬馬亦不識東西
南北亦不辨

明初吳江顧能號樂靜鄉人嘗從之貸米吳俗咸尚冬春以米
尚熱恐及此取去或多耗損辭不與鄉人懇之恐乃將米一斛
還之

更番屬其氣計其所耗之多寡而加補焉樂靜之孫名法義字
惟正有僕沈原母病瘵將死原不敢歸視而流涕不已惟正問
知之即率原往視其母獨臥一室日猶未暇問所欲曰思飲耳
乃汲水與之復歸取粥食之時鄉人相戒不敢入室惟正獨與
原親問遺之日再往如是者月餘原母卒無恙有司聞其行誼
屢請為鄉飲實謝不赴時稱其有世德云

隋李士謙以粟數千貸鄉人值歲歉無償乃召至設酒食悉焚
其券曰債丁矣明年大熟爭來納完拒之不受或曰子陰德多
矣士謙曰人所不知方為陰德今吾所為子已知之何謂陰德
沈特肥筠州售一切安善行七年後歸呼妻受辱使嫁之

仍然處子或獻詩云昔年單騎赴筠州竟得歌姬共遠遊去日
正宜供夜直歸來渾未識春愁禪人尚有香囊愧道士猶懷度
婦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却風流

孔寺丞牧所居園圃近水有夜涉盜蔬菓者孔曰晦夜渡水或
致陷溺即為設橋引之盜聞慚感永不復至

吉人羅雙泉循上計春官失其囊中扇同舍生不自安物色
其竊者給循訪之入座故探其囊出示曰是不類若物耶循急
趨出慰其人曰物偶相似生醉言耳歸復語生日予失稱何損
彼得惡聲尚能齒士類耶生始謝不能及

范文正知越州有屬官孫居中卒於任于幼家貧助以俸錢百
緡具舟遣卒送歸以詩作榜曰十日相依泛巨川來時暖熱去
時寒涼津毋用多盤詰此是孤兒寡婦船

十三進館於懷氏有女窺伺下不顧一日願履於庭女復作書
納其中下得之即託事辭歸怡翁知之作詩咏其事有一點
貞心堅匪石春風桃李莫相猜之句下不受且答書辨其無此
事怡賦其書而題云德至厚矣

張文節在政府國封慶時入覲莊獻后見二婢老醜勅妙年二
女飾服以賜公歸知之指曰此乃夫人廢也出無所歸但二妹
齒未及笄令守一老翁不甚無謂雖太后慈憫予志不可踰遂
各其父兄折券贈資以令嫁

楊孝德冠一時鄰家構舍誤墜其簷溜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無害也又侵其址公題句云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些兒也

不妨其家大漸謝
明穆宗嘗食鹽腸而甘左右請諸光祿上曰恐或以此為白尤祿必至日殺一驢以備宣索吾不忍也

馮恭敏森之父四十始誕子眉目如畫保若拱壁得如抱撫失手跌傷左額死封翁急呼婢奔避自抱入口吾自跌死婦為痛撞翁倒者再索婢無有婢歸母家言其故感泣顧天願公早生貴子次年生森傷痕宛然

余六世祖文理公故別號南阜自南渡有吳甘居對溪一任遺悲集 卷之四 仁厚

俠好義周急扶危之事不可枚舉重建丹里塘黃石井亭諸大橋費幾千金又創立社學復建義塾橋以渡村童延里中耆儒陸大志為塾師捐肥田四十畝以供修膳間里賴以知書者甚眾母薛氏壽躋百齡稱觴日子孫男女至親五十三人文徵明祝允明咸為作家慶圖記復請勅坊旌表賜名人瑞堂曰遐壽今坊尚存載在郡誌

古二渡橋在金鏡湖濱相傳始於東晉按查舊碑載明成化七年里人張敬捐貲獨建吾宗為留侯之後更以黃石名焉

至鼎革地廢康熙丁卯春呈憲請行因與許定并陳綿建今復鼎新兩里許此及勝各有碑記

遺悲集卷之五

成都余 畜生生 鑒定
松陵顧有孝茂倫

古吳張貴勝晉侯纂輯

凌一飛秋消 趙嘉稷書年

友人 卓允基次厚 潘 鏗雙南 訂正

劉世洙魯壽 徐 垓彥通

袁士達逸上 鄧吳律鳴嘉

一集知足

方進思退欲行且止知幾其神戰之經史既已不辱又復不殆職此以往物我無害集知足

遺悲集 卷之五 知足

陳恭公在亳州生日姪世修獻一范蠡泛湖圖片題贊云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不辱不殆無險無虞燦霞為侶其致可娛公悟即日納印節致仕

獻此圖題此贊意在諷諫豈天下有以此稱觴者乎公能即日告歸所謂有是叔乃有是姪也賢哉遠矣

漢宣帝朝丞相韋賢以年老且病乞骸骨歸里上嘉其知止賜黃金百斤安車駟馬使能就第丞相致仕自此始

唐時英舍見蛛蜘蛛網有蟲觸之而死歎曰仕宦人之網羅也不退與蟲何異即掛冠而歸人謂蜘蛛隱

不借是蟲病而死可以起吾即蛛如結網經營何等勞碌布
置何等周密操心何等險刻立志何等貪狡及為人一掃影
響全無今人忙忙碌碌拮据一生到鐘鳴漏盡却與蛛如無
異龔公蚤見及此所以翩然高隱志識迥出凡輩

漢張良佐漢高漢素封留侯乃謝病曰臣家世相韓韓亡不惜
捐金為韓報仇今以三十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
于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即導引不食穀
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乞歸藩國明帝
問曰處家何事最樂答曰為善最樂上重之賜列侯印十九枚
諸王子五歲已上者皆令佩帶

遺愁集 卷之五 知足

漢太傅疏廣謂子少傳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父子俱歷要
官恐為世所忌如此不去懼有憂也即日俱乞骸骨歸上特賜
厚資俾以原官致仕公卿故人設祖帳餞于東都門外道旁觀
者僉曰賢哉二大夫

蜀州刺史王宗弁稱疾罷歸杜門不出蜀主疑其怨望加檢校
太保不受謂人曰廉者足而不憂貪者憂而不足我小人致位
至此足矣豈可求進不已乎

唐荆南梁震謂節度高從誨曰先生待我如布衣交以嗣主屬
我今嗣主能自立不遺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願請退居遂
築室于十州身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

宋仁宗嘗語近臣昨偶思食羊肉曰何不索取曰恐遂為例何
不忍一夕之欲以啓無窮之殺乎或獻蛤蜊二十八枚每枚千
錢帝曰一下筋至費錢二十八千吾不堪也

宋富弼請老歸洛雖致仕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神宗
亦眷之不衰王安石嘗有所建明帝卻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
無可告訴仰屋嗟嘆者即當至矣其敬之如此

楚王聘陳仲子為相歸謂妻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前
方丈矣妻曰結駟連騎所適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甘不過一
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之
不保命也仲子悟與妻遊去為人灌園

遺愁集 卷之五 知足

趙季仁謂羅景倫曰予生平有三願一願識盡字內好人二願
讀盡古今好書三願歷盡天下好山水景倫曰盡則安能但須
身到處勿輕放過耳

萬曆中雲間張翥字汝調號何初居士枯壁自課云時花數本
盛以竹筒置碧紗窓下香氣襲簾幙間扇其檻曰花舫于是掩
關晏處其中非雅客勿接深居以四日為度其一日則報謝賓
客大約五日一出門一月之內靜坐當有二十四日亦太古小
年也又常榜于座曰胸中無一事眼前多好人要在隨境隨緣
清閑快活亦人世一小安樂法也吾願讀書善養生者咸識之
境可隨遇法可隨時願可隨緣苟能知足遵此而行何人不

可為同初居士耶

樞山章懋權福建按察以考績赴部年甫四十一堅乞致仕家
宰尹恭簡公曼慰留之辭益力尹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
病如何可退對云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
取視民如傷某之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蚤白亦可謂老病
矣請舉一事退之足矣恭簡知其意決慨然驚嘆特為上疏請
從之

漢嚴君平尊卜筮於成都市日閱數人每借卦詞教人以忠孝
勸人以退讓日得百錢足以自養即閉肆下帷讀老子蜀人羅
冲賢之具車馬來糧勸之仕君平曰我有餘君不足奈何以不

遺慈集

卷之五 知足

四

足奉有餘冲曰我家萬金之蓄于無擔石之儲何為乎有此言
答曰吾嘗宿子家見子日夜會計滋滋汲汲靡有足時我雖賣
卜不下牀而錢可數百塵埃厚財無所用之豈非我之不足勝
君之有餘乎

何等安閒受用每見今人既富矣而益求富既貴矣而益求
貴以至且夕滋滋君平看破機關故能心安而意適

王章為諸生學於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
訣涕泣不已妻怒呵之曰京師雖多尊貴在朝人誰踰仲卿者
今當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抑何鄙也後章仕為京兆欲上
封事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淚時耶章曰前言

固是此則非女子所知也

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子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
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得為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為貴
吾已為男是二樂也人少苦於襁褓壯苦於疾病老苦於衰憊
吾年九十有五而身得強健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死者人
之終也處常待終吾何憂焉

陳眉公云落紅點苔可當錦繡草香花媚可當嬌媚莫逆則山
鹿溪鷗鼓吹則松聲鳥鳴和根野菜不讓侯鯖帶葉茅門奚輸
甲第

屠長卿與王百谷云僕既貧到骨又不欲攢眉向屠沽兒故欣

遺慈集

卷之五 知足

五

然日開口而笑家有一錢與親朋閒坐為清談歡飲興到或口
誦下里曲少年在旁撻鼓吹笙簫甚諳誦洗盡厨無屢炊矣而
此中靈明湛然以此了世差亦不惡

蘇紫溪云香一炷花數種酌桑寄生從事數升付世界於恒沙
等塵情於浮沫晚間紙窓上月光漸滿竹影半橫取蒲團靜坐
覺得又是一人世

白樂天被貶為江州司馬喜日匡廬在念久矣今得於青山綠
水中為風月主人何快如之乃築一堂於香爐峯以自適

遺愁集卷之五

一集安分

素位而行弗踰尺寸不用強求無庸苦掙君子守常達人知命笑彼貪夫徒勞營運集安分

唐樂天白居易以刑部尚書致仕居履道里與香山寺僧如滿等九人結香山社自號香山居士

宋路國公文彥博自河南入朝帝深嘉其輔立英宗而不伐其功加兩鎮節度使將行賜宴瓊林苑遣中使遺詩祖道當世榮之至是請老乃以太師致仕復歸河南因與富弼司馬光等用白居易故事號洛陽耆英會就第置酒相樂尚齒不尚官已

遺愁集

卷之五

安分

國形妙覺僧舍衆皆七十餘獨光年未六十

唐司空圖致仕歸居中修作一亭匾曰三宜休一謂量才宜休

二謂端分宜休三謂老賸宜休

予亦效此以區其軒曰四休居一謂中年未舉子宜休二謂半生常多病宜休三四謂名不成而鬢欲斑利弗就而老將至宜休宜休因并自號爲四休予云昔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司馬被刑爰著史記四休之數正予遺愁集之所由輯也

唐穆宗時孔戣以老乞致仕韓退之曰公無留費將何恃而歸答曰吾資二宜去尚奚顧乎言

漢張安世謙慎周密嘗有所薦其人來謝乃曰舉賢進能人臣

之責有何私謝耶絕弗與通有部官功高不調自言於安世各曰君功果高人主自知人臣能事何長短自解拒不之許後以父子皆侯權位大盛遂辭職乞休養

齊王演以王師爲侍臣固辭不受或勸之曰我少年以來閱事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且我性疎緩不堪時務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顛覆欲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這箇道理誰不知之但不肯以此致思耳所以好進無已恒多傾危一失足而不可挽回也

唐盧懷慎與姚崇全相崇有子喪請告十餘日政事委積上曰朕以天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及崇出須臾朕決頗有德

遺愁集

卷之五

安分

臣齊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崇喜曰救時宰相豈易得乎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唐魏博節度使出季安卒于懷諫嗣委政家僮衆憤怒推田興爲留後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乃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監軍遣使以聞李絳請授興節鉞以鼓舞效順之志復請遣裴度宣慰厚賜以安衆心軍士受賞歡悖若雷成德充郭使者見之咸相顧驚嘆失色曰人固宜安分彼強者果何益乎

吳越王俶來朝宋太祖賜以厚禮留兩月遣還賜以黃袱封議極固或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皆草臣乞留俶章疏也因甚感懼既歸必命徒坐東偏曰西北青神京在

焉天威不遠顏咫尺傲敢寧居乎每修貢必列於庭焚香而後遣之

漢馬援弟少遊嘗云士生世間但取衣食纔足乘下澤車騎款段馬使鄉里稱爲善人斯不愧矣若欲致求贏餘徒自苦耳

陳眉公云隱不得談仕者事老不可幹少者事窮不宜隨富者事愚不必問慧者事乃吾人終身受用不盡處

馮瀛王詩云但知行好事莫問前程邵康節訓子云汝固當爲善亦須量力以爲之若不量力雖善亦不當爲也馮言是顯

者事邵言是隱者事要在隨境而行之不可以一律論王泰政伯大四留銘云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

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

福以還子孫因自號爲留耕道人

元衡有疾語其子曰吾平生爲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

虞阮遷司空陳讓不已既拜嘆息曰以我爲三公天下可謂無人矣未幾即告歸

唐鄭榮好作歌後詩同平章事制下自言曰笑殺天下人既視事謂宗戚曰歌後鄭五作宰相世事可知矣繼三月即以疾告乞骸致仕

子思居於衛緇袍無表三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以白

狐裘恐其不受因語之曰吾假人也遂忘之吾與人如棄之子思辭不受于方曰吾有子無何爲不受于思曰假問之安與猶如遺物於溝壑及雖貧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子方嘆曰誠安分之士也

漢疏廣告歸將朝廷所賜資金買酒請族人故舊相與娛樂勸爲子孫立產答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增其過而斂怨况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故樂與鄉黨共餐之以盡我餘日不亦可乎

曹丕臨江觀兵有東渡之志忽見波濤洶湧又且吳人嚴守甚

固乃嘆曰長江天堦固天之所以限南北也即引還

宋顏延之爲紫金光祿大夫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及子竣貴凡所資供一無所受每乘羸車策牛蓬屨南簿即避道左曰吾生

平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第復曰善爲之毋令後人笑汝拙也

人有相羊祐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祐惡其言遂掘斷其龍脉以壞其形勢相者視曰猶應出折臂三公俄而祐果墜馬折駝

宋管師復高隱自號臥雲先生仁宗召問所得何如對曰滿場白雲耕不盡一潭明月釣無痕竟不受爵命

那堯夫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高岡自號安樂先

道愁集 卷之五 安分

生旦則焚香燕坐。時酌酒三四杯。微醺即已。與至則賦詩自娛。或出遊鄉城。則乘小車。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每為人排患解紛。紛說孝。童稚皆歡。相謂曰。安樂先生至也。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所居。以俟其至。名曰行窩。宋秋青在樞府。有秋梁公之後。持公肖像。及告身十餘道。詣獻之以為青之遠祖。青謝曰。一時遭際。何敢自附。梁公厚贈。遺之。張一中云。宿雨初晴。小溪新漲。泛米家船。載楊子酒。浩歌一聲。好風送響。素琴三弄。清月偏宜。洵為烟水幽人。不作風波險客。沈石田云。一花一竹。一爐一几。詩編經卷。以送殘日。交遊止於田。父談笑止於烟霞。生涯止於尊。藝。射事升沉之事。絕不到門。

遺愁集 卷之五 安分 五

即○到○門○朝○有○松○風○吹○之○而○去○
層○赤○水○云○紅○潤○凝○脂○花○上○纒○過○微○雨○翠○勻○淺○黛○柳○邊○乍○拂○輕○風○
問○婦○索○醜○變○有○新○菊○呼○童○煮○茶○門○臨○好○客○人○生○值○此○清○致○何○如○

粘壁自課八則

白衣觀音齋一年十九日。斗齋每月朔望初三廿七日。日汨沒於酒肉之場。間以菜羹蔬食。不惟惜福。洵堪養胃。齋期晨興盥漱畢。即焚香頂禮。先賢古佛。虔誦道經。梵書。日沉溺於貨利之中。借以提撕。普覺。匪特室慾。兼可清心。持誦戒暴怒。節勞碌。寡言笑。省馳逐。減憂愁。少思慮。慎寒暑。謹嗜慾。直安分。須知足。談積德。當惜福。成。

克勤善果。務絕惡薄。忠厚存心。平恕待人。持已宜嚴。御眾須寬。慎意交遊。量力周旋。忍情耐性。守道聽天。修省。

朝服沁水王八味丸。上午服龜鹿二仙膠。黃昏用苦茶一兩杯。更妙以手熨腹。徐行百步。臨臥服天王補心丹。坐香一線。即放頭。穩睡。凡過去未來。現在諸事。一切都丟棄。朝粥小菜二色。午飯葷蔬各一品。精熾好友隨便。晚用小點少許。夜粥加陳酒半觔。小物一二種。不可多飲。使助火。亂性。不用厚味。使傷胃。損脾。即與知己宴集。慎勿猜謎。耍拳。致滋沉醉。非惟喪品。且足傷生。飢食。

遺愁集 卷之五 安分 六

每日子後寅前。即振衣趺坐。約香一線。朝起禮誦。訖披閱史鑑四五頁。或古詩文。經傳二三篇。暇則涉獵稗官野說。冊餘以為消閒佐笑計。上午暇坐半晌。下午偃息片時。至於應酬作。若可省則省。得脫且脫。倘有親朋。賜顧除至戚切友外。非雅客勿接。與其徒亂人意。孰若以不見為高。功課甚矣。天不負人也。人可負天哉。假若一年中。食物則按時而生。花卉則應期而發。他和風。霽月。勝水。名山。無不畢備。以供人之玩賞。務須忙裏偷閒。苦中尋樂。或小分附賓朋之末。或杖頭挈知己之儔。散步遺興。隨遇而安。毋失良辰。有辜嘉會。倘居常兀坐。閉極無聊。則聽濤前。啼鳥。敲磬。亦是當鼓吹四部。撫几上。

瓶花幾種尤堪寓物外品題
 粘壁八條非自課也蓋自勉也非自勉也實自勉也高貴之
 人不屑為名利之人不知為少壯之人不服為老成之人不
 能為得為而不亟為不幾自悞我生平予故擬綱如左以自
 律昔東坡與張懷民有言但無閉者如我兩人耳因附議於
 末以與閒如我者鑒諸

養生十法

心不能定法宜於收 意不能靜法宜於制 怒不能絕法宜
 於寡 勞不能禁法宜於節 愁不能除法宜於散 憊不可
 深法宜於澹 思不可多法宜於斂 愁不可結法宜於散

遺愁集

卷之五 安分

七

進不可過法宜於止 真不可認法宜於要

處世十要

交不宜濃 真不宜吐 言不宜躁 財不宜交 怒不宜暴
 完官宜蚤 借債宜少 作事宜寬 待人宜巧 存心宜好

攝心秘旨

念動時皆是火 萬緣寂處便生真 此是教人無心
 欲識無為真面目 須知有作是根源 此是教人無心
 人定要訣

和身和其 運肩運其 順目順其 垂離注其 叩齒調其
 和息和其 反觀和其 內聽和其 止靜和其 坐忘和其

愛情精神留此身掃當宇宙際此歲月將何事報答君親
 此二語每不禁爽然若失及見唐子畏言善亦懶為何况器
 無心求富等憂貧又不覺廢然自返矣君子素其位而行不
 願乎其外人何可不循分自守哉予性善愁往往絃歌山
 水所不能馴惟息意觀書或可借以消遣愁魔予復善病每
 每酒膠藥石所不能攻惟澄心默坐庶可藉以驅祗二豎因
 思天下善病者亦不少乃敢自秘不語人以却病之方乎此皆
 予身體力行親嘗試驗者敢附述以為勸

安分

遺愁集卷之五

一集快心

行有可歎爾必快志言有可喜我亦暢意懿行嘉言賞心樂事充類至極沛乎莫禦集快心

桓宣武少家貧然喜樛蒲一日大輪債主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陳郡袁航俊邁多能素以角藝名乃求救於袁應聲便許云大快我必得采遂變服懷布帽隨溫去與債主戲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辨作袁彥道耶袁不答遂與角十萬一擲直至數十萬了不為意輒投馬叫絕秀若無人敵家頃刻失幾數萬乃探帽笑曰汝今曾識得袁彥道否

遺愁集

卷之五快心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開顧辟疆有各園先不相識竟往其家值顧方集賓酣宴而王遊歷既畢指揮好惡絕無人在目顧初然曰微主人非禮以貴驕非道失此二者乃倫父耳便盡驅出門王獨坐與上回盼左右踉蹌被逐顧遙望移時竟自閉門怡然不屑

宋王拱辰至和二年聘契丹見其主於混同江設宴垂釣得魚必酌酒飲客親鼓琵琶侑觴謂其相曰此南朝少年狀元也傳承拜安遠將軍文翰技勇皆絕倫帝歎曰上馬能殺賊下馬作露布惟傳修期一人耳

曹操征孫權見其步伍整肅親自頂盔貫甲左右執黃傘指揮

三軍操數曰養子當如孫仲謀若劉景升兒真豚犬耳

五代李克用臨終以三矢遺子存勗曰梁吾仇燕王吾所立契丹背約歸梁吾所遺恨子女三矢毋忘父志後破梁夾寨乃以三矢復命梁主驚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為不亡矣

王莽為漢兵所逼憂不能食唯飲酒啗魚迨兵入宮乃旋席隨斗柄高坐曰天生德于予漢軍其如予何眾爭斬之傳首詣宛漢諸呂作亂太尉周勃疾人北軍出令曰為呂氏者右袒為劉氏者左袒於是諸軍皆左袒遂知人心思漢共滅諸呂

唐李揆美丰儀善奏對拜平章事敬宗曰卿門第人物文學皆為當世第一足稱三絕後使吐番諸酋爭相望曰聞唐朝有第一一人今李端卿是否

宋范雍守西夏羌人甚輕之及范仲淹代乃相謂曰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韓琦與仲淹齊名邊士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晉桓溫北征鮮卑袁宏倚馬前為作露布手不停揮李白嘗對玄宗云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

漢時黃祖大會賓客適有獻鵝者舉杯屬禰衡曰願先生賦之衡攬筆立就畧不起草文不加點一座解快

魏陳琳作檄草呈操操素苦頭風是日疾作乃臥讀其文連起

立日誦琳所製大快人意真堪愈我病也
捧讀奇文良快人心病且可愈何愁之不可破乎予故以書
遣之

唐敬宗寶曆中楊嗣復大宴賓朋時元稹白居易甚有詩名亦
預席因各分韻賦詩惟楊汝士最佳微之與樂天極其款服汝
士大暢盡醉而歸語諸子弟曰我今日好快人直壓倒元白
袁筠娶蕭安女言甫定未幾擢進士第欽賜歸娶羅隱贈詩云
細看月輪還有意定知丹桂近姮娥

賈郁性峭直為仙遊令將代有一吏釀酒郁怒曰吾再典是邑
必懲此輩吏曰是造鐵船過海也後果復為宰吏盜庫錢數萬

遺愁集

卷之五

快心

三

郁判日籍銅鑿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鑄錢決
杖遣之

漢章帝元旦命羣臣陳說經義不通者即令奪席惟戴憑乃獨
坐三十餘席

長安民楊崇義妻劉氏與鄰人李奔私通謀殺崇義埋之井中
劉故控于官官詣所居檢校無踪忽架上鸚鵡叫曰殺我主者
東鄰李奔也遂拘訊得實具以上聞明皇詔封為綠衣使者
漢明帝幸辟雍行養老禮畢坐國子講堂自為陳說諸儒執經
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以億萬計
明王振弄權錦衣衛指揮姓王山及馬順為之鷹犬英宗北狩

麻王輔國百官拘於朝咸請誅振以慰人心給事王雄立捧
願首衆咸爭殿跪踏搶裂頃刻而斃又乾王山反綁跪於庭
百口唾罵仍命縛於東市遂籍振家王隱徑尺首十面册謝
高五六尺者十餘株金銀珠寶數十庫宗族不論老少悉皆
首中外稱快

曹操下江南進兵濡口與孫權遇於赤壁周瑜為都督禦
將黃蓋曰北兵方連艦若用火攻可燒而走也瑜首肯曰計
善但須詐降以通消息不用苦肉計操如何信蓋慨然曰子自
隨破券至今受恩三世恨無以報肉雖受苦亦復何恨先遣闕
澤以書納款時值東南風急乃同時縱火火烈風猛燒盡北船

遺愁集

卷之五

快心

四

延及岸上諸軍大潰操大敗疾走華容道冒雨宵遁
漢石勒寇襄陽執王衍問以晉故衍云計不在已且言少無官
情因勒勒稱尊號莫以自免石曰君少壯登朝何得言無官情

耶壞天下者非君而誰夜使人排牆殺之

秦苻堅寇晉遣將苻融克壽陽使朱序來說謝石等使降序私
語曰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謝玄乃遣劉牢之趣潤洛擊其將
梁成斬之石等水陸繼進堅登城眺望見八公草木皆疑為
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進逼澗水而陣玄令少却
以決勝負融揮兵使却退不可止序在陣後呼曰秦兵敗矣玄
渡水擊之秦師大潰走者滿野皆疑為晉軍晝夜不敢

息死者什七八

李世民拔河西執高德儒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主人取高官吾與義兵正為欲誅佞人耳今復何言遂斬之

呂惠卿有罪建州安置蘇軾草制曰惠卿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罰

下及雞豚先皇帝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子尚克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天下傳誦稱快

詔罷李綱太學生陳東率都民數萬人上書乞留綱而黜李邦彥等擗壞登聞鼓喧呼動地上恐生變乃復綱右丞邦彥一無所建明惟事阿諂時人目為浪子宰相

遺愁集 卷之五 决心 五

王黼有罪伏誅虜蔡京於儋州道死貶蔡攸於雷州黔配童貫於吉陽軍尋皆誅之天下比於四凶之擊中外大快

麟劉猷分道寇淮西至揚州浙中大破之猷曰適見釋將軍銳不可當即與精騎遁去麟在顧昌聞猷敗亦拔砦而遁

太學生劉觀等上書論湯思退姦邪誤國乞斬之以謝天下詔貶永州安置遂憂懼卒於徒所

韓侂胄銳意出師中外憂懼無敢言者吏部侍郎史彌遠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以安邦國會傷皇后亦怨之力贊為可乃詔

侂胄入朝彌遠以兵擁至玉津園殺之 宋恭宗時國事大壞侍從盡誅逃去數十人太后不能禁乃貶

道於循州安置監押官鄭虎臣於木棉庵擊殺之

秦攻趙平原君將求救於楚約其門下文武具備者二十人與俱僅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平原曰士之處世如錐

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未有奇也遂曰使遂蚤處囊中則脫穎而去非特末見而已因與偕之楚楚王言合從久不決遂按劍而前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且以楚之強為白起所挫此

乃百世之怨趙之所羞今合從為楚非為趙也王懼之乃招十九人歃血定盟曰公等碌碌皆因人成事者也平原請歃曰聆

毛先生言使趙重於九鼎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 宋陳太丘詣荀朗陵使長子元方御車次子仲方持杖孫長文

龜具食入于世孫文若尚幼坐著膝上太史奏云是日百里內有德星聚

晉王珣夢中得如椽筆一枝由是才華大著名譽日進而弟珣乃更出其右時人語曰法護非不佳但僧彌難為兄耳

吳人王翰景泰中為御史上疏勸易儲與南城禁網事甚力及英廟復辟數言前二事之非攻于肅愍及其黨與不已英宗甚

悅之時有賞賜許以大用翰深喜得計一日上御文華殿便室

衆歷朝章疏凡留中不發者具在忽驟風吹一木宛轉上前取

而閱之則翰勸易儲與南城禁網奏也大怒宣翰來翰以為

復有賞賜欣然趨入上擲前疏示之翰羞怖無地叩頭出血詩
死上叱出誅之一時甚快

方翰趨事兩君阿旨取媚何等得計自謂深根固蒂誰知天
公震怒風伯弄巧一至於此人亦何苦而為此等事耶

明洞庭山消夏灣有將軍人屢試春官不第遂效孽斷之術居
積取盈算入骨髓不數年家貲富厚不意錢神作祟盜劫之

鞭笞炮烙慘於官刑蓄其所有席捲一空盜喜過望於是縛往
載酒即以將氏之物資願於小雷山神廟山在湖中斷岸數十

里無路惟荒祠一區盜乃泊舟其下悉登祭焉祭畢酣飲大醉
自恃運兵莫能踪跡不虞舟人絕纜而去盜醒覓舟不得時值

龍卷集

卷之五 快心

八

嚴寒風雪連旬凍餒交迫垂首就斃無一存者

嗟乎此可見天理報應之速也夫藉以積財誨盜盜復以祈
福致禍皆斃人適以自斃觀之大為快心但舟子晏然而有

之恐亦未必安享

秦檜墓在建康墓上豐碑屹立却不曾鏤一字蓋當時士大夫
鄙其為人兼畏物議故不敢作神道碑及孟珙回軍屯於檜墓

軍士咸冀溺於塚上人謂之穢塚
嗟乎秦檜一穢其心遂至穢其行穢其身直至穢其墓無一
不為人所穢亦可慨也予嘗至武陵登岳少保墓見往來之

人焚香敬禮墓首則搗秦檜夫婦形跪於前又撒溺於其頂

臭汚不可名狀且日被捶擊長舌之頭已斷矣千載而下可
見好惡之公如此

則天朝周興來俊臣各尚酷虐或告興通謀丘神勅命俊臣鞠
之兩人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因多不承當為何法典曰今囚入

窶以火災之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一如興法因謂興
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即入此甕興恐叩頭服罪流嶺南為營家

所殺
謝玄勝符堅於肥水安方與客圍碁適捷者至看之默然無言
攝書置牀了無喜色徐笑曰小兒輩遠已破賊局竟還內不覺

展齒之折

龍卷集

卷之五 快心

八

唐元獻守南郡與王琪中秋夜宴值陰晦元獻不樂意欲就
枕琪玉作詩云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憑絃管一吹開元獻聞之

即振衣起坐召客作樂謳歌飲至夜分果然日出光明倍常遂
酣暢達旦

酣暢達旦

丁謂為山陵使雷允恭欲移山陵就上穴謂唯唯而已既而改
穿上穴有石石盡水出衆懼不能成功奏之遣王曾覆視曾請

獨對因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怒
乃誅允恭謂坐貶

嘉定陳星卿年少才高貧不遇訓蒙村中一寡婦有屋數間田
百畝千方在抱為姪所欺陰獻於勢家得燬頭而遁囊擄吉往

開新庄先期使狼僕持告示逐婦婦不知所從來抱兒號泣於門鄉人雖憤憤而愛莫能助適星卿過叩得其故謂鄰眾曰從我計保無恙眾許之令婦避他處明日豪御遊船設酒備門客數輩簫鼓競發從天而降登岸指揮酒掃懸掛匾對粉飾牆垣栽植花木開濬魚池并召論諸佃祖單復往田間布席野飲呈卿率鄉之強有力者風雨驟至舉棹春其舟舟子出不意奔告豪豪急趨舟舟已沉矣遙望庄所隔額盡碎眾猶裸體揮拳恟恟索嗣乃懼不敢與辨逃竄而歸召主文者謀訟之而縣牒已下差至奪人因新令韓公清介剛烈方以扶抑為已任星卿頂率其鄉先期控呈詞既美情復慷慨使捕衙查勘則區舟在

遺愁集

卷五

九

焉豪亟使人致燭終不聽竟置諸幹僕及乃姪於法且欲將棄泰揭上司以正其欺孤殺寡強佔田房之罪再三懇請方得寬假星卿仍令寡婦鬻產他適以避其怨於是遠近傳揚各振郡邑令聞其名特致東請見大為稱快

天啓七年熹宗崩懷宗立司業朱三俊劾監生陸萬齡曹代詩祀魏忠賢於國學罪有旨下獄又有監生張某欲上疏請忠賢與宣聖並尊入祀太學方脫稿忽口稱見于路痛擊之遂殞嘉興縣貢生錢嘉徵疏奏魏忠賢十大罪替竹難書萬剛不盡忠賢不勝其憤哭訴於上上令內侍宣讀奏詞并命跪而拱聽忠賢始震懼喪魄明日遂誦誠感陽看守皇陵沒籍其家又以

忠賢盛時聞一測字者來京宣傳甚驗乃易服潛往叩終身休咎因書一囚字與推其人即頓首稱奇詰其何意曰國中一人也忠賢駭服以為神異厚賞而別乃私語人曰日下雖好只是結局不佳叩其何說曰一人懸在中間將來必受弔死四面俱無着落家業定無遺盡人猶未信後果應其言崇禎登御詔誅奉聖夫人客氏方其在宮乘坐小轎內官員之

嚴然自居為熹廟八母之一每逢誕辰上必臨幸升座歡飲賞資無算及往私宅內侍王朝忠等數十人着紅玉前驅乘輿過乾清宮亦不下呼殿儀從之盛不減聖駕夜出燈炬擁簇有如白晝衣飾鮮華儼若神仙到家升廳自管事至內臣挨次叩頭

遺愁集

卷五

十

其家侍媵與陰畜之以圖呂不韋李園等事上大怒立命赴死花局掠死千侯國興等皆伏誅客氏姿容甚美而忠賢及以中年淨身陽道未淨遂與私通以故忠賢之肆惡弄權多賴客氏於中調護兩惡並肆人心共快

李白成既竊據一時諸臣盡節稍不決裂即被拘執或夾頭腦或夾腰腹極刑榜掠迫脇獻金陳某獻至銀三萬金三千珠三斗其餘多寡不等不盡不休及金已罄猶不滿意仍復受刑然刑不過魏藻德自勒死方岳貢不食死丘瑜自縊死瑜未純前即書絕命詞云百歲春光強半過匡時力短愧鳴珂詩書萬卷都無用惟有先賢正氣歌因死畧遲遂至被執浪傳從賊君子惜之

諸人同一死耳死於難不大愈於死於賊乎不過偷延數日之命而千載下垂名香臭何啻天淵

嘉靖壬子七月敵寇薊州甚急仇某時病疽請與疾出禦上命

遺慈集

卷之五 快心

侍郎蔣應奎督掌戎政遊擊陳時代之某聞命恚極而死徐階

因審疏其通敵誤國命陸炳會三法司擬罪奏其謀反律當追戮得旨剖棺斬首梟示九邊妻子家丁盡行處斬家資籍沒

嘉靖四十一年御史鄒應隆劾嚴嵩子世蕃惡勢專利私擅賈賞父亦不敢呼其名僅稱別號東樓威權煊赫一至於此其孫

錦衣嚴鵠中書嚴鴻家奴嚴年中書羅龍文等狡黠不法詔嵩致仕勒令即刻歸鄉世蕃坐煙瘴充軍鴻削籍終養鵠龍文戍

邊年禁錮繫獄嵩上疏陳情言臣年八袞願皇上哀其老憊矜其無告乞放歸子世蕃孫鵠以終餘年上曰嵩得完歸有鴻侍

養恩待已厚尚何過望不許

世蕃與龍文自罪請後乘軒衣蟒負險不臣誹謗朝政假名治第聚眾數千將謀不軌乞正其罪以絕禍本詔即付林潤逮問至京即訊會同三法司鞫得其交逆僭竊賊跡顯然奉旨處斬嵩聞之愧恨死

乙酉四月李白成過通城命其下四十八部先發令嚴具行旅敢返顧者通城有九宮山一名羅公山山有玄帝廟山民

以盟謀捍衛閭井自成止以二十騎殿又呵其二十騎止於山下而自以單騎登山入廟見帝像伏謁若有物擊之者不起對人疑以為劫盜取所荷鐘磬其首既斃兩腋下見金印且有

遺慈集

卷之五 快心

非常衣服大駭從山後逃去二十騎許久不出跡而求之則已

血肉身分矣 蜀難敘畧曰癸未冬張獻忠蹂躪湖南甲申正月率眾寇蜀秋八月甲子陷成都蜀王至湖李家春自沉於井內江王至涪不

屈死總兵劉佳胤走死浣花溪巡按劉之渤成都推官劉士斗華陽知縣沈雲祚被執不屈死之蜀府長史鄭安民內江教諭

姚思孝相繼死獻忠入城後大索全蜀紳士至成都慘之敘州在籍太常寺卿尹伸及給事中吳宇英並不屈死崇慶知州王

勵精聞會城陷即朝服北面再拜登樓自焚死丙戌年九月入順慶府屠之獻忠自言是歲有大劫不利欲獨入武當山修行

俟切運過當復橫行天下乃營於西充縣之鳳凰山時肅王兵
至獻忠乘馬登高望之猝遇前鋒一矢而殛及昇屍至猶張目
瞪視於是斬首剗心心色純黑時十二月十一日也先是童謠
有生於燕子嶺死在鳳凰山不謂獻忠應之其埋屍處叢草如
棘誤觸之輒成大癩又嘗有黑虎噬人人皆遠之

余於丙寅夏月抱病閉居曾東友曰溽暑灼人大地如燼病軀
當此如燼似炎全賴青萍之末一少浣之忽得薰風和暢洗却
炎威頓覺神清骨爽尤可喜者門無一客胸無一事但見荷香
繞砌秋色盈庭清茶可以解渴濁酒可以消愁香不佳而有烟
可養花不麗而有色可娛短琴高掛而無絃殘編久束而塵滿

遺愁集 卷之五 快心

四壁蕭然入窓洞開坐倦無聊則企脚北牖竟覺好睡恁爾烈
焰燒天似不滅於清涼臺飛雪矣少焉月上疎簾又添出一種
幽况因明吟袁中郎句云世情貧自少歲月病偏多倚闌看明
月盈盈上石坡此實因病得閒之一樂也

宋文公知崇安有民貪大姓吉地預埋碑於墳前越數年突以
強佔為訟公親踏勘見山明水秀鳳繞龍迴因去其浮泥見有
碑記皆民祖先名字公謂大姓侵奪情真遂決意斷歸之後隱
武夷山偶過其地問詢土人備言埋石誑罔之事公悔無及乃
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理視罷而去是夜風
雨大作天明視之墳塚毀成水潭尸棺無有存者

遺愁集卷之五

○一集悞惱
情所不堪聞之髮指理所不有見之怒起脇之以威凌之以
勢無可奈何恨恨而已集悞惱

岳飛進拜太尉數請恢復帝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
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言於上詔請詣張浚議事浚曰欲以淮
西軍付王德呂社或張俊楊沂中何如飛曰德與郾瓊不相下
恐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服衆張宣撫暴而寡謀沂中視
德等耳豈能禦此賊浚然曰我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曰
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安以得軍為念哉遂與浚忤

遺愁集 卷之五 悞惱

即日表乞終喪步歸廬山浚怒奏飛以去要君乃以張宗元
監其軍
宗澤屢請帝還汴連上三十餘疏俱為汪黃所抑憂憤成疾
日出師未捷身先喪帝使英雄淚滿襟明日無一語及家事但
連呼過河者三而卒

李綱上疏力求去遂罷提舉洞霄宮前太學錄陳東上書乞開
綱而斥汪黃又布衣歐陽徹亦上言詆用事大臣潛善遂以語
激怒帝遂命並斬於市
宋王曾嘗以宅第假居其宗始議置學雷州曾以為太重丁
謂乃熟視曾曰君勿復言居停主人恐亦不免事遂事

漢公孫弘置故人高賀宿食以脫粟飯覆以粗布被賀歎曰何用故人富貴乃為脫粟布被弘內厨五鼎外僮一僮詐也弘聞之日信有之乎寧逢惡兵毋逢故人

唐元載相貌不揚苗晉卿薦於李揆揆頗輕之謂苗曰龍章鳳姿之士邈焉不見於世獐頭鼠目之輩儼然乃欲求官耶載深銜之

崔信明畧有詩名鄭世翼遇之江中謂曰聞君有楓落吳江冷之句洵稱絕唱願見其餘崔欣然出衆篇示之世翼覽未終篇日所見不逮所聞乃悉投之水引舟而去信明大慚恨

陳全忠瘡惱恨不勝乃製叨叨令以自寫云冷來時冷的水道愁集 卷之五 換帽

炎上臥熱來時熱的在蒸籠裏坐來時節疼得天震破頭時節顛得牙關挂只被你害殺人也麼哥只被你悶殺人也麼哥真箇是寒來暑往人難過

鮑宣以權辱宰相孔光下詔獄諸生舉幡大學下日欲殺鮑司隸者會此集者千餘人守關上書申救不聽竟免鉗之

唐中尉仇士良擅權文宗與李訓鄭注密謀誅之計解左金吾廳事後石橋夜有甘露詔往視之因欲伏兵縱擊事泄反為所害兩省諸司被殺者千餘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但行文書而已

宋徽宗以朱勳領應奉局採花石砌於蘇州搜岩剔藪

野凡民間一石一木稍堪玩賞者卽用黃帕加封指為御前之物及發行必撤屋挾牆以出江南大匠太學生鄧肅進詩諷諫上不省

秦檜諷臺諫請諸將班師岳飛一日奉十二道金字牌因憤惋泣下歎曰本欲直抵黃龍府與諸軍痛飲耳不意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遂引兵還

謝安與弟萬過吳郡時王恬為守萬欲同過安日恐伊未必酬汝意不足耳萬苦要去安必不肯萬乃獨往坐少間王便入萬以為恃已殊有欣色良久乃出科頭散髮據胡牀獨坐神氣傲慢了無相對意萬怒還未至船逆呼大傳想之安日阿嬌字

史刻遠用事日久權勢薰灼太子益心甚不平嘗書几上日猶遠當決配八千里史闢之大懼密令學錄鄭清之教與苜為文而陰圖廢立之舉

唐武后斷王皇后蕭淑妃手足置酒甕中日令二嫗骨醉妃臨死誓云願武為鼠吾為猫生生世世扼其喉食其肉

羅景綸曰予讀唐史此段每見猫捕鼠而得未嘗不為之稱快可見人心公憤千萬年不可磨滅處因為之詩曰陋室偏遭點鼠欺狸奴雖小策勳奇扼喉莫訝無遺力應記當年骨醉時

醉時

關羽守荊州進攻樊城破之威震華夏孫權使人為子求婚羽不許權怒呂蒙進曰羽恐蒙圖其後所以多設備卒乞託還歸治疾羽必撤兵然後襲其空虛可一鼓而擒也以陸遜意思誘長名未遠著羽不為慮薦以自代發兵暗襲荊州又慮沿江烽火周密使人白衣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及猝抵北岸兵滿艦中出盡縛江邊屯候糜芳傅士仁不能守開門出降并羽及子平俱被害周倉自殺王平亦死之權以蒙有大功設宴犒軍坐蒙首席未及受封為羽魂所擊而死

楚人獻龜於鄭靈公公于宋與子家將見子宋之食指忽自動謂子家曰他日我如是必嘗異味及入宰夫正進龜羹因相視

遺愁集

卷之五

四

而笑公異而問之子家以實告公故欲其不驗會食乃分賜諸大夫召子宋而獨弗與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後靈公戮殺子宋恨之竟不救

宋秦檜殺岳飛於大理寺獄雲與張憲皆棄市初吳玠與飛交歡節名殊遺之飛不受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受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御士卒嚴而有恩粹遇故不為之動故敵語曰撼泰山易撼岳家軍難平日恂恂如書生然立志慷慨事親以孝事君以忠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取禍天下寬之

宋真宗幸瀋陽契丹無計乃遣使議和準欲邀破補隄款地因

遺策曰若如此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準蓋欲襲擊之使隻輪不返帝方厭兵會有譖準幸兵以自重者乃許盟以絹二十萬疋銀十萬兩定和議南朝為兄北朝為弟交相約誓各解兵歸

安衆侯劉崇起兵討王莽不克而死東郡守翟義亦起兵西誅不當攝者莽懼不能食依周書作大誥諭天下返位孺子使王邑將兵擊破之

戚夫人在寵於漢高生趙王如意高帝崩呂后即殺趙王斷夫人手足去眼燬耳使居廁中號曰人彘

宋以王黼為少宰加蔡攸開府僕同三司二人日夕勸帝娛樂

遺愁集

卷之五

五

帝因令苑園多為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於其中都下靜夜禽獸聲四徹宛若山林坡澤聽者知為不祥之兆

漢馮援征交趾以善政能勝瘴氣載一車歸梁松上書譖之以為所載者皆明珠文犀帝大怒會援卒妻子惶懼不敢以喪還葬乃棄葬城西

唐任環為兵部尚書妻柳氏至如中年無子太宗賜以二艷女柳氏每加凌虐以藥爛其髮使禿上聞之怒乃以金瓶置醜酒賜之勅曰飲之當立死不如不須飲也柳拜曰人生至此誠不如死願乞飲盡使姑止之還報太宗謂環曰人死且不畏卿其奈之何令以二女別室安置

崇禎四年群盜紛起曹文詔擊斬賊魁王嘉胤於陽城其黨復推王自用為首號曰紫金梁其黨自相名目有老洞洞八金剛關王關將八大王掃地王撞塌天破甲錐那紅狼亂世王混天玉關道神鄉里人活地草等分列三十六部其外另有不沾天滿天星劉香老一盞燈通天柱點燈子鑽天哨開山斧等橫行州郡官兵皆不能制而總不若陝西李公子為最隨地劫掠名曰闖賊言其不踞縣邑不守城郭無所定趾莫可防禦也

唐楊妃死於馬嵬日遺錦綉襪一隻為村媪所得甚寶惜之遇過客輒以示賞一玩百錢媪獲錢無算竟以致富

以魚朝恩判國子監升座講易之鼎折足以譏宰相王晉怒甚

遊藝集

卷之五

本

元朝怡然朝恩日怒者常情笑者不測也

光緒三月甲申皇太子來自金華遣內使持御札召至聞者爭趨明日有旨禁私謁中夜移入內已丑乃命會審於大明門楊維垣颺言謂與駙馬王昺任孫王之明貌相類因而候傳辛卯於午門外覆審馬士英復疏其疑似甚多左都李沾喚王之明不應詰之乃大聲曰何不呼明之王沾喝上樛太子號呼皇天列帝聲徹內庭傳諭放樛發鏡撫司有無名子題於皇城有海上扶蘇原未死獄中病已又奚猜之句會御史陳言奏稱民口籍籍皆言諸臣欲絕先帝血胤因得溫旨着好生護養勿輕用刑以招民謫乃得不死

庶豐問蘇軾程頤交談會上患瘡疹不出頤乃詣政府曰帝不御殿實為何故答曰不知頤曰上有疾而宰相不知可謂寒心呂公著以其言入告上不悅罷頤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異

卷之五

七

遺愁集卷之六

成都余 齋生生

鑒定

松陵顧有孝茂倫

古吳張貴勝晉侯纂輯

陸榮科表哉

顧 琬有光

徐 瑤天璧

沈永仁二聞

王文謨孚嘉

程 仕松舉

訂正

史 周蒼山

程 瑞曰符

一集高致

好名之人千乘能讓有品之士天下做屣人各有行士各有

遺愁集

卷之六

高致

志或為釣徒或為洗耳又生性瀟灑遇事脫畧過而不留任

我率朴既無障礙又不執着方厥所為古之狂直集高致

堯讓天下於許由由不受讓之巢父父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

汚我耳矣乃臨清流以洗之

漢嚴光本姓莊少與劉秀善及秀即位乃隱姓名披敝羊裘釣

於富春江光武物色得之因語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

光堅臥不起張目對曰士各有志何用相強也竟辭去終身不

出

宋袁粲為丹陽尹聞郡南有一豪家頗有竹石率爾步往不顧

主人直造竹所嘯咏歡呼主人見其不凡乃出與共飲互相酬

斷絕不介意及車騎羽儀候至始知其為袁尹云

晉武帝時山巨源濤為吏部尚書舉嵇叔夜康以自代康與絕

交書曰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及一行作吏此事遂廢人生

亦何可而為此

關丘胤出牧丹丘豐干即禪師謂曰若到任欲謂文殊普賢

在天台國清寺中執爨滌器所謂寒山拾得者是也胤至詣寺

訪之見即致拜二人連聲咄叱乃執胤手曰豐干饒舌

漢黃瓊卒四方名士會葬者七千餘人徐穉往弔置生芻一束

於墓前而去諸名士曰此必汝南高士徐孺子也使陳留茅容

追及為沽酒市肉穉為之飲食容問以國家事默然不答

遺愁集

卷之六

高致

晉陶潛為彭澤令吏請束帶見督郵潛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

腰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今辭著五柳先生傳居家貧甚九

月九日宅邊叢菊盛開苦無酒乃採之盈把坐其側忽望見白

衣人乃王弘使送酒至就便痛飲盡醉而歸

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容獨正襟

危坐郭林宗泰見而異之與語甚歡因留泰宿旦日殺雞食母

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泰益奇之嘆曰卿賢哉遠矣因揖之勸令

從學

梁處士陶弘景博學好養生之術屢詔不出國家有大議必先

遣使諮訪時人謂之山中宰相

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李密謂宜直抵江都執取獨夫以號令天下密壯其言遣使召之竟不肯出莫知所終

直抵江都得天下之勢執取獨夫得天下之情真勝過衛公一流見識使其肯出必是凌烟首座惜乎其竟不出也不知正妙在不出所謂神龍變化使人捉摸不定首見而尾不可見若洪客者其真有道之士乎

唐李泌與太子為布衣交及即位靈武召至謁見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同榻上欲以為相泌曰陛下待以賓客則貴於宰相何必屈其志乃止後與肅宗出行軍士指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謂泌曰艱難之際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既而曰服

道終真 卷之六 高致

此豈可無名出懷中勅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固辭乃受

黃霸與令狐子伯友子伯為楚相子為郡功曹一日遣子奉書於霸及去久臥不起妻怪問之答曰向見令狐子容光甚美舉止自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令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及君之高奈何忘其夙志而以兒女懷慙霸矚然起笑曰有是哉遂終身隱遁

惠遠法師隱廬山每送客至虎谿即止後送陶元亮陸修靜與諸道契合不覺已過虎谿因相視大笑世傳為虎谿三笑

明景泰初南京家宰魏驥至京請致仕內閣陳循公所取士也來見請曰先生位雖家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公不悅謂人曰渠以朝廷事為一已事安得令終竟致仕去後循以天順改元果請成公居家嘗遊西湖策蹇隄上遇錢塘海呵之下公曰蕭山魏驥簿叱從者曰管他蕭山會稽顧不當避官府耶及見公簿惶愧謝罪公笑慰之而去

袁中郎謂江進之曰弟已將進士二字拋却東洋大海候命下即上一乞休本了却前件作世間大自在人直待江郎作吏部尚書三年後變白齒落然後將金丹一粒點化江郎同證大果豈不甚快

遺愁集 卷之六 高致

袁尹疎放好酒嘗步屣郊野間遇一士人便呼與酣飲此人以為得被知遇明日詣門求通袁拒而不見使僕語曰昨緣飲酒無謂聊相共耳勿復為煩

周安平王武攸緒素官隱嵩山則天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為攸緒遂悠游巖壑所賜服器悉置不用出入行藏與庶民無異

王荆公安石素喜俞清老一日謂荆公曰吾欲為浮屠苦無錢買祠部牒耳公欣然為具僧貲約日祝髮過期寂然公怪問之徐徐答曰吾思僧亦不易為祠部牒金不如且送酒家還債公為之大笑

王子猷居山陰大雪夜眠初覺遽起命問窓酌酒四望皎然因兀坐傍徨咏左思招隱詩畢忽憶戴逵安在剡便夜乘小舟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見而返從者驚問其故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興至則雪夜登舟便行興已則詰門不晤而返良由胸次蕩然了無執着全沒一毫沾滯人能如此正是實實受用處

東漢王良爲大司徒布被瓦器司徒鮑恢以事過其家良妻荆釵市儂乃由田中曳柴而歸

劉東山司馬語蕭聰曰正統間先君爲御史在京有鄉先達過余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適在鄰家

遺愁集

卷之五 高致

五

去矣乃竟趨入偏視家中所有遂引余詣寢室見床上惟舊布被褥而已喜曰御史所操若此可稱其職矣既去先君回余白其事先君曰此必鄉先生某少卿也其爲人高脫中復有縝密故觀人於所忽如此

大凡爲官者莫不剝削小民以爲肥家之計安有清高至此者乎故知行詣日薄一日其受用日豐一日聲價日減一日其勢增日張一日理所必然者也

後漢嚴光與光武同寢睡熟以足加上腹明日太史奏云昨夜客星犯帝座甚急上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臥耳未幾上與野隱居不仕嘗自咏云有名閉富貴無事散神仙洗

晚魚吞墨烹茶雀避烟真宗時屢詔不起謂使者曰九重計詔休教彩鳳銜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上嘉其高遂不復召

王莽專政大夫龔勝郈原同日乞骸骨歸梅福亦知莽必篡位一朝棄妻子去隱於會稽變姓名爲吳門士卒北海太守逢萌乃掛冠東都門挈妻子浮海客於遼東

漢夏竦聞張儉亡命嘆曰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剪髮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姓名爲冶家儲

八年不出中屠婦亦嘆曰昔處士橫議卒致坑儒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跡於梁碭間自同傭夫趙然免於評論

遺愁集

卷之六 高致

六

生爲楚大夫不嗜酒元王嘗爲設醴及孫成立乃忘設焉穆生曰醴酒不設王之意怠遂謝病去未幾成以謀反誅

司馬光以新法橫行力求去位乞依范鎮例致仕許之光自歸洛唯以書詩自娛遂絕口不論世事

韓世忠屢疏抗言秦檜姦邪誤國檜諷言官論之罷爲醴泉觀使即退居西湖口不言兵後武穆卒惟於禱而祈王竟無恙

朱熹家居草封事數萬言極陳韓侂胄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趙汝愚之寬縉寫已具子弟諸生力陳以爲必且買禍不聽蔡

元定請以善决之得避之同人熹默然取奏莫焚之因更號遁翁絕不語及世事

山季倫簡鎖襄陽優游卒歲惟酒是耽荆士諸豪族有佳園池
輒往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為高陽池兒童為歌曰山翁出
河許往至高陽池日夕載酒歸酌酹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着
白接羅舉鞭問葛疆是簡愛將并州人亦善飲何如并州兒

劉伶愛酒嘗渴甚復求酒於妻妻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
道伶佯曰善當祝神誓斷矣汝為我具酒肉妻信從之伶跪祝
曰天生劉伶以酒為生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切不可
聽引酒御肉陶然復醉

晉劉公榮與人飲酒裸襪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我者不可不
與飲不如我者亦不可不與飲是我不與飲故雖終
道愁集 卷之六 高致

張季鷹輸縱酒不拘禮法時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縱
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輸曰使我為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
酒

阮宣子家無擔石之儲每步行街市則以百錢掛杖頭遇精潔
酒肆即獨酌酣飲高歌自適然自酒家外雖當世貴顯亦不肯
輕詣

衛承為溫太真嶠長史嶠甚善之每率爾提酒備就承酣飲其
相對彌日竟夜承往嶠所亦復爾爾

王僧虔平生好酒嘗嘆曰酒自引人若勝地何可一日無

宋宰相葉夢鼎以世事日繁遂乞致仕單車宵逝人報其高
大原王述沉靜澀落人以為癡王丞相導薛之為樣唯問江東
未價述張目不答導每發一言舉座莫不贊嘆述曰人非堯舜
安能每事盡善善導改容曰王樣不癡

宋真宗東封得隱者楊璞問卿臨行有人作詩相贈否對曰有
臣妻一絕云更休落魄就杯酒莫再猖狂愛作詩今日提將官
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為之失笑
中丞之為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觀以令長裁之卡不能
容乃脫帽投地曰我所以屈卿正為此憤耳奈何以一世勳名
而做國士耶拂袖而去

道愁集 卷之六 高致

向子平諱尚隱居不仕日窮究命學作書以傳世為男女婚嫁
非勅命斷絕家事勿相關白遂縱遊五岳名山莫知所終
孔凱除長史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全無壅滯人曰
孔公一月有二十九日醉却勝他人二十九日醒也

晉吳術好飲因醉後詭忤權貴遂自戒酒阮宣以拳毆其背曰
看看老逼癡癡忍斷杯中物耶術大笑樂飲如初

晉嘉嘉為桓溫參軍九月九日宴於龍山僚佐畢集嘉時大醉
風吹墮其帽嘉殊不覺溫勅左右勿言良久始取還之乃令孫
盛作落帽詩以嘲之

晉書何遜續有歌姬給事唐錦有通天犀帶皆一代尤物一

二公呼盧因出姬解帶唐采得勝乃酌酒命美人
別嚴慨然與之俱去

宋朱希貞居嘉禾陸放翁訪之聞笛聲自烟波中起頃棹小舟
而至拉與俱歸壁間懸琴筑簷前育珍禽皆目所未觀室中盤
缶置果實脯鹽客至挑取以奉供不復舉烟火

張宗伯天駿居三里橋郡守訪之公曰寒舍離城頗遠客至必
留午飯然止肉與腐而已今老公祖下顧當宰一雞勿訝其菲
守欣然醉飽去世兩高之

明都御史高明乞休歸築早閣亭道遺其中及病革書云平生
無一事欺天今日送百骸歸地擲筆而逝

遺愁集 卷之六 高致 九

宋錢文僖留守西京幕下謝絳尹洙歐陽修皆一時名士有郭

延卿隱居水南葺亭藝花足不入市年八十餘一日錢率僚屬
往遊去居里外卽屏騎從徒步訪之郭欣然延接道服對談笑

而居罕有過從所接之人無若數君者老夫慙甚願酌花下
酒陶尊簞果錢愛其野逸引滿不辭既而吏報申牌府肯牙

與列庭中郭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若此尹洙曰留守相公
也郭笑曰不圖相國肯顧野人相與大笑又曰尚能飲否公又

從之復酌數杯盤餐禮數畧無少加談笑自若日脯辭別郭送
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遠送亦不敢造謝希勿訝其疎慢文僖登

車爽然自失翌日語衆曰此真隱者彼視富貴爲何物耶

宋崔唐臣與蘇子由呂晉叔善二人登第崔遂罷舉買一舟買
易江湖二人適見之問以別後事答詩云集賢仙客問生涯買
得漁舟玩歲華案有黃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爲家

袁中郎云金閨自繁華令自苦畫船簫鼓歌童舞女此豪客之
事非令事也奇花異草危石孤岑此幽人之觀非令觀也酒壇

詩社紫陌朱門振衣莫釐之峯濯足虎溪之澗此遊子之樂非
令樂也令所對者鴉衣糧長鬻口刁民及蟻虱滿身之囚徒而

已蘇何有於令令何有於蘇哉請看來春吳縣堂上還有袁知
縣脚踏否

唐司空圖乘官歸隱屢詔不起昭宗特遣柳燦徵之懼而入見

遺愁集 卷之六 高致 十

晉爲袁野墜笏失儀乃下詔曰養高釣名匪夷匪惠難居公正
之朝着放還山不用

宋曹彬下江南太祖戒之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且以封劔授
之云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及唐城將陷彬

忽稱疾諸將問候相與焚香設誓約以克城之日不許妄殺一
人道歸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關門進榻子云奉勅差往江南

勾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

潘師正居嵩山道遙谷高宗召問所須對曰臣所須者茂公清
泉然山中不乏復何須乎上甚善之

唐赤小曰蓬戶掩今井逕荒苔滿衣履茶絕園種邵平之瓜

門裁先生之柳曉起呼童子問山桃落乎辛夷開未手攏花
除去蟲絲蛛網於時不巾不履坐北窓披涼風焚好香烹茗
忽見異鳥來鳴樹間小倦即竹床藤枕一覺美睡蕭然無夢即
夢亦不離竹坪花塢之旁醒而起徐行數十步則霞光零亂月
色無負梧桐月色也婦亦頗領此意相對怡然

初金壘將某由翰林督學順天康熙辛寅年幾半百告假歸
時抵家登岸閒步忽然適去家人候久不至遍訪無踪回舟檢
履有薛世昌留於硯底云條然猿雀自相親老衲無端潤孽塵
早向獲湯來避浴還從大海去翻身功名瀛壖場中事妻子枯

遺集 卷之六 高致

除裏人只有君親難報答生生常自祝能仁歸報舉家驚嘆
歲餘傳聞在峨眉為僧急往跟尋僧云三日前預知有親人
將至遂別眾去莫知所終

余增太學願一元祖子旋諱旋吉幼補弟子員一子六孫家
頗饒裕生平以修鍊內養為事康熙庚申年七十有八九月
望前二日潔身潛遁問知去向長孫一元遍歷山川訪求不
得其亦蔣公之流亞歟附識以誌不朽

遺集卷之六

一集信行

人而無信士而無行無軌無輒有車難進要以素期盟以預
定終身不貳一言相訂集信行

曹操破劉備於下邳獲其妻子擒關羽備走袁紹操壯羽為人
強之使降而察其終無留意因使張遼探其情羽笑曰我極知
曹公相待甚厚但我受劉氏恩誓以其死不忍背之要當立功
以報効乃去耳操益義之常恐其成功而去每不使之臨陣時
值紹遣大將顏良攻劉延於白馬諸將不能禦乃使羽擊之執
酒相勞羽不接飲竟麾刀策馬斬良於萬眾之中飛騎而回其

遺集 卷之六 信行

酒尚溫遂解其圍因盡歸其所賜封金掛印拜書告辭而奔劉
備於袁軍五關並阻斬其六將追之不及

唐太宗論囚有應死者三百餘人悉縱之使歸家期以來秋就
死至期皆自詣待命無一人不到者上憫其信盡赦之

春秋時有尾生者與一女子相訂於橋下尾生先往候之女子
久不至值水大發尾生恐失信遂抱橋柱溺死

翟黑子受布事覺謀於高允允曰有罪實告庶或見原翟入不
以實對魏主殺之及崔浩被收允同在史職太子使言皆浩所
為允拜謝及入見曰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作皆臣為
多魏主欲并誅之太子曰此小臣畏法迷亂失次耳臣當問之

昔云崔浩所為因復詰詢對曰臣與浩同罪理當族滅不敢妄
妄相欺毀下哀憐欲旬其死故為曲全耳魏主嘆曰直哉此人
情所難而允能為之信行可嘉遂赦原之人問何為如此允曰
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覆黑子故也

周成王與弟叔虞戲削桐葉為珪謂曰吾以此封若太史佚請
擇曰王曰戲耳佚曰天子無戲言遂封叔虞為唐侯
後唐主與李存賢手搏存賢不敢盡其技唐主曰汝能勝我當
授以藩鎮存賢仆唐主乃以鎮幽州臨行唐主送之笑曰手搏
之約我不食言矣

晉羊祜在軍中輒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數
遺愁集 卷之六 信行 二

人務修德信以懷吳人不為掩襲之計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
抗遺祜以酒祜飲之不疑抗疾祜饋以成藥抗卽服之人多諫
抗曰安有甌人羊叔子哉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
望之無不流涕

漢范式與張邵友善春別京師式謂邵曰暮秋當拜尊堂至期
元伯自於母請設雞黍候之母曰千里結言汝何信之審耶邵
曰卿信士應必果來言未竟已到門登堂拜母盡歡累日後
邵卒式夢邵呼語曰巨卿吾於某日死某日葬矣君能來一
別否耶式醒驚疑乃更服星夜馳來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巨
卿等窆而極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所待耶遂停棺移

時只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母曰是必巨卿也
言由中發信本性生每怪今人方一出口便如隔世茫然不
相記憶視此良為可恥

齊高帝初鎮淮陰時有故吏東莞竺景秀嘗以過繫部一日謂
參軍荀伯玉曰卿比看景秀否答曰數往候之見其備加責誚
云若許某自新必不刀刮腸飲灰洗胃帝憐其言卽命釋之卒
為忠信之士

唐閻敬為郡掾太守第五嘗被徵以俸錢一百三十萬寄敬後
嘗舉家病死惟存孤孫九歲嘗聞有錢三十萬寄焉及長試往
詢之敬一見悲喜不勝悉舉以還孫曰祖惟言三十萬並無一
遺愁集 卷之六 信行 三

百三十萬敬曰府君病困悞語卽君勿疑

遺愁集卷之六

一集感慨

典歌麥秀致嘆黍離故宮舊地昨是今非人孰無情奚以堪
茲低徊追悼感慨係之又忠肝未剖俠膽不明抑鬱無聊憤
懣難伸莫可控訴扼腕長鳴千載而下猶思屈平集感慨

唐李涉為博士告假歸里遇盜於途盜亦知其有詩名為索其
詞涉贈之曰春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衣知聞相逢不用多
迴避世上於今半是君盜喜其詩竟不之劫

杜牧之詩有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之句後王威
寧越乃翻其案云近來自髮無公道偏向愁人頂上生大有理
遺愁集 卷之六 感慨

何晏鄧颺方用事自謂一時才傑與管輅論易輅曰善言易者
不言易也晏贊曰可謂要言不煩颺笑曰是亦老生之常談耳
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及何邵伏誅其舅問曰汝
何以預知其敗輅曰晏相鬼幽颺為鬼躁此二者皆非遐福之
兆

楚國屈平名原因諫楚王不聽乃作離騷投汨羅江死後人哀
之焉於江干至今遂相傳為角黍競渡

晉公子重耳出奔從亡之臣五人路仇介子推割股以進之及
反國立為文公賞從亡者門人而獨不及子推或為書懸之國

外郎

門以諷之公大悔因訪求之子推隱於山屢請不出固焚其
迫之使出子推終不肯出竟焚死山中公痛惜之下令國中每
歲是日禁止舉火民間因謂之寒食

曹聖看舞竿妓乃贈詩云又被兒童促上竿今番難似舊時難
勸卿看脚須教穩多少傍人冷眼看
偶一失足每至終身不可復振作家處世一切如是切要小
心續密為上細看此詩有無限感慨却有無窮點化勿草草
忽過

羊祜請伐吳因議者多有不同嘆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限於後時哉惟杜預張華贊成其說乃
遺愁集 卷之六 感慨

喜曰成吾志者子也
唐高宗朝自褚遂良貶死中外以言為諱及李善感諫管官室
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

李密起兵深陽作露布數場帝十罪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
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

唐中宗時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潛通外國致生邊患
上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為兄弟以解釋之時人謂之和事天
子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為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
外郎

金師攻宿州李顯忠力戰却之卻宏淵耻前功不自己出因按

兵不動。且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且猶不堪，况於烈日中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鬪志。顯忠知勢難，孤立嘆曰：天未欲平復中原耶？何阻撓至此？夜遂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後還揚州，上疏自劾。顯忠納印待罪，帝賜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

唐穆宗時，宦官崔潭峻薦元稹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寮食瓜，菓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遂集於此。舉座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岳飛在鄂州，上疏力陳和議之非，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功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首以稱藩。

遺愁集

卷之六 感概

三

之語。檢見之益怒，甚遂成警蹕。

孫傳使成，中郎郭京選六甲正兵，以禦金人。敗走，幹離不之師。次京城下，時援師皆爲唐恪、耿南仲遣還，無一人至者。城中惟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而已。

唐令狐綯執政，其子瀟頗納賄賂。時人謂之白衣宰相。瀟亦引避，遂以爲詹事司直。

曹太后力言新法不便，宜罷之。不聽。時帝弟岐王穎在側，曰：太皇太后至，言帝怒，讓之不樂而散。及鄭俠上流民之圖，安石不自安，乃求去位。因薦韓絳、呂惠卿自代。二人守其成，視亦少失。時絳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人。

宋徽宗頒蔡京所書元祐姦黨碑，令刻石於州縣。有長安石工安民，嘗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海內相爲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未恐得罪於後世。聞者笑之。

安民一石工耳，尚知司馬不可列於奸黨，而乃身爲大臣，竟汙媚取容。公道何在？若安民者，不應笑之，應壯之也。

罷李綱知揚州，劉珪當草制，謂綱勇於報國，不應出之外任。吏部侍郎馮澥言：珪爲綱遊說，亦坐貶。中書舍人何安國封還詞頭，且論游越職言事。耿南仲怒，出知通州。或曰：事之小者，姑置。

遺愁集

卷之六 感概

四

之何必嘵嘵以取禍？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終無可言之時也。人服其高論。

唐孟郊惡人交誼之薄，乃作詩曰：古人形似獸，皆有犬聖德。今人表似人，獸心安可測。雖笑未必和，雖哭未嘗戚。但結口頭交，肚裏生荆棘。

翟公初爲廷尉，賓客填門。及廢，賓朋絕跡。庭可張羅，後復爲廷尉，賓客又齊來。公乃大書於門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貧一富，乃見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蘇東坡生子，作詩云：人家養子要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只願。

我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又弟子由得子寄語賀之云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

語云巧者拙之奴正是聰明悞人也惟愚與魯必多頑福自無災難何富貴之不可望

無名氏題嚴子陵釣臺詩云生涯十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夢裏偶然伸隻脚渠知天子是何官

高爽途經晉陵因往謁令劉倩之倩之了不相接俄而爽即代為晉陵令倩之迎款贈遺甚厚爽受餉答書著名曰高晉陵傲

答人問何以不用諱爽曰彼自餉晉陵令耳何與爽事予觀世間朝倨暮恭之態無異戲場撮弄漢為可駭此語最

遠愁集

卷之六 感概

五

為有味

文天祥字文山死宋其弟璧號文溪者附元當時有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心各異南枝向暖北枝寒

金國太原帝欲遣將救耿南仲曰非李綱不可及以為宜撫使拜辭不許或曰公知所以遠行之意乎此非為邊事欲假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許翰復書杜郵白起自二字以遺綱綱不得已受命上手書裝度傳以賜及入對上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忠直不容於朝既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

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甚感動

秦檜慮人譏已乃以子煊領國史又禁野史大學士張伯麟嘗題壁曰夫差爾忘越王之殺爾父乎檜聞而惡之驗配吉陽軍

宋理宗時宮中雜進娼優傀儡兼之閹妃怙寵丁大全馬天麟用事有無名子書於朝門曰闔馬丁當國勢危亡

杜默下第過烏江至項王廟抱持其頸大哭曰英雄如大王而不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不中進士豈非古今之極冤者乎神

為之墮淚

大凡人說到傷心處恁你鐵石人也要哭土木人也要哭項王之不有天下乃天亡我非戰之罪觀拔山一歌真是千秋

遠愁集

卷之六 感概

六

隱恨忽得杜公一言點破手動滿腔熱血知己相逢能不淚落如苒

秦檜復以孫瑱修撰實錄院相父孫三世領史職前此實未之有然煊乃妻兄王煊之子而瑱則煊之子也亡秦以呂易羸弱晉以牛易馬而檜則以王易秦天已絕其嗣久矣檜若相位一十九年劫制君父倡和悞國一時忠臣良將誅鋤殆盡臨死猶與大獄誣張浚等五十三人謀逆獄成而檜病急不能書遂釋桓溫伐蜀諸葛孔明小史猶存時年已一百七十餘歲溫召問曰諸葛公有何過人對曰亦未有他過人處溫便有自矜之色史良久乃徐徐曰只是自諸葛公以後更未見有妥當如公者

温不覺愧服

陳垣史彌遠之甥也嘗上疏乞去君側之燕媚以正主德從天
下之公論以新庶政彌遠召謂曰何為好名若是垣曰好名孟
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以上唯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以下
唯恐其不好名彌遠語塞及為國子司業諸生咸慶得師

余安裕謝枋得之甥也少從枋得學為國子正字客有甚談其
學於枋得者枋得笑曰昔李東萊中宏詞而歸學者羣登其門
請升講座陳同父勸勿許曰伯恭未是係籍聖賢豈可升座東
萊問其故同父曰官為宰相可以生殺廢置人官為臺諫給舍
可以彈駁榮辱人官為國子監可以考校去取人開口高談道

遺愁集

卷之六

感概

德性命縱有錯謬人無敢與爭辨者畏其勢也此三等謂之繫
籍聖賢東萊大笑而止今安裕為國子正字乃係籍聖賢宜乎
子之敬畏而稱頌之客大慚

明丹徒靳文信之繼室年未三十而寡有司為之奏請旌表下
禮部議儀曹郎與靳有姻婭因力為之地尚書吳山曰凡義夫
節婦孝子順孫諸旌典實為匹夫匹婦發潛德之光以風世耳
若士大夫家何人不當為節義孝順者靳夫人既生受殊封奈
何與匹婦爭寵乎不肯與署會赴直入西苑與大學士徐階遇
亦為言山正色曰相公亦慮閻老夫人再懸印階語塞而止
太元末長星見孝武惡之一夕偶於華林園飲酒舉酒酌地日

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年天子耶

朱寶慶初當國者欲攻夫真西山魏雀山朝士莫有任責者梁
成大乃欣然願當之遂除察院搏擊無遺力與書所親曰真德
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當時大學諸生日大字之傍宜
添一點曰梁成大

宋制廉訪司官分巡州縣每歲例用巡尉司弓兵旗幟金鼓迎
送其音節則二聲鼓一聲鑼起解殺人強盜亦用巡尉司金鼓

則用一聲鼓一聲鑼後風紀司賊汚狼籍有詩嘲之曰解賊一
金并一革迎官兩鼓一聲鑼金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
多

遺愁集

卷之六

感概

唐巴州刺史薛逢尼於宦途策羸馬赴朝值新進士謝恩退綬
行而出斥令趨避新郎君逢遣价語之日莫乞相阿婆三五少
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漢武帝嘗至郎署見一白首老郎問何時為郎至今尚爾對曰
臣姓顏名駟自文帝時起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
尚少及至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乘不遇

唐玄宗冊楊貴妃如其從兄國忠御史銘為鴻臚卿女弟韓虢
秦三國夫人上元夜遊與廣寧公主爭西市門梓主下馬駙馬
程昌裔被搥主泣奏上令決殺楊家兒仍停昌裔官楊氏轉橫
時謠云生女勿悲酸生男莫喜歡又云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

女却為門楣

關內侯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劍戟歎曰會見汝在

棘中耳

唐李綺妾名杜秋娘者善歌一日為歌曰勸君莫惜金縷衣

君須惜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人老珠黃春殘花謝海堪浩歎所以人當及時又當乘時

出時列人每輕外任重內官班景倩忽被召入為大理卿倪若

水淺之臨別望其車塵歎羨不已顧同列曰班生此行何異登

仙吾輩恨不得為之騎御

燕太子丹為質於秦求歸秦王曰待烏白頭馬生角當放汝回

遺愁集 卷之六 感概 九

太子仰天嘯哭累日不輟忽見烏頭白馬角生秦王大驚即遣

使趾有鬼門關其南多烟瘴瘴氣去者罕得生還唐李德裕貶

崖州路經於此賦詩云一去一千里十之不還崖州在何處

生度鬼門關

宋王裕廢帝自立秘書監徐廣悲泣哀慟侍中謝晦曰徐君得

毋小過廣曰君是宋朝佐命身為晉室遺老悲歡事固不可同

宋馬廷鸞乞罷陛辭度宗曰丞相何不勉為留對曰臣死亡無

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

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闕不知陛下與大臣惟懷

承圖則臣死且瞑目矣泣拜而出闕者憐之

白樂天對酒詩云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宮隨

貧且隨喜不開口笑是癡人又百歲無多時壯健一春能有幾

天晴相逢且莫推辭醉唱徹陽關第四聲又昨日低眉問疾來

今朝收淚弔人回眼前現例君看取且遣琵琶送一杯

人生有限光陰百歲無過瞬息每為離別死亡攪得人沒情

沒緒這段愁魔何日是了白公看破機關不禁無窮感慨

阮孝伯問王佛大忱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曰阮籍胸中有無

限魄端故須以酒澆之

明弘治間仁和尹居官頗不職時獵者獲一虎士林中阿諛者

遺愁集 卷之六 感概 十

從而賀詩以為政治之效有士人俞所者作口號嘲之曰虎告

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若公果肯行仁政我自雙雙比

渡河一時傳誦稱絕

秦李斯為趙高所譖二世救之父子就刑臨行嘆曰吾欲與若

率黃犬出東門逐狡兔不可得矣遂夷三族

殷浩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

擬議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及得溫召大喜作書答謝慮有

謬誤開封數四竟達空函桓怒遂絕嘗恨簡文頓足曰上人百

尺樓頭擔將梯去悒悒而卒

上皇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會成都貢春綵十萬疋乃詔論將

士曰卿等倉卒從朕跋涉至此朕甚愧焉今聽還家分此俸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幸為朕致意各好自愛也

衆皆感泣曰臣等死生相從不敢有二

或謂韓信反高祖偽遊雲夢信謁上縛而載之歸信曰誠若人言殺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上聞而感動乃赦之降為淮陰侯

唐荆川曰僕閑居偶想宇宙間有三三絕可笑事其屠沽細人稍有一碗飯喫其死後必有篇墓誌其達官貴人畧有些名目在世者其死後必有部詩文刺集如生而飲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幸而所謂墓誌與文集者皆不久泯滅若盡存在世間即

遺愁集 卷之六 感概 七
使以大地為架子亦安頓不下矣倘悉付之祖龍手彼南山煤炭竹木盡當減價

湯若士曰此時男子多化為婦人側行媚立好語巧笑乃得立於時不然則如海母目蝦隨人浮沉都忘眉目方稱盛德想自古如斯耶為之三歎

正德初大學士劉健謝遷以論太監劉瑾罷去李東陽因乞致仕上言臣等三人責任同體而獨臣留將何辭以謝天下不允東陽祖餞三人欷歔涕泣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為使當時亦出一語則同去爾東陽然深愧

劉瑾用事李東陽特加少師有士人職亡投一絕於寓云者

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于規啼

天台宋氏家本富後貧甚鬻舍於鄰契成因作詩云自龔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鄰殷勤說向園中柳他日相逢是路人

唐彭伉登第其妻與郡吏湛賁之妻兄弟也妻族賀伉坐皆名士獨飯賁於後園賁大愧恨發憤力學遂擢上第伉方過其所居之橋聞之失聲墜橋因名為湛郎橋

謝天瑞崔齡玉露補曰世俗有着衣吃飯之語故東坡魯直遂有吃着飯之戲東谷李之彥云諺有之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理也近世豪家巨室威力使令逼人致死但捐財賄餽血屬坦

遺愁集 卷之六 感概 七
然無事至如人或通負督逼取債必仰投深自經而後已由觀之乃是殺人還錢欠債償命東谷之言真有所見非戲也

遺愁集卷之六

一集賞鑒

賞之以識鑒之以智月旦有評考核有次吳下河蒙刮目誰注一經品題便成佳士集賞鑒

晉庾亮元旦大會府州人士河南褚裒曰有江州孟嘉否亮曰在座任卿自識之裒歷觀過遂指嘉曰將無是耶亮大喜笑曰既喜裒之得嘉尤奇嘉之為裒所得

齊武帝時益州獻蜀柳枝條長細狀如絲縷春風一過搖曳彌蹊帝命植於大昌靈殿庭前曰此柳風流可愛宛似張緒當年漢鄭崇為尚書數上書規諫上嘗晏坐屬入笑謂左右曰我識

遺愁集

卷之六

鄭尚書履聲

馮異始為赤眉所敗乃收集散卒設伏大破之於灑成光武降聖書勞之曰始雖垂翅回竄終能奮翼滿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赤眉遣使乞降曰劉盆子來陛下下何以待之上曰當待汝以不死耳

公孫述稱帝於成都隗囂使馬援觀述援素與同里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述乃盛衛延入欲授以侯位賓客咸樂留援曰天下英雄未定不吐哺走迎國士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羈天下士乎因辭歸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復使奉書維陽見光武上祖饋坐迎

援頓首曰臣方遠來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上笑曰卿非刺客乃說客耳援曰天下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歸以語囂囂曰卿謂何如高祖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殆不如也囂不懌曰果如卿言反復勝耶

耿弇擊張步大破於祝阿帝至臨淄勞軍謂曰前將軍在南陽建此大業嘗以為落落難合乃知有志者事竟成也

唐太宗謂蕭瑀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奪乃賜之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

宋太祖幸洛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內有四說稱旨齊賢堅執

遺愁集

卷之六

以為盡善上怒命拽出之及還語晉王光義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且不欲官之他日可留輔汝為相及晉王即位視試舉人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失於捨擇置之下第上不说乃將呂蒙正以下一榜盡賜及第

仇香為蒲亭長民有陳元母詣告子不孝香到其家為陳人倫孝行元泣感悟卒為孝子考城令王真署為主簿謂曰聞在蒲亭以不罰化陳元得毋少鷹鷂之志耶香曰竊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故弗為也真憚然曰荆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一年俸資使入太學

劉備嘗依曹操一日青梅如豈操煮酒與備共論英雄備以袁

紹孫策諸人對操笑曰彼碌碌者何足數今天下英雄實惟使君與操耳備會意值方食忽聞雷震伴為失驚七箸盡落操問何故答曰備自幼畏雷操微笑無語自此忽之遂得脫赴荊州

卿瑯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與徐庶崔州平為友劉備訪士於司馬徽徽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有伏龍鳳雛得一可以安天下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備歸乃親詣草廬聘之三往始得見再拜請教亮出圖懸示勸備先取益州以為根本然後東和孫權北制曹操以定大業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備深以為善情好甚密關張心不平備曰孤有臥龍猶魚之得水也願諸君勿復言

遺愁集

卷之六 賞鑒

三

水鏡云二公得一可以安天下玄德乃兼致之不過僅定三分之局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斯言益信

劉裕與何無忌謀討桓玄劉毅亦與之謀無忌曰草澤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惟劉下邳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遂與定計或謂裕等微弱不足慮玄曰劉裕足為一世之英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構蒲一擲百萬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果擊斬玄乘輿反正

魏主指崔浩謂高車渠帥曰此人應繼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過於百萬甲兵朕之前後有功皆其力所致也蘇綽性忠儉嘗言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及卒

歸葬宇文泰痛惜之酌酒言曰爾知我心吾知爾志方欲共定天下遽舍我去嗚呼奈何因舉杯慟哭不覺扈落於手

宋李沆嘗侍曲江宴太宗目送之曰風度端凝真貴人也又嘗嘉蘇易簡續輯翰林誌賜詩二章并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榜於廳額曰永為翰林美事

宋太宗欲相呂端或曰為人糊塗上曰呂端小事糊塗大事却不糊塗

宋張知白最器程琳劉太后稱制琳獻武后臨朝圖太后怒擲之於地知白喜曰程琳可謂不辱吾筆

宋仁宗時歐陽修知諫院遇事敢言嘗進朋黨論時人目之為

遺愁集

卷之六 賞鑒

四

抑上獨獎其切直每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宋王得用已致仕會乾元節上壽立班庭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起復耶帝聞之即拜樞密又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制下士夫相慶於朝百姓歡呼於野帝遣小黃門視知之語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之夢卜今朕用二人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會契丹使耶律防至王得用與射於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為樞密以文富二公為平章可謂將相皆得人矣宋英宗謂趙鼎曰聞卿入蜀以一琴一篋自隨為治簡易亦稱是乎乃拜參知政事

曹操少機警有權數及而許邵好異論人物品題士類人號為

月旦評操聞往問曰我何如人邵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
雄也操大喜而退

諸葛亮屯兵五丈原病甚強起點視各營忽秋風吹面徹骨生
寒因淚下曰再不能臨陣討賊矣悠悠蒼天曷其有極還臥帳

中遣戒長史楊儀及後將軍姜維令軍中不得發喪亟令一會
狀如生日端坐車上如追兵將近推車而出維等從其言乃反

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或報懿懿親率大軍掩至忽見亮大驚而
退及漢軍去盡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也因按視營

壘及所作八陣圖嘆曰天下奇才也
符堅自立為秦天王呂婆樓薦王猛招之一見如舊友與語時

遺愁集

卷之六 賞鑒

五

事大悅自以為立德之遇孔明即以為尚書左丞左僕射

宋楊時舉進士調官不赴以師禮見程顥於穎昌相得甚歡將
辭歸顥送曰吾道南矣及顯卒又師事程頤於洛一日入省值

頤真坐與游酢侍立不去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
魏孝靜人日登龍門崔俊侍宴又勅其子瞻令近侍御座亦有

應詔詩帝問那邵曰此詩何如其父那曰俊博雅弘麗瞻氣調
清新並足稱詩人之冠譙罷共嗟賞之曰今日之譙止為崔瞻

父子生色
簡文道王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澹直以真率少許便是
勝人多多許

羅從彥聞楊時得程氏之學徒步往從見時三日驚汗浹背曰
不如此幾虛過一生矣學者稱為豫章先生李侗又從從彥學
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而求其所以中者久而後
悟嘗曰學問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則天理自見學者稱

為延平先生
魏武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乃使崔瑗代自提刀侍

立既畢令譯者問使曰魏王何如使曰魏王雅望非常魁梧可
觀然未足為異惟牀頭捉刀人真乃英雄也王聞急遣騎追殺

之
岳飛大敗巨盜彭友于雩都度吉平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四

遺愁集

卷之六 賞鑒

六

大字製旗以賜之令每出師樹之於前以彰榮寵

唐太宗伐高麗次安市城將軍李思摩中流矢上親為之吮血
會薛仁貴大呼陷陣所向無敵高麗大潰乃勅班師上執其手

謂曰新進無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實喜得卿也
唐太宗舉衫袖示中書舍人柳公權曰此衣已三滌矣眾皆稱

美儉德公權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乃可
致雍熙服澣濯之衣實末節耳上曰卿有諫臣風采須屈卿為

諫議大夫
唐宣宗偶獵於北苑遇涇陽樵夫問其縣令曰李行言為政何
如曰性欲有盜殺人匿軍家索之不理親往盡殺之上歸帖其

名於寢殿未幾除海州刺史入謝賜金紫

廉希憲雅嗜書一日方讀孟子聞太弟忽必烈召因懷之以送

問何書曰孟子問其說謂何曰即愛牛之心充之足以保四海

太弟善之因呼為廉孟子一日較射連發三中諸臣驚曰真文

武全材有用書生

策試貢士文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考官王應麟曰是卷古誼

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以得人賀上特賜及第

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吳澄易義歎曰與吳生言如探淵海

遂執弟子禮終身左丞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輒曰吳先

生天下士也

遺愁集 卷之六 實錄

唐王球少時與房杜善母李氏曰兒後必貴但未知所與遊者

何如人試與借來會亥齡等過其家李窺見大驚物具酒食盡

歡喜曰二客皆公輔才爾貴不疑也又太宗為公子時嘗同李

靖等過珪居珪妻剪髮供食密視座上數公皆一時英俊未及

最少年虬髯者大驚曰汝等成名悉因此人

蕭穎士御僕甚虐家人咸逃散惟一老僕恒被鞭撻幾至不起

或諷之曰其苦乃爾何為不去僕曰我非不欲去特愛其才故

不忍相離耳聞者憐之

唐潘孟陽為戶部侍郎母劉夫人憂湯日以爾人才而在丞郎

之位吾懼禍之將至侍郎再三解論乃曰試令爾同列吾觀之

因逼召客至垂簾審視喜曰皆爾儔也不足慮矣問末座綠衣

少年為誰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將來必是有名宰

相

巢父人呂公好相人見漢高狀貌奇之曰僕聞人多矣未有如

季者有一弱息女願奉為其帝妾後即為高后后亦善望氣李

常失其所后輒尋得之季問其故曰公所居處上常有紫氣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常挾檜書于臨川守魏遣不滿意

升堂嫚罵守懼以書白秦自解檜怒甚陸請見不出然猶令其

子小相者見之問其近作陸誦黃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草綠離

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小相

遺愁集 卷之六 實錄

入誦檜再四吟賞即命請見待之如初

宋張所為招討使以岳飛充中軍統領日爾能敵幾何對曰勇

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樂枝曳柴以敗荆莫救採樵以致終皆

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補飛為武經郎

唐房玄齡才識兼優尤善詞命高祖嘗歎曰玄齡為吾兒陳事

雖隔千里宛如面談

宋高宗自將禦金師次平江府以張浚知樞密院見趙鼎曰此

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視師江上將士勇氣

十倍金人乃渡淮北歸劉麟劉覲亦棄輜重遁去帝謂浚曰趙

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社稷之幸

天目山釋明本字中峯松雪趙文敏公于昂與之為方外友同
院學士馬海粟子振甚輕之一日松雪強拉中峯同詩海粟海
粟出暇日所製梅花百韻詩示之中峯一覽走筆立成海粟猶
未之奇乃復作九字梅花歌求和其詞云昨夜西風吹折千林
梢○渡○口○小○艇○滾○入○沙○灘○切○野○橋○古○梅○獨○臥○寒○屋○角○疎○影○橫○斜○暗
上○書○窓○敲○半○枯○半○活○幾○箇○無○聲○欲○開○未○開○數○點○香○苞○縱○使
西○工○奇○妙○也○縮○手○我○愛○清○香○故○把○新○詩○嘲○海○粟○見○詩○詠○咏○再○曰
颯然久之遂致禮而定交焉

宋朱熹徽州婺源人少有求道之志父松知饒州病亟囑曰到
子輩學有淵源宜往從之乃就學焉及舉進士為同安主簿歸
道○卷○之○本○頁○九

日以勸理致知為務累召不起孝宗嘗曰朱熹安貧守道廉退
可嘉特命知台州崇道觀

朱熹投匭上封事言詞甚切疏人漏下七刺帝已就寢急起秉
燭讀之終篇滿贊不置明日除管太乙宮

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此良將材也會金人
犯汜水使立功以贖罪飛遂大破之乃升為統制謂之曰爾智

勇材藝古名將不能過然勿野戰恐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
日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善其言由是知

名
明山西河津人薛瑄幼穎悟十二歲善詩文監司奇之取入泮

薛瑄第一登進士宣宗擢為御史內閣三楊令人遂請欲一
議而瑄曰其忝糾劾之任恐無相議之理一日於班中尋得之
歎曰薛公見且不可得况能屈致乎稱賞不已

江西靖安人况鍾始為縣吏呂震薦為儀制司郎中宣廟擢為
蘇州知府賜蠶書假便宜行事期年大治人稱為况青天九載

任滿赴京當代軍民士夫詣闕乞留者數萬計詔陞祿捧三品
仍令復任楊士奇贈詩有云十年不愧趙清猷七邑重逢張益

州
少保于謙以病在告遣太監與安候視見自奉簡朴嘆息以聞
特為計所資用一切上方製備至撤尚膳醞醬蔬菜之屬

為幸萬歲山伐竹為灘以和藥九或言柄用過重安曰不要論
別樣好處只說日夜為國家分憂出力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

家計朝廷用人似此那裏尋得一箇來換于某泉官默然而退
弘治中王哲巡按江西恤民隱作士風表先賢祠墓剖冤囚沉

獄民為歌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無休
歌

明孝宗特賜大司馬劉大夏都御史戴珊元寶各一錠而諭云
卿等特去買茶菓用朕聞朝覲日百官避嫌閉戶謝客如卿輩

雖開門迎接誰復以賄賂通耶朕知卿衷誠有是賜且命不必
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懼也

明山西河津人薛瑄幼穎悟十二歲善詩文監司奇之取入泮

寇萊公出入室。小。木。符。私。事。處。士。魏。野。贈。詩。云。下。鼎。鼎。無。地。起。樓。臺。後。有。道。光。也。內。宴。登。覽。請。宰。執。語。譯。者。曰。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

軒。輓。為。浙。憲。司。四。時。一。布。袍。每。日。僅。蔬。食。天。順。時。擢。大。司。寇。請。告。陛。辭。上。問。曰。昔。浙。中。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乃。是。汝。乎。公。頓。首。謝。

永。樂。間。有。人。納。銀。於。瓜。以。饋。刑。部。主。事。劉。寧。寧。妻。安。氏。發。而。奏。之。詔。褒。寧。平。日。廉。信。於。婦。婦。能。佐。夫。以。義。特。賜。白。金。三。百。兩。祿。幣。入。表。裏。

呂。詩。為。有。一。字。知。當。貴。未。定。其。最。一。日。令。婢。持。玉。醜。餉。之。使。

遺愁集卷之七

成都余 齋生生

松陵顧有孝茂倫 鑒定

古吳張貴厚晉侯纂輯

計 默希深 吳允嘉志上

友人 黃泰來交三 顧 彩天石 訂正

柯 煥南陵 錢守中書紳

顧世昌成寧 王 資傳巖

一集默解

誰能排難執為解紛。旋有法區別有神化。有為無處置維。

精疑難犁肘任我調停。又消於未萌弭於未然。挽回造化調。

劑人天不見其功。莫識其權。混於無跡。斯為大賢集默解。

明天順時法司奏石亨等罪。誅其黨。冒奪門陞官者數千人。俱。

命查究。上問李賢曰。此事不行。則旨濫無稽。行則驚動人心。賢。

曰。朝廷許令自首免罪。則其事始安。上然之。於是冒功者盡出。

首改正。

宋英宗初即位。慈壽皇太后一日送劄與韓魏公琦。諭及上與。

高后不奉事。有為婦嬪作主之語。仍勅中官俟報公。但曰領聖。

旨。一日入劄。子以山陵有事。取覆乞晚臨。後上殿。獨對。謂官家。

不得驚動。有一文字。須進呈說破。只莫泄。上今日皆慈壽力。思。

不可忘然既非天屬之親但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
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燒之若泄則謾問乘之矣上
唯唯自後兩宮相歡人莫跡其實

明薛文清公瑄因忤中官王振傳詔詣帝斬之振有老僕乃於
厨下大哭振問何故對曰聞今日將刑薛大夫也振聞而怒稍
解會王偉上疏申救遂得免

辛京泉以私憾杖殺部曲有司奏罪當死上從之李忠臣曰京
泉應死久矣上問何故對曰京泉諸父兄弟俱為國家戰死獨
京泉至今尚存上惻然乃左遷之

李衛為丹陽守數以事侵瑯琊王其妻習氏每諫不聽及即位
遣悉集

卷之七 點解

二

衛憂懼不知所出妻曰無恐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異於天下
必不以私嫌殺人君宜自囚表列前失明求受罪當逆見優饒
非止活也衛從之吳王果詔曰衛以往嫌自請司獄其遣還都
唐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景讓宦達髮已斑白小有過失不免
箠楚後為浙西觀察使有牙將逆意杖之而斃軍中憤甚將謀
為變母知之急出坐廳事會集將佐立景讓於庭大聲責之曰
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為喜怒之資萬一致一方
不寧豈唯上負朝廷且使垂老之母含羞入地何以見汝先人
乎命左右褫其衣撻其背諸校皆為之請良久乃釋士眾嘆服
軍遂以安

曹翰被貶汝州有中使來翰泣曰眾口食貧不能存活以祔封
衣服一包願質十千使回奏帝開視乃書一幅題曰下江南圖
太宗因念其父彬有大功於國家深憐之即命召還

此與丁謂一樣筆路翰獨以父功乞憐尚有可原若謂之純
乎用詐豈可與曹翰同日而語

漢文帝使用叔治梁事太后憂之不食叔至梁乃盡燒梁獄詞
空手來見帝詰責之叔曰上無以梁事問也梁王不死漢法不
行伏誅而太后不食或生他故此憂在陛下也上然之命謂太
后復命后大喜立起餐

明永樂間敵人降者多安置河間東昌等處至正統間生養蕃
息驕悍難制會國有事將乘機變亂時值發兵征湖貴寇盜于
肅愍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犒賞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於彼
於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消消

卷之七 點解

三

王陽明既擒逆濠因於浙省時武廟南幸駐蹕留都因有中官
誘令陽明釋縱濠還江西俟聖駕親征擒獲差一官至浙諭旨
陽明乃責中官具領狀中官懼事遂寢

唐張說有才辨能斷大事景雲初帝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內
有急兵入宮奈何左右莫對說曰此必讒人謀動東宮耳若以
太子監國則各分定姦膽破盡語塞矣上如其言群議遂息

明江彬等忌王守仁功流言始與濠同謀及聞天兵下征乃捨

豪自脫欲并擒守仁以為功守仁與張永計謂將順天意猶可
挽回萬一若逆而抗之徒激群小之怒乃以濠付永再上捷音
歸功總督軍門以止上江西之行而稱病淨慈寺永歸極稱守
仁之忠及讓功避罪之意上悟乃免

明武宗南巡江提督彬所領邊兵皆西北勁卒偉岸多力喬白
岩患之乃命於江南拳棒教師中取其最矮小而精悍者百人
每日與江相期至教場比武南人輕捷跳趨如飛北人龐笨方
欲交手或撞其脇或觸其腰皆倒地僵臥江氣大阻所蓄異謀
陰以潛折自是不敢復橫

某家娶婦之夕一賊穴壁已入矣會地有大木觸而倒破腦死
遺愁集 卷之七 懸解

場之乃鄰人也倉皇間思欲彌禍舉家無計新婦曰無妨令空
大箱納尸於內稍昇至賊門剝啄數下疾趨而返其婦開門見
箱謂是盜來之物疑夫復往他所行竊乃欣然收寘經日不見
夫還方發箱點視卻是夫屍欲聲張又莫知誰殺且屍實在家
恐反為鄰舍誣陷更無推諉乃密瘞而遁

劉璵劉琨為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客欲加害石崇素與劉善
聞就愷宿知當有變便夜詣王居問二劉所在愷不能諱答云
在後齋中眠崇便徑入牽出同車而去因語曰少年何以輕就
人病今幸無恙真微倖耳二劉愕然始悟

武承嗣三思求為太子狄仁傑從容言曰姑姪與母子孰親陛

下立子則千秋萬世配食太廟立作未聞任為天子而猶姑
廟者也太后稍寤他日謂曰朕夢鸚鵡折兩翼何也仁傑曰
者陛下之姓兩翼者二子也若起二子則兩翼振矣由是召還
廬陵王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而怒將致之死中期出或為之說日中
期誠悍人也向適遇明君故若逢桀紂必殺之矣王因此言遂
不之罪

齊景公有馬圍人悞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彼死不
知其罪臣請數之王曰諾乃舉戈臨之日汝為我君養馬而誤
殺之罪當死汝使我君以一馬殺圍人罪又當死汝使我君以

遺愁集 卷之七 懸解

馬殺圍人而聞於四鄰諸侯罪更當死公曰釋之勿傷我仁
後唐莊宗獵於中牟踐踏民田縣令當馬而諫莊宗怒叱斬之
伶人敬新磨走追還擒至馬前數之日汝為縣令獨不聞天子
好田獵乎奈何縱民稼穡以供歲賦何不且饑餓爾民空曠田
土以待馳驅罪固當死請亟行刑諸伶侶和聲韻悠揚莊宗大
笑命赦之

曹操以臨淄侯植才名方盛欲廢丕立之一日屏左右謀之賈
詡謂默然不對操曰卿何不言是非謂曰屬有所思耳操問何
思答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悟大笑遂不復易

漢元帝素不喜太子適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

弟與太子同學相長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自勝竊觀太子不哀恨日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社稷為民父母者乎太傅史丹免冠謝日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於感損太子進見臣切戒屬慎毋涕泣致傷君父罪實在臣臣該萬死上信為然意乃解

宋英宗有疾詔請曹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因左右譏問遂成嫌隙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廉前太后嗚咽具道所以琦日此病固爾病已必不復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修日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琦日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日是何言吾心更

遺悲集 卷之七 點解 六

切也後琦見帝亦謂太后待之少恩琦日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而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唯父母不慈而子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父母安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兩宮之疑遂釋

雖善為解釋之語然實至情至理不是游說浮談妙在兩邊壓倒使他心中已盡水渙乃調停事務第一法

李綱欲用張所以嘗論宰相黃潛善恐其難之且為中阻一日遇潛善款語日今當艱難之秋負天下重責而四方士大夫號召未有來者前議置河北宣撫使獨以張所可用又以狂妄有言得罪臺下如所之罪孰謂不宜今勢迫不得不試用之如用

為臺諫處要地則更不可不若使之借官為招撫旨死立功以贖罪似亦無嫌潛善欣然許之

永樂中廣東布政徐奇入覲載嶺南藤篋以愧廷臣為遷卒獲單日以進上視之獨無楊士奇名召問對日徐奇自都給事受命赴廣東皆作詩文以贈故有此饋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恐亦不免今名雖具受否未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上意解令燬之

明武宗時兵部主事王守仁疏救戴鏡下獄廷杖謫貴州龍場驛丞在途有人隨偵將致之死至錢塘恐不免遂乘夜伴江冠履浮水上浙二司信之命漁人索屍祭於江上家人亦成服

遺悲集 卷之七 點解 七

竟潛附商舟渡海至閩欲入武夷山遠遁或日爾有親在未免為累恐不克終乃赴龍陽驛就職

謝莊字孝逸孝武嘗以寶劍賜之莊以與魯爽後值爽叛上偶問及劍所在答日昔與魯爽別竊借為陛下杜郵之賜矣

臨江胡季山祖秘校與客圍碁有佃突至惡聲相加問之曰來算帳耳公日少待其人直前推局大罵客不堪怒公日想爾不欠租欲來勾簿乎應日然公即取簿勾之復與斗米慰遺之至中途妻子號哭而來問何不死其人以感恩告到家即氣絕蓋窮極服毒而來欲尋藥挾詐乃以無隙可乘而弭梅衡湘令固安有中貴據屏蹄餉公乞為微員公即烹蹄設飲

使召負者前呵之負者訴以貧故公叱曰貴人債敢以貧辭乎今日不償徐死杖下矣負者泣而去中貴意似惻然公覺之乃疾復呼前蹙額曰吾固知汝貧甚然無如何也亟鬻爾子與妻持銀來但我為汝父母何忍使汝骨肉驟離姑寬一日夜歸與訣此生恐不得再見矣負者聞言不勝悲慟中貴亦感泣辭不願徵公起致謝即為破券

宋王定國素為馮當世所知而王荆公絕不樂之一日當世力薦之於神宗荆公在旁曰此孺子耳何足大用當世忿然曰王鞏亦戊子生安得謂之孺子鞏生與萬壽節同日荆公愕然不覺退立陽虎敗魯人閉門捕之虎奔及門守者曰天下探之不窮我今

出子虎因揚劍提戈而出顧反戈以傷出之者其人怨曰我非故與子友也為子被罪業死而反傷我何歟虎不答去既而魯君聞失貨大怒問所出之門有司拘之不傷者咸受罪傷者獨蒙厚賞謂諸人顧縱之而傷者獨與聞也

遺愁集卷之七

一集剖雪

剖其疑案雪其沉寃片言折獄以解倒懸然犀燭怪秦鏡照姦覆盆得白如日中天又量其情形揆其事勢擬議於斯想當然爾出我靈機運厥巧思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集剖雪

單縣有田作者頗餽之食畢而死翁疑頗故陳於官不勝垂楚遂誣服許襄毅公官山東天久不雨曰獄其有寃乎乃親歷各邑徇審獄囚至餽頗乃曰夫妻相守人之至願毒鳩殺夫計之至密焉有自餽於田而殺之者乎遂細詢其所饋飲食及所經道路頗曰魚湯米飯度自荆林無他異也公乃疑急買魚作飯

遺愁集

卷之七

有蘇人作商於外其妻畜公鷄數隻以待其歸數年方返殺鷄食之夫即死鄰舍疑其有姦首之太守公鞠無他故因憶鷄或有毒乃取其家老公鷄與應死囚食果殺二人其獄遂結

鷄性喜食蜈蚣百蟲久則毒蓄於首猶如鴆頂故養生家不食老雄鷄與積母鷄又曰夏月不宜食鷄蓋為此也

賴州有富室兄弟同居皆苦無子已而頗皆懷妊長賴胎傷弟頗生男長賴恃強盜取為己子爭訟三年州官不決丞相黃霸令走卒抱兒去婦各十步叱令自取長賴抱持甚急兒大啼叫次頗恐兒驚傷因放與之而心甚懷愴霸遂曰此弟子無疑也

責問果服

壽春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失凶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兒在同郡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並有鄰証官不能斷李崇令二父與兒分居三處故久不問忽一日審遣人分告其父曰君兒不幸昨遇暴疾死泰聞即號泣不勝奉伯咨嗟而已使還報崇遂以子還泰詰責奉伯具款供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崇乃赦之

元絳攝上元令甲與乙被酒相毆甲歸臥夜為盜斷足妻指乙執詣縣而甲已死絳勸甲妻曰汝歸治夫喪乙已服矣隨遣謹信吏陰跡其後望一僧迎笑切切與語絳命收繫詰其姦狀即

遺愁集

卷之七 訓雪

吐實或問其故曰吾見煩容不哀且與傷者共席而襦無血是

張尉知鉛山有賣薪者性嗜鱔一日市歸妻烹以進恣啖之腹

痛而死鄰保謂妻弄夫執送官考究無他據獄不能具公至疑

中鱔毒召漁人捕鱔百觔悉置甕中有昂頭出水二三寸者得

七條異之召嬖而烹出死因與食遽呼腹痛而死遂出其嬖

安重榮為武德節度有夫嬖訟子不孝者重榮不加詰詢即拔

劍授其父曰有子不孝汝自殺之父泣不忍舉手其母從旁詬

夫奪劍逐其子究之乃繼母也因此其母出遂從後射殺之

江淮游平章顯公為政清平有城中銀店失一蒲團後於鄰家

認得鄰不服爭嘗遊游行至詢其故嘆曰一蒲團所值幾何致失兩家之好乃杖蒲團數下棄之可也及舉杖得銀星遂責其鄰

傅琰事齊為山陰令有賣鏡賣糖二老嫗共爭團絲請琰告理琰取其絲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有野父爭認一雞不決琰出遇之因問以何物食雞一云米一云麥即命破雞得米言麥者作服

王世貞為青州兵備官校捕七盜而逸其一盜首妄言逸者姓名俄縛一人至其稱寃乃令置盜庭下差遠而呼縛者跪階上其足穿絲履盜數後窺之因密呼一隸蒙盜首而肖縛者易其

遺愁集

卷之七 訓雪

履以入盜首不知即指絲履者世貞大笑曰爾以吾息為盜耶遽命釋之

周新按察浙江將到任道上蠅蚋迎馬首而聚使人尾之得一

茶屍唯小木記在取之及至署令人市布屨嫌不佳更別市之

果得與印記相符者即擒鞠之乃劫布商賊也又一日方視事

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問左右言城中無此木惟一古寺有之但

去城差遠何由得至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於樹下冤魂來

告我耳即令吏往祭之果得一婦尸逮其僧嚴訊之即款服

有人從他方歸見妻被殺而失其首奔告妻族族謂婿所殺訟

之郡王刑掠既嚴遂自誣服獨一從事疑之謂王曰人命至重

須緩窮之且爲夫者誰忍殺妻縱有隙而害之必爲脫禍計存屍而藏其首必有不明請爲更讞王從之從事乃遷係其人於別室遍勘作行人各令供近來與人家安厝墳墓多少文獻復一一面詰之曰汝等與人舉事其中曾有可疑者否中一人曰某於一豪家舉事共言殺其奶子於牆上昇過窗器中似覺無物見在某坊隨往發之果僅得一額自令訴者驗之則言非是遂收豪鞠之嚴拷其服乃是豪與娘私好故殺一奶子僅函首葬之反以娘衣衣奶尸而置婦家易娘以歸藏之別室其冤頓白

遺愁集

卷之七

詞重

四

歸以語娘娘不從強而後可卜夜爲具招之故自匿而令娘王賜商來稍遲見娘已被殺其首矣驚走不知其由夫疑商殺之訟於都商曰相悅有之何至見殺官不能剖一鄰老訴云殺或有之哉首何用何時有叫夜僧在街募化於殺人後遂不復來事屬可疑官管乃禁商使人察僧所在果於旁郡行脚因以一人首娘衣居深林中候僧過掩面作女人聲呼曰和尚還我頭來僧心虛大驚曰頭在汝上三家肉舖鈎上衆出縛之解至僧知語洩款云向夜見其門破初欲入盜因見娘盛衰泣坐牀側求淫不得怒而殺之携首出掛舖架復拘其家至曰有之懼禍及因移挂在十家門前樹上又拘其家至曰有之因天明

未便移棄卽埋在園中遣吏往掘果得一頭乃一有髮男子再掘而娘首始出因究此頭何來乃供十年前斬讐人某竊首埋之於是二人皆抵罪

臨海縣迎新秀才適費宮有女見一生韶美悅之有賣婆在旁曰此吾鄰家子也爲小娘子作伐成佳偶何如因與訂定乘夜而來女付物爲信婆歸以女意誘生生不從婆有子無賴知其事乃逼母信物假生夜往女不及辨就之一日其家舍二客因移其女而以女榻寢焉夜忽有賊斷其雙首而去明日聞於縣以爲其家殺之而糞案無有殺之何爲因問榻向臥誰曰是我女兒今日知之矣立逮其女作威詢曰汝姦夫爲誰可速供出

遺愁集

卷之七

詞重

五

女懼曰某秀才也逮生至曰婆語有之實未至其家極言其枉令見生少年秀雅狀貌敦朴頗有疑又問女云秀才身上可有甚記驗否曰左臂上有一大痣視之無有因沉思曰婆有子乎曰有急拘其子驗悲果然曰殺人者汝也刑之輸服供云其夜再往園竊因黑夜捫得二首以爲女復有他奸怒而殺之願抵罪父與生因得白

大凡獄有可疑者其中必非無故只是承問者一時任性橫加拷掠嚴刑之下何事不承以致覆盆難白此令既聰明又寬厚平心靜氣轉輾推求何愛不得其情耶

成都府有發獄一曰和姦一曰強姦梟長不能夾申之郡守曾永

清公曰易辨耳令隸之有力者盡去頰衣不許留絲寸於是衣盡去獨存襯裙頰抵死自持隸竟無如之何公大笑曰和意無疑矣頰苟守貞衣且不易去况可相犯耶責令具款果遂供服

陳驥為江西僉憲初至任夢一虎帶三矢登舟覺而異之會問

吉安女子謀殺親夫事案有疑初女子許嫁庠生某女富而夫

貧女家恆周給之生甚感激每告其友周彪彪家亦富聞其女

美欲圖婚而無策後貧士迎親時彪與之偕行謂之伴郎途中

生遇盜殺生父疑女家嫌其貧故謀殺其子欲以女他適不知

乃彪所謀欲計娶其女也訟之官問者強按其女有姦故謀殺

遺愁集 卷之七 詞雪

夫棠混成獄呼其父母又極稱冤因謂生父曰汝子交與平

昔誰為最密日有一周彪驥思日虎帶三矢而登舟非周彪乎

况又作其親迎夢為是矣誓收之禁越數日偽移檄吉安取有

學之士修郡誌而彪名在焉既至設饌飲之酒半獨召彪入後

堂握手屏人曰人言汝謀殺貧士而欲求致其妻吾憐汝有學

此獄一成不可反覆汝當吐實吾好救汝彪出其不意錯愕戰

慄跪而悉陳驥錄其口詞潛令人緝至同謀者一訊成獄以彪

抵罪立雪其女一郡驚為神異

西川黃孝先以善軌華名世有客王晏因售貨至成都求為卦

先判曰叫住莫住叫洗莫洗擢一石穀搗三斗米遇明則活逢

暗則死晏受命及還途中遇雨憇一屋下路人窺塞乃思曰叫住莫住得非此耶遂起未幾屋覆眾被壓晏獨免妻與鄰子有私許以終身候夫歸令洗浴暗中刺死晏抵家及夜果呼晏浴

晏復悟曰教洗勿洗得非此耶堅不肯沐妻怒乃解衣自浴忽

壁縫中伸出一鎗被刺晏大驚莫知其故明日鄰舍主咸謂晏

害妻呈之郡守王明加以酷刑晏泣曰死則死矣但可恨者孝

先之言不驗耳左右以語上達明沉思良久問曰汝比鄰有康

七否晏曰有明日殺汝妻者必此人也眾咸未信急令捕至詢

果服罪僚佐駭問明日叫住教沐二語已驗一石穀春得米三

遺愁集 卷之七 詞雪

斗豈非康七乎遇明則生應予為之白聞者始悟

祝知府又嘗勸農出郊適有兩家牛鬪一牛竟死牧者訴之公

判曰兩牛相爭一死一生死者共享生者同耕時人嘆服

遺愁集卷之七

〇〇一集弘度

度越八方量包萬有含弘廣大博博咸周超出等帶迥軼凡流若有个臣有容休休集弘度

唐高祖令封德襲舉賢久無所進上詰之對曰未有奇才上曰君子用人如器當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德

唐大將軍長孫順德受絹事覺太宗更賜絹以嫌之胡續以為不可上曰彼有人心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

遺愁集

卷之七

弘度

唐魏徵好切諫太宗殊憚之一日謂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畏卿嗔故中樞耳又嘗自臂佳鶴望見徵來急匿懷中徵知之奏事故久不已為竟死懷中

唐盧承慶考中外官有一督運官遭風失米判云監運損糧考下下見其人容色自若重其雅量改注云非力所及考中中其人亦無喜容又改云寵辱不驚考上上

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自擾之耳荷清其源何憂不治

唐陸宣公贊以大水請遣使賑撫上曰淮西貢賦已闕可不必賑贊曰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上淺然

之

宋太祖微時嘗依隨州刺史董本宗其子遵海每侮之一日謂日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蛇化龍飛去是何祥也太祖不答及即位召論之曰卿尚記紫雲黑龍之事乎遵海惶恐請死上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惡耶乃以為通遠軍使

寇準與王旦不和數短旦於帝而旦專薦準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即上聞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旦密令送還準由是漸謝後托人語旦求為使相旦驚曰吾素不受私請宰相豈可求得耶準甚憾之已而竟同平章事準入謝帝具道旦所薦準始愧歎為不可及

遺愁集

卷之七

弘度

金徒卑令喜侵黃牛堡人情洶洶制置使李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之帳中責曰將軍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璘大驚調兵分進破之金兵退剛中馳歸謂李彥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彥歎曰身為督戰而成功不居剛中度量過人遠矣

徐存齋年未三十由翰林督學浙中一士子文中用顏苦孔之卓徐勒之批云杜撰置四等及發落生將領責執卷進云太宗師見教誠當但此語出楊子法言實非生員杜撰也徐起立曰本道僥倖太蚤未嘗學問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時人翕然稱其雅量

劉晏於楊子置場造船每艘給以千緡或言其所用不及半請損之晏曰論大計者不惜小費凡事宜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多當使之私用無窮則官物堅完若遽與屑屑計較安能保其久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猶可過此則不堪運矣後五十年有司果奏減其半及威通中計費而給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

平湖陸太宰亮祖初為漕令有富民枉坐重辟相沿數年官以其富恐涉嫌疑不敢為之白陸至訪實即日破械出之然後聞其上臺臺使曰此人素以富名奈何驟出之陸曰但當問其事之枉不枉不必問其家之富不富果不枉夷齊恐無生理如枉

遺悲集 卷之七 弘慶

陶朱亦無死法使者甚器之後行取為吏部黜陟自由絕不關白臺省時孫太宰不揚在垣中以專權劾之落職辭朝遇孫公揖曰承老科長見教甚賀相成但今日吏部衙門囑托者多不專何以申公道孫沉思曰誠哉吾過也即日草奏自劾失言而力薦陸遂得起復

王越撫大同一日大雪方坐圍爐使諸伎把琵琶捧觴侍立而一千戶適訓邊還即召入與談邊事甚悉大喜曰爾寒矣須飲熱酒即手酌金卮賜之復談益快命絃琵琶侑觴即并金杯與之已而又談更樂甚乃指妓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効死積功至都指揮使

王越值邊人叛夜襲其營將至暴風驟起塵且翳目衆惑欲歸忽一老兵前曰此天贊我也去而風使人不覺歸而卒遇入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聞之不禁下馬拜服及功成推奉為千戶

平蔡乘雪奪崑崙乘雨而皆以夜進兵法日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此之謂也

宋呂蒙正素貧賤及拜相入閣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蔡政耶伴為不聞同列不平欲詰其姓名蒙正止之曰若一知其人名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之為愈也

秦穆公嘗出而囚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之

遺悲集 卷之七 弘慶

繆公曰是吾駿馬也諸人懼而起公曰吾聞食馬肉而不飲酒者必殺人乃以醇醪以次飲之殺馬者皆慚感而去居三年而晉攻秦公被圍食馬者相謂曰今應出死以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奮擊晉師無不一以當百公潰圍而出因以致勝獲惠公而歸

婁師德謂弟曰有人唾汝面當何如曰勿與爭第拭之師德曰此所以為我愛也人唾汝面方且怒汝若或拭之是益其怒唯

有笑受自乾耳
光武攻王郎斬之破邯鄲得將佐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絕不檢閱悉令燒之日使反側子自安

郭駿尚昇平公主琴瑟不調駿曰汝倚乃父為天子耶我父薄天子而不為王志入奏子儀聞之囚駿入朝待罪代宗曰不呆不聲作不得阿家翁兒女聞房之言勿聽

南漢王劉鋹苛斂奢淫宋太祖聞之曰我當救此一方民乃命潘美等伐之師克雄州鋹降至汴封恩赦侯嘗從遊講武池賜以酒銀疑有毒捧杯涕泣帝曰朕本推心置腹安有此事即命取銀酒自飲別酌以賜鋹大慚謝

晉謝萬石與蔡系論朝事不合蔡推謝墮牀冠幘傾落謝徐曰遠爾幾壞我面系曰日本不為卿面計嗣後俱不介意時甚稱其度

遺愁集 卷之七 出度

宋太祖與趙普論蔡維翰普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上問云何曰愛錢耳上曰苟用其長當護其短彼窮措大眼孔小若賜以十萬貫則塞破其屋子矣

鄭元業才量兼至策試時夜有同試人乘醉突入鄭為輟半鋪地以止其宿其人曰仗取一勺水為煎一碗茶鄭欣然從之後鄭狀元及第其人啟謝曰既取水更煎茶凡夫俗眼當時不識貴人窮相骨頭今日遂為後進

山西巡檢郭進有軍校請汴評以不法事宋太祖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軍來侵進語之曰汝敢論我洵有膽氣今貴汝罪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若敢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

克捷進果薦之

吳程普以周瑜位出已右數侮之瑜絕不與較更折節下之普後敬服嘗語人曰與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令人自醉

隋鄭譯為上柱國而與母別居為憲司所劾詔除名下制曰譯若留之於朝在人為不道之臣戮之於市入地為不孝之鬼賜以孝經令之熟讀仍着奉母同居敬養

奇章公牛弘有弟好酒性醜嘗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妻迎告曰叔射殺牛弘漫應曰以之作餽妻默然而退

楊守陳以洗馬乞假行次一驛丞不知為何官與坐抗禮漫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笑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俄報一御

遺愁集 卷之七 弘度

史至乃促令讓舍處之公曰待其至而讓未晚比到則公門人也跪而起若承始驚愧滿伏乞憐公不之較

沈士麟嘗行路隣人誤認所着屐公曰是卿屐耶笑而與之即既而反隣求得已屐送還謝罪公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更無一言

漢劉寵入相告歸出京師欲息郵亭吏拒之曰整頓酒掃以待劉公爾不可得也公竟不言而出

南元中頒賜邊軍繡衣出於宮製有兵士於袍中得詩云沙場成客寒苦共誰眠此袍經手製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舍情更着綿今生已過也願結後身緣兵以詩白帥帥進之朝堂

宗命通示六宮曰作者勿隱朕不罪汝一宮人自言萬死上行之遂以配得詩者笑謂曰吾與汝結今身緣邊士皆感泣

范文正公得一宅基堪與言此地當世出卿相公曰誠有之不取以私一家遂捐作學基即今蘇州府學是也

周叔夜元旦肩輿出市惡少指曰夫夫名為善士吾試辱之乃高聲呼其名公如不聞及歸使召諭曰若幸遇我毋犯他人恐不宥汝也笑而遺之

光廟年甫十三經筵日每閣臣一人入直講案前有銅雙雀故事即頭畢從雀下轉東西立一臣誤出其上光廟囑內侍曰移銅雀可近前些衆皆嘆服

道藏集 卷之七 弘慶

屠滿位家宰有鄉人假稱公子沿途騷動人以告公意必加誅公但呼語曰汝為我兒亦不辱但難為若翁耳今後慎毋為此韓琦與范仲淹議西事不合范拂衣去琦自後把其手曰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和氣滿面范亦意解卒議相符而退

宋仁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謂嬪御曰滑甚可速進茶來嬪曰官家何不外面詔取致久渴耶上曰屢顧不見苟問之必有待罪者故忍而歸左右皆顛首動容

張莊懿公鑿巡按山東初到臨清為酒家簷標掣落紗帽左右失色公命拾帶之聲色不動且日州守縛其人親來待罪公曰此是上司過往處今後酒標須掛高些逕遣出

胡存齋折節下士賓至如歸凡士夫經其地無不願見者每遇關人不為通是日有不他出即懸牌於門曰胡存齋在家淵公有老僕顯貴二十年只稱司馬秀才一日子贍來謁因而教之乃改稱大叅公公驚問以實告公笑曰好一僕人却被東坡壞了

夏原吉治水江南至崑山寓千墩寺中公所居不陳儀從坐室觀書如常人有鄉民數輩來寺遊觀雜坐其旁既而問尚書何在僧曰觀書者是衆始駭散公殊不為意

唐從事崔郊有婢端麗郊嘗私之既貧鬻於連帥於頃家郊思慕不置因寄詩云公子王孫屬後塵綠珠垂淚濕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頃偶見之即召崔携婢而歸

道藏集 卷之七 弘慶

光武時有人告馮異威權太重百姓歸心帝以章示異異懼上書陳謝乃詔慰曰將軍之於國家義則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焉

宋韓魏公琦出鎮中山有門客夜半踰垣出宿娼家公知之乃作種竹詩以警之云慙慙洗濯加培植莫遣狂枝亂出牆客聞而自愧亦作詩云主人若肯憐高節勿使狂枝受斧斤公感其言乃置一女奴贈之

遺愁集卷之七

一集狠辣

賊以毒計陷以陰謀。廁中可置濁流。可投蜂蟻。成性蛇蝎。為
伴。刀藏笑裡。無異李猫。又法不可玩。情不可求。殺人如戲。刈
人如仇。胸藏經緯。腕挾戈矛。擬之薑桂。其辣不休。集狠辣。

李世民欲反。恐父淵不從。先令裴寂以晉陽宮人侍寢。謂曰。二
郎欲大舉。正恐事覺。坐誅耳。乃乘間屏人。說令起兵。淵大驚曰。
汝安得為此言。明日復說。淵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事
已如此。無可奈何。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
武后既立。乃斷王皇后蕭淑妃手足。投之酒甕中。日令二炬骨。

遺愁集

卷之七 狠辣

醉越數日而死。

雖極狠毒。然較之呂后。投戚夫人於廁中。還覺乾淨。有韻致。
一笑。但未知后與妃。平日酒量。何如好飲。與未。今有酌酒生
事者。當以此法處之。令其心醉。使其骨酥。

李林甫性險刻。善排陷人。而人不之知。嘗謂李適之云。華山有
銀鑊。采之可以富國。曷不為上言之。適之信果為上言。上問林
甫對曰。臣知之已久。但華山為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
故不敢言。上謂愛已而罷。適之。

盧杞惡顏真卿。乘李希烈陷汝州。告上曰。誠得儒雅重臣。為陳
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真卿三朝舊臣。名重海內。人所敬信。其

其人。也。上以為然。詔下舉朝皆失色。及往。果為希烈所縊。

李林甫欲除不附己者。以吉溫羅希真為侍御史。二人隨其所
欲。鍛鍊成獄。時謂羅紺吉網。

唐李振舉進士不第。深嫉縉紳之士。乘宋全忠為亂。進言曰。此
輩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領之。乃聚朝士
裴樞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其屍於河。

宋真宗自澶淵還。王欽若深嫉寇準之功。私進曰。陛下謂準有
社稷之功耶。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州之役。是也。傳者輸錢欲
盡。乃罄所有。盡出之。謂之孤注。陛下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
是頓準衰。遂出知陝州。

遺愁集

卷之七 狠辣

宋真宗得瘋疾。事多決於劉皇后。丁謂力譖寇準。貶知相州。帝
不知。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左右畏謂威。皆莫敢對。後復議。貶
為雷州司戶。必欲致之死。乃遣中使齎勅。就賜以錦囊。貯劍。揭
於馬前。示將誅戮。狀至相州。眾皆惶懼。準方與郡官飲。宴神色
自若。使人謂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使不得已。乃授勅。準
拜於廷。升階。復宴。至暮乃罷。

宋仁宗朝。石介奏記於富弼。勸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又欲因
以傾弼。乃使女奴陰習介書。奉成達。改伊周為伊霍。且偽作介
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甚信。而弼等懼不自安。皆
請行邊介。亦求得外補。

秦檜以岳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乃與張俊謀殺之密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優以重賞卒無應者聞飛統制王俊善訐告號鵬兒以姦貪屢為張憲所抑頗有銜恨使人諭之俊許諾於是謀以張憲王俊皆飛步伍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飛庶帝不疑乃為狀付俊妄言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執赴樞府鞠之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承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檜即矯詔使召飛父子証憲事拘詣大理獄遂誣飛致書張憲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附會成獄大理卿薛仁輔及韓世忠等皆詣詰其實悉不聽卒殺之於大理獄

遺悉集

卷之七

狠辣

三

死於大理獄與死於東窓下同一死耳不見秦家夫嬖至今存也為之三歎

韓侂胄欲逐趙汝愚謀於京鎔鎔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乃引李沐為右正言使劾汝愚遂出知福州御史胡宏復希侂胄言汝愚乘龍投鼎假夢為符倡引偽徒將謀不軌責令永州安置汝愚怡然就道至衡州暴卒天下寃之

明嘉靖時松江一監生博學有口而酷信丹術有丹士來投先以小試取信乃大出其金一日盡為竊去生甚慚憤欲為廣游以與一遇忽一日值於吳之閭門丹士不待啟齒即邀飲肆中

慙慙謝罪曰吾儕得金隨手費去雖與吾計總無所補今洞窟山有一大姓業有成約俟吾師來即便舉事奈急不得來君肯權作吾師取償於彼特易耳生急於取銀許之乃令剪髮為頭陀偕至其家執師禮甚恭大姓接其談鋒深相欽服日與款接而以丹事委其徒輩謂師在無慮也居數日復竊金遁因執其師欲訟之官生號泣具剖所以僅得釋歸親知見其髮種種莫不訕笑生益愧恨杜門不敢出

遺悉集

卷之七

狠辣

四

明萬曆中京師有三婦人僱驛騎行一男子執鞭隨之忽一小婦欲下擇便地呼二婦曰緩行俟我因情男子佐之下即與調謔若相悅者已乘驛曰我腹痛不能急行男子既不欲強少婦追二婦又不可得乃少憩道旁候與偕行不想少婦已反走久矣是日三驛俱失

失金悞於財失驛悞於色甚矣財色之害人也計雖狠亦由貪癡所使耳

李抱貞鎮潞州軍資匱缺計無所出有老僧大為郡人所信服抱貞因往請曰假和尙之道以濟軍實可乎僧應諾復謂曰但詭言擇日鞠塲焚身當於便宅鑿一地道通連候火作即以相出僧信從之遂陳狀聲言乃命於鞠塲積薪貯油為七日道塲晝夜香花燈燭梵唄禱作復引僧視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壇執爐對眾說法抱貞率監軍僚屬及吏兵將士羅拜其下以俸

入壇爲施堆貯其旁由是遠近誼傳士女駢集拾財億萬計滿
七日遂聚薪發火煙焰蔽天大衆遠壇擊鐘念佛抱貞密已遣
人填塞地穴俄頃僧薪俱灰所得資財悉輦入軍庫別求所謂
舍利者造塔安厝焉

曹操征袁紹軍中缺糧管運官王廙來稟操曰姑以小斛支散
可足廙曰倘軍心不服奈何操曰我自有處廙果如操言操密
探諸軍盡出怨言乃呼廙曰當借汝首以壓衆心妻子我厚撫
之廙曰臣有何罪操曰我固知無罪但事已如此不得不爾遂
令塞其口題其背云故行小斛竊盜兵糧特按軍法斬首示衆
傳徇各營衆始無語

遺愁集

卷之七 報類

五

張敞爲京兆尹將去任使掾絮舜按事舜私曰五日京兆耳安
能復治事敞聞之怒遂殺舜後爲舜家所告免爲庶人歲餘冀
州盜起復爲刺史盜賊屏息

李膺拜司隸校尉時黃門張讓用權其弟朔爲野王令貪殘不
法畏膺往匿兄家合之在中膺探知其狀率吏破柱擒朔殺之
諸常侍屏息不敢復縱

隋將堯君素守河東唐攻之不下招之不從遣其妻至城下謂
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
之應弦而倒

魏文侯使西門豹爲鄴令會父老問民疾苦對曰苦爲河伯娶

婦豹詢其故曰鄴三老廷椽常歲賦民錢數百萬用二三十萬
與河伯娶婦因與巫祝共分其餘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
云是當爲河伯婦即令沐浴易新衣治齋宮於河上設絳帳牀
席居女其中卜日浮諸河行數十里乃滅俗語云卽不爲河伯
娶婦終爲水來漂溺於是人家多携女遠竄故城中以空豹日
及其時幸來告吾亦欲往送之至期豹乃往會河間鄴三老官
屬豪右里長父老咸集聚觀者數千人其大巫一老女子也女
弟子十人從其後豹曰呼河伯婦來既見顧謂巫祝三老曰其
女恐不佳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更求好者相送嫗未及答卽
使吏卒共抱大巫投諸河中有頃日嫗去何久更命弟子趣之

遺愁集

卷之七 報類

六

凡投入三弟子復曰是輩皆女子想不能白事須煩三老入達
之三老戰慄不能出聲復卽捧三老於河豹自簪笏罄折嚮河
拱立待之良久傍視者皆驚恐豹顧曰巫嫗三老久不還報奈
何不若使廷椽豪右各一人疾入再趣之衆相顧失色皆叩頭
流血請死豹曰且俟須臾須臾視衆如死灰然豹乃投簪大笑
曰廷椽輩起河伯不娶婦矣吏民震懼其風遂絕

倡其禍者巫與三老此外不過因人取利殺其尤者已足戒
其餘罪分首從無有分曉○吾吳相傳上方山五侯好河喜
財更兼愛色亦往往有娶婦之說卜筮爲之判斷巫祝爲之
攝鼓愚人因而疑信自春徂冬遊船鼓吹釋絡不絕甚至有

借債者祈福者禳禍者保患者招魂叫魄者舉國若狂紛紛不已歷千百年如一日洵是蘇城一大弊康熙乙丑秋中州湯中丞公謙斌者撫吳特命移像付之水火改廟宇為伏魔聖殿并禁止民間款待花筵等項而民竟相安如故神亦絕不為崇其亦與西門公同一卓識歟

李傑為河南尹有寡婦訟子不孝傑物色非真因語婦曰若子法當死後得毋悔乎答曰惡子無狀不悔也傑命婦而棺為屍具而陰使人踪跡之婦出乃與一道士密語頃之果控一棺至傑命人捕道士前來嚴刑鞠實與婦私而礙子不得送因而合謀訟之者傑乃杖其婦即殺道士納之棺

遺悲集 卷之七 根葉 七

呂夷簡子公弼為成都守治尚寬厚人多嫌其少威斷適有營卒犯法當杖桀悍不受曰寧以劍死不甘受責公弼曰罪止於杖不應至死但杖者國法劍者自請乃杖而後斬之軍府為之肅然

張詠知益州嘗有小吏忤之命械其頸吏恚曰枷即易脫即難詠聞之曰脫亦何難即命就械斬首郡吏悚懼不敢再犯司馬懿夫人張氏有智畧懿懼曹爽謀害托病瘋痺不起一日晒書於庭忽暴雨至不覺自起收之家唯一婢見氏即手殺婢以滅口而親自執爨

隋文帝時雷州總管趙訥貪虐不法狸獲多叛夫人鄭氏力諫

苦爭了不知改將至敗壞因不得已寄遺長史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陳訥罪狀上置訥於法即勅夫人掌州事招慰叛人乃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遍州郡宣述上意所至皆感泣降服及歸仍謹守訥容不復視事上雅重之詔封為誠敬夫人命其子襲爵

德昭死秦王廷美不自安柴禹錫因上變以搖之帝意不決召趙普論以太后遺旨普曰太祖已諫陛下豈容再誤上意遂決廷美因得奉乃遣就第復詔貶為涪陵縣公房州安置後漢蘇章順帝時遷為冀州刺史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甚姦賊章行按其步伍太守為設酒餼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

遺悲集 卷之七 根葉 八

止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儒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卒舉正其罪嘉靖中胡宗憲誘汪直投降降直與胡皆後人遂相信因以銀十萬托胡機嚴嵩不惟免議且與授指揮之職嵩受賄欲擬投降看死錫銜示勸之旨會三司法官持議甚堅而亦論又復籍籍竟票旨汪直梟首其黨葉宗滿王汝賢等既稱歸順發邊遠充軍

張詠在崇陽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鬚秀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物也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盜乃欲杖我耶爾能杖我未必能殺我也詠聞之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

水滴石穿自仗劍下塔立斬以徇然後申府自劾郡守嘉其能斷群吏震肅不敢再犯

石崇豪富每宴客常令美人行酒客不盡歡使費門立斬美人

王導與敦常共詣之丞相素不能飲輒勉強至醉及到大將軍

前固辭不飲以觀其變已斬却三美人顏色自若不飲如故丞

相不忍讓之敦曰彼自殺伊家人何預卿家事崇為氣奪令不

復行

明景泰丙子劉文介儼呂文懿原主順天鄉試大學士陳循子

英王文子倫下第二人為子稱屈於上欲罪等上不從准其

子會試時張寧為禮科劾曰即令才而屈猶不可况無實之爭

二人以罪死於成文介等名益起

唐哥舒翰為安西節度使差都兵馬使張擢赴都奏事逗遛不

返請通楊國忠除御史中丞兼劍南節度勅甫下適翰入朝就

第請見翰命步卒拚之庭下數其然後奏聞玄宗下

遺愁集 卷之八 復謙

遺愁集卷之八

成都余 畜生生

松陵顧有孝茂倫 鑒定

古吳張貴勝晉侯慕麟

吳時森青霞 周 嶽瞻奇

友人 俞 瑒 輝 月 張 闓 真 炎 貞 訂 正

宗學會德永 李 炳 敷 五

黃 玢 憲 尹 汝 周 錄 其 修

○○○一集聰慧

遺愁集

卷之八 聰慧

維聰與明實乃天生既聰且明尤貴乎真聰明不真反足悞

人遐思往香良獲我心又人家養子成願麒麟生男不慧不

如不生穎敏越世俊秀軼倫編想佳兒的可人集聰慧

晉嵇康為人放達與阮籍阮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相友善號

竹林七賢鍾會聞其名而造之康箕踞而傲不為之禮會將去

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韓信請為假齊王漢王怒張良躡足附耳曰漢方不利寧禁信

之自王乎王悟伴曰大丈夫即為真王何以假為遂封為齊王

趙王武臣使將韓廣畧燕地自立為燕王武臣計之反為所獲

張耳陳餘使人請之報為所殺有厨養卒說曰君知張耳陳餘

其所欲也。彼以少長先立武臣。今此兩人實欲分趙而王。名爲求王。意欲殺之。以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破燕必矣。燕懼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曹操與楊修至江南道。經曹娥碑。見背有八字。曰黃絹幼婦。外行三十里。忽悟乃令修解之。答曰黃絹色絲也。幼婦少女也。外孫乃女之子。難白受五辛之器。是隱絕妙好辭四字。操大驚曰。一如孤意。有智無智。較三十里。

魏文帝與曹植異母兄弟也。忌植才名。欲中以法。乃令七步作詩。不成治之。植應聲云。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

遺悉集 卷之八 聰慧 相煎何太急。丕不覺感泣。遂釋之。

劉婆惜通文墨。滑稽善舞。迺出恒流。時貴多重之。時有全普菴撥里。字子仁。爲贛州監郡。文章政事。別歷臺省。但未免航於花酒。公餘。卽與士夫酣歌賦詩。帽上常喜簪花。一日劉之廣海。過贛。進謁。全時賓朋滿座。頭戴青梅一枝。行酒口占清江引。曲云。青青子兒枝。上結令席客。續之。衆未及對。劉斂袖進曰。能容妾措詞乎。全曰甚妙。應聲曰。青青子兒枝。上結引惹人。攀折其中。全子仁就裏滋味。別只爲你心酸。留意兒難。操捨全大稱賞。遂納爲側室。後兵興。子仁死。節劉克守婦道。善終於家。上官蔡以霍光不納其孫女入宮。惡之。乃詐爲燕王上書。誣光。

罪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調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時昭帝年甫十四左右皆驚俄而上書者果亡去

庾亮以南頓王宗與蘇峻善殺之而帝不知也時成帝尚幼一日問曰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下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將如何亮懼變色

鍾繇子毓與會小時值父書寢共偷服藥酒父時已覺託寐寤視毓拜而飲會獨不拜既問何以有拜有不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會曰偷本非禮何以拜爲及年至十二三各有令譽魏文帝召見毓面汗流會却無汗帝問其故毓曰悚悚惶惶汗

遺悉集 卷之八 聰慧 出如漿會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上大奇之

鄧艾口喫語必稱艾艾晉文帝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固是一鳳上大稱妙

晉時有小兒父病乞藥於醫醫問何疾曰患瘧也醫者曰吾聞君子不病瘧尊人明德長者何以病此答曰來病君子所以爲瘧耳

楊修九歲聰慧過人孔君平坦常詣其父父不在呼兒出迎菓設楊梅指戲曰此是君家菓修應聲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也

謝仁祖尚年八歲父鯉宴客時尚語已神悟自泰且滋諸人嘆

日此少年實一座之顏。尚日座中無仲尼。安得有顏回。
東坡與小妹黃山谷論詩。妹云輕風細柳。澹月梅花。中要加一
字。作腰成五言聯句。坡云輕風搖細柳。澹月映梅花。妹云佳矣。
未也。黃云輕風舞細柳。澹月隱梅花。妹云佳矣。猶未也。坡曰然
則妹將何說。云輕風扶細柳。澹月失梅花。二人拊掌稱善。
謝太傅寒日內集。與諸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曰白雪紛
紛何所似。兄據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奕女道韞曰未若
柳絮因風起。公大喜。稱善。道韞即王右軍次子凝
孫與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啓云。卿試擲地。可作金石聲。啓曰
子之金石非官商中音也。然每聞至佳處。輒嘆云。應是我輩語。

遺愁集

卷之八

四

桓溫命袁宏作北征賦。既成。與時賢共賞。咸嘆美之。時王珣在
坐。云佳則佳矣。惜少一句。得寫字足韻更妙。宏即攬筆益云。感
不絕於余心。訴風流而獨寫。桓大喜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
袁。附賦云。問所聞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矣。授
致傷於天下。
楊德祖修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立椽桷。王出看題。一活
字於門。便去。修急令改之。人問故。答曰。活在門內。嫌其闊也。或
餉酪漿一甌。王噉少許。寫一合字於蓋上。以付楊。修修即令人
分食之。衆不解。修曰。一人吃一口也。
趙氏嫁女臨去。勅曰。慎毋為善。女曰。不為善。將為惡乎。

曰非也。有心為好。則人必忌之。善尚不可為。况其惡耶。
張蒼梧是惡之祖。嘗謂惡父曰。我不如汝。其父未解。所以答。稱
曰。汝有佳兒。惡年未數歲。故手向前。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王緒數讒殷州。於王國寶殷。惡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時
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他事。如此。則二人之好離矣。殷從之。國
寶見緒。問曰。比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事常往來。無他所
論。國寶以為隱。已情好。遂疎。讒言以息。
王導見晉明帝。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導為具叙。宣王創
業之始。誅夷名族。籠樹同己。及文王之末。直至高貴。齊公之事。
帝聞之。覆面著牀。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遺愁集

卷之八

五

楊玠聰敏善記。娶崔季讓女。崔富。國籍。縹緗。滿架。玠遊其舍。覽
記。殆盡。乃戲呼曰。崔氏藏書。俱為人盜盡矣。崔急檢視。一無所
遺。玠笑。捫其腹曰。是予藏之。經笥中耳。崔不信。及為稽考。果皆
熟識。
劉裕伐秦。以劉穆之為左僕射。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
如流。目覽詞訟。手答書箋。耳行聽受。口答應酬。五官並用。悉皆
瞻。暇。
徐稚年九歲。嘗月下戲。要或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不更明耶。
答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童子。無此必不明。
孔融年十歲。隨父至洛。時李膺有盛名。詣門者非備。才清稱不

得通孔到門謂守者曰我與李公通家子也既通前座元禮問
君與僕何舊對曰先君仲尼與先人伯陽同德比義而相師友
則融與公累世通家也李大奇之適陳寔至人以其語告之陳
曰小時了了長大未必能爾孔應聲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建
大慚

戴大賓八歲遊庠十三登賢書有貴公來謁其父見大賓戲於
庭尚是嬰維以為業童子藝也戲出對曰月圓答曰風扇問風
如何扇曰側縫皆入不扇何能又曰風鳴答云牛舞問牛何嘗
舞曰虞廷百獸率舞牛獨不在其中耶貴公大驚及詢之即大
賓也

遠慈集 卷之八 六

李任為浙東會憲路過數童從社學歸中一生拋弄書囊為戲
見其秀異召至前出對曰童子六七人無如爾發應曰太守二
千石莫若公其末一字不言且請賞許之曰莫若公廉楊詰之
曰設不賞云何笑曰貪耳楊大稱賞

孫放幼秀異與庾固客同為學生客亦少有佳稱因嘲放
曰孫安國何在答曰庾穉家復笑曰諸孫大盛乃有兒如此
放曰宋若諸庾之翼翼及還語人曰我固勝之得重喚其父名
宋韓魏公琦宴客視一管妓髻插杏花簪容甚麗戲吟曰髻上
杏花真有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公喜其敏然有韻席
散命一老兵往喚已而悔之疾呼老兵老兵尚在公問何為未

去答曰度相公必悔故未敢遠去

明文皇與學士解縉同登江寧方橋問縉當作何好語對曰此
謂一步高似一步及下橋又問今將何說對曰此謂後百高於
前面上點頭時太子久留南京一日承制題虎頭泉彪圖曰虎
為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上見詩有感
即命迎入宮中

宋文帝釣天泉池垂綸不獲意殊不快王景文曰良繇垂綸清
致不獲貪餌耳上悅

明嘉靖初世宗多忌諱科場出題務擇佳句主司因用無為而
治一節及我非堯舜之道二句疑謂無為非有為我非堯舜四

遠慈集 卷之八 七

字似屬謫訕皆被譴一日經筵講官顧鼎臣講成丘蒙章至放
點頰落語侍臣皆驚顧失色徐曰堯是時已百有二十歲矣上
有喜容衆心始安

唐張說方用事女嫁盧氏嘗為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指牀
示之女亦不復再言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已而果然

唐時湖州守方餞客或以木瓜獻所未易有也傳以相視適一
中使在座即袖之去曰禁中未嘗有宜以上進頃之解舟而去
守懼得罪便欲撤飲時有官妓作酒糾立白守云請自盡歡妾
度此瓜一經宿必委中流也守問何說曰此物芳脆初附遊觀
手拍必損何能久待人歡乎會送使還云果漬爛棄之矣守喜

召妓賞之

秦王欲侮齊襄使人送一玉連環日齊人多智能解之乎君臣無策君王后聞之即出取椎擊碎之謂使者云歸謝秦君已解之矣

有黠童子者西鄰有好李方熟其家苦窺園者乃設穽藉下置糞於其中一日偶借二豎子同往竊之踰垣而入誤陷穽中穽及衣領顧仰首呼日急來此有佳李一子復墜方欲發口遂掩其唇連喚來來不已俄一子又墜附相與語病黠者笑日我三人既同來此假令有一不墜污中恐其笑我終無已時也

宋韓侂胄逐趙汝愚至死太學生敖陶孫賦詩於三元樓壁弔

遺集

卷之八

八

之方縱筆已飲未一二杯壁已昇去教知必為韓所廉丞更衣持酒具下樓正逢捕者疾滄而入問教上舍在否應日正在酣飲亟亡命走闕及韓敗乃出應試遂登第一

唐太宗有疾謂太子日李世勣才智有餘然與汝無恩我今黜之若其即行用為僕射如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乃以為益州都督世勣預知其意甫受命不至家而去

明嘉靖中維亭有張小舍者克捕役善察盜偶行市上見一人衣冠甚整遇荷草者持將數莖以如廁張俟其出從後叱之其人惶懼又嘗暑月遊古寺有三四輩席地射睡傍有西瓜劈開未食張亦指為盜而擒之或叩其故答日如廁用草此無賴小

人事其衣冠必盜來者古廟草睡夜勞而晝寢劈西瓜以辟蛇也時為之語日天不怕地不怕只怕維亭張小舍後過一警乞於塗疑而迹之見其跨溝而過遂擒之果盜魁其替則偽也詩以重賂免期某日送至家過期不至後遇之責以渝約盜日已輪於臥牀之左足但夜分不敢驚寢耳張猶未信日以何為徵盜即述是夜夫婦私語張始大駭歸視牀足果有物焉驗之如所許數兼得一利刃於旁因竦然日危乎哉性命真懸於呼吸也自是察盜頗疎遂得令終

晉武帝登祚探策得一凡王者世數視此多少王不悅羣臣皆失色侍中裴楷進日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帝王得一以為

遺集

卷之八

九

天下貞帝大喜

張玄年八歲虧齒先遠見其不常故歲之日君口中何為開狗寶玄應聲日正好使公輩從此中出入耳聞者歎絕

永安王浚八歲謂博士盧景裕日祭神如神在謂有神耶無神耶景裕日有諸浚日若果有之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虛不能答

王右軍十歲大將軍敦甚愛之恒置帳中臥敦先出右軍未起須臾錢鳳入與敦屏人論事都忘右軍在帳便言逆謀右軍覺因問所議知無活理乃嘔吐污穢詐作熟睡敦語甫半方慮及右軍大驚日不得不除之急開帳見其縱橫狼籍信為真睡於

是獲全

宋王有疾夢河中水乾謂君乃龍象無水則死恐不能活至之幸輔對曰河無水是可字陛下之疾其痊可矣王悅果即愈馬亮知江陵任滿當代夢舌上生毛甚不解適一僧至語之賀曰相公當再任矣馬問何說曰舌上毛刺不得已而果然黃巢與李存孝索職夢騎兩尾牛醒以語衆一卒曰牛生二尾是一失字不可輕出不聽果敗

宋岳武穆在襄州與金戰大勝於朱仙鎮忽夢二犬對談殊以爲疑白於一僧僧曰二犬加言乃是獄字避之乃吉不然恐有縲紲之禍未幾果爲秦檜所陷

遺悉集

卷之八 贈慧

楚令狐策夢立水上與水人語令索統占之曰是爲陽語陰將爲人作媒介水泮婚成會太守田豹求張公徵女使策執柯果仲春而姻聯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人皆近幸薛公欲知王之所最愛乃爲七珥以獻而中美其一明日視美珥在誰遂勸王立爲夫人

趙王李德誠鎮江西有相者自言世人貴賤一見輒分王欲驗之乃使女奴數人與妻滕嗣君同梳粧服飾共立於庭中請辨良賤客俯盼而進曰國君頭上有黃雲羣婢不覺皆仰視相者送指所視者爲國君

潘岳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一日安來值康不在子喜

出迎不肯入題一鳳字於門而去喜不覺猶疑以鳳待已殊以爲欣康歸始知其意謂是凡鳥也

湖州趙三與周生友善約往南都貿易趙妻孫氏不欲夫行已隔數日及期黎明趙先登舟因大蚤假寐舟中舟子張潮利其金潛移解所沉趙復詐爲熟睡周至謂趙未來候之良久呼潮往促潮叩趙門叫三娘子三官人何久不來孫驚曰彼出門已久豈尚未登舟耶潮還復周甚疑異乃與孫分路徧尋三日無踪周懼累具牘呈縣縣尹拘鄰舍詰詢疑孫有他故善夫遂誣實其罪久之有楊評事者閱其牘曰叩門便叫三娘子定知房內已無夫乃拘潮嚴究竟服罪

遺悉集

卷之八 贈慧

秦符融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返夜宿妻家是其妻爲賊殺妻兄疑豐殺之執送有司不堪受楚誣引其狀融疑察之問曰汝行往返頗有怪異及卜筮否對曰將發時夜夢乘馬南渡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腹策不去俯視見兩日在水下馬左白而溼右黑而燥寤而心悸以爲不祥問之

記卜言皆不從妻怒遂自浴倚枕而臥不知何故被殺融曰吾知之矣易坎爲水馬爲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變動變而爲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二夫之象馬左濕溼水也左水右馬乃馮字二日在下乃昌字殺汝妻者其馮昌乎於

是推究果獲馮昌詰之具服日本與伊妻有姦欲謀殺豐期以
新沐及枕爲記不意豐不從婦乃自沐倚枕以致誤傷遂坐以
因姦致死之律人驚爲神

唐王勃多才思每屬文輒先磨墨數升酣飲盡醉引被覆臥及
寤援筆立成時號腹蒙

曹操西征得隴西進兵漢中劉備拒守甚嚴操意欲還適庖人
進雞湯操視之連呼雞肋宜令官乃遍傳各營楊修便令束裝
人問何故曰雞肋食之無肉棄之有味丞相殆將歸矣已而果
然

李敬業起兵討武后移檄州郡其畧曰偽臨朝武氏者包藏禍

遺愁集 卷之八 應 主

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別宮賊之宗盟委以重器又曰一
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試觀今日之城中竟是誰家之天
下后見檄詞問誰所爲或對曰駱賓王后曰噫宰相之過也有
才如此而使之淪落不偶乎

孔融以犯酒禁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
兒端坐奕棋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真罪止於身兩兒可得全
否兒徐進曰大人何用營心幾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果
收亦至

齊桓公伐山戎道孤竹園前阻水淺深不可測夜黑迷失路士
衆惶惑管仲曰吾聞老馬善識途可使以問路乃放馬於前面

衆後隨之果得道遂越淺而渡

明姑蘇相城人姚廣孝初爲僧有異術嘗請於燕王曰殿下用
臣當送一白帽子與大王戴後之燕求爲伴一日侍宴天寒甚
王出對云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姚應聲曰國亂民愁王
不出頭誰是主及靖難兵起令擇日至期風雨大作王不悅姚
曰殿下是箇龍正要如此方助得勢頭起忽風吹一瓦碎之衆
皆以爲不利姚曰是天欲殿下易黃瓦耳王大稱善衆心亦安
明進士楊循吉爲人聰刻其有才名鄰居有一鐵匠得財暴發
里中爲之慶號因請於楊楊題云西齋人咸不解或問何出答
曰橫看像箇風箱豎看似箇鐵墩閱者絕倒

遺愁集 卷之八 應 主

弘治十一年京師西直門有熊突入馬文升謂野獸來禁城請
嚴備不虞兵部郎中何孟春謂同列曰熊之爲兆不在備盜切
宜慎火人莫曉其意未幾禮部燬禁中亦火焚乾清宮或問儆
戒出何書答曰予不曉古書曾記宋紹興永嘉災前數日有熊
至城下州守高世則曰熊於字爲能火郡中須謹火燭果燒官
舍民房十有七八余憶此事而云爾不意其竟驗乎聞者大服
宋張詠有詩名有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開殺老尚書蕭楚
林曰太平無事而君反恨之可乎宜改幸字詠大稱善曰予吾
一字師也

漢蔡邕女瑛年六歲邕夜彈琴忽絕一絃瑛曰得琴瑟第四絃

乎。邕曰：然汝特偶中耳。及日季札觀風，識四國典，哀師曠，聞律知南風不競，由是言之，何云偶中？邕甚嘆服。

古例七月七日，謂乞巧佳期，人家悉出書文，曬之，欲得秀氣。郝隆年七歲，乃出日中，仰臥或問其故，曰：我曬腹中書耳。

唐李泌七歲，便知文。玄宗以神童召見，上方與張說、閻若虛、方員、動靜試之。泌曰：願聞其畧。說曰：方若杵臼，若子動若生，靜若死。泌應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逞機，靜若得意。上大異之。

王獻之，年數歲，觀門生輩，捧蒲嘆曰：南風不競，門生日。此郎亦管中窺豹，特見一斑耳。獻之大恚，拂袖而去。

遺集 卷之八 聰慧

唐張九齡七歲，能文。太宗時為中書令，一時為詞臣之冠。世號文場元帥。李嶠幼，富才思，八歲為鳳閣舍人，文冊號令多出其手。前與王勃、楊炯、盧照鄰、齊名，號為四傑。文章宿老，唐李賀工詩，每旦出乘駿，騎從小奚，背一古錦囊，遇所得佳句，即內入囊中。母見之，曰：是兒必至，唯出心肝乃已。

袁大冲七歲，與羣兒戲，自稱小相公。彭魯溪異之，出對云：願為小相。袁應聲云：竊比老彭。

晉王戎七歲，與諸兒遊道旁，李樹子幾折枝，羣兒競取，戎獨不動。人問之，答云：樹在道旁而多子，必苦李也。否則無剩餘矣。驗之果然。

郭希賢幼時，與一長者浴於池，偶見龜浮水上，問云：龜浮水上，亦開絲郭，即應云：雀立松梢，點破青長者奇之，妻以女。

吳諸葛瑾，面長似鰲，孫權大會賓客，使人牽一鰲來，題其面曰：諸葛子瑜，瑾子恪，年方數歲，亦在座見之，詩筆題鰲二字，權許之，遂書之。鰲二字，權驚異，遂以鰲賜之。

貴翁周一經，甫六歲，從父人郡，晨旭方升，顧謂曰：東方日出，天開眼，蜀對之，答曰：西嶽山高，地出頭，父大異之，後成進士。明王文恪公，六歲附學於舅氏，適一婢送茶至，戲握其手，舅知之，出對云：奴手為李，此後莫學奴手，即答云：人言為信，從今勿信人言。

遺集 卷之八 聰慧

劉晏八歲，以神童為秘書正字。玄宗召入樓中，楊貴妃抱置膝上，為之巾拂，施粉黛，上曰：汝為正字，正得幾字？對曰：餘字皆正，惟一勿字未正，上默然為之動容。

明永樂十一年五月五日，成祖幸東苑，觀擊毬，射柳，羣臣及軍民聚觀。自皇太孫而下，以次擊射。太孫連發皆中，上喜曰：今日臣民畢集，朕有一言爾等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太孫，叩首應曰：一統山河，日月野羣臣，誠歡歡而散。

高則成六七歲，穎異不凡，鄰有尚書某，緝袍送客，方在打躬，高適塾歸時，衣綠衫，呼語曰：出水蛙兒穿綠襖，美目盼兮高應聲曰：日落湯蝦子着紅衫，粉粉如也。尚書大驚。

明于肅愍公謙幼時母梳為雙角就鄉校僧人蘭古春見之驚曰牛頭喜得生龍角于應曰何曾出象牙僧已異之公回語母曰今不可梳雙髻矣乃束髮為三角古春又遇復故云三角如鼓架公笑云一禿似雷樵古春大駭謂其師曰此兒長成必故時之相也

解學士緝幼聰慧太祖以神童召見出對云虎皮褥蓋學士椅答曰兔毫筆寫狀元坊後為學士侍文皇嘗謂曰有一書句甚難其對曰色難解即應曰容易文皇不省曰既云易矣何久不屬解答曰臣適已對矣上始悟不覺大笑

明程敏政號敦篋以神童至京大學士李賢妻以女因留款指

稱賞

許衡性聰慧讀書過目不忘六七歲時受學於蒙師問曰讀書欲何為師曰應舉取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太奇之謂其父曰此兒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及長果為一代名儒

雉山那太史六歲在蒙館偶一工部主事燈雨入塾指那曰小學生穿紅着綠內家裝外家裝應云老大人衣紫腰金素富貴行富貴因語其師曰此非凡兒也

李東陽早負奇氣六歲時與程敏政並以神童受純皇帝召見至宮門限高不能度上笑曰書生脚短李仰云天子門高及賜

宴御羞有蟹上指曰螃蟹渾身鱗甲程應聲云鳳凰通體文章李徐對曰蜘蛛滿腹經綸上顧侍臣曰他日一箇是宰相一箇是翰林後果如其言

陳了翁日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為一席食已必舉話頭令家人參答一日問曰古人並坐不橫肱何說也其孫女方七歲對曰恐妨同坐者

潮陽蘇福年八歲賦新月詩云氣朔盈虧又一初姮娥底事半分無却於無處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極圖

周敦頤嘗為分寧主簿縣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通判程珣以其學為知道使二子願頤受業

嘗歎曰自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願未悟因見敦頤留與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伊川驚異曰非從周茂叔來耶世號濂溪先生

陸九齡累世同居闔門之內肅若朝廷與兄九淵為師友世稱為二陸九淵方三四歲問父賓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他日讀書至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忽悟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也學者號象山先生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問曰汝意長安何如日遠近答曰日遠長安近但見人從長安來不聞人從日邊來帝異之明日宴羣臣告以此語乃更問之答曰日近長安遠帝

失色曰爾何異向者之言耶答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泉空

司空頤和與時賢共清談張玄之顧愷是中外孫年並七歲在

牀邊戲於閒語時神情都不相屬向與於燈下見二兒共叙主

客之禮畧無遺失和喜乃越席提其耳曰不意袁宗復生此寶

吳呂蒙不學孫權勸之讀書後魯肅遇之大驚曰卿非復吳下

阿蒙矣蒙曰公何小覷人耶士三日不見即當刮目相待

弘治為東官時每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命坐陳說及畢則

語云先生吃茶局丞張璠以為太過東官曰尊師重禮禮當如

此

遺悉集 卷之八 聰慧

成化末四川人鄒智生而穎敏年十二能文章遊泮宮居龍泉

菴掃樹葉聚焚以照讀書丙午領鄉元郡人聚觀乃於馬上口

占云龍泉菴內苦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郡

人何用太相驚

尚書吳洪為南京刑部郎中時其子山隨父之任年方十二偶

同羣兒出遊過操江毛理衙門值理出儀從整肅羣兒驚散山

獨不動理見詢問曰何物小兒敢爾唐突官長我出對與汝能

對則已否當懲戒汝因指壁上所画麒麟曰解牙當門昭法臺

之體統山應聲曰鳳凰出世顯奕代之文明理大奇之即以女

許字焉山後舉進士官亦尚書

新鄉縣人王敬成邊留特牛六頭於舅李進家五年還產續三

十索之進云兩頭已死只還老牛四頭餘悉坑之敬忿呈官裴

子雲令送敬赴獄叫追盜牛賊李進來進至叱曰賊引汝同盜

牛三十頭藏於汝家喚賊共對乃以布衫蒙敬首跪南牆下進

惶怖吐款云三十頭總是外孫特牛所生實非盜得因令去布

衫進見曰此即外甥也雲曰若是應悉還他但念牧養五年應

分數頭與之合縣大服

晉王敦反夢一木撐天求解於許真君遜遜曰木上加一乃是

未字只宜守舊不可妄動動則必覆不聽果至危敗

侯白好講諺一日楊素與牛弘退朝白戲之曰日之夕矣素笑

曰爾謂我等為牛羊

遺愁集卷之八

遇不嫌詭術不厭巧微手其微渺乎其渺智日以深姦日以老英雄欺人厥惟斯道集誦詐

宋狄青宣撫廣西敵將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令節乃大張燈火首夜宴從軍樂飲徹曉全無戰備次夜復宴如之至第三夜飲至二鼓時忽稱疾作暫起如內使副元帥孫元規代主席云少飲藥便出仍數使人勸勞坐客暢飲達旦未退忽有馳騎來報甫三鼓衛將軍親率精銳已奪却崑崙矣衆大駭稱爲神異

遺愁集

卷之八

誦詐

王艾度弟虔之小字阿智惡乃不翅年長無婚孫綽有女亦僻錯無婚嫁理因詣王求見阿智一見便言此兒亦可殊不如人所傳何爲至今未婚我女頗不惡欲與姻但恐寒士不宜與卿計文度欣然啓蓋田父聞驚喜既成女之頑臨反過阿智人乃知與公之詐

燕破齊蓋有其地獨莒卽墨未下樂毅圍之莒人曰安平之戰田單以鐵籠得全因立爲將以拒燕適燕昭薨惠王立單繼反聞曰殺與新王有隙畏誅不敢歸假以伐齊爲名齊人恐他將來卽擊殘矣惠王乃使騎劫代毅毅奔趙單暗令城中人食必祭祖先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遂舉

卒師之每事輒拜於是收牛千餘頭束兵刃於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繫城數十穴夜燒其端而縱之牛熟怒奔燕人觸之盡死大潰敗殺騎劫一夕齊七十餘城皆復焉

秦趙高欲專權恐人議之乃先設驗特鹿以獻曰此馬也二世笑曰丞相悞耶指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鹿陰中言者以法嗣是人莫敢言其非

曹操出征偶失汲道軍渴甚乃遙指曰前有大梅林一株甘酸可以解渴每往取之士卒聞言口皆水出乘此得及前源

宋末元章有潔僻周仁性巧詐與之交契一日帶言得一古硯非世間所有殆天地秘藏周詭曰公雖名博識然所得之物

遺愁集

卷之八

誦詐

或真贋各半特善許耳曷借觀之芾喜發筭檢取周隨取水滌手以巾拭者再若敬觀狀及出視稱賞不已且云誠爲尤物但未知發墨如何命取水試之急未至周卽唾涎磨之芾變色曰一何先恭後倨硯已汚矣永不可用乃擲棄焉他日再往遂袖之而歸

楚使至漢陳平爲太宰具進見使佯驚曰吾以爲亞夫使耳乃項王使急令持去更以惡草進使歸報羽果疑亞夫

漢公孫弘爲相止用布被汲黯指言其詐武帝問之弘曰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以釣名但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語上謂其謙讓遇之益厚

陳羣勸操正大位操曰若天命在我我其為周文王矣及病革遺令分香賣履絕無一語及禪代事且語衆曰孤始於蕭東築精舍欲春夏讀書秋冬射獵待天下清平方乃出仕及被徵立功亦不過欲趨慕道日漢故將軍曹某之墓足矣孰意為國討賊身為宰相位極人臣意誠過幸設朝廷無孤不知幾人稱帝

幾人稱王或見孤強盛言有篡逆之意每用耿耿然欲孤便爾委捐軍衆竊恐已離兵柄為人所禍此身一敗則國家亦至傾危是以不敢慕虛名而受實禍也

檀道濟伐魏與戰多捷食盡引還人以告魏追之道濟夜分乃唱籌量沙以所餘米覆其上及旦追者見之以為資糧有餘不

敢迎全軍而還後有詔見收目光如炬脫帽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懼

李義府殺險忌刻與人言必微笑人謂其笑中有刀又以其彘能害物稱之為李猫

宋忌江南都留守林仁肇威名略其侍者竊取画像懸之別室值江南使來引觀之問何人曰林仁肇也曰彼將來降先持此為信使歸自李煜不知其間遂燒殺之

范宗尹既去秦檜揚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奈無相位不可行也語聞高宗信為然遂以為尚書右僕射

元吳寇涪州韓琦遣裨將任福禦之連琦節制初與敵遇伴敗

福引騎追之陷其伏中知墮其計遂前格戰得數銀合於道旁封襲謹密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傷一飛起夏陣中忽樹旗四面兵起福戰死琦亦被貶

虞詡為武都守羌寇率衆數千遮於陳倉詡停不進宣言上書請兵須到乃發羌聞之分抄旁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軍士各作兩籠日倍增之羌疑不敢逼或問之答曰

敵衆我寡徐行則易為所及見籠日增必謂郡兵來迎孫臏示弱今我示強勢不同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羌衆萬餘攻圍赤亭詡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弱弩羌謂矢弱不足畏并兵急

攻乃使二十強弩合力共射發無不中中無不倒羌始震退復

出城奮擊多所殺傷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門出北門入西門出南門入貿易衣甲回轉數週羌不知其故更相恐怖詡計賊

當退潛遣五百人間道設伏候其走路羌果奔還因掩擊大破之竟不知兵從何來亦不知其多少羌大畏服永不復犯

晉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曹豹分據東川相持四旬軍士乏食遂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饋潛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左豹

兵遂之即棄而走豹亦若飢謂逖軍曹飽大懼宵遁

初張嶺與徐溫謀弑節度楊渥溫曰參用左右牙兵必不一心不若獨用我兵張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顯喜從之後窮治

道黨皆左牙兵人以溫不知謀竟免於禍

或言蕭道成有異相宋主疑之徵為黃門侍郎道成無計得還
荀伯玉教其造騎入魏境魏果遣遊騎分行境上宋主懼即遣
道成還本境備之

明劉瓛欲專權乃構樂於武廟前候其訛弄則多取各司奏
章呈請裁決上曰我用爾何為不代為理之乃一一頌朕耶宜
亟去如此者再後事無大小惟意出入不復為秦

東海孝子郭純母死每哭則羣鳥成集有司以為孝思所感
舉得實旌表其門或異之私察其所由乃是每哭則撒米於地
飛鳥見之手來就食數如此所以一聞哭聲莫不就湊

明方士藍道行以凡術得幸於上世廟有所問密封使中官至
遣悉集

壇中焚之不能答則咎中官污穢不能格真仙後中官竟以密
封授之使自焚道行乃為偽封付火而匿其真跡私啓視所答
具如旨上益以為神信之愈甚後屢嘗用事因假神仙之說謀
去之廷臣咸賴其力焉

漢桓帝時宦官張讓權傾中外有監奴王家扶風富人孟陀傾
囊相結奴甚德之問何所欲陀曰無他惟願汝曹為我一拜耳
時公卿謁讓者車馬填門陀一日詣讓壅不得行奴望見為率
諸奴拜迎於路共輦而入眾大驚咸謂讓厚陀爭先納款旬日
積費巨萬

程厚子山素與秦檜善為中舍時一日邀至府第內閣一室蕭

然獨案上有紫綾線一冊寫聖人以日星為紀賦文彩
無所事因兀坐靜觀反覆成誦而酒肴勞問杳至及晚檜意不
出乃退程巨測其意後數日特差知貢舉宣押入院程始大悟
即命是題此賦果為擅場遂中首選

宋神宗時王安石子雱為人性敏未冠舉進士即脫一世不肯
作小官乃與父謀曰執政事雖不可預而經筵可處安石欲假
上自用乃刻雱策論達於帝前又諷楊紱曾布薦之遂召為崇
政殿說書

安祿山外若癡直內實狡黠腹垂過膝明皇戲指曰此腹中何
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惟有赤心耳每出入禁中因請為貴妃兒

上嘗與妃共坐祿山人先拜妃上問何故曰北人先母而後父
上悅

魏王操嘗謂近臣云我眠中欲斫人自輒不覺汝輩不可妄近
須深慎之一日伴臥顧却其被所幸人竊覆之即起斫殺仍復
還睡自是每寢人不敢近

秦檜為相日都堂左廡前有石榴一株每著實乃默記幾枚一
日偶亡其二伴為不知將排馬忽顧左右取斧伐去之有親吏
在傍倉卒告曰其實甚佳斫之可惜檜笑曰盜食吾榴乃是汝
耶吏大驚服罪自此下人罔敢作弊

宋太宗初即位微行過街市遇一丐者登一富民之門乞錢未

滿堂罵不休觀者靡不忿忿忽人叢中一軍尉躍出... 擲刀而去勢猛行速莫敢執問羅卒以其事聞於有司以刀為... 徵坐富民罪既獄太宗問某服乎曰事已至此何云不服索... 刀閱之遂納之室召有司曰此吾刀也向實我殺之奈何輕易... 枉人因罰有司而釋富民復詔論訊獄無疎濫

秦太子妃華陽夫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質於趙趙不之禮因... 不得志陽翟大賈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說曰... 太子愛華陽君而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見幸... 不得爭立不韋請以千金為子西遊謀立子為嗣可乎異人曰... 果如君策秦國當與君共之不韋乃厚貲見夫人姊因以獻於

遺悲集 卷之八 論奇

夫人具譽異人賢孝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且使其姊說曰夫... 人愛而無子異人賢自知中子不得為後誠以此時拔之是異... 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於秦矣夫人... 以為然遂與太子約以為嗣使不韋還報異人變服逃歸更名... 楚不韋乃自娶邯鄲少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故與異人見... 之異人為請不韋陽怒因而進之既而生子政嗣楚立為秦王... 後并六國為始皇帝不韋遂權傾中外復與夫人通舊好論死... 乘市

蕭衍為雍州刺史謂張宏策曰六貴同朝亂將作矣避禍圖福... 無如此州豫州刺史裴叔業遣人密問自安之策謂天下大勢

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向北面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羣小用... 事豈能遠及若意外相遇當勒馬步二萬直取橫江以當其... 則天下事一舉可定如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在... 處河南公可復得耶未幾據州反

宋時有世賞官王氏任浙西監郡初泣任吏民獻錢物幾數百... 千白曰下馬常例王公見之以為汚已伴作怒容便欲其狀并... 物申解上司史輩畏懼請再四乃令取一櫃將錢物納其中... 封嚴實於廳前且戒曰有一小犯二罪俱發由是吏民警... 策謀息俱備此終在榮歸登舟之日吏白廳櫃奈何公曰尋常... 果有定規須有文牘速取驗視吏齎文案至公云既有往例受

遺悲集 卷之八 論奇

之無... 即昇... 於舟... 載之... 而去... 衆始愕然... 曹爽擅政司馬懿謀誅之懼事泄乃詐稱疾會河南尹李勝將... 差任荆州來候懿乃使兩婢侍立持衣指曰言渴婢進粥湯從... 流... 沾... 胸... 臆... 勝曰外間傳公病疾偶發何意乃爾懿微舉... 聲作呻吟狀問新任何方勝曰本州懿故曰君屈并州并州近... 胡好為之備吾死在旦夕恐不得相見雖有二子皆不肯願以... 相託勝曰當泰本州非并州也懿復亂其詞曰君方到并州勝... 復曰泰荆州也懿乃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語遂倒身僵臥勝退... 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為慮爽遂不設備尋... 果為所殺

明崇禎末李賊自成流毒四境多購新黃人為間或携藥毒
蔡為醫卜或談青烏始布星家言或為緇衣黃冠或為乞丐戲
術或為肩挑買賣或為皮鐵襪藝分布江皖諸境此何虛實甚
至癸未會試於路邀截赴京舉子說誘打合為之資樣中式以
作內應以故破城之日雲合響應一呼咸集人竟莫測其所從
來

如此作客竟像有大經濟於胸中者何至一敗墮地乃爾

李元平至汝州募工徒葺理郭郭李希烈陰使勇士數百人應
募執役版築元平不覺希烈乃遣將以精騎突至其城版役內
應遂縛元平而歸

遺愁集

卷之八

請詳

九

一童子隨主人官遊從縣索馬甚驚望後一人得駿騎馳而來
乃捉鞭作泣因問何故答曰此馬奔逸絕塵我年幼懼覆而傷
後來人以為雅弱可信且意馬必更佳因與之易童子得馬遂
加策揚鞭而去後人乘馬始悟其欺追之不及

宋高宗時京師忽缺見錢市肆皇皇泰相檜知之一日忽呼一
工檜髮以五千錢當銀二錢檜之戒曰此錢有旨數日即不
使可早用去工遂出傳不三日而見錢頓出又值都下貨寒若
乏見銀府尹以聞檜笑曰易耳即召文思院官未至促者絡繹
奔呼而來論曰適已有旨欲變錢法可鑄樣錢一緡進呈將廢
銀不用矣約得千車半院官唯唯而退急命工連夜為之富家

聞之盡出宿鏹爭買帛貨物價頓昂銀溢於市

魏使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使田忌為將孫臏為帥以救韓
臏直走大梁涓聞之棄韓而歸臏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
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乃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
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涓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
日亡者已過半矣乃倍道併行逐之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因
斫樹白書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夜火舉而發
涓至樹下見書果以火燭之萬弩俱發魏師大潰涓自刎乘勝
大破魏軍虜太子申

曹操攻漢中破之有歸意司馬懿進言曰今既克漢中益州震
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操曰人若不知是既得隴復望蜀耶乃
引還

楊修為曹操主簿欲謀立曹植為世子不患之以車載廢簾劉
吳質與謀修走白操不懼告質質曰無害明日復以篋載絹而
入以搖之修復白操推驗無人操疑始釋由是出入無忌

宋高宗時秦檜用事天下貢獻先入其門次及官家王夫人嘗
出入禁中一日獻仁太后與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
妾家頗有當以百尾進歸告檜甚咎其失言乃以青魚百尾
之以獻太后撫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

丁謂竄崖州家寓洛陽常作家書致洛守劉燁祈轉付家因戒

使者伺守會僚衆時常堂呈達輝得書不敢隱即以聞帝啓視其語多自刺責叙迷受國厚恩無由得報戒家人切勿怨望帝爲之感惻遂得改徙雷州

遺愁集卷之八

一集愁頑

生而慧駿長而癡愚蝦蟆不知鹿馬不區常如夢囈慣似醒翻若彼頑皮名曰慈哥集慈頑

晉惠帝爲人慧駿常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鳴者爲官乎爲私乎時天下大饑百姓餓死近侍以告帝曰何不食肉糜唐宋遙苗晉卿主選御史中丞張倚得幸於上擢其子爲選首安祿山言於玄宗乃召入面試與手持試卷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更白

宋明帝奢費無度府藏空虛乃私令小黃門於殿內掘地埋錢

遺愁集 卷之八 慈頑 以爲私藏軍國有事不輕勅支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賊圍城不敢詣廳視事文符須發者則於窓隙中出入鎖閉宅門不放人行動及賊登城乃身入櫃中戒其奴曰牢掌匙鑰賊來慎勿與

北史庫迷連性愚魯居室常患蠅乃呼守門吏杖之曰汝所司何事乃故放其入來

李文禮性遲緩時爲揚州司馬有吏自京還得長史家書云姊亡文禮倉卒見之便大慟哭吏曰是長史姊也何爲哭之李乃悟曰我固無姊向亦怪道

有李公者人號迂仙嘗山遭酒漢於道觸之見殿但又手隳其

拜○奉○絕○不○發○一○言○亦○不○遜○避○見○者○奇○之○爭○問○何○意○曰○倘○或○發○彼○自○償○命○我○正○欲○其○爾○爾○又○嘗○被○酒○大○醉○走○經○善○叅○政○宅○當○門○嘔○噦○關○人○呵○之○曰○何○物○狂○生○向○人○門○戶○泄○瀉○迂○仙○說○視○曰○還○是○汝○門○不○合○向○我○口○耳○其○人○不○覺○失○笑○曰○我○家○門○戶○舊○矣○今日○造○對○汝○口○迂○仙○指○其○嘴○徐○徐○答○曰○想○老○子○此○口○頗○亦○有○年○又○家○有○一○坐○絕○矮○迂○仙○每○坐○輒○嫌○其○低○必○取○靴○片○支○其○四○足○殊○以○為○煩○一○日○忽○思○得○策○呼○人○移○置○樓○上○及○就○坐○低○如○故○因○恨○日○人○言○樓○高○乃○浪○得○名○耳○遂○命○毀○樓○又○久○雨○屋○漏○夜○數○徙○其○牀○卒○無○就○處○妻○兒○交○詬○急○呼○匠○修○治○勞○費○良○苦○工○甫○畢○天○忽○開○露○竟○月○晴○朗○迂○仙○日○夕○仰○屋○嗟○嘆○曰○命○劣○之○人○好○不○湊○巧○纔○爾○

遺愁集

卷之八 愁類

二

昔○屋○即○便○無○雨○豈○不○乾○折○了○也○

孫○錕○相○梁○末○帝○唐○莊○宗○兵○入○汴○帝○惶○懼○不○知○所○出○錕○獻○一○策○曰○願○得○陛○下○傳○國○璽○馳○人○唐○軍○以○緩○其○攻○庶○可○待○救○兵○之○至○帝○曰○實○不○足○惜○顧○公○之○行○能○了○事○不○鈺○俛○首○思○之○良○久○徐○曰○但○恐○不○易○耳○

唐○薛○昌○緒○拘○謹○迂○腐○與○妻○會○必○有○禮○容○先○命○女○奴○通○語○再○三○然○後○乘○獨○造○室○高○談○虛○論○久○之○茶○畢○而○退○或○欲○就○宿○必○先○請○曰○某○以○繼○嗣○事○重○輒○欲○卜○其○嘉○會○候○報○可○始○入○

俗○傳○一○人○性○迂○腐○將○有○事○於○細○君○必○曰○予○非○為○好○色○而○然○也○將○為○祖○宗○綿○血○食○也○欲○再○測○日○將○為○朝○廷○添○人○丁○也○欲○更○再○

則○曰○將○為○天○地○廣○化○育○也○其○亦○薛○公○之○流○亞○歟○附○載○以○佐○一○笑○

宋○冲○晦○處○士○李○退○夫○為○人○迂○矯○居○京○師○偶○種○野○粟○花○俗○傳○須○口○說○穢○語○則○花○開○必○茂○退○夫○撒○子○密○誦○曰○夫○婦○之○道○人○倫○之○本○不○絕○忽○有○客○至○命○子○畢○之○子○執○餘○種○云○家○大○人○已○曾○上○聞○予○小○子○不○敢○再○賣○

齊○主○問○南○陽○王○綽○曰○在○州○以○何○事○為○樂○對○曰○多○聚○婦○於○皿○器○置○粗○其○中○觀○之○最○樂○帝○即○命○試○之○喜○噪○不○已○因○撫○綽○臂○讓○之○曰○既○有○如○此○樂○事○何○不○馳○驛○奏○聞○

東○昏○侯○寵○畏○潘○妃○動○遭○呵○杖○畧○不○敢○忤○但○勅○虎○賁○不○得○進○大○荆○子○私○心○自○喜○以○為○得○計○

遺愁集

卷之八 愁類

三

漢○靈○帝○為○侯○時○常○苦○貧○及○卽○位○每○嘆○桓○帝○不○善○作○家○居○無○私○蓄○乃○罷○西○邸○賣○官○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又○作○列○肆○於○宮○中○使○諸○采○女○嬪○妃○更○相○盜○竊○爭○鬪○自○著○商○賈○服○從○之○宴○飲○為○樂○又○於○西○園○弄○狗○着○進○賢○冠○帶○又○駕○四○騾○躬○自○操○轡○京○師○相○為○傲○效○騾○價○遂○與○馬○齊○一○日○問○侍○中○楊○奇○曰○我○何○如○桓○帝○奇○曰○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齊○後○主○言○語○澀○陋○不○喜○見○朝○士○非○寵○私○狎○暱○未○嘗○交○談○好○自○彈○琵琶○為○無○愁○之○曲○民○間○謂○之○無○愁○天○子○

陳○主○聞○隋○兵○至○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彼○何○為○者○耶○孔○範○曰○

長江天塹古以為限隔南北今日敵軍豈能飛渡仍奏妓終樂賦詩不輟遂亡

唐主善音律故寵伶人或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以悅劉夫人優名李天下諸伶人出入宮掖侮弄縉紳莫敢出氣

宋仁宗時尚美人楊美人得幸數與郭后爭一日尚氏於帝前有侵后語后怒批其頰上自救之誤批上頸上大怒以示呂夷簡夷簡有憾於后遂主廢后之議

宋有愚人得燕石誤為玉什襲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往觀之主人端冕發寶客見而掩口胡盧曰燕石也主人大怒曰盲等之言藏之益固守之益謹不復更以示人

遺集 卷之八 慈頌 四

後漢劉禪降晉封為歸命侯一日預宴司馬文王問曰還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卻正聞之私語曰何如此言若再問須泣告曰先人墳墓遠在蜀中無日不思庶得邀恩放歸會王

後問禪如正言因許為哭狀若無淚乃閉其眼王笑曰何乃似卻正教語耶禪驚曰誠如尊命王自此不疑竟得令終

明漢王高煦反宣宗親討之勢窘出降羣臣請正典刑上不允降為庶人至京師鎖禁大內遣遙城一日上欲往視左右力止不聽及至熟視良久方有寬恤之意庶人乃出不備伸一足勾

上仆地上大怒命壯士昇銅缸重三百觔覆之庶人有力頂負而起乃積炭繞缸如山燃之逾時火熾銅鎔化為灰燼

明天啓中崑山有一富翁酷好丹術遂為丹客所欺遂去千金念甚乃懸百金為賞以物色之踰數日或報客在東門外酒肆

中聚飲密借規之果然索賞而去主怒急入肆正欲發話客笑容可掬欣然起立連携主人手止之日方與眾有約勿揭吾短

君物具在且飲三杯當即奉還主人喜而信之坐與劇飲連喚酒肴藥沓而至客起小便伺間逸走候久不來問同席者皆云

偶此羣集初不相識詢之店家云彼來說是你請他訂此相候鈔自公出其人無奈只得算還酒價始悟報信者亦其黨因貪重稿并來設騙耳眾詢其由皆為一笑

如騙其銀母不奇妙在并騙去寶物更妙在復騙他自出酒錢弄得他脚踏空巧極趣極總是貪之一字使之孽由自作怪不得別人天下利之所在往往如斯不獨丹術一輩誤人也

隋煬帝性殘暴然復敏捷善悟自知所為非保國之道嘗引鏡自照嘆云可惜好頭顱不知為誰人所去

宋主昞嘗直入領軍府見蕭道成畫臥裸袒令起立畫的於腹引滿將射之道成曰老臣無罪乃更飽箭射中其臍投弓大笑

天啓四年甲子獲山東妖首王好賢好賢父森以救一妖狐狐令斷尾藏之用以招人人聞異香皆願歸附稱為開香教主遠近響應森死遺貲百萬好賢以此購募勇敢欲為變亂密約景

遺集 卷之八 慈頌 五

州于弘志濟州徐鴻儒三方並起徐以他事先敗詞連好賢三
拒捕逃去後為揚州捕役所獲鴻儒既敗嘆曰我與王氏父子
經營二十餘年不意一旦至此吾法門弟子已逾二百萬若更
遲數日吾輩橫行天下矣

已卯六月江西寧王宸濠反用鄉宦李士實舉人劉養正為軍
師左右丞相許傳武宗遊恣不道奉太后密旨令我起兵監國
夜集劇賊吳十三凌十一閔念四等飭兵待旦給三司巡按入
謝就宴擒捉相顧惶遽獨孫燧許遠正色辨論極言不可濠怒
喝武士縛出惠民門斬之時當烈日晴朗忽然陰晦慘淡城中
男女無不流涕各官悉枷鎖下獄奪船順流而下攻南康九江

遺愁集

卷之八

慈頑

六

諸郡七月提督南贛軍務巡撫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逆星馳
入南昌濠解安慶圍奔還救至鄱陽湖督師與賊大敗就擒初
濠將反婁妃獨號泣力諫不聽既就檻車北上與監押官追
談往事即痛哭曰昔紂用婦言而亡天下我不用婦言而亡國
家今日至此悔恨何及

已卯八月王守仁雖擒宸濠捷音急遞未至上欲假親征為名
以遂南遊之志遂下詔南征出師駐涿州良鄉守仁捷奏甫到
上令退回待駕至南京另奏梁儲等屢請回鑾不聽遂下江南
守仁奏言請獻俘闕下而江彬朱泰等謂當縱之鄱陽俟上親
與交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迎至廣信守仁不聽乘夜遁

山張永已候於杭因與共謀始信永無他志即以濠付之上已
至南京復命張忠等統領邊軍萬餘往江西搜捕餘黨窮求微
隱羅織平民濫肆誅戮沒入貨財不勝繁擾忠泰復矯為詔
召守仁因不即赴即說於上前言其必反永聞之乃密遣人報
知令其疾來以釋上疑聞召即行忠等復拒之於蕪湖使不得
進守仁無奈因入九華山僧房晏坐永勸上遣使覘之乃曰守
仁學道人也召果即至安得反乎命仍還江西照舊供職

明末聞賊破京懷宗御難福王聞變即位應天乙酉春祭先帝
於雨花臺誓衆出師人心忿忿號泣震天及馬士英阮大儀至
慈美自如歡飲竟日惟談房術無一語及國事觀者咸解體

遺愁集

卷之八

慈頑

七

宋丁晉公為饒州通判同年白楨為判官楨一日以片紙假為
錢五緡公笑曰榜下新增京國富室豈無半萬遺物耶特懼我
故梳之耳乃簡於書尾云欺天行徑我何有立地機關子大垂
五百青蚨兩家缺赤洪崖打白洪崖

嘉靖間武定侯郭勛恃寵肆惡戚賢論其假威逞虐勛疏辨上
猶優詔答之已而六科都給事李鳳來等交章劾奏勛疏求去
上允之命給以勅賜還第勛故不領復疏自陳中有臣奸何事
臣黨何人何必更勞賜勅等語上大怒曰勛語如此不遜強恃
無禮着逮捕勘究於是工科高時等盡發劾奸邪事坐殺人律
死於獄

嘉靖壬寅上幸曹妃宮宮嬪楊英等殿上與妃睡熟乃以組經
帝頸謀欲有張金蓮者覺之走告太后馳救得免詔并曹妃殺
之後上以妃亦在寐間當不知情常憫念其冤
正德好養回眉日令光祿進子鵝頭數十以作食少卿楊瑋上
言天下民窮財盡何處討得許多子鵝且傷殘物命有乖好生
之義上怒命巾涓詰責并着自來回話瑋穿白布褶跪午門外
傳旨降三級調外遂謫知瀘州
王戎性儉嗇家有好事者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鑿其核既富且貴
每喫蔬飯掌與夫人晝夜執牙籌會計

遺悉集卷之八

一集惜愴

無酒而沉不醉而昏憤憤爾形夢夢爾神不識不知無性無
靈涸涸池池虛度光陰集惜愴

莆田陳音字師召有文行而性恍惚一日朝回語從者曰今日
訪某從者不聞竟引轡歸舍師召謂至其家升堂周覽曰何此
居境界全似吾家又觀壁間圖曰此我家物緣何挂於此既見
家備出叱曰汝何故亦來此備笑曰故是我家師召悟曰怪道
甚是相像一日浙江楊文卿是刑部郎招師召飲竟至戶部
郎山西楊家去時尚蚤楊猶寢聞其來亟起迎之坐久不見酒
遣悉集

遺悉集

卷之八 惜愴

肴乃日觴酒葷肉足矣無勞盛饌楊愕然莫知所以強應之只
得入告家人使為設具俄而浙江楊家使人至白以主人候久
始悟日乃汝主耶我誤矣遂一笑別去又嘗隔宿具饌延客
明蚤竟忘之反造其家雙陸將午不申速來談甚久客無奈反
治具留教頃之家人來促上席師召未審視疑是別家來邀終
謂之日汝請去我主人我待何如家人道所以乃廢然遂拉之
同去

劉聖二于俱進士長憲入京公送之登舟上跳以手援之郡守
來送見而微晒公曰府公笑我乎若不相扶倘跌入水更可笑
也後次媳入京時公臥病呼至牀前謂曰老年頭風可買一帕

寄回明日登程諸親友畢集忽呼次媳曰勿忘昨夜枕上之語
衆皆愕然媳爲面赤追述其故無不撫掌

張士誠中年全委政於弟上信士信惟務酒色又倚聽王敬夫
蔡彥夫葉德新三人用事時作十七字諺訊之云丞相做事業
專用王蔡葉一日西風起乾癆

匈奴使韓卯入朝自言願竭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
之復上書願保塞上復以爲使郎中應侯以十策論其不可乃
使將軍許嘉論止之單于謝歸載昭君出塞去稱之爲明妃號

胡閼氏音胡支即皇后也
趙飛燕爲皇后比婕妤時寵少衰女弟合德絕幸勅爲昭儀居

遺愁集

卷之八 情懷

昭陽宮后居別館無聊多通侍郎宮奴成帝了不之知劉向爲
叙烈女傳以進欲與一悟終不知省

晉王濬治水軍作舟艦蔽江而下吳彥請增建平之兵以塞其
衝吳王不聽乃爲鐵鎖橫斷江路自魯曰鎖截江而北軍豈能
飛渡

梁主好談玄聞魏兵至尚講老子於龍光殿百官戎服以聽及
攻城急反者開門納魏師乃焚古今圖書四十萬卷嘆曰讀書
萬卷乃有今日文武之道盡矣遂降

崑山周汝礪字用齋性絕曠爲諸生時嘗處館值黃華日見主
家曝衣問何故曰凡物此候不經日色必枯濕氣固因晒書變

遺愁集 卷八

及衣修衣服館童知其愁乃竊去數件周訝其少童殆云想爲
烈日所消耳周竟不究但連云不曬得也罷可惜可惜舟行
見來船過訝其快驚問之僕以兩來船對乃笑曰造舟者何愚
也倘造兩來船豈不妙哉後成進士吏部過堂令通大鄉貫

誤爲大鄉官遂對云敝鄉有申瑤老狀元吏部知其愚遣使去
出謂同人曰尚有王荆公未言適見堂上色頗不豫想爲此也
初任縣令既升堂端坐不語吏請發書怒曰狗奴纔想得一

佳破爲汝攪亂矣及居家適妻東王元美遺先司馬之難往乎
之誤詣王荆石學士宅時學士以省親在告錦衣出迓周不審
可與者再學士云老父幸無恙周曰公尙未知尊

遺愁集
公耗耶已爲朝廷置法矣學士笑云得毋弔鳳洲乎周始悟急
解素服言別學士命繼原刺周曰不須見還即煩公致意可也
其一生憤憤多類此

李希烈圍襄陽姚令言將兵五千入援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其
得厚賜及宿師惟擲食菜餽衆怒餒而覆之曰吾輩將死於敵
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耶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豐

滿不如相與取之遂斬關而入上與太子諸王出北苑門詣成
陽府藏一空

唐德宗幸奉天朱泚圍之經月城中食盡時供御僅有糲米二
石每伺賊休息夜遣人出城採青蕪根以進嘗遣一健卒出覘

四八九

賊其人懇以苦寒乞賜襦袴上求之不獲竟憫慰而遣之。城將陷李懷光李晟倍道入援上大喜城中歡聲如雷此賊遁歸長安盧杞恐懷光入朝禍及於已乃說上曰若令懷光乘勝攻長安可一舉滅賊因詔引軍屯便橋與李晟期進取懷光等以千里赴難咫尺不得見天子意甚怏怏而去至中途頓兵不進表犯罪惡衆論請上不得已貶爲新州司馬

唐主酷信浮屠募人爲僧及萬計每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經拜跪手足成贅宋太祖聞其惑乃選少年有口辨者爲僧往往見之輿論因果性命之說府主後重聽信謂之一佛出世不復以治國守邊爲事

遺慈集 卷之八 僧信

宋右正言陳禾上疏勸童貫黃經怙寵弄權宜賜遠竄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其說禾罷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當惜林首以報陛下此言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請愈懇切上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更衣帝御之曰勿易留此以旌直臣翌日盧航奏禾狂言竟貶禾監信州酒稅

既知其直衣日不易而卒貶之真惜憤極矣

宋徽宗賜方士林蕩素號通真達靈先生蕩素善妖幻大言帝喜其加龍賚自是大興道教紛創殿宇每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謂之千道會道錄院上章冊帝爲教主道君皇帝

秦檜還至越州見帝帝謂近臣曰檜忠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聖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先是朝廷且守旦和而專意息兵則自檜始

元忽必烈圍鄂州賈似道懼密遣人請元師請稱臣納幣許之援若而去似道乃匿其議上表言鄂州圍解江而肅清帝以似道有再造功下詔褒美賚資甚厚

宋度宗卽位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每朝見帝必答拜稱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之爲周公

安祿山生日明皇賜賞甚厚後三日召入禁中貴妃以三朝洗祿山兒用襪襦裹之令宮女舁之而行喧笑之聲達外上問何

遺慈集 卷之八 僧信

故左右以洗祿山兒對上往觀之大喜因賜妃洗兒金銀錢自是出入宮掖通宵不出醜聲頗著上並不疑

武三思與韋后通中宗不知一日韋與三思雙陸而中宗居傍自爲點籌

會稽天寧觀有何道士居東廊歲花釀酒好延賓客一日有道

人貌其偉善談論款門求見何欣然款留未幾有妖人張懷素

謀亂卽前道也何亦坐係獄良久得釋自是畏客如虎杜門謝絕忽又有一道士亦美丰姿多伎術西廊道士張若水介之來謂何大怒罵闖扉拒之此道乃永嘉林靈照旋得上幸貴動一時賜名靈素平日一飯之恩無不厚報若水乘驛赴闕官至慈

珠梭籍父母俱得榮封而何老以嘗罵故日夕憂懼惟恐及會若水以書慰之道林不為介意始得稍安

漢劉崇間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立贊乃止日吾兒為帝亦復何求李驥日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宜疾引兵踰太行據

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後還鎮則彼不敢動否則且為所賣崇怒日腐儒欲離間我父子命斬之及成弑贊乃哭日悔不聽

忠臣之言以至於此遂更名曼即位於晉陽謝安石年少時請阮光祿裕道白馬論裕為論以示謝謝不即

解重相諮詢阮嘆日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得杭州有富翁性貪而淫客有炫丹術者知之乃盛飾與從日携

遺愁集

卷之八 情愴

六

美妾泛舟飲於西湖所羅器皿盡皆黃白望之粲然動心矧目翁見而艷之因前揖問日公何術而富厚若此客日丹成特長物耳翁遂延客至家并其妾借來出二千金為母擇日使煉之客入鉛藥鍊十餘日密約一長髯突至狀甚倉皇給日家中內銀求速送客伴大勸謂翁日事出無奈亟去便來煩主君同余妾守爐但須慎之臨行再三致囑匆匆而去去後婦願為艷裝與翁調笑翁不知其計遂與私媾綉繆備至曲盡恩愛約及數宵客忽至昏爐一視頓足大驚日事敗矣似有穢觸之者因詈主人無行欲掠治其妾翁不能諱復出厚銀謝罪客携妾作快快狀去翁猶以得遣為幸及視所存銀器皆係偽物妾亦典妓

遺愁集 卷八

為騙丹母已預竊去久矣

貪之一字已足大病更加以淫愈屬難治客探知其病所對症下藥始動以財繼迷以色邪情你不入他圈套

晉簡文嘗出遊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答云是稻帝深以為愧還宮三日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者

明天啓元年辛酉陝西會寧縣關家黑牛產一犢光焰四起渾身綠膚遍體斑文婦以為怪擊死棄之野凡四閱月絕不

真屬府守始知為麒麟具憲以聞海崇宗朝通瑞魏忠賢弄權都御史楊漣疏奏二十四罪有旨切責魏大中周宗建李應昇黃遵素許譽卿等又交章劾奏悉

遺愁集

卷之八 情愴

七

以罪去工部郎中萬燦就陵工參論廷杖一百削職為民間臣葉向高救疏繼入燦已為內侍羣毆立斃復逮巡城林汝翁林未幾受杖而先殞命於中官之毒毆因亡去自謂遵化巡撫獄都御史孫瑋合十三道潘雲翼等連名疏救不允竟執前旨杖之幾死先是逆時內侍疑葉向高匿之百餘厥術直入私寓辱及婦女嫖馬坐索向高怒甚備悉陳奏竟置不理崇禎十二年九月特命大學士楊嗣昌以兵部尚書督師討賊賜上方劔先斬後奏并督師輔臣銀印一顆給金四萬賞功牌一千五百蟒絳緋緝各五百陞辭宴於平臺後殿手賜三爵賜詩命會兵十萬給木折色銀二萬十三年二月復給金萬兩賜

斗牛服又賜海馬一乘。馬一金鞍。二副。昌駐襄陽。調兵會。勦以陝西與安一路失期。斬其監軍殷太白。次荆門。立大勦。營。以新募湖南殺手二千人。隸之。更以戲下騎兵為上將營。新撫。降丁悉隸焉。以副將猛如虎將之。山師之。隆恩過之。厚莫益於。此。然亦竟無成功。

成化中。江西人李孜省為吏。坐賊事。發。巡按楊守隨。逮。問。克。軍。逃。至。京。負。緣。入。禁。中。以。待。水。得。幸。授。太。常。寺。丞。復。改。上。林。苑。監。尋。擢。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受。密。命。訪。察。百。官。賢。否。令。書。小。帖。以。所。賜。圖。書。封。進。

嘉靖十三年。田州。巡。檢。盧。蘇。殺。其。主。岑。邦。相。事。聞。下。督。撫。議。蘇。遺。愁。集。卷。之。八。情。疏。

厚。賂。營。寬。因。議。曰。兩。江。久。苦。兵。革。邦。相。逐。母。凌。下。蘇。為。眾。殺。怨。除。暴。其。弗。同。官。之。如。故。諸。上。官。拊。膺。嘆。曰。殺。人。不。罪。我。主。無。刑。吾。輩。手。足。胥。腸。皆。懸。俟。矣。於是。悉。解。體。

嘉靖。癸。卯。陶。仲。文。以。其。仙。術。得。幸。賜。召。乘。一。真。人。旋。加。少。傅。少。保。復。加。禮。部。尚。書。兼。少。師。尋。加。伯。爵。解。乃。追。贈。三。代。給。與。誥。命。復。陸。其。孫。敏。為。國。子。生。

遺愁集卷之九

成都余 奮生

鑒定

松陵顧有孝茂倫

古吳張貴勝晉侯纂輯

周威亮幼良

沈 淳 養復

友人 楊 理裕宜

張嘉理文木

黃 容叙九

李其超次瞻

訂正

吳世標赤霞

孫 价全章

○一集破疑

杯中蛇影舌上風波。巧言幻事。以詭重說。錮而不明。迷而不

遺愁集

卷之九 破疑

悟不有慧心。誰為點破。集破疑。

程珣知冀州。有傳區希範家神降。迎其神。將立祠。海南道出。龔。詢。詰。之。答。曰。比。過。潯。潯。守。不。信。投。之。江。中。乃。逆。流。而。上。守。懼。敬。詢。曰。請。更。投。以。試。之。則。順。流。去。羣。疑。始。釋。其。妄。遂。絕。

昔。樂。廣。遷。河。南。尹。有。親。久。不。來。詢。之。答。云。前。蒙。留。飲。見。杯。中。有。蛇。影。懼。而。得。疾。時。廳。事。有。漆。角。弓。懸。於。梁。間。影。如。蛇。射。杯。裏。因。復。置。酒。前。處。曰。有。所。見。否。曰。如。初。乃。告。以。故。客。疑。始。破。病。遂。豁。

然。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禱。處。令。畏。其。神。莫。敢。禁。止。程。顯。主。詣。其。寺。曰。吾。聞。石。佛。每。殘。現。光。有。



諸否僧日然顯日今侯其現必來先白吾職事不能出富取首就觀自是不敢惑衆

唐時車駕幸汾陽狄仁傑奉使供頓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妒女祠俗稱有盛服車馬過者必致風雷應別開路公曰天子行幸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妒女之敢害而欲避之後果無恙

唐傳奕不信佛法有胡僧善呪術能呪人死復呪能令立生上試之頗驗奕曰僧若有靈宜令呪臣乃奉勅呪奕奕竟無恙而僧忽自仆

陸真山祭所居前有小廟吳俗以禮五通神謂之五聖侯王陸

病甚卜者謂五王作祟家人咸信之請祀焉祭怒曰天下有名

為正神爵稱王侯而挈母妻就人飲食之理且脅詐取人財者太上所戒人道尚以為禁何況於神此必山魃木客耳令與之

如能禍人宜加其身若三日不死必毀其廟舉家惶懼至第

日病反稍瘥乃命僕撤其廟焚其像後竟無恙其家遂累世不祀五聖

石晉時魏州冠氏縣華林院有鐵佛長丈餘中心且空一旦云鐵佛能語徒衆詣傳聞於郡邑士衆雲集施利填委時高宗鎮鄴命衙將尚謙賞香設齋且驗其事有傳吏張駱請與偕行暗與縣鎮計遣院僧盡赴道場駱潛入僧房見地有六暗通佛座

乃令誅立於佛前駱即由穴入佛身中厲聲具說僧過即捨屍首上聞戮之

孔子居陳去過蒲會蒲人公叔氏以邑叛止孔子謂曰苟無適衛當出子因與之盟遂出子於東門竟至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者神不聽

楚成王以商臣為太子既又欲立公子職商臣聞之疑未察也告其傅潘崇曰若之何而祭之崇曰饗江芊而勿敬也商臣從其策江芊王嬖果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廢汝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遂預為之謀得不廢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彌納芥子僕却不疑芥子納須彌恐

無是理師云人言學士曾讀萬卷書果是否渤曰然師曰心如

知子大萬卷從何着落渤悟首肯而退

古人詠曹操疑塚詩云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

計死即休何有遺機到隴丘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

未知知會須盡發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疑君屍陶南村曰此

如飲鐵塚間矣不然老瞞毛骨豈真葬七十二塚間哉森雅欺人詩家又墮其計吾恐森曹之鬼掄抑矣

萬世心虛又如此何不稍留餘地使人過其墓而動容其
名而發慨之為愈也嗟夫

黃堂即吳郡府廳事乃春申君子假君之殿也後太守居之以
數失火塗以雌黃遂名黃堂今天下郡治皆名為黃堂助此或
謂以黃歇之姓名堂或謂二說皆非古者太守所居為黃堂猶
三公之黃閣也細素祿記天子曰黃閣三公曰黃閣給事舍人
曰黃扉科垣曰黃門太守曰黃堂見姑蘇誌或又謂獨河南開
封府治為黃堂更不知何出

宋立壽王元侃為太子廟見還宮京師民喜躍曰此少年天子
也太宗聞之不憚曰人心遽屬太子將置我於何地寇準曰此
正社稷之福也上悟延準同飲極醉而罷

明太祖與羣臣論日月五星之行翰林傅藻等皆以蔡氏左旋
之說為對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子何知之○堂非天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
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嘗與善推步者於晴爽之
夜指一宿為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漸過而
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無疑

蔡京在告有某氏嫁兩家有子皆貴顯爭養其母各不肯讓以
致成訟執政不能決持以白京京曰何難第問母所欲歸可耳
遂一言而定

曹操過到備在江陵將順流東下乃遣孫權書曰將與將軍會

備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失色張昭請迎之魯肅以為不可權
乃召周瑜定計瑜曰操雖托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當為天下
除殘况操舍陸登舟自來遂死可迎之即權拔劍所案曰敢再
言迎操者與此案同於是與瑜畫計破曹於赤壁

遺愁集卷之九

一集奇異

肆我神術。逞我仙機。左之右之。無不宜之。新其耳目。思齊諧記。怪艷異誌。奇集奇異。

明太祖患熱病甚危。諸醫不効。俄有赤脚僧詣闕。云天服尊。遺周顛仙進藥。一名溫涼劑。二斤。一名溫涼石。一塊。服之。即愈。漢壺公賣藥。懸壺於肆頭。日沒。則跳入壺中。費長房於樓上見之。知非常人。乃日進餅餌。公日子能從我遊乎。因隨入山。於羣虎中。使獨處。又於空室。以朽索懸巨石。壓其頂石上。復有蛇鼠齧其素。長房不為恐。公日子可教也。後復令食。則蟲長房惡。

遺愁集

卷之九

奇異

其微公日子幾得道。惜於此未破。尚不能成。遂遣歸。令其廣為遊學。并與一竹杖。任所之一夕。偶投於焉。跋忽化為龍。遂乘之飛去。

欲求入道。必須掃空百擾。斬斷萬緣。不要說名根利網。情種善心。一切魔頭。有妨善路。即好潔一念。便有我相。執着何堪。証果壺公此意。便是宣尼絕四之旨。異語而同歸也。

有窮后羿善射。堯時十日並出。焦禾殺稼。帝患之。使羿仰天射之。落其九。偶得神藥。服之。輕舉。其妻竊吞之。遂飛身入月府。名曰嫦娥。

溫嶠渡牛渚。聞其水中有怪。乃燃犀角照之。見牛馬獅象。魍魎。

遺愁集 卷九

魍魎形狀不一。夜夢神語之曰。幽真異路。何相通之。

王方平號總真。其人度括蒼民尸。解去經十年。還家云。七月七日。當同王君來。須作一百石酒。以飲侍從。官吏其日果至。因名麻姑。各進行厨。皆金盤玉杯。龍餡鱗脯。非人世所有。晉阮瞻不信鬼。帝作無鬼論。一日忽有客來訪。坐與語。議論風生。以為鬼所必有。瞻以為必無。爭辨不已。客笑云。吾即是鬼。君何不識。因起立。披髮吐舌。示現鬼形。瞥然不見。瞻乃大驚。天地之大。何所不有。阮公未免執於偏見。故鬼不惜現形。化。

遺愁集

卷之九

奇異

張僧繇於金陵安樂寺。畫兩龍於壁。不為點睛。或問何意。曰。點之。恐其飛去。果以為妄。因戲點其一。須臾雷電大作。風雨頓起。破壁而去。其不點睛者猶在。

李固行古楊下。忽聞彈指聲。聽之空中。語云。吾柳樹神也。已將柳汁染子衣矣。若得藍袍。當以素縷。祀我。固大駭。異未幾。果及。

後漢楊震好學。明經有雀銜三鱸魚。集講室。都講進曰。鱸者卿大夫之象。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後果為太尉。

唐太和初。鄭本仁與王秀才遊嵩山。忽迷路。見一人方睡。呼之起。枕後而坐。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其凹處常須補。修職其事者。計有八萬三千戶。予亦其一也。因開積有斧鑿。故事。隨以。

玉屑飯投二人。日君有緣請分食。雖不足以長生。然可以一生永無病苦。

周生有道術。夜與客飲。月色方整。謂眾曰。君輩欲以月為戲乎。我能梯而取之。置懷袂間。眾不信。因出繩數百丈。駕之而上。俄以手舉懷袖中出。月寸許。寒光逼人。迴視銀漢為之掩色。

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有槎浮來。不遠時刻。乃費一年糧。乘之到一處。見婦坐織。丈夫牽牛飲渚。次因與一石。問是何物。曰。爾歸。蜀中嚴君平。便知其入。歸詢君平。曰。此織女支機石也。髮有客星犯斗。牛意即是。若耶。天津所遇如此。二說未知孰是。

崔元微月夜獨坐。見青衣女。伴曰。楊氏李氏陶氏。又緋衣曰。石。遺集卷之九 奇異

一。庭立苑東。崔果為立之一日。東風大作。而苑中花皆不動。崔悟。謂女乃眾花之精。十八姨。即風神也。後一夕。女伴各聚花漿。數斗來謝云。承君雅意。服之可以却老。

唐蕭志忠為晉州刺史。欲出獵。有獵者見羣獸哀懇於九真使者。使者曰。爾輩無恐。我令滕六降雪。巽一起風。則蕭使君將不得出矣。明日果風雪大作。蕭公輿阻。

月林國有怪石。方數百里。光明澄澈。可鑿人臙腑。謂之仙人鏡。人有疾病。往照之。輒得其形。從而療治。無不立愈。那得有此仙石。使天下醫生各帶一塊。照照省得一味。莫不。

是將病人做試金石也。

黃帝時有兄弟二人。長名神荼。次名鬱壘。善能殺鬼。後人至東海度洲方。見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下有二神。並執葦索。以繫不祥。即此故。世俗於除夕。造桃符著戶。并畫像於門。謂之門神。取其辟厲也。今人謂桃為樹妖。又為仙木。其果食之。可以潤頰。其幹植之。可以祛邪。

昔有人居草菴中。每歲除夜。遺藥一帖。令盛以囊。浸井中。至元旦。取水置樽。名屠蘇酒。合家飲之。可以却疫。或問董助屠蘇必自少者先飲。以次及老。此是何意。曰。少者得歲。老者失年。故東坡有詩云。但把窮愁博長健。不妨最後飲屠蘇。

遺集卷之九 奇異

蔡經居姑蘇城之盤門外。里名仙人塘。嘗有神仙來往。有豎曲迎仙。昇仙等橋。於冬月。延客天寒甚。翁曰。貧不能人人具。豎請覓火以共致煖。即吐氣。火從口中出。須臾滿室皆熱。坐客皆脫衣舉扇。

雲溪有異僧。盛冬客至。不設薪火。但燃香一炷。滿室春生。人因號之為煖香室。又謂之溫香精舍。

晉時有酒保姓辛。賣酒江夏。有道士常就飲。見其風概不凡。三年不與索錢。一日飲畢。以橘皮畫雀於壁。以筋拈之。即下。舞由是貴客皆就飲。把玩。幸以致富。乃建黃雀樓於江渚。謂成道士。即騎雀而去。

辛保原有具眼。又有度量。所以得為富翁。但三年酒。已透而樓亦借此玉成。此鶴豈能久駐人間。道士已乘黃去。此地空存黃鶴樓。妙殺。

宋處宗嘗買一長鳴雞。置窓間。後雞忽作人語。與處宗談論。終日不輟。每有疑難。互相辨究。由是學業大進。因名為雞臆。咸平中。王顯為定州帥。一日有道士。自稱鄆都觀主。笑則口角。至耳。謂曰。昨日上帝牒番魂二萬至本觀。按查其籍。皆應死於公手。但亦減算十年。王叱之。忽不見。未幾。契丹引三萬騎獵於境上。顯率兵襲擊。大破之。斬首果二萬級。朝廷以功高。徵召赴京。道卒。

遺愁集

卷之九 奇異

五

除國宮人。孕而生卵。以為怪。棄之。有黃犬名鶴。舍啣之。而歸。有老母以為異。護腹。媛之。生。偃王。長而仁。奇。宮人復取。育。徐君之。謂。即。以。襲。位。後。鶴。倉。臨。死。生。二。角。九。尾。化。為。龍。偃王。收。葬。之。題。其。塚。曰。狗。龍。

唐玄宗御案。墨名龍香。刺一日見墨。上有小道士如蠅狀。行其上。帝叱之。呼萬歲。奏曰。臣乃墨之精。號黑松。使者凡人能文章者。皆有龍貴。十二隨之。帝以為神。遂以分賜掌文翰之臣。巴邛人偶剖橘而食。中有二隻。約長。經寸。在內。戲。棋。一。隻。日。君。所。輸。瀛。州。玉。座。九。斛。龍。縞。襪。八。緡。後。日。於。青。城。艸。堂。還。我。巴。人。以。為。奇。寶。密。藏。之。俄。而。化。作。二。龍。飛。騰。而。去。

劉裕嘗伐荻新洲。遇大蛇。擊傷之。明日復至。洲見有羣兒。持。問。何。為。答。曰。吾。主。為。劉。寄。奴。所。傷。裕。曰。何。不。殺。之。兒。曰。寄。奴。王。者。不。死。祿。叱。之。即。散。不。見。裕。自。此。益。自。負。

唐玄宗召方士張果。問壽幾何。曰。堯時丙子年生。賜之酒。曰。臣。弟。子。能。飲。俄。一。小。道。士。自。簪。而。下。飲。一。斗。不。醉。又。逼。之。飲。酒。從。頂。出。冠。墮。地。化。為。酒。榼。乃。集。賢。院。中。榼。也。賜。號。通。玄。先。生。宋仁宗時。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一時罷相。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正月朔。有赤氣起東北。亘西南。中有白。氣。氣。將。散。復。有。黑。氣。圍。繞。右。正。言。任。伯。雨。以。為。臣。下。干。上。之。象。遺愁集 卷之九 奇異 六

不可不深思遠慮。又有狐升御榻而坐。都城男子育而誕兒。朱氏女生。髮長至六七寸。宋恭帝時。有二星。闕中天。一星。隕時。元軍分駐錢塘江沙上。杭人方幸其。漂沒。而潮沙五日不至。竟。穩。渡。無。恙。

元順帝正統二年。正月朔。天雨血。於汴梁。者衣皆赤。又。詔。開。黃。河。故。道。先。時。有。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黃。魯。果。於。黃。崗。陵。掘。得。一。石。人。止。一。眼。而。斬。頰。之。兵。起。又。有。狐。從。宮。中。出。順帝悟。遂北歸。

明張昂任鈴山。有道士善隱形之術。多淫人婦女。公命擒之。至。痛。鞭。之。了。無。所。苦。既。而。并。其。形。遁。去。公。托。以。他。出。突。至。其。居。縛。

之而歸乃用印於其背而後以蒜醋穢物澆其頂然後杖之隨聲叫喚竟死杖下

千寶守令升父有婢嬖之寶母至如父死葬時引推之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見其婢伏棺上就視猶暇頃之漸有氣息與還家終日遂寤述寶父常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南言之悉驗不復數年而卒寶因作搜神記以誌之一日為劉真長叙其事劉笑曰卿可謂鬼之董狐也

晉鮑靚為南陽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之以自濟

明有王竹泉救歷城人少得道術讀書臥牛山與一僧為侶每

朝取白石炊熟相携山頂採蕪菜具使僧持先下比叩門王乃自齋頭出為開鍵僧訝之乃曰吾從裏間道來耳後舉鼎甲官翰林出督學某省一日集試諸生遙見白雲一片起頂上急馳兩騎使疾驅數十里視雲落處擿之得白石瑩潔如雪釐之以歸令養之切細片煮為腐徧食諸生甘美非常味眾問何物曰此雲母也

司馬溫公作通鑑至唐太宗初定天下之時忽見有穿黃袍者立於前且言曰先生幸善書之公悟持筆起跪曰陛下穢德多矣臣頭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

三代而下大宗亦可為盛世之主徒以建成與剗妃之事卒

不免於穢德之貶君人者可不鑒此而為修身齊家之言歟舒尚書應龍子弘志弱冠中鼎甲持齋禮佛為方外人未幾而天一日有循者舉子視其背有紅文指知書者讀之則列弘志名并父母妻子之名甚的循者不敢隱送歸舒公公異之撫為已子若非舒公夫婦抱持則號泣不止具舉止與弘志初生時無異甫四歲令之出見錢侍御因奇其事歸而誌其詳并時為人述之

此事出謝起龍崔林玉露補雖近於怪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第未知天公何意而為此不解之事乎但既已茹齋佞佛而反有此幻惡姻緣令人為之氣塞更可恨者惜未詳此子向後結局又是若何予不能無耿耿於懷耳

唐李衛公靖微時於郊外閉行適玉帝降旨封一小金瓶着東海龍王行雨王適他往限時甚迫舉官惶遽河伯計曰須得一大高貴人即可代行事命夜叉出訪遇靖大驚挾之以歸靖問知所以隨告以故尋牽一白馬至令乘其上教將瓶水徐滴馬首鬃領一拂遂散為雨因戒其瞋目端坐任其行止切勿開視言畢忽然大風驟至騰空直上雲霄靖乃如其所囑耳邊但聞風雨之聲少頃因自計曰雖云如此不知身在何界乃微微開眼正在所居府治見苦旱今權在我手何不大肆傾注以相救濟遂傾其瓶不覺狂雨翻騰淹禾壞屋雨竭回宮龍君已歸

謝而咎之曰重勞鼎力幾成大功可惜行雨過限破損人財只好將功折罪爵位僅於公侯止矣仍令夜叉引出海波將身一推復還本處倏然一驚汗流浹背快悵而返

藥巴有仙術上賜酒不飲乃南向嘆之曰成都有火災須噴以救之上不信使人馳驛問之果然雨有酒氣火賴以熄

子高少好隱淪之術嘗為美酒給道客一日有仙人四輩齋藥集其舍求酒子高知其不凡乃欲取他藥雜之仙云我亦有仙藥乃各出藥相較謂曰卿藥陳久服之無效可服我藥子高從之遂隨飛去

毛寶見人釣一白龜賣放於江後二十年守邾城與石虎戰

投江有一物躡之至所視之乃所放龜也雖至江心猶數回

淳于棼醉寤入大槐安國王謂之曰屈卿為南柯郡守凡二十載夢欲歸使者送出界遂覺乃古槐下一蟻穴旁一穴直上

南枝即所謂南柯郡也

友路逢一塚絕無樹木僅有翠竹二竿因吟曰塚上兩竿竹風吹時嫋嫋忽聞塚中有人續云下有百年人常眠不覺曉

春秋時吳王闔閭死葬於闔閭之西七里石槨二層銅棺三重水銀為池沼金玉為鳥雁中藏弓矢棠鄂魚腸二劍具在葬後三日金精之氣上騰化為白虎盤踞其上因名為虎丘

崇禎十七年六月長庚星見東方或言是蚩尤旗光芒閃爍或四角或五角中有刀劍旗幟馬影且條大條小忽長忽短宅一日三震有聲如吼又榮澤縣郭村於十一日午時忽見大城堞門畢具二時方隱

明初有遺塌張者名三丰每食一啖數斗辟穀數月亦自若隆冬常赤身臥雪中人問以仙術輒不應或與談經書則津津不絕口太祖聞其名下詔求之不得僅得其徒丘玄清

正德間南海人黃蕭養現其酒一目眇有智數坐盜案獄踰年所臥竹林皮忽青色漸生枝葉同禁江西一商謂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使人藏利斧於飯桶中夜半破錄扭越牆而出其

遺愁集

卷之九 奇異

黨艦舟以待遂遁入海嘯聚萬人攻州破郡擒殺總兵王清僧號紀元自稱東陽王據五羊驛為行宮授偽官百餘人

扁鵲過齊齊桓公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公不信曰寡人無病後五日復見則曰疾在血脉再五日見曰疾在腹胃桓公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如此欲以不疾者為功

更五日見公而退走公使人問其故對曰病入骨髓湯熨鍼石酒醪之所不及雖司命無如之何臣是以無請也又五日而病作使人召鵲鵲已逃去果不治

明憲宗十二年京師黑青見時有一物負一片黑氣而來其疾如風無所不至至則人皆昏迷數日遍城驚擾有見者云黑而

小金睛修尾狀如大狸一日上御奉天門視朝侍衛云書來忽
大亂兩班亦噴騰上急欲起避太監懷恩按之頃之乃定

嘉靖二十七年戊申八月山西大同女年十七忽化為男子陸

慶二年戊辰陝西民李良兩倏變為婦人

明太祖與陳友諒方慶戰於鄱陽河劉伯溫基在御船忽躍起

大呼上驚顧但見其揮雙手連聲叫曰難星過可易舟上督急

與更船未半胸御舟遂為敵砲擊碎

周顛者有仙術舉措詭譎每見明太祖必曰告太平上祿之命

覆以甕積薪殿之火息啓視端坐晏然後隨征友諒上問此行

何如應曰好上曰彼已稱帝取之豈不難乎顛仰視久之曰上

帝無他的行至皖城苦無風顛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風不行

便無風行不三里果起大風直達小姑

袁珙字柳庄精通相術道衍嘗遊嵩山寺遇之輒曰寧馨胖和

尚何爾爾即目似三角形如病虎他日劉秉忠之流也道衍奇

之後在燕薦於文皇托名勾軍召至先使飲於酒肆王乃易服

為衛士中入店珙一見即趨拜於前日是他日太平天子也王

大喜館於道衍室時與謀議故世為之語曰辨宰相於嵩山佛

寺識真主於長安酒家文皇登極欲官之珙曰相陋福薄不堪

仕祿但求投頭不飲到處酣飲是矣上乃賜以金牌一面御筆

題詔云賜汝金牌任汝行走遇庫支錢逢坊喫酒有人問汝根

由道是木樂皇帝好友

漢顯宗時王喬有仙術為縣令每朔望來朝上怪其速乃密令

大史伺察之言不見有車騎臨至只有雙舄從南飛來於是舉

網張之但得雙舄詔上方視之則所賜尚書履也

唐魏元忠未達時家多怪一婢出汲方還見老猴於野下看火

婢驚白元忠徐曰狼愁我無人為我執爨甚善又嘗呼蒼頭未

應夫代喚之又曰此犬能代我勞乃孝順狗也又嘗獨坐見羣

鼠拱手直立其前又曰鼠餓來就我求食乃能成禮令以食飼

夜中又有鶴鳴鳴其屋端家人惡欲彈之又止之曰彼畫不見

物故爾夜飛此天地所有何足為異因聞鬼語云此忠厚長者

將來必大富貴不可戲也怪遂永絕

宋范文正公仲淹一日携子純仁訪民家其舍有鼓為妖坐未

幾鼓自滾至處盤旋不已見者皆股栗文正曰想此鼓久不擊

見好客至故自來以尋樵耳乃令純仁削槌擊之其鼓立破

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今人稍見妖異即便因邪入邪遂至風

在皆驚觸處著鬼良由見得不透相隨心起耳觀此可為猛

省

歐陽文忠知潁州有官妓盧媚兒姿態端秀口中嘗作芙蓉花

香一蜀僧見之曰此人前世為尼誦法華經二十年因一念之

誤乃至於此公未之信後問妓曾誦過法華經否答曰失身塵

垢所未暇也。公命取經示之一覽，輒成誦如素所熟者。易以經則不能也。公大奇之。

杭州舊名武義，有靈鷲寺。前有一山，玲瓏秀巧，非他山可比。一日忽有僧見之，驚曰：靈鷲有十二峯，近失其一，不意其飛峙於此，因名爲飛來峯。

餘杭縣一名禹航，屬杭州府。有山名餘杭山，千仞高峯，中通一穴，名大滌洞。內黑而微濕，以燈火照入，越半里許，復有石門緊閉。門有小隙，望之明亮。另一洞天，人爲予言，向傳此門可以開闢，有緣者度此，便成仙去。後爲孕婦所到，遂不復啓。山中有一殿，高廠壯麗，爲宋理宗所建，名無塵殿。俗傳下

遺愁集

卷之九 奇異

三

有拂塵珠，經年累月不用拂拭，纖塵不染。又一泉長約六尺，闊約五尺，四圍石壁，下係沙底，貯水數寸，清潔異常，名撫掌。泉人在旁拍手，則沙中泡眼騰湧，漸漸漲起，滿可至一二尺。住手靜觀，即徐徐退淺，仍復如故。真奇觀也。若此境界較勝天竺西湖數倍。他如惠山之泉，清冽香甜，取之不竭。虎丘之茶，無色而香如荳花。徑山之茶，色綠而香如蘭蕙。可知天壤間無所不有，特不能身到眼見，惜乎錯過耳。

漢永平七年，明帝夜夢一人，身長丈六，體有金色，頂有日光，飛空至殿。明日問傅毅，毅曰：臣聞西域有佛，輕舉飛昇，具大神通。今應此夢，帝悟，即遣羽林郎蔡愔、博士秦景王、遵等十三人，望

葱嶺往西天竺國，迎求佛法。行至中路，月氏國得遇迦葉子，及竺法蘭、二梵僧，圓頂方袍，相貌奇異，各乘白馬，携釋迦真像，并四十二章經，望東渡而來。即與回朝時，己永平十年也。帝喜躬親迎奉，委鴻臚卿彩畫圖像，頂禮於清涼臺。因建立白馬寺，請二尊赴院設法。至冬值早，五嶽道士賀正之，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各相語曰：帝崇我道，崇尚釋教，心甚不甘。乃率衆持經詣京上表，願與比試。其真偽，帝勅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前。宣曰：道士與僧就元宵日會集，白馬寺南門外設立兩壇。至期試發，西壇燒道經六百餘卷，頃刻燒盡。止存老子道德五千言，及清淨經一卷。其外皆係杜光庭所撰，東壇燒佛像并四十二

遺愁集

卷之九 奇異

四

章經，纖毫未壞。但見五色神光，天雨寶花，仙樂競振，歎未曾有。大傳張衍謂諸道曰：既試不勝，可盡皈依佛法。賀褚等深在愧，而皆自氣化。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悉棄冠擲笏，拜投出家。昔管輅路過一童，熱視疾走，其父怪之，追呼其故。輅曰：此子當死，父怒爲救，輅曰：奈數已定，不容逃也。既汝度請，須於某月日敬治鹿脯，醇酒持詣某山中，見二翁對奕，情置其側，倘問所以，勿與明言，但拜求之。庶或可解。因如其語，果見二叟下棋，將酒脯，進二人，與酣忘懷。飲嚼局竟，始知一童在傍，詢問何爲，惟拜而已。一叟曰：彼既以酒脯獻，必有所懇。一叟曰：此兒合壽，乃係定數，何可強也。一叟笑曰：今已授之，理應如其請。遂索冊查

檢見其年止十九因以筆剔轉童子謝歸壽竟至九十五
斗職生北斗掌祿藉司死先一曳乃南辰後改注者曰北極
以此言之則人之應死者得神仙相救便可挽回造化耶不
知得遇真仙即有一數或者此于原不應死因得管公指點
未可知也否則連管公亦不獲遇將奈之何○予一侄幼孤
相依予家年十五始出痘勢甚危篤諸醫皆云不治至十四
朝奄奄遂絕朦朧間見二矮人長可二三尺挾其兩手扶出
後門至浜口橋畔忽大風一陣從東而起風過有朱衣人乘
軒而至與從數輩二矮人跪迎并強徑跪不從只見神頭
一拂望西而去二人遂放手凄然驚醒備述其詳從此漸愈

道愁集卷之九

道愁集卷之九

○○○集滑稽

縱其口角逞其舌輪不倫不類非史非經瓦可為衣漆可為
城東方朔歎柳淳于兒集滑稽

宋太宗問蘇易簡曰食品何為最珍對曰物無定味適口者珍

臣憶一夕寒甚擁爐痛飲夜半忽燂殘雪中覆蓋一甕臣連嚼

數莖自謂仙厨之覺脯屬胎殆不及此上笑而然之

高祖稱郭璞詩絕佳殆無有及之者石動簡曰臣詩較勝一倍

上不怡曰那見勝處對曰璞遊仙詩云青溪一千仞中有一道

士臣則曰青溪二千仞中有兩道士不勝一倍乎上大笑

道愁集 卷之九 滑稽

和太性福急馮道同在中書一日問馮曰公靴新買其值幾何

馮舉左足曰計錢五百和遽怒詰其僕曰吾靴何用一千馮徐

舉右足曰此亦五百和不覺失笑

震澤顧太史善滑稽一日謁郭桐崗太府送別登輿見門上

枷犯乃其家用之鋸匠也因顧太府曰既常為鋸解矣而於此

猶枷頸焉太府微笑即命釋之

明三楊當國時江南有一妓名齊雅秀色絕麗且通文翰性極

巧慧一日命佐酒泉謂曰汝能使三圍老笑乎對曰我一入去

便令笑也乃進見問來何遊曰看書問看何書曰烈女傳三公

大笑曰母狗無禮即答曰妾是母狗各位是公猴京師喧傳其

妙後徐州胡尚書於許學士席上見之問姓名曰齊雅秀胡曰臍下臭妓跪應曰尚書可謂聞人胡怒曰此妓山野復跪曰環滁皆山也一座盡開

蘇子瞻與姜制之會飲姜舉一令要席上一物按一藥名乃指東坡云蘇子東坡笑曰君非半夏即是厚朴衆不解爭問答曰若非半夏厚朴何故曰姜制之衆咸稱善

呂布在徐州使陳登從曹操求爲州牧不得大怒拔劍斫几謂登賣已登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然譬如養鷹飢則爲用飽則去布擲刀笑曰曹公知我也意遂解待登如初

遺愁集

卷之九

齊遣使如魏魏主甚重齊人親與談論顧侍臣李元凱曰江南多好臣對曰江南多好臣一歲易一主江北無好臣百歲易一主魏主甚慚

唐高宗出吹遇雨謂諫議谷耶律曰雨衣若爲則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必不漏上悅爲之罷吹

宋以寇準知天雄軍會契丹使過大名謂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省中不必須人且謂北門額餘非準不可耳使深信爲然

吳使張溫聘蜀漢後主設宴待之百官皆集秦宓獨後張溫顧孔明曰彼何人也答曰學士秦宓溫諱之曰名爲學士未知胸

中曾學事否宓曰蜀中五尺童子皆盡知學何況於宓溫曰如尊言敢問天有頭乎曰有曰在何方曰在西方詩不云乃魯西顧乎溫曰天有耳乎曰有詩不云天高聽卑又云雀鳴於九皋聲聞於天乎溫曰天有足乎曰有詩不云天步孔艱無足安能步乎溫曰天有姓乎曰有姓劉溫曰何以知之曰天子姓劉是以知之溫又曰日生於東乎曰雖生於東實沒於西溫乃嘿然無言可答宓應對如流一座盡驚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公大怒縛置殿上命左右肢解之且言敢諫者死廷臣嘿然相顧晏子挺身而前左手按頭右手持刀仰而問曰古來聖帝明王欲肢解人不知從何處始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

遺愁集

卷之九

劉先主初饒沐書以譏怒欲殺程行恭無敢爲辨者處士郭涉能諾隱入見曰聞將軍行恭抵刑願付屍一看玄德怪而問之對曰嘗聞在死人面有異色生平未嘗識故欲借觀耳玄德悟乃得免

漢武帝乳母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於東方朔是借曰此非唇舌可爭爾必望濟弟將去時但屢回顧上慎勿有言此或可冀萬一乳母至上命就刑乳母乃如朔語朔笑曰汝何太癡耶帝今已長豈復顧汝乳哺活乎屢顧亦無益也上悽然即免齊景公煩於刑多喜刑人足國有需踴爲業者民甚苦之一日

晏子侍公問曰子居近市知物價孰貴孰賤晏子曰願買廉賤
公悟為之省刑

秦大夫優游善滑稽二世欲浴其城郭游口佳哉深城蕩蕩冠
不可上二世聞言大笑而止

岳陽有酒香山相傳古有仙酒飲之得不死漢武求得之東方
朔竊而先飲焉上怒欲誅之朔曰陛下殺臣臣必不死臣若果
死酒亦不驗帝笑而釋之

明長沙有朝士還鄉意氣滿盈賓至鼓吹喧闐里中一執友來
謂朝士曰翁好誦詩近謹得何詩友曰近得孫鳳洲贈歐陽圭
齋一絕甚有味遂誦云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

蓬萊集 卷之九 滑稽

使他人居極品門前蕭鼓鬧如雷朝士嘿然心愧明日賓至門
庭寂然

明季有人畫一僧頂一冠一道士頂十冠一斷橋甲士與百姓
俱待渡立橋左右揭於牆壁朝廷出見之勅教坊參究其意來
覆明日奏云僧頂冠有官無法道士頂十冠官多法亂人立斷
橋軍民皆過不得上悚然嗣此法稍從寬

漢高初崩匈奴冒頓為書遺高后曰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
所有易其所無后怒欲擊之及季布諫乃以宗室女為公主嫁
單于以和親

府本有劉訓者京師富人也京例春遊以牡丹為勝玩訓邀客

賞花而繫水牛累百於門左客共笑曰此乃劉家黑牡丹也
五代楊光遠自幼病禿婦又跛足後舉兵反或勸之曰曷不且
休從古及今世寧有賴天子拐脚皇后者耶

宋司馬溫公夫人元有欲出觀燈公曰家自有燈何須外看夫
人曰兼看遊人耳公曰我是鬼

荆公常作字解穿盤杜撰劉貢父問曰牛體壯於鹿鹿行速於
牛今犇字從牛鹿字從鹿意甚相反何也王不能答東坡亦問
曰以竹鞭馬為篤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問坡字何義公
曰坡者土之皮坡笑曰然則滑乃水之骨乎忽一日謂公曰鳩
字從九可知有意公認為真欣然請問坡笑曰詩云鳴鳩在桑

蓬萊集 卷之九 滑稽

其子七兮連娘帶爺恰是九箇公大驚

葉衡罷相歸一日病劇問諸客曰某病且死但未知死後佳否
一士曰佳甚葉驚曰何以知之答曰死而不佳死者必還歸矣
一死不返以是知其佳也滿座皆笑

明皇與諸王會食寧王錯喉噴上鬚王驚慚不遑上顧其戰慄
思解之黃幡綽會意曰此非錯喉上曰云何對曰噴帝上悅又
嘗侍玄宗登苑北樓遙望渭水見一人醉臥岸傍上問何等人
左右不知黃曰想是個年滿典史上曰何以知之對曰若一轉
便入流矣上大笑

石動簡書詣國學問博士云孔門建者七十二人幾人冠幾人

未冠象日經傳未載那得而知石曰先... 上便記着冠者三十未冠者四十二... 五六人五六得三十童子六七人六七... 問三千弟子後來作何結果石曰始而... 日此據何書所記答曰豈不聞二千五... 王介甫衣襪不動洗滌一日與王禹玉... 而上直至其鬚上顧而笑安石不知也... 之禹玉曰未也願頌一言介甫曰云何... 鬚首經御覽論其遺際之奇何可殺也... 焉衆稱妙

遺愁集 卷之九

明永樂欲征倭國彼遣使嚮嗚麻哈奉... 詩云國比中原國人同上國人衣冠唐... 菊新酒金刀脆錦鱗年年二三月桃... 加罪因其遠來姑黃之... 晉武問孫皓聞江南人好作爾汝歌... 因舉觴進勸曰昔與爾爲隣今與汝... 萬春帝頗慚悔...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王即便辭行... 日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 今食玉燃桂因鬼見帝復何益乎王... 謹聞命矣

明穆廟辰巳間海公瑞梅南直蔡君... 刁風四起動輒控憲鳴冤... 一紙諷海海頌悔悟訟相少息其詞... 勢吞血產事極惡勢宦伯夷叔齊... 發掘許出墳塚被惡末首告惡又... 日挽出惡兄柳下惠捉某種禁孤... 通獻首陽薇田三百餘畝有契無... 尊尙被叩馬羞辱何况區區... 告

遺愁集 卷之九

成化時太監汪直用事權傾中外... 陳鉞有中官阿丑者善歌謔每於... 之風一日丑作醉人酒一人伴日... 至翻亦如故曰汪監來矣... 懼汪太監何也日吾知有汪太監... 芥蘆隨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 王越陳鉞耳上悟微酒... 西廠... 包山寺有僧天童者博學通文... 人禿字如何寫答曰敢告居士... 僧質休有才辨羽士杜光庭侍其... 一日遇於途

適貫休所乘馬墜糞杜呼曰大師數珠落地應曰是大還丹
冀州崔瑛年九歲應秀士科時陳元方為州刺史戲之曰卿宗
於崔杼遠近琰遠答曰一如明公之與陳恒

達毅與王達同為郎官偶發公移王戲曰每書銜名輒以公之
上為我之下殺應曰書不云乎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王百谷初令太和第一日坐堂放告見一士公服昂然而進曰
一等生員告狀百谷飲容徐答曰三甲進士不准胥隸無不掩

東坡與佛印開談戲語之曰向讀古詩云時聞啄木鳥疑是打
門僧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未嘗不嘆息古人以鳥對僧良

有深意佛印笑曰信然所以老僧今日常得對學士坡公無以
應

昔一妓甚聰敏偶有三秀才同赴其館戲問作何留宿妓云你
你你都在我心肝裏喫一杯品字茶喫一口川兒氣恨不得做

箇姦字兒陪着你你你你三人大嘆服

河中人馬遠光寧湖待詔畫院嘗畫一幅三教圖豐干踟躕中
坐猶龍儼立於旁宣尼作禮於前此蓋內端故令畫此以侮儒

者一日忽傳旨俾古心江子遠作贊因題云釋氏跌坐老聃旁
睨惟吾夫子絕倒在地遂大稱奇

元魏高祖有四子名恂愉悅暉崔光有三子名勔勗勉一日謂

曰我兒名傍皆有心卿兒名畔成有力光曰是所謂君子勞心
小人勞力

齊晏子使荆荆王謀欲辱之方與立語有轉一人過王前王曰
何人對曰齊人王曰何坐對曰坐盜王顧晏子而笑曰齊人故

盜乎晏子曰江南有橘取樹江北則為枳何以故其地氣使然
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荆地固若是乎王語左右曰彼

未可與戲也寡人徒取辱焉厚禮而遣之

錢穆如為如皋令會歲早蝗發太典令詣郡守云縣界無蝗已
而大發守詰責之令辭窮乃言本縣實無悉是如皋舉至仍乞

檄縣嚴捕毋令侵及鄰境守信之果為發檄穆如得文判牘尾
遺慈集 卷之九 九

云蝗本天災非令不才既是敝邑驅去却請貴縣押來守見之
大笑稱善

唐歐陽詢為人瘦小寢陋而聰敏絕倫巧於戲謔一日太宗宴
近臣令互為嘲笑長孫無忌戲之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

誰令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曰縮頭連背矮慢禡長肚寒
祇緣心渾渾所以面團團上笑曰殊不畏皇后問耶

泰和間給事曾朴與工部郭惟飲宴朴嘲曰汝乃犬羊之類乎
抑虎豹之類乎惟曰爾何曾比乎於是

唐狄仁傑見同郎官盧獻乘馬而來戲之曰足下配馬即便為
驢獻曰中勞明公乃成雙大狄曰狄字大傍火也得毋謬耶獻

日這愈不佳。犬傍着火却是煮熟狗矣。因相與大笑。

陳亞知潤州。上官弼為幕。任滿將別。謂亞曰。郎中才行無玷。只

宜簡慎。謂亞曰。君乃上官弼也。如下官。口何弼笑而去。

賈黃中與盧多遜同在政府。京中有蝗。盧戲曰。某聞所有皆假。

蝗。賈應聲曰。予亦不聞傷禾。但盧多損耳。相與一笑。

沈存中名括。方就洛。劉貢父見而哭之。曰。存中可憐已矣。眾驚

問答曰。死矣。益沈括。

晏平仲使楚。楚人因其矮短。乃作小門於門側。而延之。晏子曰。

使狗國者從竇而入。臣今使楚。恐不當由此。門偵者無詞。更請

大門而入。及見王。曰。齊無人耶。對曰。臨淄三百里。張袂成帷。揮

遺愁集 卷之九 滑稽

汗成雨。何謂無人。王曰。然則何為使子。對曰。齊命使各因其主。

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使楚耳。王大慚。

王介甫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父惡之。乃吹笛於內。以亂之。公論

之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父即應曰。願相公遠佞人。惠卿愕然。

李西涯在翰林時。告假居家。一日陪郡侯席。過飲大觥。醉而言

曰。治生今日乃捨命陪君子。郡侯笑曰。學生不是君子。老先生

切不要輕生。

宣德中。三楊當國。士奇與溥退朝。閉門。客獨榮。頗通請謁。上

名而責之曰。卿何不恤物議。榮頓首曰。臣日侍彤庭。與天顏相

接。人欲一見而無隙。若不啓門。以延納天下士。兵民休戚。孰得

與知何以入告上悅。

諸葛恢與王丞相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言王葛。優

劣見矣。恢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寧勝馬耶。相與大笑。

王丞相戲枕周伯仁。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實

空洞無物。然能容公輩。約可數百人。

王劉每不重蔡公。嘗借請蔡語良久。乃問曰。卿自謂何如夷甫。

答曰。不如二人相目而笑。曰。卿何處不如。答曰。想夷甫處必無

君輩客。

秦始皇欲議大苑圃。優旆在旁。曰。善。夫但須多縱禽獸於其中。

寇來好令。麋鹿觸之。始皇悟笑而止。

遺愁集 卷之九 滑稽

五代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朴。朝士多笑之。一日入朝。任贊

劉岳在後。道數反顧。贊曰。道顧何為。岳曰。想遺下兔園冊子耳。

免冊。梁孝王苑名。王宗景帝令民耕。種藉其租。稅以供祭祀。

晉王導妻曹氏。悍如導。密置妾於別館。曹知之。將往。導懼。連命

駕短轆車。以白玉塵尾柄。自為驅牛而進。司徒蔡謨戲之曰。朝

廷將加公九錫。導不知。為謨讓不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

轆轤。牛長柄。塵尾耳。導大怒。

唐樂部焦德。從幸禁苑。上指花木。以詢其名。對曰。皆芭蕉也。上

詰何說。德曰。花木取諸四方。道里跋涉。已至上林。悉已蕉矣。上

笑而止之。

徐絛菴和眇一目嘗作千眼觀音贊云汝有千目衆皆了了我
不手之集凡事皆了○止雙眼一明一眇多者試多少者試少

明王元美名重一時居太倉有里中富翁宴客以臭蟹為饌生
梨為菓王與席舉杯笑云世上萬般愁苦事無過死豬與生梨

劉貢父王玠同在館中玠病口吃貢父戲為之贊曰恐是昌家
昌又疑非類非未聞確名確只有艾氣

蘇大年眇一目聘至京有欲識之者問童大章笑答曰何必識
其人彼但多一耳少一目而已

紹興乙卯以早禱雨諫議大夫趙需上言自來祈禱斷屠止禁
猪羊今後請并禁鴉鴨時胡致堂在西掖見之笑曰可謂鴉鴨

諫議矣聞北朝有龍虎大王請以鴉鴨諫議當之

劉貢父居與三術相連諸師玩一水精球問何物而莹潔若是
貢父應聲曰此多年老水也諸人愕然

隋令盧思道聘陳主用觀音經語嘲之曰是何商人貴持璽
寶思道即以經語答云忽遇惡風飄墜羅刹鬼國陳主大怒

遺愁集卷之九

一集奢華

爾尚銅山我誇金穴既富且貴飽不可說逞已侈靡資彼豪
俠笑殺寒酸枉嗟乾瘠集奢華

平原君趙勝使人於春申君黃歇皆假玳瑁簪楚館之上舍趙
使聞楚有刀劍室悉以金玉飾之乃請命求見春申君見趙使

隨列門客三千盡身披錦繡足躡珠履使見之大慚

晉石崇豪富有愛妾數十人嘗以沉香屑為塵布象牙牀上令
羣姬踐之如無跡者則賜以珍珠百珠五十粒園中相戲日爾
非細骨輕肌那得百非珍珠

遺愁集

卷之九

晉何曾性侈每日一食費近萬錢猶云無可下箸處其子邵尤
甚每食必極四方珍饈一日之供必以二萬為限人以爲奢侈
太過未幾子孫有為乞丐者

暴殄天物上蒼所忌每見奢靡過度者不報於身必於其子
孫信哉予嘗書座右銘曰惜福可以延生積德可以培後能
止自得安閒知足自多樂境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却下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苦無曠地乃
買地作埒編錢作籬匝地境埒時號為余溝

晉後將軍王愷文明皇后弟也散騎常侍石崇也之子也皆富
於財競尚奢靡愷以裕也

漢蓋崇以曠代薪愷以紫絲作步

障四十里崇即作錦步障五十里崇以椒塗壁懼用赤石脂粉
期必勝

唐李德裕尚奢侈每食一杯美約費錢萬計必稜以金玉屑及
珠砂等物奠汁和之過三奠即棄其滓另易以調

楊國忠子弟上元夜各置千炬燈圓光耀過於白日又韓國夫
人與秦虢兩夫人各置百樹花燈互相照耀爭長競勝窮極
華觀者填塞街市

唐睿宗元夕於安福門外作燈樹高二十丈令宮女數百人衣
羅綺曳錦繡并長安民家少婦美女千餘燈輪下踏歌三日
復命朝士賦詩作文以紀其勝踏歌聲調鏗鏘悠遠直入雲中

遺愁集

卷之九

唐書

南炎山有火鼠以其毛為布浣於火振之如雪貢於武帝帝以
賜梁冀為衣一日會賓客伴作爭酒失盃汗汁乃解以付火燃
之如灰垢盡火滅令人曳之燦然如舊梁成驚詫嘆未曾有
羊琇冬月釀酒常令人抱瓮須臾復易人一日數更換酒速成
而味特美

隋煬帝營顯仁宮築西苑窮極華麗官樹冬月凋殘則剪綠為
花葉綴之月夜縱宮女遊幸作清夜遊曲令於馬上奏之復令
諸邊長畢集洛陽陳百戲於端門執麻竹者萬八千人自昏達
旦終月而罷後入豐都市貿易先令人整飾店肆珍貨充積凡
過酒食店悉邀入醉飽而散不索其值給之曰中國豐饒例不

取價人咸驚嘆者頗覺之見以縉帛纏樹嘆曰中國亦有奇
者何如以此物界之纏樹何為

宋以賈貴妃弟似道為籍田令每夜張樂設飲縱遊湖上理宗
憑高望之見西湖燈火異常輒語近侍曰此必似道也

石崇與王愷鬪富武帝每助愷當以禁中珊瑚樹高二尺許者
賜之愷以為罕有之物特以示崇崇舉鐵如意擊碎之愷怒為
嫉已之寶崇笑曰不足為恨令左右悉取其家珊瑚樹陳列於
庭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比者甚眾曰悉聽掠取愷甚愧賦

石崇願嘗有美婢待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無
不畢備登廁後又與更新衣方始令出客多惡其太侈每不敢

遺愁集

卷之九

唐書

如其厨王將軍教往乃脫故服着新衣色殊傲然了不為意
羣婢私相謂曰此客將來必能作賊
晉武帝嘗至王武子家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皆被錦綺
羅以手擎飲食獻蒸肥美異於常味帝怪問之對曰從幼以
人乳飲之故爾帝心甚不平食未畢便去嘆曰奢侈至此恐王
愷石崇所未之作

有一笑話云一富翁謂客曰人家子女凡乳母撫養的長來
必肖其狀貌因從幼食其乳氣相應也客笑云果如尊言想
公必是食乳餅大的頗甚有味附識以佐一笑
齊後主大起官妓以麝香塗壁名為香室後官服御極選奇珍

整金為蓮瓣帖地使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嘗呼潘妃父寶慶為阿父兄梅蟲兒為阿兄

陳後主於光昭殿前起建臨春結綺望仙三閣每夜飲使諸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採其麗者被以新聲又選宮女千餘習而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抵皆美妃嬪之容色君臣酣飲自夕達旦率以為常

唐玄宗精曉音律特置左右教坊自教法曲於梨園名為梨園子弟又嘗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丞相張說請以是日為千秋節布告天下咸令宴樂移社就之又嘗御五鳳樓脯宴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率所部音樂咸集樓下以較勝負又教舞馬

遊愁集

卷之九

香華

四

百匹每與貴妃宴飲樓令銜盃上壽後皆為安祿山搜捕去明正德好遊玩宮中籠鳥甚多尤酷愛畫眉聲或進言曰畫眉以新出鶯鶯飼之則聲巧而善鳴遂勸光祿寺日進乳鶯腦三百作畫眉食

画眉聲最巧韻深宮幽院蓄之以娛清聽頗亦不俗但天子一日萬幾豈堪為此昔賈似道好鬪蟋蟀狎客戲之曰此豈軍國重事耶吾於此事亦云

段文昌精究饌事庖所榜曰鍊珍堂在途號日行饅館有老僕掌其法指授女奴垂四十年凡閱百婢止得九人嗣其術因編食經五十卷時稱鄒平公食憲章

遊愁集卷之十

成郁余 命生生

松慶願有孝茂倫 鑒定

古吳張貴勝言侯纂輯

周雲行和愛

朱士玉玉尹

友人 柯 炳緯昭

周元泰履安

鈕紘生甲光

秦士虬蒼求

朱 斐香培

顧世衡彥宗

一集英風

樵枕與嘆聞鶉起舞運覺說陶擊楫稱祖夜不圓眠日不安

遊愁集

卷之十

英風

坐血性所使自慙不遇集英風

漢高祖還沛宮置酒高會悉召故人父老飲酣擊筑浩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因泣謂眾曰遊子悲故鄉朕自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所與

始皇巡北邊會盧生入海還因秦錄圖識日人秦者胡也乃築長城自臨洮起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威震匈奴

沛公謝羽鴻門范增舉所佩玉玦示羽者三羽不應因召項莊入舞劍佐酒欲殺沛公項伯曰劍須有對亦拔劍起舞嘗以身翼蔽沛公張良曰項莊舞劍其意在沛公也急告樊噲會擁盾

人衛顛目視羽曰壯士能飲乎曰臣死且不避斗酒安足
辭乃賜酒二斗一生疑肩會拔劍割肉生啖之顧謂羽曰沛
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而功高未聞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
言欲誅有功之人竊為將軍不取也羽不能答項與良以目視
沛公公悟遂起如廁招會間行疾趨霸上

陳勝字涉少有大志傭工隴上悵然曰苟富貴毋相忘傭者笑
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志哉時
發間左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勝與吳廣為屯長會雨失期
召徒屬曰公等失期當斬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王
侯將相寧有種乎眾從之勝欲假鬼威眾乃丹書帛曰陳勝王

遺愁集

卷之十 美風

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得書又令廣止野祠夜作狐鳴曰陳
勝王眾皆信之遂立為楚王
秦始皇併本國乃收天下兵聚於咸陽銷之鑄為金人十二又
慮人知書史恐其為亂因搜集群書焚之有道儒諸者即坑以
狗自以為德高三皇功過五帝遂號為始皇帝謂自一世二世
傳至萬萬世因以世紀年復以咸陽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南
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
人下可建五丈旗役隱宮徒刑及七十餘萬人
初韓人張良以五世相韓韓亡欲為韓報仇始皇東遊至陽武
博浪沙中令力士揚鐵椎祖擊秦皇帝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

獲令天下大索十日終不得

以始皇之殘暴而輕於一擊雷侯似覺孟浪但看其求之弗
獲且十日大索而終不得則知其謀有素定計出萬全矣帝

師王佐之畧即此已見一斑智術果出於天生歟抑得力於
圯上之傳歟老人亦正為此故不得不加一番造就耳

劉邦字季隆準龍顏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愛人喜施意豁如也
常有天度不事生產初係咸陽編織秦皇嘗嘆曰嗟乎大丈夫
當如此矣值單父人呂公好相術見季狀貌奇之因妻以女

始皇嘗言東南有天子氣因東遊以壓之季即自疑亡匿陽武
山澤間曰后求不得之季怪問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如紫

遺愁集

卷之十 美風

蓋從而往轉得季後為酒上亭長送徒驪山徒多道凶乃悉解
縱去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多有從者又嘗被
酒夜經澤中有大蛇當道季拔劍斬之後遇蛇所見老嫗笑曰
吾子白帝子也今為赤帝子斬之叱之忽不見季益私喜自負
後殺沛令起兵以應陳涉
楚將項燕子梁嘗殺人與兒子籍字羽避仇吳中羽少時學書
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羽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
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梁教以兵法遂同起兵於吳
宋王曾布衣時以梅花詩獻呂蒙正曰雪中未聞和羹事先向
百花頭上開蒙正曰此生已安排狀元宰相料矣

武后朝嚴挺字定之歷臺省有詩名娶裴氏纔三夕其妻夢
一人佩服金紫美鬚髯曰諸葛亮也來為夫人兒既妊生子其
狀異常挺乃愛其子而疎其妻時武方八歲詢母云大人當厚
之英未嘗肯慰阿母何也母曰汝父薄倖嫌我寢陋枕席數宵
遂即懷汝自後相棄遂納玄英甚相親密武默識之候父出見
玄英方睡乃持鐵椎擊其首死之及定之歸視英已斃呼武謂
曰爾何戲之甚耶武正色曰焉有朝士厚待其妾因置兒母子
實擊殺之何謂戲也挺大驚曰是真嚴定之子也後二十三為
黃門侍郎

遺德錄

卷之十 英雄

本色

秦將章邯擊趙楚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副以救趙諸
將皆屬義號稱子冠軍義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羽勸疾引
兵渡河義不從反遣子相齊飲酒高會羽怒曰國家安危在此
一舉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臣也即其帳中斬義急引兵
渡河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遂大破秦師
漢武元封元年嘗親幸邊登單于臺遣使告曰單于能戰天子
自將待邊不能戰急來服臣何奴終不敢出乃還

晉諸名公嘗遊新亭宴飲用顛覆日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
異因相視流涕王導變色曰公等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

至作楚囚對泣耶眾皆收淚謝之

南郡公桓玄溫之子也負其才地朝廷疑而不用出補義興太
守鬱鬱不得志嘆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遂棄官歸

宋主慮王景文或有異圖遣使齎手勅并藥酒賜死景文正與
客圍碁開函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局竟斂子納倫畢徐曰
奉勅見賜以死方以勅示客作墨啟致謝飲藥而卒

元末長洲人姚廣孝初祝髮為僧改名道衍字斯道特相城靈
應觀道士唐應真嗜讀書道法通曉兵機廣孝師之盡得其
術然深自晦藏人無知者嘗賦覽古詩云樵童年來戰血乾爐
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前夜月寒江水無潮

遺德錄

卷之十 英雄

通鑑彙纂田有路到金陵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眼依看
向衣宗泐見其抱膝長吟笑曰此豈釋子語耶洪武初以名僧
被召入侍燕王遂為心腹後贊舉靖難之師事成封少師
令佩潮團腰賜張建使郎將膏萬春于城上與潮相問語未絕
賊群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木人使謀詢之大驚遂謂
延曰頃見雷將軍已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延曰君未
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城與賊斬賊百餘潮乃夜遁

晉桓溫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瑯琊時所種柳樹皆已十圍慨然
曰木且如此人何以堪乃攀枝搖條流涕

王處仲酒後輒吟魏武帝樂府詩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

暮年壯心不已以鐵如意擊打唾盡盡口盡訣
撫時感慨觀物心傷總是酒後血熱英雄烈氣所使一刻也
恐不住處予見之每不禁搔首躊躇撫膺頓足

漢班超有大志家貧常為人傭書久勞苦投筆嘆曰大丈夫無
他志畧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
硯間乎後服西羌封定遠侯

漢郎食其衣儒服謁軍門沛公使人謝曰未暇接見儒者食其
拔劍叱曰吾乃高陽一酒徒非儒人也沛公問之遂命延入

唐太宗貞觀中私幸便門見新進士緩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
盡入我彀中矣時人為之語曰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
白頭

豪傑少壯無所事未免學萬人敵之念生束之以簿籍縛之
以時藝竟使無英雄盡老死於筆硯間此班定遠所以有
投筆之嘆也

劉玄德為曹操所逼依於劉表一日在坐慨然流涕表驚問答
曰備常身不離鞍韉皮皆皆消今久不復騎雖裏肉生日月如流
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舉座皆為之歎息

漢霍去病有氣敢往武帝嘗教以孫吳兵法對曰願方畧何如
下至學古兵法又欲為治第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每出塞嘗
乏糧餉不能振向穿城垣物了不為意

晉王敦字處仲始欲下都先遣參軍告譚旨時賢祖車騎尚未
鎮壽春與日厲聲語使人曰卿語阿黑敦小何敢不遜搥搥面
去須臾不爾將三千兵架脚令上殿聞之遂退去

庾亮弟翼字稚恭常有平中原之志將謀伐狄率軍入沔預荆
漢之力窮舟車之勢師次襄陽乃大會參佐陳其旌甲親授派
矢曰吾之此行如此射矣乃三起三疊徒眾屬目歡呼震天勇
氣十倍

祖溫入洛過淮河與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
遂使中州沉陸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虎曰
運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溫愀然作色曰諸君不聞劉景升否

遂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溫愀然作色曰諸君不聞劉景升否
遂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溫愀然作色曰諸君不聞劉景升否

遂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溫愀然作色曰諸君不聞劉景升否
遂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溫愀然作色曰諸君不聞劉景升否

遂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溫愀然作色曰諸君不聞劉景升否
遂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溫愀然作色曰諸君不聞劉景升否

雖曰成事在天然而謀事必須在人所謂天居其半人居其
半也若但委之氣數未免隨波逐流與世浮沉豈不悞事
魏武有一技聲最清高而情性最惡操每欲殺之則愛其才欲
置之則不堪耐於是選百餘女一時並教之少時果有一人聲
與之等者遂將惡性者殺之

却惜大聚斂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平常朝夕問訊語及貨
事皆曰汝正欲得我財耳乃開庫令任意取用始亦謂或

數萬許嘉賓遂儘與親友周旋暑盡府藏一空惜聞大驚快快不能已

板温陰蓄不臣之志嘗夜臥櫻枕嘆曰作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崛起坐曰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

魏武討馬超超請單騎會話意欲突出刺之於時惟許褚相從

超忽憶諸勇疑隨者必是乃問曰聞公有虎瘡將今安在那操顧裕曰是即我之虎侯也褚瞋目盼超超不敢動遂各回營

劉先主在荆州孫權以妹嫁之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婢女百餘咸執刀帶劍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謂婢請去婢稟曰新郎

怯甚願且撤去妹笑曰半世相教漢尚畏兵刃耶既爾心不穩

趙有和氏璧秦昭王欲之使人謂趙願以十五城相易趙使藺

相如奉璧入秦秦得璧無意償城相如乃詐言請璧示瑕遂使

人私持璧完趙自守待命卻立柱下怒髮衝冠曰王所以令行

天下者止以信耳今受璧而不償城臣首請與璧俱碎以頸血

灑王王義之加禮以歸

齊威王不治政事諸侯並侵淳于髡說曰有大禽飛集於王庭

三年不飛不鳴王曰此禽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不飛則已一飛冲天於是會諸縣長較其賢貪烹阿大夫封印墨奮兵而出鄰

國震恐皆返侵地

王猛字景畧初詣板温與論時事捫髭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

人以温為不足論拂袖而去後歸符堅

漢來欽征隗囂子純破元安蜀人懼使客刺欽未刺死馳召蓋

延延至悲哀不勝欽叱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

國故呼巨卿欲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延乃收淚受

誠復自為書表奏薦段襄以自代諸事完畢遂投筆抽刀而絕

馬援征交趾還孟真迎勞之援曰男兒要當死於邊陲以馬革

裹尸還塞耳何能假臥牀褥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亮為烈士

當如是矣時年已六十二復請征五溪洞蠻光武憐其老未許

援乃據鞍顧盼以示可用上曰曼卿哉是翁及行以書戒兄子

白效龍伯高不得猶為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効杜

季良不得將陷天下為輕侮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

祖述少有大志與劉琨為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鷄鳴蹴視覺

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言於睿請命將出師以復中原

睿以為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遂

渡江至中流舉楫而誓曰祖述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

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現謂人曰常恐祖生先我着鞭

陶侃為廣州刺史在衙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

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耳

溫嘗欲請建康母衣固止之嘗絕裾而行及至而母人因阻

爾不得奔喪終身以為恨

彭城劉裕負奇氣僅識文字以賣屨為業好樗蒲為鄉閭所賤

孫恩反命劉牢之討之并表輔行引裕參軍事使將數十人覬

賊遇賊數千即趨擊之從者皆死裕臨岸下賊臨斬欲斫裕奮

長刀仰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遂之劉敬宣怪其久不返引

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因共嘆息隨之進擊竟大破之

唐太宗駕幸靈州勅勒諸部請內屬上喜為詩以序其事曰雪

駝○彌○百○王○除○克○報○平○古○復○命○勒○石○紀○功○永○誌○盛○事

詔康王構復如金李磁州民進道權留乃還次相州初相州湯

陰人皆飛少負無節家資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有神

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劉給宣撫真定募敢戰士飛與焉

擒割賊至是因劉浩以見王乃以為承信郎

虞允文如金賀正且辭還金主曰吾將看花洛陽又使書工寫

臨安湖山為屏圖已之像策馬於山之絕頂復題詩其上有立

馬吳山第一峰之句

司馬師謀誅曹爽慮事露陰養死士三千散處民間及舉事一

朝而集竟莫知所自來人以為神

周處少時兇強為鄉里所患時義興水中有蛟山有白額虎並

為暴害民人謂義興三橫或誘處殺虎斬蛟以與並殞處即刺

虎殺之又入水擊蛟蛟浮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夜里

人謂其已死更相稱慶處竟殺蛟而出水為之赤聞里人之慶

始知已亦久為人害有自改意乃往與見陸雲具以情告雲曰

古人謂朝聞夕死君今前途尚可自修且人患志不立何憂合

名不彰乎處遂自勵卒為忠臣孝子云

人患不自知其過及知而不能改耳苟能猛省誰人不可造

就然非英雄恐未易及此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玉駿常盤其蹄角玉武子謂曰我射不如

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錢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

殺理便怡然許可合武子先射一起使中的卻據胡牀叱令左

右連探牛心來須臾炙至嘗一爵便去君夫恍然有所失

劉錡沉毅慷慨有儒將風守順昌金王南下枚舉南朝諸將問

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以對獨問王錡則莫有應者

漢昭烈為吳敗退守白帝城病篤召丞相亮曰君才十倍曹丕

必能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當自取亮泣曰臣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復謂太子禪曰勿以善小而為勿以惡

小而為之維賢維德可以服人丞相忠誠以父事之汝父德薄

不足效也言訖而崩

漢班超使西域知北使來乃會吏士三十六人曰不入虎穴焉

得虎子遂乘夜以火攻其營斬其使後李邑謂之日超擁將妻

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即去其妻章帝知其忠乃

冷邑詣超受節制超仍遣歸京師徐幹曰前邑毀君何故遣還
超曰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超起自書生嘗
嘆曰大丈夫不能立功異域安事此喋喋章句爲哉每投筆有
封侯萬里之志有相者曰燕領虎頭飛而食肉萬里封侯相也
及久在西域年老上書乞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
玉門關上憐之因召還賜爵關內侯

魏趙郡太守李元忠聞爾朱兆弑敬宗棄官謀起兵討之會高
歡東出乘露車載濁酒素筆以迎歡歡未卽見乃下車獨酌謂
門吏曰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撤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通也
歡聞遂見之卽入共坐觴一再行取筆鼓之長歌慷慨謂合冀
遷怒集 卷之十 英風 三

殷二州則滄瀛幽定自服歡謝之
晉王處仲世有高尙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爲之敝左右諫之答
曰吾乃不覺耳如此甚易乃開後門盡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
左任其所之不問去向時人咸嘆其豪俊

桓溫嘗從墓邊過詢左右曰是誰塚答云王敦遂起嘆曰可人
可人
漢馬援係椒房之戚家甚富有牛馬猪羊數千頭米穀數萬斛
銀錢稱是一日歎曰凡殖貨財貴能施賑否則守財虜耳乃盡
出其所有以散宗族故舊之貧寒者

蘇子美客外舅杜祁公家每夜讀書以手酒爲率密覘之見讀

漢書張良傳至使客狙擊秦皇樵案曰惜乎不中遂滿飲一六
厄又讀至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授陛下又燕
掌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厄公笑曰有如此下酒物
一斗不足多也

晉劉毅於東府聚眾禱蒲凡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竝黑
積以還惟劉裕及毅在復設局再擲得雉紅點大喜因呼衆曰
非不能盧不事此爾裕惡之因拔起也五木微子也古以五
曰老兄試爲擲答而四子俱黑一子在盆圓轉未定裕厲聲連
喝云盧虛果卽成盧遂擲毅行大笑曰這回卻道如何虛黑六
得之虛黑六所以

余之十 英風 三

孫權破曹操於赤壁劉備乃從權求都督荆州周瑜上疏曰劉
備乃當世之英雄關張實一時之豪傑而又有諸葛以爲之輔
必非久居人下者若與以荆州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備聞之嘆曰智謀之士所以畧同昔孔明諫孤莫行意亦慮此
權不聽表備荆州牧復以妹嫁之

張齊賢爲布衣時側儻落魄有羣盜攻劫聚飲逆旅居人性惡
窟匿齊賢獨前日賤于貧困欲就一飽盜曰秀才肯自屈耶齊
賢曰盜者非醜兒所爲皆世之英雄也乃取大杯滿酌而飲
取狹肩瓜分嚼之勢若狼虎盜相顧驚歎曰真宰相器也他日
宰天下當念吾曹能以金帛相遺而去

清越公楊素守西京李靖以布衣獻策素踴躍而見靖長揖不拜曰天下方亂英雄並起公爲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斂容謝之時姬妾星列內有執紅拂者具殊色獨目靖將去而執拂者臨軒給吏曰相公使問處士行第幾住何處靖具以對妓識焉夜將半見家人咸熟睡乃更男子衣紗帽籠頭越營而出趨卒詢詰以警夜告抵靖旅乃低聲叩門啓視則一紫衣紗帽人手杖奚囊問之曰楊家紅拂女張氏也延入脫衣去帽遞向靖拜靖驚答細叩來意曰妾侍司空久閱天下人多矣曾未有如公者故來相就托終身耳靖曰司空何如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無成去者甚衆諒亦不逐也

雜錄

卷之十

古

計之詳矣幸無疑畏觀其儀容辭氣宛如天上人靖喜懼交集越數日微聞追捕聲乃與雜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次靈右旅舍既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梳牀前靖方刷馬忽有一客形貌甚古赤髯如虬策蹇驢而至投草囊於驢前取枕欹臥而看張梳靖怒欲發言張熟審視以身映容亟搖手令勿怒疾梳畢歛衽而前問客何姓臥而答曰姓張即日妾亦姓張介是兒妹遂再拜之復問行幾日第亦問妹第幾日居長始喜起曰今日幸逢一妹張乃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靖亦驟拜遂環坐問者何物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我亦正飽靖出市胡餅客拔腰間匕首切肉共啖復索酒飲於是開

囊取下酒物乃一人頭并心肝肺腑曰此是天下負心人行之十年昨始得獲又曰觀李郎貧士何以得此麗人靖不敢隱具以實告曰然吾固知非君所能致也今將何適曰將避地太原客曰望氣者言彼有王氣吾亦將訪之靖因言州將李淵之子世民非常人也客與靖期會於汾陽橋竟乘驪疾去及期往候果已先在層樓巨室富擬王侯相見甚喜靖許言有客善相因友人劉文靜得見公子知爲真天子矣慶然而返遂邀靖夫婦至家令妻出見酒肴極奢杯盤皆黃白因傾家財付靖文薄匙鎖共二十林日聯贈李郎佐真主以立功業予即從此逝矣與妻戎服躍馬一奴後隨倏然而去數步遂不復見靖益駭異恍

雜錄

卷之十

主

然若失後以佐命封衛公遍訪之終不得衛公之來已突而奇紅拂之奔又突而奇虬髯之忽然而至警然而去益更奇矣一派奇人做出許多奇事令人捉摸不定真覺可駭可怕或曰張公有志於天下得李公子而心折遂不敢與真主爭衡乃棄家越海入遼遼國爲王語云寧爲雞口毋爲牛後若虬髯者亦可謂自立門戶不屑屑傍人簷下作生涯者矣洵英雄哉唐史思明攻河陽李光弼分遣將士自以短刀置靴中日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敵手萬一不利諸君戰死我當自可決不令諸公獨死也將士感泣奮勇先登遂大破思明

宋曹彬生周歲父母羅百玩具以試其所取彬右手持干戈左
手執邊豆須臾取一印後果為樞密使出將入相封武惠王
晉元帝過江後猶酷好飲王茂弘與帝有舊嘗流涕切諫帝許
之即命酌酒一酣從此遂斷

造愁集卷之十

○○○一集俠烈
視命如蟻視死如歸有筮可擊有劍可揮一諾千金斷首弗
移仰厥英風烈烈有成集俠烈

燕太子丹質於秦秦不為禮丹怒亡歸欲圖報之乃遣荆軻入
秦刺秦王取秦臣將樊於期首與燕督亢之地圖以進軻將適
秦令秦武陽為副太子賓客知其事者皆曰衣冠以送之至易
水上既而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
涕泣復為羽聲慷慨眾皆填目髮盡上衝冠因為歌曰風蕭蕭
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白虹貫日燕人畏之於是軻遂

造愁集

卷之十 俠烈

就車而去及見秦王佯為呈圖方欲行刺圖窮而匕首見王驚
環柱而走軻逐之拔劍斬軻事遂敗

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智伯家臣豫讓欲為報仇乃詐
作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讓左
右欲殺之襄子曰義士也捨之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
於市其妻不識其友識之泣謂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
幸子所欲為顧不難乎讓曰既委質為臣而又誅之是二心也
凡我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
臣懷二心者也後又伏橋下襄子出馬忽驚獲而殺之

屠岸賈滅趙朔之族朔有遺腹子武賈力索之宋客公孫杵臼

與程嬰謀曰立孤與死難。難曰死易立孤難。杵曰我爲其
易汝爲其難。乃取他兒匿山中。令嬰出謬謂買曰與吾千金我
告以趙氏孤處。賈即使人隨往殺杵。曰及兒而真孤反在嬰所
及武長具以實告相與攻賈亦滅其族。復武田邑如故而忽自
別日將以報杵。曰與趙宣孟於地下。武爲之服斬衰三年終身
祭祀不絕。

荆軻死於秦其友高漸離欲爲報警。因秦王好擊筑遂以擊筑
見秦王而陰圖以筑擊之一日舉筑奮擊亦不中而死。

韓相俠累與嚴仲子有惡開弄政之勇以黃金百鎰爲政母壽
欲因以報警政不受曰老母在此身未敢以許人及母卒仲子

乃使刺累殺之政因刮面皮抉眼珠自屠出腸韓人暴其尸於
市購問莫能識其姊望往哭之曰是軻里弄政也以妾在故自
重刑以滅其踪妾奈何畏沒身之誅終沒賢弟之名遂伏劍死
於尸旁。

專諸吳人吳公子闔閭欲謀繼位乃圖殺其兄太子索因揮金
以結諸而陰使刺察察性多疑每與人言不使近諸無奈乃乘
其宴會遂僞克庖人預覓匕首藏於魚腹伴爲進魚恐其見疑
赤身而入因得近察刺之死左右急救不及因立殺諸闔閭乃
收其骸骨盛之棺葬於闔門內城之南里許迄今姑蘇有專諸
巷及墓在。

韓信成齊齊王田橫懼誅與其徒五百人入居海島及漢高
位赦橫召赴行在橫與二客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自殺二
客亦自刎餘五百人在島中間之同日皆自殺。

人心至不齊况死生之際乎能使二客及五百人同時盡死
豈皆忠義所致抑亦平日之深恩厚澤有以結之也。

漢高帝過趙趙王敖執子婿禮甚恭上嫚罵之趙相貫高等心
不平說敖殺之敖不從高等私壁人於厨中欲謀殺帝帝心動
不宿去高怨家上告變於是逮敖及諸反者趙午等自殺高獨

詣長安郎中田叔孟舒皆免鉗爲王家奴以從高對獄曰獨我
屬爲之王實不知榜笞刺剝畧無完膚終不復異泄公曰此固

趙國立義不輕爲然諾者也上使往詢高具道王不知狀公還
報上乃赦敖而賢高欲并赦之高曰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反也
今王已出吾死不恨遂仰天絕吭而死上召田叔等與語漢廷
諸臣無出其右者。

項羽至垓下兵少食盡敗入城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大驚曰
漢已得我楚乎遂悲憤不勝起飲帳中命虞姬起舞爲歌曰力
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驂不逝驂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
奈若何因泣下潰圍而出至烏江亭長艤船以待曰江東雖小
猶足王也願大王急渡羽曰我以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
還縱江東父老我我何面目見之且天之亡我非戰之

遺愁集 卷一〇

罪也我何渡為遂自刎姬亦自殺
漢高大風歌豪而俠楚項拔山歌壯而悲俱是英雄本在弟
有遇有不遇耳大凡烈漢子硬語激他必不轉軟語勸他必
不受江東可王正是提起傷心速其死也

南史姚玉京態美而聰慧始笄嫁衛敬瑜三月溺死漢水父母
逼令改適玉京斷耳自誓得免所居有雙燕葺巢一日為鷲鳥
獲其一燕孤飛悲鳴仍依梁獨宿玉京義之數月秋風忽起
孤燕將歸玉京乃以紅線繫其足上撫而祝曰明春定來作伴
來年此燕果至前縷猶存因為詩云昔年無偶去今春又獨歸
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自爾秋去夏來越七載京以疾終燕

遺燕集

卷之十 俠烈

四

來訝其無人徘徊哀叫不止姚族泣謂曰玉京死矣墳在城南
燕遂悲鳴飛去竟死墓所時人奇之因瘞之塚側後嘗見玉京
與燕同遊於漢濱

南中有大帥世襲爵位頗恣橫有善歌者與其夫自北至甚有
容色帥聞而召之每入輒與夫更唱迭和曲有餘態帥悅之欲
與私嬾拒不從帥密遣人害夫而置婦於別室多列珠翠以婚
其意逾時往詣婦欣然接待情意婉戀及就榻忽出白刃於袖
中欲刺帥帥皇遽而逸婦亟逐之適有二奴居前闕扉得免少
頃遣人執究則已斷其頸矣

尹子奇寇襄陽城中日蹙張巡令南霽雲告急於臨淮太守賀

蘭進明進明愛其勇壯具食延之霽雲泣曰雖賜人不食月餘
矣難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強兵曾無分災救患之心豈
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嚙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不能達主
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舉座皆為泣下

鄒嘉賓死夫人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曰生縱不得與鄒郎
同室死寧不可與鄒郎同穴遂閉戶自經

五代王凝家青齊為魏州司戶卒於官家貧子幼李氏携子負
骸以歸至開封止旅舍主人不肯留宿適天已暮李氏不肯去
主人牽其臂出之李氏慟哭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以致手為
人所執不可以此手辱及我身遂引斧自斷其臂府尹聞之乃

遺燕集

卷之十 俠烈

五

厚植李氏而答其主人

唐房玄齡布衣時病幾死謂妻盧氏曰吾病不起卿年尚少不
可寡居幸善事後人毋以吾為念妻泣入帷剔破一目以示信
後疾愈歷仕宰相敬禮不敢少忽終身如一日焉

以房公之才智而尚不能識其妻之節烈可見人固不易知
知人亦不易也然或以此探其心亦未可知若爾則房公近
於刻薄矣

張詠少學劍客長安旅次聞鄰家夜哭晨叩其故一人宦遊嘗
私用官錢為僕所挾持強逼其女為妻詠即至其門假僕往探
一視僕遲之強之而去導馬出城至林麓中乃疏其罪僕倉皇

不能脫因以袖推揮之。陸崖而死。歸謂主人曰：盛价已除，不復返矣。速歸汝郡，後當謹於事。毋自濫觴也。主人大驚，父女拜謝稱感。

明天順間，錦衣指揮門達用事。同時有袁指揮彬者，隨英宗北狩。有護蹕功，達忌之，令邏卒撫其陰私，欲致之死。有藝人楊貽善，倭漆畫器，號楊倭漆，憤其冤，乃奏達違法二十餘條，且極言彬枉疏入上，即令達進問。貽神色不變，佯若無所知。達屢詢其事，皆曰不知。且云：貽乃賤工，不識書字，又與君無怨，安得有此事？望去左右，貽以實告。因言此皆內閣李賢指授，使貽投進。貽實不曉所言何事，君莫若會聚眾官廷詰。我對眾明言，李當無辭。

遺愁集

卷之十 俠烈

六

達喜勞以酒肉早朝，以奏上，命押諸大臣會同於午門外。方引至，達大言曰：我死則死，何敢妄指我一市井小人如何得見閣老鬼神明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扳指也。因剖悉所奏，累無餘蘊。達始氣沮，詞聞於上。由是疎達，彬賴以全。

苗劉之亂，張魏公任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榻後，公知為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去可也。何遠巡焉？曰：我亦知書，寧肯為賊用？况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或有繼至者，故來相告耳。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雷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倪而

不答，攝衣一躍，遂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公急出視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傳示日夜來，獲得姦細，後公嘗於河北訪之，終不得。

此人見識既大，手段又高，是古以客之流，觀其始不行刺，繼不告名，終不出見，真是世上奇男子。但願公當此而不亂，亦是英雄風概。復戮死囚以搖亂之，尤見其作用之巧。

明土木之變，謝澤以通政出守居庸關，携一蒼頭由吉往。及關破，公不屈死之時，敵甚猖獗，屍橫數百里。吉負公屍以行，望敵騎至，則抱公臥眾屍間，敵疑有盜，輒以戟刺，屢幾為中。旬三晝夜始達我軍，公屍得還。後公贈亞卿，封卹六代，及由吉卒，附

遺愁集

卷之十 俠烈

七

墓墓所春秋陪祀。

正統間，項襄毅公忠以隨駕陷於邊陲，因善一胡婦，婦曰：君欲歸乎？公曰：固所願也。婦曰：吾頗習途徑，與君俱往，隨成餼糧。同公潛行，行且強半，婦曰：此去邊關尚須四日程，度所資糧不足，供兩人且共入關，必多盤詰，往則與借幣耳。前途游騎漸少，達彼甚易，請從此別。遂以糧授公，竟自刎死。公急救不及，恐痛獨行甫及抵關，楊腹已一日矣。乃奉祀於家廟，子孫世世不絕。

初，劉璋遣法正結劉備以討張魯，備素有心於益州，遂自將而行。巴郡太守嚴顏嘆曰：此所謂獨坐空山放虎自衛者也。及張

飛同趙雲破巴郡獲顏鳴曰何不蚤降顏曰我州無降將軍
怒命斬之顏容色不變曰匹夫所願便斫頭何怒為也飛壯而
釋之扶之上坐請問破益州之計顏感其義遂降飛

天啟中魏忠賢弄權假旨逮嘉善科臣魏大中道經吳門吏部
周順昌時家居出送之舟次言詞激烈因以其女許字其孫允
構事聞於忠賢亦遣提騎逮之順昌居官廉介言笑不苟素為

士民所重及聞開鏡觀者數萬人群謂提騎曰周吏部如此好
官是朝廷忠臣不過忤魏太監耳如何被逮提騎叱衆人曰速
刺若舌即魏上公逮人汝將奈何百姓憤然群起曰吾謂天子
詔耳若魏太監如何逮得人遂群起擊提騎斃二人焉時往浙

遺忠集

卷之十 伏烈

逮黃尊素者舟泊胥門勢張甚百姓并擊之遂遁去巡撫毛一
鷲魏黨也幾興大獄幸按臣疏稱和得遂寬旨捕顏佩常等五
人斬於市吏部竟死於鎮撫獄崇禎帝立謚吏部為忠介勅坊
為清忠風世收莖五人於半塘吳太僕默題曰五人之墓塚木
森然豐碑屹立過者無不敬歎焉

提騎初至奴視一鷲輩自被擊後見蘇民輒揮涕愬曰魏監
誤我如何今吾輩速此好人幾不得還鄉意氣消沮大非昔
比矣

崇禎甲申三月李自成圍京城帝知勢危因命取酒連飲數觥
歎曰若我民爾復語周后曰天事去矣為之奈何后曰妾侍淫

下十有八年不聽妾言至有今日遂大慟自經時公主年十五
召至奠曰汝何生我家左手掩面右手揮劍斷其左臂未殊死
手慄而止後為內監負出避於周奎第皇清御極撥宅養之以
終復命袁貴妃死繫絕復蘇拔刀刃其自又手刃曾御過嬪妃
數人易服潛出東華門至成國公朱純臣宅閤人辭不得入復
至兵部尚書某所亦拒不納上憤恨回宮天已將暗承御前殿
鳴鐘集百官無一人至者因大怒還內自經於煤山太監王承
恩同縊

魏忠賢請旨逮前都御史高攀龍明日開讀前一夜竟先溺圓
池死有遺疏云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
國家矣謹北面稽首以效屈平遺志君恩未報願結來生聞者
壯之

遺忠集

卷之十 伏烈

李自成破京城入宮官人魏氏大呼曰賊入大內我輩必遭汚
辱有志者早為計遂躍入御河死頃刻間從死者二百餘人
徐達下姑蘇破封門常遇春亦破關門張士誠見事急謂妻劉

氏曰我敗且死若曹何為劉曰妾不負君遂自縊士誠乃積薪
樓下驅群妾登入縱火焚之距戶自經為誓將李伯昇抱解達
勸晚數四士誠瞋目不言昇至舟送建康累日不食至龍江關
堅臥不肯起與至中書省李善長慰問之終不語已而言不遜
太祖猶欲全之夜竟自殺

洪武中都督漢真征高麗被執欲降之大怒曰吾大丈夫自有
赤心肯從汝乎即抽刀剖胸示之而死上嘉其忠烈子璵方在
襁褓即封侯

明太祖覽孟子至草芥寇讐之語大不然之欲去其配享詔有
諫者以從逆論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與觀而入祖廟受
箭曰臣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上見其誠懇命太醫療治得不
廢

遺愁集卷之十

一集耐貧

士不得志人不遇時宵啼露處鬚眉絕極自甘
支固窮非病君子人與集耐貧

宋呂蒙正微時貧極無聊衣不蔽體一日登洛陽橋值秋風起
寒甚作詩自嘲了不介意

范宣潔行廉約韓琛章以絹百疋遺之宣不受戒五十疋復不
受如是遞減至一疋終不肯受因裂二丈與范云人豈可使婦
無禪耶乃笑而受之

宋文正公范仲淹未遇時嘗讀書僧舍家苦貧日以黃蘗爲羹

遺愁集

卷之十耐貧

乃作一賦中有聯云陶家甕內漉成碧綠青黃醋大口中嚼出
宮商角徵

唐德宗在陝關中倉庫既竭軍士或至脫巾求糧上甚憂之會
韓滉運米三萬斛至大喜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
時比歲饑饉民不聊生至是麥始成熟市有醉人一時驚以爲
瑞

漢司馬相如與文君還成都家徒壁立文君不樂曰長卿一貧
至此何不與妾復如臨邛從昆弟借貸猶足爲生相如從之及
歸臨邛卓王孫以爲恥惡絕之了不別慈相如乃盡賣車騎買
酒舍令文君當爐自着犢鼻褌沽於市

春秋時原憲家貧。鶉衣百結。攝冠而頂。露髮。而肘見。納履而
踵。決蓬壁蕭然。以麩為脯。以繩為櫃。子貢高車駟馬。綬帶。漆
過而見之。謂曰。子何貧至此。賜竊為病之。憲曰。貧者士之常。憲
乃貧也。非病也。子貢聞言。深相愧服。

唐王播少孤。貧客揚州。惠照寺木蘭院。不能自給。每隨僧。僧粥
寺規。鳴鐘會食。久而厭怠。乃飯過。擊鐘播甚不平。勉為含忍。因
題壁云。上堂禪侶各西東。慚愧開黎飯後鐘。後二紀。出鎮維揚。
復訪舊遊。因見向日所咏。以紗罩。罩之。續云。二十年前塵撲面。
而今始得一紗籠。又吟感舊一絕云。二十年前此地遊。木蘭花
發院重修。於今再到。經行處。對老花。殘僧白頭。

遺懋集

卷之十 耐貧

二

富時說貧貴。時說賤。老時說少。樂時說苦。乃是極揚善。最吐
氣。頂燥皮。事人生。何幸而得此一日也。不知嘗盡勢利。與盡
醜。滋竟不得發。洩愁腸。消除憤懣。默然而死。自古及今。卻說
葬了。多少英雄。埋沒了幾許豪傑也。嗟夫。

呂榮公晚居秀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
公處之晏然。靜坐一室。不問家事。并不以毫髮事。干托州縣。嘗
作詩云。除卻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庭。

司馬長卿居蜀。貧極無聊。乃至典衣市酒。姑為禦寒。後欲出仕。
過成都市橋。因題句於柱云。大丈夫不乘駟馬高車。不渡此橋。
迨漢武令與嚴助。朱買臣等開關。西南夷得志。而何果應其語。

宋元憲未第時。貧甚。冬至。召人飲。語客曰。至節。無以為具。惟有
先人劍鞘。上裹銀一兩。粗以辦節。客戲曰。冬至吃劍鞘。年節當
吃劍矣。劉不以為意。宴笑自若。

遺懋集

卷之十 耐貧

三

遺愁集卷之十

〇〇一集恐辱

淮陰袴下。雷侯圯橋。心不為動。志不為撓。能伸能屈。不伎不驕。恐人難忍。乃是英豪。集恐辱。

漢張釋之為廷尉。日有王生者。善為黃老言。名重一時。謂釋之曰。為我結襪釋之。即跪而結之。人或讓王生。生日。廷尉方今重臣。子故使結襪。以成其名。諸生聞之。盡賢王生而敬廷尉焉。劉智遠名高。後時為晉陽。汝駝村李氏贊。嘗令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笞之。及為北京留守。至郡。首召僧命之。坐慰諭。贈遺眾大服。

遺愁集

卷之十 恐辱

金將張柔父母被元所獲。柔嘆曰。吾受國厚恩。不意猖獗至此。顧忠孝不能兩全。姑為二親屈。遂降元。

許國代賈涉為淮東制置使。既至鎮。痛抑李全軍。賞十損八九。及全來謁。坐受其拜。全怒甚。復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為禮。自見動。必請每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服此奴矣。全遂密約劉慶福與作亂。國被流矢自縊。

張耳陳餘皆魏名士。秦懸金購兩人。乃變姓名。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吏嘗以過笞陳。陳怒。欲起張耳。躡之。使受吏去。乃引餘至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若。今見小辱。而怨吏。欲起手。

餘大服

英雄遇難。須忍人之所不能忍。方能韜光斂迹。小屈大伸。若一觸即起。使人看破機關。便無退步。

吳王夫差敗越於會稽。報樞李也。勾踐乃使大夫文種請吳行成。君請為臣妻。請為妾。遂與夫人及大夫范少伯。並赴吳。聽命。養馬於石室。後吳王病亟。勾踐往候。因太宰伯嚭。以見親。為嘗羹。夫差以為愛已。乃放還。歸則臥薪嘗膽。生聚教訓。卒以滅吳。晉王李克用追黃巢。還軍過梁。宋溫陽為歡宴。陰伏兵夜攻之。克用逃歸。仰議舉溫。太妃劉氏諫曰。公本為國討賊。今梁事未暴。而遽反。兵相攻。天下開之。莫分曲直。不若忍此小辱。斂兵還。

遺愁集

卷之十 恐辱

直溫。鎮詠之於朝。然後聲罪。致討可也。克用暫從之。天下自此皆不直溫。

韓信微時。有屠中少年侮之。曰。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韓信忍之。俛出胯下。人皆笑為怯。及後佐漢。封淮陰侯。乃召辱已少年。為中尉。謂辭下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殺之。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沛公入函谷關。羽至關。閉羽怒。欲擊之。沛公從張良諫。乃奉卮酒為項伯上壽。約為婚姻。備言不敢背德。所以閉關者。備他盜也。伯曰。如此不可不蚤來謝。且曰。因謝羽。鴻門。張良少時遇一老人。墮履地。攝下。命良拾之。良取履。跪進。老人

安坐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也乃授以兵法後良以此佐漢

留侯雖具仙風道骨未免少年使氣不學無術沙中一擊雖

極快心原覺孟浪其大索而不得亦倖焉爾如此做去終非

萬全所以黃石老人顧命取履又復坐受正所以銷其驕傲

之氣以歸於渾厚和平而良遠能受其磨折豈非具眼

蘇秦初出遊困而歸黑貂之裘做黃金百鎰盡妻不下機嫂不

為炊父母不共語因引刺雞股夜讀期年而揣摩成說燕趙為

六國相佩金印而還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清宮除道張樂設

飲俯伏以待命秦笑曰何前倨而後恭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

金也秦嘆曰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忽乎哉

富與貴世所必須有一於此人皆側目何況兼而有之乎前

倨後恭骨肉不免自古及今無往不然可為三嘆

嚴蕊字幼芳天台營妓名藝冠絕一時太守唐仲友與之交好

命賦紅白桃花詞寄如夢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

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或與仲

友有隙欲撫其罪乃指與蕊為濫繫之獄月餘備受筆楚而一

語不及唐吏勸其承認則罪不過杖何用自苦答曰賤妓縱與

太守濫罪不至死若妄言以漢士大夫則死不可誣也我寧忍

辱以俟之未幾有隙者改除以岳商卿代蕊自陳乃口占卜

子曰不是愛風塵似被前襟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

去是何須去住也如何住若是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岳大

喜即時出罪判令落籍後為宗室所納

却超得寵於板滙一日謝太傅與王文度共詣之日肝未得前

王怒便欲去謝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耶王大首肯

王敦執怒王承時無忌承子兄弟尚拜夜遣王與載承於車而

殺之當時不盡知也雖怒王家人亦未之悉及無忌稍長嘗與

虞相暱一日共遊無忌入告母謂為設饌毋流涕曰昔王敦肆

虐賊殺汝父實假手於王虞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以王氏強

汝兄弟幼不欲使聲著蓋忍以避禍耳尚何庸設酌以待乎無

忌驚號急抽刀而出虞已遠去

謝奕性彊強以事與王藍田不相得自往數之肆言極詈王正

色面壁拱立了不為動絕不接一言半日謝始忿忿而去去良

久始轉頭問僕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時人謂其性急而

能有容更不可及

處剛舉人第一妙法若與一辨必致向氣無如靜以聽之待

他咆哮過了自覺乏趣只得忿忿而去

范睢初在魏從須賈至齊齊王聞睢辨士賜以牛酒及金賈疑

以私事告齊歸告魏相咎擊之折脇斷臂睢乃詐死棄之廁中

睢乃潛歸私謂家人曰還視我舌在否公走入秦更姓名曰

祿秦以爲相後魏使須賈至秦。賈乃更敝衣間步至。賈驚曰：范叔何一寒至此！急取一襜褕贈之。曰：秦相敬若公聞之乎？賈曰：吾主人翁也。願爲君借高車駟馬以入府。頃之迎賈至門，待之良久。問門吏曰：范叔不出何也？吏曰：乃相國張公何謂范叔？賈大驚，遂麻行而入。謝罪請死，坐而曰：汝辱我，有三。今所以得不死者，以綈袍緣戀有故人之情爾。
 諸葛亮伐魏，圍祁山，司馬懿敕軍險固守，不出。亮苦運糧不繼，乃作木牛流馬，負米料谷，數使人挑戰，懿並不應。亮不得已，令人遺以巾幘，婦人之服，且謂曰：能戰則戰，如不能戰，當拜受之。懿笑曰：爾以我爲婦人耶？即再拜而受。與使者語，絕不及戎戰心，特假此以示威武於衆耳。

遺愁集卷十一

成都余 齋生生

鑒定

松陵顧有孝茂倫

古吳張貴勝晉侯纂輯

王爾庚長明

雁 協虞文

友人 魏儒照超宗

歸天錦胥臣

沈永溢桐齋

吳 桂題仙

訂正

過於飛振鸞

顧世和德公

一集警悟

貪與性成利名日細如醒若在莫知返顧登高一招順風一

遺愁集

卷十一

呼喚醒沈酣癡迷頓悟又一切有爲總屬幻假堪笑愚人枉爲牛馬曉鐘乍聞棒喝齊下夢魂忽驚如時雨化集警悟

唐楊國忠恃寵恣橫人爭附之或勸張彖曰見之富貴可立致彖曰君輩倚楊右相爲泰山我以為冰山耳若皎日一出得毋失所恃乎後果敗

宋范仲淹知饒州有貧生謁之時薦福碑文值千金范欲打贈一夕忽爲雷轟時人云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在上揚州又

唐王勃少年有文名因修滕王閣成請勃作記爲路頗遠限日甚促舟至長江度不能到夜間驟發大風不日便達諺曰時來風送滕王閣運退雷轟薦福碑

宋高宗時金主欲棄燕西歸左金弓獻詩云君王莫聽相議
寸山河一寸金金主悟遂不動

昔有人題驛亭詩云帆力劈開千頃浪馬蹄踏破五陵青浮名
浮利過於酒醉得人間死不醒

蘇代為燕說趙云昨王過易水蚌方出曝而螭啄其肉蚌合而

籍其啄鵲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蚌蚌曰今日不出明
日不出必有死鵲兩爭不捨相持不下漁者見而并擒之語云
鵲蚌相爭漁翁得利此之謂也

東坡一日遊西湖枝琴操相隨問云何為湖中景曰落霞與孤
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又問何謂景中人曰棹拖六幅湘江

水警稅巫山一段雲又問何謂人中景曰金勒馬嘶芳草地玉

樓人醉杏花天又問究竟如何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妹作
商人婦因不覺撫掌大笑操於言下頓悟即日相辭祝髮為尼
齊王好竿有求仕者抱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客謂之
曰王好竿而子鼓瑟瑟雖工其如王之不好何

漢宣帝時霍氏驕橫徐福上書請抑制之不報後霍敗告者皆

封獨福不與或為上言曰客有見主人之憲直突旁有積薪請
更曲其突而徙其薪不然將致火患不聽俄而失火鄰里共救
得息有致焦頭爛額者乃殺牛置酒以酌救火之人而不及言
言客或謂主人曰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帝悟

乃厚賞福

東坡有述懷詞云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
浮利休苦勞神似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雖抱文章開口誰觀
且陶陶樂取天真幾時歸去作箇閒人背一張琴一壺酒一溪

醒語云有一言傷天地之和切宜檢點有一事損終身之福務

應防閑隨你官情濃歸時帶不來恁你生趣重死時將不去反
不若隨緣以安分恬澹以居心倒是一生受用弗盡處

夏正夫云君子有三可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
此身一敗三可惜古云白日莫閒過青春不再來又云少壯不

努力老大徒傷悲洵為名言

東坡在徐州參寥自錢塘訪之坡令一妓戲之并求詩為贈乃
口占云多謝尊前窈窕娘休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
不逐東風上下狂坡公見之淡為佩服自是即家人在坐亦不
嫌避

廬江有監司家居懸金延方士鍊丹夫人戲曰丹成何以謝士

答曰渠自能點化不願相謝夫人曰既不希酬何故以法傳君
曰謂我有仙風道骨耳夫人嘆曰君垂涎點化志在貪財妾未
聞蓬萊三島乃有貪財神仙語問適婿來謂夫人曰丹成僕未
嘗乎監司不答頗有難色夫人曰君得金丹肯尚不肯傳君

非方士之壻何反肯傳耶監司終不悟一旦果為盜去夫人笑
日夜來聞方士赴蟠桃之會未知騎黃雀耶乘赤鯉耶監司然
然長吁愧悔而已

法照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

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詞氣滿然足啓友于之愛雖人有五

倫君臣遇合朋友訂交久暫固不可必即父子夫婦早者以二

十年為率豈若兄弟二三年相繼自竹馬戲遊以至台背雀羹

相與周旋最久若恩意款洽猜間不生其樂真莫有涯際

唐雲史寄霍山秦尊師云老雀玄猿共採芝有時長嘯獨遊移

翠蛾紅粉嬋娟劔殺盡世人不知

進修集 卷十一 詩悟

多少箴云少飲酒多啜粥多茹菜少食肉少開口多閉目多梳

頭少洗浴少羣居多獨宿多收書少積玉少爭名多忍辱多行

善少干祿

陳眉公云得意之事勿再為得意之地勿再往得意之人莫輕

交得意之語莫輕發執此道也以往可以息業養神可以全身

遠害

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買盡人

間不平事此咏錢詩也夫錢為人所共愛勢所必爭骨肉親知

以之構怨公卿士夫以之敗名義夫烈婦以之失節商賈遠買

以之損命市井交易以之騙取去來忽散忽聚貧富倏更

籠絡一世大抵福人少而禍人多所以錢字之形金旁有兩走

蓋真金能殺人之意而人莫之悟也

嘯嘯呵殿猶如傀儡之登場揚地獄天無異弄影於燈下以是

知三九大老紫綬貂冠得意哉即是黃梁公案二八佳人翠蛾

蟬髮消魂也無非白骨生涯審此足令名心頓淡淫念轉灰

竺法深在晉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遊朱門答曰君自見為

朱門貧道如遊蓬戶

有人問殷浩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矢穢浩曰官

本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汚聞

者大悟

周顛病久見人止半面殷仲堪將與晉陽之甲往與別涕泗零

落囑以善治所應願曰我疾自當瘥正憂汝患耳

殷仲堪素有名望請於衛將軍及為東陽太守意甚不平

赴郡至晉陽既罷戲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乃

與桓胤谷謀造反前數日晚起照鏡忽不見頭大驚悔悟俄而

難及

晉潘岳父為瑯琊太守孫秀為吏岳戲侮之後秀為中書令岳

兩省遇之嘆曰孫秀精博昔周旋否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

之岳知不免會秀德石崇申傷被收并株連逮岳崇赴東市岳

亦獲至崇曰安仁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為爾岳曰使主權溝壑

餘波來及人今日可謂白首同歸矣先是岳有金谷集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議

田真兄弟田慶田廣議欲分家堂前舊有紫荆樹一株甚茂酌斫為三各取其一比曉忽已枯死真歎曰草木無知間欲分裂尚爾如此人何可不如也因為流涕由是兄弟並語不復言分荆花不日復茂

唐李泌少時身最輕捷有異人見之曰此兒十五必飛騰稍長即能導引不食穀骨節瑯瑯然有神仙丰概朝廷辟之封為鄴侯嘗作詩云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我有意無不然絕粒升天衛不無鳴珂遊帝都安能不費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遂乞

休養

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往問何道可以長久答曰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無爾精固其宅舍守其命門乃可長生

六祖惠能初寓法性寺風揚旛動有二僧爭論一云風動二云旛動六祖笑云風旛俱不動汝心自動且二人言不頓悟

宋劉伯龍性廉潔歷位九卿郡守貧甚愈其將居家將替什一之方忽一鬼在伯龍掌大笑伯龍嘆曰貧窮固有命乃至復為

鬼所笑遂止

五祖弘忍有徒五百眾一日謂曰誰作無家偈即傳與衣鉢首座云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染塵埃六祖

盧惠能笑曰佛本是空此修存衆乃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末無一物何處染塵埃五祖驚曰此子全悟即以法寶付焉池州使君問曰會中五百僧為甚獨昇與盧行者五祖云雖有五百人四百九十九箇會佛法惟盧行者不曾佛法故以傳之

秦相商君堂法甚嚴宗威惡之孝公卒公子虔等皆以反發吏追捕商君古至關後殺舍客曰商鞅之法令人無驗者坐之茲責商鞅留獄數日嗟乎為法自弊一至於此逮歸夷其三族以發商民產証之遣使究治以儆秀甚明乃得免後二年子厚

亦謂雷州問舍於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所陷幾至累垂案今不可也悼大悔曰昔以笑人今即自笑天理報應何速如

麻姑謂玉方平曰予見滄海已三變為桑田矣向到蓬萊水淺於往者畧半也東海行復揚塵乎老子曰桑田變滄海我為之

添一籌滄海變桑田我又為之添一籌今觀海屋籌忽已三千

矣

明太祖嘗與侍臣論善惡之報多有爽者上曰為惡或免於禍然理無可為之惡為善未必蒙福然理無不可為之善彼為善而無福為惡而無禍非天道之不明特時有未至耳

漢蕭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墻垣人問何意曰後人賢師我儉不賢毋致為善家所奪

東海錢翁以小家致富欲卜居城中或言其房者價止七百元將售矣翁往閱之反以千金成券子弟尤之曰此房業已有議

何故驟增三百翁笑曰非爾所知也我儕小民彼連眾而售我不稍益何以塞眾口且欲未厭者爭端不息吾以千金獲七百

之產我望既盈彼心亦足而他人並無所利於此屋歎斯哭斯永為錢氏業矣已而他居悉以價虧或贖或貼每每成訟惟錢氏貼然

王良歷郡守司徒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後以病歸徵至榮陽過

遺愁集

卷十一

其友友拒不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良聞之甚慚自此連辟不應

後漢馬廖疏云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瘡痍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城中好高髻四方且盈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宋御史臺有老練素以剛直名御史有過則直其挺臺中以其挺之曲直為賢否之驗一日范諷欲召客觀論庖人造羹指揮

數四既去又呼之叮嚀告誡不已顧諷極忿直諷怪問之答曰

大凡役人者授之以法而責其成苟不如法自有常刑何事喋喋使中丞宰天下安得人人而詔之諷大愧服

六安縣有雙其妾者治命與二子均分子謂妾無分法質之官杜某批其牘曰傳云子從父令律曰違父教令是父言為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然妾能守志則可或去或終當仍歸二子却使季衍覽之擊節曰真九州三十三縣令之最也

元順帝荒於遊宴以宮女一十六人按舞名天魔舞又自製龍舟及宮漏按時而動名自鳴鐘精巧出人意皆前所未有一日

欲觀古回嗚嗚乃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又嘗閱宋徽宗畫甚稱善嗚嗚曰徽宗固多能惟一事不能上問何事對曰獨不能

為君以致身死沙漢若能為君則他技非所尚也富時不儉貧時悔見時不學用時悔醉後失言醒時悔健不保

遺愁集

卷十一

養病時悔有時不省無時悔好時不慎壞時悔閒時不做忙時悔暇時不算急時悔

世傳聽諛詩云諛言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當誅父聽子當央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疎骨肉聽之絕堂堂

六尺軀莫聽三寸舌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明沈石田周老景詩云今日殘花昨日開為思年少坐成呆一

頭白髮催將去萬兩黃金買不回有乘驢顏都是妄無繩繫日重堪哀此情莫向兒曹說直待兒曹自老來

明鄭子元由翰林外補十年不得賜環嘗作條無聊遂成心疾每作輒昏憤如夢或發諱語病已無異平時或曰真空寺有老

質不用符藥鍼灸能治心疾子元往叩之僧曰貴恙起於煩惱
 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機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
 究警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為過去妄想或事到眼前可以
 順應却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豫不決此為見前妄想或期望
 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名成遂告老歸田或期望
 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為
 未來妄想三者忽生忽滅乍去乍來禪家謂之幻心能略見其
 妄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
 同太虛煩惱從何處着脚又曰貴恙又原於水火不交凡溺愛
 治容而作色流為外感之欲夜深枕席貪歡或成宵寐之變為

卷十一

丙生之欲二者之始網羅者皆消耗元精若能離節則腎水
 滋生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義忘其寢食謂之理障經絡
 職業不告勸助謂之事障二者雖非人慾亦損性靈若能驅遣
 則心火不致上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雜根無所偶反
 流全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一切有為應作是
 觀子元深服其言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斷絕百擾靜坐月餘
 心疾遂愈

近理切病對症下藥乃一服活命丹也勝過參朮芪黃之功
 百倍但此是人人胎裏病坐此疾者儘多知此方者亦不少
 只不能如法修鍊洗心滌慮不時調服以致至死不覺耳予

願天下病人共遵其法

霜天曉角詞云功名大小天已安排了何用百般機巧榮休喜
 辱休惱開先謝蚤此理人知少萬事算來由命聽自然真箇好
 榮枯得失天已安排畢何用苦勞心力得一日過一日泰來
 否極詭譎終何益凡事付之一笑前程暗勝如漢
 魯哀公問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
 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勞佚過度者疾其殺之居
 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知止者刑其殺之少以犯
 眾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其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
 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此之謂也此智者所不為也

卷十一

唐長孫后堯太宗念之不已作層觀望之宮引魏徵同登使視
 焉徵曰臣昏耗不能見上為之指示徵曰臣以陛下望巖陵若
 昭陵固已見之矣上感泣為之歎觀
 明正德好佛自號大慶法王或時降旨亦以此名傳珪伴為不
 知奏云大慶王何人敢並至尊大不執法當誅上知其忠笑而
 不罪

明景泰嗣位意欲易儲恐人諫阻乃先喚內閣諸學士以異感
 惠陞寶昌瀘於是有所滿朝皆太保一節兩尚書之請一日忽語
 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是
 十一月初一日上為之默然景帝所云乃已子見濟余英所封
 則天願子皇太子見漢與魏徵

後之對全
意人賢之

晉武帝問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毅
日桓靈賣官錢入公府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觀之殆不如
也帝笑曰桓靈不聞此言今朕有是臣固為勝之

唐房玄齡問太宗曰近日北門是何營繕上讓之曰君但知南
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拜謝魏徵曰玄齡為陛下
股肱耳目中外事豈不應知使所營是當助成之非當請罷之
不知何事而責又何事而謝也上大愧服

范石湖重九日經營壽藏之地因為詩曰家山隨處可松楸荷
鍾携盃似醉劉縱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箇土饅頭

遺愁集

卷十一 警悟

主

有僧過天龍禪師師囑一指示之僧大悟後歸寂謂弟子曰吾
得天龍一指頭禪終身受用不盡東坡為之偈云談空不必三
車語足用惟須一指禪

漢成帝嘗與張放宴飲禁中皆引滿浮白談笑大噱時乘輿輿
坐屏風圍紉王醉踞姐已作長夜之飲侍中班伯久病新起上
指謂曰紉之無道至於此乎伯曰書詩淫亂之戒其源實起於
酒上明然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謔言

劉平民王筠作亂自稱知世郎言世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
浪死歌以相感動避征役者多歸之一日帝問侍臣盜賊宇文
述曰漸少納言蘇威引身隱入柱後帝呼問故答曰但恐漸近

唐則天朝王方慶居相位以其子為眉州司戶天后問曰君在
相職子何去之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則臣之
子安敢與之相近后聞之惻然情動

司馬溫公光一日見邵康節曰明日僧願修開堂說法當鄭公
呂晦叔欲借往聽之晦叔佞佛已不可勸當公果行於理未便
光乃後進不敢輕言先生曷止之康節唯唯明日往見曰聞上
欲用裴晉公禮起公公笑曰先生謂病衰老果能起否邵曰固
也或人言上命起公公不起僧一開堂公即出無乃不可乎公
曰某實未之思也

唐司空曙病中散遣婢妾作感懷詩曰萬事傷心在目前一身
憔悴對花眠黃金費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

遺愁集

卷十一 警悟

主

汾陽王之子郭曠嘗縱其衛士白日殺人於市子儀之老僕見
而擒斬之曠怒訴於汾陽曰奴才敢無禮如此子儀曰彼非奴
才也汝真奴才耳曠不服子儀曰居吾語汝汝縱卒殺人是無
紀也賊害良民是無義也不識賢愚是無智也恃貴驕人是無
禮也無禮無智無義無紀非奴才而何曠慙作而退
漢高帝有疾臥禁中詔守者毋得入羣臣笑吟排闥直入見上
枕一宦者股泣曰陛下與臣等初入關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
奄奄而臥抑何憊也且閉戶深居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歷然
而起

梁有異僧竺生者於虎丘說法聚石為徒天花亂落如雨頑石俱為點頭一夜聞鬼嘯不絕生公云爾何不為人去長嘯何為

明晨見石上大書一絕云做鬼今經五百秋也無歡樂也無愁生公教我為人去只恐為人不到頭

生○寄○死○歸○繼○活○百○年○到○底○一○場○大○夢○無○論○貧○賤○終○身○了○無○意○趣○即○沒○齒○富○貴○於○我○亦○有○何○與○咏○此○詩○者○煞○有○理○會○并○生○公○亦○看○不○入○眼○所○以○敢○於○狂○嘯○畢○竟○鬼○耶○仙○耶○抑○亦○得○力○於○生○公○之○說○法○者○耶○予○以○為○此○鬼○比○生○公○見○地○更○高

王來漁家傲詞云日月無根天不老浮生總被消磨了陌上紅塵常擾擾昏復曉一場大夢誰先覺洛水東流山四遠路傍幾

遺愁集 卷十一 警悟 個新華表見說在時官職好爭信道冷烟寒雨埋芳艸

廣陵妓黃鶯有姿色豪客填門一日有士子托宿營以其纏綿

拒之士乃題二絕於屏而去一日嫖婦西施共此身可憐老少

隔千春他年鶴髮雞皮媪今日紅顏花貌人二日花開花落兩

相歡花與人還事一般開在枝頭防客折落來地上倩誰看

頓悟即日束髮為女道士

陳眉公云人生在世生老病死關誰能透過但常人猶可獨美

人名將老病之狀尤為可憐紅顏女子變為白髮婆娑虎頭健

兒化為雞皮老翁亦復何樂范少伯載西子泛五湖與姚平仲

李夫人臨死不肯見漢王良解此意

陳彥修姬有異夢夢一少年携上酒樓酣飲少年按板歌以侑

酒并贈一絕覺猶記憶云人生開口笑難逢富貴榮華總是空

惟是隋隄千樹柳酒酒依舊水流東

慈覺禪師云飲食於人日月長精粗隨分塞飢倉繞過三寸成

何物不用將心細較量思此則口食可省務實野夫云皮包骨

肉并屎糞強作妖燒詭惑人千古英雄皆坐此百年同作一坑

塵味此則淫慾可淡

宋大觀中有善繁者為鎮江守人問其所行曰予始者日行一

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以至於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

遺愁集 卷十一 警悟 又問何為利人事因指坐間踏子云此物置之不正則覺人足

若鴻予之盃水並未嘗有所費然皆利人事也惟在隨事以利

之上自公卿下至平民以及乞丐皆可行要在乎常久勿間斷而已

上元人姚三老者貧甲開右嘗買別墅其中有池有亭假山皆

太湖怪石奇崛玲瓏又有飛閣曲房藥欄花徑遙遙曲折莊嚴

如畫四圍又有老樹壽藤慈蔭相糾秀色映發魚鳥親人良愜

賞心一日有狂客王大癡者來遊姚留之酌酒半酣大癡曰樂

哉茲豈價值幾何三老日約千金大癡曰二十年前老父曾觴

咏於此告我費且萬金翁何得之易耶三老曰我謀之已久切

時原索貴價俟其子孫須用甚急至無可奈何時只得賤售大
癡日翁當効刻石平泉垂戒子孫後日無可奈何不宜賤售三
老始聞之勃然怒少焉愀然不樂既而踴躍而起引觴浮白謝
之日是真達者之言老憊空為作牛馬矣

莫造閭莫造屋何用經營興土木造屋人在堂拆屋人在腹
不知造時榮但見拆時辱休占田休占地占多田地增家計
東西南北恣兼併誰知戶役隨田至生前將為子孫謀身後
反為子孫累覺隱有詩云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產後人
收後人收得休歡喜又有收人在後頭觀此真堪醒悟

楊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為鄰里侵占子弟欲請縣訴其事
遺愁集 卷十一 警悟 未

以狀白玢玢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
上舍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悟俱不復有言

楊宗喬尹新鄉峭直不下人監臨惡其不遜同列從而交構勢
如騎虎不可收拾一日桂古山過之喬告以故山日譬如對奕
且饒一着譬如爭路且退一步便無事矣喬惕然謝教告改教
職其禍遂解

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爭嘗於几案間大書忍字於緯帳
之屬則以繡畫為之明皇知其名非時名對曰卿名守和已知
不爭好書忍字已知用心奏云臣聞堅則易斷剛則必折萬事
忍為最上和為最樂上甚善之

杜河南藏書萬卷每卷題云清條買書手自校汝曹讀之知聖
道學之為不孝此可謂遺子孫以正者矣第不知其後能
遵之否李德裕戒子毋以平泉花木與人身沒未幾竟為烏有
魏徵之宅大唐撤殿材成之少間即至易姓蕭瑀之宅改為為
福寺馬燧之宅改為奉誠園郭汾陽之宅改為法雄寺遷易廢
興倏如傳舍可慨也夫

堪笑世人每因尺寸之地為子孫計以致雀角鼠牙豈非大
夢

昔盧尚書家有玉內史借船帖甚寶之張賓護作札假觀答云
曾未借出只可就觀張笑而鄰之亦不往看已而盧之乃郎極

遺愁集 卷十一 警悟 未

其不肖竊出持售張所張驚嘆良久婉辭謝却昔人云積書於
子孫未必能讀積金於子孫未必能守得賢者亡或遲遇拙者
失便速古今大都如是為之三慨

尚書見識陋者宜乎得此佳公子我喜張公不往看已妙不
買之更高若今人遇此罕物借而不肯送上門來怎不視為
奇貨

陸平翁云人生如蝶夢世路總亡羊予晨起偶閱三國志得此
二句因思曹劉孫及關張五人方其鼎立真可謂概世英雄今
人代屢更江山如舊寥寥千載人耶鬼耶以道眼觀之直是蝸
牛角上爭雄蝴蝶夢中關智可發一大噱可發一大嘆

吾儕處世功名富貴不可少及於鐘鳴鼎沸時一
 真如夢幻泡影露滋電光轉瞬而滅大堪猛省坡公不云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此固一
 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每讀此賦未嘗不為之廢書三嘆也
 諫真人銘云怒甚偏傷氣思多太損神神虛心易役氣弱病相
 侵勿使悲歡極當令飲食均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喚寢寢鳴
 雷鼓謂申辰興激玉津謂喚妖神難犯已精氣自全身若要無
 百病常當節五辛安神宜悅樂惜氣保和純壽天休論命修行
 本在人時時遵此理平地可朝真

此真養生第一要訣吾輩多病人宜書之座右

進修集

卷十一 警悟

六

陸文達有歌云聰聰勞我一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受飢寒莫
 到窮時方怨命虛空自有神仙聽定定衣食生身天付定酒
 食貪多折壽源此是人之定壽營太甚違天命不如且自安常分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蓴菜羹鱸魚
 膾嘆曰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即日命駕歸後齊敗人以爲
 智

晉石崇潘岳與賈謚友善及謚廢懼見危乃與淮南王謀誅趙
 王倫事泄收崇并及岳初岳母誡以止足之道及被收與母別
 泣曰負阿母矣崇赴東市嘆曰吾罪不至此不過奴輩利我財
 耳今日見殺爾實害之行刑者笑曰誰知財之爲害何不預散

崇不能答

齊國有老翁無子而家甚富性最鄙吝飲食不過蔬腐鄰一
 師極寒素每遇節輒以館穀市佳殺美饌與妻歡飲翁聞而羨
 之謂婦曰彼尚不肯自苦爾我爲恁曷不効彼一次婦曰善乃
 買酒肉恣啖夜夢神責之曰爾何擅盜府庫錢糧翁曰生平謹
 守何敢非爲神曰日間所費非庫中物耶翁曰鄰人甚貧每極
 自樂我却自掙何乃云然神曰彼自天生福分你不過代人看
 守何得妄動分毫上帝有旨着汝夫婦三句不能飲食以補其
 數翁驚醒語其婦婦猶未信明日果並患吐瀉經月始愈後沒
 家資盡爲宗族分散

進修集

卷十一 警悟

六

寇準被貶時丁謂與馮拯同在中書謂欲擬崖州拯曰雷州可
 也謂後亦貶拯亦隨與雷州時人爲之語曰請看雷州寇可戶
 人生何處不相逢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箕踞鼓盆而歌曰堪笑人生事有如
 花開謝妻死我必埋我死妻必嫁我若先死時一場大笑話田
 被他人耕馬被他人跨妻被他人總子被他人打以此傷傷心
 相看泪不下世人笑我不悲傷我笑世人空斷腸世事若還哭
 得轉我亦千愁淚萬行惠子曰不亦甚乎莊子曰彼且假然寢
 於巨室我則嗷嗷然從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不達於理故
 止也惠子聞言大笑而去

山○簡○開○王○戎○之○言○乃○大○哭○而○別○以○其○亦○情○重○人○也○惠○子○孫○莊○
生○之○語○竟○大○笑○而○去○以○其○為○忘○情○輩○也○志○趣○各○殊○見○地○各○別○
故○也○

巴○東○下○巖○院○主○僧○偶○得○一○青○磁○碗○携○歸○折○花○供○佛○前○經○宿○花○滿○
其○中○異○之○更○置○米○明○日○米○亦○滿○復○置○錢○及○金○銀○皆○然○自○此○院○中○
富○盛○及○院○主○年○老○一○日○過○江○檢○田○懷○中○取○碗○投○之○中○流○弟○子○驚○
愕○追○惜○師○曰○我○死○汝○輩○能○謹○飭○自○守○乎○若○蕪○之○不○審○適○足○以○取○
禍○吾○今○棄○之○益○不○欲○汝○曹○增○異○辰○也○

明○太○祖○時○蘇○民○沈○萬○三○家○有○一○聚○寶○盆○置○少○亦○多○上○廟○之○取○
試○集○驗○仍○以○還○後○集○應○天○城○務○疑○此○盆○之○異○復○令○取○鎮○觀○
遂○悉○集○卷○十○一○書○信○

音○門○下○因○名○日○聚○寶○門○并○徙○沈○於○雲○南○觀○此○則○知○主○僧○之○有○
見○

聖○世○稱○為○高○尚○道○人○王○子○常○侍○郎○問○以○修○行○之○術○答○曰○非○道○
亦○非○律○又○非○虛○空○禪○獨○守○一○畝○宅○唯○咄○咄○方○寸○田○又○云○以○手○捫○胸○
欲○心○清○淨○以○肱○上○下○欲○氣○升○降○又○云○常○人○以○嗜○慾○殺○身○以○貨○財○
殺○子○孫○以○政○事○殺○百○姓○以○學○問○殺○天○下○後○世○無○是○四○者○修○行○之○
道○得○矣○後○靖○康○之○變○莫○知○所○終○

武○王○入○殷○殷○有○長○者○往○見○之○問○殷○之○所○以○亡○封○曰○王○欲○知○之○則○
請○以○日○中○為○期○及○期○弗○至○王○怪○之○周○公○曰○吾○知○之○矣○此○真○長○者○
也○義○不○非○其○主○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即○殷○之○所○以○亡○也○

已○以○此○告○王○矣○王○頓○悟○

天○之○將○明○必○倏○然○而○暗○火○之○垂○滅○必○倏○然○而○明○花○果○樹○木○將○死○
先○一○年○必○花○繁○而○實○盛○其○氣○始○脫○人○病○垂○沒○亦○必○稍○稍○健○旺○故○
曰○老○健○春○寒○秋○後○熱○夜○半○殘○燈○天○曉○月○皆○至○不○長○久○最○不○足○恃○
之○事○人○能○覺○悟○斯○理○則○倏○暗○之○時○非○所○憂○倏○明○之○頃○不○足○喜○衰○
之○至○者○盛○之○機○也○盛○之○極○者○衰○之○兆○也○凡○事○退○一○步○却○勝○過○進○
幾○步○雖○云○人○事○實○天○道○也○

善○善○霍○莊○少○以○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
事○公○何○止○去○其○一○莊○曰○獵○自○我○去○漁○自○物○來○未○能○頓○改○姑○節○其○
甚○者○

遂○悉○集○卷○十○一○書○信○

食○餌○吞○釣○豈○自○我○主○哉○魚○死○於○食○士○死○於○祿○皆○食○也○觀○此○則○
知○食○之○一○字○乃○喪○身○亡○家○之○本○

宋○呂○祖○謙○以○關○洛○為○宗○少○辯○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忽○覺○平○時○念○健○澳○然○未○釋○學○者○稱○為○東○萊○先○生○
梁○蕭○允○曰○福○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福○從○何○生○顧○希○武○曰○
積○財○可○以○備○患○患○亦○生○於○多○財○與○其○因○患○而○破○財○孰○若○不○積○財○
而○無○患○人○以○為○名○言○

臨○川○聶○大○年○東○軒○著○座○右○銘○云○短○不○可○護○護○則○終○短○長○不○可○矜○
矜○則○不○長○尤○人○不○如○尤○已○好○圓○不○如○好○方○用○晦○則○莫○與○爭○智○揭○
謙○則○莫○與○爭○強○多○言○者○老○氏○所○戒○欲○訥○者○仲○尼○所○戒○妄○動○有○悔○

何如靜而勿動太剛則折易若柔而勿剛吾見進而不已者敗
未見退而自足者亡為善斯遊君子之域為惡則入小人之鄉
吾儕書紳帶以自警刻盤盂而若傷登常存於座右庶夙夜之
不忘

佛言一切世間皆從因生而因始生緣種好因則成好緣種惡
因則成惡緣吾未聞瓜因而莛生莛因而反生瓜故曰種瓜得
瓜種豈得莛又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因今生
作者是因緣者即因果之說也是以如來教諸健兒慎勿作因
良有以也吁可不警哉

妓女燕採瑜才色雙絕偶因積雪閉坐因墮一雪美人為戲一
蓮悉集

卷十一 警悟

三

士過之援筆題曰誰把輕盈妙手裝成絕趣粉頭關千穩坐不
知羞終日開張笑口偶遇多情交好遍身香汗通流可憐化去
没人收隨着江兒水走採瑜聞之心為慘然遂萌從良之願
宋張詠在益州開冠準入相謂僚佐曰冠公奇材惜學術不足
耳及出知陝適詠自成都還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
崔光傳不可不讀準不論其意及歸取光傳誦之至不學無術
乃悟而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
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問曰汝聞桂
花香乎山谷曰聞晦堂以杖擊一下曰吾無隱乎爾山谷大服

文殊謂維摩詰曰何為是不二法門摩詰視而不應文殊曰乃
無有言語文字是真入不二法門

昔一尼悟道作詩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屨踏遍嶺頭雲歸來
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孔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
迤而求諸遠正是此意

石華和尚嘗張弧扶矢以待學者義忠禪師詣之華云看箭師
即披襟受之華擲弓笑曰三十年拽弓扶矢只射得那半箇漢
子

王澹雲曰老也希得沒也戀名垂盡也還顧妻孥田宅此委順
蓮悉集

卷十一 警悟

三

之反也畢竟了此一着便爾滿局全贏吾將為達人藪掌吾更
為才士解願
委卸撒下屠刀之謂願即素位而行之謂人惟不肯委又不
能願所以種種牽纏老死不置究竟一息真堪發笑

漢武刻意求仙至以愛女妻方士可謂顛倒已極至末年乃忽
頓悟曰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惟節飲食服藥餌差可少減
病魔故宋人劉潛夫有方士傳詩云但聞方士騰空去不見童
男入海回無藥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來

唐子畏題列仙傳云但聞白日昇天去不見青天走下來有朝
一日天破了大家都叫阿呵呵又有句云佛祖無奇但作淫功

不作孽神仙有法只生歡喜不生愁無藥可延壽相諫求醫也是徒然有錢難買子孫賢積玉總為無用皆警悟語可以警醒一切

謝天瑞曰有客問予處順境易處逆境難信乎余曰兩者俱難惟智者處之均無難也順境者人心縱逸之時也縱之不已天奪其魄故曰小人福薄福過災生逆境者動輒悔吝之時也悔之痛切天必佑之故曰君子在門慶者在閭是故處順而知懼處逆而知憂則禍患不能及焉

上士達則不憂下士愚亦無憂憂之所鍾其在中人乎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憂懼二字原是小心謹慎之本但不

遺愁集 卷十一 警悟

可無事預憂及臨事過憂事去空憂以蹈傷生之病耳

咸澤禪師住廣嚴院道遠自是一僧問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一場白雲三間茅屋僧言下解悟稽首而退

漢文帝弟淮南王長犯不軌詔徙蜀不食死民為之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兩人不相容帝聞之大悔恨

唐太宗開居有美人侍側指謂玉珠曰此虞江王瑗之妻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曰陛下以虞江之為是耶非耶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珪曰昔齊桓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得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在側竊以為聖心是之也遂覺帝屏出之

遣愁集 卷一一

張寧晚年無嗣因多置姬妾一日寤於家廟曰寧有何罪至累先人傍一妻曰攜僕我輩即陰陽夫公首肯即日贈嫁數人後遂得子

陸平泉曰造物如房主我身是賃戶若年分一滿便不許住了此謂大限或曰不盡然如借房人安分守法不得弄主人彼此相和便容再住幾年亦有此理

昔一富翁家資殷厚吝嗇錙銖忽有僧為之募葬與以銀米錢帛輒不受必欲化元寶二錠人以爲狂置不之睬其僧端坐門左三年不去翁見其誠姑以兩錠畀之復遣使密視其行止僧大喜持往至一野寺席地跏趺將元寶撫摹玩弄若至愛惜者

遣愁集 卷一一 警悟

然少間脫衣包暴作枕而臥使伺睡熟竊歸翁益笑其狂頃之又至仍要化元寶翁曰適已與汝何故復來僧曰可惜兩個元寶纔閉了眼就不見了翁言下忽悟遂棄家隨遊後竟得道莫知所終

魏文侯見段干木力倦不敢息及見翟璜踞堂而與言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不肯祿之不受今汝官居相位祿食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母乃難乎璜無以應

唐李存勗與朱溫戰河上破梁夾寨時當酷暑及即位患宮中熱遣王允平別營避暑樓郭崇韜諫曰願陛下勿忘創業之難一如河上則可使溽暑變為清涼矣莊宗覽然遂止允平之役

衡山希遷大師有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又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又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僧大悟

白樂天將卜居因作詩云莫嫌地窄園亭小莫厭家貧活計微大有高門空鎖宅主人到老不曾歸

史彌遠卒久一日白晝現形作詩引咎朗吟云早知泡影須臾事悔把恩讐抵死分

買似道建多寶閣廣羅古器日一登玩有老僧詣門借觀觀畢拜謝買日不以與汝何謝之有僧曰君與我同此一觀我觀之與藏者何異聞者大服

遺慈集 卷十一 警悟 三六

魏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是何等舛人輒敢居我上艾人俯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手桃符怒紛然不已門人顧盼而解之曰吾輩不肖方傍人門戶何暇爭閒氣耶乃一笑而罷

明成化初邢宥為蘇郡守以民多隱田立清丈法或投詩諷之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如今那有閒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那為廢法

何文淵守温州有兄弟惑婦言而爭訟者何詢知其情判云祇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雁影飛兄弟悔服

宋太祖嘗後苑彈雀一臣叩殿稱有急事及出見奏乃常事詰曰此事何急對曰似急於彈雀上怒以斧柄撞墮其齒因伏地

取置懷中上曰汝將此齒誰對曰臣則何敢自有史官誌之耳上怒解賜金幣慰勞而去

張芸叟屢經遷調快快不樂嘗內集咏物賦詩其少女分得蠟燭題有云莫訝淚頻滴都緣心未灰芸叟悟遠釋躁進之意因自號為浮丘居士

袁了凡好談地理曾訪至光福問一村農曰頗聞此地有好風水對曰小人生長於斯已三十年矣但見帶紗帽者來尋地不見帶紗帽者來上坟公恍然大悟

白樂天有云親故歡娛童僕飽始知官為為他人予謂豈惟官爵凡多積而不善為我用者徒為他人造孽於已惟招怨報耳

遺慈集 卷十一 警悟 表

明有富翁積金鉅萬愛惜秋毫及病革命取巨錢手摸注視太息曰美哉阿堵奈何欲棄此去乎余聞而笑曰何不令與白骨同葬

明尚書劉南桓請老家居有直指使以飲食苛求屬吏有司惠志公曰此我門生當曉諭之俟其來留款之日老夫欲設席恐妨公務家帝便飯能對食乎使不敢辭自朝過午連進若若使飽甚比食至惟脫果飯廣一器而已各食三碗使已過飽少頃佳餚美醞羅列盈前不復下箸公過強之對曰飽甚不能矣公笑曰可見伏候原籍猶飢則易為食飽則難為味時勢使然耳使喻其諷已後不復以盤殮責人

直使喻其諷已後不復以盤殮責人

直使喻其諷已後不復以盤殮責人

直使喻其諷已後不復以盤殮責人

直使喻其諷已後不復以盤殮責人

直使喻其諷已後不復以盤殮責人

更齋三管

事者閉之反也。人若有事，則此身便不安閒。隨風雨疾病，不得奔馳料理。苟能上無公逋，下無私負，和羹淡菜，勝似珍饈。曲肱安寢，賽如高枕。古云：富則多事，又云：無事為福。淡有味乎？斯言以此一管，則有事可化為無事，而况本無所事，何幸如之？病者健之反也。人若有病，則此軀怎能康健。隨爾飲食起居，不由不呼號困頓。苟能四體兼強，五官並適，步履優悠，可當車馬。舉止便利，無異神仙。古云：愁能致病，又云：病足傷生。深有會於斯言。以此一管，則有病可幾於無病，而况實無大病，何樂如之？死者生之反也。人若至死，則此心更不由我做主。隨爾妻孥田

遺德集

卷十一

管悟

三

宅錦花世界，不怕不盡行。拋撇苟能色空空，色水月鏡花塵緣。不擾參破迷關，愛根盡滌，掃除障礙。古云：隨爾官情濃，歸時帶不來。由你生起，重死時將不去。深有味乎？斯言以此一管，則貪嗔漸斷，煩惱咸除。究既可解，恩亦自釋。自然念爭，遠息情慾。頓消不求生，而轉可生。常憶死，而反不死。何快如之。

嗟乎千年已屆，知非矣。世上應無百歲人，蚤已十去其五人。生七十古來稀，不且三逾其二。昔人云：來日漸少，去日若多。此之謂矣。况予性做修，未免好大喜功。一生多事，更兼所遇多速沾滯，不能擺脫。所以本無所事，而心事偏多。實無大病，而心病轉劇。不知有限光陰，何堪虛度。無端惹緒，奚用糾牽。

急急回頭日，焉三管。聖人云：能取譬于雖不敏，請事斯語。乃作三管，以自解曰：君子有三畏，予既非其時，曾氏有三省。予又無其志，予今設三管，更齋自為計，不以此勸人。非以此諷世少者壯者，不可聞進者。銳者莫足喻，然則予將何說乎？亦曰：聊以安其過，因附錄以質諸善達親者。

遺德集

卷十一

管悟

三

遺愁集卷十一

一集吐氣

理直氣壯情真語當鑿鑿而談侃侃而言聞之首肯聆之醉

漢哀帝時鄭崇為尚書好直諫貴戚惡之上詰之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絕主上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市

唐段文昌負才傲俗落魏荆湘間江陵街市有大宅一所傍流渠高殿壯麗文昌乃濯足渠上自言我若作江陵節度當買此

以居聞者咸笑之後果鎮荆南遂買其宅

遺愁集

卷十一

吐氣

十一

何如着堯牟答曰此貂冠實從堯牟中來耳上深然之

齊大饑默教為食於路以待饑者有人蒙袂接履買然來放左手捧食右手執飲日嗟來食其人揚目而視日予惟不食嗟

來之食以至於此也教聞而謝之終不食而死

漢惠帝無嗣大臣迎立代王至渭橋上璽符王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始即位太尉周勃請問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

私王者無私何用問為勃乃氣沮是夕即拜昌為衛將軍

漢龔遂為渤海太守單車獨行至府勸課農桑使民賣劔買牛

賣刀買劔路見有帶劔持刀者即呼諭之曰汝等皆我良民何為帶牛佩劔

漢元克罔年已七十餘先零諸羌叛宣帝問誰可將對曰

老臣復問度羌何如當用幾人答曰兵難遙度願至金城關上

方畧及至設立屯田誘羌降服乃振旅而還

百標以孫劉和好欲遣使說降周瑜以離間之將幹自謂與瑜

有舊請行瑜知其來意乃盛陳兵衛會集將佐大開營門始延

之入復設宴款待酒酣謂幹曰大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言

遺愁集

卷十一

吐氣

十一

計從屬福共之假使蘇張復生能移其志乎言畢大笑幹竟不

能進一語

魏使邢貞拜孫權為吳王吳使趙咨入謝丕問吳王學乎咨曰

吳王志存經畧不效書生尋章摘句又問如大夫者幾人咨曰

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孫皓降晉賜爵歸命侯設御宴待之賈克謂日聞君在江南整

人眼珠剝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日人臣有執其君篡其位及

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與武帝皆默然深愧

郭默殺劉胤王導以默驍勇難制命為江州刺史陶侃聞之投

秋而起日默殺方州即為方州若害宰相即為宰相乎導以書

答侃謂包容忍所謂遵養時晦侃大笑日是乃遵養時賊也

即起兵斬之

趙王石勒問徐光日朕方古何主對日過於漢高勒笑日人豈

不自知朕遇漢高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與並

殊聞之大懼詰以狂率仲淹曰辱公之薦每懼不能稱職為知已羞不意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

宋王曾執政進退人才莫有知者范仲淹謂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器德獨少此耳曾曰恩欲歸已怨將誰歸耶仲淹深服之

宋趙抃為中丞舉吳中復為御史未識其面或問之答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官耶彈劾不避強貴時稱鐵面御史

司馬光將改熙豐之法范純仁曰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後富商講而繼行之願公虛心以延眾議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

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尤深謝之

遼使耶律承昌來聘蘇軾館之與之入覲見文彥博於殿外卻立改容曰此非路公也耶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鍊少年有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遠承昌拱手曰真天下異人也

宋徽宗數徵行秘書正曹輔上疏切諫帝令赴都堂審問余深責之曰汝乃小官何敢遽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其愛君之心一也深不能答卒編管於郴州

韓世忠國淮揚金兵救之世忠遣人語曰錦衣驍馬立陣前者

韓世忠國淮揚金兵救之世忠遣人語曰錦衣驍馬立陣前者

韓相公也及敵至連殺其二帥遂引去

曾開晏敦復尹焞及李綱等連章諫和議不聽胡銓抗疏謂王倫本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附會秦檜孫近伴食中書贊成和議臣備員樞屬義不與羣姦共戴天地書上連貶竄陳剛中啓書致賀吳師古毀其書於木金人募之千金人謂潛巷抗疏可與日月爭光為中興奏疏第一

張浚使李顯忠帥師伐金復靈壁及宿州捷聞高宗手書曰近得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邵宏淵曰招討真關西將軍

宋御史中丞黃治嘗言予有五不欺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

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

甄琛好奕棋通宵不輟嘗令老奴持燭旁立睡則加楚奴曰郎君辭父母至京師若為終夜讀書受罰不辭今以奕故橫加杖責不大非理乎心實不甘也琛慙為之改節

唐裴度為東都留守辟皇甫湜為判官修福先寺將立碑使人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乃請斗酒縱飲極酣援筆立就度驚歎曰不羈之才也

張那彦官至太宰父嘗為銀工或以為請那彦羞之歸以告母母曰宰相家出銀工良足為愧銀工家出宰相乃是美事何足為恥

張那彦官至太宰父嘗為銀工或以為請那彦羞之歸以告母母曰宰相家出銀工良足為愧銀工家出宰相乃是美事何足為恥

朱溫篡位之日。與宗族飲博。酒酣。其兄全昱。忽投瓊擊盆中。迸散。睨視曰。朱三爾。陽山一百姓。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不知朝廷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行見汝赤其族矣。尚何以博為。溫愕然。

明天淵髯長數尺。仕元為學士。元亡。削髮為僧。改名來復。見心而其髯如故。太祖定天下。召至。怪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為僧。吾亦任汝。然留鬚亦有說乎。對曰。削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上深以為然。

南京歷代皇帝廟。每年一祀。各位前皆二爵。惟獻漢高以三爵。蓋因廟初成時。太祖臨祭。禮畢。復至漢高神位前。笑語曰。劉君

今日廟中諸公。當時皆有所憑藉。以得天下。惟朕與君不階寸土。手提三尺。致身天子。比諸公尤為難事。可共多飲二爵。遂為定例。

元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李木魯神時為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眾有慙色。

宋王曾自青州發解。及南省廷試。皆首選。劉子儀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曾正色曰。平生之志。豈在溫飽。晉王述轉尚書令。得詔便拜。其子曰。故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

堪耶。子曰。何為不堪。但克讓為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須復讓。

靖難兵掠彰德。都督趙清傑却之。城中乏薪。毀屋以炊。王知其困。遣人招之。清對使言。殿下至京。但以片紙召清。清不敢不。至今為朝廷守。其敢棄命。失職乎。王悅其說。命緩其攻。解馬都尉梅殷尚高后長公主。鎮守淮安。燕王來假道。乃割使。者。其授。其為殿下言。君父之恩。不可違。及奉命日。大恟。幾。公。主。書。血。為。誓。招。之。殷。至。王。曰。野。馬。勞。苦。殷。日。勞。而。無。功。高。后。之。使。高。后。來。將。死。宜。稱。甘。公。主。疑。上。意。指。使。牽。衣。痛。擊。殷。殷。曰。臣。在。此。死。臣。不。去。高。后。笑。解。之。卸。官。其。二。子。

遺愁集 卷十一 中氣 八

道悉集卷十一

一集羞澀

於法不合於理不宜言者扭捏聽者忸怩姑作解嘲聊且支吾自覺無顏勉強啾啾集羞澀

蜀簡州刺史安童伯性貪賄州民有油客鄧姓者家資鉅萬以善奕名伯因召與對敵却令侍立每落一子伴即退站牖下俟已算定乃使之進終日不下十數子復不與飲食鄧既立倦且飢甚不堪連日被召殊以為苦或曰彼意不在棋何不獻賂以求免鄧不得已從之托人餽以千金乃獲止

唐肅宗殺建寧王倓李泌引武后事以諷諫謂武后有四子長

道悉集

卷十一

日弘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醜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懼乃作黃臺瓜詞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少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毋再摘上聞之愕然

史記漢王父太公為項羽所得乃以高祖置其上使人告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王應曰吾與若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設欲烹爾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果欲烹之項伯諫曰吾聞為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名不如捨之乃得免

康百可云有一士人性極貪鄙取人不遺錙銖而已之所有分毫不捨或譏其吝答云一介不與聖人之道也或云然則一介

不取若以為何如答云此則願學而未能也或笑曰若爾君只好學得半邊聖人

天下如此輩儘多想俱學得半邊聖人大率皆奉教此士人耳

洪武三年元主殂李文忠捷報至適百官方朝見遂相率稱賀劉炳亦在內上曰爾本元臣今日之舉爾不當賀炳懇謝

高祖是有人心語情理俱是但既肯臣事二君想亦未必打算到此况身已在列賀固不可不賀又不取所以做此等人最難

明靖難兵至京曹國公李景隆開門放入後以犯法且得諫云

道悉集

卷十一

十八子當有天下上令執詔獄論死景隆見上大呼曰陛下非臣開門奉迎何以得有今日上折之曰幸是朕來若他人至汝亦開門延之耶景隆語塞

漢高帝即位冊后立子而不封及太公一日來朝太公乃擁篲迎門却行上大驚下扶太公曰帝為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乃尊為太上皇

漢霍光迎立宣帝冊后皆擬光女上求徵時故劔大臣知旨為立許婕妤會許氏病擬光妻顯欲貴其少女成君乃使女醫淳于衍投以毒藥遂崩光心知之猶豫不忍發

唐太宗見太白晝見問太史李淳風對曰唐三世後女主武王

代有天下。上以將軍李君羨小字五娘官稱封邑皆合武字乃黜為華州刺史尋殺之以應識記復以問淳風對曰天數已定不可妄戮無辜今聽其自然則其人已老或者尚望其回心倘誅求無已縱或得之若天更生少年此事反為難制上默然唐高宗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出宮女武氏為尼上詣寺行香見而泣因納入後宮為昭儀昭儀潛扼殺女以誣王皇后上由是有廢立意恐大臣不從乃與武氏幸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為朝散大夫復賜金寶縉帛十車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之無忌故對以他語上不悅而罷明日召入內殿謂曰武昭儀有子欲立為后何

遺愁集

卷十一

三

如褚遂良曰皇后名家子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有大故不可廢也明日又言對曰陛下必欲易后請妙選天下今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眾所共知萬代之後將謂陛下為何如主上大怒無語又明日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便欲易婦况天子乎上以問李世勣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於是遂決廢王皇后而立武后賈似道以去要君度宗拜留江萬里曰自古無此君臣禮似道曰微公幾為千古罪人然心益忌之萬里恐其中傷遂力求去史嵩之以父喪去位特詔起復之太學生黃體伯等上書切諫

不發時范鍾領相事惡諸生言事諷京兆尹趙與譚驅逐遊士諸生聞之乃作捲堂文以辭宜聖遂行嵩之自知公論不容始上疏乞終喪制

唐李孝本二女姿容極麗沒配右軍文宗取之入宮拾遺魏晉上疏諫上曰朕憐其孤露收養官中嘗於疑似之間遽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乃祖矣

宋真宗深以澶淵之盟為辱王欽若請封禪以誇示外國帝恐王旦不從尚猶豫會幸秘閣驟問杜鎰曰自古河圖洛書果何事耶鎰老儒不測上旨謾應曰此聖人神道設教耳上意遂決即日召旦飲甚歡且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享共之

遺愁集

卷十一

四

及發封皆美珠也旦悟上意且感其恩勉從之上乃謂羣臣曰夜半忽有神臣星官絳衣告曰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遣觀皇城司奏左承天門有黃帛曳鳴尾上蓋所降書也因步至承天門遣內臣升屋奉以下且等跪進帝再拜受之盛以金匱王欽若率羣臣以祥瑞稱賀宋王欽若為樞密使丁謂參知政事而陳彭年劉承珪林特等三人附和之時人號為五鬼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又以上遇之厚遂逡不忍因追思李沆之言服其先識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翰林學士范鎮乞致仕上疏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

之策陛下有愛民之心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見之大怒持之至於手顫乃自草制極其詆訶遂罷

晉衛瓘知太子昏愚不堪為嗣一日伴醉跪晉主牀前曰臣有所啓上曰公有何言瓘欲語而止者三因以手指牀曰此座可

惜晉主意悟謬曰公真大醉耶瓘於是不復有言

曹元禮善算術詣陳廣漢設食甚薄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

曹以筭籌算曰俎上蒸豚厨中荔枝云何不設以待客廣漢大

驚無語

梁成大賊害忠良李知孝貪狡議佞並為史彌遠羽翼然李心

竊鄙梁嘗歎曰所不堪者他日當與成大同傳耳

連悉集

唐懿宗時士大夫深嫉宦官有事小相涉則眾共棄之建州推

官葉璨嘗與宣武軍宴議監軍之面既而及第遇之於塗因與

馬上相揖遂謗譏喧騰竟至終身沉廢

五代李崧曰宜得重臣鎮太原非石敬瑭不可晉祖深德之謝

曰為浮圖者必合其尖蓋欲其始終成已也

宋王旦臨終薦寇準自代帝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對曰他人

臣所不知也復謂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諫天書一事之失遺

令諸子削髮披緇以歛楊億以為不可乃止議者以其不能以

正自終或比之馮道云

明泰昌登極南匝月忽抱病頭目眩暈四肢軟弱不能動履太

醫李可灼進紅丸服之遂崩皇太子曾賜銀五十兩二表裏御

史王安舜特參其用藥忽悞之罪有旨李可灼進藥不效殊失

敬慎但亦臣子愛君之意姑從寬典罰俸一年

郭登狹中詭僻登進士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繇朝議惡其

纏激故久不調後復伺普望塵叩陳普笑語人曰今日甚榮得

巢由拜於馬首

法光時吳中某宦之妻某氏與兵道某通訂其舟中相會因寄

詩與約有為憐貴客芳心亂欲訪仙郎帆影遲之句一時傳笑

遺愁集卷十二

成都余 畜生生

松陵顧有孝茂倫 鑒定

古吳張貴勝晉侯纂輯

李 寅露顧

程 烈彥明

趙維烈承哉

李雲濬既足

友人

程 燦然明

吳樾臣雲奕

訂正

錢廣梧羅臣

朱 范西畏

〇〇一集頑鈍

是非之情人所共有廉恥之念豈日無之惑於勢利爭為語

遺愁集

卷十二 頑鈍

上

錯○悉○其○良○心○老○其○面○皮○集○頑○鈍

晉桓玄反遷帝於尋陽即帝位登御座而赫忽陷群下皆失色

殿仲文進曰良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

晉穆再思為人狐媚人戲之曰楊公而若高麗再思欣然為高

麗舞或譽張昌宗云六郎貌似蓮花再思曰不然乃蓮花似六

郎耳

宋趙師誥事韓侂胄一日遊南園山莊領左右曰竹籬茅舍

真乃田舍間氣象但少犬吠鷄鳴耳未幾犬吠鷄鳴視之乃師

誥也眾大笑

無鹽者齊之醜女髮黃肌黑目深鼻聳耳歪面凹聞西施患心

齊嘗捧而舉人愈以為美亦效之見者欲嘔年三十而無人妻

婚乃自詣於齊宣王門為陳時政王大駭服拜為后

袁昂始事齊明帝曰昂昂千里駒卿實有之今汝名昂即字千

里特拜御史中丞後復事梁為吏部尚書武帝戲曰昔齊用卿

為黑頭御史今朕用卿為白首尚書昂甚慚謝世號為宗臣

宋山陰公主適何戴謂文帝曰陛下六宮數百妾惟駙馬一人

何不均之甚帝晒之吏部褚彥回美鬚容一日值宿西閣至夜

就之不為移志王曰公毋如彼何無丈夫意趣褚曰臣雖不敢

不敢首倡亂階

遺愁集

卷十二 頑鈍

二

地搖頭轉目帝大笑盧藏用嘆曰是舉五經掃地矣

人有一女兩家求之父曰東家富而醜西家美而貧欲東則

在在欲西則右袒女乃兩袒父曰此是何意答曰願東家食而

西家宿

天下無兩全之事此女見識真堪絕倒直可補造化之所不

逮

唐李休甫有六女極珍愛廳事壁開一橫隙飾以異寶障以絳

練使諸女戲於窓下笏子弟人謁輒令自送竟取可意者事之

唐魏元忠為相有疾僚屬往省郭弘伯為御史獨後因效越王

故事請觀便溺即染指嘗之以驗病之輕重賀曰古云甘者不

廖今幸味苦保為無恙元忠惡其諂媚尋得疾愈暴其語於朝問者鄙之

唐盧肇黃頗皆宜春人同舉於鄉郡守獨饒頗明年肇狀元及第歸守接禮甚厚延觀競渡肇云剛道是謔偏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守大漸

宋丁謂貶崖州司戶意甚無聊嘗謂客曰天下州郡孰為最大客曰京師也謂曰恐未必然朝廷宰相今日為崖州司戶則似崖州為大矣聞者絕倒

進士張光遠性喜勢每干索權豪無厭或遭門吏撻辱畧不悔改時人語云光遠顏厚遠過十重鐵甲

道悉集 卷十二 頭鏡 三

則天朝后有疾遍祭神廟給事中關朝隱親撰祭文以身代瘞泔浴伏於俎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張元一乃書代

唐張說為承旨士爭趨之富川王質吳興沈瀛夙負聲譽及同官樞屬交以請說為戒眾聞而壯之一日質乃購沈密潛往說致歎升堂而瀛已先在不覺相視愕然

生性諸婦者雖強作硬漢到底熱中夾忍不住的可發大噓宋崇寧末蔡京為相策進士蔡疑以語附得首選一日晉謁乃

認京為叔京命二子攸修出見疑不敢以兄弟相稱亟云向者大誤細思宗諸公實叔祖二尊係諸父行也京與二子不覺失

笑 程松諱事韓侂胄一妾於平原名為松壽韓曰奈何與大談同名松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庶幾得蒙記憶耳

唐宦者魚朝恩用事得賜金二錠轉奉錢溥溥欣然受之日嘗與朝恩作首飾常項戴太監

宋世宗至殿黃妃慕劉德願曰卿等愛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曰臣等亦願與妃同死帝曰卿等何苦死此爾急淚羊曰我聞日自愛妾耳

元危素死難不果徐達載以歸太祖雅重其名乃命為學士一日上御東閣靜坐聞履聲素微簾內詔問為誰對曰老臣危

道悉集 卷十一 頭鏡 四

素上日是爾那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懼汗流明日謫居和州竟以憂死識者鄙之

王莽因臘日上椒酒陰置毒酒中帝飲之得疾莽乃作策請命於泰時願以身代藏之金匱已而上崩謝鸞奏言孟通浚井得白石有丹文曰告安漢公為皇帝因請踐祚莽偽為謙讓謂之

攝皇帝後漢兵謂莽鳩殺平帝乃發策金匱泣示群臣及被迎為不食身隨斗柄高生日天生德於予漢軍其如予何卒為眾所殺

嘗讀詩而見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不禁發然曰嗟乎以此言之則蓋

棺尚不能以定論乎孰知天公至巧再不肯使人半路埋沒
好友必有個結局的

唐天后多引學士章元萬頃等使撰列女傳密令參決表奏以
分宰相之權謂之北門學士

醴泉人侯思正求為御史天后曰卿不識字對曰解豸何嘗識
字但取其能觸邪耳后笑而從之

侍御史傅遊藝上表請改國號太后遂以唐為周稱則天聖神
皇帝立武后七廟以遊藝為大將軍期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
紫纁四時仕宦

晉王受禪稱帝求唐舊臣蘇循詣行在循至魏州即拜謂之拜
遺愁集 卷十一 頌贊 五

殿見王呼萬歲獻筆三十枝謂之畫日筆

馮道滑稽多智浮沉取容自唐莊宗至周世宗歷仕五朝不離
符相三公之位每更易一朝輒首為勸進以獲寵嘗著長樂老

敘自述一生榮遇之狀時人難以德量推之然終為世所鄙
越叙得榮耀却是自畫供招反不如不叙的藏拙乃名臣傳

中首為記載令人有穢史之歎

丁謂與寇準同相謂因寇稱譽得致通顯雖同列而事之甚恭
嘗會食中書羹污準鬚謂起拭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

官長拂鬚耶謂大愧恨

宋鄧綰附會新法王安石喜之拜為侍御史都人笑罵綰曰笑

罵由他笑罵好官還我為之

宋吏部尚書許及之久而不遷見韓侂胄不覺屈膝及生辰爭先
慶祝及之後至門已閉而闢未下遂俯僂而入時人謂之由竇
尚書屈膝執政

南燕汝水冬月不冰燕王超惡之李超曰良由道帶京城近日
色也陽氣照臨是以不冰燕王大悅

請安之談可與殷仲文相伯仲

宣和辛丑方臘作亂官軍討之所過俘掠縉雲富民陳氏二女
金為所執植刃於旁曰從我則歸否則死長女不為動延頸受
刃軍斫之死次女竟受汗後有責之者曰爾獨不為姊所為乎

遺愁集 卷十二 頌贊 六
夫女慘然應日難難難

昔有姑嫂二人路經高郵州蚊蟲極多因無帷帳嫂不能忍
遂往鄰舟客帳借宿竟爾失節其姑端坐達旦為蚊咬死皮
骨都盡骨為之出地方以聞勅旌為露筋娘建廟設祭迄
今為神設有人責其嫂必應為難即使詢其姑亦必應為難

余因借此以與陳氏二女參看

宋神宗頻幸蔡京第有謝表云主嬪上壽請酌而肯從揮子牽
衣挽留而不卻時傳以為笑談

明正統間太監王振擅權戶部侍郎王祐拜為義子出入其門
祐貌美而無鬚善伺振顏色振甚眷焉一日朔日王侍郎爾何

祐貌美而無鬚善伺振顏色振甚眷焉一日朔日王侍郎爾何

無髮禿對日老翁無髮兒子豈敢有髮振為微笑心甚喜之
宋王全斌伐蜀蜀王孟昶遣王昭遠禦之昭遠樓櫓而言曰吾
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拾芥耳執銳如意指揮三軍自方諸
葛武侯宋師擊之三戰三敗退次魏城差不敢出

王昭遠敗蜀王請降因命李昊草表前蜀王衍之臣也降表亦
出吳手蜀人乃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

其體武臣聞之大悅特授御史特因號為四其御史
漢王莽記外國重駢末朝獻白雉太師孔光等遂稱莽功德比
周公致成周白雉之瑞宜號為安漢公加宰衡莽謬為謙讓太

保神復奏言天下雖公辭讓莫不何化蜀男子路建等
作難文王卻虞芮何以加宜報告天下

嘉靖時方士段朝用以燒煉術詣郭勛以進特賜名紫府宣忠
高士復獻萬金以助工雷壇上悅後屢試其術悉不驗遂疎之

萬曆五年丁丑閣臣張居正居父喪奉旨奪情視事編修吳中
行趙用賢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交章劾其貪位忘親居

正大怒欲加重罪禮部尚書馮自強為解居正以一手撻鬚跪
曰公饒我掌院王錫爵亦造來次求寬居正曰聖怒不可測錫

爵曰即聖怒亦為老先生而怒豈容坐視語未畢居正不覺屈
膝於地舉手引錫爵狀曰爾殺我爾殺我錫爵大驚趨出

明日四人同時受杖尋遣戍觀政進士鄭元標憤甚視四人杖
畢而上疏越二日亦有旨廷杖謫貴州都御史陳瓚在告貽書
馮自強曰師相事宗伯宜倡疏留勿遣我名自強嘆曰此老病
必不起心先死矣

李自成入承天門顧盼自得躍馬騰弓指門榜語諸賊曰我
矢中其字必一統及射之卻不中中天字下自成愕然賊將牛
金星進曰中其下當中分天下自成喜投弓大笑

承業既立覽章奏多干犯者輒令焚之以滅其跡已而問解縉
等曰爾輩宜皆有之衆猶未對修撰李貫進曰惟臣實無上曰
爾獨以無為賢耶食其祿則思任其事朕非惡盡心於建文者

世惡誘之壞法道之亂政者耳貫大慚
成化中萬安以萬貴如得寵冒認同族結為兄弟進僧繼曉以
回寵深結李孜省以針援孝宗東宮時檢知其惡及憲宗崩林

道交章論之上令懷恩以疏至問示安毋展一卷安跪泣乞哀
全無去志恩乃令摘其所佩牙牌推其背曰請出矣安始惶悚
歸第安久在內閣人或諷之即曰安惟一死報國及被黜在道

猶看三台星與復用也其無恥如此
嘉靖十四年給事中薛宗鎰孫應奎合疏論吏部尚書汪鋳姦
貪誤國鎰上章自理全無去意上雖慰留而心頗鄙之召費宏

金時論曰法為九鼎之長彼論如此何煩論朝且又不肯自陳

金時論曰法為九鼎之長彼論如此何煩論朝且又不肯自陳

金時論曰法為九鼎之長彼論如此何煩論朝且又不肯自陳

金時論曰法為九鼎之長彼論如此何煩論朝且又不肯自陳

如國體何卿輩宜使聞之二人遂以諷鉞鉞不得已始引疾歸

遺愁集

卷十二 頌

遺愁集卷十二

○○一集窘急

欲人不知除非莫做我待窮他他先議破抵得不來遮藏不
過漏洩機關心驚膽怖集窘急

唐孟浩然與王維友善一日隨入內署俄而玄宗駕幸維第浩
然不得已急匿牀下帝覺之間為誰維以實告上曰朕久聞其
名未識其面詔使出見令誦生平得意詩浩然誦至不才明王
乘多病故人疎上不悅曰卿不求仕朕未嘗棄卿奈何怨望乃
爾易不云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之句耶乃放歸不用

宋趙普獨相十年太祖嘗幸其第會吳越遣使致書及送海物

命即啟之開函皆瓜子金也普惶恐叩謝曰臣實不知上曰第
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普流汗沾背

唐德宗微行西明寺宋濟為中方生抄書上曰茶借一杯濟曰
鼎水方煎請君自取上問姓名濟曰姓宋行第五須臾聞呼官

家濟惶恐無所容上曰宋五亦頗坦率後吏部放榜聞無濟名
上笑曰宋五又坦率也

宋真宗祥符中命詞臣撰日本國祥光記當直者學不優常以
張君房代之既傳宣甚急而張適醉倒樊榭搖之不醒紫微大

齊陽大年錢希白戲作詩以諷之曰世上何人曉發明司

監拂衣入華山世上何人號最凶紫微失卻張君房
唐則天朝武后常賜張昌宗集翠裘令與狄仁傑奕棋賭審狄
因指所衣紫駝袍曰臣以此駭后曰似為不等狄曰此大臣朝
見奏對之服也昌宗累局連北狄竟劍裘謝恩而出

明憲宗宴駕內監於宮中檢得一小篋皆房中術也署曰臣萬
安進太監懷恩補至閣下當眾示安曰是豈大臣所為乎安慚
汗不能出一語

劉秀攻王郎至蘄會王子接起兵應郎城中擾亂秀急趨出至
蕪荑亭飯甚馮異進荳粥又聞郎兵後追從者皆恐蕪荑汜河
候吏還自河水漸流無船可渡秀使王霸再視霸恐眾驚詭曰

遊愁集 卷十一 帝急

水堅可渡遂驅而前水果合渡畢而水即解及至南宮復遇大
風雨貫粧盡溼秀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舉火秀對
竈燎衣異復進麥飯連夜馳赴信都

漢元嘉元年群臣朝賀梁冀帶劍入省向書張陵叱出勅羽林
虎賁奪劍冀致謝陵不應卒解之即劾奏冀宜下廷尉治罪河
南尹梁不疑嘗舉陵孝廉謂曰舉君實所以自討也陵曰明府

不以陵不才誤見擢敘今申公憲正所以報私恩也不疑大慚
王敦作亂王導師宗族請臺待罪周顛將入導呼曰伯仁以百
口累卿顛不與言及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切及出導又呼之

顛亦不顧但謂左右曰明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

既又上表明導無罪言最懇至導不知深恨之及後呂綺說敦
除顛等敦問導導不答遂收顛殺之迨導檢中書故事見救已
之表乃泣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冥冥之中負此良
友矣

隋楊廣淫暴文帝所寵陳夫人旦出更衣遇而逼之拒之得免
上知之怒曰畜生無禮何足付大事獨孤悞我欲復太子勇廣
遂欲父自立勇亦被殺因以同心結賜陳夫人遂召幸

唐太宗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樹也宇文士及從旁譽之不巳上
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初不知佞人為誰意疑是汝今果
不謬士及叩謝慚懼無所容

遊愁集 卷一 帝急

唐宣宗詔刺史外徒必至京師面察能否令狐綯徒其故人為
鄰州牧便道之官上見謝表謂綯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故欲
見之以訪問其設法今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

時天方寒甚綯汗透重裘顛不能答出曰吾每延英奏事未嘗
不汗沾衣也

中和元年宦官田令孜召朝貴飲張濬恥於眾前拜之乃先賜
謝及客畢集令孜大言曰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今日於
處謝酒則又不可清羞愧無地

宋神宗嘗謂輔臣有無人才之嘆蒲宗孟曰人才半為司馬
部言言曰宗孟乃不取光耶只辭樞密一節朕即位以來

惟見此一人他人雖迫之使去亦不肯也宗孟戰慄無所容
宋中書侍郎林摠唱貢士名不識甄益字徵宗笑曰卿誤耶摠
慚急無語而為發赤明日出知滁州

金粘沒喝入天長軍報至高宗倉皇無措乘騎馳至瓜州得小
舟渡江時汪彥伯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屠說法堂吏大呼曰
金兵掩至聖駕行矣二人相顧失色乃戎服策馬南馳

明武宗時流賊趙風子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棄家逃出僅以
身免賊焚其屋舍發其墓塚復取芳衣冠被之庭樹溼敷其罪
惡引劍斬之曰吾今日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鈞州不克初
欲屠城因尚書馬文昇家在園中竟引架去

道愁集 卷十二 情癡
觀此則知惡人何嘗便宜善人幾曾喫虧可見賊也康知好
反若人不分善惡未免賊亦不如

道愁集卷十二

一集情癡

情可以生亦可以死既不可有又不可無果若有情癡者為
多何害書者何妨籠鷺集情癡

唐進士崔象辨曲江宴乃以雕籠載歌妓遊觀為國司所發崔
抗王尉敘事判云深慚席帽密映瓊車紫陌尋春既隔同年之
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

歐陽詹得太原妓遺詩曰自從銷瘦減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
欲識舊時雲鬢樣開奴牀上鏡金箱

漢張敞為京兆尹常為妻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者雖有司以

道愁集

卷十二 情癡

聞上問之對曰閨房之內夫類之私情之所鍾殆有甚於畫眉
者上笑之

唐玄宗宴諸王子木蘭殿時木蘭花正發皇情不悅楊妃醉中
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顏大喜方知迴雪流風可以旋天轉地一
日上在便殿覽漢成帝內傳妃子後至以手整上衣領曰看何
書史上笑曰是成帝獲飛燕記因其身輕若不勝風恐其飄去
為造水晶宮令宮人掌之而舞復笑曰爾則任吹多少蓋謂妃
微有肌也妃曰霓裳羽衣一曲似可掩映前古上曰朕纔戲卿
便欲喚乎

蜀後主自製小巾宮女多衣道服皆白道冠每侍宴酣醉則免

冠豎髻別為一家之美。臨施脂粉。夾蓮額。號曰醉粧。國人歌曰：這邊走那邊走，只得尋花柳。那邊走這邊走，莫厭金樽酒。又與雙俠韓耶、顧珣、潘迎等為狎客。競以手搯頭，令唐師入境。過其報而遊。迨師至利州，方知將士忿曰：且打叔手搯頭客。周宣帝曰：自知身命促，把燭夜開遊。

郭璞有異術，偶至廬江太守胡孟康家，酷愛其婢，無由而得。乃取赤豆三升，咒之，繞散其宅主人晨起，忽見赤人數千圍其家。甚惡之，請璞為卜。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外賣之。此妖自絕，胡從之。璞私令人在彼候買，遂復為符投井中。赤衣人皆反轉自救於井。

遺愁集

卷十二

情類

二

顧憺之嘗悅一鄰女，挑之不從，乃圖其形於壁，以刺針釘其心。女遂心痛，憺之致其情，從之，遂審啟其針而愈。

太學生任昉，字少明，春一妓，日夜不暫離。妓以老嫗間，謂昉曰：吾二人情重，莫若尋利刀共死一處。昉伴諾之，乃覓木刀，裹以銀紙數重，置於枕下。擇日就死。妓深信焉。臨期，昉遂遷延時，目伎稍疑，揭紙觀之，一木刀也。即大恟，絕昉，因作雨中花詞，以曉之，意始解，情好愈密。

晉桓玄請殷荆州，殷正在妾房，畫眉左右，辭不與通。後相遇，言及此事，殷曰：初不眠，縱有此豈不以賢賢易色也。玄笑首肯。

孫子荆除煩服，作詩以示王武子。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交。

登遐忽已一週，禮制有敘，告除靈丘。臨詞感勸，中心若抽。王曰：我未知其情，生于文文，生于情閱之，但覺令人悽然，增仇儷之重。

晉潘岳字安仁，妙有姿容，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嬾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或擲以菓，常滿車而返。左太冲、張孟陽絕醜，亦復效岳遊遊，於是群女齊亂唾，冲委頓，急歸。小兒見張，譁然其笑，至以瓦石投之，亦至盈車。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戎悲不自勝。山曰：孩抱中物，何至此。戎曰：太上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山服其言，更為之慟。

遺愁集

卷十二

情類

三

王凝之娶謝夫人，既婚，甚薄疑之。既歸家，意大不悅。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亦頗不惡。汝何懷乃。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過末，不意天壤間，乃復有王郎。

桓子野，伊每聽清歌，輒喚奈何。謝太傅聞之，歎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姑欲將去，咸聞之，乃借容，舉着重服，自追之，累驛而返。日人種不可失，即孕之。

王瞻年少，有令名，神明可人，謂青長影亦好，嘗出行，從棺底。

下度輻流涕悲哀王丞相曰此是有情癡
袁粲字奉倩嘗謂婦人才智不足稱當以色為主聞曹洪女美
特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後頗冬月病熱乃出庭中自
取冷還以身熨之及旦嘆曰佳人難再得痛悼不已少時亦卒
裴令聞之曰此乃與到之事非盛德之言予與後人莫昧此語
宋陶毅學士使江南與妓秦若蘭交好贈以詞云琵琶撥盡相
思調知音少待把鸞膠續斷絃是何年東方朔十洲記謂以鳳
鳴角作膠能續斷絃
唐楊妃死於馬嵬驛以紫綉裝尸瘞於山側後玄宗幸蜀過其
所念之使中使具棺木更墓則見故香囊猶在懷中使以聞上
為之流涕

遺愁集 卷十一 情類

鄭畷少女好羅隱詩常欲委身焉一日來謁畷知女意密令覘
之因見其貌寢陋遂終身不讀江東篇什
衛洗馬玠初度江形神憔悴語左右曰見此蒞蒞不覺百端交
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人是蠢然無知者方有福分且極受用一若有情便生出許
多感慨予每嘆曰既是吾生薄命何為生我多情
趙松雪學士戲作小詞贈管夫人云我儂兩個忒煞情多譬如
將一塊泥捏一個你塑一個我忽然間歡喜呵將他來一齊都
打破重新下水再團再鍊再調和重塑一個你再捏一個我那
其間那其間我的身子裏存了你的身子裏存了我

桓溫尚晉公主溫西征李勢破之取其妹為妾因懼王置之外
宅主竊知之自率宮婢而往女方梳粧未竟散髮而前云國破
家亡不勝含羞以至今日若能見殺難死之日猶生之年至擗
刀於地前抱其頸曰吾見猶憐何況老奴遂載與俱歸
鄭清泉臨卒時語同輩曰必葬我於陶家之側庶幾百年後化
而為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
石崇富甲天下見綠珠之美即以明珠十斛買之後以佐客趙
玉倫見而悅之使人誣崇崇不之許倫怒乃謀殺崇欲圖珠珠
聞崇變即墮樓而死

遺愁集 卷十一 情類

語云富者眾之怨也色者毒之媒也季倫既以富封怨又復
以色致姦易日覆蕪諺云冶容誨淫崇兼坐其病安得不敗
且死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尚義昌公主陳政衰謂主曰國破伊必入
權門倘情緣未斷尚冀相見乃以祖傳鴛鴦鏡剖之各懷其半
約他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及陳亡主果為趙公楊素所得德
言乃寄詩云鏡與人俱去鏡歸人未歸無復姮娥影空留明月
輝主得詩悲泣不已越公聞之愴然乃召徐還其妻
難得令人有信又難得公主多情更難得越公慷慨好義分
而復合兩稱佳事
薛道衡元宮中第一等手清明日上令宮妓踏青鞋懷寶佩

為見而悅之。因樂供奉。蒸潛通消息。羔令崔作小詞。方得見。薛崔吟曰。今生無所願。願作樂中尊。得近佳人纖手內。研羅裙。上放嬌聲便死也。為榮因各賜。蒸肌酒一杯。崔後調補荆南司錄參軍。薛因理筆為監軍。所取赴闕。明皇因見前詩。特賜薛為崔生妻。

王長史一日登茅山。忽大慟。哭曰。瑯琊王伯與終當為情死。

造愁集卷十二

一集巧遇

緣不可分。合不可離。前定在天。人所不知。無待強求。無容預計。邂逅相逢。猝然而至。集巧遇。

王積薪夢龍吐棋。授之。其義精妙。遂為國手。一夜宿村店。聞間壁棋聲。訝及明往視。僅見二翁對坐了。無局在。問之曰。手談也。

汝南桓景。路遇費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有災。急令家人作紫囊盛茱萸。繫臂登高山飲菊花酒。竟日此禍可消。景如其言。至夕歸。見家中鷄犬多暴死。房曰。代矣。

造愁集

卷十二 巧遇

張君壽浪遊江湖間。八月十五夜。皎月澄空。水天一色。忽見上流一舟如雀。獨一老翁盪漿而歌曰。郎提密網截江圍。妾把長竿守釣磯。滿載魴魚都換酒。輕煙細雨又空歸。君壽異之。刺舟與語。又歌云。蓼香月白醒時稀。潮去潮來自不知。除卻醉眠無一事。東西南北任風吹。歌罷飄然而去。

有李生者。其舅姓盧。有道術。邀詣其居。日求得一妓。兼善筮。後令侍飲。筮篋上有朱字曰。雲中下江樹。天際識孤舟。後娶陸長源女。乃所見于盧家者。果善筮。後朱字宛然。生具說前事。女曰。往常曾夢為仙官所攝。

漢司馬相如。至臨邛。見富人卓。主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律。

卿素與臨印令王吉善時王孫門下家僮八百人相謂曰聞令
有貴容易爲具召之并招令長卿酒酣令曰聞公善琴請撫一
曲以爲娛因見文君從篋中窺遂以琴心挑之乃歌云鳳兮鳳
兮歸故鄉遊遊四海求其凰時未遇凰將何悟今夕登斯
堂有絕淑女在此方室避人還我獨傷何緣交頸爲鴛鴦長卿
從騎雍容閒雅甚都文君竊慕心悅焉既罷復令人重賂文君
侍者以達慇懃夜乃奔長卿共歸成都

唐時錢起夜宿驛舍聞窗外有誦聲云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
青起怪而識之至天寶十載應舉座主李暉試士以湘靈鼓瑟
詩題起賦曰善鼓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徒自舞楚客不堪

遺愁集

卷十一 巧遇

二

聽雅調淒金石清音發杳冥蒼梧來暮怨白芷動芳聲流水傳
湘曲悲風過洞庭至落句意久不屬因思及前聯遂續足之主
師見其末句風致不凡謂無人間煙火氣大加稱賞竟中魁選
晉王敬伯會稽人少好學善鼓琴年十八仕於東宮爲衛佐休
暇還鄉道吳維舟中渚登亭望月悵然有懷乃倚琴歌泣露之
詩俄聞戶外有嗟嘆聲急啟視見一女子甚有容色謂敬伯曰
女郎悅君琴韻願共撫之繼而女郎至委質婉麗綽有餘妍從
二少女乃撫琴揮絃調韻哀雅復命人婢酌酒小婢彈箏篋作
宛轉歌女郎脫頭上金釵扣琴絃而和之歌曰月既明西軒琴
復請心卜酒爭芳夜千秋萬歲同一情歌宛轉宛轉復以哀

願爲星與漢光景共徘徊其二日悲且傷衆差淚成行低紅掩
翠方無色金微玉軫爲誰銷歌宛轉宛轉復悲願爲煙與霧
氤氳對容姿歌畢將去留劍臥具數物以遺敬伯敬伯報以牙
火籠玉琴軫至虎牢吳令劉惠明有愛女早世舟中亡卻臥具
於敬伯船內物色而獲敬伯具以實告劉猶未信檢視帳中果
得火籠琴軫女郎名妙容字麗華與二婢俱善琴篋相繼卒
寇萊公準少時過大梁宿於舍夢至一處翠峰流水有女童引
至磐石與兩人對坐共食荷桃女童曰人有分趨左右公執其
手即覺自汗回梁再宿邸館有老姥曰孫女荷桃特令出拜公
悟售爲妾言多補益

遺愁集

卷十二 巧遇

三

都太傅在京口造門生赴王丞相求其子爲婿王令自往東廂
任意選擇歸白曰諸郎並佳但聞客來覓婿咸自矜持惟有一
郎在東牀上坦腹而臥了如不聞都云正此好訪之乃逸少之
字因以女嫁焉
謝安偶出西郊遊戲失車牛便杖策徒步而歸道逢劉尹語之
曰安石將無傷乃與同載而回
晉王子猷出都舟泊渚下素聞桓伊善吹笛而不相識是日遇
桓於岸上遇客有識之者曰是卽桓子野王急令人相語云聞
君笛最高妙可試爲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然何知王名卽便欣
然下車呼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上車而去主客不交一言

褚太傅初渡江嘗入東至蘇州金閘亭適吳中豪右燕集於此
褚雖夙有重名造次不相識別救左右多與茗汁少著粽粒汁
盡輒益終不得食褚公然飲訖徐舉手向眾云還認得褚季
野否於是四座驚駭狼狽而散

王子猷嘗過吳見一士夫家有好竹王已知其當往乃酒掃施
設在廳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詠咏良久王已失望猶冀還當
通問不意竟欲出門王大不堪便令左右閉戶不聽出王更以
此賞之始為留坐盡歡而別

霍去病光之弟也父仲孺為平陽縣吏給事平陽侯曹壽家與
侍兒衛少兒通青之從姊青之姊姊即衛紫姬也事畢歸娶生
武帝寵幸召入宮為夫人後為后

遺慈集 卷十二 巧遇 四

光絕不相聞問竟不知少兒已生去病後去病為驃將軍與
衛青同官並擊匈奴至平陽傳舍遣使迎仲孺與母相會跪而
告曰去病不蚤知為大人遺體有錄奉侍罪莫大焉為置買田
宅奴婢而歸

唐賈島於京師騎驢街行偶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
始欲用推字又欲用敲字擬議未定遂於驢上作推敲之勢時
昌黎韓愈權知京兆尹島不覺出神直衝至第三節左右擁至
島具道所以愈曰敲字更佳即與並轡而歸為布衣交

昔一人以祖遺十八學士圖獻之豪士甚愛重之許以百金為
止得十七人還之其人抱歸泣於途遇白玉墻叩

以故乃為題筆於上云臺閣崢嶸倚碧空登瀛學士久遺踪
青想出忠良手黜御當年許敬宗其人許去仍獲百金

宋趙與莒燕懿王德昭之後帝璵之子也家於紹興山陰縣母
全氏初慶元人余天錫為史彌遠府童子師性恭愿史深器重
之以寧宗無嗣欲借沂王置後為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

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乃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
有賢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值天雨過全保長家潛進全知其
丞相館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異而問之答曰此吾
外甥趙與莒與莒也日者相士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益
彌遠之言及還臨安以告遂召見史善風鑑大奇之留為秉義

遺慈集 卷十二 巧遇 五

郎後竟以繼統
高唐賦楚襄王與宋玉遊巫山雲夢之臺高唐之觀怠而晝寢
見一美人日聞王遊此願薦枕席因幸之將去日妾乃巫山之
神女也名曰宓妃常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北朝為行雲暮為行
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隋開皇中趙師雄遊羅浮天寒日暮於松林酒肆傍見一美人
澹粧倩服時月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遂邀至
酒家共飲忽一綠衣童子笑歌戲舞而前既醉就寢但覺寒氣

遍身因起視身在梅花樹下翠羽帶襟月落參橫美人童子罔
知所在

唐馬周入蜀。貧極無聊。舍於新豐。逆旅乃命置酒。一斗八升。修然獨酌。眾始驚異。將軍常何見之。乃延之爲客。後詔求直言。因爲常具草。陳奏便直。二十餘條。帝曰。常何。常何。上問常武人何以能此。常以家客馬周爲臣。具稿對持。拜監察御史。

蕭史秦人。善吹簫。穆公有女。名弄玉。好之。遂妻焉。日教玉吹簫。作鳳鳴。卽有鳳至。乃作鳳凰臺以居之。一夕互爲吹簫。雙鳳忽集。遂乘之而去。

南岳鄒先生。隱衡山。有神仙魏夫人。乘雲而至。從少姬三十輩。年皆十六七。謂曰。君有僊分。所以來尋。後見青鳥一隻。如鶴大。鼓翼飛鳴。乃謂弟子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青鳥既來。會期至矣。遂跨之去。

遺愁集

卷十一 巧遇

六

洛中舉子與妓茂英善。時年甚少。後十載。英尙未嫁。復於江外遇之。因贈詩云。憶昔當初遇酒樓。茂英年小尙嬌羞。隔窓未肯聞高語。對鏡曾窺學士頭。一別中原俱老大。重來南國見風流。彈絃酌酒談前事。零落碧雲生暮愁。舉子因謁節使。留連數月。宴飲旣頻。復與一酒料。瓶治一日。告辭。節使厚贖之。復開筵送別。因留絕句與料云。少插花枝少下簪。須防女伴妬風流。座中若打占相。令除卻尙書。莫點頭。因談舞曲。遺書節使。節使覽之。卽令人送贈。

好置義漿。施給行人。三年有一人。流飲日。何不種菜。

答云。無種。其人出子一升。曰。種此。生美玉。且得佳偶。公種之於藍田。數歲得璧玉百枚。後聞北平徐氏有女。甚美。公使人求之。徐氏曰。須得白璧一雙。爲聘。當與成婚。還報公。乃以白璧五雙送之。徐氏愕然大驚。遂以女妻焉。

明楊文貞公在內閣時。夫人已去世。惟一婢侍巾櫛。一日宮中有喜慶。大臣命嬪皆入朝賀。后聞公無嬪。命召其婢。至見其貌。既不揚。衣復儉陋。命妃嬪重爲梳整。易內製首飾衣服。而遣之。且笑曰。此阿楊先生。恐不能認矣。明日命所司如制封之。不限常例。其眷遇之隆。古今無比。生男。導字簡叔。能詩文。善談論。以尙寶卿陞南京太常。復與榮封。

遺愁集

卷十一 巧遇

七

遺愁集卷十三

成都余 齋生生

鑒定

松陵頌有孝茂倫

古吳張貴勝晉侯纂輯

陸 契聖求

周 珍美斯

友人 吳 雋天裴

錢敬中天倪

訂正

沈時棟成廈

許堯勳文安

趙紹嘉舒文

吳世芳聖滿

一集風流

國色超羣天姿絕世風流所宗藉藉所繫縈帳斜眠雕欄獨

遺愁集

卷十三 風流

倚對之魂銷遇之心醉集風流

唐天寶中李自供奉翰林時禁中初重木芍藥植興慶池東沉

香亭畔會花開明王乘烟夜直太真妃以步輦從選梨園子弟

得樂十六色伶官李龜年手捧檀板押衆樂前上日賞名花對

妃子焉用舊詞命龜年持金花箋宣賜李白令作新詞上賦白

立進清平詞三章云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

翠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一枝濃露凝香雲雨巫山

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名花傾國兩相

歡常得君王帶笑看解識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杆上命

龜年歌之太真妃持玻璃七寶杯酌以西涼葡萄酒笑領歌意

上親調玉笛以和之每曲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賜白快飲

醉撤殿前金蓮燭遣內侍送歸私第自是願白特異

首句便着二想字妙不可言蓋喻其難以形容也而花與妃

步步相關切極揄揚中却微含譏刺豈非天才豈非仙品

李白自進清平詞明皇與太真大加稱賞因此出入宮闈寵眷

無比一日命宜赴闕適白醉倒樊樓急搖之醒乃朗吟曰我醉

欲眠君且去使不得已翻奏上即勅內侍扶掖走馬上殿

明皇臨沉香亭召楊妃妃被酒新起命高力士從侍兒扶掖而

至輕盈丰韵嫋娜不勝翩躚飛舞宛如玉樹臨風上斜睨睨之

笑曰此真海棠睡未足耳

遺愁集

卷十三 風流

明松陵葉氏仲韶有三女幼名小鸞才色雙絕詩文並美晨起

未及梳粧往候其母母尚未起揭帳問安因見其貌美甚乃笑

語之曰我見猶憐未識畫眉人道爾何如也

宋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曉起臥於含章殿檐下適有梅花一

片飛落額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後人爭效之為梅花粧

楊貴妃與祿山嬉遊祿山醉戲引手抓傷妃子胸乳間妃慮上

見痕乃以金為詞子進飾之官中悞為美觀皆相效焉

李翔為尚書江淮進士盧儲投卷來謁李方展卷披閱因赴公

宇視事長女將及笄見文尋釋數四擊節嘆賞曰此人將來必

作狀元李聞之遂定為婚明年果及第纔過殿試徑赴任期因

詩云昔年將去玉京遊第一仙娥許狀頭今日已成
晉好並教鸞鳳下瓊樓

吳孫和悅鄧夫人常抱置膝上偶弄水晶如意誤傷夫人頰血
浣袴騎者日得白獺髓襍玉屑與琥珀拭之常滅痕及遂
赤點更益其妍諸婢見之悉以丹脂點頰以要寵

吳七郡王有二愛姬一名梅嬌一名杏倩丰姿並俊尤善詩詞
王盛暑臥於涼亭吟云涼亭九曲闌干遠四面柳荷香來好身

眠八尺白蝦蟇頭枕一枚紅瑪瑙毒龍畏熱不敢行海波煎碎
蓬萊島命二姬各續一句以足其韻梅云公子猶嫌扇力微杏
云遊人尚在紅塵道王大賞之續已二人各矜所長梅作一詞

遺愁集

卷十三 風流

三

誇已嘲杏云一種陽和玉英初綻雪天分外精神冰肌玉骨別
是一家春樓上笛聲三弄百花都未知音明窓昨臨風對月曾
結歲寒盟笑杏花何太晚遲疑不發等待春淡只宜遠望舉目
似燒林麗質芳姿雖好一時取媚東君爭如我青青結子金粟
內調美杏答云景傍清明日和風煖數株濃淡胭脂春來雀起
惟我獨芳菲幾番雨過似佳人細膩香肌堪賞處玉樓人醉斜
插滿頭歸笑梅花何太蚤消疎骨肉葉密花稀不逢如景開後
甚孤恹恹怕百花笑你甘心受雪壓霜欺爭如我年年得意佔
斷韶春時王問之益加稱美為作竹杏詞以和解之
晉何平叔妻美姿字西白頭明帝疑其傳粉正其月與燕湯

餅既飲嗽汗大出以朱水自拭轉覺顏色時然光彩愈麗

驃騎王武子衛玠之舅也備爽有風姿人咸羨其美見玠輒嘆
日珠玉在側則然照人如明月入懷視之自覺形穢

長史王洽為中書郎往尚書許敬和所爾時積雪未消王從
外下車步入省垣著公服敬和遙望嘆曰此不復似塵世中人

桓大司馬稱謝仁祖云諸君莫輕視仁祖企脚北窓下彈琵琶
故自有天際真人想

唐太宗作文學館以房玄齡杜如晦等十八人充之每各以詩
書政事號為十八學士又命國立本圖像於館以彰禮賢之典
與其選者時人謂登瀛州

遺愁集

卷十三 風流

四

天寶遺事都下有名妓楚蓮香者國色無雙丰姿絕世偶一行
香風襲人每出則蜂蝶結隊相隨蓋慕其香也
溫嶠喪婦從姑劉氏有女甚姿慧屬之竟婚嶠有自娶意答云
佳婿難得倘如嶠比若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殘
年何敢希汝比都後少日報姑已覓得婚處門第頗可堪身名
宜盡不減於嶠因下玉鏡臺為聘姑大喜既婚交禮畢女以手
披紗扇擊嶠首低聲含笑曰我固疑是老奴今却果如所卜
唐白樂天有妻一名樊素口如含櫻一名小蠻腰如細柳嘗有
詩云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
漢成帝后趙飛燕身最輕進令力士托之掌中能為舞因作燕

淵臺樹與后登之歌歸風送遠之曲以文犀筋擊玉醴酒
臨風揚袖日仙乎仙乎若欲飛去者然上令持其裙風止裙為
之揚因號為留仙裝

武林名外小青禮大士詩云借首慈雲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
天願為一滴楊枝水灑作人間並蒂蓮臨水語影云新粧竟
蓄圓爭知在昭陽第幾名瘦影自憐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

看牡丹亭記云冷雨幽窓不可聽挑燈開看牡丹亭人間亦有
癡於我不獨傷心是小青踏青云西陵芳草騎驎驎內信傳來
與踏青杯酒自澆蘇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看梅云春衫血淚
燕輕紗吹入林逋處士家嶺上梅花三百樹一時應變杜鵑花

遺愁集 卷十三 風流

小青才色絕世所適非人悒鬱而死吟咏盈箱借俱為妒婦
所焚此特其翠匣餘幅耳時並憐之周君建為作懺詩云雲
在天涯水在瓶梨花肌瘦對離亭昭君遠嫁文君老枉死人
聞一小青○休將薄命與天爭絕代風流絕代名修得來生
配才子鴛鴦枕上喚卿卿

清揚帝尚奢華堂殿樓觀窮極侈麗後官美女動以數千鳳
殿脚女吳絳仙善畫長蛾帝特憐之由是爭為長城行宮官吏
日進供螺子黛五斛號為蛾綠帝每倚簾熟視移時不去復以
合歡水菓賜絳仙絳仙以紅綃箋上詩稱謝帝喜謂侍後日絳
仙非惟姿容秀美觀其才調與女相如也又為建懺懺樓上設

四寶帳一名散春愁一名醉忘歸一名夜合花一名延秋月常
與嬪娥及絳仙輩寢處其間

薛瑤英號香兒自幼以香屑禱飲飼以唱之及長肌膚香艷姿
色妙絕元載得之寵愛特甚為之建芸香堂金絲帳却塵露衣
龍綃一襲舉之無二三兩搏之不盈一握蓋其體輕而不勝也
清揚帝所寵幸袁寶兒駭治多態時洛陽進合歡帶迎筆花帝
令持之號司女花一日謂虞世基曰寶兒雅多態態卿試嘲之
因為詩云學香兒半未成垂肩拜袖太憨生綠愁却得君王
寵常把花枝仿筆行

王仁裕集開元天寶遺事有云沉香亭前有木芍藥即今牡丹
遺愁集 卷十三 風流 六

花一枝兩頭朝則深紅午則深碧暮則深黃夜則粉白晝夜之
內香艷各異帝曰此花木之妖不足訝也取其解意多態時與
貴妃倚闌共賞之

郭順卿姿態閒雅禪劇最高到時中嘗以黃金玉管鳳鳴鸞吟
振其聲韻平生與王元鼎相密偶疾思食馬板腸王即殺所騎
駿馬以唱之泰政阿魯溫屬意之一日戲曰我何如元鼎答曰

泰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經綸朝政致君澤民則元鼎不及泰
政喇風弄月惜玉憐香則泰政何敢望元鼎魯溫聞言一笑而
罷

陳全游金陵名妓也高於詞章多有題咏盡皆俏語題睡鞋詩

云新紅鞋鞋三寸正不着地偏乾淨燈前預晚被底句春興

醉人兒幾回輕薄醒一日與鄰妓何瓊仙同飲是離離難相交

請咏之應聲云女靈禽非走獸風流事誰不有只得暗地偷情

那許當場弄醜若是依律問罪應該笞杖徒流更加一等強論

殺來與我下酒咏新浴云華清宴罷新浴起帶濕裙拖地單嫌

月色明偷向花陰立俏東風俏東風有心兒輕揭啓又見一妓

就地小道咏綠楊深鎖誰家院佳人急走行方便揭起綺羅

裙露出花心兒衝破碧苔痕滿地真珠灑那小娘兒不怕嬌兒

外馬兒上有人見後爲士夫所娶生三子皆貴顯

薛壽美姿容賈充辟爲梓每聚會允女於青瑛中見而悅之托

婢達意壽心動潛修音問及期往宿踰垣而入家人莫知

問壽身有奇香乃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魏武僅得四兩大如

雀卵黑如桑椹燒之一着人衣芳氣三月不散充謂帝唯賜已

及陳騫餘無此者因疑女與壽通乃舉婢女考問具以實告

雖知而不言遂以女妻之

遺愁集卷十三

集鬚眉婦

雖具鬚眉亦列衣冠優柔不隱身爲無權家奴被制狎小爲

歡廟堂削色閨閣同看集鬚眉婦

漢成帝委政王鳳權悉歸之劉向上封事極言王氏與劉氏勢

不兩立陛下縱不爲身計奈宗廟社稷乎書奏上但嘆息悲

洋嘉其忠義終不能自振

蔡伯喈亡命江湖積十二年董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至

卓怒詈曰我能族人豈懼卽應命而出其見愛重三日內周歷

三臺

遺愁集 卷十三 續看身

唐山人李唐見肅宗上方抱幼女於膝唐日上皇思見陛下亦

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聞之泣然泣下然終畏張后不敢詣西

唐代宗在東宮時以李輔國專權心甚不平及嗣位以其有殺

張后功不欲顯誅之夜遣盜入其第竊其首及一臂而去

輔國弄權法應受誅朝廷作事何不明目張膽聲罪致討而

乃掩耳盜鈴以賊殺之乎何以示武於天下也

唐玄宗自甘露之變忽忽不樂謂李石曰朕與卿輩論天下事

有勢未得行者退而無勢但欲醉酒求醉而已一日問學士周

焜曰朕何如周報漢獻皇帝曰陛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

焜曰朕何如周報漢獻皇帝曰陛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

焜曰朕何如周報漢獻皇帝曰陛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

焜曰朕何如周報漢獻皇帝曰陛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

二王受制於強諸侯朕却受制於家奴以光言之殆不如也。因
立下沾襟自是得疾不復能視朝。

宋光宗欲謀誅宦官近習懼離間兩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壽
皇妃以黃貴妃有寵圖殺之以暴疾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
作黃壇燈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震懼增疾遂不視朝及趙汝
愚入對往復規諫兩宮之情始通乃朝於重華宮竟日而還。

高曆戊戌科進士王紹徽陝西咸寧人為魏忠賢乾兒官至吏
部尚書進退一人必稟命於忠賢時稱王媳婦嘗造熟將錄領
善東林諸君子忠賢聞其書嘆曰王尚書斌媚如閩人今筆挾
鳳霜乃爾真吾家之珍也愈親愛之其稱東林開山元帥托塔

遺愁集

卷十三 鬚眉婦

二

天王南戶部尚書李三才總兵都頭領天魁星呼保義大學士
蔡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書趙南星掌管機密軍師天機
星智多星右論德繆昌期天閻星入雲龍左都御史高攀龍協
同參贊軍務頭領地魁星神機軍師禮部員外領大章掌管錢
糧頭領天富星撲天鵬禮部主事賀煥地狗星金毛犬尚寶司
少卿黃正賓正先鋒天殺星黑旋風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左
右先鋒地飛星八臂哪吒吏部郎中鄒維璉地走星飛天大聖
浙江道御史房可壯五虎將天勇星大刀手左副都御史楊蓮
天雄星豹子頭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天猛星霹靂火大理寺少
卿惠世揚天威星雙鞭手黃通御史袁化中天立星雙鎗將

太寺少卿周朝瑞又有馬軍入驛騎八將八員走探消息走
報機密頭領二員行文走檄調兵遣將頭領一員掌管刑部

子手頭領二員巡視城垣頭領一員定功賞罰軍政司頭領二
員考算錢糧支出納入頭領一員分守南京汜地水軍頭領八
員守護中軍頭領十二員四方打聽遞接來賓頭領八員專守
師守旗頭領一員馬軍頭領二十員步軍頭領二十七員

色所列如李應昇蔣允儀解學龍吳爾成孫慎行陳于廷錢謙
益文震孟方震孺徐憲卿鄭三俊毛士龍夏嘉遇周順昌何士
晉趙時用等人皆南直人也一時更有東林朋黨錄東林同志
錄東林藉貫羣小同心排擠正士不遺餘力

遺愁集

卷十三 鬚眉婦

三

兇婦蔽天不知適成其婢妾之賤耳身名俱喪可不懼哉雖
帶鬚眉目之為婦誰曰不宜
魏忠賢盜柄揚州知府劉鐸感憤作詩詩有陰靈國是非之句
何書於扇頭為選者所告逮送刑部大司寇薛貞萬曆辛丑科
進士陝西韓城人忠賢乾兒也詒鐸曰朝廷信任魏上公便如
日月中天爾敢毀謗如是豈非存存無珠有胸無心者耶鐸曰
爾也鐸曰無法臺之珠胸無法臺之心故不能開法臺之口罪
將矣逃貞大怒笞之二十擬鐸大辟或謂貞曰鐸妄人耳罪之
以辟得非殺人媚人為鬚眉丈夫所笑乎貞答曰世之所謂鬚
眉固仕路之鬼門關也若得上公歡心笑亦何損巾幗者致守

之要術也。名與利孰重。子亦抽於算矣。後忠賢收貞亦半併

蘇州推官張采。張溥不相能。已而巡按訪之。變之變疑其受

意於二張也。因書誣告溥等。交結諸郡生徒。共為部黨。名曰

復社。而太倉人陸文聲欲附復社。不得而怒。亦走京師。言東

南大害。必始復社。二張與錢謙益相厚。時相遂以復社嗣於

東林。為天子言之。天子震怒。下郡國按其事。兵吏者馮元殿

力爭之。其事始解。時相執政八年。以禁錮東林為事。而宜

與復相。思援手。逆案阮大鍼為宣城沈壽民保舉入京。勅楊

武陵。并及大鍼。大鍼始阻。喪宜與陳貞慧。與貴池吳應箕。因

草留部。防亂。揭無錫顧杲為首。一時勝流咸列姓名。大鍼杜

門。昨舌欲死。崇禎己卯。金陵解試。貞慧應箕舉國門。廣業之

社。大畧揭中人也。酒酣耳熱。多咀嚼大鍼。以為笑樂。馬士英

定策。大鍼暴起。遂廣揭中姓名。以造蝗蝻錄。思一網殺之。周

儀部。簾下獄死。沈壽民。吳應箕。與蕪湖沈士柱。皆亡命。餘姚

黃宗義。與顧杲。從徐署丞疏。逮問。而貞慧亦為校尉溥。至儀

撫事。雖解已瀆死。十七八矣。弘治南渡。止結得留都。防亂。揭

一案也。

遺愁集卷十三

一集中樞雄。夫人名城娘子。稱軍熊九。被髮投堂。海廣不甘。雌伏。寶具。雄

心。男兒却步。豈日細君。集中樞雄。沛人王陵。以兵屬漢。項羽乃取陵母。置軍中。以召陵母。送使者

泣。曰為妾語。陵善事漢。漢王長者。毋以妾故。持二心。遂伏劍死。

周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耳。待罪於永巷。曰王好色而亡德。之與自婢子始。請伏誅。王悟。勤於政事。卒成中興之主。

曹操既立。不為庶子。因抱辛毗頸。曰辛君知我喜否。毗以告母。

遺愁集卷十三 中樞雄

意英英曰。魏其不昌乎。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宜戚。主國宜懼。而反以為喜。其何以久。

京伯為貝丘令。母崔氏賢而明。議有民婦。列其子不孝。伯自其

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坐。使其

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母曰此雖面惡。其

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天。其子叩頭流血。母亦泣。請歸。然

後聽之。去後。母子卒以慈孝聞。

周主禪位於隋。楊堅稱帝。寶殺之女聞之。自投堂下。撫膺太息。

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難。殺及襄陽公主。亟掩其目。曰汝

勿妄言。致滅我族。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

唐太宗罷朝怒言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
廷辱我后退急具朝服立於庭上驚問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
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敢不敬賀上悅

唐徐惠妃以太宗東征高麗及繕翠微玉華等宮上疏諫其畧
曰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壑圖未獲之他泉喪已成之我
軍又日珍玩技巧乃災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鳩毒上
善其言

朱泚將李日月戰死歸其屍其母不哭日奚奴國家何負而反
死已晚矣唐德宗聞而賢之及泚敗獨日月之母不坐

吳元濟以董昌齡為郢城令而督其母母謂日願死賢於逆生
遂為集 卷十三 中 柳 三

汝去逆而我死乃孝子也從逆而我生是戮我也昌齡遂舉城
降唐

浙江觀察使李景讓母鄭氏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墻
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日但願諸孤學問有成此財非力掙義不
敢取命掩而築之

趙匡胤母杜氏聞陳橋之變嘆日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
尊為太后太祖拜於殿上羣臣稱賀母愀然不樂左右日臣聞
母以子貴何為不樂后日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民之上得
道則此位可久否則求為匹夫不可得太祖日謹受教
蜀主孟昶降宋至汴卒母李氏聞之不哭舉酒酌地日汝不死

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爾今汝既死我何
生為遂不食數日而沒

同一死耳死於汴何不死於蜀乎母之不哭良是良是然有
子如此不肖可知忍死以待夫復何為予謂母之死亦應死
於蜀亡之日然以閩閩而能明曉大義國亡子喪遠爾殉節
亦甚難得勿吹毛尋疵也

召尹焞至京賜號和靖處士遣還紹聖初焞應舉發策語不善
不對而出歸以告母母日吾知汝以善養不以祿養程頤聞之
日賢哉母也遂終身不就舉

秦發卒成邊有女子木蘭憫父年老代之行在邊十二年始得
還為集 卷十三 中 柳 三

歸同成之人竟無有知其為女者

明應天淮清橋女黃善聰年十二失母有身已適人獨父業販
線香憐其孤幼無倚令為男裝携之旅遊七年父亦死善聰即
諱名日張勝仍襲其業自活同輩有李英者亦販香自金陵來
不知其為女也約為伙伴同寢食者踰年恒稱有疾不解衣被

夜乃渡瀾弘治辛亥正月借英返南京已年二十矣乃巾帽往
見其姊姊言我無幼弟安得來此善聰笑日弟即善聰也泣語

其故姊大怒詈之日男女亂羣玷辱甚汝雖自明誰則信之
因拒不納善聰不勝憤懣哭且誓日妹此身苟污有死而已然
須明白以表寸心其鄰有穩婆居姊密呼驗之實果處子始寔

服相持勸哭即為改裝越數日英來候再約同往出見忽為女子矣大驚駭問始知其故快然而歸殊有所失深恨往事之愚乃告其母母亦嗟嘆時英未室賢之即為求婚善聰不從日妾竟歸英保無人疑乎有親鄰來勸則泣泗橫流所執益堅眾口喧傳稱為新聞奇事適有嚴衛聞之乃助其聘禮送縣判為夫婦復為之上聞以旌其貞

善聰貞烈固是女中丈夫其姊初不肯認直至驗明始信尤是矜行尚節立品女子不是和光同塵一輩

洪武時太祖嘗怒宋濂使人即其家誅之馬太后聞之是日乃茹素上問何故后日聞今日誅宋先生先生賢者妾不能救實

遺集

卷十三

中樞

四

為罪人聊用持齋以資冥福上悟即馳驛赦之

庚友婦桓宣武弟密女也溫既誅庚希將及友桓女徒跪求進

關禁不納女厲聲叱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爾敢阻抑不聽我前因排闥突入號泣請曰庚玉臺脚短三寸行常因人復能作

賊否溫笑曰胥故自急耳無傷也遂原其一門

朱序鎮襄陽苻堅遣將苻丕率眾圍之序母韓氏親登城審視謂西北角當先受敵乃率百餘婢并城中婦女預斜築城二十

餘丈後賊攻城西北果潰乃憑新城固守得完襄陽人號為夫人城

唐平陽昭公主大穆皇后所生下嫁柴紹初高帝兵與主居長

安紹曰尊公將以兵清京邑欲我往恐不能借奈何主曰公第行我自為計母以妾為慮紹乃跪道走并州主亦發家資招南山亡命數百人以應帝復遣家奴馬三寶諭降名賊何潘仁因畧地至盤屋武功紀律嚴明遠近咸附勒兵七萬咸震關中帝渡河紹以數百騎從南山來主引精兵與秦王世民會於渭北紹及主對置幕府京師人稱為娘子軍

寧化晏氏嫁福之曾姓夫死守幼子不嫁宋紹定間寇大作晏依山為砦召田丁請曰汝曹衣食我家可念主母各當用命不勝即殺我因解囊悉散與之人皆感奮晏自植鼓令諸婢鳴

金賊乃退散鄉人挈家歸者甚眾晏復以家糧助不給者拓

遺集

卷十三

中樞

五

若為伍互相應援賊弗敢攻全活老幼以數萬計事聞詔封恭

人特賜冠帔復補其子為承信郎

晏氏作用真不失為女丈夫哉若賊至不能守家財總為賊有何如捨之以結衆且以全活多人乎君子見其大者遠者不意婦人而能之然其贊糧足以副之其才智足以勝之耳

否亦不能如是

大曆中楊子琳襲成都崔寧職屈寧妻任氏乃出家財于海募

勇敢士信宿間得千餘人設隊伍立將棧手自麾兵直逼子琳于琳潰拔城去

苟松守襄城為杜曾所圍力務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

不覽計無從出。有少女灌年甫十三。乃率勇數十人。夜出賊追甚急。灌且戰且走。卒獲免。因詣覽乞師。又為發書與荆南中郎將。別訪請兵。賊聞救至。遂散走。

漢天子讀史嘗拊髀嘆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用奴哉。雖然。何必須牧。誠得李侃婦晏茶人。以致守紹續女。寧妾以督戰。劉太妃為上將。平陽昭公主副之。鄧曼洗氏為參軍。荀崧少女為遊。使雖方行天下。不難矣。

靖康二年。長樂女中屠希光。有詩才。既適秀士董昌。遂不復事吟咏。食貧作苦。晏如也。有郡豪方六一。聞其美。而工於詞賦。心甚慕之。乃密使人誣昌。陰殺重罪。至族復伴為周旋。得輕比。

遺德集 卷之三 巾幗傳

獨殺昌妻子。俱免。因使侍婢通慫慂。強妻焉。希光具知其謀。密相許。密寄其孤於昌友。求利刃。挾以往。好言致謝。因請葬夫。而後成禮。六一喜。以禮葬昌。希光偽為色喜。斃。入室候六一至。刺之。帳中立死。復詐言六一暴病。以次呼其妻兒。盡殺之。滅其宗。因斬六一頭。置囊中。至昌葬所。祭之。悉召村民。具以故告。且曰。我事畢矣。將從夫於地下。遂自刎死。

王莽時。瑯琊南海有呂母者。子為縣吏。犯小罪。令杖殺之。母思報冤。家貧。故費乃釀醇酒。買刀。劔衣服。少年來治者。輒贈與之。衣敝者假之。不問直數。年而財盡。諸少年感其德。相與謀。償母泣謂曰。所為厚資者。非求別報也。徒以邑宰妄殺我子。止

殘暴久為民害。諸君肯共除之乎。少年壯之。皆許諾。遂招合亡命數千。母自稱將軍。引眾攻破海曲。執宰數。其罪諸吏為叩頭請免。母曰。吾子罪不當死。為宰枉殺。自古殺人者。死律所當然。更兼為害於民。非一日矣。又何請乎。遂斬宰。梟其首。以祭子塚。因遂以兵屬劉盆子。

觀申屠與呂姆千載之下。猶烈烈有生氣。使人望之而驚。即之而畏。仰之而可羨。可敬。女子耶。丈夫哉。

韓斬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於廟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訥訥。然如雷。鳴。駭。亟走出。不敢聲言。已而人至者。眾。復往視。乃一卒。軒。睡。蹴之。起。問姓名。為韓世忠。心異之。歸密告母。謂此卒。定非常人。遂至家。為具酒食。下夜盡歡。資以金帛。結為夫婦。後高宗中。興立奇功。稱名將。遂封兩國夫人。斬王嘗。遂兀木於黃天蕩。幾成擒。一夕。鑿河遁去。追之不及。夫人疏言。世忠失機。縱敵。有悞國事。乞加罪責。舉朝為之動色。

遺德集 卷之三 巾幗傳

明謝天瑞。高王母李氏。于歸時。高王父兄弟四人。皆無恙。未幾伯以縣通繫獄。歲除。將集宴。李問曰。何不見伯氏。因道所以。李曰。歲暮矣。而不能脫。兄於獄。何顏稱丈夫乎。為問所通。幾何。遂盡脫簪珥。白高王父。當亟出之。高王父曰。需新歲矣。將母為新婦。容耶。李大怒。取而蹂踐之。誓不以歸。家人敬服。因為完課。遂得釋歸。

鄭路昆仲有為江外官者維舟江渚蓋盜恣至以金幣列岸上
賊不取日但得侍御小娘子足矣因其女有美色賊潛知之也
骨肉相顧莫知所出女欣然請行日一無所害我始願從賊吳
不犯具小舟挾之去謂日君雖為盜得無所居與親屬乎吾
冠族也既為汝婦豈可以無禮見逼若達汝止所一會親族
純好迷予願足矣賊首肯復指借來二婢云公既以偷為名此
婢不應留曷若歸我舟賊既悅其貌美又聞其言正而且順遂
散婢去女即赴水死
此女有底竹在胸故能粹然相遇了無怖畏亦無係戀妙在
全其舉家奇矣又妙在并全二婢更奇第使其父母何以為

遺愁集

卷十三 中 雜 雜

八

白瑾妻山陰葛氏女也瑾素情弱葛為善調節使讀書成化中
以進士為分宜令借葛往明年瑾病踰時而庫中所貯銀尚數
千會鄰境因饑致亂聚徒來劫縣固無城郭賊猝至薄丞挈家
走匿葛獨分命家丁力拒兩門乃還瑾於他室埋其銀於汚池
中而着瑾冠帶升堂以候賊賊至陽為好言以相勞苦盡出其
私藏銀珥衣服諸物與賊感而去不知其陰以表識卒差
人以物色捕致之自此不復敢犯
明末李自成入大內宮人費氏年甫十六投簪井不得死賊鈞
出之見其姿容甚美爭相奪費給云我長公主也不得無禮須

告汝主賊擁見自成令內官審視非是以賞部校羅賊費復給
日我實天潢之胤義難苟合必將軍為之擇吉成禮死生惟命
賊喜置酒極歡費顧勸其盡醉因懷利刃立斷其喉遂自刎死
自成義之命收葬焉

明嘉靖時婁江有孫太學者與京妓趙春兒善誓相嫁娶為之
傾囊無何孫婦喪家益貧妓聞之為召孫飲與申前盟以身委
焉孫素不善治產所獲善珥不久盡費妓日夜勤辟繡以供饋
粥如是數年孫已老成悔過還期將及自傷無費中夜私泣妓
審其誠故令通告親朋求貸累日一無所遇孫益愧悔乃於日
生碎積處使孫掘地得千金皆昔日所陰埋也孫以此得還縣

遺愁集

卷十三 中 雜 雜

九

尉後遷按察司經歷官廉稍豐遂勸孫乞休歸養共享小康以
終其身
劉憲遠至晉陽議敘民財以賞軍士夫人李氏曰陛下因河東
創業未有惠澤及民而先奪其生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
意也請悉出軍中所有以勞軍雖不復厚人必無怨心從之中
外大悅
姚廣孝初祝髮姊戒之曰汝既為僧當發慈心及聞預靖難
息日佛本慈悲當如是耶及為少師還吳見姊姊拒之曰貴人
何用到寒家不納貴者不得已乃易僧服進謁姊堅不肯出家
人咸勸之強出立中堂廣孝連連下拜姊曰我安用爾許多

耶幾曾見做和尚不了的是好人言畢還內遂不復見
李克用因上元驛左右有先脫歸者以汴人為變告劉夫人夫
人神色不動聲言其誑命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
宋太祖將北征京師誼言軍中欲立點檢為天子太祖惶遽歸
告家人曰人心洶洶如此將奈之何姊方在野下治麵即引麵
杖擊其肩逐之曰大丈夫臨事可吝當自決胸懷乃來家恐怖
婦女何為耶太祖慨悟慨然而出

王經少苦貧仕至二千石母曰汝本寒家子今至二千石此可
以止乎經不能從為魏尚書及曹髦被難并誅經因泣謂母曰
不遵母勅以至今日愧恨老母矣母顏色不變了無憾憾容笑
遺慈集 卷十三 中欄雜 十
曰人誰不死向所以止汝者恐死不得其所也今為子死孝為
臣死忠以此卒命何負我耶

豫章謝小娥年十四嫁溧陽段氏二姓同舟貿易江湖一日父
與夫皆為劫盜所殺小娥亦傷腦亟自投河漂流水中為他船
救而起轉輾乞食至江寧上元縣依妙果寺尼淨悟夢父語曰
殺父者車中獠東門草夫日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醒不能解
常書其語求智者辨之至元和八年李公佐泊舟建業登瓦官
寺僧為述其語李沉思良久忽悟召小娥曰車中獠為申車
去兩頭申字在中東門草門內着東加上草頭禾中走乃申
而過一日夫一夫加日殺汝父者乃申蘭殺汝夫者乃申春也

小娥泣謝密書之裹衣誓訪二賊以復冤遂更男衣請伴江湖
間至溧陽郡遇召傭者應焉問其主即申蘭也小娥駭異心雖
憤恨貌愈恭順在蘭左右積二歲餘甚見親愛金帛出入靡不
委托每見已舟中之物未嘗不暗泣蘭弟春家江北獨樹浦一
日忽携大鯉及酒夕詣蘭室羣賊畢至歡呼酣飲諸克既去
沉醉臥於室內蘭即酣寢於庭小娥乃潛鎖春於戶抽刀先
斷首呼號鄰人一時並至相與縛春獲賊萬計一併解官餘
數人亦已默記其名悉懇擒戮太守張公嘉其節孝免議釋歸
小娥因大誓已雪竟剪髮為尼以終

孟果妻周氏果弟驥妻其從妹也家並豐財初桓玄常推重果
而劉道慶之果深自悅失及劉裕將建義與果定謀果欲散家
資以克軍食謂妻曰劉道慶我於桓公便是一生淪陷矣當作
賊以雪我憤卿幸蚤爾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周氏曰君父
母在堂欲建非常豈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
家義無歸志也果愴然起周追果坐語云觀君舉措非謀及婦
人者不過欲得財以佐餉耳因舉懷中所生女曰此而可賣亦
當不惜况資財乎遂托以他用傾貨給之將及起事又說頗妻
共出衣飾悉以付果而家人咸莫之知

明錦衣衛經歷沈鍊以劾嚴相國當得罪請保安丞特總制楊
順巡撫路楷皆嚴客受世蕃指合策除鍊乃捕自道鍊鍊名

入籍論新沒其家并取其二子杖殺之復移文檢越逃公
名襄字小霞至則掠治困急且死會順備其被劫速治襄得來
滅問成止與一愛妾赴成所中道又聞嚴氏將使解役謀殺之
襄驚懼欲逃而顧愛妾不能割妾已會意謂曰君身沈氏宗祧
所係弟去勿憂我自有處襄乃給押者言城中有家某負我
金索可得以佐路費押者既利其實又恃妾在不疑縱之往久
不返急往詢云未嘗至復返叩妾妾持其襟大慟曰吾夫婦
雖相守無頃刻離今去不返必汝受嚴氏指戕殺吾夫觀者如
市不能剖訴於監司亦疑嚴氏真此事不得已權使妾寄食
尼菴立限責押者踪緝久之不得屢受杖責無可奈何反哀懇

遺志集

卷十三 巾幗

於妾云襄實自京毋在我因以間逸去後嚴氏敗襄始出訟免
詔捕順措抵罪因復得與妾相聚一時盛稱其事楚人江進之
益科深嘉其賢為作沈小霞妾傳以誌其美
沈小霞之逃實妾指使其逃也有三善焉一則沈氏宗祧有
繼一則留此身以有待一則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縱然有
志從死有何出頭况喻之使去其胸中已有成算可以活其
夫并可以全其身又逆料嚴氏橫恣至惡貫滿盈決有翻身
日子何等見識何等作用令人起敬起畏
明萬曆中有邑宰坐事棘獄久不得雪自分必死而傷無嗣乃
破產營室置妾於近處厚賜與陰出入焉有任不肖竊其資

入賭博場為邏卒所疑窮詰之因盡吐實引以潛歸案未決
對食中堂猝至大驚夫著妾急起迎曰翁賭博無相通爾曹
翁素有隙耶日無之日若然不過欲多得金耳金屬我掌弟
我行當以飽汝而目送翁俾逸去邏者顧婦貌美而言甘乃留
一人守宰而羣尾入房妾指臥牀日金在其顛携一小梯而
衆自下調誑殊不為怒笑聲達外須臾捧一匣下發之多金
日未也再有巨箱大銀寶焉衆爭攫金歡聲愈聞守者急欲分
金弗能忍足不覺其前字遂乘間逸衆懷金既展出視失宰惶
懼欲走妾乃擇弱者一人力持之大呼劫金賊在衆者奉齊
妾抵死不釋喊聲愈厲因動行人疾入視衆始寤止獲其一并

遺志集

卷十三 巾幗

妾所持兩人送巡城潘御史妾訴羣兇淫食狀并其所失窩產
毀數嚴刑拷鞠二人不能諱盡供其黨姓名頃之悉擒至銀借
在懷但以犯官私出為辭妾請御史遣人驗視獄中則宰故在
焉衆語塞乃委罪於其侄潘怒并收其侄悉斃之杖下妾取故
金歸籍數以報宰終為殿所傷病數日而卒
為衆辱而不怒拾多金而不吝被羣毆而不顧彼已有成見
於胸中失知宰則由其圖賴所以一見邏卒即便起迎且其
過為調笑正欲借此以鼓動守者之欲俾其貪金捨宰而前
也肅心慧智頃刻生成但不知一弱婦人猝然臨事何以有
如許作畧豈非聰明機巧出於性生耶若使其得時而為未

必不成絕大事業。惜乎為彼小星且又淹沒而死。各不詳傳。紅顏薄命良可惜也。

唐滕王極淫。諸官美妻無得脫者。詐言犯順。即行無禮。時有典籤崔簡妻鄭氏。初至王。聞其美。遣使喚焉。欲不去。則懼威。欲去。恐被辱。計無所出。鄭曰。弟往無害。遂入王中門外小閣。王在其內。即欲逼之。鄭大叫曰。大王豈作是事。必家奴假冒王名耳。致隻履擊破王頭。抓面流血。妃聞而出。鄭乃得還。王慙旬日不視事。簡故每日恭候。不敢離門。後王出坐。簡向前謝。王益自愧。乃悉出諸官之妻。自是永不復喚。先經被喚。留內者莫不羞。崇禎辛未七月。流賊趙四兒東渡山西。入沁水縣。縣北有寶莊。

遺愁集

卷十三 巾幗雄

古

乃故張忠烈銓之里。居先是銓父尚書五典。謂海內將亂。築壘為堡。甚堅。至是賊來犯莊。五典與銓已死。子道濬道澤俱官京師。惟銓妻霍氏守舍。眾議棄堡避去。霍氏語少子道澄曰。避賊而出家。不係出而遇賊。身更不免。等死耳。死於家。不猶愈於野乎。且我堅守。賊必不得志。躬率僮僕。悉力守禦。賊至環攻之。壘中矢石并發。賊傷甚眾。越四日。乃退。其出避山谷者。多遇賊淫殺。惟張氏宗族獨全。冀此兵備。表其堡曰夫人城。

建中末。李希烈陷汴州。將襲陳項。城令李侃欲逃。夫人曰。寇至當守力。屈則死焉。逃之。若重賞募士。可守也。乃召吏民曰。令誠若主。然歲滿則去。非如吾輩生長此土也。墳墓家室。皆在宜相。

與竭力死守。眾皆泣許。乃諭曰。以瓦石擊賊者。賞千錢。以刀矢殺賊者。賞萬錢。遂得數百人。率以乘城。婦乃自炊。以享士。使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肯下。得我城不足為威。徒失和好。無益也。會侃中流矢。退還。妻怒曰。君不在。誰為守。死於外。不猶愈於牀乎。侃感動。遽登城。賊乃引去。城賴以完。

遺愁集

卷十三 巾幗雄

古

遺愁集卷十四

成都余 齋生生

鑒定

松陵顧有孝茂倫

古吳張貴勝平侯纂輯

高 簡清游

宋振業 嘉邑

友人 蔣 沈帶來

吳應辰 友汪

沈 雄偶僧

顧非珉 地公

顧 禾爾圖

龐 蕙友蘭

○一集見透

心無障礙事無疑畏。照以情理。屬以勢態。海底為穿。石磨可

遺愁集

卷十四 見透

碎目光所至。直透夾背。集見透

秦檜富國有一士。假其書。謁揚州守。守覺其偽。數還原帖。管押
回籍。檜見之。非惟不罪。反假以官貨。或問其故。曰。敢假吾書。定
有膽氣。此必非常人也。若不以一官束之。則北走胡。南走越矣。
西吳董尚書。潯陽公份家富而勤於交接。凡衣冠過客。無不延
禮。厚贈其孫。禮部青芝公。嗣成工於詩。字常以手書扇軸。及詩
稿。贈人尚書曰。以我家勢。雖日以金帛為歡。猶恐未塞人望。奈
何。效清客行事耶。且縉紳之家。自有局面。豈復以詩字得人。憐
乎。將來破我家者。必此子也。後民變事起。尚書已老。禮部以文
弱不能支。董氏果為破產。

一等人家果自有一等局面。結交接待。縉紳富室。勢不能薄。
非好奢費。不得已也。若一例減省。必致招怨。取禍。尚書所見
者。大真可喚醒一切。

魏太祖較獵西河。詔古弼以肥馬給騎士。弼故給以瘦弱。上怒。
曰。筆頭奴敢裁量我。還臺當斬之。特弼為體。弼曰。事君。遊
不。適其罪小。不備不虞。其罪大。今敵國方。我。選肥騎。以佐軍
實。有利國家。亦何惜死。明王可以理干。罪實自我。卿等無咎。上
聞而嘆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弼因頭銳。嘗呼之為筆公。

孫覺知福州。民有久市易錢者。繫獄甚眾。適有富人出錢五百。
萬。其佛殿請公。給示。覺徐曰。汝輩施錢。其旨何欲。答曰。但願得

遺愁集

卷十四 見透

福耳。覺曰。殿未甚壞。佛不露坐。何用修葺。孰若以錢為獄囚。償

官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獲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
着令即日輸官。固為之一空。
我佛慈悲。欲捨身喂虎。豈忍此數百人。陷於縲紲乎。孫公勸
富翁。佈施。乃現在功德。是真佈施。獲福報。自必無量。佛若有
靈。定生歡喜。偏怪近日宰官。不思清刑。減訟。游賦。輕徭。一味
造殿塑像。以為積福。靈山會上人。果享之否。
王陽明既擒逆濠江。彬等遂流言。誣公公絕不為意。初謁見彬。
贈皆設席於傍。令公正坐。公伴為不。知竟坐上席。而轉聽眾席
於下。彬等怒。遂出惡語。公以道行。交。不氣論之。乃止。或

問之公曰非爭此一坐也恐受其節制則事機將聽彼而不可為矣故借此以折其氣

漢陳仲舉是名德為世所宗極帝時黨禍事起逮捕者衆人多逃避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竟赴獄請囚會赦得釋靈帝初

中常侍張讓權傾內外而人心鄙之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各士無往者寔獨弔焉及後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活

明宦官王振謂楊士奇曰朝廷事多虧三楊先生然公等年邁倦勤矣其後當何如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與

兼在旁曰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効力行當擇後生可任者以報聖恩耳振喜翌日即薦曹鼐苗衷陳循高穀等遂次

進德錄

卷十四 見邊

三

第擢用士奇答榮當日何發言之易榮曰彼厭吾等故出此語

縱欲自立彼豈得已乎一日內中出片紙命某人入閣則吾輩束手矣今四公猶是吾輩中人自能一心協力也士奇深服其言

宋楊王沂中開居偶郊行遇一相者押字楊以所執杖書地上作一畫相者即拜曰閣下何為微行至此宜自愛重王愕然

詰其所以對曰土上加一乃王字也王喜而笑批賞緡錢五百萬仍用常所押字為記命明日詣帑司支取及往司帑持券熟

視曰汝何人乃敢作我王偽押來贖物當執請有司問罪相士具言本末至大聲呼願與動王聽王之所司與之打合乃以五

十緡與之相者大慟痛罵而去乘間白楊楊問何故曰他今日說是王者來日又何增添則王之誇厚矣且王已開王社尙何所欲而復用相王喜起撫其背云說得是即以予相者之錢數

宋時交趾貢黑獸謂之麒麟司馬溫公上言真偽不可辨使其真非自至不為瑞若偽適足為遠人笑願厚賜而還之

宸濠甚愛唐六如寅嘗遣人持百金至蘇聘之既至處以別館待之極厚住半年見其所為不法知其必反遂伴狂以處遣使饋物則裸形箕踞以手弄其陽道譏訶使者使反命濠曰孰謂

唐生賢直一在土耳何足大用遂放歸不久果叛

進德錄

卷十四 見邊

四

明洪武初嘉定安亭鎮有沈萬二萬三者元之遺民也富甲一

郡嘗有人自京回問在京有何見聞其人曰皇上近有詩云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及江南富足翁日高三丈

猶添被二嘆曰兆已萌矣即以家貲付托諸幹僕分掌之乃買巨舟載妻子汎湖湘而去不二年江南大族以次籍沒萬三亦

徙於雲南而二獨獲免

霍光與張安世廢立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楊敞敞不知所出汗流浹背驚懼不能發一言起更衣夫人遽從東廂謂

日此國家大事今議已定勢難復更使九卿報君君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深無決恐先事被誅矣及更衣出夫人急隨後

與敵參語許諾

漢李夫人病篤帝臨幸榻前候之夫人蒙被而謝以所生子及已兄弟為托上曰夫人殆將不起第一見我當加賜千金并如所囑夫人曰事在陛下妾復何言再強之遂歎歎轉向內牀上不悅而起姊妹讓之曰貴人何難一見奚為恨上至此夫人曰夫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弛愛弛則情替情替則恩絕上之所

以戀戀於我者祇以平生容貌故今已衰變見必委棄尙復肯追思憫念哉我所以不輕見之者正所以動其憐惜乃深於相托也及卒上果痛憶之不置

明嘉靖中分宜嚴相國用事以正月二十八日誕亳州劉巨塘

遺愁集 卷一四 見遺

會宜春入親隨架往祝祝後嚴相倦而書寢其子世蕃令門者且問屏劉不得出飢甚嚴辛者嚴氏紀綱僕也導劉往間道過其私居盛歎具飯飯已曰他日望臺下垂目劉曰汝王正當隆赫我何能為辛曰日不審午願毋忘今日之托不數年滿敗劉適守袁州辛以素奴坐賊二萬滯獄論死劉憶昔語為開豁其賊減去若干乃得從輕發戍

人生何處不相逢辛能於冷處留情便得他年相報保全性命可見肯放些空的妙予謂不第此幸於極熱鬧時卻能退算一步想其為人必是達時務傍好住的作事謀不至十分虛法所以天使劉公任袁以周旋他否則何能如應慶巧只

看日不常午四字便知是見遠人了

錢元懿牧新定一日閭里數起火居民憂恐有巫楊媼因之遂與妖言曰某所復當火皆如其言人競禱之元懿曰火如巫言是巫為火也殺之火當滅遂擒斬於市自此火果永息

蘇東坡守揚州時一夕夢遊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噬方驚怖隨有一道士黃冠紫袍以袖障之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投謁曰夜來不驚畏否公遽叱曰鼠子乃敢爾本欲杖汝脊吾豈不知汝昨夜術耶道士惶懼踉蹌而去

巫媼能致火道士能驅虎若見不透方將信為神異敬禮之不暇矣不知巫乃偶然道者乘機惑眾道乃故弄刁術借景

遺愁集 卷一四 見遺

邀功不急勳遂便為所賣兩公識見過人所以一遇即能燬破

何無忌夜於屏後草檄文其母劉氏牢之之姊也登梯窺視嘆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憂因問所與謀者曰劉裕母益喜因為言極立必敗爾事必成以曉示之

魏許允明為吏部選郡守多用其鄉里或言其私明帝怒遣虎責收之妻阮氏跣足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嚴問允明日聖人云舉爾所知鄉人臣所知也陛下直檢其稱職與否若不稱職方可云私臣甘受罪既較果皆得人乃救之范文正公子純仁嘗病且危家人惶遽請禱公曰是我兒不死

何禱為未幾果愈

程顥為越州僉判蔡卞為帥嘗為公言張懷素神通道術雖飛禽走獸咸得驅遣至言孔子誅少正卯彼言諫以為太蚤漢高祖成舉相持彼屢登高觀戰不知其幾幾何殆非人世間人也公竊笑之及將往四明而懷素且來會稽卞留公不為止日子不語怪斯近怪矣州牧既信士大夫又將語合下民從風而靡使真有道者固不願此不然弗識之亦未為不可也後二十年懷素以妖術敗多牽引名流並以自脫或欲因是築公乃以尋求無跡而止

遺愁集

卷十四

見遊

夫子嗜魚而卒不受魚何也儀曰夫唯嗜之故不受也且既受之必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法必致免相免相免極嗜魚其誰再給之不受魚則不免相雖不受魚能長自給魚此所謂持人之不若自恃也

陶朱公之次子得罪於楚將死公欲以千金謀出之乃令其少子往其長子請行不許長子謂其母曰父有大事使弟而不使我是以我為不肖也安用生為欲自殺母因為之請公曰我非不欲使之也第恐其敗乃事耳母不信請益堅公不得已遂令行長子持千金至楚楚有莊公者國之賢士也凡有所建言王輒敬信之因請其家以千金獻求為之謀莊公曰諾子宜速返

當乘間圖之長子伴應乃私留規之明日莊公見王曰客星在楚殊為不利皆以刑濫故也曷救罪以遣之王以為然隨下令

救死囚三百人而陶朱之子與焉或告長子曰王下赦令公子在內安用置此千金耶長子首肯因往見莊公公驚曰汝固在耶長子曰聞王已下赦令吾弟生矣將俟以偕行敬來相別耳莊公已知其意在千金也初意原欲候王赦後仍以千金付其次子持還今恥為孺子所賣復見王曰王下赦令誠善但國之人皆以為陶朱富人之子在內令其長子揮千金賂王之左右乃得赦也王大怒命立殺陶朱之子而後赦三百人由是公呼長子至還其金長子莫知所以乃携弟屍以歸家人咸哭陶朱

遺愁集

卷十四

見遊

獨笑曰我固知其必載棺而歸也焉用哭為或問其故公曰幼子生也晚習見我富其視千金特易必不介懷長子與我共起家深知其來之難其視千金至重意不能捨捨千金則子生不捨則子死理固然也此我之所以使幼而不使長也聞者嘆服成大事者不惜小費今人往往不捨怪囊常至為小失大敗乃公事請看陶朱長子樣子

天下有四種人最癡老者少者婦人寺人其言語舉動任心率意皆因陰氣用事而元陽不足故顛迷而不自覺蒙昧而不自知天下有三種人最貪和尚道士與同官皆無後者而較之常人

反貪也可知貪乃無後之刑

天下有三種人最嘆殘疾人遇全體人疑其笑已鄉村推魯人
遇城市繁華人疑其誑已家勢寒微人遇氏族赫奕人疑其輕
已

凡人下第時只可對朋友坐即朋友高舉者對之猶不妨蓋彼
亦曾下第故也但不可見親戚宗族與妻子奴婢何也以其腹
誹故也縱彼愈相憐憫則我愈覺無顏矣

鍾伯敬云項籍妾與馬向捨不得只此便是不能殺漢王之根
予謂殺漢王何用殺漢王不如殺妾與馬天下可捨妾與馬必
不可捨這纔是英雄這纔是有情這纔是不負心項王不負妾

遺愁集

卷十四 見透

九

與馬妾與馬亦不負項王傷心中懷事也故曰項籍不捨虞美
人而沛公捨戚夫人此是沛公不如項王處項王不捨虞美人
虞美人亦不捨項王此是虞姬不愧項王處

項王馬與姬尚不捨捨妾與馬捨之乎予故曰項王
雖不得天下畢竟是真豪傑真多情真不負心人也

此詩妙在無員外氣揚越公妙在無妙韻氣李樂師妙在無秀
才氣張一妹妙在無娘子氣虬髯夫人妙在無老姬氣妙在著
着思進步卻是着着走退故曰烏江一羽非僅霸王之退步
亦虞姬之退步也

千古名言 閱之起舞予謂項王一羽不特虞姬之退步亦以

教天下萬世之人一退步也

始皇焚書焚其不足為書者也始皇坑儒坑其不足為儒者也
若五經圖籍秦固未嘗焚也不然天子禁之庶民又安得藏之
且秦之禁不日非聖者無法乎是尊聖者固無如秦若也

齊封田嬰於薛號郭靖公專齊之權當欲城薛客謂曰君不聞
海大魚乎網不能上鉤不能牽湧而失水則螻蟻制焉今齊亦
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為苟為失齊雖降薛之城至天楮
何足恃乎嬰悟乃不果城昔董卓積粟於鄆鳩日事成雄視天
下不成退守此烏豈不大謬

魏人有東門吳者年逾四十止有一子喪而不憂其相識曰公
遺愁集 卷十四 見透

之愛子天下罕有死而不憂何也答曰吾於無子之時未嘗為
無益之憂今得子而失乃與向日同夫何憂焉聞者敬服

漢范滂繫獄吏俾祭皋陶滂曰皋陶賢者知滂無罪將默理於
帝如其不然祭亦何用

昔一妓被逼苦吟日自嘆身為妓遭淫不敢言笑啼俱不敢方
信做人難

昔人有云做人難做人難寫得紙盡筆頭乾再寫幾個做人
難良解此意

明高季迪咏范少伯詩云載去西施豈無意恐留傾國更迷君
又咏白鬚詩云雖失房中嬌婢喜還增座上老朋欵皆絕有

見解極有理會語足為傳世名言

予嘗讀古詩而見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語是最入情語一將功成萬骨枯謂是最切確語觀此可為參看

呂洞賓若經邯鄲中遇一少年號盧生自述一生貧困言未竟忽倦欲思睡主人方為治飯呂翁探囊中枕授之云此即

得榮遇如意生接枕說夢自枕寤至家身歷富貴極盡豪華經五十年老病且死欠伸而醒主人炊黃粱猶未熟翁曰頗得意

乎生曰此先生室吾慾也今已悟矣遂棄家不返從遊學道後亦仙去

人生富貴轉眼浮雲乃必至之理亦何用呂翁枕耶明明一

條路人自見不透耳即使見透卻那裏撒得下做得來

宋真宗朝嘗有兵士作過於法合死特賜省貨命決脊杖二十

改配其人高聲叫喚情願乞斬不服決杖從人把捉不定遂奏

取進止傳宣云須決杖過別候旨處斬尋決訖取發落上云此

只是怕吃杖耳既決了便送配所莫問

孟敏字叔達敦朴質直客居太原未有所名嘗至市貿甕荷擔

墮地壞之竟去不顧適遇郭林宗泰見而異之問曰壞甕可惜

君何不顧敏曰甕已破矣顧之何益林宗賞其介決知為美士

縣賦弄瓜拉帶者上日時和歲豐乃為王國之禎不在物也初

勿賀 天竺僧復見心從笑隱師洪武初以高僧徵入京笑隱止之曰

上苑亦無瀟湘果且留殘命與酸梨不聽後坐法論死始悔不

用師言 宋嘉祐中將修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仁宗批其奏

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

其與工無惑 溫太雅將卜葬地師曰此地者毒膏皆凡而禍弟大雅曰若得

家弟永康吾當含笑入地矣 漢張釋之為廷尉刑尚寬平治獄命高其門日後世子孫

必有昌者果然 楊震性廉介或餽以金却之其人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

知子知我知卒不受後有大鳥集屋墻曰我君將死矣遂卒

勸令讀書遊學十年遂為東夏名賢

明洪武初陝西進士有一葉三四五穗者兩穗者甚眾句容

遺愁集卷十四

○一集選柳

人落宛阱士既窮途志不得伸○
願呼天弗靈額地無路集選柳

元張弘範以舟師南北並進○
亦赴海死張世傑走至平章山下○
遇氏亦已至矣若天欲絕宋則風覆我舟○
索繪使張俊掠治張憲不伏槍矯詔召飛○
以証其事飛仰天歎曰皇天后土○
可表此心遂與子雲詣大理寺獄○
又命中丞何鑄復詰之俱無驗○
白檜以明其冤檜曰此上意也○
鑄乃掛冠去改

遺愁集

卷十四

遺柳

命○方侯高素與飛有怨遂誣飛致書張憲○
指置還軍將謀為變且云其書已焚○
附會成獄大理卿薛仁輔極言飛無辜○
判宗正士僕請以百口保飛無他○
皆不聽竟殺之於獄岳雲張憲皆棄市○
韓勳王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
檜曰其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
怒大笑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

元以宋丞相文天祥北去○
字羅謂之曰德祐勿君非爾○
王耶棄嗣君而立二王忠乎○
對曰德祐失國是時社稷為重○
君為輕二王之立所以為宗廟計也○
字羅曰汝立二王做得甚事○
答曰國家不幸○
幸而立君以存宗社○
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
人臣事君如子事父母○
有難雖至不可為安○
有不下藥之理○
哉今

天祥至此有死而已○
幸羅怒囚之獄

提舉洞霄宮李綱上疏末云○
大抵近年閉關則以和議為得計○
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
不知退避之策可一不可再○
退一步則失一步○
退一尺則去一尺○
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
百官則將士用命○
強敵不足畏矣○
上奏論之而不能行

謝枋得信州戰敗棄家○
變姓名而逃○
宋亡乃寓茶版賣卜○
元魏天祐執之北去○
枋得將行○
士友餞詩盈几○
乃云此去好憑三寸舌○
再來不值一文錢○
及至燕○
天祐讓之曰封疆之臣○
當死○
封疆安仁之敗○
云何不死○
對曰程嬰公孫杵臼存孤○
盡節一死於前○
一死於後○
皆不失為忠臣○
韓退之云○
蓋棺論始定○
天祐曰強詞

遺愁集

卷十四

遺柳

枋得曰昔張儀與蘇秦舍人○
云當蘇君時儀何敢言○
今日乃秦政之時○
枋得復何言○
遂不食死

元脫脫征高郵○
連戰克捷○
左丞相麻素與有隙○
乃諷御史袁賽困不花○
劾脫脫出師三月○
累無寸功○
傾國家之財○
以為已用○
半朝廷之官○
以為已隨○
詔削奪其職○
淮安安置○
尋復殺之

鄧伯道遇亂○
携子姪而逃○
值事急不能兼顧○
乃棄其子○
携姪渡江○
得免於難○
人問何忍棄子○
而雷姪答曰○
吾兄已死○
勢更無望○
若棄姪則絕兒嗣○
故不忍也○
雖棄其子○
我身尚在○
猶可與其再得耳○
人咸謂天必有以報之○
不意終身竟無子○
後世竟之○
金以枋子馬萬五千來○
所向無敵○
飛令步卒以麻絮刀人○
陣成

勿仰視第斫馬足。揚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遂從軍擊破之。因欲棄汴北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母去。自古未有。惟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克矣。後果以金牌十二召飛還河南。新得府州復為金所有。

宋神宗從王安石之議。力行新法。時久旱歲饑。征斂苛急。東方流民身無完衣。至茹木實草。根身被械鎖。而負石揭木以償官累。累不絕。監安上門鄭俠。乃繪所見為流民圖。發馬逆上之言。陛下親臣之圖。以行臣之言。一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帝反覆觀看。長吁數四。即罷新法。一十八事。是日果大雨。廷臣入賀。帝以所進圖狀及疏示之。中外始知所行之故。於是群姦

遺愁集 卷十四 遺柳

切齒。遂以俠付廷尉。使治其擅發馬逆之罪。呂惠卿等復相與環泣。帝前勸復新法。由是一切如故。
沛公謝羽。鴻門范增勸殺之。因舉所佩玉玦示羽者。三羽不應。沛公會意。疾還。雷張良申救。以白璧一雙。獻羽。玉斗一枚。送增羽。受璧增怒。乃撞碎玉斗。嘆曰。豎子不足與謀。大事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遂辭歸。未至彭城。疽發於背而死。

明沈承字君烈。有文名。以癩疾。幸妻薄少君。作輓詩云。從東場屋本無憑。有鬼能遮。東人偏怪君。文遮不住。故將奇疾殺君身。

天啟中。蘇人吏部周順昌。以忤魏忠賢。被逮。官旂甫至長洲。知縣陳文瑞。係公門下。夜半求見。撫牀而慟。公曰。吾知諸使必至此。特意中事。毋效楚囚泣。妻子繞哭。公神色自若。怡然不顧。曰。無事。亂人懷也。竟出就執。及民變。或勸之曰。公不幸遭禍。忠良無得全。矧今亂因公起。此行恐徒自苦。何不蚤為計。公嘆曰。以我一人。遺禍於桑梓。死且不瞑。目我豈不知自裁。然順昌小臣也。豈敢效高公不辱之義。今赴都。必死。死則泣訴高皇帝。速殛元兇。以清君側之惡。君他日為我作忠臣傳。可耳。聞者扼腕。公乃問道赴都。下偵撫司獄卒致之死。

崇禎甲申四月。李賊將抵京上。以兵費告匱。按籍令助。感大培。助餉。遣太監徐高傳諭。嘉定伯周奎為倡。奎謝無有。高泣諭再。三奎浸詞。以應高。拂然起曰。外戚如此。國事去矣。多金何益。奎不得已。承捐萬金。上少之。勸其二萬。奎又密書皇后求助。后勉應五千金。奎復匿起二千。僅輸三千。太監曹化淳。王永祚輩。助至三萬五萬。細民亦有痛哭捐輸者。或至四百六百。司禮監王之心最富。上面諭之。僅輸萬金。諸內官皆大書於門曰。此房急。賣及李賊。擒拷王之心。迫出十五萬。周奎抄得現銀五十二萬。李自成久窺畿輔。空虛潛遣其黨。盡金錢糧。屬餉為大賈。列肆於都門。更遣姦羽。挾資充衙門。探吏而刺陰事。纖悉必知。都中日。道撥馬探。其黨即以告掠之人。營厚賄結之。盡皆降賊。無

遺愁集 卷十四 遺柳

一選者

流賊犯平則門。竟夜焚掠。火光燭天。京師內外。堆堞凡十五萬。四十有奇。時登陣守城。止羸弱五六萬人。守陣不支。又無炊具。而飯為食。餉費久缺。人僅給百錢。莫肯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復臥。及賊攻城。礮聲不絕。流矢雨集。賊仰語守兵曰。亟開門否。且屠守者。懼惟以空砲向外。不實鉛子。徒以礮聲虛鳴。掩飾耳目。然猶揮手搖頭。示諭賊退。乃發。於是李自成對彰義門設座。令晉王代王左右席地而坐。降關杜勳侍其下。因請入城見駕。乃縋而上。備述犯上不道語。并請遷位。上怒叱之。內侍請留勳上。以晉代二王在彼。留之則不免。乃縋之出。復縋而下。勳語守壘。

遼穆集

卷十四 遼穆

五

王則堯曰。吾黨須見幾富貴自在也。初聞勳殉難於宣府。詔賜祭。贈司監。蔭任錦衣。立祠。旌表。至是始知其從賊為逆。上大愧恨。

崇禎十七年二月丙申。大風。霾晝晦。南京孝陵夜哭。賊自柳溝至。居庸關抵京城。郡縣望風瓦解。忽得僞將軍檄云。十八日。至幽州。會同館督。徵京師大震。上早朝。召對諸臣。而泣。使首書御案。十二字。以示司禮監。王之心。尋拭去。須臾。賊大至。方報過。遂擄橋。俄報攻平則。彰義門。突門外三大營。皆潰。降。凡火車巨砲。焚。渡。角。悉為賊有。丙午巳刻。諸臣方侍班。襄城伯李國楨。匹馬直馳。闕下。汗浹。告

衣內侍呵止之。國楨曰。此何時也。君臣即求相見。不可多得矣。

因訴守禦無人。大事已去。慟哭而去。申刻。彰義門。啟李賊大隊。入。上召閣臣問曰。卿知外城破乎。曰。不知。上曰。事亟矣。今出何策。眾皆莫之對。是夕。上不能寢。乘輿繞行內城。又陷一闕。奔告。上曰。大營兵及李國楨安在。答曰。營兵已散。國楨不知下落。皇上宜急走。言罷。即出呼之。不應。上乃登萬壽山。遙望烽火燭天。徘徊踰時。回乾清宮。遂萌自經之志。

遼穆集

卷十四 遼穆

六

三月十八夜。將曉。上回南宮。登萬壽山之壽皇亭。大書衣裾曰。朕雖德薄。上干天咎。然亦諸臣讓。我朕死無面目見我祖宗。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毋傷百姓。一人遂自縊。上披髮。御藍袍。跌左足。右朱履。先是大內有秘室。鑰甚嚴。相傳劉誠。意藏秘記於內。非大變。戒勿啟。至是。事急。啟之。得繪圖三軸。末一軸。圖像酷肖。上容。身穿白背心。左足跌。披髮中懸。與今無異。

下未昧爽。天忽雨。俄微雪。城陷。賊騎塞巷。投矢於地。令人持歸。插門上。閉戶者免死。於是俱書順民二字。賊經象房橋。群象哀鳴。淚下如雨。明孝宗時。郭智以敢言為劉吉所嫉。請下詔。獄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因作寫懷詩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又難制

詩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
臣萬死更何悲竟坐妖言罪死得王恕力諫因改謫

正德中流賊趙風子名璉霸州文安縣諸生有勇力好任俠劉

六等攻掠文安璉携家屬避賊賊劫其妻欲汚之璉奮往殺

傷二賊因爲衆擒六愛其驍勇誘之降遂爲盜分掠河南山東

諸郡逃匿馬中錫欲效璉遂化勸游盜事招安解散若聽撫時

待以不死六等感激到處亦不殺劫與弟劉七來謁中錫開誠

勸諭六有降意七日今日朝中是誰做主馬都堂豈能踐言乃

遣使人至京探中書消息全無招降意又以所擄金資賄輩赴

都密使權倖求赦亦復不得遂聚衆數萬大肆逞惡中錫係族

戚縣人賊至戒令勿焚劫馬都院家房屋財物且遣黨護其宅

眷由是謗語喧騰謂中錫恐害私家玩寇養姦殃民誤國立者

錦衣官校捕逮下獄中錫書生不耐刑辱憤死於獄

嘉靖十一年編修楊名上疏論汪鉉郭勛帝怒收繫拷訊命究

五之入瀕死無所指兵部侍郎黃宗明疏救汪郭謂卽指使

之尤謂帝併還鞠之各戍邊宗明降調外任

嘉靖中嚴嵩用事總兵仇鸞以被曾銑所劾乃賂嵩爲謀嵩遂

論銑擅放邊塞禍不可言夏言和同附會致誤國是逮銑卽訊

嵩遂許銑剋減軍糧俸免重罪倡復河套圖謀自解法司逢迎

嵩意遂疑銑死罪所於市妻子徙三千里銑以廉介家無餘貲

妻孥狼狽吏部問淵亦希嵩旨竟坐言交通曾銑罪不容追律
死其妻蘇氏請以身代上曰蘇亦流人安得代耶亟遣之竟斬
言於市天下冤之

嘉靖中錦衣經歷沈鍊劾嚴嵩父子姦貪違法十大罪繫獄拷

訊編管爲氓兵部員外楊繼盛復疏嵩父子顯權悞國十大罪

命廷杖一百血肉皆起復下刑部擬罪尙書何縉受嵩指坐以

詐傳親王令旨律杖未幾會獄京獄大辟四詔決張經李天寵

以失機律不宥而嵩因以繼盛名竄入遂同處斬繼盛請朝審

口吟曰風吹柳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義士

可憐長板見君王聖明德厚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唐性癡生

來歸視死此身原是不隨楊又臨刑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燭

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繼盛妻張氏疏乞斬臣首以代

夫命爲嵩沮抑不得上達憤恨自刎死

海寇汪直糾漳廣群盜大舉入寇連艦數百艘蔽海而南自台

寧嘉湖至蘇松迄淮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既而太倉上海

松江嘉興等處皆遭荼毒又有倭寇來自漳泉流過南浙州郡

特命工部侍郎趙文華告祭海神偵察賊情至松江會狼山軍

方應調至稍有斬獲因厚犒之激使進勦至漕漕遇倭戰敗文

華固急督戰與捷敗爲功總督張經謂宜待你靖兵至合力夾

攻庶保萬全文華力不聽遂衝圍因察經玩寇殃民之

罪而不知既而倭寇四千餘人自拓林入犯嘉興經乃遣尋
將盧鏗等水陸並進大敗之賊奔王江涇承順兵出泖湖攻其
前錢率保靖兵躡其後擒斬一千八百餘人溺死者千外餘賊
復退歸拓林自倭來用兵未有如此克捷者奈文華之疏已先
上達嵩又暗為票擬遣校遠治竟坐以失於論議經王疏力辨
悉為嵩格置不報

趙維寰雪廬焚餘稿曰劉東元理順李會元青皆以夜禁為內
璫遷者所持劉扑五板李扑十五板李歸寓忿極遂絕時省元
親校聞訃往哭之歸而亦絕余為之浩歎夫犯夜不為無罪兩
君自反不竊何妨引咎為解即事勢相激至不可解亦宜告以

朝廷命官非奉旨不得辱即告之不從一時莫可誰何厥明亦
宜痛哭號呼明告皇上曰臣誠有罪顧奈備侍從畢竟與凡庶
不同一刑餘耳安得不奉旨而擅鞭天子侍從之臣臣不足
惜如辱朝廷何惟明主可與忠言未必無所感動也即終不白
亦宜死關下以昭示炯戒而竟泯泯死豈不悲哉嗟乎死者已
矣不死者何顏自立若省元之以痛友而殉亦烈士也

劉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詭蕭振勅大中罷之鼎曰
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去就矣
詔賈似道十日一朝時襄樊圍急似道日肆淫樂方與羣妾踞
地唱曲御客戲曰此軍國重事耶又賭博寶玩建多寶閣設

蔡珍異藏置其上日一登賞有言邊事者加殿兵一日
日襄陽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
語上曰適有大嬪言之似道即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
事日急無敢言於帝者

遺愁集卷十四

○一集莫須有

○人是稱公先生鳥有若隱若現或可或否壺內有天橋中有
○叟以意逆之十居八九集莫須有

唐韓退之愈少時夢人以丹篆一卷強之使吞傷有一人拊掌
而笑覺後胸中猶如物咽自是文章日進後見孟郊乃夢中之
傍笑者因遂與定交焉

陳季卿舉進士客於長安青龍寺十年值終南有老翁至以寶
瀛圖挂壁問季卿尋至江南路歎曰安得自此而歸翁笑曰無
難也乃折竹葉為舟置圖上渭水中囑云注目於斯季卿熟視

遺愁集 卷十四 莫須有

俄見其舟漸大遂戲登舟願風揚帆不旬日果至家

費長房成仙日拔宅上昇鷄犬皆飛去至半天謂鼠不淨且性
陰險推而下之鼠乃自悔每日三吐其腸以求潔或謂許真君
有掩

晉景公疾甚求醫於秦秦使醫緩視之未至公夢一豎子議曰
彼良醫也來懼傷我曷且暫避一日無恐居其膏之上膏之下
將若我何及至曰疾不可為也病在膏盲攻之不可達之不及
藥不能至焉公大嘆服未幾果不治膏盲穴在背之上項
骨之下故藥力不到

唐李賀善文詞將死有緋衣人駕赤虬至謂曰上帝成白玉樓
立召公為文須速往天上差樂不苦也

天上頗樂地下不苦只中間做人難耳緋衣神亦理會得矣

晉王質樵柴至信安石室中見二老對坐圍碁質旁立觀之乃
與一物狀如棗核含之遂不飢渴看局未終回視斧柯已爛急
趨歸家中已歷二代故人父老無復有存焉者迄今有爛柯山
在

巴印人家有橋霜後盡收餘存二大橋如三四斗蓋因剖開每
橋中有二叟鬚髮皓然相對奕棋身約尺許談笑自若一日橋
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耳一日僕饑虛矣須龍肝
舖食之即於袖中抽出草一根削食之隨削隨長食訖以水喫
之化為一龍四老共乘之須臾足下雲生風雨晦冥不知所終

宋歐陽修將知貢舉自恃眼力善拔名士預一夕夢一金甲神
來換其眼珠修駭問答云以俗眼換卻慧眼好去場中閱卷及
入簾時取文入格者常覺坐後有一朱衣人點頭始疑侍吏及
回視了無所見故俗語云文章自古無憑據惟願朱衣暗點頭

遺愁集 卷十四 莫須有

後出場復夢前神將原眼來換迨曉閱所取文俱不愜意
此神好不尖酸何不以慧眼換人俗眼使古來試官不致暗
中摸索也予每不信此等事獨是先夫子練川公禹杭趙雪
嶼斯曾為余言已西鄉關時已二鼓偶閱一卷起句便不惟
意將筆一抹忽怪風驟起窓櫺盡開燭為之滅疑而就寢卷
在桌上明晨起視夜來所動了無墨痕殊以為異遂按元末

意將筆一抹忽怪風驟起窓櫺盡開燭為之滅疑而就寢卷
在桌上明晨起視夜來所動了無墨痕殊以為異遂按元末

卷及榜發乃係淮安府學許致和也渴欲一見以詢其有
陰陽不意竟下過貽復囑予京闈若會須致其來予至京方
訪之始得一面備述老師相慕之情何不過嚶一會諒亦不
甚寂寞許兄云承老師提掖理宜晉謁但家寒遠來多所未
便且反有累照拂窮達有命可不必也看其人年可五外家
似寒素大約恬淡安分之士嗣後終不果來予亦不能再會
晤間常道其事深訝其奇以此觀之場屋中實有鬼神作主
以默司予奪之權不可不信也

宋陳州郡守母病召道士作醮伏壇奏表終夜不動至五更方
醒謂守曰夫人壽有六年守問去何許久曰天門放春梅觀者

遺愁集

卷十四 莫須有

三

駢道以故稽留因詢狀元姓名曰姓王二字各下一字塗黑傍
註一字遠不可辨明年狀元乃王拱壽御筆改爲拱辰

宋咸平間關中苦旱有沙門善胡法者求蜥蜴數十羅置囊中
令童男女各執柳枝咒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令雨滂沱放汝
歸去祝畢果風雨大作

唐李德裕罷相置不泉別墅採天下珍木怪石爲園池之觀中
有醒石尤其所寶愛醉或臥之逾時便醒

唐玄宗元夕謂仙師葉盛曰四方之盛何處極麗對曰無如廣
陵上曰安能至彼遊乎對曰易也因呼氣一口俄而虹現如橋
起於殿前請上同登共赴廣陵樂官數十隨行頃刻至宮只見

士女皆仰望雲端指爲神仙出現乃請勅伶人奏霓裳羽衣之
曲周旋而歸帝猶疑爲列衛後數日廣陵守果奏其事

天河之東有織女星乃天帝之女機杼勞役容不暇理帝憐其
獨處令嫁與河西牽牛之夫嗣自女工竟廢帝怒責令仍歸河
東後女思其夫着烏鵲填橋以渡并命附言每月逢七則往會
焉鵲乃誤傳爲七月七日一年一會遂爲定例云

唐寶太后小時頭禿不爲人齒遇七夕例看織女渡河謂之乞
巧家人獨不許其出戶俄有神光照室自此髮生姿容絕麗

漢成帝時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植青藜杖叩門進見曰
吾乃太乙之精也因吹杖端光焰以照向所以後世稱人讀書

遺愁集

卷一 莫須有

四

爲太乙分輝

唐時中書省門外有古槐一本垂蔭至廣若深夜樹上有絲竹
之聲則省中郎即有人相者時謂之聲音木又名催相對

陳玄奘一名將往西域天竺國大雷音寺見釋迦如來求取三
藏真經所居靈巖寺有小松一株臨行以手摩其頂祝曰吾去

面佛汝應西向及往枝果指西後長至數丈一年枝忽轉東弟
子輩曰師將回矣乃出迎關外果得白馬馳經以還

漢成帝好神仙起建招靈閣成忽有二神人降各留玉釵一枝
上以賜趙婕妤至元鳳宮人猶見此釵謀欲竊之明旦復視匣
中惟見白燕一雙升天而去因各之爲玉燕釵

唐順宗時拘弘國貢出水珠色類鐵持入江海可行於洪水之上帝甚珍之後化為龍去

青蚨似蟬而稍大母子不相離生於草間如蠶取其子母即飛來若以子母血各塗錢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其一輒得飛歸循環不已流轉無窮後人得錢為青蚨本此

世間那得有此即有此亦是欺心害人之物公道所不取純陽呂祖點鐵成金尚恐誤人於五百年之後况旋用旋歸乎

劉玄石於中山酒家沽酒酒家以千日酒飲之歸而大醉家人以為死埋之後酒家計日往視令開其棺劉醉始醒欠身而起

葉法喜有道術一日與劉士會飲忽有人自稱楚生秀才選入末座言語不凡葉疑其非常人潛以劍飛擊之應手墮地看之乃一酒榼中有美醞飲之甚佳同列笑曰楚生味固不可忘

晉劉景旣入天台山採藥遂路流水中得胡麻飯屑一杯相謂曰想此去人家不遠因窮源而進見二美女迎曰相候已久

郎君來何暮耶遂邀至家待以胡麻飯山龍脯結為夫婦逾月因思家告歸子孫已歷七世矣

魏源在浙之武陵山中一人捕魚見水中有桃花片流出乃循波而下至一所遍地皆植桃花人皆鶴髮童顏別居一洞天問之曰秦政酷虐逃避至此漁者歸後復尋其地竟迷失路徑不

可再往

漢明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旨宗虛無尚寂滅責慈悲以為人死隨得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謂之因果於是中國始傳其法繪像圖形以示中外道教之盛亦自帝始

唐玄宗謂宰相曰朕於宮中為壇為百姓祈福自草黃素置案上成而飛升天際聞空中神語云聖壽誕長群臣表賀

漢武帝時西王母降於宮中出蟠桃七枚自啗其二以五枚與帝帝食之留核欲種母曰此桃三千年開花三千年結實非凡間可植迺顧東方朔曰桃熟三番此兒已三偷矣

周穆王時集方士於春霄宮西王母乘輦而來與王帳交會進萬歲水桃千年雪藕及龍膾鳳脯之屬

傅先生入焦山遇老君與之木鑽使穿一石厚五尺許云穿此當得道傳受命日夜鑽之經四十七年石始穿遂得仙丹升天而去

佛圖澄天竺人妙通玄術善咒詛法能役使鬼神石勒聞其名召試之澄取盞盛水燒香咒畢須臾盂中生青蓮花值勒有愛子暴死乃取楊枝染水洒而祝之果遂蘇

此術果有之乎抑勒子不應死而得此異人乎願安得此聖僧常住世間普救一切短命眾生各得長壽豈非大快活

事

佛初祖大葉迦尊者二十八代至達摩於梁武天通元年始入中國是為東土初祖至後漢明帝時始居而逝遂奉之後三載魏宋雲使西域回遇師於蔥嶺手持隻履翻脚而去問師何往日歸西天去及抵國進告帝不之信起疑視之唯一履存焉梁有僧講經常有一隻聽講問其姓氏乃潭中老龍也云歲旱得閉故來聽法日曷不救之日帝封江湖不取擅動無由得水僧日現池有水可試用乎日可乃就取而去是夕果大雨水皆黑色

黑水救旱乃大妙事只怕人吃在肚裡都要變了黑肚腸奈何余日恐就不吃黑水也未必盡白一笑

夫寶間中秋夜羅公遠日陛下能從月中遊乎因取桂枝擲之空中忽成大橋色如白金引上登焉遙望月宮匾曰廣寒清虛之府有仙女數百素衣飄然舞於庭上遙望宮中嬋娥若隱若顯按板輕歌聲韻悠然帝問何曲答日霓裳羽衣也

遺愁集卷十四

一集豈偶然緣由前定事屬素期天作之合人不能違或得之蚤或遲之遲一啄一飲莫出範圍集豈偶然

唐韋固旅次宋城夜閉行遇一老人囊盛赤繩向月下檢書固問之答日此天下婚姻牘也此繩繫男女之足雖警家異域終不可易固又問以我姻緣當在何所日爾妻乃沽北賣菜陳姬女也年甫二歲翌日往探果見一姬抱歲餘幼女坐於簷下心雖異之但以其年切家寒意中傷之必另得佳偶遂乘間刺之誤中其脅後十四年湘州刺史王泰妻以女姿容極麗看間常

遺愁集

卷十四

豈偶然

貼花銅逼詢其故女日妾乃郡守之姪女也父卒於宋城襁褓時乳母驚蔬以食常抱於膝為賊傷者因痕尚在故以翠銅飾之耳宋城令聞其事乃置其店名為定婚店

唐于祐步禁衛見御溝流一紅葉有詩云慙慙寄紅葉好去到人間乃宮人韓夫人所題祐拾之亦題一葉放之上流云曾聞

紅葉題幽怨葉上題詩寄阿誰恰又韓夫人拾得後帝出宮女韓泳作伎嫁于祐韓氏見所題紅葉大驚日天下事豈偶然哉

遂出所拾以示祐泳日今可作一詩謝媒夫人乃笑吟日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情慙素懷今日結成鸞鳳侶方知紅葉是

良媒

晉陶侃將葬父。家忽失一牛。不知所在。往尋之。路遇一老人曰。前岡牛眠處。若墓。應位極人臣。侃從之。果見牛眠一所。遂卜墓焉。後果驗。

唐沈彬居有一大樹。常曰。吾死可即葬於此。家人從其言。及為穴。乃係古塚。未葬中有一燈。燈火尚未息。上有漆篆文曰。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滅。須待沈彬來。

觀此則知福地留於善人。天下事海非偶然。今人大愚大痴。妄信堪輿。反致久淹。親極畢。竟後來果盡富貴。否果皆子孫繁衍。否果能長保百年。否閱此可當清夜鐘聲矣。

晉嵇康字叔夜。嘗遊洛西。暮宿華亭。夜分有客請之。稱為故人。遺琴一。索琴彈之。為廣陵散。遂以授康。仍誓不傳於人。康嘗曰。但飲濁酒。一杯。彈古琴一曲。我事畢矣。

漢鄧通為文帝弄臣。有相者曰。富當敵國。但後須餓死。帝聞之。曰。能富通者。權在朕耳。彼何由得貧。於是賜通銅山。使得自鑄錢。布行天下。家日以富。景帝即位。有罪繫獄。絕其食。卒至餓死。

院妓柳金南。才色迥出流輩。年二十有四。偶賦一詞。云。小妾年方二紀。檀板重敲十二欄。杆倚遍。步重移。兩度巫山行雨。二十八宿手中輪。數不到。星張。翠軫聞者。稱絕。是年遂卒。人以爲詩。

漢王承祐謀誅大臣。郭威等率兵拒命。因出勞軍。為亂兵所殺。

馮道帥百官謁見。威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威自迎春門入。起居太后。請立嗣君。會遣主人寇隨命威擊之。甫至澶州。將士大噪曰。天子須侍中。自為之。裂黃旗以蔽威體。因擁南行。太后詔廢贊為淮陰郡公。乃立威監國。

建炎元年。元祐孟后降手詔。布告中外。俾康王構嗣位。其畧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世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變。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與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王乃受命。即位於應天府。

宋太祖趙匡胤。生於洛陽。夾馬營。赤光滿室。異香經宿不散。長而器度。詔如仕周。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承德為殿前都點檢。特命匡胤代之。中外遂有推戴之意。

身上黃袍。豈一時驟辦。袖中禪詔。料平日宿成。以此觀之。則囊中尺木。亦是魚腹帛書耳。獨是以趙代張。未必非天心有屬。不知卽此一事。或者亦是人謀。做就也未可知。

宋道君太上皇及太上皇后。諸妃諸王公主。駙馬都尉。如金井六宮之有位。號者皆從。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遂獲免。

宋以呂公著為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宋興以來。以三公平章軍國重事者。止四。人文彥博。王旦。而公著與父夷簡。居其二。當世

咸羨以為榮

北漢遼金入寇結連為援周遣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帥禁師禦之發汴京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厚勞久之苗訓善觀天文指示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指驛使高懷德等相與謀立匡胤為帝夜五鼓軍士環甲執兵直趨殿前曰天子幼弱請將無主願共冊太尉匡胤尚臥驚起披衣黃袍已加身矣眾即羅拜呼萬歲匡胤乃戴甲攬轡誓約皆下馬受命擁迫還汴時發朝未罷聞變百官皇遽星散至曉時班定猶未有禪諸翰林承旨陶穀出之袖中遂用之就廷北面拜受乃升殿即位華山隱士陳搏聞之日天下自此定矣

遺愁集

卷十四 宣陽集

四

宋太祖如西京拜安陵祭天地於南郊都民垂白者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見太平天子儀衛至有泣下者因欲留都洛陽晉王光義叩頭切諫乃還東京

宋魏公韓琦卒前一夕有大星隕州治聲光並著樞馬皆驚帝自為碑文載琦大節兼其首日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謹忠獻

宋劉幾驟為怪異之語程試累為第一時翕然相習成風歐陽修深惡之有舉人論云天地軋萬物苗聖人發修日此必劉幾也幾續云秀才刺試官例乃以大朱筆橫抹之判日賜以紅勅命後數年公為司考官試老彛性仁賦及唱名第一又復劉

易名為輝公深愕然其年因王司夢火山軍當作狀元故以輝為首選

可見功名出處自有定數強之不能拒之不得人何用遊哉

蜀侯繼圖偶倚大慈寺樓應閑玩忽見風飄一胡蝶至拾而觀之上有詩云拭翠紋鸞看為憶心中事擗管下庭堦書作相思字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天下負心人不識相思意有心與負心不知落何地後二年侯卜婚任氏即係題葉者

御溝紅葉水作牽頭大慈桐葉風為引線赤繩一繫天公作良媒月下老人為撮合今人不明理而乃信之卜遺謀之星

遺愁集

卷十四 宣陽集

五

術豈不混帳不要說好姻緣固係天定即惡姻緣亦定非偶然也

周亞夫為河內太守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為侯八歲入相九年當餓死亞夫笑曰既貴如公言又何至餓死負指其口曰縱理紋在頤為騰蛇入口乃餓死之相也後犯罪卒餓死於獄錢若水為舉子時見希夷於華山方與一老僧擁爐坐熟視若水以火勘畫灰寫做不得三字徐曰乃急流中勇退人也後再往希夷曰吾始見子神氣清爽謂可成仙特召此僧決之渠云子但能作公卿耳後若水官至樞密四十即致仕老僧乃麻衣道人

富貴貧賤天壽窮通有一定之數。卽有一定之相。人自看不
出。且亦守不定。所以勸強經營。徒滋勞碌耳。聞此可爲猛醒。
然此不過論其常理。至若挽回造化。好友都在人功。不可一
律限。

歐陽修云。丁元珍嘗夜夢與予至一廟。出門見一馬。隻耳。後下
除。峽州判。亦授夷陵令。一日同至沂峽。謁黃牛廟。人門惘然。
皆如夢中所見。門外石馬。果缺一耳。可見事皆前定。洵非偶然。
因相視大驚。

宋淳熙中。汪玉山知貢舉。有一契友。屢黜於禮部。困不得志。乃
約其會。與富陽古寺密語。之日子。於易義旨中。用三古字。當相
識。拔其人。喜感。後果得一卷。合格。取置前列。及拆號。乃非其人。
私竊怪之。後友來。晤玉山。怒責其漏洩。其友矢云。其真暴疾。不
能入試。何敢相負。玉山終疑未幾。用古字者。前請因叩其故。其
人云。茲事甚怪。不敢隱諱。其來就選。假宿於富陽僧舍。與僧閒
步。廡下見一棺。塵滿詢之。僧曰。此官宦女也。殯此十年。骨無骨
肉。來問。因惘然。謂之是夕。夢一女子。告曰。官人。起試。可於頭場
言中。連用古字三。必登高第。但勿相忘。使妾骨骸得入土爲幸。
既覺。遂用其言。果得前茅。未審何故。近已葬其女矣。玉山
點頭。驚異。可見功各當道。自有定分。人發一念。此一言。維昏夜
精靈鬼神洞知。良可畏也。

此友非有敗行。卽命不該中。以致此女。得以轉授。况此生有
此一念。必其平日亦是好善之人。故借此以獲報。未可知也。
但由此看來。可知疑棺必該連葬。俗言入土爲安。又云。死人
見土如見金。今人乃將父母骸骨。多年暴露。此心何忍。何安
秦樛里子惠王異母弟。將死曰。葬我必於渭南章臺東。百年後
當有天子宮殿。夾我墓左。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
西。人稱爲智業。

宋徽宗朝。蔡京久在相位。盜王國柄。中外怨嫉。見張商英能立
異同。更稱爲賢。帝因人望。以爲尙書左僕射。時方久旱。彗星中
天。商英受命。是夕。彗不見。明日大雨。帝喜。得人。因大書商英二
字。賜之。

宋寧宗有疾。史彌遠造楊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皇后。不
可。谷石一夜。衣冠往返。乃矯詔立沂王嗣子。貴誠爲皇太子。卽與
商也。復更名昀。帝崩。遂卽位。

明太祖生陳太后。夢神餽藥。吞而有娠。及誕。有光燭。天異香。經
宿不散。取河水浴。浴忽有紅羅浮來。遂取衣之。室中嘗有異光。
家人疑火。往救。輒不見。生數日。不乳。食仁。祖遇一僧。語曰。夜子
時食矣。謝之。忽不見。夜半果食。少苦。多病。年十七。值時疫。父母
三兄皆沒。乃托身皇覺寺。爲僧。每多異徵。及僧散。視伽藍。卽
得吉蓮入。深慈。蔡定遠人郭子興。大奇之。以養女馬氏。卽馬卽

高后也

陳友諒陷太平花雲被執奮勇大呼縛並絕奪刀連殺數人乃射死之妻以三歲兒囑侍女孫氏携之逃赴水死孫遇漢兵樺之河附斷木入蘆渚偶有蓮實取共啖凡七日不死忽逢雷老皆之達上所孫抱兒泣拜上即抱置膝亦泣曰此將種也當厚撫之命賜雷老衣帛忽不見眾驚為神

元始祖曾以曆數詢術士對曰千秋萬歲不足慮惟日月並行乃可愛耳至是大明兵至而公明太祖亦以問劉伯溫對曰陛下萬子萬孫與天同休太祖大喜迨後萬曆天啟以迄崇禎遂

文皇

後一內 壹偶然

文皇將舉兵因托病伴狂寢臥大暑則盛搖扇呼寒行必倚杖及事起給對貴人宮縛之遂擲杖起曰我何病特為姦臣所逼耳後李景隆會郭英進兵真定燕王三易馬三被鎗持劍奮擊劍忽缺折馬稍卻指揮羅能幾刺及之燕王急走隄登高伴麾若招呼狀眾疑有伏乃不敢追會旋風驟起揚沙蔽日因得遁去

程濟朝邑人起明經好術數建文擢為編修充軍師徐州之捷諸將樹碑序功而濟獨夜往泣祭及文皇見碑大怒命錄文來按各行族濟各獨沒斷處得免後文皇入京上倉惶不知所出濟勸祝髮出囚可免方急時一內官捧太祖遺像謂劉誠意所

投告曰曩受命嬰大難始發得髡及度牒僧衣濟曰此天數可奈何立召王錄為上剃髮從水關出宮中火烈傳言上崩而實遜去濟從囚至正統庚申出滇南人蜀往來兩廣雲貴諸寺至是還滇語僧曰我建文也僧謚白官迎至藩堂南面跌坐眾叩所欲曰願骸骨歸鄉耳聞於朝葉傳至京寓大興隆寺命經侍老宦吳亮往視一見即曰吳亮耶亮顧云非是曰我御便殿食子驚遺片肉於地汝戲作大俯伏饒之豈違忘之亮哭不敢仰視於是迎入大內號稱老佛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方建文遜國一時避行者則御史葉希賢郎中梁田玉等四十餘人伴狂避世者則有雲菴和尚雲門僧河西備補錫匠賣菜僕

素胡樵夫等輩

卷十 壹偶然

九

正德時流賊作亂文安縣有巨河一日水忽僵立風色寒厲凍結為柱高圍俱四五丈中空而旁穴數日賊過民入柱避賴以活者數萬計

天欲活此數萬人有何難處而必須此冰柱為藏身地耶可知天雖彼得至原要人去泰他的故曰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不有以也夫

唐卜者胡蘆生筮甚驗李藩嘗問以終身生云是紗籠中人也及詢所由不復肯言後遇一異僧言凡為宰相者其司必先以紗籠覆之恐為塵擗藩默喜後果為相

○時○一○生○甚○貧○居○時○官○庫○因○穴○入○取○錢○有○神○叱○曰○汝○要○錢○可○取○
○尉○避○公○帖○來○生○訪○至○鐵○心○所○有○尉○避○敬○德○避○首○而○煖○生○與○乞○票○
○支○錢○五○百○貫○公○怒○曰○安○得○錢○侮○我○耳○生○曰○第○賜○一○帖○公○笑○而○沒○
○書○與○之○生○持○至○庫○神○驗○給○發○將○帖○繫○梁○上○後○公○立○功○榮○歸○勅○賜○
○錢○一○庫○閱○簿○查○核○缺○五○百○貫○將○罪○主○者○忽○於○梁○上○得○帖○視○之○乃○
○打○鐵○時○手○書○異○而○釋○之○

○一○士○人○從○館○歸○見○貧○民○夫○婦○赴○水○詢○之○乃○負○債○被○迫○者○傾○貲○與○
○之○及○抵○家○因○述○於○婦○婦○曰○何○不○以○修○儀○別○其○至○士○曰○已○付○之○矣○
○妻○欣○然○除○夕○無○所○治○具○乃○備○蝦○酒○和○以○糟○戲○占○云○紅○蝦○糟○汁○煮○
○清○酒○水○來○湯○夜○夢○至○瓊○樓○有○聯○云○門○關○金○鎖○簾○捲○玉○鈞○鈞○覺○

○而○記○於○柱○明○春○將○卜○葬○屬○地○師○覓○穴○見○一○鹿○臥○處○師○曰○此○為○金○
○鎖○玉○鈞○形○大○吉○地○也○士○憶○夢○語○方○欲○詢○訪○適○前○民○至○相○見○甚○款○
○叩○所○以○乃○鹿○眠○之○地○即○民○業○也○遷○至○家○厚○款○即○書○契○以○獻○士○葬○
○之○後○果○大○發○世○代○簪○纓○不○絕○

○唐○杜○鵬○舉○父○夢○至○一○所○見○一○大○碑○云○是○幸○相○碑○已○作○者○金○填○其○
○字○未○作○者○名○列○其○上○杜○問○云○有○杜○家○兒○否○守○者○曰○有○任○自○看○之○
○埋○來○但○記○得○杜○姓○下○乃○烏○字○偏○傍○而○忘○其○字○因○名○其○子○為○鵬○舉○
○孫○名○鴻○漸○果○皆○入○相○

笑咲錄

甲辰
張珍
印

笑笑錄 序

笑笑錄序

余弱冠時善病每課舉業未逾月輒病病輒逾月壬子乙卯間
兩次大病幾殆各臥床者半年居諸虛擲學業荒落職是故也
每病初愈未能伏案輒覓自遣之方則學操縵學大法學弈學
詩甚至焚香偃坐灌竹栽花亦親爲之要爲習靜計耳故所學
都未深造今且盡忘矣先大夫嘗集崔子玉陶淵明語書聯以
勸曰慎言節飲食委懷在琴書蓋紀實也而鄙性尤喜流覽說
部上自虞初稗官所志下逮里巷野老所傳莫不蒐討寓目寢
饋弗忘又平生善愁居恒鬱鬱不快亦賴陶寫胸襟故壯歲以
來獨於此未之或廢聞取其可資嗚噓而雅馴不俗者筆之於
冊以自怡悅忽忽卅年戰戰遂多惟零星叢雜不便編帙茲於
退值之暇燈炮茶熟時刪汰複沓區分先後手錄爲六卷名之
笑笑錄

笑笑錄 序

曰笑笑錄事類鈔胥賢猶博奕知不足博大雅一粲亦仍以供
我之祛愁排悶而已

光緒五年三月吳下獨逸窩退士書於宜南寓齋

五九五

笑笑錄卷一

獨逸齋退士手編

蘇扛佛

張林說會昌毀寺時分遣御史檢天下齋寺及收錄金銀佛像有蘇監者巡覆兩街諸寺見銀佛一尺以下者多袖之而歸人謂之蘇扛佛或問溫庭筠將何對好答曰無過實隨僧也尚書故實

相馬

元宗好馬擊毬內廐所飼意猶未適謂黃幡綽曰吾欲良馬久之誰通馬經幡綽奏曰今三丞相悉善馬經上曰吾與語究其旁學不聞通馬經爾焉得知之幡綽曰臣日日沙堤上見丞相所乘馬皆良馬也以是知必通馬經上笑而語他松窗雜記

笑笑錄卷一

擲鞋

鄭仁凱為密州刺史有小奴告鞋穿凱曰阿翁為汝經營有頃門夫著鞋者至凱廳前樹上有鴛鴦啄木也遣門夫上樹取其子門夫脫鞋而緣之凱令奴著鞋而去門夫竟至徒跣凱有德色朝野僉載下同

參軍教歌

洛陽令宋之遜好唱出為連州參軍刺史陳希古庸人也令之遜教婢歌每日端笏立於庭中呦呦而唱其婢隔窗從而和之聞者無不笑

陸餘慶子

尚書右丞陸餘慶轉洛州制史其子嘲之曰陸餘慶筆頭無力嘴頭硬一朝受詞詔十日判不竟送案褥下餘慶得而讀之曰

必是那狗鞭之

入匱 偷袋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數十重不敢詣驛文符須徵發者於小窗接入鎮州宅門及賊登壘乃入匱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首有人入京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偷我袋將終不得用或問其故答曰鑰匙尚在我衣帶上彼將何物開之此孫彥高之流也

逆風不張帆

杭州參軍獨孤守忠領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船人更無他語乃曰逆風不得張帆眾大晒焉

判獄

王熊為澤州都督府法曹判掠糧賊各杖一百熊曰總掠幾人

笑笑錄卷一

二

法曹曰七人熊曰掠七人合決七百法曹曲斷府司科罪時人晒之前任尹正義公平熊替之百姓歌曰前得尹佛子後得王獺獺判事驢咬瓜喚人牛嚼沫見錢滿而喜無錢從頭喝常逢賊夜又百姓不得活

總姓王

滄州南皮縣丞郭務靜初上典通判王慶見靜曰爾何姓慶曰姓王須與慶又來又問何姓慶曰姓王靜怪愕良久俛首慶曰南皮佐史總姓王

牛宏

隋牛宏為吏部有選人馬敬者貌陋宏難之側臥食果子嘲敬曰常聞扶風馬為言天上下今見扶風馬得驢亦不假敬應聲曰嘗聞隴西牛千石不用鈎今見隴西牛臥地打草頭宏驚起

遂與官

詠木履

高士廉好着木履令選入詠之選人齒已高乃曰刺鼻何曾履踏面不知賦高生兩個齒自謂得勝人士廉笑而引之

逆流蝦蟆

張元益腹粗而脚短項縮而眼跌吉項目為逆流蝦蟆

驅驢宰相

王乃善才行庸猥風神鈍濁為內史時人號為鳩集鳳池選文昌右相無他政但不許令史雙驢入臺終日迫逐無時暫舍時人號為驅驢宰相

凍豬肉

姜晦為吏部侍郎眼不識字手不解書濫掌銓衡曾無分別選

笑笑錄 卷一

三

人歌曰今年選數恰相當都由座上無文章案後一腔凍豬肉所以名為姜侍郎

煮熟狗

秋官侍郎狄仁傑謂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驛明公乃成二犬傑曰狄字火旁犬也獻曰犬邊有火乃是煮熟狗

猩猩

安南武平縣封溪中有猩猩如美人解人語知往事以嗜酒與履得之檻百數同牢欲食之則眾推肥者相送涕泣為別時有以餉縣令者帕蒙其首令問何物猩猩於籠中語曰唯有僕并酒一瓶耳令笑而受之

非錢不行

鄭愔為吏部掌選賦汙狼藉有選人繫百錢於靴上愔問其故

笑笑錄 卷一

答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愔默然

乍可死

杭州刺史裴有敵疾甚令主簿夏榮看之曰使君百無一慮夫人須早崇福以禳之崔夫人曰禳須何物榮曰使君娶二姬以厭之出三年則危過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語在身無病榮退曰使君命有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夫人曰乍可死此事不相宜也其年夫人亡敵更娶二姓

牛頭阿婆

周興殘忍法外無所不至時號為牛頭阿婆與乃勝門曰被告之囚問皆稱枉斬決之後咸悉無言

斷窗舍人

陽滔為中書舍人時促命制敕令史持軍鎗他適無舊本檢尋

笑笑錄 卷一

四

乃斷窗取之時稱斷窗舍人

見屈原

敬宗時高崔魏喜弄痴帝令給使掠頭水下次而出之問何所苦答曰見屈原云我逢楚懷王無道乃沉汨羅汝逢聖主何為來帝大笑賜物百段

詩父

湯休嘗謂吳邁遠曰吾詩可為汝詩父以訪謝光祿云不然湯詩可為爾庶兄鍾嶸詩品

火迫鄒侯

源休為朱泚偽相頗自負收圖書貯倉廩作蕭何事業聞王師不利則喜謂姚令晉曰天下將定吾等之功豈下於蕭何哉令晉曰漢皇未屬於劉季休退語人曰若以才論吾為蕭姚為曹

五九七

耳識者謂休不耐官職喬琳雖受偽官而性好諧因語同列曰源公真所謂火迫鄭侯耳杜陽雜編

漢口

李二十六丈丞相善謔為夏口日有客辭焉相留更住三兩日客曰業已行矣船已在漢口李曰此漢口不足信其客掩口而退嘉話錄下同

不解事僕射

劉仁軌為左僕射至德為右僕射人皆多劉而鄙其有老婦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婦問左右曰此是劉僕射曰其僕射老婦急前曰此是不解事僕射却將牒來至德笑令授之

獠面

賈嘉隱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無忌徐勣於朝堂立語徐戲

笑笑錄 卷一

五

曰吾所倚何樹嘉隱云松樹徐曰此槐也嘉隱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復問吾所倚何樹曰槐樹長孫曰汝不復能矯對耶曰以鬼配木何煩矯對徐嘆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曰胡頭尚為宰相獠面何處聰明徐狀胡也

近臣相謔

太宗宴近臣喜謔趙公無忌嘲歐陽率更曰聳聳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家脚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曰索頭連背暖佯惱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團團帝改容曰歐陽詢豈不畏皇后怒耶隋書嘉話下同

田舍漢

李昭德為內史婁師德為納言相贖入朝婁體肥行緩李顧待不即至發怒曰耐耐殺人田舍漢婁聞之反徐笑曰師德不是

田舍漢更阿誰是

合寺狗卒

有客書青龍寺壁曰龕龍東去海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一僧解之曰此為合寺狗卒四字也馮翊叢談下同

失馬

崔膺性狂嘗為張遠封上客善畫一日酒後畫一馬為小兒輩竊去乃向行營大叫稱膺失馬張公令捕廂將問毛色膺云昨夜猶在甕下監軍怒幾被笞

金牛御史

周洛州司倉嚴昇期攝御史巡察江南嗜水獮肉所至烹宰極多凡大小事入金則到處金銀為之踊貴江南人謂之金牛御史耳目記

笑笑錄 卷一

六

噴帝

元宗友愛呼甯王為大哥每與諸王同食一日食次甯王錯喉噴上鬚王驚慚不遑上顧其悚懼欲安之黃繙綽曰不是錯喉帝問何也對曰是噴帝上為一笑明皇十七事

平泉詩

李德裕嘗平泉遠方多奉異物有人題詩曰隴右諸侯供語鳥日安太守送名花平泉草木記跋

待闕鸞社

朱子春未婚先開房室帷帳甚麗以待其事旁人謂之待闕鸞鸞社註據記下同

脚脚

王安豐婦脚安豐安豐曰婦人脚脚禮不為敬後勿復爾婦曰

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復卿卿

張元一詩

契丹賊孫萬榮寇幽州武懿宗乘甲南走既歸在御置酒郎中張元一嘲之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階驅去賊七百里俄瞻獨自戰甲何總拋却騎絙正南翼上曰懿宗有馬因何騎豬對曰騎豬者夾豕走也則天乃大噉懿宗怒曰元一夙構以辱臣則天命賦詩懿宗請賦華字元一曰裏頭無草草掠鬣不羣華未見桃花面皮先作杏子面孔則天大歡

續謝相嘲

宋武帝嘗稱歎謝莊月賦頌延之曰誠如聖旨然其曰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知之不亦晚乎帝深以為然及見希逸希逸曰延之詩云生為長相思歿為長不歸不更加於臣

笑笑錄

卷一

七

聊帝拊掌竟日

石鼎聯句

石鼎聯句軒轅彌明云龍頭縮菌靈豕腹脹膨亨人已異之又譏微吟者云仍於蚯蚓竅更作蒼蠅聲尤酷似而着題人皆驚服

金銅釘

開元中宰相蘇味道與張昌齡俱有詩名暇日相遇互相誇詡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為無銀花合故也以蘇有觀燈詩云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耳蘇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釘以張有張昌宗詩云昔日浮邱伯今同丁令威耳相與大笑

張白相嘲

白公刺蘇州詩人張祐初謁見白曰久欽嘗記得君欵頭詩祐愕然白曰嘗驚細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非欵頭何耶張微笑曰祐亦記得舍人目連變白曰何也張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目連變耶遂歡宴竟日

畏內

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妬畏之甚嘗謂人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時視之如生菩薩人安有不畏生菩薩者耶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母者耶及五十六或黑如鳩盤茶安有人不畏鳩盤茶者耶時草庶人頗襲武氏之風中宗漸畏之內宴唱迴波詞有優云迴波爾時榜柁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祇有裴談內裏無過李老章后意色自得厚賜之

笑笑錄

卷一

八

三狗

曹爽專政時諺書謂臺中三狗有云二狗柴炭不可當一狗憑詰作狙囊三狗謂何晏鄧颺丁謐也點奕小字小名絲

射覆

葉蘭刻人善卜筮射覆或以橘子試之即云圓如珠色如丹倘能擊破同分吃爭不慙愧洞庭山又占巾子云近來好裏東各自競尖新稱無二三兩因何號一斤開奇錄下同

同慶先生

崔端己字安道善酒令著庭萱譜稱同慶先生有魏温者不知是崔撰嘗問曰君曾覽同慶先生庭萱譜否崔正頷曰不知同慶先生何姓氏左右大笑

嘲

張九齡知蕭員不學故相嘲謔一日送芋書稱蹲鴟蕭答云損芋坪嘉惟蹲鴟未至耳然僕家多恠亦不願見此惡鳥也九齡以書示客滿座大笑踈笑錄下同

狗枷

江夏王性愛古物常就朝士索之侍中何勛恨其徵求不已嘗出行見狗枷橫鼻命左右取歸以箱攀送箋曰承求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橫鼻

懸之又懸

道士程子霄登華山偶有顛仆郎中宇文翰以老子語致書戲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懸之又懸

浣溪沙孔

宰相孔緯嘗拜官伶人往賀求利市有石野豬獨先到厚賜之

笑笑錄 卷一

九

謂曰宅中甚闊不得厚致若見諸野豬幸勿言也復為一伶至乃索其笛指竅問曰何者是浣溪沙孔子伶大笑之

雌甲辰

裴晉公在相位日有人寄槐瘿一枚欲削為枕時郎中庾威世稱博物召請別之庾捧玩良久曰此槐瘿是雌樹生者恐不堪用裴後問郎中甲子多少庾曰某與令公同是甲辰生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

劉焯叔姪

河間劉焯與從姪焯並有文學俱犯法被禁縣中不知其儒也咸與柳著焯曰終日柳中坐而不見家焯曰亦終日負柳坐而不見也

顧愷之

顧愷之疑信小術桓元嘗以柳葉給之曰此蟬對葉也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引葉自蔽元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已珍重之

米中有石

魏時諸王及貴臣多服石藥往往石發乃有熱者亦云服石發熱時人多嫌其詐作富貴體有一人臥於市宛轉稱熱衆怪問之答曰石發衆曰君何時服石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發衆大笑

典尚書

有人將虞永與手寫尚書典錢李選曰經書那可典其人日前已是堯典舜典

駱駝

梁祖曰趙崇是輕薄圓頭于鄂州坐上佯不識駱駝呼為山驢

笑笑錄 卷一

十

王

所出同

孫權使太子嘲諸葛恪曰元遜食馬矢一石答曰請令太子食雞卵三百枚上問恪曰人令君食馬矢君令人食雞卵何也答曰所出同也

牛羊下來

侯白好俳謔一日楊素與牛宏退朝白語之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為牛羊下來耶

劫墳賊

裴說經杜甫墓作詩曰擬鑿孤墳破重教大雅生原凝覽之曰裴說劫墳賊耳

乘驢

咸通末執政病舉人僕馬太盛奏請進士並乘驢鄭先業軀幹偉大成嘲曰今年敕下盡騎驢短轡長鞅滿九衢清瘦兒郎猶是可就中愁殺鄭昌圖無言下同

取水煎茶

鄭光業策試夜有同人突入吳語曰必先必先可相容否光業爲較半鋪之地其人曰仗取一杓水更託煎一椀茶光業欣然爲取水煎茶居二日光業狀元及第其人啓謝曰既煩取水更便煎茶當時不識貴人凡夫肉眼今日俄爲後進窮相骨頭

方干

方干瘦而骨缺性好侮人嘗與龍邱李主簿同酌李目有翳干改令諒之曰措大吃酒點鹽軍將吃酒點醬只見門外着離未見眼中安障李答曰措大吃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鮮只見手臂

笑笑錄 卷一

十一

著襪未見口唇開榜

石赤心

李昭德在則天朝時諛佞者必擢用或於洛水中獲白石有數點赤詣謝請進宰臣詰之其人曰此石赤心所以進昭德叱之曰洛水石豈盡反耶左右皆笑語林下同

兄弟品第

貞元中楊穆二姓兄弟才名不相遠或云楊氏兄弟賓客皆同穆氏兄弟賓客皆異以此爲優劣穆兄弟四人贊員贊賞時人謂贊俗而有格爲酪質美而多文爲酥員爲醖醖言粹而少用實爲乳腐言最凡固也

裴相遇客

裴相爲宣州觀察朝謝後開行曲江荷花盛發與省閣諸公同

遊自慈恩至紫雲樓下見五六人坐水次裴與諸人憇於旁中有黃衣者飲酒軒昂笑語輕脫裴稍不平問曰君所仕何官對曰諾即不敢新授宣州廣德縣令復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曰諾即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於是奔而去一席大歡後左右訪于吏部云廣德縣已請換羅江令矣宣宗在藩邸聞之常與諸王用爲笑樂及即位裴爲相書麻回頭謂左右曰諾即不敢新授中書侍郎平章事

擊球

僖宗好擊毬聞鳴爲樂自以能步打謂俳優石野豬曰朕若試步打當得狀元野豬對曰或遇堯舜禹湯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帝大笑

中書瓦解

笑笑錄 卷一

十二

鄭相敗與盧相攜外兄弟同在中書因議政喧競撲碎硯王侍中譁笑之曰不意中書有瓦解之事

蔡伯嗜

江南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史曰驛中已理請一閱之初至酒庫諸醖畢熟其外齋神問何也曰杜康刺史曰公有餘也至茗庫諸茗畢貯復有神問何也曰陸鴻漸刺史益喜又一室曰菹庫諸菹畢集復有神問何也曰蔡伯嗜刺史笑曰不須置此

卷耳

韋慶本兩耳卷朝士多呼爲卷耳一日女選爲妃長安令杜松壽賀之因曰僕固知足下女必得妃慶本曰何也松壽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也群居解頤下同

舜禹之事

元和初有達官中外親而為婚者先已涉漆消之嫌就禮吉夕
儼相則有清河張仲素宗室李程女家索催妝詩仲素則吟曰
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程久之乃悟曰張九張九舜禹之事
吾知之矣客大笑

一條勝一條

嶺南無閒貧富之家教女不以鍼紉紡績為功但窮庖廚勤刀
杓而已故善醢醢菹鮮者即為好女俚民或相爭曰我女裁袍
補襖即的然不會若修治水蛇黃鱉則一條必勝一條矣

燒帶

信州有女子落拓貧窶好歌善飲居常衣食甚迫或與以州圖
因浣為帶墨迹未盡落會鄰人過飲良久一婢驚云娘子誤燒
帶其人遽問損處婢曰正燒着大雲寺門

笑笑錄

卷一

十三

笑笑錄卷二

獨逸齋退士手編

改唐人詩

莫子山暇日山行過一寺頗有泉石之勝因誦唐人絕句云終
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盡強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
半日閒及叩其主僧庸僧也與語甚不相入屢欲舍去僧意以
為禮施苛留作午供鬱鬱久之殆不自堪因索筆以前詩錯綜
其間而書於壁曰又得浮生半日閒忽聞春盡強登山因過竹
院逢僧話終日昏昏醉夢間注謂靜語下同

囫圇吞棗

客有曰梨益齒而損脾棗益脾而損齒一呆子弟思久之曰我
食梨則嚼而不咽不能傷我之脾我食棗則吞而不嚼不能傷

笑笑錄

卷二

我之齒狎者曰你真是囫圇吞却一箇棗也遂絕倒

尙欲咀嚼

東坡與黃門公南遷相遇於梧藤間道旁有鬻餅者共買食之
飽忘不堪黃門置箸而嘆東坡已盡徐謂黃門曰九三郎爾尙
欲咀嚼耶大笑而起亦見老學庵筆記黃門餘話下同

吃劍鞘

宋元憲與弟景文未第時貧甚至節無以爲具以劍鞘上裹銀
一兩易錢辦節笑曰冬至吃劍鞘年節當吃劍耳

寄詩答斧

杜少陵之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阮兵曹答以斧一具曰欲子
斫斷其手不然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見竹坡詩話何物兵曹
作此惡驢然較鶴林玉露所記尙覺和平之甚詳見下

石壓蝦蟆

東坡嘗與山谷論書東坡曰魯直近字雖清勁而筆勢有時太瘦幾如樹梢挂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輕議然間覺褊淺亦甚似石壓蝦蟆二公大笑以為深中其病獨醒難志下同

東坡雅詠

東坡嘗與許沖元顧子敦錢穆父同舍一日沖元自窗外往來東坡問何為沖元曰綏來東坡曰可謂奉大福以來綏蓋沖元登科時賦句也沖元曰敲門瓦礫公尙記憶耶子敦肥碩嘗暑袒楊榘案而寐東坡書四字於其側曰顧屠肉案穆父眉目秀雅而時有九子東坡曰穆父可謂九子母丈夫同坐大笑

賣肉參禪

禪僧問話幾於俳戲嘗記一僧本屠家子既為僧頗以禪學自

笑笑錄 卷二

二

負客欲折之伺其升堂教其徒往問曰賣肉牀頭也有禪其僧就答云精底斫二斤來問者初未受教下句倉猝無言乃笑謂僧曰汝欲吃耶聞者大笑

蔡京諸孫

蔡京諸孫生長膏粱不知稼穡一日京戲問之曰汝曹日臨飯試為我言米從何處出其一對曰從白子裏出京大笑其一旁應曰不是我見在席子裏出蓋京師運米以席囊盛之故云

雨淋學士

顧臨學士魁偉好談兵館中戲謂之曰顧將軍一日同館諸公遊景德寺至寺前柏樹下雨暴作顧戲林希曰雨中林學士柏下顧將軍諸公大笑咸以為精對渴水瀟瀟下同
鴛鴦腳長

張文寶博學有文從子仲達以詩示之自炒鴛鴦詩最得意云滄浪最深處鱸魚初得時文寶曰更宜雕琢仲達云如何雕琢文寶曰詩固佳矣但鴛鴦腳太長耳仲達赧服

風疾

劉貢父放晚苦風疾鬚眉皆落鼻梁且斷一日東坡數人小酌各引古語相戲東坡云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壯士兮守鼻梁座中大笑貢父恨悵不已既而鼻竟爛斷貢父日憂死客戲之云願淵子路微服過市適逢孔子惶恐求避忽見一塔遂匿於中孔子既過願子曰此何塔也子路曰所謂避孔子塔也

死後出家 死後休妻

丞相王公之夫人鄭氏奉佛至謹臨終囑曰死願得落髮為尼

笑笑錄 卷二

三

及死公奏乞賜法名師號斂以紫方袍王荆公之子滂少得心疾逐其妻荆公為備禮嫁之好事者謂之曰王太祝生前嫁婦鄭夫人死後出家又工部侯叔獻妻悍戾叔獻既歿兒女不勝其虐詔離之故好事者又曰侯工部死後休妻

王猴張牛

王琪張元同在南京晏元獻公幕下張肥大王以太牢目之王瘦小張以獼猴目之一日水網至八百里村水淺富剝府檄張往督之王曰所謂八百里駁也張曰未若三千年精矣元憲為之啓齒

甜采

頃有秉政者深被眷倚言事無不從一日御宴教坊雜劇為小商自稱趙姓負以瓦甌賣沙糖道逢故人喜而拜之仲足誤踏

既倒糖流於地小商彈指歎息曰甜采你即溜也怎奈何左右皆笑俚語以王姓為甜采

袋裏貧士

胡秘監且學冠一時而輕躁喜况人其在西掖也嘗草江仲甫升使額詰詞云歸馬華山之陽朕雖無愧放牛桃林之野汝實有功蓋仲甫小字芒兒俚語以牧童為芒兒也又嘗行巨瓊詰詞云以爾久淹禁署克慎行藏由是諸豎切齒范應辰為大理評事且畫一布袋中藏一丐者以遺之題云袋裏貧士也

劉貢父謔王汾

劉貢父放王彥祖份同在館閣皆好談謔一日劉謂王曰君改賜筆服故致賀爾王曰未嘗受命曰且早聞閣門傳報君但詢之王使人詢之閣門乃是有旨諸王墳得紅泥塗之耳

笑 笑 錄

卷二

四

字說

熙寧中學士以字解相向或向貢父曰曾得字學新為說否貢父曰字有三牛為奔字三鹿為粗字竊以牛粗而行緩非善奔者鹿善奔而體瘦非粗大者二字相易庶幾會其意聞者大笑

高唐

子元豐元年調博州高唐縣令時黃夷仲廉為監察御史子往別焉夷仲口占一絕見贈云高唐不是那高唐風物由來各異鄉若向此中求夢雨只應愁煞襄王蓋譏河朔風土人物之質樸也

每輒言佳

有人以人物就質司馬徵者徵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之曰人以君善士故質疑問於君君宜論辨使各得其所而

一者佳二者言佳豈人咨問君之意乎徵曰汝此言亦復佳金樓子下同

祝神

術人有夫妻祝神使得布百匹其夫曰何少耶妻曰布若多子當買妾也

鳳毛

世人相呼父為鳳毛而孝武亦施之祖不知何所出王翼造謝超宗日向天旨云弟有鳳毛吾未見暫借一看翼蓋不知其為謝鳳之兒也超宗狼狽起還內翼謂其檢取鳳毛也坐待久之超宗冀其已悟更出對客翼又曰鳳毛止此一看本不將去那得不見借超宗又走令人噉之翼乃去翼即是於孝武座呼羊肉為蹄鷄者

笑 笑 錄

卷二

五

不識枇杷

金朝取士以詞賦經義士大夫往往局於此不能多讀書王狀元澤民在翰林會宋使進枇杷上索詩澤民奏小臣不識枇杷子呂狀元造父子魁多士在翰林上索重陽詩造素未學造獻詩云佳節近重陽微臣喜欲狂上大笑故時有語曰澤民不識枇杷子呂造能吟喜欲狂真可怪也

十年窗下

南渡後疆土狹隘故調官不得遽入仕守或十餘年往往歸耕或教小學養生故當時有云古人謂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今日一舉成名天下知十年窗下無人問也

山谷詩疵

王從之論山谷詩云能令漢家九鼎重桐江波上一絲風若漢

家二百年天下自嚴陵釣竿上來且開風甚事又云平生幾兩
履身後五車書此二事如何合得且所詠猩猩毛筆一筆安能
寫五車書耶余嘗以雷希顏曰不然一猩猩之毛如何只作
一管筆

律賦之弊

律賦之弊士子趨學模題畫影至不成語故有甘泉甜水之喻
相傳君題必曰國欲圖治君當灼知隔句則多用可得而知四
字文士以舉子必曰又一可得而知聞一老師令生賦漢高斬
蛇破題曰蛇不難斬君當灼知師曰不若改國欲圖治君當斬
蛇又令作鴻雁來賦云秋既云至雁當灼知皆可軒渠也

鄭村水牛

許州蘇嗣之富於財以資入官士大夫笑其肥碩呼爲蘇
笑 笑 錄 卷二 六

胖余嘗與希顏談及之雷曰頗聞夜僵水牛之說乎余對不知
也雷曰昔東坡生一夕眉山草木盡死今蘇胖生一夕鄭村水
牛盡死也

好色如僧

李屏山與雷希顏張伯玉宴游李嗜酒雷善飲噉因相戲言之
純愛酒如蠅希顏見肉如鷹伯玉好色如僧相與大笑

不曉人事

李長源雖高才然不通世事傲岸多怒交游多畏之李欽叔嘗
云長源上頗通天文下粗知地理中問全不曉人事也

高氏子

戚里高氏子選尚僞公主富貴鼎來僞主敗奪官不得名一錢
成戲之云向來都尉恰如彌勒下生時此去閒人又到如來吃

飯處可一笑也寓館下同

邢俊臣

汴京時戚里邢俊臣涉獵文史善作臨江仙末句必用唐律兩
句爲謔內侍梁師成以詩自矜上善之令俊臣詠詩贊之口占
末云用心勸苦是新詩吟安一個字燃斷數莖髭上皇大笑師
成大愠譖之責越州鈐轄太守宴之席間有妓秀美肌白如雪
而有酸氣乞詞便云酥胸露出白皚皚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
來

信物一角

司馬溫公薨時程頤以臆脫斂加封角狀東坡嫉其恠妄因怒
詆曰此豈信物一角增上閻羅大王者耶按羅隱妖亂志吳堯
卿死妻斂之以紙絮葦棺好事者題云信物一角增至阿鼻地

笑 笑 錄 卷二 七

獄請去斜封送上閻羅王時傳爲笑與此正同

減年恩例

有故人喜諧謔見人家後房及北里倡多隱諱年歲往往不肯
出二十外戲曰汝等亦有減年恩例盡被丹士買去蓋道士多
誑誕動輒稱數百歲也

來日吃蒸餅

黃魯直劉莘老同在館中庖人請食魯直甚治珍味劉北人樸
茂每云來日吃蒸餅黃不樂其簡一日聚飲行令以三字離合
成字成云戊丁成皿盛成云王白珣石碧黃云禾女委鬼魏劉
未答黃云僕嘗奉代來力勅正整如何蒸音似蒸餅一語也坐
皆大笑劉不樂

四星兒裏

偽齊劉豫僭位大饗聖臣教坊進劇有處士問星翁云帝王必有受命之符今若何曰有之新上即位前一日有一星聚東井真所謂天命也處士以杖擊之曰五星非一乃云聚耳一星何得云聚星翁曰汝不知也新主比德漢高只少四星兒裏

宰于畫寢

政和中舉子試經義周禮題禁宵行者一生答義甚列宵行之害夫云故先王命司筮氏立法以禁之不然宰于畫寢何以得罪於夫子學官喜其論而不曉宰子之說因召而問之乃曰畫非寢時宰子正畫熟寐必是夜間出來胡行亂走耳學官大笑

坊洲杜若 負暄

謝眺詩芳洲多杜若唐貞觀藥局須此度支郎乃下坊洲令歲貢州判司報云坊洲不出杜若應緣謝朓詩誤太宗問之曰耶

笑 笑 錄 卷二

八

官作如此判事不長二十八宿笑人耶近有曹孝忠者本卑賤奧潔之人其子倖得官職時方曝背一同舍問曰負暄何如答曰大人前無言語一時傳笑以為過於度支郎遠矣五德志下同

無字碑

唐崔協美風姿而少文字人呼為無字碑五代趙光隆風神秀異而性不喜書時號玉界尺二子雖拙於學而皆以眉宇稱其得名有玉石之別亦幸不幸也

尋常百姓

陳輔之自號南郭先生嘗謁介甫不值留詩壁上曰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高麥脚斜正是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介甫見之笑謂翼深之曰此耶以我為尋常百姓矣

題鼓

廣陵高爽博學多才故人孫抱為延陵令爽詣之抱了無故情爽取筆書鼓云徒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渠央老學堂下同

慰足

曹東畝赴省陸行良苦以詞自慰其足云春闈期近也望帝京迢迢猶在天際懊恨這一雙脚底一日廝赶上五六十里爭氣扶持我轉得官歸恁時賞你穿對朝靴安排你在轎兒裏更選個弓襪鞋夜間伴你

太祖愛物

禁殿當易梁無適中者三司奏有大枋可截用之太祖批其狀曰截你爺頭截你娘頭其愛物如此

范文正語

笑 笑 錄 卷二

九

仁宗初范文正進擬資叙班簿圖執政以事危之遂謫知饒州諸公出餞之謂文正曰前出已光今更光矣文正笑曰今回光後回光直待上宰了仲淹方是了期耶眾大笑

王祥問命

王溥五代狀元至本朝以官師罷相其父祥居富貴久所不知者壽耳一日在洛陽里第呼醫者令卜有老兵告其意既布卦乃大驚曰此命惟有壽耳祥喜問曰能至七十否醫者笑曰更向上又問可八九十否又笑曰此命至少亦須百三四十歲祥大喜問其間莫有疾病否曰俱無祇是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臟腑尋使安愈矣祥回顧子孫曰孫兒輩切記之是年且莫教我吃冷湯水歐陽下同

依卿所察

司馬溫公屢晉王廣淵乞誅之以謝天下是時隆元發爲起居注侍立殿均既歸廣淵來問早來司馬君賢乞斬某不知聖語如何元發戲曰我聽得聖語云休卿所奏

嘲王安石

劉貢父與介甫爲故交荆公嘗戲拆其名曰劉放分文不值貢父亦拆安石字曰失女使成宥無以實是妬下交亂真如上交誤當亡荆公歎賞而心銜之

蜜翁翁

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蜜翁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把金鞭打鐵驄不知何人詩頗爲邊上傳誦有張師雄官塞上好以甘言悅人時號蜜翁翁一夕傳胡騎犯邊師雄倉皇衣皮裘兩重伏土穴中神如痴矣秦人呼土窟爲土空有人改前詩曰昨

笑笑錄 卷二

十

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蜜翁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着皮裘入土空張亢嘗謂蜜翁翁無可對者一日亢有姪不率教方欲杖之姪醉言曰爾堂伯伯安能杖我亢笑曰糖伯伯可對蜜翁翁也釋而不問臨漢隱居詩話下同

幕客

杭州天下佳郡衣冠所樂處退之云東吳游宦鄉是也入幕尤多佳士慶歷中方楷守杭三幕客皆年近七十又有經生於郡政殊無所補衆咸鄙笑而方亦惡之有無名子嘲之曰綠水紅蓮客青衫白髮精過慶無一事咳嗽兩三聲

山谷詞

山谷詞云新婦機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自謂以山色水光替却玉肌花貌真得漁父家風東坡曰纔出新婦機又入女

兒浦此漁父母乃太瀾浪乎山谷爲之一笑漢南詩話

夫人裙帶

蔡卞之妻七夫人王荆公女也頗知書蔡卞每有國事先謀之林第然後宣之廟堂時執政語曰吾輩日奉行者皆其咳吐餘也蔡拜相家宴伶人唱曰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帶中外傳以爲笑清波雜處下同

仿春秋

元祐間敏求齋有拾春秋陳生與宋門一娼狎一日會飲於曹門用春秋文題於壁曰春正月會吳姬於宋夏四月復會於曹或繼其文戲曰秋饑冬大雪公薨可爲大笑

外國表文

政和間從子闕求玉其表有云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西方

笑笑錄 卷二

十一

五百國五百國內條貫主黑汗王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你前娶者玉自家甚是用心只爲難得似你的尺寸自家已令人兩河尋訪纔得似你底便奉上也又元豐間于闐上表稱僂僂大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云云

脫籠

正至交賀多不親往有一士人令僕持馬銜每至一門撼數聲而留刺字以表親到有知其誣者出視之僕云適已脫籠矣脫籠蓋京師虛詐閃賺之謬語也

芭蕉

宣和間鈞天樂部無德者以善謔被遇一日從幸禁苑指花竹草木以詢其名德曰芭蕉也上詰之曰是皆取於遠方在

之遠巴至上林則已焦矣上大笑此猶欲澆焦燒之戲也

以詩絕媒

樸橄翁陶朱集載閩人韓南老就恩科有來議親者轉以一絕示之曰讀盡文書一百擔老來方得一青衫媒人却問余年紀四十年前三十三

富春坊災

成都富春坊羣倡所聚一夕遭火有人揭一絕曰夜來燒了富春坊可是天工忒肆行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

催妝

頃歲兒女合昏之夕婿高坐催妝賦詩為常禮後皆畧去京師貴游納壻類設通衢忽聞岳父母笑曰我女如菩薩却嫁箇麻胡子謂多髯也迫索詩乃大書曰一雙兩好古來無好女從來笑 笑 錄 卷二 十二

無好夫却扇捲簾明點燭待教菩薩看麻胡

起復 不離務

軍帥丁憂詔起復迫服闋猶以起復二字入銜或曉之答曰自拋了娘子卻加得此官二年未曾遷轉又一添差官不釐務堅要供職人語之在法只合開坐請料錢其人言朝廷令某不離務豈敢開坐請料錢二者可補笑林之遺

下詔求昏

元符因日蝕下詔求昏上封事者布衣八百餘人皆期朝奏暮召逮付看詳多指摘非所宜言亦謂不過報罷而已後乃隨輕重定罪有人作小闕曰當初親下求昏詔引得來胡道人人投獻治安書比洛陽年少自訟鑄官差岳廟却一齊塌了誤人多是誤人多是誤人多少末二句乃京師新翻詞曲

司馬牛

東坡元祐時登禁林以高才狎侮諸公卿率有標目獨於司馬溫公不敢有所重輕一日相與共論新法偶不合及歸舍方弛帶巾巾乃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司馬牛山重下向

坐亡僧

嶺南僧婚娶同常俗陸川縣令某入一寺見數泥像乃坐亡僧也歎曰是亦坐亡者耶何置諸庭忍使暴露而不恤耶一髮素號敏爽亟前對曰此數僧今已無子孫矣聞者笑人

大鼻驢

世罕識龍象師薛八丈黃門昂之小君出遊還過宣德端門時郊禮祀近有司按象自外旗鼓迎至闕下而馴習之夫人見而大駭歸告其夫曰我僕今日過大內前安得有此大鼻驢耶 笑 錄 卷二 十三

畫樓

東坡謁呂微仲值其畫樓久之方出見便坐有昌陽盆養綠毛龜坡指曰此易得耳唐莊宗時有進六日龜者敬新磨口號云不要開不要開聽取龜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覺抵別人三覺此蓋東坡寓言以諷呂耳游宦紀聞下同

算命

蜀有術士精於談元尤善戲謔有以五行試其術者索筆大書云目今斂板鞠躬已見二千石在後因曰此已食祿異時官至五馬也衆大譁曰此乃挽米舟一水手何謬言耶術者云吾術驗矣請細思之衆方悟斂板鞠躬之說為之一笑

楊凝式詩

楊凝式詩什亦多雜詠諸少從張全義辟作詩紀其德云洛陽

風景實堪哀昔日曾爲瓦子堆不得我公重葺理至今猶是一堆灰石晉時張從恩尹洛凝式自汴還適飛蝗蔽日凝式寄詩從恩曰押送蝗蟲到洛京台消郡守遠相迎他多類此

梅花詩

崔德符以擅入御苑賦梅花詩落職宣和中劉克莊潛去嘗賦梅云東君誤執花權柄却忌孤高不主張竹史彌遠不得調又吟云一聯半首致魁台前有沂公後簡齋自是君詩無警策梅花窮殺幾人來蓋不知德符事爾爾都詩話

諸胡帶令

令狐綯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恡其力由是遠近皆趨之至有姓胡冒令者進士温庭筠戲爲詩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南都新書下同

笑 笑 錄

卷二

十四

太傅是誰

齊書張敬兒傳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立臺綱紀諫曰羊太傅有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吾不識也

麻沙板

有教官出易義題云乾爲金坤又爲金何也諸生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板若監本則坤爲釜也教授惶恐謝老老筆記下同

相入聲

世多言樂天用相字多從俗語作思必切如爲問長安月離教不相離是也然北人大抵以相作入聲至今猶然不獨樂天老杜云恰是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亦從俗聲讀乃不失律俗謂南人入京師效北語過相藍輒讀其勝曰大廝國寺傳以爲笑

尙蘇文

建炎以來尙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而蜀士尤甚語曰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

按寄園寄所寄引客中間集一則有云俗尙三蘇文字用之每易入殼有士子應試戲於策中引蘇秦蘇竟蘇蕙之說曰蘇子有言蘇氏所謂云云試官亦漫批云留心三蘇士因作詩譏之舉尤可笑可作此節註脚原文見後

腹負將軍

黨太尉進食飽捫腹嘆曰我不負汝左右曰將軍不負腹此腹負將軍未嘗少出智慮耳

蔡元長落水

元符中上巳日錫燕從臣命御龍舟蔡元長忽墜於金明池萬

笑 笑 錄

卷二

十五

衆喧駭蔡得浮木憑出遂入次舍一身淋漓蔣穎叔言公曰元長幸免瀟湘之溺蔡答曰幾同洛浦之遊

乞和六如

靖康元年遣李鄴如虜軍求和鄴歸盛誇虜強我弱謂虜如虎使馬如龍上山如猿下水如獺其勢如泰山中國如果卵時號李鄴爲六如給事宜和議事

少陵可殺

宋乾道間林謙之爲司業與正字彭仲舉游天竺小飲論詩至少陵妙處輒醉呼曰杜少陵可殺有俗子在鄰壁聞之徧告人曰有一怪事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所殺爲誰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處人聞者絕倒林玉露

尤楊雅謔

尤梁溪延之博學工文與楊誠齋為金石交馮熙中楊為秘書監尤為太常卿同為晉官寮案無日不相從二公皆善謔尤出對曰楊氏為我楊應曰尤物移人楊戲呼尤為蝸蟬尤戲呼之為羊一日食羊白腸尤曰秘監錦心繡腸亦為人所食乎楊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無腸可食人一坐大笑後開居書聞往來尤則曰羔兒無恙楊則曰彭越安在楊又寄詩曰文戈却日玉無價寶氣蟠胸金欲流亦以蝸蟬戲之也

獨樹不成林

嘉定間楊伯子為湖州守彈壓豪貴牧養小民治聲赫然郡士相與肖像祀於學官與工部尚書戴少望並祀伯子意不悅會遷官將行命取畫像題詩遂卷藏而去有士子戲和其詩者末句云可憐戴工部獨樹不成林

笑笑錄 卷二

十六

偷古句

唐僧詩云河分罔勢斷春入燒痕青有僧嘲其蹈襲云河分罔勢司空暗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兄

土之皮

王荆公問東坡何以謂之坡蓋土之皮也坡曰然則滑字豈水之骨耶

胡盧

胡術盧祖舉在翰林草明堂赦文云江淮盡掃於胡塵太學生嘲之曰胡塵已被江淮掃却道江淮盡掃於傳語胡盧兩學士不如依樣畫胡盧

鵝鴨諷議 張葦龍

紹興丁卯旱禱雨諷議大夫趙霽請斷屠并禁鵝鴨胡致堂在西掖笑曰鵝鴨諷議可以對舅中龍虎大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請捕虎正言張次賢上言八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禪鑽

呂申公喜釋氏之學為相務簡靜罕與人接惟談禪者多得從容於是後進皆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性理覲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云却掃下

注杜

仿王氏之學者務求穿鑿有稱老杜禹廟詩最工者或問之對曰空庭垂楊柳講厥包橘柚錫貢也古屋畫龍蛇謂驅蛇龍而放之菹也皆著禹之功可不謂工乎

笑笑錄 卷二

十七

下部尚書

宣和中王鼎為刑部尚書年甫三十時盧樞密益盧尚書法原俱為吏部侍郎而前驛王嘲之曰可憐吏部兩胡盧容貌威儀總不都盧尚書應解曰若要少年并美貌還須下部小尚書聞者快之

獨樂園

趙陵字德進晚節益不喜仕築室南都城北雜植花木日居其間鄉人謂之獨樂園然晚復再娶年頗相懸劉待制器之戲曰豈有獨樂園中乃有少室山人乎

編諺

北齊熊安生將通名凡和士開徐之才二人以之才諱雄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羣公晒之蔡京在相位內外官司避其名門

下薛昂避之尤謹家人犯者笞責昂嘗自誤及之家人以爲言乃舉手自擊其口又蔡經國奏乞改名純臣此尤可笑 齊東野語下同

渺小詩

張又爲率性齋長動以禮法律諸生同舍多不平者蕭田林叔躬輕薄士也作詩賦各一嘲之警聯云身材短小欠曹交六尺之長腹內空虛乏劉又一點之墨詩警句云中分交兩段風使十橫斜文上元無分人前強出些蓋張甚渺小耳可爲曲盡形容

五字酒令

永嘉甄龍友字雲卿詞筆奇麗而性浮薄於鄉人無不狎侮於木待問尤甚木生日賀以詞云聞道海壇沙漲也明年蓋俗傳

笑 笑 錄

卷二

十八

海壇沙漲温州出相明年者俗云且待也又嘗損益前人酒令金銀銅鐵鋪絲紉綿絹網曰鬼魅魍魎也蓋木癸未魁天下

家書

有士父使從學月與油燭一千其子請益不可予以書白云所謂焚膏繼晷者非爲身計正爲門戶計且異日恩封庶幾及父母耳有如吝小費則大人承事娘子孺人遼乎邈哉聞者絕倒

苦筍

世傳涪翁喜苦筍嘗和東坡詩云公如端爲苦筍歸明年青衫誠可脫坡得詩戲語坐客曰吾固不愛作官魯直遂欲以苦筍硬差致仕合坐大笑

三分詩

昔有以詩投東坡者期誦而誦曰此詩有分數否坡曰十分其

人大喜坡徐曰三分詩七分讀耳

毋遊我梁

會稽富人馬生以入梁得官號馬殿幹有姬美艷能歌時出侑酒梁縣丞者因與成馬姬遂歸梁一日賜客陳無損益之在坐酒酣舉杯喝梁曰有儂語奉上即唱曰昔居殿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入縣丞之室毋遊我梁一坐呼笑而主人憮然未幾梁亦死人尤無損之戲然聞者亦可以警也

樂天奴子

米元章豪放善戲謔嘗大書曰吾有瀑布詩古今賽不得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人固怪之後題云蘇子瞻曰此是白樂天奴子詩見者大笑冷齋夜話下同

贈妾詩

笑 笑 錄

卷二

十九

有人年七十方買妾饌客東坡過之遂乞詩坡問妾年曰三十乃戲曰侍者方富而立歲先生已是古稀年

東坡北歸

東坡遷僮耳久之盛傳已仙去後七年北歸時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至南昌太守云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尙游戲人間耶東坡曰途中見童子厚乃迴反耳

參玉版

東坡嘗邀劉器之同參玉版和尚器之每倦山行聞見玉版欣然從之至泉寺燒筍而食器之覺味勝問此何名坡曰卽玉版也此老師善說法要能令人得禪悅之味器之乃悟其戲

瓦學士

石曼卿隱於酒善戲謔嘗出報恩寺馭者失控馬逸墮地吏驚

挾之意必詬怒曼卿徐着一鞭調取者曰賴我石學士也若瓦學士豈不破碎乎

草書

張丞相好草書而不工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姪錄之當波險處姪罔然乃問曰此何字也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詎其姪曰何不早問致予忘之

出詩示人

沈東陽野史曰晉桓温少與殷浩友善浩嘗作詩示之温玩侮之曰汝勿犯我犯我當出汝詩示人

昌州海棠

李舟大夫客都下一年無差遣乃授昌州以去家遠改鄂州劉淵材聞之吐飯大步往謁李曰今日聞大夫受鄂俸有之乎曰笑 笑 錄 卷二 二十

然淵材悵然曰誰為大夫謀者昌佳郡也奈何棄之李驚曰供給豐乎曰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然則何以知其佳淵材曰天下海棠無香昌州獨香非佳郡乎聞者傳以為笑

五恨

劉淵材迂闊好怪嘗曰吾生平無所恨所恨五事耳第一鱖魚多骨第二金橘太酸第三蓴菜性冷第四海棠無香第五曾子固不能作詩聞者失笑

僧似龍

徐浩會稽詩云法士多瓊能蓋言其能也魯直謂能乃三足龍言僧似龍耳西溪叢語

伯夷墓

東坡出帥定武黃門以書薦士往觀之坡笑曰某記得一小話

子首有人發塚極費力方透其穴一人裸坐其中語盜曰豈不聞此山號首陽我乃伯夷焉有物耶盜廢然而去又往他山鑿治方半忽見前裸衣男子從外拊其背曰勿開勿開此乃舍弟墓也揮塵餘話下同

嘴尖

唐大和堅老省試能坐微累下大理乃祈憐於少卿李傳正端初曰某遠方舉人不幸抵此祈公憐之端初操俚語曰子嘴尖如此誠姦人也乃困辱之已而榜出奏名得釋後不相聞者十餘年堅老代端初為淮南轉運相見各叙平生端初已忘前事而頗省其面目因曰郎中若有素者豈嘗邂逅耶風采堂堂非曩日比也堅老故心未平答曰風采非其所自見但不知比往時嘴不尖否端初愧作而悟

笑 笑 錄 卷二

四人合一

二十一

向宗厚腹方建炎末為樞密院計議官美髯而作滑稽之狀裹華陽巾纏足極彎長於鉤距同舍王伯公戲曰若唐明皇時四人合一何也問之曰狀類黃幡綽巾類葉法善脚似阿環心似樂山席間咸大笑又程致道行其祠部員外郎告詞云汝佩服高古操履甚恭亦以戲之

江山沒與你重來

宣政中某少從王荆公學以經術自任全乏文采自建業移帥維揚臨發長短句題於賞心亭曰為愛金陵佳麗乃分符來此擁旄忽又淮東使咫尺人千里畫鼓一聲催起邦內人齊跪江山有與我重來斟別酒休辭淚官中以碧紗籠之後有輕薄子別去有字改作沒字我字改作你字見者莫不啓齒

巽二膝六

牛奇章元怪錄有巽二起風際六致雨語建炎中張韓守高郵金虜入寇二將深以為怯及交鋒風雨大作虜折損甚多因得奏凱范師厚直方滑稽之雄也為參贊軍事笑云焉知張五韓七乃得巽二膝六力耶聞者哄堂

潤筆

趙正夫丞相嘗曰鄉中最重潤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以贈之魯直曰想俱是羅剎與瓜齏耳正夫銜之切骨其後排擠之卒致宜州之貶戲語貽禍如此揮毫後錄下同

小鬼叵耐

蔡元度為樞密與其兄內相搏力所解政遷出於郊外觀音院去留未定也門下士悉集是時所厚客已有叛去者元度心不

笑 笑 錄

卷二

二十二

平飯已與客步廊廡觀壁畫熾盛光佛降九曜變相方羣神逞威之際其下有趨走稽首者元度笑指曰此小鬼最叵耐上面勝負未分他底下早已合掌矣客大慙

文士可鄙

建中初曾文肅乘輿與蔡元長兄弟為敵有文士與文肅啓曰扁舟去國頌聲惟在於曾門策杖還朝足迹不登於蔡氏明年文肅南遷元度當國即更其語以獻曰幅巾還朝與誦感歸於蔡氏扁舟去國片言不及於曾門士大夫不足養如此

不若聞之

錢昂治郡有聲帥秦州時童貫初得幸為熙河措置邊事恃寵驕倨獨昂未嘗加禮昂短小精悍老而嬰鑠一日赴天靈待貫之來久之方至昂曰太尉來何暮耶貫曰所乘騾小而難騎動

必跳躍適方欲據鞍忽盤旋中庭甚久以此遲遲昂曰太尉之騾唯耶唯耶貫曰唯者也昂曰既爾難奈何不若聞之貫雖怒而無以報後用事乃遷貫之

客星犯帝座

姚令威竄高宗幸金陵除郎召對之際得疾仆於榻前徐五丈敦立戲云太史嘗察客星犯帝座甚急

留邑宰

錢遜叔伯言穆父之子為政有風采知宿州日有虹縣士民陳詞舉留邑宰宰貪酷之聲素著至是眾在廷下遜叔令吏卒舉挺擊出左右言似不須如此遜叔笑云彼中打將來此間打迴去揮毫三錄下同

懺悔

笑 笑 錄

卷二

二十三

許志仁龍舒之秀士善謔為李伯紀之門賓伯卒諸子延繙流作佛事僧請懺悔之詞於許許取汪彥章所行謫詞中數語以授之僧徒高唱云邪邪罔上罪消滅欺世盜名罪消滅如此者不一諸子憤怒訴責而逐之

也買脫空

隆興初有胡昉者大言夸誕當國者以為奇貨力加薦引未數年為兩浙漕一旦語坐客云朝廷官爵是買吾曹之頭顯豈不可畏適聞人伯卿阜民在坐末趨前云也買脫空胡默然

誦月蝕詩

蔡相當國有二人求堂除適有美缺蔡莫適所從謂曰能誦盧仝月蝕詩者與之一人應聲朗念如注瓶水遂得美除艾慎幾日月蝕詩要是難讀子曰柳子厚天對更難讀問人多不解其

屈曲整牙不獨三盤五誥也只此便可成侍讀侍講矣打武新語
下同

草制詞

世傳彭乘爲翰林學士田况知成都方兩蜀况歡度荆門即發
倉賑濟上表待罪乘爲批荅云纔度曉曉之險便與惻惻之懷
又邊帥有乞朝覲者許秋涼即乘乘爲制曰當俟蕭蕭之後爰
堪靡靡之行有王平爲御史百日未嘗一言衆以爲有待而發
也一日聞其入劄咸共傾耳乃彈御膳中有髮其詞曰何圖穆
若之容忽親髮如之狀又有楊安國者爲侍講講論語賢哉回
也章乃操俚語曰官家額回甚窮但有一籩粟米一葫蘆漿水
又講自行束修章曰官家孔子教書也要錢上大晒之足資一
噉方知伏獵侍郎杖杜宰相與郎官判坊州杜若者信有之矣
笑 笑 錄 卷二 二十四

我爲誦淵明詩解嘲曰何以慰吾懷顧古多此賢

無爲子

楊次公號無爲子佛印問其說曰我生於無爲軍耳佛印曰若
生蘆州稱蘆子乎又某和尙因看庭前柏樹有省自號柏樹徑
山泉聞之笑曰使其因乾屎檉話亦自號乾屎耶亦可笑

文字一律

崇觀三舍一用王氏之學文字語言習尙浮虛千人一律京師
優人有語云伏維體天法道皇帝超時立本相公惟其所以秀
才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間者禁人也觀者大笑蓋數語皆
當時之弊也

怕大蟲

錢昆少卿求外補或問所欲曰但得有蟹無通判處可矣聞者

笑之于按大唐傳云元和中郎吏數人省中飲酒因話平生愛
尙及憎怕者工部員外周愿獨曰愛宣州觀察怕大蟲正堪與
此作對

悔殺

王韶在熙河多殺伐晚年知洪州頗悔之棲心元寂冀以洗滌
嘗請佛印元公升座元知其意炷香曰此香奉殺人不眨眼上
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一時大衆莫不稱善韶聽之亦悠然意
消

夢見公

予讀東軒筆錄周師厚提舉荆湖北路常平人呼爲夢見公以
其姓也察訪周宗孟奏師厚不曉事吏民呼爲夢見公竟以此
罷去此乃夢中又占其夢耶

笑 笑 錄 卷二

二十五

方地爲輿賦

陳耶中亞知潤州有陋儒貢所業舉止凡下陳既玩之曰請口
占盛業生曰原卷中有方地爲輿賦誦破題曰粵有大德其名
曰坤陳應聲曰吾聞于此賦久矣得非下句云非講經之座主
乃傳法之沙門乎合坐大笑湘山野錄下同

本州舊例

楊叔賢耶中異州人會頃有太守初視事大排樂樂人口號
云爲報吏民須慶賀文星移去福星來守大喜問口號誰撰優
人答曰本州自來舊例止此一首

戒虎文

楊叔賢爲荊州幕時虎傷人楊就穴磨崖刻戒虎文其略曰咄
乎爾彪出境潛遊後知鬱林致書知事趙定基託拓戒虎文數

本云嶺南俗庸獷欲以此化之趙遣人打碑次日本者申磨嚴
下大蟲咬殺打碑匠二人趙乃以狀寄答

自誦新詩

高樞密若諾招姚崇嗣晨膳忽一客至自誦新詩喋喋不已賓
主盡餒無由使之去姚亦關中詩豪辨謔不羈欲玩之適客舉
甘露寺詩曰下觀揚子小姚曰宜對卑末狗兒肥客雖愠又舉
峽中感懷云猿啼旅思凄姚曰宜對犬吠王三嫂客怒曰是何
下輩余場屋馳聲二十年姚應曰未曾撥斷一條絃客乃奮然
而去高大喜因得就七

三千大千

一歲潭州試僧童經一試官舉經題一句曰三千大千一闍童
接誦不較操南音請曰上覆試官不知下頭有世界耶沒世界

笑 笑 錄

卷二

二十六

聊齋官大笑

假淚

安鴻漸有滑稽才而懼內婦翁死哭畢孺人呼入幕語之曰汝
哭何以無淚漸曰以帕拭乾妻戒曰來日早臨定須見淚漸唯
而出來日以寬巾淫紙置於額大叩其額而慟慟罷其妻又呼
入窺之驚曰淚出於眼何故額流漸曰僕但聞自古木出高原

撒園葵

冲晦處士李退夫性矯怪携一子遊京師居北郊帶經鋤園一
日老圃請撒園葵即博物志張騫西域所得胡葵也俗傳撒此
物須主人誦穢語播之則茂退夫執茶子低誦曰夫婦之道
人倫之性云云不絕於口無何客至不能說事使子畢之其子
尤矯於父執餘子咒曰大人已會上聞皇祐中館閣以爲雅戲

凡話及清談則曰宜撒園葵一巡

王安石

荆公病喘藥用紫團參人餽之不受曰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
今日門人以其面黑進澡豆公曰天生黑於子澡豆其如子何
夢溪筆談下同

生張八

隱士魏重善詩寇忠愍與之善鎮北都時召置門下有妓美而
舉止生硬時號生張八因府會公令乞詩於野野贈曰君爲北
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樽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
識

故相遠派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嬉游書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遊有

笑 笑 錄

卷二

二十七

士人李璋好訕謔題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李二龐九

吳中一士曾爲別試解頭以此自負好附託顯位時御史李制
知常州丞相龐莊敏知湖州士人游昆陵擊其徒飲倡家顧謂
驕卒曰汝往白李二我在此飲速遣有司持酒肴來李二謂御
史也俄而郡尉以飲食至甚豐腆一辱醫見之後至御史之家
因語及之李君使人捕驕卒乃假於兵馬都監者士人教使就
那厄買飲食以給坐客耳李乃杖驕卒使街司白士人出城那
儻有相善者送之曰倉卒當何所詣士人應曰且往湖州依龐
九耳

館宿

館閣每夜輪教官一人直宿有故不宿曰館宿不得過四天

宿例於宿歷名下書肚腹不安免宿故館閣宿歷相傳謂之害肚歷

曹公右軍

我吳人多以梅子為曹公鵝為右軍以止渴換書二事也一士遺人酸梅與燻雞作書云醋浸曹公一髮湯燻右軍兩隻聊備一饌

乾壁

關中無壁十在陝時聞秦州人家收得一乾壁土人怖其形狀以為怪物每人家有病瘧者則借去挂戶上往往遂差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

武臣奏事

慶歷中河北大水仁宗憂形於色有走馬承受公事使臣到關笑 笑 錄 卷二 二十八

即時召對問水災如何對曰懷山襄陵又問百姓如何對曰如喪考妣上默然既退詔今後武臣奏事並須直說不得過為文飾

莊宗角抵

唐莊宗喜優戲角抵與王門開約曰朕與作對供養太后卿不可讓如一舉致朕倒者與卿節度及出手果一舉而仆尋除幽州魏州諸小

廣韻注

廣韻注有絕可笑者東字注東官氏齊大夫得臣之後刁字下注齊豎刁之後世子而云大夫寺人而云有後即踵姓氏書之誤亦不應漫無稽致至此何博古圖說誤州字即傳笑千古也 樵香小記

取名

吳興欽聖后族向氏家富而儉不中禮至屋漏亦不整治列盆盎以承之有三子嘗訪名於客長曰渙次曰汗曰仝古水字父不疑也他日有連呼其名者曰渙汗水始悟其戲又胡術道三子名悉从口孟曰寬仲曰定季曰宥後友人作志曰夫人生三子寬定宥讀者為之掩鼻癸辛雜錄下同

太學識

太學除夜各齋祀神用棗子荔枝荔枝三果蓋取早離了之識遇出湖則多不至三賢堂蓋以樂天東坡和靖為蘇林故也可發一笑

嘲道學

竹隱徐淵子似道天台名士也初官戶曹其長以道學自高每笑 笑 錄 卷二 二十九

以輕銳目之淵子積不能堪適其丁母憂去官淵子賦一箭梅云道學從來不則聲行也東銘坐也西銘爺娘死後更伶仃也不看經也不齋僧却言淵子太狂生行也輕輕坐也輕輕他年青史總無名我也能亨你也能亨能亨上音猶言如何也

不降則走

洪起畏知京口北軍將入揭榜四境曰家在臨安職守京口北騎若來有死不走走後舉郡降虜或改其末句云不降則走

禁醋

東元嘉州嘉陵禁醋甚嚴有大書於郡門曰束手無措

糖漿餛飩子

軒渠錄載有人以糖漿餛飩子同薦酒者或曰是必家中沒物事然此二物一處怎生吃眾以為笑近澠浦富室楊氏嘗宴客作

蟻蝨餽餽真可作對也

食籩一擔

尹梅津無子螟蛉羅石二姓名一越人爲之語曰梅津一生辛勤只辦得食籩一擔

放屁

章文莊參政與兄宗卿雖世家而清貧少依沈丞相家沈之子忽之後兄弟聯登第駁駁通顯宗卿遂買沈屋居之偶與同舍聚話吳棣調之曰烏覆翼之翼之宗卿字也章若不聞良久忽曰頃與衆人會語洽忽聞惡臭問知所自時舍弟達之在側久乃覺其自達之也退而誚之曰吾弟衆皆在說話吾弟却在此放屁衆爲一笑

小鬼

何小山既貴里居鄉里來謁一親刺字曰小鬼耳遣吏謝之後以佃家來訴鄰鬼之擾有狀三邑宰判曰作高田塍多着水鴨踏苗頭自理會朝中自有大官人何必執狀問小鬼

荷包半鴨

方回字萬里喜作詩以放肆爲高有云菊花與汝作生日螃蟹喚吾入醉鄉又壽其友云糟薑三盞酒榴烟一甌茶又竹杖云跳上岸頭須記取秀州門外鴨餛飩又甲午元日云端平甲午臣八歲甲午今年又一周六十八年多少事幾人已死一人留其處鄉專以騙脅爲事老而貪淫遇妓則跪之暑無羞恥得一婢日半細曲意奉之每至親友間必以荷葉包飲食肴核於袖中歸而遺之一日遇客於途正揖問荷包墜地觀之乃半鴨耳路人無不大笑而方略不爲恥

道士爲僧

近者鑑湖天長寺有道士爲僧獻於總攝所云照得賀知章者本是小人倚託史越王聲勢將寺改爲道觀乞復元寺施行楊髡從其請真可笑也

散經

或作散經名物外平章云堯舜禹湯文武一人一堆黃土鼻陶稷禹伊周一人一個銅體大抵四五千年著甚來由發顛假饒四海九州都是你的逐日不過吃得升半米日夜官宦女子守定終斷送你這潑命說甚公侯將相只是這般模樣管甚宣葬敕葬精魂已成醜魍姓名標在青史却于你身甚事世事總無要緊物外只供一笑

置士籍

咸淳辛未正言陳伯大建議置士籍或換沁園春云國步多艱民生靡定誠吾隱憂歎新民轉徙怨寒暄暑荆襄死守閱歲經秋虜未易支人將相食識者深爲社稷羞當今亟願出陳大諫借箸留侯笑君迂闊爲謀天下士如何可籍收况君爲堯舜臣皆稷契世逢湯武業比伊周政不必新實仍宜舊莫與秀才做盡休吾元老廣四門賢路一柱中流又有詩云劉整鸞天動地來襄陽城下哭聲哀廟堂束手渾無計只把科場惱秀才

真直院

真文忠負一時重望端平更化人望其來時楮輕物貴民生頓艱至爲語口若紙百物賤直待真直院既而真首以道學正心誠意爲數陳愚民無知以所言不切時務又以俚語足前二句云吃了西湖水打作一鍋麪

想當然耳

東坡試刑賞忠厚之至論有云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梅聖俞問何書答曰想當然耳此語曹孟德問孔北海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出何典答曰以今準古想當然耳一時粹應亦有据依亦隱筆託

食羊骨

惠州市肆寥落猶日殺一羊不敢與仕者爭買時屠者買其脊骨耳骨間亦有微肉熟漉出漬酒中點薄鹽炙微焦食之終日挾剔得銖兩於胥菜之間意甚喜之數日輒一食甚覺有補子由三年食堂庖豈復知此味乎戲書此紙遺之官可施用也然此法行則衆狗不悅矣東坡養生集下同

蝨飯

東坡嘗謂錢穆父曰尋常往來正可稱家有無不必過爲具穆父一日折簡召坡食晶飯坡至乃設飯一盂羅蔔一椀白湯一盞蓋以三白爲晶也後數日坡召穆父食蝨飯穆父意坡必有毛物相若比至日晏并不設食穆父飯甚坡笑曰湯也毛飯也毛羅蔔也毛非蝨而何穆父捧腹曰固知必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坡始命進食抵暮別去

著飯喫衣

無糊絹以桑灰水煮熨更以清水煮去灰氣研細酒煮麩丸如桐子大空心酒下三五丸治風壯元此所謂著飯吃衣也或問飯非可著衣非可吃答曰所以著飯不過爲爾所以吃衣不過爲風正與孫子荆流激石作對或人未喻曰夜寒著薦豈非著飯也耶

笑 笑 錄 卷二

三十二

禁方

紹聖間鄆下有道人坐相國寺賣諸禁方楮題其一曰賭錢不輸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發視其方曰但止乞頭耳道人戲語得千金然亦未嘗欺少年也

嚙以意

歐陽公嘗嘗有患疾者醫問其由曰乘船遇風驚而得之醫取多年拋牙爲脫工手汗所漬處刮末雜丹砂扶神飲之而愈今本草引藥性論云止汗用麻黃根節及故竹扇爲末醫以意用藥多此類初似兒戲然或有驗未易致詰也子因言以筆墨燒灰飲學者當治昏惰耶推此則飲伯夷之盟水可以療貧食比干之饑餘可以已佞祗樊噲之盾可以治怯黥西子之珥可以起惡疾矣公遂大笑

笑 笑 錄 卷二

三十三

三笑

近於士人家見石恪畫三笑圖三人皆大笑至於衣冠手足皆有笑態其後三小童問所謂亦皆大笑世言侏儒觀優隨衆而笑或問所見則曰長者豈欺我哉此畫正類是

艾人

有二措大相與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睡與飯耳他日得志當飽吃飯了便睡睡了又吃飯一云我則異於是當吃了又吃何暇復睡耶吾來廬山問馬道士善睡於睡中得妙然吾觀之終不如措大得吃飯三昧也

好睡下棋

南岳李岩老好睡衆人食飽下棋岩老輒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岩老常用四脚棋盤只著一

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搏饒先著時自有輪贏著了並無一物

見錢不識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為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辭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證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耶

糞不幸

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子孫質直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為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視胡廣趙戒如糞土之穢也一經僧虔使為佳號而以此胡廣則糞有時而不幸

此行豈可替名

笑 笑 錄 卷二

三十四

蜀人郭震博學能詩遊蕩不羈然才識過人李順之將亂震遊成都忽賦詩曰今日出東郊東郊好春色青青原上草莫教征馬食遂走京師上書蜀將亂不報期年其言竟驗震將死其友往問之側臥歛枕而言其友曰子且正身震笑曰此行豈可替名哉雖平生詠諧之餘習然亦足見其臨死而不亂也

三老言年

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記但憶少年時與盤古有舊一人曰海水變桑田時吾輒下一籌邇來吾籌已滿十間屋矣一人曰吾所食蟠桃乘其核於崑崙山下今已與崑崙齊矣以予觀之三子者與蟬蜩朝菌何以異哉

李白不識字

元祐六年八月十五日與柳辰如飲酒一杯作字數紙書李白

詩云遺我烏跡香飄然落岩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閑李白向氣乃自招不識字可一大笑

畫苑記

與幼安書云病後鬚不少白乎形體外物不足記但令勿打壞畫苑記爾呵呵

自稱小人

燕北風土不聞士庶自稱小人宣和間有遼國右金吾衛上將軍韓王歸朝授檢校少保節度使對中人以上即稱小人人中人以下則稱我家每日漏舍誦天童經數十遍聲琅琅然且云對天童豈可稱我自皇天生我皆改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前後二十餘我字皆改為小人誦畢笑云這天童極靈聖王少師云若無靈聖如何持得許多小人

笑 笑 錄 卷二

三十五

錢氏私語

市馬

故事邊郡入粟授官有王某者以厚價市駿馬猶不如意每以為恨嘗騎遇醫工李生李善謔謂曰君馬價幾何曰百五十千李盛稱壯建以為價賤王怪問之李曰欲得三千石穀豈非壯健無所燕爾錄

燥子蒙

趙從善尚書自號無著居士子希倉倅紹興日令庖人造燥子茄子欲判食單問廳吏茄字吏曰草頭著加即援筆書草下用家字郡人目為燥子蒙又從善嘗帥浙東使門吏喻者老請於兩司增像於會稽賢牧堂從范文正趙清獻翟忠惠朱忠靖趙忠簡史越王張昆陵諸人後郡士題詩於堂曰師畢使眾作詞

堂要學朱張與范王大家飛上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 白頰
繼下同

不油裏面

嘉泰末平原公特有扶日之功自作威福政事不由內出伶人
王公瑾曰今日正如客人賣傘不油裏面後恭淑后上仙而曹
氏為德係平原恃以為戚屬偶真里富國進象平原語公瑾曰
不聞有真理富國公瑾曰今有假楊國忠平原雖憾之而無以
加罪也

獸子

石湖范參政初官到任參州在客位其同參者聞是蘇州人即
云獸子石湖聞之後因醜會賦詩石湖口號曰我是蘇州監本
獸與爺上壽獻棺材宗室原來是皇族雨下水從屋上來後石

笑笑錄 卷二

三十六

湖入參大政其人尚在選參政溫頭見之與講同官之好謙曰
某老獸無用

昭熱

程覃乃文簡公之子尹京日有治聲惟不甚知字有人投牒乞
執狀造橋覃大書昭執二字其人見其誤遂白之合是照執乞
加四點覃取筆忽於執字下加四點乃成昭熱庠舍諸生作傳
譏之

笑笑錄卷三

行詞

獨逸編退士手編

元符間宗室有以妾為妻者因罷開府儀同三司及大宗正職
事蔡元長行詞曰既上大宗之印復相開府之儀章申公謂曾
子宜曰此語與手持金骨之朶身坐銀交之椅何異曾復顧申
公曰頃時有行御史詞頭云爰遷侍御之史不記得是誰申公
顧許冲允曰此是侍郎向日亂道 卷三 獨逸編退士手編

蘇字

姑蘇李章敏於謔笑赴鄰人小席主人富而鄙既進饌章視主
人之前一煎餅特大章即曰章與主人俱蘇人也每見人書蘇
字不同不知魚台在左邊者是在右邊者是主人曰古人作字

笑笑錄 卷三

一

不拘一體移易從便章即引手取主人之魚示眾曰領主人指
揮今日右邊之魚亦合移過左邊如何一坐駭飯而笑

王介甫作醜

王平甫諱洽善議論與其兄介甫論新法多援據介甫不能聽
姪甥病介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錢平甫曰兄為相作事須令
天下取法勞雖病某之禍久矣為此奚益且兄嘗以君法繩姦
吏今乃以楮錢微福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君法耶介甫大怒
曲沂紀聞下同

王三惜命

王觀恃才放誕陸子履慎默於事無所可否二人極相善觀履
疾惡寒以方帽包裹坐覆帳中子履候之曰體中少不佳何至
是所謂王三惜命也觀應聲曰王三惜命何如六四括囊當時

聞者莫不大笑

張王李趙

俚俗有張王李趙之語猶言是何等人無足挂齒牙之意宣和間王將明張子能王履道李士美趙聖從俱在政府是時張王李趙之語喧於朝野聞者莫不笑之

躁進

無盡居士少有俊譽氣凌輩行然頗以躁進獲譏元豐中嘗上裕陵百韻詩有句云回看同列驟不覺寸心忙上讀之大笑

建義井

周益公夫人妬有勝為公盼夫人壓之庭公過之當暑勝以渴告公以熱水酌之夫人窺於屏曰好個相公為婢取水公笑曰獨不見建義井者乎京居聽與

笑笑錄 卷三

二

面上起草

陸東判蘇州時因斷囚命黥其面特刺配某州黥畢幕客白曰凡言特者罪不至是一時出於朝廷之旨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即改特刺字為準條字再黥之後有薦其才於兩府者石參政曰吾知其入矣得非權蘇州時於人面上起草者乎東軒筆錄下同

熱中

王文康公苦淋百療不瘥洎為樞密剛使疾頓除及罷而疾復作或戲之曰欲治淋疾惟用一味樞密剛使仍須常服始得不發得金華詢久為侍從急於進用晚年多病石參政中立戲之曰公欲安乎惟服清涼散即差也蓋兩府在京許張青蓋耳迂儒作官

熙寧初有勳士忘其名知河中府龍門外有薛少卿者占籍是邑一旦為盜斫墳塋之松橫薛君投牒訴其事朝士迂儒也喜為異論乃判其狀曰周文王之園囿猶得芻蕘薛少卿之墳塋乃禁樵探

可知

太宗朝疏遠小臣皆得登對王禹偁以為不可上疏畧曰至如三班奉職其卑賤可知也比因使還亦得上殿云云未幾王坐事實商州副使一日從太守赴國忌行香天未明彷彿見一人紫袍乘笏立於佛殿之側王意欲與之叙位其人斂板曰某即可知也王不曉其言而問之其人曰公嘗疏云三班奉職卑賤可知某今官借職是即可知也王撫然自失聞者莫不笑

熱熱杜園

笑笑錄 卷三

三

陳繼曉為教朴之狀時謂之熱熱顏回熙寧中台州判官孔文仲舉制科對策會時事有可痛哭者執政惡而黜之時繼為翰林學士語於眾曰文仲狂躁真杜園賈誼也王平甫笑曰杜園賈誼可封熱熱顏回合坐大笑熱熱杜園皆當時鄙語

質馬

京師人多質馬出入馭者先論直必問曰一去耶却來耶苟乘以往來則價必倍有孫良孺為軍巡判官以貧不養馬每出必賃之一日將押辟囚乘市而賃馬以往馭者問官人將何之良孺曰法場頭馭者曰一去耶却來耶聞者駭笑

割股放生

光祿卿鞏甲侯而好進趨附不已王荆公為相每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為壽與皂走卒皆籠雀鶴就宅放之謂

之放生申既不工詩又不能誦經於是大籠貯雀詣客次播笏
開放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帥之妻病而虞侯股
以獻者或對曰虞侯為院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苑中獅子

石參政中立性滑稽為員外郎貼職時西域貢獅子畜於御苑
日給羊肉十五斤嘗率同僚往觀之或嘆曰彼獸也日給乃爾
吾輩忝預郎曹日不過數斤人翻不如獸乎石曰君何不知分
耶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員外郎耳安可比耶倦進雜錄下同

瓜壘譜

韓龍圖贊山東人鄉里好食醬漬瓜謂之瓜壘韓為河北都曹
麻宇在大名府中諸軍營多售此物韓嘗曰某營者最佳某
營次之趙說嘆曰歐陽永叔嘗撰花譜蔡君謨亦著荔枝譜今
笑笑錄 卷三 四

復請韓龍圖撰瓜壘譜矣

書語

陳少常亞知嶺南恩州到任作書與親舊曰使君之五馬雙旌
名色而已螭蜃之一文兩個真實不虛又嘗曰生平得一對最
親切是生紅對白熟也

有些惶恐

東坡元豐間繫獄謫黃州元祐初起知登州未幾以禮部員外
郎召道中遇當時獄官甚有愧色坡戲曰有蛇螫殺人為冥官
所追讎死蛇訴曰誠有罪然亦有功可以自贖冥官問之蛇曰
某有黃可治病所活已數人矣吏驗不誣遂免其久牽一牛至
吏曰此牛觸殺人亦當死牛曰我亦有黃可治亦數人矣亦
得免後獄吏引一人至曰此人嘗殺人幸免死今當償命其人

蒼皇妄言小有黃冥自詰之曰蛇黃牛黃入藥天下所知汝為
人何黃之有其人窘甚曰某別無黃但有些惶恐東坡雜錄

縣令生日

神泉縣令某新到官以廉潔自矜內實貪黷一旦自榜於門曰
某日本縣生日告示諸色人不得輒有所獻曹吏謀曰官明尊
生辰意令我輩知也言不得送獻偽也眾曰然至日各持雜獻
之宰一無所拒感頌而已復告之曰後月某日是縣君生辰更
莫將來聞者無不大晒王温以鷺鷥詩賦之云飛來疑是鶴下
處却尋魚東坡雜錄

盲子詩

孟浩然詩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人謂是盲子詩吹劍錄

笑笑錄 卷三

五

某是鬼耶

司馬温公在洛陽閑居時上元節夫人欲出觀燈公曰家中點
燈何必出看夫人曰兼欲看遊人公曰某是鬼耶軒渠錄下同

家信

族婦陳氏頃寓嚴州諸子宦游未歸偶族姓大琮過之婦令代
作書寄其子因口占云孩兒要劣孺子又鬪鬪音吸霍霍地且
買一柄小簪子水要煎脚上骨出上聲兒脫音昨抵音支兒也
大琮遲疑不能下筆婦笑云元來這厮兒也不識字聞者晒之
因說書時有京師營婦其夫出戌嘗以數十錢託一教學秀才
寫書寄去云為懶兒娘傳語寫懶兒爺寫懶兒自爺去後直是
忙忙日日恨入聲特特地笑勃騰騰地跳天色汗去聲囊不要
吃也吞入聲嬾託底物事秀才沉思久之却其錢云你且別處

倩人寫去與此正相似

妻寄夫詩

紹興辛巳女真犯順米忠信夜往劫寨得一箱中有封書皆彼中妻寄夫者其一紙止詩一篇云垂楊傳語山丹你到江南艱難你那裏討個南婆我這裏嫁個契丹

有貌大臣

科場進士程文多可笑者治平中試策問體貌大臣一卷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富豐碩馮沈美少也劉原父遂目馮沈為有貌大臣又歐陽永叔主文試貴老為其近於親賦一卷散句云親茲黃耆之狀類我嚴君之容時烘堂大笑掛案錄下同

百韻詩

笑 笑 錄 卷三

六

李廷彥曾獻百韻詩於上官中有句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惻然曰不意君家凶禍至此廷彥遽對曰實無此事但圖圖對親切耳上官笑而納之

徒罪以上詩

歐陽公與人行令各作詩二句須犯徒以上罪一云持刀哄寡婦下海劫人船一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歐公云酒粘衫袖重花壓帽簷偏或問之答曰當此時徒以上罪亦做了

女子詩

許義方之婦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歸語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與鄉里親戚往還乎曰自君之出惟閉戶自守義方咨嗟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惟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索觀之開卷第一篇題云月夜招鄰僧閒話

大鬚小鬚

孫巨源內翰從劉貢父求墨而吏誤送莘老處巨源讓之始知其誤蓋以皆姓孫而為館職故吏莫能別焉劉曰何不以鬚子為別吏曰皆以鬚而莫能分也劉曰既是皆鬚何不以身之大小為別吏曰請於是館中以孫莘老為大鬚孫學士巨源為小鬚孫學士

敗一席之歡

有士人赴宴眾中一少年勇於色甫就席士人以服辭乃命撤屏去華伎後勸酬及少年少年罪士人曰敗一席之歡皆君也正所謂不自殞滅禍延過客耶賓主為之開堂

看孔子面

揆閱道罷政閒居喜接僧一士人以善贊公門者不為通士人

笑 笑 錄 卷三

七

曰恭政便直得如此敬重和尚聞者曰相公道重他袈裟士人笑曰我這領白襪直是不值錢聞者曰也看佛面士人曰更那較不得些少來看孔夫子面人傳以為笑

張蘇相謔

張文潛云子瞻每笑天邊趙盾已可畏水底右軍方熟眠謂湯燭了王羲之也然公詩有我看紅藥傾白墮不知白墮是何物公曰劉白墮善釀酒出洛陽伽藍記文潛曰白墮既是一人莫難傾否子瞻曰魏武短歌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亦釀酒人也文潛曰畢竟用得不當子瞻笑曰公且先去與曹家那漢理會却來此間蘇蓋文潛有僕曹某在家作過失去酒器送府推治未招承方文移取會也合坐大笑

俚詩

哲宗朝有宗子好為詩而鄙俚可笑嘗作卽事詩云日暖看三
織風高開兩廂蛙翻白口出關蚰死紫之長潑醜梧鳳饅拋接
建章歸來屋裏坐打教亦何妨或問詩意曰始見蜘蛛結網於
簷又二雀鬪於廂廊有死蛙翻腹似出字死蚰似之字方吃潑
飯聞鄰家琵琶作鳳梧食饅頭未竟聞人報建安董秀才上
調送客歸見門上畫無道擊小鬼故云打殺亦何妨也

字說

東坡聞荆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為篤不知以竹鞭犬有
何可笑又問曰鳩字以九从鳥已得證據乎詩曰鳩鳩在桑其
子七兮和爺和娘恰是九個公欣然聽之久之乃知其謔也

冷債

笑 笑 錄 卷三

八

艾子使於魏見安釐王王問曰齊大國也比年息兵何以為樂
艾子曰敝邑之君好樂而群臣亦多伎王曰何人有伎曰髡之
籠養孫臆之踴毬東郭先生之吹竽皆足以奉王歡也王曰好
樂不無橫賜奈國用何艾子曰近日却告孟嘗君借得馮驩來
索得幾文冷債是以饒足也艾子雜說下同

獻首藉

齊地寒春深求芋甲方立春有村老携首藉一盤以與艾子且
曰此物初生未敢嘗乃先以薦艾子喜曰煩汝致新然我享之
後次及何人曰獻公罷則刈以饌驢也

唐三藏

艾子好飲門人相與謀曰此不可諫惟以險事休之宜可止一
日大飲而噤門人密抽繩繫其口中持以示曰凡人其五臟方

能活今多因飲而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生為艾子熟視而笑
曰唐三藏猶可活況有四邪

燈論年

艾子行邯鄲道上見二燈相與讓路一曰燈為歲日七十問者
曰我今六十九然則明年當與爾同歲矣

書火具

艾子一夕疾呼一人鑽火久不至艾子促之門人曰夜暗索鑽
具不備可持燭來共索之也艾子曰非我之門無是客也

相府公事

秦瓊越於長平坑衆四十萬遂以兵困邯鄲諸侯救兵列壁不
敢前平原無以為策家居愁坐顯府吏曰相府有何公事吏未
及對新垣衍在坐應曰唯城外一伙竊盜未獲爾

笑 笑 錄 卷三

九

折難

有魯士性不通慧每多事好折難而不中理一日造艾子問
曰凡大車之下與乘駝之項多綴鈴鐸其故何也艾子曰車駝
之為物甚大且多夜行狹路相逢難於回避以鳴聲相聞使
得回避耳魯士曰佛塔之上亦綴鈴鐸豈謂塔亦夜行而使
相避也艾子曰君不通事理乃至如此凡鳥雀多託高以巢穢
糞狼藉故塔之有鈴所以警鳥雀也豈車駝之比耶魯士曰
鷹鷂之尾亦設小鈴安有鳥雀巢於鷹鷂之尾耶艾子大笑曰
怪哉君之不通也夫鷹鷂擊物或入林中而絆於縹緲偶為木
所粘則振羽之聲可尋而索也豈謂訪鳥雀乎魯士曰吾嘗
見挽車乘鐸而鳴雖不究其理今始知恐為木枝所粘而便於
尋索也抑不知如兜郎之足用皮乎用綫乎艾子愠而答曰挽郎

嘲孟及佛

李觀子泰伯吁江人賢而有文章蘇子瞻諸公極推重之素不喜佛及孟子好飲酒作古文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然性介僻不與人往還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痴丈人尙自爲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無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辭去既而又有寄酒者士人聞之再往作仁義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公覽之笑曰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吃了酒去後極索與今次不敢相留須此酒以自遣懷問者絕倒道山清話

露兄

米元章有潔癖不免於僞然人物標致可愛故一時名士多與

笑笑錄 卷三

十二

游作詩文亦狂怪嘗有云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人不省露兄或叩之乃曰只是甘露哥哥耳雞肋篇下同

三照相公

范覺民作相方三十二歲肥白如冠玉且起與裏頭帶巾必攬鏡人呼爲三照相公

三覺侍郎

趙叔問爲天官侍郎肥而喜睡又厭賓客在省還家常掛歇息牌於門首人呼爲三覺侍郎謂朝回飯後歸第也

波斯婦

廣州波斯婦繞耳穿穴帶環至二十餘枚家家以篋爲門食棧擲吐地如血北人嘲之曰人人皆吐血家家盡篋門 春氣太盛

甄雲卿龍友永嘉人滑稽辨捷爲近世冠樓宣獻以首春鵲客甄預坐席問謂公曰今年春氣一何太盛公問其故甄曰以果匿甘蔗知之根在公前而未已至此公爲罰掌吏衆皆其猥率一日遊天竺寺集詩句贊大士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孝宗一見賞之談數

賤迹

錢中道帥太原一日武官謁見叙舊數百言而退錢語坐客曰適來官人口不稱名但稱賤迹不已欲面折之便是要人避己名也客問門下似乎有舊錢曰舊識其公客曰某亦識之佳士也錢曰只那老賤迹客大笑閉齋常談

雜詩

高教曹嘗爲雜詩三首云塚子地握槊星宿天圍棋開壘張

笑笑錄 卷三

十三

口捲席床剝皮又相送復相送相送至橋頭培堆兩行淚難按滿懷愁又桃生毛彈子瓠長棒槌兒牆飲壁凸肚河凍水生皮太平廣記下同

武將詩 改年

唐武衛將軍權龍襄自矜能詩爲滄洲刺史呈州官曰遙看滄海城楊柳鬱青青中央一壘漢聚坐打杯航又秋日述懷云簷前飛七百雪白後園強飽食房裏側家糞集野娘參軍未曉請釋之襄曰鶴子簷前飛值七百元洗衫挂園中乾白如雪飽食房中側臥如廁見野澤燒也又從皇太子宴夏日賦詩云嚴霜白浩浩明月赤團團又爲喜雨詩云暗去也沒雨明來也沒雲日頭赫赤出地上綠氣爲瀛州刺史日值新歲京中友人附書云改年多感敬想同之乃集官人云詔改年號爲多感元年

將書示判司以下衆大笑

爭詩

唐國子監祭酒辛弘智詩云君爲河邊草逢春心刺生妻如臺上鏡照得始分明學士房定宗改始字爲轉字遂爭爲己作博士羅道宗判云昔五字定表以理切稱奇今一會定詩取詞多爲主詩歸宏智轉還定宗以狀牒知任爲之公驗

得力於貓鼠狗子

唐盧延讓二十五舉方登第卷中有狐衝官道過狗觸店門開之句租庸調嘗親見此事每稱賞之又有餓貓臨鼠穴噉犬紙魚砧爲中書令成汭所賞又有栗爆燒甑破貓跳觸鼎翻爲蜀王建所賞盧嘗謂人曰平生投關公卿不意得力有貓鼠狗子也人聞而笑之

笑 笑 錄

卷三

十四

古物祝壽

唐李寰鎮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好道喜蓄古物遇養生日無以致賀擊一故皂隳云此是李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尙書功業一如西平寰謝之俟其生日送一破做幘願云知兄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匡先生得仙時幘頭願兄得道如洪匡實僚莫不大笑

用千字文語

唐封抱一任櫟陽尉有客過之既短又患眼及鼻塞抱一用千字文語作嘲曰面作天地元鼻有雁門紫既無左達承何用妄談彼

偃僕詩

有人腰曲偃僕常低頭而行傍人詠之曰拄杖欲似乃搢笏便

成及逆風盪雨行面乾頂額濕着衣牀上坐肚緩脊皮急城門爾許高故自匍匐入

楊修

晉楊修九歲聰慧孔君平詣其父修爲之設果有楊梅君平以示修此實君家果應澄曰夫問孔雀是夫子家禽也

九錫

晉王導妻妒有妾在別館妻知之持食刀將往公遣命駕患牛逆手捉麈尾以柄助打牛蔡謨聞之後詣王曰朝廷欲加九錫王自叙謙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短轅轎車長柄麈尾導大慙

吹火詩

有親鄰夫見婦吹火贈詩云吹火朱脣動添薪玉腕斜遙看煙裏面恰似霧中花妻告夫曰君豈不能學耶夫曰君當吹火吾

笑 笑 錄

卷三

十五

亦效之乃爲詩云吹火青脣動添薪黑腕斜遙看煙裏面恰似

拉雜變

司馬長卿作大人賦武帝覽之飄飄然有凌雲之氣近時學者作拉雜變便自謂長卿長卿固不汝嘆但恐覽者渴睡床難以凌雲耳以下東坡雜賦

笑原憲貧

元豐四年與馬夢得飲酒黃州東禪寺醉後誦東野詩云我亦不笑原憲貧不覺失笑東野何絲笑得原憲遂書此以贈夢得只夢得亦未必笑得東野也

六言詩

幼時里人程建用楊堯咨命弟子山會學舍中大雨聯句六言

程云庭松似仰如醉楊云夏雨淅涼如秋余云有客高吟擬鼻
子田云無人共吃饅頭坐皆絕倒今四十餘年矣

桃花

世人見古德有見桃花悟入者似爭頌桃花使將桃花作飯吃
吃此飯五十年轉無交涉正如張長史見擔夫與公主爭路而
得草書之法欲學長史書便日就擔夫求之豈可得哉

鸚哥嬌

李公擇初學艸書所不能者輒雜以真行劉貢父謂之鸚哥嬌
其後稍進問僕吾書比舊來何如僕對曰可謂秦吉了矣與可
聞之大笑劉意謂鸚鵡之於人言止能道此數句耳

有不俗者引一個來

予往在江南絕不為人作草今來宜州求者無不可或問其故

笑 笑 錄 卷三

十六

告之曰往在黔安園野人以病來告皆與萬金良藥有劉薦者
諫曰良藥可惜以啖俗人笑曰有不俗者引一個來問者莫不
絕倒山谷題跋

誌儉

正則作呂君用募志形容其儉以起家云一扇十年尚補緝之
道遇墜炭數寸亦袖携以歸此近乎薄矣

弄影戲詩

往在柏臺鄭亨仲方公美誦張文潛中興碑詩我曰此弄影戲
語耳二公哂笑問故我曰郭公凜凜英雄才金戈鐵馬從西來
舉旗爲風偃爲雨酒掃九廟無塵埃豈非弄影戲乎又如水部
胸中星斗文太師筆下蛟龍字亦小兒語耳蘇軾詩話

法言魯論

嘗見有官君子皆以舉削爲慮晦庵先生嘗以法言章句戲之
曰勢援上也文章次也政事又其次也咸無焉爲選人其人大
笑又見浙中官員子弟謁趙守問及晦翁學術政事孰優守以
魯論篇章答之曰學而第一爲政第二可爲善品題矣二者雖
曰戲謔亦可助談笑登雪齋談

魯直弟

魯直有癡弟蓄漆琴而不御蟲蝨入焉魯直嘲之曰龍池生壁
虱而未有對魯直之兄大臨且見床下以溺器畜生魚問知爲
其弟也大呼曰我有對矣乃虎子養溪魚也後山居士詩話下同

六十猶痴

昔之黠者滑稽以玩世曰彭祖八百歲而死其婦哭之慟其鄰
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翁八百矣尙何尤婦謝曰汝
笑 笑 錄 卷三

十七

輩自不喻耳八百死矣九百猶在也世以痴爲九百言其精神
不足也又曰有令新視事而不習吏道召胥魁問之爲具道答
十至五十及折杖數令遽止之曰我解矣答六十爲杖十四耳
魁笑曰五十尙可六十猶痴耶皆與痴同音長公取爲偶對曰九百
不死六十猶痴

至寶丹

王岐公詩喜用金玉珠璧以爲富貴而其兄謂之至寶丹

崖州大

丁晉公貶崖州司戶參軍在海上對客問天下州郡孰大客曰
惟京師公曰朝廷宰相只作崖州司戶則崖州爲大衆皆大笑
中興紀聞下同

詩用俗語

張景修字敏叔人物瀟灑詩好俗語如得五品服云白快近來蓬素鬢赤窮今日得朱袍又謝人惠油衣云何妨包裹如風藥且免淋漓似水雞蓋以文滑稽也

集句

孫賢字若虛早年英鷲藉甚性好滑稽嘲同舍牛秀才云腰帶頭垂尚有田單之火幘頭脚上猶聞甯戚之歌又作四書語集句嘲一老生云孜孜爲善雞鳴起先生之道斯爲美四十五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生老病死

崇甯中有旨州縣置居養院以存老者安濟坊以養病者漏澤園以葬死者吳江邑小地狹遂卽縣學之東隙地以次爲之與諸生比鄰謂之生老病死

笑 笑 錄

卷三

十八

官諺

至正間松江有一推官提牢至獄中見諸重囚因問曰汝等是正身耶替身耶獄卒爲之掩口昔宋仁宗朝張觀知開封府民犯夜禁觀詰之曰有人見否衆傳以爲笑正與此相類山居新話

一錢詩

王叔能參政題一錢太守廟云劉龍清名舉世傳至今遺廟在江邊近來仕路多能者學得先生要大錢

不求聞達

因話錄云昔有儒音樓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某逢一書生奔馳入京問求何事答曰將應不求聞達科因念延祐間陳伯敷到都每見晦跡邱園者數多遂有詩云處士近來恩例別蒞鞋一對當蒲輪

李杜帽

呂遜嘗談趙著呂緝以詩鳴燕趙間二人皆出邪律相公門下虎殿每得句卽提擲其帽於几龍山從旁謂曰不知李杜當時費多少帽子問者捧腹玉堂佳話下同

三百青蛛

辛殿撰乘疾初歸宋宋士夫非科舉莫進公笑曰此何有只消三百青銅易一部時文足矣已而累擢第孝宗曰是以三百青蛛博吾爵者授觀文殿修撰

放生池記

宋韓侂胄改蓮沼爲放生池詞臣高文虎作記云鳥獸魚鼈咸若湯王所以基商後高作主司以硬題困舉子一生作詞云高文虎誇伶俐萬苦千辛作個放生池記從頭無一語說及朝廷

笑 笑 錄

卷三

十九

只把侂胄歸美夏王道我不是商王鳥獸魚鼈是你

按漁磯漫鈔載此小異另見下卷此則有硬題二字殊新

預作祭文

詳定官張孝純說一士人候某官疾既去遺一藁於坐視之蓋預作祭文也一日又問一友病友曰且休放入待探懷無祭文相見

遺山論文

遺山嘗爲張曠齋論文見有繼用前人詞意而復加雌黃者遺山曰既盜其物又傷事主可乎一座絕倒

羊尿配餅食

李侍講說中和貴人在龍廷時以贖對無時恒備物以充飢一士在邸舍師每與之分廿一日師復求之辭無有託便旋食焉

師知之因曰沙漠羊與中土菜用略同肉充飢毛作氈皮為裘角為杯也此人所共知不意近年羊尿又可配餅食也

油著

楊勸農夜讀有鼠躍几上忽投膏瓶中楊取一板覆之隨突以出瓊走書册問作人語曰油著油著楊笑起曰吾避汝燕地午市人蕪粹不能過即擊虛器者亦云油著油著人即避開云

情面

上問閣臣近來諸臣奏內多有情面二字何謂情面周道登對曰情面者面情之謂也左右皆匿笑上不復語烈皇小議下同

溫體仁對

溫體仁烏程籍歸安人王應熊巴縣人同惡相濟吳宗達率行兩人意旨毫無短長時人目為篋片適禮部堂官黃士俊孔貞

笑笑錄

卷三

二十

運陳子壯為三鼎甲京師人語曰禮部重開天榜狀元結眼探花有些惶恐內閣翻成妓館烏歸王巴篋片總是遺瘟時傳為笑

習春秋

李成棟犯梧州廣西巡撫曹煒以春秋得雋者也輿櫬以迎曰不早事君使君懷怒以及下邑煒之罪也若以罪在不赦俘之軍唯命云云成棟笑釋之

慈恕

太倉錢伯龍為富陽令慈恕越格一日鞠盜盜詐言冤公作色曰汝焚燒人屋劫殺無算法應抵命盜奮躍攫公案錫硯向公一擲公痛仆地羣吏攢盜毒毆公蹶起一手摩胸一手拉一吏云莫打我這裏不痛矣聞者絕倒現果錄

甲喪妻

笑史云解學士嘗中友人喪悍妻入門曰恭喜繼曰四德俱無七出咸備嗚呼哀哉大吉大利寄國寄所寄下同

天順問詩

楮記堂云天順問曹欽謀反伏誅時有詩曰曹奴發願狂寇逮諸公死亦富學士叩頭如繫犬尚書鎖頸似牽羊萬安稽首稱三叔恭順富兇戰一場寄語滿朝食肉者將何面目見吾皇

馱官人

噴飯集云曹吉祥姪曹欽反既殺寇深又索王尚書翔玉正在窘迫一主事長大多力遠負之逸王後擢此人要津時呼馱官人

笑笑錄

卷三

二十一

劉棉花

成化中內閣劉吉丁艱起復每媚科道以免彈劾宏治改元侍讀張昇數其十罪反為御史魏璋所劾時以吉耐彈目為劉棉花

補缺燈檠

清辨錄云李大壯畏服小君一不遵令則叱令正坐為韓扁醫中安燈蒸熱火大壯屏氣定體若枯木土偶人譚之曰補闕燈檠

四畏

王文穆妻甚悍妒嘗作三畏堂於就園楊文公見而戲曰請改作四畏堂王不悟楊笑曰兼畏夫人見遺愁集 賄路公行

玉堂叢語云陳太常嘗誤入戶部見入稅銀者驚曰賄賂公行至此已極

柳和尚

伯虎紀事云吳令欲於虎邱探茶僧無以應令大怒械繫之僧惶懼知唐解元與令善厚幣求之伯虎拒不納一日出遊乃戲題其枷上曰鬼隸官差去探茶只要紋銀不要賒縣裏捉來三十板方堪托出大西瓜令見而大笑釋之

蘇殊筆

遺愁集云歸熙甫有光崑山人為吳與令每治事升堂胥吏環集擠案旁幾不容坐公怒以殊筆蘸飽捉向之曰爾輩若不速退我使洒將來也

一鳥

笑 笑 錄 卷三

二十二

明季遺聞云楚撫宋一鶴貪懦巧諂以楊嗣昌父名鶴投刺署其名曰一鳥楚人謂之鳥巡撫

俺把你哄

開卷一嘆云永樂初迎天竺真僧來京號大寶王居靈谷寺頗著靈異教人念唵嘛呢叭彌吽侍讀李繼鼎笑曰彼豈有神通其所誦乃云俺把你哄也人自不悟耳

嘲鴛鴦

枝山前聞云正統間鴛鴦王少卿宣玉音洪亮抑揚殊聲觀聽而讚奏之際必多喫誤其貌美髯而禿頂朝士嘲之曰傳制聲無敵宣章字有訛後邊頭髮少前面口鬚多

老人燈

王磐號西樓高郵人李宗同就醫京口遇人故自矜重見之傲

不為禮西樓賦老人燈云形骸憔悴不堪描還自心頭火未消自分不知年老大也隨兒女鬧元宵空同默然

相成驢

胡盧編焦閣老方耳長如驢嘗謂李西涯曰君善相煩一看李久之乃曰左相像馬尙書右相像盧侍郎合之乃一驢字始知其戲

麻叟

客座新聞一朝士麻臉多鬚一朝士面歪而眇一目眇者戲云麻臉鬚鬚羊肚石倒栽蒲草麻者應曰歪腮白眼海螺杯斜嵌珍珠象為絕倒

浴詩

堯山堂外紀云毛栗庵理往謁楊南峰適浴閣者以告不獲見

笑 笑 錄 卷三

二十三

後楊詣之毛亦以浴辭南峰題刺曰君來拜我我洗浴我來拜君君洗浴君拜我時四月八我拜君時六月六吳俗蓋以六月六日浴猫狗云

題匾

有皮匠得橫財造屋求一鄉先生題匾曰甲乙堂匠喜不知像其皮刀錐子也一僕驟富起屋乞士人題匾曰且堂僕亦喜不知僕人作且者開口曰奴家也

懷人詩

列朝詩集云崑山吳山人擴字子充嘗元旦賦詩奉環分宜相公人戲之曰開歲第一日懷中朝第一官使吟到臘月三十日豈能及我輩乎

忠孝娘

稗史類編云有士人年老而納二龍託友命名友以忠姬孝娘名之其人曰忠孝誠美然以名妾則非稱友曰有出處孝當竭力忠則盡命

象奴

太倉陸孟昭為刑部郎嘗往一朝士家投刺云東海釣鯨客過朝士答之亦投刺云西番進象人來蓋孟昭面黑齒白人皆嘲為象奴云

無米無禱詩

義興儲遇一日過金沙鄉篤孝鄧為言絕糧狀因口占曰有口無糧不用愁有糧無口正堪憂真人解得其中意煩惱坑中好出頭儲曰某去年貧無榜亦有口號遂曰西風吹雨聲索索一雙大腿沒下落朝來出榜在街頭借與有樺人家着坐客大開笑 笑錄 卷三 二十四

酒詞

雲間淡酒行香子詞曰浙右華亭物價廉平一道會買過三斤打開瓶後消辣光馨教君雲時飲雲時醉雲時醒聽得淵明說與劉伶這一瓶足足三斤君如不信把秤來稱有一斤水一斤土一斤瓶

太白墓詩

蓬軒別記云采石江頭太白墓在焉人題詠殆徧或書一絕云采石江邊一坏土李白詩名耀千古來的去的寫兩行魯般門前掉大斧

申許互誚

世說補編云許國與申時行約至一處議事許曰此纔午時未及申時行乎申應曰既以身許國不得不爾

吏部試

應履平為德化令滿考試吏部論優而貌不揚不得列上乃題詩部門云為官不用好文章只要鬍鬚及胖長更有一般可笑處衣裳襤得硬糊糊

談報應

解頤贊語云人有盛談輪迴報應者曰慎無輕殺凡一牛一豕皆作牛豕以償至螻蟻亦罔不然時許文穆在坐笑曰莫如殺人眾問故曰那一世實債猶得化人也

三蘇

近俗尚三蘇文字遇試主司批曰宛然蘇子口氣或曰深得蘇氏家法即中式矣有一士笑曰眾人皆有蘇子倚靠偏我獨無耶於是論策中嘗引證曰蘇子有言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笑 笑錄 卷三 二十五

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又曰蘇子嘗云良醫不能救無命強梁不能與天爭仲尼棲棲墨子皇皇憂人之甚也又云此蘇氏所謂察微慮深慎在未形者也亦漫批曰此子固嘗留心於三蘇者但不飽熟耳生乃作詩曰曾見東坡面目無試官驚得震蘇蘇分明指與平川路一個佳人兩丈夫一時傳誦蓋始之蘇子蘇秦也繼之蘇子漢書蘇竟也終之蘇氏寶滔妻蘇蕙也

獻世

噴飯錄有孝廉為京官頭文獻世家於門一夕人以紙糊其兩頭曰獻世孝廉命僕罵於市一夕又糊其文字一點曰又獻世孝廉怒罵如前則再糊其家字一點曰獻世家

雪詩

梅窗小史云益都趙秉忠狀元及第青州府縣公宴值大雪聯

吟道曰剪碎鵝毛空中舞府曰山南山北不見土縣曰琉璃碧瓦變成銀公曰麪糊糊了青州府左右皆匿笑

死禿村牛

嘯虹筆記云一高僧乞大老一詩大老贊之曰一夕靈光透太虛化身人去復何如愁來不用心頭火鍊得凡心一點無後一士見之曰此死禿二字也又休邑南鄉三溪俗稱村人為牛有入泮者西溪俞某贈聯云頭角崢嶸異日必為天下宰羽毛豐滿今秋定見月中人亦巧於諂人者

媚

座右編閭朝隱為武后禱疾後張元一畫代襍圖以進后大笑鄙其為人成敬奇省姚崇疾對崇涕泣懷中置生雀數頭向崇祝而放之願令公速愈崇惡其詔曰此淚何自而來遂不復接

笑笑錄

卷三

二十六

遇

徐晞

兵部尚書徐晞出身胥吏與狀元某同入學官某指夫子像曰認得這位老先生否晞曰認得這位老先生是不由科甲出身的見蓉泚集

活西游記

笑史萬歷中一人號醒神自云數百歲曾見高皇張三丰又云歷海外諸國萬餘陳眉公曰聽醒神語是一本活西游記

祝知府

神史南昌祝知府以廉能名甯府有鶴為民犬昨死府校訟之曰鶴有金牌乃吾王賜祝判云鶴雖帶牌犬不識字禽獸相傷豈干人事竟縱其人

紗帽

珊瑚網太監谷大永迎駕承天所至暴橫官員接見多遭斥辱必先問曰你紗帽那裏來的一令略不為意大永斥問如前令曰我紗帽在十王府前三錢五分白銀買來的大永一笑而罷令出眾聞之曰中官性陰一笑更不作威矣眾嘆服

題寺壁

霍尚書輅欲營寺基為宅浼縣令逐僧僧留書於壁云學士家移和尚寺會元妻臥老僧房霽愧而止

多子少子

某布政請按臺酒坐中布政以多子為憂按君止一子又憂其少吏在傍云子好不須多布政問之因謂曰我多子汝又云何吏曰子好不愁多二公大稱賞

笑笑錄

卷三

二十七

念佛

鄱陽何梅谷英老妻好事佛晨夕口念觀音千遍梅谷止之弗聽一日呼妻至再至三隨應隨呼不較妻怒曰何咄噪若足耶梅谷徐答曰呼僅二三汝即我怒觀音一日被你呼千萬遍安得不汝怒耶妻悟而止

岳子方

音德錄岳正字子方為修撰英宗嘗曰好個岳正只是大阻後謫成於邊自題像曰好個岳正只是大阻從今以後再敢不敢公性不能容人或謂曰宰相肚裏好撐船公曰順撐來可容縱橫來安得容耶

偶然

曾鶴齡會試日與浙中數舉子同舟率年少狂生談論風起會

爲人問默各舉書中疑義輒翻不知衆曰凡夫耳偶然預備有遂以偶然呼之既而衆下第曾占榜首乃寄以詩曰捧領鄉書關九天偶然趁得浙江船世間固有偶然事誰料偶然又偶然

時令不正

有官人夜飲溫室語人曰今冬溫暖若是時令不正也從人於門外頓足曰外間時令却正

改舊詩

元時無名子改舊詩題西湖云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一時休馬通熏得遊人臭直把杭州作滿洲

比

余友桐城方爾止歿已多年忽見於此詩曰從來詩酒是冤家腸斷西風又日斜初到黃泉無所見閻王依舊戴烏紗

笑笑錄

卷三

二十八

遇盜詩

續巨史沈文卿家居盜入其室沈吟云風寒月黑夜迢迢辜負勞心此一遭只有破書三五册也堪將去教兒曹

唐車

唐車字守之徽州人每以魁元自負雖累蹶場屋而志不怠鄉人謂之曰徽州好個唐車哥一氣秋闈走十科一經魁解元荷包裏爭奈京城煎絡多唐車之益勵後竟連捷狀元

丁酉科場

順治丁酉方猶錢開宗典江南試榜後諸生哭於文廟有以首題作黃鶯兒曰命意在題中輕貧士重富翁詩云子曰全無用切磋枉工往來要通其斯之謂方能中告諸公方人子貢貨殖是家風

獨木橋

萬歷間學使喬公按臨督一目性嚴毅諸生謂之獨木橋謠曰秀才擺搖搖難過獨木橋過了獨木橋依舊擺搖搖慈考生吟哦搖首發紙封其巾於几或柱封紙若斷巡役攪其巾去繳卷時禿首者另置一束文雖佳下一等一點者失巾潛棄網巾改作未冠而出又一生在位則吟曰稟上宗師大人一箇蒼蠅在鼻上飛來飛去痒癢嬉不敢擅動乞差皂隸驅逐開去待生員好做文字諸生聞之哄堂大笑封紙盡脫不能槩治止黜是生云刻麻瑣語下同

邱的篤

天靈寺富僧物故凡往弔者厚有贈貽名曰程儀同時鄉紳鍾姓者效之有諸生邱某形體侏儒人謂之邱的篤素不相識利

笑笑錄

卷三

二十九

其贈而往弔旬日數四喪主訝而問曰先人存日未嘗見公往來邱曰死的肚裏自知聞者絕倒

雷謔 獬廌截角

袁御史景文凱善謔洪武中雷擊人家亭柱袁撰俚詞爲笑後雷震田父題於長安門曰雷哥哥近前來我和你說箇緣由耕牛田父與你有甚冤仇怎麼不揀一箇大得人憎的與他一箇辣手後伴狂家居故人朱慶餘乘長耳過門景文揖之曰朱慶餘驢朱曰此畜生非驢乃獬廌截去角耳都公謔

一字笑話

陳君佐揚州士人善滑稽太祖愛之嘗令說一字笑話請俟一日上許之君佐出恭警人善詞話者十數人詐傳上命明日諸警畢集背負琵琶君佐引之見上至金水橋大唱曰拜請警倉

皇下跪多墮水者上不覺大笑

丁祭彈文

滁州劉侍郎清少爲州學生過目成誦嗜酒好譔嘗丁祭畢諸生爭取祭物劉公略不之顧戲作彈文揭明倫堂壁曰天將晚祭祀了只聽得兩廊下鬧吵吵爭胙肉的你精我肥爭饅頭的你大我小頭回德行人見了徽微笑于路好勇者見了心焦燥夫子喟然歎曰我也曾在陳絕糧不曾見這餓孽既而醉臥忘之明且御史下學見壁上字召諸生責之獨奇公不責也

教坊墓志

正德中教坊莊賢素多貴其父卒求墓志於浙江一主事不能撰託一友爲之其間有云君配某氏有賢德三女皆適名族時人傳以爲笑

笑笑錄

卷三

三十

詩驚番人

慈谿楊名父爲詩敏捷下筆千言不屬草一日余與楊君謙同會名父儒壽立成數律君謙曰君才敏捷倘奉使外國足以驚倒番人名父曰吾詩不行於中國僅可以驚番人乎相顧一笑

京官不用傘

京朝官不用傘惟狀元歸第用之後南京官稍稍用之特兩簷青傘而已嘗有兩人相戲北曰輸我腰間三寸白蓋嘗常朝官有牙牌也南曰多君頭上兩層青明其記下同

太極圈

吳康齋與弼召至京常以兩手大指食指作圈曰令太極常在眼前長安浮薄少年競以薰蕕投其中戲侮之公亦不顧健忘

陳翰林音嘗調客還既入門忘其爲家也周視室中見壁上字

軸曰吾家物甚似之又見其子從內出曰汝何爲在此又嘗具饌邀客預訂期日及是最忘之反詣客共談將午不申宿約客留之飯而家人來促又疑他人來召此主人怒謂之曰汝請主人去我竟何如及升諭德因會僚友或潛以編修牙牌懸其帶伴驚曰公尙編修耶茫然自失久之乃曰想是誤領牌耳又所乘馬因病足賣去已買新馬偶病不乘借得舊馬驚曰新馬亦病足耶其下曰此借來舊馬也頃焉又曰舊馬已賣耶及爲太常見李文正公冠有纓曰君冠多一纓何也文正答曰君冠亦有之何以爲問乃相顧大笑李作詩戲之有十年猶未識冠纓之句昔劉儀同舍見其子猶不悟與此何以異哉

阿丑

笑笑錄

卷三

三十一

成化末內官阿丑年少機警善作教坊雜劇保國公朱永治居第私役軍士頗衆丑扮兩人於上前一人誦詩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擊之曰何爲誤八千爲六千答曰二千在保國公家造房上疑之令人密覘果然保國懼即日撤工

度田

賈似道度王田甚急閭閻不得寧息有人詩云失淮失蜀失荆襄徒把江南寸寸量縱使步天長萬丈也應不是舊封疆又盛販私鹽貨於吳下有人詩云昨夜江頭湧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錢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要許多北實瑣語下同

道考詩

于熬山江西人童學西嶽考政甚精見年長者輒降黜惟卯角者俱復留秀才有已冠而作卯角以倖免者一人詩云戴弁峨

峨已數年於今卯角且從樽時人不識于心苦將謂偷閒學少年

仲翁

蘇州通判某寡學不識翁呼為仲翁人有嘲之者曰翁仲如何作仲翁讀書全未有夫工想來難入林翰院只好州蘇作判通

素娥

杭州妓者多鬻身遊各一妓號素娥為飲商所濠吾鄉黃南谷過之見壁上小像書曰淡紅衫子淡紅裙淡淡梳妝淡點唇只為一身都是淡將來付與賣鹽人

按此詩或作錢鶴灘所題杭州或作揚州

張幼子

笑 笑 錄

卷三

三十二

張幼子獻翼好為奇詭之行置有五色鬚每出榜之袖中不數步輒更帶焉又每日令人懸牌於門或書張幼子賣漿或書張幼子賣舞或書張幼子賣俠或書張幼子賣痴見者無不捧腹耳新下同

學博文移

石城縣一學博好於文移掉弄書句嘗以事召諸生有名儼名侃名軌名為光及姓熊名兆植者未赴即朱書實之曰王子侃侃侃如也王子儼望之儼然熊子兆植其真惟熊惟熊者乎陳子軌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曾子為光未得螢火之光先學滔天之勢此五人者得無有伍子胥之意乎聞者絕倒

越俗掃墓

越俗掃墓男女皆脫衣露體如鼓如雷州人游湖中人之家

用平木屋饋贈男女分兩載坐不鼓吹先聲謔之曰以結上文兩節之意下同

飲茶

惠泉不渡錢唐西與脚子挑水過江喃喃作怪享有精神造大父飲茗問曰何地水曰惠泉精神顧其僕曰我家逼近衛前而不知打水吃切記之又董日鑄先生常曰濃熱滿三字盡茶理陸羽所著茶經可燒也

體餘充倖

曹唐初為道士太和中舉進士作游仙詩才情縹緲岳陽李員外每吟其詩而慕之曹往謁李倒屣而迎見體餘充倖戲曰昔未親儀標將謂可乘鸞鶴此際接晤竊恐壯水牛亦不勝載南瑣記下同

笑 笑 錄

卷三

三十三

呂溫詩

呂衡州溫善謔子厚在柳州溫作詩曰柳州柳太守種柳柳江邊柳館依然存千秋柳拂天南公至黔州溫又作詩曰黔南太守南郡向雲南開向南亭醉南風變俗談

犬吠雪

出東江門蕭客或登湘南樓會宴則經靖江府後過伏波山下人家犬皆寒吠路傍前驅者莫之逐也聞以語人人笑曰想子必是雪耳

竹詩

祝隣初名似華為吳江令初到以風力自命時南澤董氏有田數萬在吳江祝立意苦之未幾以暮夜得解有人作詩曰吳江勁挺一莖竹繞蓬萊雨使紫綠青枝一夜透千梢登時改節灣

灣曲時董吏部號青芝用事沈醫生號春宇葉六則心腹書吏也又吳江呼現錢爲稍故詩語云然做帶齋餘談下同

蟋蟀

門蟋蟀之戲宣宗最喜之嘗密詔蘇州知府進千個一時語云促織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語至今猶傳蘇州術中武弁聞尙有以捕蟋蟀比首虜功得世職者

東瀛比東坡

太常孫隆在江南織造時修葺西湖諸古蹟一時誦其功有人以句於湖心亭壁云東瀛本是古東坡與復吾杭勝事多王比部志堅時爲諸生見之續其後云何來謔子盡情呵其奈東瀛沒胛何未數日已聖之矣

明憲宗

笑笑錄

卷三

三十四

憲宗口吃給事中施純奏改用照例二字於奏答之際玉音遂琅然立擢侍郎至尙書時人語曰何用萬年書兩字做尙書又嚴嵩奏無錫顯可學有奇藥上立召之可學惟煉童男女洩液爲秋石謂服之長生世宗餌之而驗進秩尙書吳中語曰千場萬場尿換得兩尙書蓋吳中尿書二字同音也

酒令互揭

陳留人劉際明起家進士以御史出守畿南爲人倜儻不拘小節會縣令高某頗有才一見莫逆遂略堂屬之分宴飲戲謔爲常時別駕某推野老悖待高反不能如五馬之忘形高心厭之一日酒闌別駕舉一令曰左手相同絹綾紗頭上相同官宦家若不是這官宦家如何用得他許多絹綾紗其語實鄙俚高益憎之乃曰左手相同姊妹姑頭上相同大丈夫若不是吾大丈夫

夫如何弄得你許多姊妹姑別駕大怒罵坐而起劉續之曰左手相同糠糲糲頭上相同尿屎不吃這些糠糲糲如何放出許多尿屎屁意欲兩解之而別駕愈怒遂致互揭同去

四喜詩

向有四喜詩曰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挂名時成化戊辰有廣文登第山陰王對南相公每一句加二字曰十年曰萬里曰和尚曰教官以謔之已堪捧腹至萬曆壬辰翁青陽太史以浙中教職輪大魁館中又於七字下增曰甘雨又帶珠故知爲所徵和尚爲駙馬教官得狀元一時以爲無復加矣近有覆試被斥者改四喜爲四悲曰雨中冰雹敗稼故知是索債人花燭娶得石女金榜以覆試除名借以竊案亦可大噱

笑笑錄

卷三

三十五

判僧止

世傳納粟監生不能文者可成勸其入試乃自批其卷云因怕如此所以如此仍要如此何苦如此其說久矣偶見唐末韓建爲華州節度使思僧不檢特設僧正不意所擇非人僧徒愈肆肆判云本置僧正欲要僧正僧既不正何用僧正使僧自正曳白生與之啗合而少一轉語宜如建所判足之曰直免如此

制卷弟

戚畹李文全生長富貴未嘗就傅有婿曰錢振民偶饋物與其子適爲父全所見索刺觀之則書制卷弟蓋方丁艱也閱之大怒碎其刺答其僕而遺之錢出不意急往謝罪乃云汝不過我長婿安能制其小舅何敢作爾許稱錢心知其謬乃請此後當用何稱入本曰只寫姊夫生可也時傳爲笑

星士

嘉靖季年政以賄成入貲即補美官又告訐每得上賞而大臣倖進者一失意立見誅夷時人嘲之云近日星士出京途舊知問以何故南歸曰術不驗無計覓食耳向者官印相生者方貴今則財旺生官矣向者正官正印方貴今則偏官偏印俱處要地矣向者身居祿命方貴今則殺重身輕即為大官至死不顧矣此所以棄業耳雖寓言亦善諷矣近年科道各為上騰計建白殊渺又有作裁縫問答者一言官呼製袍服靴問僕云汝主為新進衙門耶抑居位有年耶抑將候升者耶呼者曰汝但往役何用如此絮聒縫匠曰不然若初進者志高氣揚凌轢前輩其胸必挺而高袍宜前長後短既據要途稍久世態熟諳驕氣漸平則前後宜如恒式倫及三考則京堂在望惟恐後生搜扶

笑 笑 錄 卷三

三十六

疵穢過其大用惟俯首鞠躬連揖深拱又得前短後長方稱體此雖尖刻而實酷肖

錢同愛

吳人馬承學好騎乘其友錢同愛戲曰馬承學學乘馬汲汲而來馬應曰錢同愛愛銅錢孜孜為利可謂親切

爭雪

慶陽以北水皆鹹苦不堪飲土人遇雪貯之土窖以供用環縣有二教官約有雪則均分一日西齋所得較多二教官遂開於堂有人嘲以詩云連城瑞雪滿瑤宮或在西階或在東兩個教官爭不了如何弟子坐春風

隸卒吟詩

太僕張素庵言洛中隸卒長脚王者素不識字一日在地復甦

遂喜吟詩見物輒詠前二句鄙俚後二句似有意趣蜂房云好個蜂窩兒恰似半截藕同堂生子孫各自開戶牖咏鷺云好個鷺絲兒毛羽甚皎潔青天無片雲飛下一團雪好事者錄得數百首

渺渺小子

書曰渺渺子末小子隆萬時有大僚上政府名帖云渺渺門下晚學生是亦有所本與漢上老舌

賞松會 水晶

楚中劉茂才述其嘗遊某地一友拉飲東曰賞松會劉疑松何言賞三則園植一松長四五尺酒間主人問客貴鄉有此奇卉否劉曰敝地乃日以為薪主人疑其誕且藐視名植色甚不喜一客曰劉君甚言其地之多非君佳植也主人色始定又鄭笑 笑 錄 卷三 三十七

大卿在京都一室出寶玩示且云得自重價裏以繡襖開視乃一方水晶也大卿都不一顧徐語以吾鄉廣有價可數百文耳客終不謂其然二事殊相類冷賞

約同死

靖難兵起衛府紀善周是時與楊士奇解縉胡濙金幼孜黃淮約同死義既而金川失守自衛獨自經死後楊士奇為作傳語其子曰當時吾亦同死誰為爾父作傳聞者笑之通鑑紀事下同

媚王振

正統間王振用事郎中王佑以諂媚超擢工部侍郎佑美貌無鬚善伺顏色一日振問曰王侍郎何故無鬚對曰老爺所無兒子安敢有鬚者諂之

善哭除郎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12 版反內

余澹心似與楊炯伯書云昔梁武帝好佛聖臣書疏稱皇帝若
薩王莽兵敗率羣臣至南郊大哭令天下諸生旦夕會哭善哭
者除叶嗟耶此皆讀書者所未知指出以當一噱

論詩

施偉長與徐巨源云余最愛方棠陵語張崑崙山人曰君詩固
佳而少情實如無山稱山無水稱水不歌而唱弗成而哀情實
安爾答曰風人婉詞託物若文之思后妃豈必臨河洲見關雎
耶如祖餞甯必攜百壺酒而云清酒百壺惟筭及蒲若據情實
老酒一瓶豆腐麪俱可與粘泥柳絮收入眉山夾袋矣聞者
捧腹

餅錢

一人入餅肆問餅值幾何館人曰一餅一錢食數餅如數與之
笑笑錄 卷三 三十八

館人曰餅不用麩乎應麩錢若干食者曰是也與之又曰不用
薪水乎應薪水錢若干食者曰是也與之又曰不用人工爲之
乎應工錢若干食者曰是也與之歸而思於路曰我愚也哉出
此三色錢不應又有餅錢矣

染布

一人買布一疋價百五十令染人青焉價三百既染矣踰年而
不能取染人索而索之曰若負我錢三百何久不與吾訟汝買
布者跪而請曰我布錢百五十矣再益百五十其免我乎染人
得錢而後釋之

避忌

一人多避忌家有慶賀一切尙紅客有乘白馬者不令入廐有
少年善諧謔以朱塗面而往主人訝之生曰知翁惡素不敢以

白面取非也滿坐大笑主人愧而改之

陰陽生

閩中一醫姓陰其妻陽氏人謂之顛倒陰陽又戲稱其子爲陰
陽生近事預言

道兄官弟

予同年劉世光作教泰州士有從陽明之學者彼此以道兄呼
而州人王貢分敬嘆其兄嘗名呼貢貢謂兄曰吾今已有官
不可呼名當以官弟稱矣予謂道兄官弟自是切對時有廣西
上陳州同知劉君在坐因言陳州土官趙元恩年幼其母與陸
監生通元恩常以契父稱之而土人稱土官之妻曰官娘契父
官娘又是一對皆新聞可哂

陸泉

笑笑錄 卷三 三十九

成化間刑部郎資深者有常陸泉麗本金文二人皆善戲謔
泉面黑齒白文嘲之曰黑象口中含玉齒泉應聲曰烏龜背上
嵌金文泉自以年深富有不次之權道逢陸尙書瑜大理卿王
槩聚肩與齒口號云陸老前頭去王公遂後來明年二三月也
有騎兒擢諸公聞而惡之遂有福建參政之擬將行察案之
復對客吟云非是區區欲大參奈因兩鬢雪髮幾諸公側耳朝
端聽一道清風振斗南後又寄語諸故舊云再三覆上衆哥哥
人事無多沒奈何只有封書並手帕並無綴定與紗羅聞者益
怒遂不復進云

鳴食馬

石門富室子好嬉戲家畜馬數隻嘗於家街把妻上馬鞭之
馬驚急銜銜而懸馬出而人駭率以入見其婦猶在街梁

因共聞知又見門蟋蟀者喜以馬易之一日蟋蟀逃入石岸毀岸竟之蟋蟀窮入木為隣鴨所吞怒碎其鴨鄰人哄償金而止一時嘲為鴨食馬又有白馬里人某性與相類見鄉人母猪以爆震之立死又見賣燈草者從後投以火草頓盡以為笑樂均賠償乃已後亦破家近錄下同

有人騎驢訪友過午未飯至一家道其情主人曰適飯罷無以佐餐奈何言次適聞鴨鳴於內客知其吝也乃曰既無肴不妨宰我驢以下飯也主人曰如烹驢客何以歸客曰頃聞鴨鳴可借君之鴨跨之而歸爾相與一笑此事與前皆說鴨也因連及之

砂鍋容治坊

有富家子幼孤母不知教雖延師而不事詩書惟飲酒食肉而

笑笑錄 卷三 四十

已厨有砂鍋一具朝暮不絕肉比冠婚家漸落遺業盡亡或指砂鍋曰勿小視此能容治坊一所蓋其家食肉率取給於治坊資本數千金悉耗於肉食也

奴揮扇

箬溪顧先生應祥官巡撫家居暑中有兩司訪之呼田間老奴揮扇奴取小杌坐於後先生不覺也既覺詰之奴答曰汝有風足矣何管我坐為主賓大笑此奴不可謂知禮然應仕而風味若此山家真率令人歎羨不置近古錄

卿之葬具

徐之才嘗以劇談調魏收收熟視之曰面是小家方相之才答曰若爾便是卿之葬具清言下同

巷白世

李雲卿弟舍人百季身之海其馬數十匹馳過未有閭人騫謂季曰何故使官季詢其故騫曰巷伯乃同趣馬詎非使官季大笑

別後關干

王元景與梁劉孝綽送之泣下元景無淚謝曰卿勿怪我別後當關干耳

姓謔

盧思道戲封孝騫曰卿既姓封合宗封豕答曰卿姓盧應祖盧令

太山之力

元宗封禪太山張燕公為使女婿鄭鑑本九品官舊例封禪後三公以下皆轉一級鑑因說鑿鑿五品兼賜緋會大酺元宗見

笑笑錄 卷三 四十一

鑑恠問之鑑無詞以對黃縉綽曰此乃太山之力

東坡語妙

王介甫與東坡論揚雄投閣為良臣之妄劇秦美新亦後人託坡曰某亦疑此不知西漢果有子雲否

眼熱

王新建始入朝帶冕服有帛蔽耳一朝士嘲之曰先生耳冷耶答曰我不耳冷君自眼熱耳

割夫勢

汪司馬開口必掉文其子婦妬割其夫勢家人走報時客滿坐驚問故司馬應曰兒婦乃下兒子屬刑

集四書語

許中丞與軍裝時道宋氏奴會時人語曰微服而過宋何許

子之不憚煩

嘲李于鱗詩

有遷楚藩者李于鱗以詩送之云江漢日高天子氣樓臺秋散
大王風一客笑曰二語似賀陳友諒登極

多目多手

嚴嵩用事時有怪見於京師其形多目多手問朝臣無識者時
王元美為郎謂人曰人自不察耳此最顯而易見人問故王曰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是道甚的

手重五斤

陸餘慶為洛州長史善論事而謬於決判時人嘲曰說事即咳
長三尺判事則手重五斤

罵人見窘

笑笑錄

卷三

四十二

尚書王復怒衆武弁罵曰此屬皆犬彘所生一千戶粟曰宋某
之母乃太宗皇帝永甯公主王大慙

不識士衡

劉道基封管道侯凡鄙無識或詰云陸士衡詩管道無烈心何
意道基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班固不入選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歎班固大才而
文章不入選或曰兩都賦燕然銘並入文選何言無由古曰此
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

刑于寡妻

謝宣城妻是王敬則女以父怨常懷刃欲報眦眦不敢相見及
為吏部郎沈昭略謂曰卿人地之美無忝此職但恨刑于寡妻

彭祖面長

漢武帝語羣臣相書云鼻下人中長一十年百歲東方朔在側
大笑有司奏不敬朔免冠曰臣不敢笑陛下嘗笑彭祖面長耳

芝麻通鑑

吳俗好用芝麻煎茶市中有以零本通鑑者一人頻買積數
十頁好以其中語掉舌人問始末輒窮云我家芝麻通鑑止此
耳偶記下同

既庶矣又何加焉

海虞孫艾字世節為人磊落譚論風生使人頤解嘗偕友人過
某縣治見有帶枷于庭者友人因論次謂此君法甚平怒孫笑
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金雞

笑笑錄

卷三

四十三

一茂才甚樵魯嘗過余山房遇費文孫坐定文孫謂曰卿別後
殊進望之似木雞矣其人怫然曰君便是金雞

良知何色

一士從王文成學初問良知率然問曰良知為黑為白一坐失
笑其人慙而色赭士徐曰良知非白非黑其色正赤耳

臥遊

但澹生豪爽不羈鄉試策問籌邊對曰愚嘗徧歷九邊而洞悉
其要害本房驚嘆屬之得雋往調師稱曰君茂年書生乃能如
是可為罕有但正色曰門生止識一豫章城外此足跡寔所未
到特臥遊耳雋區下同

無網之災

湯臨川善謔有某先達以事觸衆怒致扯去頭巾湯謂客曰某

今有無繩之安客問為無妄耶湯曰他人則無妄某乃是無繩耳

短視四書語

余目短視而暮夜熹微之下人皆不見余反能見細字或謂余曰君所謂明足以察秋毫而不見與薪矣余曰不然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一坐皆笑

臧武仲老大人

蘭溪童茂才平時不好學衡文者將到乃晨起焚香虔禱直取四書展開憑手所指得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次早復然隨偏竟此題佳文讀熟此外一無所記也試日進號實不勝榜腹之懼惟默念臧武仲老大人保佑云云至題出果然遂高等

武人笑柄

笑錄 卷三

四十四

張氏據平江有將呂珍守紹興參軍陳庶子饒介之在張左右一日陳賦詩饒染翰題一紙扇以寄呂云後來江左英賢傳又是淮西保將家聞說錦袍酣戰罷不驚越女采荷花饒素負書名詩亦俊麗呂忽大怒曰吾為主人守土萬死兵刃間豈務愛女子者耶見則必殺之元帥李姓者頗著功勞一士人投之以詩將有求焉詩有黃金合鑄李將軍之句李大怒曰吾勞苦數年始得元帥乃復令我為將軍乎命帳下逐出之二事正相類

櫻耕錄

笑笑錄卷四

獨逸儒士手編

三不要

一年老令君大書縣治之前曰三不要注之曰一不要錢二不要官三不要命大早視之每行下添二字不要錢曰嫌少不要官曰嫌小不要命曰嫌老殊可發笑

老爺

前明大內貓犬皆有官名食俸養之者例稱老爺

出案

張虛江先生初應童子試有名將赴府試辭別其父曰已出案欲往府其父本操舟為業橫應可笑驚曰兒有何病出汗耶

石背

笑錄 卷四

一

閩中荔支葉下蟲曰石背荔香時石背滿則全枝脫蒂為害甚烈果司署堂前荔半熟某公將宴客恐飽雀鼠命吏守之吏曰今年石背多公曰十倍多正佳耳吏愈答愈不明至搖頭洒泣滿堂匿笑同小記下同

鄭驚鷺

潼南鄭略思觀察初見屠緯真屠問曰先生尊字答曰略思屠曰唐有鄭鷺鷺能詩今又有鄭驚鷺奇哉一坐大笑

荔大如瓜

子嗜瓜入關尤好荔支嘗謂安得瓜甘如荔荔大如瓜後食北方文官果味美甚而苦其殼大而無當實小而僅存因笑謂友人向欲荔支大如瓜今但望此君大如荔支吾事足矣眾咸大笑

矇瞎

黔人苗人稱天子為京裏老皇帝稱大小官府皆曰皇帝其私稱官府則曰矇粵西稱官曰瞎矇矇之稱殆一字之褒耶

浴睡

金聖嘆訪友主人辭以浴問其子則曰睡矣聖嘆曰乃尊向在獄中乃耶又為罪人耶丹午雜記下同

金聖嘆

金聖嘆館一富室係石匠出身主人惡作對聯須確切不移因書蓮門來軒冕石戶出公卿又代人作家書云分付娘子細細措措有人來借切莫與他釘鞋又一札男出外叨祖宗福陰一路平安園中豬長不長母親孕懷不養家人倘有空王夫要每

笑笑錄 卷四

二

日搓麻繩三百丈搭搭延葉豆棚家中光棍切莫放進光棍者大兄二兄也後門惡犬須要謹防惡犬者大叔二叔也黃豆與搵菜食之有胡桃滋味方不可使南貨店知劉姑夫一路吃糕不肯與我一塊此番不中天理昭彰忙中不寫大萬字寫方字少一點之省文萬字劉子即劉字慎勿認為九二碼子以屬切屬又見人鋪地平笑曰一平如洗又其被逮之日金方出恭隸人守之金曰此之謂公人又歲試作以杖叩其肚闕黨童子將命題中段云一叩而原壤痛矣再叩而原壤昏矣三叩而原壤死矣三魂渺渺六魄悠悠生於闕黨而化為童子矣孔子曰此吾之故人也使之將命可也以此考六等桃紅糞桶而出蓋明俗謂之歸農也遇黃岡翁先生於門黃曰君又何至於此聖嘆曰吾豈不如老農均堪絕倒

批詞

康熙五十八年三韓楊公朝麟為吾蘇方伯其批呈訴脫去窠白記其一二可發笑者判婦以強姦訟者云爾婦婦也乃入人之室坐人之床飲人之酒如是而猶謂之強可乎試問閨門吊橋上來千去萬之人有一個信你的本司使准你又批女尼訟其徒孫嫁人者云小尼姑脫却袈裟便穿衲襖正佛家所稱不二法門也爾獨何心乃欲使之老死空門乎爾如見獵心喜不妨人云亦云又南濠陸元公納妓為妾其夫以強佔控公訊明非佔伎願削髮為尼名曰願修公判一律與之末二句云清涼禪榻應無夢不是強修是願修又判另案以髮妻被佔控者云前陸元公一案某以謀佔來告本司庭審之下乃是一個烏龜今爾亦來告本司子細想來必定也是一箇烏龜某人現在柳

笑笑錄 卷四

三

號示眾爾於某人放柳之日速即來此本司即將柳某人之柳柳爾之頸免得又汗本司一面新柳也又判賣古董被騙者云爾自謂善識古董騙人財物今亦遭人騙觀戲場上大騙小騙甚至鬚鬚多被割去其下場時不過大哭一場而已幾曾見其告狀爾何不攜陋巷之瓢提印之杖負曾子之簣向東郭婦間乞祭餘以驕妾婦否則吹伍子胥之簞行乞吳市中豈無捨太公九圍錢者儘可謀生不必與訟又批控煙花設局者云不入花叢焉知春色如許又批長隨投充手本一字曰來又吳撫軍存禮父曾任吳令好事者請建祠堂公批一字曰慘俱堪捧腹

左趙對 糊貢院字

康熙五十年江南主考左必壽趙督學總督噶禮通同賄賈事

敗諸生爲對云左邱明有眼無珠趙子龍渾身是膽一夕或糊
貢院二字改作賣完

兩股

明某公少美貌頗有隱疾及爲浙江學政待士子苛刻諸生貼
一聯於照牆云八股何如兩股好前場不比後場通

還銀

趙某以微員赴京候選向戚借貸次日戚贖百金趙忽退還曰
京中慣用紋銀不用元絲祈換准

妖賊

妖賊王始聚衆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其父爲太上皇兄征東
將軍征西將軍慕容德討平之斬於市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
所在始答曰太上皇蒙塵在外征東征西俱罹亂兵唯朕一身

笑笑錄 卷四

四

獨無聊賴其妻怒之曰一生止坐此口奈何復爾始曰皇后自
古豈有不亡之國不破之家耶行刑者以刀鏗築之乃仰視曰
駕即崩矣至於訖命終不改帝號見於史傳

圍駭

會稽仇滄柱立於門某乘馬過謂曰圍字如何寫仇曰不知請
教草駭之駭字如何寫某笑而去

膚腐

江西舉人艾子子會試場中代其作文主試項煜批艾文膚某
文腐士子傳爲笑謂艾與其夫婦也艾大怒因刻文稿痛詆項
於序中以洩忿

跪求

甲向乙借銀乙不允甲跪求稱老爺旁人以爲太過甲曰少不

得日後他也如此樣

告荒

有告荒者官問麥收若干曰三分又問棉花若干曰二分又問
稻收若干曰二分官怒曰有七分年歲尙推稱荒耶對曰某活
一百幾十歲矣實未見如此奇荒官問之曰某年七十餘長子
四十餘次子三十餘合而算之有一百幾十歲哄堂大笑

伯虎對

唐伯虎代市人寫對生意如春意財源似水源其人未慚必
顯而易見者唐再書云門前生意好似夏月蚊蟲隊進隊出櫃
裏銅鑊要像冬天虱子越捉越多乃大喜去

祝壽拜年

李某富而無文一日祝友壽行百壽令數至百齡李曰我已壽
笑笑錄 卷四 五

笑笑錄 卷四

五

終請別位行令又新正賀年友適坐屋督工立瓦礫場投帖而
去後日途遇謂友曰新歲造府值兄在磚塊之中未敢進見

祝撫軍壽

陝西一縣令祝撫軍陳文恭壽一聯云韓南山之竹書壽無窮
決東海之波流福難盡撫軍嚴批申飭

冷泉亭

杭州飛來峰下有冷泉亭亭懸一聯云泉是幾時冷起峯從何
處飛來佳對也或批其旁曰仲錢塘縣查報聯遂撤去

無竅得緊

江南某木匠適上供奉當道款之吳梅村先生亦在坐演戲吳
有心點欄柯山全部優人以爲有碍木匠剛淨出場改稱石匠
吳謂匠曰有竅得緊少焉張別古罵買臣妻曰姓朱的有甚虧

負了你或作你難道忘匠謂吳曰無竅得緊吳不終席去

琥珀

山陰祁駿佳字季超頗嗜奇嘗營生墳置棺槨以不材木為之棺小於槨七寸人訝之則曰聞松脂入地千年成琥珀吾納諸棺外槨內不材木取其速朽木朽而吾長寢於琥珀之中不亦快乎坐有滑稽者笑曰假如遇防風喬如巨無霸握琥珀以為扇墜則先生亦不得安寢矣祁默然

兩朝領袖

錢牧齋嘗曰老夫領學前朝取其寬袖依時樣取其便或笑曰公可謂兩朝領袖矣又嘗戲謂柳如是曰我愛你為個頭髮白個肉佛君曰我愛你白個頭髮烏個肉當時傳以為笑

張獻忠

笑笑錄 卷四

六

張獻忠時夾江偽令王某進荔支於賊剖其中漬以鹽賊大怒令近侍王珂就近殺之既去左右曰彼鄉人也不識好惡罪不至死獻忠曰你說得是即傳旨為奉天承運皇帝曰曰王珂你回來饒了這夾江那龜知縣罷偽詔有人藏之

懲賴

保定督楊文岳招安袁時中李白遣夏邑令入其營時有舊帥某僂時中之僕時中怒乃繫令於樹裸而戴紗帽令賊鞭之俾赤體跳躍以為戲文岳從城望見乃麾軍攻破之奪令而歸令吳人也操吳音哭訴曰袁時中真正懲賴左右大笑

開科詩

國初開科取士諸生皆高蹈遠引次年丙戌補行鄉賦告病諸生俱出滑稽者作詩曰天開文運舉賢良一陣夷齊下古陽家

裏安排新雀頂腹中打點舊文章昔年曾恥食周粟今日翻思喫國糧豈是一朝頓改飾西山薇蕨已精光

催科詩

催科嚴切民甚苦之或改千家詩曰南北山曠多瘠田催科吏役各紛紛紙糊飛作白蝴蝶血視染成紅杜鰲日落狐狸眠視上夜歸息謀開門前人生有產須當賣一粒何曾到口邊

滄浪亭對

商邱宋牧仲撫吳修滄浪亭作聯云共知心似水安見我非魚一夕或改木為火魚為牛以暗合公名公聞之大笑亟命撤去

著短龜長

昔在郎署有與萬二郎中同舍相狎與長身而萬短小一日同僚畢會與復以短小為誕萬徐曰左氏云著短龜長殆為兄發

笑笑錄 卷四

七

耳一座大笑古夫于事難錄下同

詩用語助

放翁筆記書中父韓持國作詩喜用語助如用舍時焉爾窮通命也夫居仁由義吾之素處順安時理則然殆可發笑

何物么麼

劉念臺先生宗周老成典型淄川韓浚官御史有疏云劉宗周何物么麼人為齒冷

舊人

國初目滿洲及遼人為舊人各直省漢人為新人一漢人入館選一滿洲同官謂曰先生絕似舊人而背立尤酷似旁一同年口號曰相君之面不過新人相君之背舊不可言眾大笑

勞顧戲對

有勞原野為屯田郎與都水師領一江同年願戲曰原野屯其田空勞碌絲勞懸日一江都是水四顧茫茫聞者絕倒

改崔灑詩

明時京師士大夫冬日製貂為衾著帽上以禦寒名曰帽套一詞林乘馬調客有騎而過者掠而去其帽明日入署訴於其僚同年某改崔灑詩贈之曰昔人已偷帽套去此地空餘帽套頭帽套一去不復返此頭千載空悠悠衆皆大笑

引孟子

中允何采字第五桐城相國文端公如龍之孫黃州太守應璜子也工書善詩好罵詈刺譏黃州之倩方邵村亨咸順治丁亥登第銓授蘭溪知縣黃州戲之并延其父坦席官詹鄧村詹事之愛子也將就坐詹事戲語黃州曰姐姐鄧村小字今日正客當占

笑笑錄 卷四

八

上坐我兩老人皆前席主位可乎黃州曰但不知有此例否第五在旁應曰有衆問出何書第五曰出孟子堯率諸侯北面而朝之瞽叟亦北面而朝之衆大笑

唐九經

唐九經字行一山陰人崇禎癸未進士性好諧謔人有官學士者其封翁家居唐日造焉或嘲以詩曰九經第一不修身只為年來敬大臣既而學士歿里中有監司家居者唐又日造之或問唐近何為應曰近日不敬大臣矣體羸臣矣問者絕倒

老康樹班

掖縣張大司寇忻夫人陳大學士文端公瑞世也張與中丞胡某為姻家胡有優伶一部一日兩夫人宴會張謂胡曰聞尊府梨園最佳胡古樸不曉文義輒應曰如何稱得梨園不過老康

樹幾株耳左右皆匿笑萊人因號胡氏班為老康樹班

息夫人詩

孫相國廷銓題息夫人廟詩曰無言空有恨兒女繁成行以歌諸出之令人絕倒

論詩

蕭山毛大可檢討不喜坡詩汪季扇舉坡句云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曰如此詩亦可道不佳耶毛憤然曰鵝也先知怎只說鴨眾為捧腹益都孫仲孺文定公次子也持論好與予左見子蜀道詩高秋華岳三峰出曉日潼關四扇開軌疵之或告以本昌黎非杜撰也仲孺怒曰道是昌黎便如何畢竟是兩扇又子題涪陵石魚云涪陵水落見雙魚北望鄉園萬里餘三十六鱗空自好乘潮不寄一封書又曰既是雙魚合道七

笑笑錄 卷四

九

十二鱗或以諗予予亦笑曰此東坡所謂鼉鼉也居易錄下同

科目

唐宋辟舉立科至數十其最可笑者道侔伊呂科是也然當時以曲江公應竟不愧其名爾時有司可謂具眼又有高蹈邱園科許人自投狀亦可笑

不知葷鱸味

中秋前二日內閣九卿詣後左門起居子與彭學士葉門接坐兵侍李厚庵光地盛談閩中江珩柱之美予因問學士浙中尊菜何如學士答言不知其味予戲謂應緣不知其味是以無尊鱸之思坐皆絕倒

螃蟹

一日與理事勞書升之辨錢方來晉錫同在署見文書有人名

榜選者頃之勞語錢曰聞津門墜不時至市直甚昂子笑曰公適見紙上郭索食指欲動耶二君爲一笑

六鶴飛

李閣學柝言其世祖文定公春芳狀元及第明世廟甚眷重超拜翰林學士同侍講殿訥中允董份俱直西內撰元賜一品服時六部尚書無一品服者一日候朝午門外文定衣賜衣趨入六卿於棕棚下望之邑勳鄭端簡公曉口占絕句云翰林學士信堪誇新賜官袍一品紗可惜六卿身上鶴一朝飛向別人家諸公皆大笑絕倒

酸鹹

王安石子雱云君子多喜食酸小人多喜食鹹蓋酸得木性而上鹹得水性而下也右見青箱雜記六月九日雨中觀此語不

笑笑錄 卷四

十一

覺失笑或問之于曰安石變法引用呂惠卿曾布等一輩小人想皆用鹽醬試過若韓富司馬諸公直是啣得三斗醋故安石譬之不遺餘力耳座中大笑

道士無稽

司馬子微記洞天福地各有主者率荒唐可笑如第三十勒溪在建州建陽縣東是孔子遺硯之所夫丹陽季子碑世且疑之如所言則孔又嘗踰吳越游閩粵乎道家無稽如此令人噴飯

急流勇退

一日東闕門會議既畢與陳大司徒廷敬同出端門行稍疾回顧諸公皆在後予謂陳曰今日可謂高材疾足陳曰否不過急流勇退耳明日集朝房述之皆大笑

杜詩韓文

京師某梨園部一旦有姿首解文義喜誦韓閣學蒞制舉文一日在後左門子向韓詢其人本末孝感熊公賜履因言金陵某樂部一旦最喜誦杜于篋詩陳大司徒曰杜詩韓文固自應爾衆亦一笑

落帽痕

姑孰之龍山相傳爲孟嘉落帽處山有帽痕入石類刻者新野馬仲良遊之笑曰往在吳中遊靈岩西施洞前屐跡深寸許嬌蹠輕幘皆得比於藍田射虎之夫可絕倒也同游爲之大噱

撥鏡法

門人陳子文奕禧在京師時上陸水修詩云借問如何是撥鏡陸蓋于文同里尊行也與于文皆以書名見詩甚慧于文近自安邑丞遷知深澤縣有大吏頗自矜其書或言于文何以書法

笑笑錄 卷四

十一

見知定自水乳子曰固然第不可戲詩問撥鏡法耳合坐大笑詩字不可移易

陳允衡伯瓊嘗語于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若作金陵城外報恩寺有何意味于因廣之曰流將春夢過杭州滿天梅雨是蘇州白日澹幽州黃雲畫角見并州之類皆不可移易于二十年前在廣陵有句云綠楊城郭是揚州好事者至取爲圖畫若云白日澹蘇州流將春夢過幽州有不捧腹者耶

詩評

嘗戲論唐人詩王維佛語孟浩然菩薩語劉昫虛章應物祖師語柳宗元聲聞辟支語李白常建飛仙語杜甫聖語陳子昂真靈語張九齡典午名流語岑參劍仙語韓愈英雄語李賀才鬼語盧仝巫覡語李商隱韓偓兒女語蘇軾有菩薩語有劍仙語

有英雄語獨不能佛語聖語耳

名士牙行

老學庵筆記嘉興間人滋自云作門客牙充書籍行近日新安孫布衣獸字無言居廣陵好客四方名士至必徒步訪之嘗告余欲渡江往海鹽詢以有底急則云欲訪彭十美門索其新詞與子泊邵程村作合刻為三家耳陳其年贈以詩云秦七黃九自佳耳此事何與卿飢寒指此也人戲目之為名士牙行

巴西

韓退之於莽鹵經微帖安等字皆有據非杜撰推之玲瓏之為瓏玲哨吟之為吟哨孟浪之為浪孟皆然魯直以西巴為巴西則趁韻耳

山谷詩云噉藥不如放鹿乘羊終愧巴西按孟孫獵得鹿使

笑笑錄 卷四

十二

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西巴不忍終而與之孟孫怒逐西巴居一年召以為太子傅

僧唱詩

福州仁王寺有僧喜唱望江南詞或言於富路延主一刺久之不樂題詩云當初只欲轉頭銜轉得頭銜轉不堪何似仁王高閣上倚闌閒唱望江南李內翰每稱之遇遊倦輒曰吾欲唱望江南矣此與不暇唱涓城相似而僧詩特工

雲林譜系

悅雲林清秘閣集以世系冠編首其裔孫所為閱之噴飯一世為漢御史大夫寬二世曰浩官樞密院使鄭國公四世曰朋官監察御史拜中書令六世曰嗣祖官四鎮節度使八世曰承贊信參知政事不知唐宋官名何以兩漢已有之至二十四世曰

思注乾道進士蓋文節公也按文節六子祖義祖常最賢乃云二子雖鯁尤為不經且文節係南宋人而譜在三十二世乃入宋三十四世允清慶歷四年應舉官至樞密使時代前後舛謬顛倒似一不識字人為之異哉雲林二百年後乃有此辱

煙酒癖

韓慕廬宗伯嗜煙草及酒康熙戊午與余同典順天武關酒杯煙筒不離於手余戲問曰二者乃公熊魚之嗜則知之矣必不得已而去二者何先慕廬俯首思之良久答曰去酒眾為一笑分甘餘話下同

吃檳榔

故友程石隴南海人嗜檳榔官兵部職方郎中一日早朝余戲口占贈之云趨朝夜永未渠央聽鼓應官有底忙行到前門

笑笑錄 卷四

十三

未啓轎中端坐吃檳榔聞者皆為絕倒

牡丹結饅頭

有獻古鏡於呂文穆者云可照百里公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百里歐公以為得宰相之體吾鄉一先達家居子姓偶嘗及曹縣五色牡丹之奇請移植之答曰牡丹佳矣不知能結饅頭否此與呂事相類

張敬何郎

同年張禮部河南人面黧而好敷粉澤順治庚子與何行人元英同典粵西鄉試桂林人為之語曰本是個畫眉張敬何郎傳粉何郎辛丑余客秦淮適何歸過金陵談此客皆捧腹

投刺

順治時社事正盛京師衣冠人士往來投刺無不稱社盟者後

楊給事自中疏建言及之謂有禁二十年來身既通論無不用年家眷三字即醫卜星相亦然有無名子戲爲口號曰不論醫官道官也不論兩廣四川但通名一槩年家眷

女子詩

七修類藁載武林女子金麗卿詩家住錢唐山水圖梅邊柳外識林蘇郎瑛謂其不能守禮出則擁蔽其面時方食不覺噴飯滿案香則筆記下同

師王

文殊普賢廝打本釋家語宋參政錢象祖史彌遠合謀殺韓侂胄請和於金時人爲之語曰文殊普賢自鬪象祖打殺師王蓋侂胄以太師封平原王佞者皆稱師王故也

文選昭明

笑笑錄

卷四

十四

頃有太學生某來謁言近日旗下子弟競尚一書書肆價值爲之頓貴因叩何書某俛首久之對曰似是文選昭明余匿笑而罷

痴不惡

倦游錄載辛稼軒患痴疾一道人教以慈苴米用東陸黃土炒過水煮爲膏數服即消程沙隨病此稼軒以此授之亦效予苦痴十七年矣陳悅巖相國鈔以見示明日往暢春苑相遇予曰承公惠妙方當愈宿病又以自負相國問故予曰此痴稼軒沙隨都會害過正自不惡與二公同病相憐豈復尋常人哉聞者絕倒

偷詩

唐詩人楊憑有中表竊其詩卷登第憑知之怒甚且詰之曰一

一鶴聲飛上天在否中表答曰知兄最愛惜此句不敢奉偷憑意稍解曰猶可恕也

一句半句道着

王懋紀聞云吳人方惟深子通經不喜子瞻詩文胡文仲連因語及蘇詩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方曰做多自然有一句半句道着也其狂僭如此

老杜禹廟詩

宋時士夫爲王氏學務爲穿鑿有稱老杜禹廟詩空庭垂橘柚謂厥包橘柚錫貢也古屋畫龍蛇謂聖蛇龍而放之菹也予童時見此說即知笑之語諸兄曰信如此則杜公之詩何殊今佛寺壁畫觀音救八難善財五十三參關侯廟壁畫五關斬將水淹七軍即諸兄爲之粲然

笑笑錄

卷四

十五

二牢

唐牛僧孺稱太牢楊虞卿稱少牢京師語曰太牢手少牢口謂牛善文楊能言也白樂天不失爲賢者而黨於二牢未免爲累每讀長慶集輒惜之

二顧

順治初吏部官最清要吳郡顧松交及薄來俱以吏部郎里居賓客輻輳一旦廣坐中一客忽曰二公所謂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也客爲絕倒

吾吳著姓惟陸與顧故土語泛問誰何則曰陸顧蓋謂非陸卽顧也同治中三邑人在都者有顧肯堂俊叔緝庭鴻玉四人非一族也宴會或齊集有人戲舉前二語或續之曰三顧茅廬四顧茫茫亦可發噱時更有汪姓者二人或戲曰眼淚

汪汪則謔而近於虐矣增類及之

史記

萊陽宋荔裳按察言幼時讀書家塾其邑一前輩老甲科過之問荔子所讀何書對曰史記問何人所作曰司馬遷又問渠是某科進士曰漢太史令非進士也遽取而觀之讀一二行輒抵案曰亦不見佳何用讀為荔裳方匿笑之而此老夷然不屑

修夫子廟

陶岳五代史補載馮道鎮同州有酒務吏乞以家財修夫子廟道以付判官判官素滑稽書一絕句云荆棘森森透杏壇儒官高貴數偷安若教酒務修夫子覺我慚惶也大難道有愧色因出俸修之又李穀為陳州防禦使調夫子廟惟破屋三間中存醜像有伶人李花開進口號曰破落三間屋蕭條一旅人不知

笑笑錄 卷四

十六

負何事生死厄於陳穀驚嘆遽出俸修之五代學校廢壞賴滑稽之言始得修復可為浩歎

寺人祖禰

童貫自謂韓魏公出子與梁師成自謂蘇文忠出子正同曹操父子本寺人之後忠獻文忠乃為寺人祖禰乎

春秋權倚閣

玉川子詩春秋三傳束高閣後世乃有故實暗合者可為一笑常秩治春秋著書數十卷後為王安石薦起安石不喜春秋秩遂師之時兩河告飢制青苗錢權行倚閣或戲秩曰子之春秋亦權倚閣乎

祁魚蝦

同年祁工部瑄洲宮廡江有句云昨夜東風吹雨過滿江春水

長魚蝦子戲之曰古人警句例標美名欲呼兄為祁魚蝦必不樂受奈何因憶宋人有呼梅聖俞為梅河豚者敢援此例一坐大笑

長江天塹

毘陵一士夫妻頗能詩既而納一姬置之別館夫人偵知之將自往掩取倉皇無計攜姬渡江假寓臨陵夫人追至京口江岸不敢渡而歸一旦坐客述之余曰所謂長江天塹天之所以限南北也一坐大笑

敗家子弟小影

霍亮雅曲州人備儒任俠喜酒好博油亦工文章卒後申和孟為作傳劉津逮哭以詩云門前債客雁行立屋後酒人魚貫眠或曰此十四字敗家子弟小影耳池北偶談下同

笑笑錄 卷四

十七

雪詩

往讀退之雪詩龍鳳交橫飛及銀盃縞帶之句不覺失笑近讀蘇子美詩有云既以脂粉傅我面又以珠玉綴我腮天公似憐我貌古巧意點綴使真借欲令學此兒女態免使埋沒隨灰埃據鞍照水失舊態容質潔白如嬰孩更為噴飯

按文酒清話載王勉詩上天燒下豆楷灰為李從教作白梅亦此類而又有相傳一詩云天若望下送地若向上湧黃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似獨妙絕又有二句云江上一籠統井口黑窟籠亦奇

武會

桐城方耐止灑洒有天趣事多可笑秀水李良年字武會方一日與札故作武增李曰先生誤矣某字武會非增也方曰吾正

恐人誤作武會讀如耳聞者皆笑

手脚眼 駟不及舌

京師市猶某本驢馬行牙人以附黃騰李至巨富一日堂成燕士大夫壁間有孔竇客疑問之答曰手脚眼也蓋工匠登降攀附置手足處未荔裳在坐應聲曰吾有對矣乃頭口牙也合坐大笑又萊人某以散官居旗常狎一婦婦翳其舌持赴刑部令急騎追未適往視戲曰君所謂駟不及舌

不能作鵲

德清陳端庵順治己丑進士為新城令性仁厚每杖人輒對之泣有王生者宅為人所奪久不給直訟於官陳不能決第曰毛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王秀才獨不能作鵲即問者笑之

銀杏 下流

笑笑錄 卷四

十八

鄉大夫有好為雅談者問鄰縣一友人云聞貴鄉多銀杏然否友人不應再三不答旁人皆匿笑蓋銀杏淫行音同也又江淮間一御史疏陳水患內云臣鄉下流之下流人亦係以為笑

國策 晏子

國策楚圍雍氏韓令向新求救於秦宣太后謂向子曰妾事先王日先王以婢加妾之身妾固不支也處置其身於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此等淫褻語出於婦人之口入於使者之耳載於國史之筆皆大奇又晏子春秋景公蓋妓圍人視景公問之曰竊妓公也公將殺之晏子入見公曰色寡人故將殺之晏子曰嬰聞拒欲不許惡不祥雖使色君於法不宜殺也公曰然若沐浴寡人將使河背此段問答更奇

詩諧

笑笑錄 卷四

金孫太師鐸字振之明昌中權戶部尚書再任時同列二人俱入相振之賀席中戲舉青州布衣張在詩云南鄰北里牡丹開公子王孫去不回惟有庭前老柏樹春風來似不曾來為御史所劾降授同知河南府事或以詩送之云想到洛陽春正好南鄰北里牡丹開聞者皆大笑後入相皇華紀聞下同

似我

余處士懷脫吳中一監司嘗書似我二字置扁第二泉上自譽清操如惠泉也及再過之扁已不見責令寺僧大索乃為諸生移置廟上矣

康伯可

建炎中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名振一時後秦檜當國伯可乃附會求進列十狎客之中專為歌詞重九遇雨奉勅口

笑笑錄 卷四

十九

占望江南云重陽日陰雨四郊垂戲馬臺前泥拍肚龍山會上水平臍直浸到東籬茱萸菊蕊濕滋滋落帽孟嘉尋箬笠休官陶令負蓑衣兩個一身泥同死蓋下同按此則見若溪漁隱話

借公叶韻

王齊叟字彥齡元祐樞密彥霖之弟也任俠有聲初官太原作詞數十曲嘲同僚并及府帥帥怒而責之頓首謝畢復微吟曰居下位即恐被人醜昨日但吟青玉案幾時曾唱望江南下句不屬回顛適見兵官乃日請問馬都監帥不覺失笑腹亦匿笑而退時都監倉皇失措伺其出詰之曰素不相識何故以我作証王笑曰不過借公叶韻耳

老婆牙

徐淵子好以詩文諧謔丁少詹與妻有違言棄家誦經買海物

六五一

放生久而不歸妻患之祈徐警解徐許諾出門見賣老婆牙者買一巨筐餉丁并遺以阮郎歸詞云茶寮山上一頭陀新來學者麼有一物似蜂窠姓牙名老婆雖然無奈得他何如何放得它丁見詞大笑歸

幾回見了

後村詩話云嘉定間某公拜參政雖好士而力不能援謂客曰贊而來見者吾皆倒屣未知外議如何客曰自公大用外間盛唱燭影搖紅之詞參政問何故客舉卒章曰幾回見了見了還休爭如不見賓主相視一笑

擲頭

紹興辛巳遣洪景盧往金報聘金欲易表章舊式景盧不可肩驛門絕供饋更不得食一日又命館伴來尋景盧懼而從之景

笑笑錄 卷四

二十

盧素有風疾頭常微掉太學生作南鄉子詞諷之曰洪邁被拘留稽首垂哀告欲首一日忍飢猶不耐堪羞蘇武爭禁十九秋厥父既無謀厥子安能解國憂萬里歸來誇舌辨村牛好擲頭時便擲頭

押海字

郭功甫過山谷論文山谷傳少游千秋歲詞歎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海字難押功甫連舉數海字若孔北海之類山谷頗厭之次日又過山谷山谷曰昨偶得一海字韻功甫問之山谷曰羞殺人也爹娘海自是功甫不復論文於山谷矣

老兵

錢塘陸雲士大令有萬年冰一塊光輝庵賦詞云幾時海上凌波去碧雲宮裏偷冰柱擲向玉臺中光爭琥珀紅長安多熱客

把玩清心骨若問是何名多年一老兵首劉原父在暑隔舍群武弁玩一水晶器不識何名原父遙謂之曰請公勿訝此乃多年一老兵耳讀此詞不覺絕倒

鴛鴦樓記

謝希孟陸象山門人也少豪俊與妓陸氏狎象山賈之希孟但敬謝而已他日為妓造鴛鴦樓象山又以為曾希孟謝曰非特建樓且為作記象山喜其為文不覺日記云何即占首句云自抗遙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象山默然希孟後忽省悟不告而去妓追送悲啼希孟口占曰我斷不思量你莫思量我從前你我心付與他人可竟解舟行

見鬼症

劉改之過寓中都辛稼軒遣介招之作詞答曰斗酒澆肩風雨

笑笑錄 卷四

二十一

渡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東坡老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妝臨照臺二人者俱掉頭不顧只管傳杯白云天竺去來看金碧嵯峨圖畫開更縱橫一湖東西水遠兩山南北高下雲堆道日不然暗香疏影何似孤山先探梅須晴去訪稼軒未晚正此徘徊辛大喜竟邀之去劉嘗以語岳侍郎倦翁岳曰詞句固佳但恨無刀圭藥療君白日見鬼症耳無奈這一隊畜生何

汪彥章在翰苑屢致言者作點絳脣詞末云君知否亂鴉啼後歸興濃於酒或問曰歸興濃於酒何以在亂鴉啼後公曰無奈這一隊畜生何

年少

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語傳正

曰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謂年少爲何語蒲曰非所歡乎晏曰因公言憶樂天詩兩句云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蒲笑而悟

桐花黃葉

王阮亭有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之句京師盛稱之號王桐花門人崔廉華有黃葉聲多酒不辭之句人亦號爲崔黃葉汪鈍翁云有王桐花爲師正不可無崔黃葉作弟子一時傳爲佳話

毛三瘦

毛稚黃詞傳誦之句有月明背著陡然驚不信我真如影瘦又云書來墨淡如伊瘦又云江海總平川鶴背山腰同一瘦阮亭嘲之曰昔子野稱張三影今稚黃可謂毛三瘦矣

林墓詩

笑 笑 錄

卷四

二十二

七修類稿曰宋林和靖墓在孤山後宜游於杭者或妾或女死多葬其地纍纍林墓前有人題詩曰太乙宮前處士家於今換作宮人對想因孤嶼人清絕故使桃花照命耶要先類墓下同

作墓志

堯山堂外紀正德中杭州金美之編修爲外家張氏作墓志不書婦姓婦家乃俗人也意其輕已出言詆之張子與教諭口占長短句曰張翁墓志金生執筆不書姓氏婦家稱屈金生自謂能文字纔動筆時便忍氣韓退之柳州蘇東坡歐陽修當時墓志做多少畢竟門前罵不休

買地券

癸辛雜誌今人造墓必用買地券以梓木爲之朱書用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文買到某地云云蓋堪輿風俗如此殆可發

笑

口給典雅

吾松錢舍人葆馥問董孝廉君水曰君家有龍何也董曰猶君家有鳳耳又董之子晴林隴林南華肥夏日裸坐林曰眞骨董董曰差勝肉林又術某身短飯罷袒腹而厚之曰君子坦客曰果君子也術大喜客繼曰小人長矢口捷給皆典雅府堂集

放生池

慶元初京尹趙師器請以西湖爲放生池作亭池上國子司業高炳如爲記高故博洽疾時文浮誕痛抑之以此失士子心會記中有鳥獸魚鼈咸若商歷以典語石本流傳殆不可掩輕薄子作詞以譏之云高文虎稱伶俐萬苦千辛作個放生池記從頭無一語說著官家盡把太師歸美這老子忒無廉恥不知潤

笑 笑 錄

卷四

二十三

筆能幾夏王却作商王只怕伏生是你時命相辭中用元龜語御史彈官制者以舜禹比大臣上令學士自陳時人爲之語曰司成舊館夏商繼御史新爭舜禹龜天下傳爲笑漁樵漫錄下同

耽詩忘身

元人劉昂有山雨詩云滿高山下逢秋雨破傘遮頭水浸腰此景此時誰會得清如窗下聽芭蕉宿晒其上下淋漓清在何處乃海鹽沈某因誦離騷而得句曰穀蘭芳芷滿東皋閒步春風讀楚騷以下韻不屬久思誤墮崖下人方攙扶乃曰好也好也遂歌云忽憶靈均發幽憤墜崖幾折沈郎腰耽詩成癖不顧其身不亦癡乎

尹姓 口吃

蘇頌嘲尹姓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又劉

原父嘲口吃者云本是昌家又為非類但有雄聲唯聞艾氣均極工可笑

太平之犬

雲間朱振溪應對敏捷在比部時太平府一同年謔之曰狀如松江之鱸即答曰甯作太平之犬

此人甚有力

王忠肅公翔不喜諸謔問有之必寓規警一日見一大臣目送美姝復回顧之忠肅云此人甚有力大臣曰先生何以知之答曰不然公之頭何以被他掣轉去

甲子丙子生

宋高宗時襄人淪餽飽不熟下大理寺優人扮兩士人相遇問其年一日甲子生一日丙子生優人告曰此二人皆合下大理笑笑錄 卷四 二十四

高宗問故優曰餽子餅子皆生與餽飽不熟者同罪耳上大笑原饜人

摘人詩文

明姑蘇鄒天澤好摘人詩文字句供姍笑偶讀墨文懿王立於沼上文曰沼固惠王地也破何得言所立非其地又誦詩至流鶯啼到無聲處曰啼則有聲何謂無聲諸所戲侮類如此一日獨坐有青衣粹之去至一所天澤踞階下見柱帖云日月閭羅殿風霜擊鏡臺始知已死王問天澤知過否引照擊鏡具得罪狀王復命青衣引天澤還陽世道其事天澤謂青衣曰適見柱帖政自不佳何獨閭羅殿有日月乎青衣怒曰汝尚敢爾扶之而醒

心疾

沈屯子信友入市聽打鼓者說楊文廣圍困柳州城內乏餉外阻援兵蹙然歎不已友拉之歸日夜念不置曰文廣圍困至此何由可解以此邑邑成疾家人勸之徇往垆外以紓其意忽見道上負竹入市者則又念曰竹末甚銳行人必有受其戕者歸益憂病家人為之請巫巫曰稽冥籍若來世當為女所適夫姓麻哈回族也貌陋沈益憂病轉劇姻友來省慰曰善自寬病乃自愈也沈曰若欲我寬須楊文廣解圍負竹者抵家麻哈子作休書見付乃得也

匍匐圖

陳烈福州人博學不循時態動循古禮蔡君謨居喪請田烈往弔之將至近境語門人曰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今將與二三子行此禮於是烏巾欄鞞與二十餘生望門以手掘地

笑笑錄 卷四 二十五

膝行號慟而入孝堂婦女望之皆走即時李選畫匍匐圖

妓劉元

妓者劉元齒亦不少而佻達輕盈目睛閃閃曾有一過江名士與之同寢元面向裏帷不與之接拍其肩曰汝不知我為名士乎元轉面曰名士是何物值幾文錢耶相傳以為笑

李家明

南唐元宗嘗見牛臥美蔭曰牛且熟矣李家明乘談談進曰會遭雷威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問向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為何人相輔皆漸又元宗遷南都時已失江北十四縣舟楫多行南岸至趙屯北望皖公山謂家明曰好青峭數峰不知何名家明應聲曰龍舟輕殿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迴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落壽杯中元宗慙之俯首而過

望湯不至

張東海滿松江人善謔一日赴人家飲主邀湯偶失及張口誦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至再衆問何由張曰望湯不至故耳

僧出家

吳園次游廣陵有僧大汕者日伺候督撫將軍監司之門一日向吳自述酬應難還不堪其苦吳笑應曰汝既苦之何不出了家座上大笑楊誠齋詩云袈裟未著嫌多事著了袈裟事更多此僧之謂乎

姓嘲

黃石牧先生飲范笏溪家舉宋人二盤八足一團大腹曰君姓是蟻黃舉檀弓語范則冠而蟬有綏曰君姓是蜂笏溪大稱賞

笑錄 卷四

二十六

姜徐誌對

萊陽姜如須吏部垓南渡後流寓吳郡與徐昭法孝廉枋友善一日同行姜顧徐曰桓温一世之雄尚有枋頭之敗徐應聲曰項羽萬人之敵難逃垓下之誅相與抵掌大笑

損有餘

明杭州大參鄒虞知延平時親友皆向之索繡補蓋土產也後到任則延乃四時多筍而補絕少回與人曰吾任損有餘補不足也

掉書袋

南唐彭利用對家人奴隸言必據書史以代常談俗謂之掉書袋因自謂彭書袋其僕有過利用責之曰始予以爲紀綱之僕人百其身願爾同心同德左之右之今乃中道而廢侮慢自賢

若而今而後過而弗改當捷之市朝任汝自西自東以遨以遊而已鄰家火災利用望之曰煌煌然赫赫然不可嚮邇自鑽燧以降未有若斯之盛其可撲滅乎

米蟲

宋制車駕饗景靈宮太學武學宗學諸生俱在禮部前迎駕臨安府人作十七字詩譏之曰駕幸景靈宮諸生盡鞠躬烏頭身上白米蟲蓋謂襍頭襍服耳

此賣宅者

郭進有材畧累立戰功於城北治第既成聚族人賓客落之匠工悉與設諸工之席於東廡羣子之席於西廡人或謂諸子安可與工徒齒進指諸工曰此造宅者指諸子曰此賣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也

笑錄 卷四

二十七

舍利猴

宜興任葵尊宏嘉爲御史疏定朝服三品以上乃得衣貂及舍利猴一日冬夜入朝寒甚梅桐崖銷時爲大理少卿以四品不得衣貂王漁洋口號云京堂銓翰兩衙門齊脫貂裘舍利猴昨夜五更寒透骨滿朝誰不想葵尊趙玉峯少宰曰公詩大佳正難其落韻之穩耳

曲子相公

宰相和凝少年好爲曲子契丹入彝門號爲曲子相公有河滿子詞曰正是破瓜年紀合情慣得人饒桃李精神鸚鵡舌可堪虛度良宵却愛監羅裙子羨他長束緘腰

唐書

宋時一府尹不大博洽五鼓與侍從同坐待漏院忽語衆曰昨

來不寐偶讀孟十一卷好詞張臺州內相隨答曰必非孟子此定詩書耳

妓語

陸放翁有客自蜀挾一妓歸蓄之別室率數日一往偶以病少疏妓頗疑之客作詞自解妓即答賦云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尚紙多應念得脫空經是那個先生教的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哄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開又那得工夫咒你成誇翁挾獨尼以歸即此妓也

中官掉叉

嘉祐治平間有中官杜漸者好與士子遊學文談凡答親友書若此事甚大必云茲務孔洪此類甚多蘇子瞻過揚蘇子容為守杜在坐子容少怠杜遽曰相公何故溘然其後子瞻與同

笑 笑 錄 卷四

二十八

會同典客為誰曰杜供奉子瞻曰今日不敢睡直是怕那溘然

煩惱自取

韓侂胄用兵既敗困閩莫知所為上賜宴優人設樂贈樂又一人曰樊惱旁一人揖問誰名誰取對以夫子則拜曰是聖門之高第也又揖問贈答以漢高祖則拜曰真漢家之名將也又揖問惱云誰名汝對曰樊惱自取

先生後死

有讖時下業師者曰名為先生其實後死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墨餘書異下同

際朝珠

庶吉士例不得挂朝珠以其未授職也而一出京門靡不繫一串或贈一絕云將來散館事堪虞賺得詞林且出都非是諸

君愛告假要從桑梓際朝珠

編其祖武

漢南道趙君每生孫對其祖父之足誦之甚喜其守生孫客或道及太守愕然曰繫足有證否客曰詩不云乎繩其祖武正此典也合坐大笑

一讓好古

有以好古貧者披杏壇之席執與氏之器策鄧禹之杖曳東郭之履而乞於市曰誰與我園府錢也有擔者投之李不顧擔者曰仲子李也瞠目而謝之曰我始以為王戎李故弗納謂是漢以下物也梅花草堂筆談下同

嗜飲

有嗜飲者夜夢驚焉驚喜亟呼其妻燥之失聲而覺自訟曰冷

笑 笑 錄 卷四

二十九

飲之何不佳自是不復呼燥以為呼之害飲也

合釀

甲請合釀謂乙曰我水若精乙愕曰然則若何取之甲曰亦水者取水精者取精耳或曰我備其糟而啜其釀釀可合也

不好諛

貴者不好譽此非人情一搢紳云惟我不爾其諛者曰如公言搢紳大喜

徐行雨中

有徐行雨中者人或遲之答曰前途亦雨

黑妓

明末名妓李三以姿容詞曲擅名而色甚黑善一廣陵富賈亦以黑著郭九封調黃鶯兒嘲之曰水墨李三娘黑旋風姊妹行

張飛昔日同驚帳纔別霸王又接周倉鍾馗也在門前關尉遲
都溫將軍賈僧旬了竈君王又嘲罵婦詩云黑有幾般黑惟
君黑得全憑稱爲雙臂燒梨作兩拳淚流如墨汁屁放似竈煙
夜眠漆檣上秋水共長天空無下同

窮斷脊梁

雪濤集載西安一廣文性介善謔罷官家居賴門徒舉火乃自
作清江引謔詞曰夜半三更睡不着惱得心焦燥吃齋的一聲
儘力子咳一跳原來把一股脊梁筋窮斷了

尹字謔

順治中吾鄉有尹姓者開罪於人或作尹字謔曰伊無人羊口
是其羣斬頭笋滅口君縮尾使成丑直脚半開門一根長轆扛
扛箇死尸靈

笑笑錄 卷四

三十

窮詩詞

元周德清號挺齋有詞云倚蓬窗無語嗟呀七件兒全無做甚
麼人家柴似靈芝油如甘露米如丹砂醬醃兒恰纔夢撒鹽瓶
兒又告消乏茶也無多醋也無多七件事尙且艱難怎生教我
闔苑探花又餘姚王德章嘗口占云柴米油鹽醬醋茶七般多
在別人家寄語老妻休話喚後園踏雪看梅花

武生入學

有武生入學彈文云也戴銀雀頂也穿粉底皂也要著藍衫也
去闕孔廟頭淵淵然歎夫子莞爾笑海夏文學徒驚駭非同調
子路好勇者怒目高聲叫或者行三軍著他側草料

熊掌

一師命熊掌亦我所欲也題其徒文中有云朝而齋此熊掌也

夕而殮此熊掌也先生笑曰老夫曾不得熊掌嘗新你却把作
小菜吃爲之絕倒

唐六如詩

唐六如題列仙傳云但聞白日昇天去不見青天走下來忽然
一日天破了大家都叫阿哈噲

縮腳韻

舊有賦嘲辱者云多聞疑多見殆吾猶及史之君子於其所不
知蓋又一老翁貌如土地沈甯庵賦云入疆闢入疆燕諸侯之
寶三狄人之所欲者吾又顧秀才名遠不學而狂同人嘲云在
那必在家必小人不成章不又那秀才背駝一生作七字吟
云那遇諸陳良之夫尹公之吾非斯人之皆欲出於王之孽孽
爲利者蹠之前堪伯仲

笑笑錄 卷四

三十一

一字笑

明陳全誤入禁地爲中貴所執全曰小人陳全祈公公見饒中
貴素聞其名乃曰聞汝善取笑可作一字能令我笑即釋汝全
曰屁中貴曰此何說全曰放也由公公不放也由公公中貴笑
不自制因放之

三無

萬歷中王廣文竹月年邁鬚齒已落更缺一耳一生作詩云竹
月號三無無恥齒之恥無然而無有耐耳則亦無有乎之

醫詩

諸史一醫治肥漢死人曰我饒你不告狀但爲我抬柩至墓所
醫率妻子往役至中途力不能舉乃吟云自祖相傳歷世醫妻
云丈夫爲事累連妻長子云可耐尸肥抬不動次子云如今只

神瘦人醫

的對

王荆公嗜謔一日論沙門道曰投老欲依僧客對曰急則抱佛脚王曰投老欲依僧是古詩客曰急則抱佛脚是俗語上去投下去脚豈非的對公大笑

改舊律

廣東二貢士爭名至相毆友人改唐詩韻之曰南北齋生多發顛春來爭榜各紛然網巾扯作黑胡蝶頭髮染成紅杜鰲日落主僅眼閣上夜歸朋友笑燈前人生有打須當打一棒何曾到九泉

文謬

一童生縣試蒲盧也題中云此一蒲盧也俄而合抱俄而參天

笑笑錄 卷四

三十二

蕭狀其易生如此主司批云不消幾時蒲盧塞滿天地間矣又先生初學以記誦借用之法其徒記魯衛之政兄弟也文謂魯之政即衛之政可也謂衛之政即魯之政可也作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文遂借用此詞見者噴飯又見一生作真我知也夫爲三疊法云我非鳳也人以我爲德衰之鳳真鳳知也夫我非狗也人以我爲喪家之狗真狗知也夫我非虎也人以我爲貌似之虎莫虎知也夫類皆可笑又談概載雖使五尺之童二句破云以可欺之人居可欺之地而卒莫之欺也可以見天理之常存而人心之不死矣或嫌其冗長他日作魯人獵較二句破云魯俗稱聖人儒又嫌其幅強且晦謂須不長不短點切題面方醒人目一日作子之燕居節破云記聖人之鳥處甲出頭而天側頭也又有今交九尺二句破云約莫一丈長只

好死吃飯均可發笑

蘇州笑話

吾蘇近有一笑話秀才與光棍經紀三人會飲各以所志行令經紀曰妄想心妄想心但願西太湖變子蜜淋禽每斤賣二十文次至光棍曰妄想心妄想心但願沈萬三打殺子人我要詐斷伊脊梁筋末至秀才曰妄想心妄想心但願低試官射瞎子驢眼睛拿我個屁文章圈滿子考第一名

小杜之下

悅生堂讀抄吳僧法海作惡詩萃成帙劉從事爲序云師雖習西方之教願同東魯之風因題曰同東集長於譬喻動有風騷昔唐小杜既爲老杜之次今師又在小杜之下

歇後詩

笑笑錄 卷四

三十三

有時少灣者延師頗不盡禮致口角而去或用吳語賦歇後詩嘲之曰少灣主人吉日良時東怕且是爺多娘少身材好像野父小鬼心地猶如短劍長三杯晚酌金生麗水雨疏風驟發商湯年終算帳索成席前劈拍之聲一頓相打

王婆醋鉢

張士誠據有平江日松江俞俊賄通僞尹署宰華亭酷刑肢削民恨入骨袁海叟作詩曰四海清甯未有期諸公衰衰正當時忽然一日天兵至打破王婆醋鉢兒人皆不知醋鉢之義以問叟叟曰昔有不軌伏誅暴屍於竿王婆買醋過其下適索朽屍墜醋鉢碎也王婆老謬謂死者所致罵曰汝只未曾吃惡官司來聞者絕倒

六百羊

潘滄浪遊道一客扣姓字答曰姓陸字伯揚曰齊景公有馬千驪民無得而稱焉六百羊值甚的

改千家詩

順治乙酉夏秋之交人家皆避居山野塾師盡失館有人改千家詩云清明時節亂紛紛城裏先生欲斷魂借問主人何處去館童遙指在鄉村

吳語詩

友人傳撒酒風詩云娘舅常常撒酒風今朝撒得介凭兒踢翻兩個糖糰合踏痛一雙銀酒鍾面孔紅來就急迸髮鬚白得訕音家蓬鬆傍人問道像何物好似跳神馬老公皆用吳下俗語

賀啓偽詔

文酒清話李源作四廂太保賀啓云伏維太保纔離五都之中笑 笑 錄 卷四 三十四

便尋四廂之職紫袍地牙笏當胸手持金骨之朶身坐銀交之椅舊時攏馬只是一個如今喝道約數十人據此威風下梢須爲太尉亦宜念舊第一莫打長行又宋王德偕竊執一生作詔云爾係馬起不前一部鬚髮蛇鎖不入身坐銀交之椅手執銅鏡之鏡翡翠簾前好似漢高之祖鸞鸞殿上渾如秦始之皇一應文武百官不許草履上殿德被檢士以此詔得免又甲乙刺言某賀翰林啓云通籍玉堂帝亦呼庶吉之士校書天祿人皆稱劉更生俱堪扶腹

嘲儒生

楊石翹談承平樂工孟冰兒善唱爲人滑稽詩學祭祀一儒生指石碑龜頭呼秋兒曰此非陸祖宗即秋兒即向龜四拜曰龜宗祖廟爾負此大物在身時時出得學問儒生慚愧無詞

三平

吳興沈太學符雲問令吏取酒三瓶寫作三平吏曰非此平字沈即平字脚加一踢曰三乎也罷

評文

成化間陳公甫莊孔陽章德懋應試南宮主試相戒曰場中有此三人不可草率及填榜章莊高列獨不見陳時題爲老者安之三句覓陳卷至破云人各有其等聖人等其等同考業批其旁云若娶中進士還須等一等見者哄堂又明季遺編南直李宗師歲考某縣命斯民也一節題一生文中云云一代一代又一代宗師批云二等二等又二等置之六等云

其次致曲

王漢波九思好爲詞曲有客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笑 笑 錄 卷四 三十五

公宜留心經世文章漢波答曰公獨不聞其次致曲乎

伴食宰相 無所不爲

桐下聽然嚴文時靖柄政時留故人飯其人推魯村俗故作謙退之狀避席請曰須相公入內方敢坐某何人敢當伴食宰相又一幕持沈太史函謁御史御史問太史近况其人答曰太史無所不爲蓋其意本欲言無事不佳也御史大笑而起

題壁詩

有題楞伽山巖壁云多時不見詩人面一見詩人文二長不是詩人長丈二緣何放屁在高牆

飛昇

廬山道士體貌魁偉一日有鶴憩於庭擬欲飛昇乃控而乘之奈羽儀清弱不勝而墜陳沅作詩嘲之曰嚼肉先生要上昇黃

雲踏破紫雲奔龍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借大鵬

小雞詩

紹興王少翁以初出小雞餽先生節禮先生以詩却之云昨日
家有黑隻雞可憐離母未多時勸君莫把牛刀試留取籠中作
畫眉

門對

有富翁鄉居者求楊南峰書門對此翁之祖曾為人僕南峰題
云家居綠水青山畔人在春風和氣中上列家人二字見者無
不匿笑

姓伍姓陸姓戚

封氏聞見錄楊伯博任山南縣丞妻陸氏名家女也時縣令朱
某婦姓伍邀諸官會席既相見縣令婦問貴丞夫人何姓答

笑笑錄 卷四

三十六

曰姓陸次問主簿夫人答曰姓戚縣令婦勃然入內諸夫人不
知所以欲回朱入問婦婦曰楊夫人云姓陸主簿夫人云姓戚
以吾姓伍故相弄耳其餘夫人幸我不問若問必曰姓八姓九
矣朱大笑曰人各有姓豈相弄耶令婦復出主宴

陳莊詩字

陳白沙憲章作詩多用日月字莊孔暘景作詩多用乾坤字時
有嘲者曰公甫朝朝吟日月定山夜夜弄乾坤

陳也罷

莆田陳師召性寬坦在翰林時夫人嘗試之會客至呼茶曰未
煮師召曰也罷又呼乾茶曰未買師召曰也罷客為捧腹時有
陳也罷之目後擢南京太常門生饒之有垂淚者大學士李西
泮戲曰師弟重分離不升他太常卿也罷師召應聲曰君臣盛

際會即除我大學士何妨

嘲廩生

崇禎間有以貧緣補廩者馮純龍諱之曰夫子絕糧於陳命頑
回往回回國借糧以名與國就相同莫以感動既通訖大怒曰
孔子要攘夷狄怪俺回回嘗說回之為人也擇賊乎糧斷不與
顏子歸子貢請往既至自稱平昔奉承常曰賜也何敢望回回
羣回大喜以白糧一担先令攜歸許以陸續接濟子貢歸述於
夫子夫子橫眉曰糧使騙了一担只是文理不通

梅薛

有梅生者眷一薛姬友人戲改舊句嘲之曰梅薛爭春未肯降
帶閒弄筆費評章梅須遜薛三分闊薛更輸梅一段長

草翁風必舅

笑笑錄 卷四

三十七

王戎子絢年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偃曰可改爺
爺字文以或偃同音也絢曰尊者之名安可戲爾可云草翁
風必舅假父向之絢之外祖翁也

以名為戲

余進士田與湯進士日新善余戲曰湯之盤銘曰苟者君乎湯
曰卿以下必有圭者君也

文紗

崇禎中某督學河南試為淵鰲魚文有云一魚曰懶來矣衆魚
皆曰懶來矣又我於武成二句文一士云夫武城小邑也而取
二三策其書不亦多乎皆可嚼飯

詩有唐氣

水東日記吳下有舉子作詩自揭壁上海乃兄譽之坐客曰此詩

大有唐氣一客索梯甚急衆莫解既得梯歷級而升以舌舐之曰有糖氣爲何不甜坐爲絕倒

六一居士

某給諫子已娶婦爲諸生每遇歲試輒倩人代作學使者以要人于必置前列及給諫假歸有所聞輒送其子入試試後亦不許通賓客試題爲嫂溺不援六句公子於題則書豺狼爲才郎權也爲大也於文則曳白無一字文宗置之六等給諫怒痛責之妻慙而自縊試畢文宗謁給諫語及之給諫云此即不肖子也文宗躊躇不安隨別去改置一等待次日有人榜給諫門曰權門生犬子烈女嫁豺狼又號公子爲六一居士云

京師十可笑

戴斗夜談載京師相傳有十可笑光祿寺茶湯太醫院藥方神

笑笑錄

卷四

三十八

樂觀祈禳武庫司刀鎗管繕司作場養濟院衣糧教坊司婆娘都察院憲綱國子監學堂翰林院文章

李義山

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諸公爲詩皆學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效之多竊取義山語嘗御賜百官宴優人有裝爲義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爲諸館閣擇瘡至此聞者大噱古今詩話

仿小說

康熙辛卯壬辰開京堂小九卿謀出學差流臺中疏參翰林部耶不可出學差一時造爲小說有小京卿合謀翻大局死御史賈本作生涯老郎中掣空鏡望梅止渴窮翰林開口畫餅充飢四段茶餘客話下同

博學鴻儒

笑笑錄 卷四

寒村二絕云博學鴻儒本是名寄聲詞客莫管管比周休得尤臺省門第還須怨父兄補牘何因也動心紛紛求薦竟如林總然博得虛名色袖裏應持廿四金

周王廟祝

趙秋谷執信以丁卯國喪赴洪昉思寓觀長生殿劇被黃給事六鴻劾罷時徐勝力編修嘉炎亦與譙對簿時賂聚和班優人詭稱未與得免徐人有口號云國服雖除未滿喪如何便入戲文場自家原有三分錯莫把彈章怨老黃秋谷才華迴絕儔少年科第儘風流可憐一齣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周王廟祝本輕浮也向長生殿裏遊抖擻香金求脫網聚和班裏製行頭徐豐頤修髯有周道士之稱故云

衛子詩

笑笑錄

卷四

三十九

驢也蹇也衛也其名有三宋高英秀與僧贊甯議古人詩病摘杜荀鶴今日偶題題似昔不知題後更難題此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蹄注稱衛地多驢故呼驢曰衛子

傳誤

宋人云漢有七制唐有三宗本朝有四聖成化中有殿試策藝用之稱前代爲本朝前君爲四聖與三家村學生稱人父爲家父何異薛方山誤以胡安定爲朱子門人鍾伯敬以朱子與王無功相酬答有明時文名士學術淺陋至此曾見考官程文引制氏論樂而以制氏爲致仕又引漢書律歷志先其算命作先算其命又宋人自尊其宋曰本朝家法與三代同過前代者五事今人亦云本朝家法與三代同殆似無目人說詞與近日諸生稱唐之王阮奉宋之白樂天者何異憶唐時有書生因談駱

賓王曰某見其孫李某竟謂駱賓王是諸王封號亦是類也

諺

漢檀長卿身為九卿於衆會中為沐猴與狗鬥以媚帝舅許伯
韓侂胄誕日高似孫獻詩九章每章用一錫字以寓九錫宋彭
孫為李憲洗足曰中何足何香也憲以足蹴其首曰奴不亦諂
乎郭忠恕舍內侍郭神與家一夕盡剃其長髯神與見而問故
曰聊效顰耳趙元楷為交河道行軍大總管時侯君集為元帥
有馬病頽趙元楷以指拈其膿而嗅之張岌掌鑿黃幘隨薛懷
義後於馬旁伏地作師馬鑿明倪進賢因大學士萬安老而陰
痿以藥洗之得授御史時目為洗鳥御史正德中一大臣上書
劉瑾云門下小厮某上恩主老公嘉靖中一儀部謁頤國公
勛則云眇眇小學生諂佞之臣千古一轍可笑也玉芝堂談書

笑笑錄 卷四

四十

一銅錢

湖州丁先達驛好博嘗元日抹牌丁所擲者自二文至九文錢
俱備止缺其一對衆曰此牌若得一銅錢吾今科富中式擲之
果是已而得筭並連捷故人戲呼之為一銅錢晉人戲下同

論書

張山來潮幽夢影曰楷書須如文人草書須如名將行書介乎
二者之間如羊叔子綬帶輕裘正是佳處張竹坡評曰所以義
之必做右將軍可發一噱

夏雨如赦

又曰春雨如恩詔夏雨如赦書秋雨如挽歌竹坡評曰赦書太
多亦不甚妙

牛馬

又曰牛與馬一仕而一隱也豕與鹿一仙而一凡也杜茶村評
曰田單之火牛亦曾効力疆場至馬之隱者則絕無之若武王
歸馬華山之陽所謂勒令休致者也亦可解頤

乾嘉

張士誠弟士信為相專任黃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以致債事吳
人為十七字詩云丞相做事業專用黃茶葉一朝西風起乾嘉
蓋明祖誅三人風其尸於竿乾焉明史樂府注

郊天鼓

漢人注經好臆造典故康成以郊天之鼓必蒙麒麟之皮孔融
笑其寫孝經必用曾子家竹是也陸園隨筆下同

方望溪

有飲於方望溪先生者先生絕不勸客或疑而問之先生曰禮

笑笑錄 卷四

四十一

主人宴客客將飯主人必攔禁以粗糲為辭客必強殮之以為
至美今主人勸客客反不殮豈禮也哉余按孔子食於少施氏
而飽客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將殮主人辭曰不足殮也
望溪所引本此然太泥矣無怪人之以為詭也

太極圈兒

陳見復廛聞錄摘宋儒習氣語數則為後學之戒如曰心常惺
惺曰活潑潑地曰太極圈兒大先生帽子高曰堯舜事業一點
浮雲過太虛皆幻誕可笑

公婆

廣西搖人男之老者一寨呼之曰婆其老婦則呼之曰公此與
嘲李居仁皤然一公公然一婆之語可前發一噱天香樓偶釋

焦蛤

沈存中筆談云慶歷中學士會於玉堂偶道生蛤蜊一贊令瓊人烹之公不至詢之則曰煎已焦黑而尚未爛坐皆大笑頃萊陽宋荔裳飲子齋適進海蜆宋以齒嚼之橫眉曰此物不甚佳半日止碎一枚耳坐客亦大笑事歸隱筆下同

假目

吾鄉章霖登第時年垂耳順眇一目狀頗醜及引見盛飾冠服翦紙爲睛貼於目遙望雙眸炯然既至上前不意脫落見者皆匿笑偶記小說載施肩吾與趙嘏同年不睦嘏失一目以假珠代肩吾嘲之曰一十九個人及第三十七隻眼看花蓋古有此事矣

笑笑錄

卷四

四十二

笑笑錄卷五

學詩

馮自孤學

獨逸寓退士手編

褚文淵嘗其鄉某生沉酣制藝試取高等腹若琉璃椀闊步搖欄書味盎然而於詩學一步不窺既晚就學於友友示用韻平仄之法居然謂得三昧即謬成曰吾人從事於詩途豈可苟焉而已乎然而正未易會也學者其知所勉夫藝林捧腹謂龍褒又一體也明齋小錄下同

婢罵貴客

某先達訪一舊友輕騎滅從造其虛戶之主人不出有前頭婢持軍持過庭起問主人在否厲聲對不在掉頭便去比返復問之曰已云不在焉又曉曉吾家來狂無生客不必頸懸珠串頭

笑笑錄卷五

帶尾波作許多樣子

當蟋蟀

貢生葉某誠實而耐獲一蟋蟀青項金翅視如珍寶家人告米匱私念豈可典也汲汲持盆往典中素識者誑曰是固佳第本店銀近虧缺須向姑蘇某典必如君願葉皺眉曰來往不便吾且休矣快快持之歸

酒舉

李樵峯天才俊爽性耽解不自修飾惟嗜盃中物就試禮部攜酒一瓶搜檢者白王大臣李請飲一舉而入遂席地牛飲過半力不勝願謂卒曰爾等籍此盜飲信不如爾願遂潑餘瀝酒香四溢王大臣模吳音曰真是酒舉

考優

每逢宗師考優諸生縫掖淺帶修容飾貌意氣殊自得有人戲作對曰吾子勉旃駕增廩附而上先生休矣在昌隸卒之間

誤解

彭文宗科試詩題序珠來去語出太平廣記通場問難一生謬作解曰頌延之齎白馬賦言汗出如珠也聽者誤以為彈絃子即大珠小珠落玉盤意傍一人謂既是絃子何又云馬其人遽曰馬是架絃者一誤再誤直堪噴飯

詩字

邵懋軒博覽典籍值字典新成三月而讀畢遇文詞幽奧如狼臙人誤金夜中亦識於是否問者盈庭或故造韻字以相難先生曰此字六書所不載唯我能識一手捏兩口當為亨去鼻涕之亨字其善詠諸如此

笑笑錄 卷五

二

招飲即赴

吳烈綺歲登賢書有人問其封君曰公何陰德致此笑曰凡招飲者先是五臟神願隨鞭銜不須伴來兩次是為絕大功德捨此則無諸語殊妙

結緣

賽天中嬰痲疾好持果分人身上囊袋纍纍悉貯果日循街市遇文雅客無論識與不識必迎與之曰結緣某年正旦邑宰褚公坐於堂以糕作元寶呈諸案褚色叫將呼伍伯幸旁人白其冤乃免

場中醉酒

彭文宗歲試一生酒醉亭午以白卷呈言病久不願作秀才請除名言畢嘔吐於堂彭為溫語申慰對曰功名事小性命事大

堅不歸就復諭教官贊助之狂北弗能搦管遂扶出命遲明補考焉記言某文宗批一白卷曰此四月當空一塵不染何吝教乃爾請歸農罷視此覺澆漓仁厚如懸香壤

官話

薛策三捷給有辨才眾畏其口口之八目謂國中夜夜已出矣嘗語倪子厚曰你如何常叫我薛策蓋欲以倪子報也對曰否我平日每叫你老策時以為語妙後以貴為四川典史適徐隣哉其守夔州本係同鄉舊識往見於書室中行庭參禮徐曰老策何必作此醜態及坐官語蟬蟬不絕徐曰我不如你你出來幾年官話已學了許多薛赧然而退

還磕頭

華亭知縣許公治以廉明稱民無謗議有某武生扭鄉人來稟

笑笑錄 卷五

三

許悉其人因詢何事某云我行街上伊担糞汗我衣許拍案曰爾鄉堪安得漫不經心致壞相公衣應重責不貸鄉人哀求甚切曰然則爾願罰乎可向相公叩首一百下即令某南嚮坐鄉人叩首于下俾役數之至七十餘日止我亦鵠突猶未問爾是文生抑武生某對以武曰誤矣文生值叩一百若武祇須五十耳當還叩二十又令鄉人南嚮坐某叩首於下某不肯兩役交捺之叩畢武生悻悻而去

要緊窮

黃學乾生長脂腴以貨得五品銜出入儀從同長官揮霍銀錢如土問閩門某待詔稱第一貨舟至蘇燕頭而回又於重九日將金箔放山頂深林高麓俱成金色此類甚多故時有要緊窮之語嘗冬晝見丐問左右曰彼何身體屢動對以冷而抖也

曰料可不冷乎傳爲笑語晚年不能自給備於姑蘇某氏主出
調客黃潛戴晶項隨後主駭問之曰吾青浦黃某也主不敢留
贈銀以歸其夫人尙有私蓄依父母家資於元日往賀節相見
下揖夫人褒拜乘間攫釵環奔出後以貧困終

書腐

諸生陸幽誦性愚癡人每給之以成談炳曾考曉蘭法於友友
曰蘭性愛肥惡臭將狗屎煎熟則穢去而澤存灌無不頑遵其
教臭達於隣隣人登堂詬詈又得一笛待問美否友曰美矣惜
未得三才氣未爲寶也因問如何可得曰子於黎明上屏脊日
始出持而指之十日可吸其精華陸卽去隔十日又問曰天氣
既得更教汝得地氣法擇深井沉於底祇七日耳若人氣須置
女子牝中三次陸陰念家有老嫗可無妨得潛登其牀揭被置
笑 笑 錄 卷五 四

笛老嫗狂喊夫人驚問故起裂其笛陸盛額曰所謂功虧一簣
也後館遠村家中嗤束脩外無禮物陸不便向東家言私買一
瓶滅書燈油貯焉歲暮將歸遺細君又恐人見密綴襪箱主人
出揖瓶蕩油淋漓以歸是類甚多迨夫人綿緜以終忽向妓
家宿旣歸宿資未償值新鼓盆紙鏹夥夥謂可抵錢提而往妓
怒擲之飛滿於地適友過調停而去

交易

高桐村善喫噉一日爲田產事詣某富室主人託故不出高坐
書塾旁聞師教於緝熙敬止於字讀本音高入戶師不爲禮但
問何幹對曰爲本家交易去事師曰何謂交易去曰田土往來
也師曰當是交易入高曰然先生於字上少了一圈我故易字
多一圈以補之師悟屬勿宣而爲之調處其事

嘲傳遞

縣府試多傳遞之弊唯黃公潼鯉局試吾邑關防嚴密接遞者
慌失題紙高才生競呼負負草率塗寫而出汪玉鉉作詩曰雖
饒銀錠與洋錢題目偏埋淺草邊小甲已尋五次後童爺尙想
十名前虛挨白日嬉遊過直待黃昏涕泗漣鄉也善夫都沒有
空餘匪石屢豐年蓋是日題已冠爲鄉也未冠爲善夫經題爲
屢豐年人皆帶得伍匪石稿云

孝廉鄙陋

陳燕公晚節繁贅無厭客憎其屢食於人未嘗作答強索之乃
折柬招友至晚雜選寶未治膳陰與夫人約驟相勃谿拾破碗
打碎客悉遷延去凡赴客宴魚肉果餅俱懷以歸素携布囊懸
臺棚一夕兩頭盛滿不能出棚孔客盡起周章無計計爲代出

笑 笑 錄 卷五 五

之又嘗醉踈於地頰以脚喊僕謂其足或受傷不知袖中藏有
蟹脚也時太平橋葛姓者熟食最精潔恒造其店道寒煖雜揀
野味銀之話之復拱手作別店主人樂交孝廉故得無嫌久恩
遇親友吉慶事饋金扇一柄面以飯粘骨以綫穿俾隣兒送去
身隨於後隣兒返半途收其帖剖分力金自携匪歸又曾喚婢
如市寫票曰來錢一大文乞發濃臘火腿湯一碗有鄉人誤稱
老相公者正色曰不得點

率叔

莊監生厚於貲捐貢後凡門戶器皿皆用官銜封記新置糞桶
亦寫候選儒學字樣又曾投刺姻戚與族叔偕寫帖曰莊某率
叔某頓首拜叔諱辨之曰我年長於汝况我爲貢生汝爲監生
無所爲非也

老童

鄰間齋白首操童子業為隣鋪假手自標於桌日出賣警句每句七又不二價凡觀場者多倩之其入場攜大籃內盛鹹菜數莖冷飯半盂及蟋蟀盆一枚日暮盆中錢滿繳卷出會覆試題為不曰白乎合下節束比藝劉公行人子羽文曰士馬芻糧昔所遇之情形俱是言中之淄涅山川草木昔所歷之境界盡成今日之匏瓜再覆題為雖執鞭之士中有句曰但論鞭之執不執無論士之雖不雖皆所賣句也

後嗣相誑

范公應聖情性迂執悃悃無華與薛策三會飲薛固孀始善笑也乃謂君家文正公名超千古而後嗣不昌諒德行才華俱被一人占盡耶范曰然吾誠不肖固不若君家上祖校書濤穢名

笑 笑 錄 卷五

六

流播使子孫得以伶俐過人

得罪阿哥

某業織冠兄係武生而子青其矜報至日校齒幾折賀者畢集兄亦在座某款款曰去冬有來勸兒應武試者予私謂兒苟有志何至習武通觀有庠生半皆與檢印有項帶有何榮耀且白沙在泥與之皆黑矣今得微倖竊喜前曾非謬時方彥臣在旁曰君言然哉然不為令兒地乎某抱慙同洞海連聲曰阿哥得罪

提督屬對

戊辰阜提督駐郡修葺世英堂武廟恭譔楹語曰忠義勇謀志高安天下英名一世威靈萬古傳又演戲作對文官百姓喜的是風調雨順武將兵丁樂的是國泰民安贊於學士為公萬重

拂其意借贊之中營某請再酌皂怒曰吾已就正文宗而汝嫌玷疥切某口張不能嚙遂以金作字丹漆煥然瑛日校射樂亭名臥虎亭又作聯曰文武盡桓國家事屬對未得環顧左右有侍卒跪對開弓射箭樂太平大真稱工亦情人書之今皆儼然懸挂

風鑑

有風鑑者來珠溪陰與居停約來相者默遞消息談遊奇中一道士俟主人他出盛服而往置銀曰中則贈否則讓斥無怪道士固儀容沛艾相之曰富曰貴曰壽稱譽不絕適主人歸微示以意而菱菱詞益工謂現為孝廉幾年或進士幾年擁旆節贊綸扉主人周章於後旁觀皆笑談畢乃高聲曰師太我之極口稱揚者不過欲得此一錠耳即納銀於袖

笑 笑 錄 卷五

七

張子白

張子白設帳于山周氏課徒暇專事佔畢或通音無寐兩隣俱作東極卓落國人漸謂周君家自請張先生防夜之犬可以不畜

倪蔡相誑

倪子木嘗謂蔡補亭曰朱子何以注蔡大龜也蔡曰亦猶注倪為小兒也

應試

于同友八人應試過泮關士人疑為梨園子弟問何處演戲僕答曰南京貢院中一友曰子等本皆傀儡未知何人能做一場好戲耳

別指

曩在雉盧場遇一客其甚豪自謂善五木訣一擲百萬晝夜無
倦色人見其將指中斷宛如刀切詢之曰昔年戒賭時所剝也
問之失笑

梅影夫人

孤山林和靖祠塑女像爲偶題曰梅影夫人或戲之曰何不兼
塑仙鶴耶君兩般秋雨兩處隨筆下同

不白之冤

陳句山先生年逾耳順鬚尚全黑裘文達戲之曰若以年而論
公鬚可謂不白之冤矣

伯夷叔齊

張船山太守在登州試士以伯夷叔齊命題有作每字二比者
先生題俳語其上云孤竹君哭聲悲叫一聲我的兒子呵我只

笑笑錄 卷五

八

道你在首陽山下做了餓殺鬼誰知你被一個混帳東西做成
一味吃不得的大碟八塊可爲噴飯

乙亥 新娘八字

明王完虛中丞初仕鄒平令與章邱接壤偶見章邱令問公年
答云乙亥回問之亦云乙亥公笑曰某是鄒平一審兄便是章
邱一審又有賀新婚回者人問新人容貌如何曰未嘗其貌先
嘗其命辛酉戊辰乙巳癸丑也蓋皆取諧聲爲戲

偷兒行樂

有詠梅花句云三尺短牆微有月一灣流水寂無人一輕薄子
見而笑曰此一幅絕妙偷兒行樂園也

師也過

金棕亭教授揚州儿名士投見無不文酒流連飲饌極豐或有

誦其過侈類陸商不似廣文昔藉者或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坐
客爲之哄堂

洪稚存詩

洪稚存詩才奇險好作驚人句可入仿其體云黃狗隨風飛上
天白狗一去三千年

筆客

有筆客生子肥碩或謂之曰羊豕鬼身加功選料此家用貨非
比賣門市者又書客生子酷似其貌一人熟視之曰原板初印
神氣一絲不走其非翻板贗本可知均本地風光也

張獻忠文 黨太尉寫真

宋黨太尉令匠寫真既成怒曰我前畫大蟲猶用金箔眼我便
消不得一副金眼睛見江幾隣雜說張獻忠尊梓潼帝君爲始

笑笑錄 卷五

九

祖命翰林作冊文皆不稱意乃自作云你姓張咱囉子也姓張
咱與你連了宗罷見綏寇紀略武人口吻可笑如此

嘲王伯穀

王伯穀有句云山上杜鵑花作鳥幕前翁仲石爲人客傲其體
嘲之曰身上楊梅瘡作果眼中羅蔔鬚爲花蓋王時思惡瘡而
一目又微障云

村學堂詩

海昌郭臣堯曾爲捧腹集有村學詩云一陣烏雅噪晚風諸徒
齊逞好喉嚨趙錢孫李周吳鄭天地元黃宇宙洪千字文完翻
鑑略百家姓畢理神童就中有個超羣者一日三行讀大中末
句尤趣甚

大老二老 吁嗟嗚兮

有兄弟二人雙生其友往往誤認一日遇其兄遽呼之曰二老知之者曰渠大老也其人曰總是一般的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又有一家舉殯窮極侈靡有述之者曰喪事從未有如是之闊者坐中一人曰此所謂吁嗟闊兮不我活兮是皆以輕語為詆諆也雖足資劇然亦是侮聖人之言

集對

某太守清苑人曾令涇縣頗貪酷一日辰起見廳事貼一對云彼哉彼哉北方之學者何足算也戒之戒之南人有言曰其無後乎

竊

天啓朝魏瑞生祠徧天下山東巡按李精白祝詞云堯天魏湯帝德難名魏字山移下書懼壓上公之首也此等諂媚真是想笑 笑 錄 卷五 十

空心血者

俳語

朱二泉孝廉仁和人性蘊藉而善諧謔一夕京邸小飲座皆杭人以笑話為令時二泉樹竿曝衣而插於木礫衣重風緊屢屢吹倒一人曰須用石礫方可不動一人曰石不動乎何以染坊元寶石君見其自朝動至夕也曰彼自有人脚踏故耳曰城隍山紫陽山每日千萬人脚踏何以又不見其動也曰彼乃大而實心故難動耳曰然則城河橋梁皆小而空心者何亦日踏而不見其動也按此俳語亦有所本見艾子雜記

家書

代巾幗寫家書虐政也余幼時曾為一親串寫寄夫書口授云

是瀟然猶言快惟雇工某人係原來頭週身僵肥兒風余曰可改竄乎曰依我寫遂連篇別字信手塗抹與之此與軒渠錄所載極相似

河豚贗本

米元章好摹易他人字畫楊次翁守丹陽元章過郡楊作羹以飯之曰今日為君作河豚元章遂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其實他魚公可無疑此贗本耳其詆諆特妙

活孟子

明陳白沙以學為粵倡其學一宗源洛姜進士麟者始見白沙曰吾聞他人多矣如陳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非人也人問之輒曰活孟子活孟子云

不能詩

笑 笑 錄 卷五 十一

十一

唐張道古名曉博學善古文讀書萬卷而不好為詩曾在張楚夢座上久旱忽雨眾賓詠之道古最後成曰亢陽今已久喜雨自雲傾一點不斜去極多時下成此真不能詩者矣事見張鷟耳目記

富翁語

吾鄉有富翁喜作刻薄語嘗曰錢財吾使役也百工技藝吾子孫也官吏縉紳亦吾子孫也人有詰之者翁曰吾以錢財役使諸子孫有不順命者乎語雖刻薄而切中人情屢聞於下

關玻璃 明遠堂

太倉東門有王某以皮工起家至巨富構一樓宋吳梅郵榜額題曰關玻璃或詢以出典梅郵曰乃道其實蓋東門王皮也聞者大笑又將心餘題一醫者之堂曰明遠堂人問其典曰子不

聞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尤妙

南風五兩輕

國初某監祭戀一優接枕者五六夕賞以五金其人不悅聞者曰此王右丞詩已說其難矣問何詩曰惡說南風五兩輕

歇後詩

吳中某秀才在學幕中忽折其臂痛苦萬狀作歇後詩云拋却刑于寡妻來看未喪斯文止因四海困窮博得七年之病既折援之以手全昏請問其目且過子游子夏藥甲曳兵而走多以虛字押韻匪夷所思

牛姓

紀文達善諧謔有天津牛太守為子娶婦紀與中表送喜聯云繡閣團圓同望月香閣靜好對彈琴初尚不覺也既而來賀指

笑 笑 錄 卷五

十二

之曰我用尊府典故何如

小字

崇明張南溪身長八尺同時有王鏡夫沈芷生俱短小三人莫逆往來相隨每玉峰試行道上王在前張在中沈在後諸少年目為小字癸卯沈中解元以去則又目為卜字後鏡夫召試賜舉人遂成一字矣今諸生尚以此為笑談

罵學官

松江張公星為諸生嗜酒而狂嘗夏日浴於泮池門斗禁之不聽兩學師出呵之張以汗泥浮藻覆面赤身立水中兩手擊水拒之學師怒令作此亦妄人也已矣題文張援筆立就後二比出股云此其人不可以教諭者也對比云此其人不可以訓導者也此亦妄人也已矣兩學師愈怒然竟愛其才仍釋之

夾帶柳號

乾隆某科會試有舉人甚富以夾帶柳號有同年友嘲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賢鹽官

海豐張穆菴都轉一日呼驛出嘗有老婦攜與新夫置別室者公笑遺之曰我是賣鹽官不管人家吃醋事

金腿詩

友人陳斗泉打油詩云金腿蒙君賜舉家大笑歡柴燒三擔盡水至一缸乾肉似枯荷葉皮同破馬鞍牙關三十六個個不平安真所謂鍊字鍊句音節鏗鏘者也

店聯

睢州一帶育酒店聯云入座三杯醉者也出門一拱歪之乎夏

笑 笑 錄 卷五

十三

鎮人家門聯皆書五湖天馬將四海地龍軍十字武昌城隍廟大匾書不其然而四字濟南有酒店曰者者居詢所指則近者悅遠者來也皆可笑

下第詩

唐青臣下第詩不第遠歸來妻子色不喜黃犬恰有情富門臥搖尾讀之令人失笑 隨園詩話下同

山谷詩

余不喜黃山谷詩而古人所見有同者王弼州曰以山谷詩為瘦硬有類驢夫脚根慈僧蔡杖余嘗比山谷詩如果中之百合蔬中之刀豆畢竟少味

仿詩經

今人附會聖經極力贊嘆豈燧齋戲仿詩經云點點蠟燭薄言

點之點點蠟燭薄言煎之注云煎煎去 其煤也問者絕倒

七事詩

湖南張少廷尉琛權奇自喜嘗戲題云一書高琴棋詩酒花當年
件件不離他而今七事都更變柴米油鹽醬醋茶殊解頤也

書書書

稅關書吏巡查如捕役緝賊虎視耽耽但一見書便索然姚雲
上作七古前四句云劬勞王事前旌一編中哦星夜關山踰笋束
牛腰素負載關吏疾呼書書書殆神來之筆

荆公句

王荆公最得意句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余以為上句是乞
兒向陽下句是村童逃學

方人

笑 笑 錄

卷五

十四

秦紫峰與客觀方竹客曰世有方竹無方人紫峯曰有曰何人
曰子貢問何以知之曰論語云子貢方人

春色

廣東珠娘無一可者余偶與龍文弟上其船意致索然問何姓
名龍文笑曰皆名春色余問何以有此美名曰春色惱人眠不
得

學聖人

有學究言人能行論語一句便是聖人有統袴子笑曰我已力
行三句恐未是聖人問之乃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狐貉之厚以
居也

村學詩

或戲村學究云漆黑茅柴屋半間猪狗牛圈浴鍋連牧童八九

縱橫坐天地元黃喊一年末句趣極

對聯

對聯有解頤者廣東海珠寺塑金剛與彌勒同坐聯云莫怪和
尚們這般大樣請香護法者豈是小人江西某題發濟院云看
諸君腦滿腸肥此日共餐常住飯想一椽鐘鳴鼎食前生都是
宰官身

畫臥 三乳

解李瀛善畫有人聘往寫真而主人久臥不出解戲改蘇詩贈
云無事此靜臥臥起日將午若活七十年只算三十五又山陰
人有三乳者金上清進士調之云胸羅星宿素襟披下字成文
亦大奇四乳曾聞男則百君應七十五男兒

小像

笑 笑 錄

卷五

十五

彭湘南善畫小像室中一叟獨坐有偷兒持斧穴洞而窺名曰
竊比於我老彭圖見者大笑

嘲時文道情

吳江徐靈胎有道情刺時文云讀書人最不濟爛時文爛如泥
國家本為求才計誰知道變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題兩句破題
擺尾搖頭道是聖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
祖唐宗是那一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裏買新科利器讀
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噓唏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孤負
光陰白日昏迷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

用史語

人家作醬瓿頭必書姜太公在此五字余嘗疑之孫文和秀才
笑曰君豈不知太公不能將兵而善將將乎又過張息侯家見

其奴攜燈籠上題額有此耳四字兩用史語令人莞然

得詩題

尹氏昆季皆能詩一日文端退朝召兩峯曰奉命和春雨詩汝可擬稿來明早帶去黎明公將朝諸公子侍公忽向兩峯拱手曰汝詩大好回顧婢曰速煨我吃的蓮子與三哥兒吃兩峯大喜四公子樹齋笑曰我今日又得一詩題矣諸公子問何題曰見人吃蓮子有感

雙白茶

康熙間汪東山釋精星學嘗自題燈籠曰候中狀元某後果大魁天下在京師時與方靈臯湯西厓蔣南沙齊名三人皆疏放方獨迂誕時相抵牾堂上挂沈石田芭蕉一幅所狎二美伶來錯呼白茶人因以雙白茶呼之方大加規勸先生厭之乃署其

笑笑錄 卷五

十六

門曰候中狀元汪驗靈臯免賜光庶幾南蔣或者西湯晦明風雨時來往又何妨雙雙白茶終日到書堂

椒椒

桐城張映沙若濂備儻負氣曾作熱河巡檢以杖太監 特擢河北同知者性雖剛正而喜詬諧桐城俗呼叔為椒椒其族弟曾敵編修鄉試分房有叔某為大興縣丞遵例迎送榜後門生有獻狐裘二裘者映沙賦詩謝之云 恩旨分房第一遭馬前迎送有椒椒鹿鳴宴罷懷銀器虎榜人來捏紙包白髮門生雙膝屈藍圈文字七篇高莫音分校無他樂夫婦同時著二毛

眼鏡詩

有人咏眼鏡云長繩雙耳繫橫橋一鼻跨或云終日耳邊拉短線何時鼻上仰長枷均可笑

題詞

諸七裏檢討性迂傲有人求題圖開卷見齊次風侍郎周蘭坡學士先題其心有所故大書曰齊、非、我、耦、周、衰、已、有、髭、兩、人、都、已、寫、何、必、再、題、詩

詩太甜 打油

雅謔自佳或以詩示仲小海仲曰詩佳矣可惜太甜其人問故曰有唐氣安得不甜蔡芷衫好自稱蔡子以詩示汪用敷汪曰打油詩也蔡怒曰此文選正體何名打油汪曰蔡子不打油何物打油

討蚊檄

有童子作討蚊檄云成羣結隊渾身流賊之形鼓翅高吟滿眼時文之鬼蓋憎其師之督責時文故也語雖惡恰有風趣

笑笑錄 卷五

十七

見上司

一舉人徵取山東某令初謁上司猝無酬對忽問曰大人尊姓上官甚駭強應曰姓某令俯首久之曰大人之姓乃百家姓所無上官益駭曰我係旗人貴縣未之知耶令復起立曰大人在何旗曰正紅旗耳曰正黃旗甚佳大人何不在正黃旗上官佛然怒問貴縣係何省人曰廣西上官曰廣東甚佳貴縣何不在廣東令愕然趨出翼日即勒歸改教到任僅一月耳涼棚下

相傳有暑中謁上官者揮扇不輟上官惡之因曰天氣熱可電衣既去外袿仍復揮扇上官曰何妨再脫固辭不獲遂去袍子而猶揮扇也上官復曰可更脫衫子堅辭不敢上官令侍者代為緩扣又談有頃而出人見之咸駭笑則緯幅固猶

在頭上也始暗上官蓋有意苦之耳此尤可笑附記

警僕詩

雙溪漁隱作俚語四律警僕云今年命運合當災撞着脆曠惡
殺才指挖茶既添黑手翻豆腐印煙煤遮臂草布常遮飯抹
盪麻巾又抹拾更有一般可笑處搨燈常帶滿頭灰鈍僕由來
懶性多人家那得懶如他隔旬油碗常留竈過午殘糜尚在鍋
板蓋生塵從未拭厨刀上鏽不曾磨近來學得痴呆計呵罵由
伊更奈何面皮黃腫氣昏騰擦鍋煤像龜君坐起新駒聞鼻
息行來踉蹌鞋根噉時菜汁連盤啞餓極鍋巴滿口吞料得
腸間難着汝陰司待汝去行瘋看渠惡狀幾多般待我描摹使
汝慙買實吃心偏減刻走跳還鈍又閒談烘爐半夜燒穿榻送
酒中途打破壘若到年終算工價扣賠定要十除三

笑 笑 錄 卷五

十八

巧對

紀文達公善屬對信手拈來出口成趣一日陸耳山學士云適
飲馬四眼井四眼井以何為對公曰即以閣下對可乎兩人大
笑或謂公曰京師招牌如祖傳狗皮膏秘製烏鬚藥去風柳木
牙杖滴露梅花頭油學任附店俱全草秋爽來學冬季飄經揭袂唐
宋元明古今名人書畫發賣川廣雲貴生軌道地藥材凡此者
既間命矣若書坊之老二酉以何為對公曰汝進正陽門羅城
時試於布傘上觀之其處乃書卜者書大六壬三字也蝶階
外史

狄希陳

狄希陳幼時不會讀書而寫一傳弄先生亘古以來奇怪頑皮
之事都是他幹將出來一日夏天先生白日睡個晌覺約摸先

笑 笑 錄 卷五

十九

生睡濃的時候他把那染指甲鳳仙花敲了一塊加些白礬恐
冷的驚醒了先生却在日色裏晒濕了輕輕的放在先生鼻尖
上又慢慢按的結實先生睡起一覺來那花已落得乾燥印在
一邊先生曉也不曉得只是染得一個血紅的鼻子先生照鏡
見好好的把鼻子醮了悶悶不快那曉得是他弄的神通茅坑
邊一根樹樛先生每日扳了那樹樛在坑上樛了屁股解手他
看在那裏一日起了个早拿刀把樹樛根上周圍削細仍舊把
土遮了先生吃過飯又上坑解手三不知把那樹樛一扳腦栽
葱跌的四馬攆蹄仰在坑內掉不起來小學生又沒本事拉他
只得家去叫了兩個覓漢不顧醜醜拉起來脫去衣服借了狄
員外上下衣身換上把糞浸的衣裳足足泡洗了三日這臭氣
那裏洗得淨狄員外再三賠禮只好將那一身衣裳賠了先生

一日先生有朋友來同着出去狄希陳爬在院子裏槐樹上頭
要先生忽然走了回來熱得通身出汗解了衣服撥椅子放在
樹下乘涼他見先生坐在此不敢走下尿急了從樹上呼呼的
溺下來先生伸了頭正在打盹可的灌了先生一口先生喚
下來打了一頓一日放了晚學走到山溪裏洗澡看見先生來
了他把河裏的泥帶頭帶腦抹了偏身先生乍見吃了一驚細
看方知是他問說你洗澡便了却為何滿身塗了泥他說我若
不塗了臉面恐水裏鑽出龜鼈來要認得我哩先生又是可惱
又可笑一日見先生坐在那裏昏昏他不好睡覺粧了解手走
到茅廁裏門了門在門底下鋪了夏布褥子在那裏夢見周公
先生肚子痛欲解手走到門邊知是開的只道有學生解手走
了回來肚中漸漸得緊又去了去廁門仍不開又等了一大會

查問何人在內單不見狄希陳先生愈痛愈急叫那門樊噲也撞不進去人說先生發出恭你快開門他說哄哄開了門好教先生打我先生說你快開了門我不打你他說果真不對我先生你發個誓我才開門先生又不肯說誓聞不容髮之際先生一掬大尿盡撒在褲襠之內極得先生踉了踉腳自己咒罵道教這樣書的人比忘八還是不如同窗口號曰孔門三千徒弟誰如狄姓希陳染鼻溺尿創撇專一侮弄先生狄希陳年紀大了越發機械變詐無所不為做秀才時同學官到五里鋪上迎接宗師在一個大寺等候他悄悄地吧學官的馬一蹬一蹬的牽到那極高的一座鐘樓上宗師將近教官乘馬前迎再尋不見馬門斗到鐘樓上那馬正站在那裏誰知那馬上樓易下樓難直費事雇了許多人把馬捆了脚方抬得下來馬被捆麻木

笑笑錄 卷五

二十

不能即時行動宗師已近教官只得步行了數里查不出牽馬的人也罷了又一日往學裏去撞見一人拿了一籃雞蛋賣他叫住了商定了價錢要把雞蛋見一清數叫賣蛋的把兩隻臂抄一個圈安在馬臺石上他自己把雞蛋一五一十數在那圈內既數完了他說我去取籃來盛就與你錢却從東邊學門進西邊橋星門出一直回家去了哄得賣蛋的蹲在那裏坐又坐不下起又起不得手又不放開孩子們你拿一個飛跑我拿一個飛跑漸漸得教化子都來搶奪直待一好人走來替他拾在籃裏方始了事城內有座大高橋一個老人挑一挑糞要過橋來他一把拉住說你有年紀了怎過得去你扯出担子來我與你逐頭抬過去那人道相公真個好心想我是不勞相公垂念他說我不遇見就罷了既遇見了心上不忍若不遂我

笑笑錄 卷五

心願我覺也睡不着的老者安之我與你抬一抬何妨不由那人不肯替他抬過一筐他却說道你略等一等我做點小事便來一溜而去哄得那人久候不至兩筐糞一在橋南一在橋北這樣臭貨又沒別人肯抬只得來回七八里叫了他婆子來抬過那一筐方纔挑了回家醒世因緣傳

嘲射鵠

多九公道向在海外曾吃一箇大米寬三寸長一尺過後精神陡長一年不食後聞宣帝時背陰國來獻清腸稻每食一粒終年不餓才知其名林之洋道怪不得今人射鵠每每所發的箭離鵠還有一二尺遠他却大為可惜只說差一粒米俺今才知道他說差得一米却是煮熟的清腸稻唐敖笑道煮熟二字未免過刻鏡花樓下同

笑笑錄 卷五

二十一

公冶弟兄

有行酒令而坐客忽作土音者或說笑話曰有公冶短者去見長官長官道公冶長能通鳥語你何所能對以能通獸語適有犬吠之聲長官道你既能通獸語可知此犬說甚麼公冶短聽之良久皺眉道這狗滿嘴土音教我怎懂或又代人說笑話曰有公冶矮見長官長官問所長即公冶短之弟也亦通獸語正在談論適值驢鳴長官問何說公冶矮道他說他不會說笑話合坐大笑又強之說則曰有公冶矮者也通獸語這口正向人賣弄其技忽聽得有人問他說甚麼公冶矮道他在那裏教人說笑話哩

害眼睛

一官初到任上堂審事原告被告各執一理官因說道你們的話

本縣都不明白今先據原告的話打被告二十板子那被告的話也還有理再把原告亦打二十板子這件事就可結案了官正欲退堂那書吏皂役都上來告假官問為甚麼事都回道告假回去昏眼睛官哼了一聲道我看你們兩個眼睛都好好的怎說害眼睛那書吏皂役稟道老爺的眼睛看着小的是明明白白的小的們眼睛看着老爺却是糊裏糊塗的補紅樓夢

封翁

吳俗田房交易作中者曰螞蟻有賈某業此卅餘年家小康買適下婢生子以八字乞某學廉算之某故善諛謂曰令郎英造必大貴汝他日當作封翁賈信之督課甚力而兒性慙年十八惟大學三頁粗能成誦人或問令郎讀左傳否賈曰今讀右傳矣蓋日聽其誦右傳首章右傳二章故也後值賈八十生辰衆笑 笑 錄 卷五 二十二

客稱祝某孝廉亦在坐賈疑其言之不驗復理前說某曰君頭銜已貴何必倚佳兒博封誥賈問云何某曰中人科中人升賈田司主事外權合同府知府例封文契晉封草議大夫衆客聞堂大笑賈始悟其戲而封翁之想乃絕

騙帽

蘇州通貫橋邱姓言郡中富室兒頭戴一珠帽值數百金乳媪携立廳事一人盛服昂然直入謂兒曰叫聲公公乳媪亦曰阿官叫聲公公其人曰不叫公公要取汝帽兒遂戲揭其帽執手中曰不叫公公取帽兒去矣以其帽置懷中緩步下階曰真個取帽兒去矣遂自庭中昂然竟出復回身立於門外曰不叫公公取帽兒去不轉來矣乳媪又謂兒曰阿官叫聲公公公公好還汝帽兒意謂戚黨長者與兒戲也候公不復入出視之杳然

笑吹影

糟督

許秋崖先生由粵西撫改漕督道經長沙例用儀仗善化承值者於衙牌上誤漕為糟先生行後寄詩云平生不作醉鄉侯况復星軺避置郵豈有尚書兼糶部漫勞明府總糟邱讀書字要分魚水過客風原似馬牛聞說新衙已遷轉武岡可是五紅州蓋善化令某已擢武岡刺史故末句及之善化縣志

楊雄石秀

與山有獄久未結大府擬至省安阿郡伯冷司馬會鞠仍以原辭上大府委員復訊乃盡翻前讞以仇殺報阿冷二君被議職時有楊逢聖者性剛直寓與石赤霞最近兩人交最深臺以楊雄石秀目之每逢二人偕坐必問以巧雲安在楊聞阿冷被

笑 笑 錄 卷五 二十三

斥氣憤大言曰何物委員坑人至此即吟云安得上方斬馬劍語未畢一友應聲曰翠屏山上殺迎兒閣坐大笑

一錢不還

劉翰若任江夏頗有廉名而私負多不能償一日奉檄鞠孝感訟案有素封者持多金餽謝若却之而結案頗速其人感無以報以一錢不還額懸之大堂蓋取劉氏故事以頌也越一夕額上選字忽易為還字遂成一錢不還矣知為索逋者所調弄不意守錢奴解作此韻事

郡伯詩

田輔廷郡伯與張梧岡曾及昔時郡中同事在竹林寺談道者今一為兩浙運使一為衡永觀察一為某省方伯而我獨守此郡不勝今昔之感因吟曰竹林談道幾多時運道藩台我府知

悟曰曰府二字倒用自係因韻而起但嫌不甚現成詩以成語足之善惡到頭終有報只差來早與來遲問者傾倒

江陵縣詩

江陵有匿名揭帖索星使按臨查辦王右副時署縣事應接紛紜日不暇給竟置催科於不問賦詩云鍋有千般罄惟今罄得兒大差方袞袞巨案復洶洶糧櫃何時啓漕倉盡日封微員何所戀革職也稀鬆

王姓詩

劉觀亭言及寅好中王姓最多有新舊二詩可證舊詩曰三槐舊族實堪誇聽我從頭說幾家小二沿門敲鼓板老人_叶到處送琵琶已無道士能降怪剩有虔婆慣賣茶地下若逢韓搗鬼豈宜重尚後庭花新詩曰天下三橫總一家不妨東扯與西拉

笑笑錄

卷五

二十四

詳符縣舊爲明府辛卯科會中探花三叔信來平緬甸大兄書至任湖嘉有朝走上靈官殿五百年前老阿爺其所云必有所指惜未詳其事

屠子

有鼓刀起家者其子習舉子業就正於某太史太史評其文曰有骨力有勛兩置之案頭咀嚼不厭其人大喜偏示鄉人有直告者反怒而斥之此太史可謂惡作劇矣

馬桶詞

偶偕數友會鞠訟案座中有欲大解者或詢屠湘亭曰貴鄉無論男女皆用眉公馬桶而婦女所用尤精習俗使然耶曰然若未聞黃鶯兒詞乎請聽之詞云命漆鐵箍腰貼香臂坐阿嬌渾如仲於中軍帽紅蟬蟻小巢翠葦細毛依稀露出淋鈴調濕

辛驥夕陽影裏疏竹響蕭蕭開堂大曠欲欲大解者亦遂止按相傳末句或注云蕭蕭馬鳴也蓋吳人謂溲馬桶曰蕭實

巧合耳

候補縣知縣

方竹濃調方伯孟素勳方伯笑向曰頃見一稟牘官銜自稱候補縣知縣未知何府所轄時一候補知府在坐應聲云當是卑府屬下方伯爲之解頤

漢朝腦袋

竹濃又云一友臉奇黑痘多如錢大眼淚終朝不止而聲頗清越談鋒甚利嘗自詡云我聲音嘹亮口才敏捷晉人清談當不過是勞一友曰足下聲音漂亮固是晉人清談足下面孔嶮崎歷落滿裏包漿非漢朝腦袋即聞者絕倒

笑笑錄

卷五

二十五

大大人

一縣尉爲江南顯宦胞兄每向人曰我在江南著中人皆以大大人呼我君輩休小視也方暢弁曰足下本身有一絕對知之乎其人聞之暢弁曰吾輩見大府則稱卑職足下見我輩又稱卑職足下非湖北卑卑職江南大大人乎

下回不敢來了

一名進士奉部檄來楚督謁方伯默無一言瀕辭出方伯送至堂皇下大衆前行忽獨留後方伯疑其別有所陳詢之無以答讓之行則又却固讓之乃勸慰云大人如此謙恭下回不敢來了

忘八罵人

某明府口才仙給郡守某更儂一以與某機鋒相對兩不相

下一日某為郡守所擗揄嬉笑怒罵正不能堪而郡守方揚揚得意顧某曰知公善謔何不縱談以博一粲某佯稱不敢郡守促之某曰有一鄉老思作狹邪遊詢知有大開門半開門之別適入城見一家扉半掩遽排闥入榻坐解腰纏呼錢樹子出見主者怒罵之欲飽以老拳乃駭而奔其人究茫然未明何故問人曰適則罵我的是忘八否

禮道觀風

周介夫云各衛所為禮道屬員道署有公事必懸牌曉示衛弁探差者即走告本官得以先期預備一禮道新任懸牌觀風題為視其所以一章探差者告衛弁云新創三衛所後面話尤非吉語已另補新官矣各衛弁大驚問新官何姓所示何話探差曰一為視其所以老爺一為觀其所由老爺一為察其所安老笑 笑 錄 卷五 二十六

爺後話則為人馬瘦哉人馬瘦哉介夫之詞未畢同人大笑至有脫頰頰而捧面者

荷校聯額

一生員為人代倩事發荷校百計求脫不能得因仿健於刀筆者苦祈之其人曰此當以風雅動之於柳上書額曰瓊林獨席又書聯曰坐破寒毡從此漸入佳境與架類同音磨穿鐵硯而今才得出頭學使見之笑予省釋

通家派

某生絕穎悟嘗與同人閒步見裝潢店貼對聯款書通家卷三字某問何典友曰源頭我未攷大約不出五經內昔陳靈公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往夏氏之邑故詩曰陳常於時夏無此疆而界疆界都無非通之謂歟陳常於夏非通家卷之謂歟某曰

君論明白曉暢遂深服之既而就館於楊安浜暇日出遊遇前友各道闊懷因詢近况某曰近在通家浜課徒友曰改日造訪一揖而別越日友於城內外徧訪通家浜無有知其地者友亦置之後兩人又遇友曰君所云通家浜果有其地乎無一人知之某曰僕館楊安浜以二字不雅故隨改之友曰楊安二字何以不雅某訝之曰自君言之而遂忘之耶天寶宮中故事耳友為之狂笑夜爐下同

脫調

京師王阿鬍子極勢利寓某胡同時有兩姪來候一秀才一童生王留秀才飯聽童生自去好事者以時文譏之云惜也王二僅得為秀才也假令其上而為舉人為進士為翰林王阿鬍子方將撥髻捧屁之不暇而甯止於留飯幸也王三猶得為童生笑 笑 錄 卷五 二十七

也假令其下而為皂隸為奴僕為乞丐王阿鬍子且將揮拳勒臂之不暇而甯止於不留飯此話舊矣人曰此為脫俗調蔣心餘空谷香樂府江都令發學連舟次錢唐得詩二句云袖中吳郡新詩本襟上杭州舊酒痕某生素滑稽近鄰富翁從羊毛場遷由斯弄由斯俗作牛屎生贈詩二句云袖中牛屎新詩本襟上羊毛舊酒痕予曰此可謂脫雅調

顧騎龍

余叔家閩人顧騎龍狀極醜而性醇雅耽書籍斷簡殘編珍如拱璧并喜作詩信口脫出綽有情致記其販瓜到我家來賣子以賣瓜為題試之應聲曰郎君端的買西瓜儂買西瓜價不差包拍大紅兼蜜練竹爐無用再煎茶予贊歎之騎龍喜述其近作云佳人獨宿千千萬才子孤眠萬萬千老天若肯行方便兩

處牽來一處眠余爲大笑

阿連

凌某歸安諸生其父業估有僮阿連略識之無油嘴滑舌主人每寬縱之值生秋試後錄文質諸名宿皆大贊必售獎語累牘生喜不自勝而阿連在旁揶揄不止且謂乃翁曰官人必不中翁曰故曰名宿所決必不謬翁問生則文中並無譽議也亦置之後竟康了翁乃呼問之阿連曰名宿所評必不謬參不見其跋語乎翁取閱仍不解阿連指跋中脫去町畦四字曰脫去釘鞋豈有響屐無響聲不中也名宿決之良不謬杭人傳爲話柄

杜康廟

諸酒人議立杜康廟破土日掘地得碑時諸人已入醉鄉見有同大姐字樣遂添設後寢居然爲杜夫人矣落成後請縣令拈笑 笑 錄 卷五 二十八

香令至後寢見碑大駭曰此周太祖碑也亟移廟外夜夢一衰冕者來謝令詢之曰我是前朝周太祖鋪配杜康爲夫婦若非縣令親識破嫁著酒鬼一世苦悶者絕倒皆大歡喜下同

盲詞

相傳一秀才喜看盲詞屆歲考題係子曰赤之適齊也至與之粟九百辭生援筆立就文曰聖人當下開言說你今在此聽分明公西此日山東去裘馬翩翩好送行自古道雪中送炭爲君子錦上添花是小人豪華公子休題且表爲官受祿身爲官非是別一個堂堂縣令姓原人得了俸米九百石堅辭不要半毫分案出置劣等

又見廣新聞紙載亡人無以爲寶題文有舅犯出班啓奏曰云云與此同一機杼均可發笑

小青

拆博字爲小青本無其人其傳及詩虞山譚生所作流傳日久演爲傳奇至有以孤山訪小青墓爲詩題者真落鳳坡巾麗士元同一可笑

雅片癮

作勞人年老病多遇節氣使發世謂身上有一本大清時憲書服雅片人日久癮深差時刻不得余謂身上有一座西洋白鴨鐘

聘齊圖

晉郗克眇魯季孫行乞禿曹公子首僂衛孫良夫跋聘齊之役適然相值謂四人不幸而俱聘於齊又不幸而有齊君與其母之無禮使眇者御眇禿者御禿僂者御僂跋者御跋令百世下

笑 笑 錄 卷五 二十九

猶爲失笑然無此則四人不傳又不幸中之幸惜時無好事者繪作一圖也 一毛不拔

鍾呂二仙飲於肆每遇一人雅相親熱入坐共飲鍾疑爲呂之友呂疑爲鍾之友其實皆非也二仙具知之一日復飲於肆其人又來益加熟悉鍾欲難之因出一令曰口耳王聖人飲酒亦何妨壺中有酒盤無茶言至此卽向純陽背上拔出利劍自剗臂肉一塊置於席間曰借汝青鋒割一方次至呂仙接令曰臣又具賢人飲酒亦何碍壺中有酒盤無茶言至此亦拔劍剗臂肉置席上曰自把青鋒割一塊次及其人其人苦思良久因曰禾火心愁人說與聖賢聽壺中有酒盤無茶言至此向眉間拔數莖置之席曰拔把眉毛當點心二他不允曰我輩俱是剗肉

相待足下何僅以眉毛了事其人曰小弟苟非二位大仙面上
一毛尚且不拔今蘇州有絹人黨者類皆衣服鮮明風流白賞
遇一面交亦殷勤倍至實誘為浪蕩以沾餘潤若輩則守定一
毛不拔之戒落得一生花底活耳或戲問之曰願聞子之志曰
帶肥馬衣輕裘與朋友閱費之而無算

題額

有富戶新起大宅央人題額堂曰嘉客軒曰景得齋曰向和其
子已延師授讀父令誦之子皆倒讀曰堂客嘉軒得景齋和向
其父因惡而易之

名實不符

名不副實聖人有風哉之歎余浮沉鄉里街談巷語熟聞於耳
核諸名實輒不相符摘數條以見一斑俗兒座地卷帙全無輒

笑笑錄 卷五

三十一

曰書房醫士堂中膏丹烏有動稱藥室頹唐晚景赴州郡之賦
必號童生綽約妙年到奴隸之儕每誦老僕爭呼馬面恰是猪
頭通號象牙原來駝骨浩然巾戴笑人頭上羅漢裙東浪子假
問天然几刻意雕花自斟壺殷勤勸客公然束帶猶說畫鈎現
在插花尚云筆洗武士被雀衣而射鶴佳人裏馬甲以調鸚女
清客定曰官人小尼姑必稱師太稍知脉理呼作郎中大有資
財尊之員外開叢林於市上日以山門擊方牖於壁間指為月
洞思之真堪失笑

可笑事 怪事

醜婦豔妝豪奴佞佛老和尚爭鐵錢小道士作法專酸秀才入
妓居大夥計官場大老慈貧微員學樣思前報市俗咬
文字濃婦吃心齋怪人說大話田舍翁結鄉宦婦姻會醋吏嗜

名人嘗藹皆可笑惡後生不讀書而老者讀書骨吏子孫應
舉而宦門不習舉業貧者妄用而富者節儉食者憂慮而肉
食者泰然僧道食葷而俗人茹素真咄咄怪事

蕈詩

松陽縣詩人程渠南滑稽之士也與僧同食蕈僧曰聞公素有
詩名請賦此渠南應聲曰頭子光光脚有丁祇宜豆腐與菠菜
釋伽見了呵呵笑煮殺許多行脚僧二人大笑而起

買靴

馮道和凝二人同在中書和買靴用錢一千八百馮買靴用錢
九百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值幾何馮舉左足曰九百和
性褊急顧吏實曰吾靴何用一千八百馮徐舉右足曰此亦九
百其善於周旋人如此

笑笑錄 卷五

三十一

唐時對

唐閻立本精於畫朝野珍之既而輔政全無宰相才時有姜怡
者以戰功至左相人為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諱

錢良臣子改讀孟子今之所謂參參者古之所謂民賊也非諱
之乃罵之矣馮道門客講道德遂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
說演六字為十二字王僧彥父名師古呼硯曰墨池鼓曰皮棚
知嶺南郡一官上謁題刺曰永州司戶參軍李墨池皮棚祇候
臨淄令石昂謁監軍以監軍諱石改稱石昂諱之為害使人不
有其名不有其姓并經文俱失其故可笑

笑哭

陸士衡有笑疾而唐衢以善哭名使同時相遇中坐參以半面

先生為義父拜畢出懷中珊瑚念珠雙手捧獻先生面發赤疾趨而出某夫人追至廳事圍繫其項座上客滿皆大驚失措越日有人題詩於門曰繼從子第拜金蓮子中堂妾封淑人其夫人其義女也今拜多又姓榮熱開門閭新戶部淒涼庭院舊中堂翁如有意應憐妾奴豈無願賦為郎百八念珠親手奉臨風幾陣乳花香

趙古董

西粵撫軍忘其名有直隸趙相為廣文三十年推升柳州融令年耄矣調見時撫軍踞胡床命趙坐廡下趙兩手抱椅於臂僂僂而上直至膝前謂撫軍曰某初至此人地生疏未稔何邑最佳能使某飽囊橐以正首邱乎撫軍微笑曰余之職在黜貪情而進廉能為屬吏謀財非余所敢知也同僚因以趙古董呼之數月後緣事勒歸

笑錄 卷五

三十四

仇十洲

周讓谷先生乾隆庚午以第一名獲雋主試者新建裴文達公時周姓中者十人人問何以中周姓如此之多公笑曰此之謂仇十洲也聞者哄堂而冷原

杜荀鶴

西陽雜俎有富家子杜四郎好為詩號荀鶴以杜荀鶴又唐書羅昭威傳自己所為詩為偷江東集紹威較雅荀鶴噴飯矣榕堂續錄

三庫大臣

吳退旃尚書體弱畏寒每冬天必著火褲棉褲皮褲三層京師戲稱為三庫大臣浪迹叢談下同 御史大

古人避諱有絕可笑者而莫甚於楊行密父名愆以與夫同音遂於御史大夫光祿大夫等稱直去夫字尤為奇創

九錫

近官場中指知縣權同知知州為加九錫節相孫寄謝與余數之一為水晶頂珠二為白龍補服三為朝珠四為紅緞五為紅心兩櫻六為紅心拜墊七為馬前踢胸八為大夫誥軸而忘其一思索不得或曰尚有宜人誥軸一分可以當之公大笑曰所謂有婦人焉八錫而已

巧對

近年英人之機或嘲以楹聯云頭上有情彩翠羽胸中無策退紅毛亦巧不可階

賀聯

笑錄 卷五

三十五

江南某年五月童試題夫人自稱曰小童有某生初入泮是科鄉試題係君子不以言舉人某生遂聯捷有客賀以聯曰端午以前猶是夫人自稱曰重陽而後居然君子不以言可謂巧湊傳聞係吾鄉謬心如水部事未知確否

阮園

余嘗問阮雲台師府中之園如何師笑曰我無買園之力即有之亦斷不買揚州仕宦人家無不有園郡人即其姓以名之如張曰張園李曰李園我有園亦必呼為阮園是誠不可以已乎歸田瑣記下同

松中堂

松中堂為伊犁將軍置夫人於別院院屋三楹中為堂西為夫人臥室東為佛堂公每日五更入禱佛畢坐堂中與夫人啜

茗閒話半時乃出夫人每四更起梳沐以待之無間寒暑同時
有策大人者公事故簡每黎明起即駕驛車傳食於同寅署中
亦無間寒暑那繹堂時亦在西城嘗戲語人曰我若死入輪迴
必與閻君同或爲男或爲女或墮畜類惟命之從但不願作策
大人驃及將軍夫人耳

廣文聯

汪憲庵爲江蘇學政例至金陵錄遺才撰聯云三年燈火原期
此日飛騰倘或片念偏私有如江水五度秋風曾記昔時辛苦
仍是一囊琴劍重到鍾山道光初某廣文送考至省故事廣文
送考者例向學使求所屬遺才二名時沈小湖爲學使一概謝
絕某戲改前聯云三年辛苦只求兩個遺才倘蒙片念垂恩感
深江水百計哀號不替八棚伺候拚着一條老命撞死鍾山學
笑 笑 錄 卷五 三十六

使聞之亦不罪也

續縣令

湖南撫部某初入境有友來迎談次聞近有新聞乎猝不及對
乃曰近有一對甚工有縣令姓續名立人者人贈聯云尊姓原
來貂不足大名倒轉豕而啼撫部一笑而罷及到任竟劾去之
實則令乃好官也

十字令

近時有首縣十字令曰紅 圓融 路路通 認識古董 不
怕大虧空 圍棋局中中 梨園子弟殷勤奉 衣服齊整
言語從容 主恩兼養滿口常稱頌 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
空又有佐貳十得云一命之榮稱得兩片竹板拖得三十俸銀
領得四鄰地保傳得五下嘴巴打得六角文書發得七品堂官

靠得八字衙門開得九品藍服借得十分高興不得曲終奏雅
亦官箴矣

衙參

州縣衙參情狀可笑有分段編爲戲詞者一日烏合二日蠅聚
三日鶴噪四日鶴立司道站班五日鶴驚六日鳥趨七日魚貫八
日鴛鴦九日蛙坐十日猿獻謝茶十一日鴨聽十二日狐疑十
三日雀行十四日鴉飛十五日虎威各與夫十六日復餐十七
日牛眠十八日蟻夢真可入啓願錄也

清客

都下有清客十字令曰一筆好字不雜 二等才情不露 三斤酒
量不吐 四季衣服不重 五子圍棋不悔 六齣崑曲不推 七字歪
詩不遲 八張馬甲不查 九品頭銜不選 十分和氣不傷 其注於
笑 笑 錄 卷五 三十七

後者則更進一解矣

行令

江南無錫令卜大有善戲謔聞新任宜興方令有口才思窘之
與武進令預構一令會公宴舉觴曰兩火爲炎此非鹽醬之鹽
既非鹽醬之鹽何以添水使淡武進令曰兩日爲昌此非娼妓
之娼既非娼妓之娼何以開口便唱方令曰我不難遵但恐胃
犯卜老先生衆曰但言之乃曰兩土爲圭此非烏龜之龜既非
烏龜之龜何以添卜成卦衆大笑

宗室

四品宗室中有胸中不甚明白而口才甚佳者或嘲之曰胸中
烏黑嘴明白余爲代對曰要際鷄黃項暗藍對仗頗巧衆爲解
頷

給事尚書

齊東野語云兵部尚書夏原吉於水江南與給事中某同寓僧寺某如廁甚急夏戲曰披衣靴履而行給事給事即對曰藥甲曳兵而走尚書尚書蓋猶言常輪也巧對錄下同

陳蔡相謔

詩話總龜云蔡君謨與陳亞相友善一日蔡謔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應聲曰蔡襄無口便成衰雖巧謔亦虐矣

士產

鶴林玉露云楊東山嘗言昔周益公洪容齋侍壽皇宴因談肴核上問鄉里所產容齋對曰沙地馬蹄隨雪天牛尾狸益公對曰金柑玉板笋銀杏水精葱上吟賞又問一侍從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龍脚老婆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為一笑某嘗陋三笑 笑 錄 卷五 三十八

公之對首帥五羊同僚酒邊各舉土產某曰他無所產獨產一

馱場子耳

于妾王兒

褚石農外紀云兵侍項文曜媚附于忠肅每朝待漏必附耳密言行坐不離時日為于謙妾又戶侍王祐貌美無鬚語事王振振一日問曰王侍郎何故無鬚祐曰老爺所無兒子豈敢有子謙妾與王振兒正可作對又天順間錦衣門達甚得寵有某為達門客鑄印曰錦衣西席有甘棠為洗馬江朝宗婿亦有翰苑東床之印可為的對

廣文秀才對

雪濤諧史云一秀才送廣文節儀用銀三分廣文出對曰竹笋出牆一節須高一節秀才應曰梅花遜雪三分只是三分

楊李對

楊文襄公遺事云楊憲庵口氣盛李西涯怯寒二人嘗並坐西涯屢以足頓地憲庵曰地凍馬蹄聲得得西涯見其吐氣如蒸應曰天寒噤嘴氣騰騰

陸陳相謔

宦游紀聞云陸文量為浙游與陳啓東飲見其寬髮曰陳教授數莖頭髮無法可施啓東曰陸大人滿臉鬚髮何須如此陸大歎賞笑曰兩猿觀木山中這猴子也會對鬚句啓東曰有犯幸公勿罪乃云匹馬陷身泥內此畜生怎得出蹄相與撫掌而退

紳瑄相謔

梁溪識小錄云明嘉靖間一內瑄銜命入浙與司北關南戶曹笑 笑 錄 卷五 三十九

司南關北工曹飲瑄欲侮紳酒酣出對云南管北關北管南

關一過手再過手受盡四方八面商商買賣辛苦東西瑄故車微曾司內關工部對曰前掌後門後掌前門千磕頭萬磕頭叫了幾聲萬歲爺爺娘娘站立左右瑄慙憤欲自戕二司力勸乃止

以姓相謔

野獲編云嘉靖間胡宗憲以江南制府禦 巡鹽御史周如斗宴於舟中二人素相狎侍者誤傾酒壺周云瓶倒壺撒尿值篙工捩舵胡曰舵響州放屁各以姓相謔然而俚矣

倪賈對

野獲編云賈憲使里居一日雪後披裘立門前有少年倪麻子者素好侮人賈見其著履呼曰有一對能翻否對曰釘靴踏地

泥麻子倪日能之但不敢耳賈曰吾不罪汝倪即日皮襖被身
假畜生賈而赤詬詈而入

知縣相諍

文行集云鄭洛書爲上海縣緝豹爲華亭縣議論不相下一日
同坐人報上海秋試脫科誦笑曰上海秀才下第只爲落書鄭
應聲曰華亭百姓當災皆因孽報

杖銘

相傳錢虞山有一杖自製銘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
有是夫歸 國朝後此杖久失去一日得之有人續云危而不
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錢爲之惘然

五行四方對

乾隆間工署火金尙書督修之有人出對云水部火災金司空

笑 笑 錄 卷五

四十

大典土木適紀文達入朝有中書某狀貌魁梧自負爲南人北
相公驟然曰南人北相中書科甚麼東西

脫口對

同人爲春盤會有以太極兩儀生四象命對者適紀曉嵐至同
人約曰對訖始許入坐公曰春宵一刻值千金吾饒甚無暇與
諸公爭勝也坐客無不絕倒或云道士娶妻有作賀聯者先得
出句而文達從旁足之也未知孰是

兩生對

有兩生鬪紀文達一額有黑癩一左目瞽公見之大笑兩生驚
訝公笑曰吾偶集杜句得片雲頭上黑孤月浪中翻一聯耳

醫生對

有醫士自誇工於屬對適逢官以緞裁衣令對曰一疋天青緞

應曰六味地黃丸達官喜款之別院因以避暑最宜深竹院令
對應曰傷寒莫妙小柴胡適聞花香又曰玫瑰花開香聞七八
九里應曰梧桐子大日服五六十合坐撫掌余曰此椰榆醫
士者必先有對語而以出語就之耳如果有此人使賦雪詩必
云昨夜北風寒天公大吐痰一輪紅日上便是化痰丸矣

賓主互對

三山笑史云有村館延師者每七夕例設款師亦知之適遇七
夕師探廚中並未庖具因呼其徒出對云客舍淒涼恰是今宵
七夕徒不能對以告其父主人知其意笑曰我忘之矣因代對
云寒齋寂寞可移下月中秋迫中秋又寂然師復命對云綠竹
本無心遇節即時挨不遇其父笑曰我又忘耳因對云黃花如
有約重陽以後待何遲至重陽仍寂然師復出對云漢三傑張

笑 笑 錄 卷五

四十一

賈韓信狄仁傑其父笑曰師誤矣三傑是漢人狄仁傑是唐人
師忘之乎師曰我實不忘汝父前唐後漢記得許熟乃一飯而
忘之乎

一字破

遺愁集云明時一友才甚高或戲曰君能作四五字破否以君
命召二句爲題應曰王晴度之一坐稱善或云能復作一字破
乎適見一翁鬚過即指爲題應曰鄉氣不解友曰皮去毛者也
相與絕倒制義意話下同

醫生王文

有業醫者仍應童試者學使素識其人題爲人而無信二句醫
破云聖人以厚朴防風人生當歸於信矣學使爲之解頤

減字破

鄭芸汀曰有自矜能減字為破者作魯人獵校二句題破云魯俗類聖人雷

相傳有學尤王者或以葉公問孔子一節試令作破應聲曰好龍者忽問鳳暴虎者不言驕矣殊工穩附記於此

四書語作破承

繆蓮仙曰嘗聞諸城劉文清相國之姪在京為相國買宅久而虛置人間之則曰叔意未愜也紀文遠集四書作破承云曠安宅而弗居敬叔父也甚矣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惡在其敬叔父也曠為其為相與又曰吾杭張某好葉子戲生四子皆有父風妻故儒家女集孟子成一破曰子好游乎夫有所受之也俗謂門牌為遊湖亦可謂錦心繡口矣

寶藏真焉

笑笑錄 卷五

四十二

施愚山督學山左時有名士入場作寶藏真焉文誤為水一節錄畢始悟料無不翻之理作詞於文後曰寶藏在山間誤認却在水邊山頭蓋起水晶殿珊瑚長峯尖珠結樹顛這一回屋中直跌撐船漢告蒼天留點帶兒好與友朋看愚山閱文至此和之曰寶藏將山誇忽然問在水涯樵夫漫說漁翁話題目雖差文字却佳怎肯放在他人下常見得登高怕那曾見會水滄殺仍錄附榜末

歇後箴

文行集云宏治六舉鄉會文章稱盛其初年己酉順天鄉試申明禁約文內不許用空定懸三字以涉禪語也或仿鄭五歇後以自箴云回也其庶乎屢此下一字真可除君不見今之所禁則國虛當年夫子犯了鄙夫問於我如又云少之時血氣未此

下一字只合塗君不見今之所禁天下惡乎當年曾子犯了一人債事一人國叶瓜又云言不及義好行小此下一字渾不是君不見今之所禁雖有智當年孟子犯了德術智

虎曹蝶歎

郭蘭石由四川督學回京有錄存告示文稿一本中有虎曹蝶歎之語閱者求其說蘭石笑曰曾試一屬有一卷賦春日遲遲云峽蝶歎春風蝶歎已奇又試某郡虎負囑題一卷講下分三段第一段云虎若曰我所積長者婦也今爾與其奈我何第二段云虎若曰我所甚懼者捕也今徒逐其奈我何第三段云虎若曰我所失勢者野也今在囑其奈我何初擬劣等幕中客曰設想離奇文情尚好抑之三等末可矣又一客曰此生亦太可憐其生平必懼內否則何以云積長者婦乎合坐大笑而罷

笑笑錄 卷五

四十三

文誑

近時好出割截題以杜抄襲其作法全在釣渡挽見長而於書旨不暇顧也又有戲作王如好色至有託其妻子於其友題者其渡下云夫王之好色不與王之臣同之者以王之臣自有妻子故也其挽上云夫王之臣不託妻子於王而託於其友者以王好色故也善戲謔兮實足解頤

套調

陳午橋悉議戲作舉子下第文全套金正希德行一節中二比云榜大莫能容所不得者進士而於舉人無恙也設諸公非為進士故挾其文章經義試帖楷法以博取人間館與幕與一切謄錄教習固自易易何困苦若斯也而諸公不願也文人無厄地所自信者學問而命運則不敢必也設諸公以不中進士故

富其袍掛靴帽衣履鋪程以博相公之一笑下及夫青廠魚池豈不甚樂何憂悶若斯也而諸公不敢也

文章著龜

常熟顧仲恭作敬十八房書說皆遊戲之筆其略云今世之為天吏者有三庸醫也低風水也言考官也何也使醫能辨六脉則天之所以生死人者人得而奪之矣使風水而能知龍穴則天之所以黜福人者人得而奪之矣使考官而能辨文章則天之所以貴賤人者人得而奪之矣故吾謂此三者皆天吏也敢弗敬與古者聖人舉事必用著龜夫枯草朽甲何靈之有惟其無靈而至靈者出也考官者亦文章之著龜也從之則吉逆之則凶故不敢與

墨派

笑笑錄

卷五

四十四

梁應來曰四書文中所謂墨派者或仿其調以嘲之云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實中懷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來已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維曷弗考紀載而誦詩書之典要元后即帝王之天子蒼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億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時而用世曷弗瞻黼座而登廊廟之朝廷疊床架屋而音闕鏗鏘今之時墨何以異此

笑笑錄卷六

獨逸高士手編

懼內

有懼內而下跪者或改千家詩一首嘲之曰雲淡風輕近夜天傍花隨柳跪牀前時人不識予心苦將謂偷閒學拜年

贖富頭

有質錢赴博局者提貫而言曰萬事不如錢在手旁一人應聲曰一年幾見贖富頭聞者絕倒

電詩

有作電詩者曰黑雲團團堆上天想是天公要吃煙何以知其要吃煙一烟一烟打火鏈

牛何之

笑笑錄

卷六

一師因徒他出以牛何之三字命題課文其徒篇終作一結云孟子一書言何之者二一則曰牛何之一則曰先生將何之然則牛也先生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作文

有作不撤薑食不多食題文者中云神明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大通穢惡不可不去而亦不可盡去四語可發一祭

講書

有塾師講書至康子饋藥章一徒問曰不知饋者九藥乎湯藥乎師遲疑久之曰據上文鄉人饋似乎九藥據下文麻焚又似湯藥大抵所饋者九藥湯藥各半耳

父母何物

某於某縣閱童子試卷題為父母在三字一卷有云夫父母何

物也不禁失笑因批一行於上云父陽物也母陰物也陰陽不和而生你這怪物也

詛學政

乾隆初某以部曹視學兩浙擅作威福多士切齒先考試甯紹兩府人士造為訃帖云不孝某罪孽深重不白殞滅禍延先考甯紹府君

嘲醫

有人戲改孟襄陽句作一聯贈醫生云不明財主棄多故病人疎一調換問而形容曲盡

酒令

有於席間行令誦古詩飛月字者一人曰白月照詩人主人疑其杜撰因問上聯是何語某不能對一客代答云吾却記得是笑 笑 錄 卷六 二

黑風吹酒鬼舉座大笑

抄文誤字

一武生於場中抄蓋湯之於天下六字蓋字誤作羊血二字之字原本草書誤作三字於字誤作打字遂成羊血湯三打天下云

作文紕謬

有師訓其弟曰作承題必須先反後正弟頗領會一日師出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題其弟承題云夫養子而後嫁人之常情也

紀彭作對

紀彭二尚書與某公同值朝房某先退行甚疾紀作對云足開五六片手寫十三行蓋某退食喜臨帖也彭曰何不云聖手書

生脚行太保一塵解頤

幻想

天上驛一驚掉下了五萬金忙將三萬來營運一萬金買田置產五千金捐個前程還剩五千金遊遊四海徧處訪佳人

詠寒林

釋氏放談口所祀神曰寒林沈元剛嘗改清平詞一疊云紙想衣裳旋想容秋風撲面粉花濃若非水陸場中見定向孟蘭會上逢

沈和歌

沈某飲甚人以沈和歌呼之登第後寄家書云男與大哥進京會試過山東道上大哥買饅餅自吃而不與男喫到京後男中而大哥不中豈非天淵恢恢乎又其友命僕持書通候僕見之

笑 笑 錄 卷六 三

不識也信口問沈和歌在家否因問何為曰主人有書沈拆視

之向僕曰爾主人借石磨着爾挑去僕曰主人未有命且未帶扁担來沈曰扁担亦向我借即將石磨并書付之僕返命主人不解拆閱回書見五絕一首云今朝尊管來大叫沈和歌罰他挑磨子挑去又挑來不覺大笑

父子誦文

有士人患子之游手好閒一日取章熒日父母惟其疾之憂題文誦其後股出比云罔極之深恩未報而又徒留不肖之肢體貽父母以半生莫殫之憂子不敢出聲一日其父細妓歸子偵知之遂朗誦對比云百年之歲月幾何而忍吾親以有限之精神更消磨於生我劬勞之後父乃默然

官職詩

咏中書云莫笑區區職分卑小京官裏最便宜也隨翰苑稱前輩且喜中堂是老師四庫書成邀議叙六年俸滿放同知有時溜到軍機處一挂朝珠頸上垂咏大桃二首云今年大桃沐恩光票子紛紛榜後忙多買肥腴塗面孔儘拉帳目做衣裳得官最好惟知縣作教何須補副堂却笑歸班新進士十年以後再商量五月初三沐龍光行裝不復舊郎富安排補挂教官體打點燈籠號正堂邈邈長隨添幾個粗疏履歷寫三張扣頭京債還私債領俸差能六十強

巡檢

予館江西新城橫村時見署印同安司巡檢某上任與從極盛戲占一絕云頭踏跟班壓斷街玻璃大轎四人擡碾聲響後備聲近署印同安巡檢來

笑笑錄 卷六

四

縣試報

予在橫村一日偕友閒步見學中門斗肩輿而行兩轎前導沿途敲至其家持紅單懸神堂前門斗仍坐肩輿朝上不動時備聲盈耳觀者如堵良久其家用托盤盛銀手劍一雙捧置几上名曰彩頭門斗始下輿與主人接見予視紅單乃報縣試招覆也口占二絕云鑼聲不住到門庭門斗肩輿火急行一紙紅單書捷報少爺縣試第三名紅單高挂供神櫃門斗肩輿向上抬敲得鑼聲聞十里和盤托出彩頭來

客滿詩

有人請宴座上客滿或作詩云華堂今日綺筵開五素三章次第排仔細采從頭上過殷勤酒向耳邊飾堪憐短臂無長箸最恨肥軀佔半壘更有客來挨不下主人拖椅後邊陪

文戲

嘉應諸生李文固善謔遇考試題為割不正不食李文未作一結云噫子生也晚未能與孔子同時一食其所剩零頭碎角之肉也惜哉致列四等

別字

文武二秀才俱列四等互相詰問文曰論我文原不至此以宗師題目太奇致舛誤耳武問何題目來之與柳與之與還問之武曰我武藝亦不至此惟內場題難解與足下同病耳問何題目多弄膝少弄不膝也蓋皆讀別字云

學生惡習

子弟出就外傳深宜慎擇不然習於詐偽將至無所不為嘗見一村塾隣有美妹同學生合計竊其雙鴛至棧角織巧羣以酒

笑笑錄 卷六

五

杯納其中傳飲為樂俄聞詬諍曰我年八十八矣獠猴輩竊我履去將欲何為始悟誤拾其祖姑之物嘔酒滿地遂拆而焚之以滅跡又嘗從馬長者遊忽退而不前泉怪問之曰非敢後也衆為大笑又有薛某者應縣試詩題山輝韞玉呀唔半日忽得句高唱云名山多奇寶人以失枯笑之薛強辨曰四平一仄自古多有之池塘生春草是也友人注某作詩譏之曰池塘生春草名山多奇寶古人道得好今人不得了殊可發笑也然幸有此詩始免曳白云

大人虎變

平湖令孫擴圖名士也有大府經其地供張甚謹行館楹帖皆自製親書大府大喜飯畢入寢忽赫然怒召入數之曰吾何嘗食汝肉而必以虎目我公力辨其無大府指門聯曰此非汝手

書耶公始悟引咎而出蓋所書為君子龍光大人虎變云

下同

糟糠妾

計孝廉東故貧士嘗置一妾晨夕設食唯粗糲而已夫人謔曰古有糟糠之婦不聞糟糠之妾奈何

神樓圖

劉南坦性好樓后而力不能構文徵仲作神樓圖遺之此可知南坦之清操徵仲有停雲館聞者以為清閔之比及見不甚寬啟異之徵仲笑曰吾齋館樓閣無力營構皆從圖畫上起造耳再打三斤

某縣令甚歡所為多可笑其紕繆不可枚舉飲量甚洪日必沽酒數斤怡然獨酌一日突有喊冤者正醺醺時阻其雅興含怒升堂拍案喝打並不擲綬役跪請曰打若干官伸指曰再打三

笑笑錄 卷六

六

斤吏笑不可遏竟至哄堂又轎夫工食升堂點給怒曰我僅見二人擡轎如何有四名轎夫曰轎後有二人官曰據汝言亦僅二人對曰配以轎前之二人非四耶官無以詰方按其名其一曰洋洋得意其二曰不敢放屁其三曰昏天黑地其四曰拖來扯去官大笑客憲閉話下

見上司

有某尹蜀人調制軍問峨眉山猴子究有多大對曰同大人大概自覺失檢又改曰與卑職一般大一日司道會議三人皆吸煙命僕為尹點烟尹曰卑職性不食烟有三子均喜此惡之不暇而身自犯耶皆傳為笑柄

李趨兒

姚峴好滑稽於姚僕射南仲坐有投刺者云李過庭僕射曰過

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左右皆稱不知峴曰恐是李趨兒僕射方悟而大笑息影偶錄下同

銅錢照人

張循王善貨殖俗為善天文者云世間貴人必懸天象用渾天儀窺之則見星不見人矣知無渾天儀可用銅錢代之令窺帝曰帝星窺秦檜曰相星窺韓世忠曰將星至循王曰不見星眾駭令再窺曰終不見星但見張王在錢眼裏坐左右大笑

鼻頭

吳下稱奴為鼻頭嘉靖中王氏僕吳一耶富而驕以贊得官嘗乘四人轎赴姻家席孝廉張伯起惡之時有關白之警伯起乃謂吳曰近聞邸報關白已就擒吳欣然問之伯起曰關白原是一怪身長數十丈腰大百圍截其頭亦數千斤吳曰那有此事

笑笑錄 卷六

七

伯起曰只一個鼻頭亦用四人擡之吳知其誚已不終席去

題像

四明豐南陽性滑稽里中致仕驛丞某繪像求題豐題曰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弊丞喜過望識者曰則其為人也亦成驛丞矣

母狗公猴

齊亞秀者京師名倡女曰江斗奴以色藝擅聲英公張輔招三楊飲命斗奴佐觴康楊至擁之膝連沃數觥杯覆斗奴以羅裙拭之曰血色羅裙翻酒汗英公叱曰總為母狗害事斗奴應曰妾所接者皆公猴僕耳眾大笑旦日三楊各以緋羅贈之

姜里囚

艾子講道於羸博之間從者數百人一日講文王姜里之囚適

赴宣王召不及竟其說一士快快返舍其妻問之士曰朝來夫子說周文王聖人也今被其主殷紂無道囚於羑里吾憐其無辜是以愁惱妻欲寬其憂慰之曰今雖見囚久當放赦士曰不愁不放只愁今夜在牢內難過活耳

論年歲

虞任者艾子之故人也育女生二周艾子爲其子求聘任曰賢嗣年幾何曰四歲任艷然曰公欲配吾女與老翁耶艾子不解曰何也任曰賢郎四歲吾女二歲是長一半年紀也若吾女二十而嫁賢嗣年四十不幸而二十五乃嫁則賢嗣年五十非嫁一老翁耶艾子知其愚而止

相博有兩姬爲兒女說姻者甲曰令郎幾歲乙曰兩歲甲曰吾女纔一歲大了一半將來吾女二十令郎則四十矣是不笑 笑 錄 卷六 八

可乙曰不然令愛今年一歲明年即是兩歲是與小兒同庚矣何害之有此說尤妙附錄之

通文

崇禎戊辰陳保泰督學江南試某邑題有友五人焉一士失記正文私問人曰五人姓名敢望指教其人曰下文是樂正裘牧仲士屈指曰尚有三人其人曰其三人則予忘之矣士詰曰如此時候還有工夫通文

吾從衆

坡公與米元章飲酒半元章忽曰世人皆以芻爲顛願質之子瞻公笑曰吾從衆

妒說

有爲妒婦解嘲者曰士君子情欲無節得一嚴婦約束之亦動

心忍性之一端也故諺曰到老方知須婦功坐客無以難也余笑曰君知人之愛六畜者乎日則哺之夜則防謬棚欄惟恐豺虎噉之此豈真愛其命哉欲充己口腹耳妒婦得毋似之乎衆乃大笑

陸通明

陸通明世居洞庭山有吳某往來頗狎一日陸內人臨驛吳詢男女陸曰昨生一女已溺之矣吳曰先生極明此事欠通了陸訝之吳曰豈不聞溺愛者不明耶

千家詩

朱望之館葑溪陸氏後每往陸必留飲一日遇其友問何來朱曰陸家留酌歸也問友何往友曰往舍甥處送親耳朱曰然則子與兄合千家詩二句矣子則一水護田將綠陸繞樓君則兩

笑 笑 錄 卷六 九

山排闥送青親來相與撫掌大笑

牛

盛度體肥一日自殿趨出知宰相在後即欲走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石學士中立見其喘甚問之盛告以故石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別去良久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爲牛

雞頭

明廣州之毋失也黃士俊等俱雞髮降廣人以詩誚之曰君王若問臣年紀爲道今年方雞頭蓋士俊時年八十二也小勝紀年

雞卵

有南人不食雞卵初至北道早尖店夥請所食曰有好菜乎曰有木樨肉及款於几則所不食者也慮爲人笑不明言但問別有佳者乎曰攤黃菜如客曰大佳及取來仍不食者謬言

尚飽其僕謂前途甚遠恐致饑曰如此但食點心可耳間有佳者否店夥以筒果子對客曰多持幾枚來及至則仍不食者且慙且怒忍飢而行遂委頓不堪夫天下事不知者多矣必欲諱不知為知甘作負腹將軍可笑也勸戒三錄

布醫

外祖病時數醫皆庸手有鄭姓者名頗著而技尤庸耽延月餘病益深後請陳修園來診徧視舊方曰皆為此等所誤批鄭某方後云市醫伎倆大槩相同越日眾醫見之皆色沮鄭曰陳某何以呼我輩為布醫聞者匿笑遂號鄭為布醫先生云池上草堂筆記

匾額

陸儼山豫章漫鈔載其郡中譙樓太守題曰壯觀同知王卿陝

笑笑錄 卷六

十

西人也見之忽然曰何名壯觀自我西音乃賊官耳又紹興郡齋匾曰牧愛成編修潤謂太守曰此可撤去我自下望之乃收受二字也冷盧雜識下同

醫

臨海洪僉事南沙文集謂方書惟錫不入藥明名醫戴元禮嘗至京師聞一醫術甚高往覘之見其迎求溢門酬應不暇偶一求藥者既去追而告之曰臨煎加錫一塊元禮心異之叩其故曰古方也及檢視乃錫字耳余謂今之庸醫不特未識古方即尋常藥品亦莫辨其名有書新會皮作會皮者不知新會是地名也有書川芎為撫川芎者不知撫與川二地也

京官詩聯

紀文達嘗作京官詩數十首記其小軍機一律云對表雙鬢報

丑初披衣懶倚人扶圍籬侍妾翻貂挂啓匣嬌童理數珠流亦是車龍是馬主人如虎僕如狐昂然直入軍機處低閣中堂到也無有京官不願外遷而老於京卿貧病以死者公輓之曰道不遠人人遠道卿須憐我我憐卿

歸班詩

進士歸班銓選每稽時日宋人有婦歎詩曰記得蕭郎登第時為言即入鳳凰池而今老等閒官職日欠人錢夜欠詩描摹情况惟妙惟肖

站班

外僚俟上官出入序立於傍謂之站班凡上官所到之處無不先往伺候故需次省垣者奔走幾無暇日在楚北日許明府虎拜嘗改翰林口號一年專業惟公會半世功名只早朝二句云

笑笑錄 卷六

十一

終朝事業惟跑路畢歲功名只站班又戲作聯語云寒城跑路滿面尖風古廟站班一身明月皆紀實也

飭紀敦倫

世俗以夫婦之事為敦倫以使令奴僕為飭紀嘉慶己卯秋試某房閱文見飭紀敦倫句註曰敦倫豈可飭紀怪誕極矣以筆直抹之

作兒子部民

歸安張蘭舫撫閩兼攝閩浙總督其封翁在家親故往賀翁曰我不意作兒子部民君何賀耶聞者傳為佳話

奇名

明岳陽羅賓王官南昌同知歸作哭斯堂於里門此堂名之奇者為詞京學博取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之意築別業曰大

悲庵此序之奇者朱竹君學士視閩學令士子人采一石築亭署中各鑄姓名于上額曰三百三十三亭此亭名之奇者洪洞范鄆鼎所著錄文名草草此書名之奇者

按癸辛雜著載二書名曰魏音劇作也書李跨鰲所著也曰魏音氣至切疑即重音余極所著也是又奇之奇者附記於此

教職聯

學博向稱冷官蘇州教授李時庵題堂聯云梅雪呼童莫認今朝點外聽雷請客都知昨日逢丁堪發一噱又蕭山傳芝堂學博作聯自嘲云百無一事可言教十有九分不像官語更諸妙

逸民榜 啞榜 響榜

乾隆癸卯浙江鄉試題逸民一節所取文皆恬靜時稱逸民榜嘉慶癸酉題本語一節獲售者鮮登第時稱啞榜丙子題夫達笑 笑 錄 卷六 十二

也者四句所取文皆動宕發皇登第者獨多時稱響榜

翰林詩

翰林官地望高華而每感空乏近某太史作詩云先裁車馬後裁人裁到師門二兩銀惟有兩餐裁不得一回典當一傷神可發一笑

學政

太倉王相國拔學浙江取士公明人有窮通翁之謔言所取皆寒士宿學而能文者也後湖北李某來好取短篇前列皆取美秀者遇不揚者文雖佳亦不錄時有謠云文宜淺淡乾枯短人忌麻鬚胖黑長

嘲邑令

秀水令某初至頗慕仁聲士民瞻以匾云民之父也未幾改換

廣通賄賂成趨區區云漫道此之謂誰知惡在其後被劾去

都中竹枝詞

都門竹枝詞有足解頤者向云多多益善是封條拉扯官衙宋字通遠代旁枝搜括盡直將原任棚前朝京官云騎破簾幃馬破鞍來白髮亦誠難裝車富道從旁過使星中朝一品官候選云昔年黃榜姓名聯此口居然寧選鈴堂上點名堂下應教人不敢認同年考試云短袍長褂著驢鞋搖擺逢人使問街扇絡不知何處去昂頭如去香招牌觀劇云坐時雙腿一齊盤紅昏開來窄戲單左右前肩人似玉滿園不向戲臺看描寫頗入妙

官紳結交

邑令鄉人昌短於才專以諂媚鄉紳為事時姚通素社完三居

笑 笑 錄 卷六 十三

諫垣過其居必下與時人為之語曰舟人不會撐全靠搖着力若還風水起舵也少不得借同音為諷味為諧妙上海縣志

紀文達語

紀文達雖一戲謔亦令人不可思議如有平某娶妻公送詩韻一部莫不怪之平某思索數日始知其取平上去入四字為謔也又有林鳳梧來見公問命名之義林曰生時母夢一鳳棲於梧桐故名公歎曰尊兆可謂美矣設不幸而夢一雞盤旋於芭蕉之間則天下之名不好聽矣真惡謔也又散朝時一老公留說一笑話公泥思曰昔有一內監此句之後不發一言老公俟之移時問曰陛下如何公曰陛下下領沒有聞者絕倒 見開

臨下問

南雁瓦屑墩有富人張叔英名附成均胸無點墨然喜假斯文一日爲子完姻俗有詰朝請訓之禮叔英夫婦高坐堂中兒媳參拜於前禮人贊請訓叔英高聲作官話曰爾生於富貴之家未知稼穡之艱難時賓朋滿坐皆鑿耳而聽下文叔英遲之又久復操土音曰你若要做人須急急爬上去於是開堂大笑里黨至傳爲口實

八卦轎

粵西地瘠民貧鄉村婦女率大足肩挑負販與男子同柳州來實一帶肩負爲生者如坐客爲男二女肩輿爲坎坐客爲女前女後男肩輿爲震也統名曰八卦轎餘墨偶談下同

蘭花菇

昔六祖講經仁化山中附近處產南華菰粵西賀縣亦有之俗

笑笑錄 卷六

十四

名蘭花菇某令時中丞按部過縣詢其地有土娼否令誤以爲土產答曰有蘭花菇中丞曰何不逐之令始悟坐客爲之胡盧中丞亦笑蓋三字頗似妓名也

科諱

一日署中演雙合印內有科諱曰爾既係算命的何以把自己算在監裏來同人笑之時孟橫山在坐曰此語可以問周西伯衆訝之乃曰西伯演周易拘於羑里不亦同耶會心真不在遠

月當頭

一年幾見月當頭謂冬月望日也曩聞一憨子向日者叩命某知其憨戲曰汝不臘矣憨者詢以何驗曰爾可於冬月望夜半時獨立月中當四顧四影憨者試之果然遂大感與親友訣逾歲無恙始知其戲也

蔡對馬

道光季年楚北馬齋太守麗文守高州武林蔡麟洲太守振武守擊慶一日公會偶言姓名可作對者首郡指馬太守名請對一人舉蔡名蔡云文武雖可對而二姓總覺未工一人曰君未讀臧文仲居蔡朱註乎蔡亦爽然失笑

痴人說夢

戚某幼耽讀而性痴一日早起謂婢某曰爾昨夜夢見我否答曰未大斥曰夢中分明見爾何以賴去往訴母曰痴婢該打我昨夜夢見他他堅說未夢見我豈有此理耶

調簾

每秋試外省實缺官多派分校庖代者五日京兆率多勇往而調簾者每畏縮不前麒麟玉符都統有句云捧檄官如魚赴壑入

笑笑錄 卷六

十五

簾人似鳥投羅可爲解頤

童生對

某應童試赴郡偶憶內戲書聯云充無罪之軍三百里守有夫之寡二十天爲同舍所見傳爲笑柄又某童年八旬矣學使詢以經傳多不復記有人嘲曰行年八秩尙稱童可云壽考到老五經猶未熟不愧書生均雅謔也

枝詭

陽少南孝廉游某縣與女校書某狎時女雖年越數載重至其地陽已于思女亦頹而長矣一日與友訪之陽戲之曰女兒家日近男子故易長矣女驟然捋其鬚曰虬髯公殆亦日近女兒而易老耶相與一笑語雖詼諧實足令人猛省

戲拋調

都下唱戲必擇一友之熟習諸務者專司之名曰戲提調會傳
一歌曰衆賓皆散我不散來手未到我先到巍然獨踞下場門
赫赫新街戲提調定席要便宜點戲誇精妙怒目看官人軟語
磨車轆帶索年前舊戲單爛熟胸中新堂號大蠟烈試三枝頭
靴頁偶裝幾千吊小香到提調笑喜祿病提調跳鎖得長庚跟
瓦暫向櫃房存待到半夜三更自己轉灣仍放掉吁嗟乎三更
曲罷尤可憐昏花二目飢腸穿左有牙笏右掌櫃小馬紛來滿
堂前燈火全不見陰森疑到閻羅殿此時提調錦囊空只餘三
字明天算

相術

顧鶴鳴挾相人術言多奇中無賴陶奇山住相顧言其面起殺
紋三日內有牢獄之厄言過切直激陶怒突起一拳中顧要害

笑笑錄 卷六

十六

隨簪陶紫微擬抵若顧之術神矣余獨怪其精於相人而疎於
自相也墨餘錄下同

未冠詩

某年縣試有七旬老人入場作未冠題輕薄子以詩嘲之曰縣
試歸來日已西老妻扶杖下樓梯牽衣附耳高聲問未冠今朝
出甚題頗有風趣

十八拍

明季熊芝岡督學南畿考規頗寬而發落甚嚴優等或且樸實
諸生胡紹寅已實十板復執卷辨又加八板胡素傲晚時人嘲
曰此胡爺十八拍也聞者捧腹

打還

周浦孔某晚年得子嬌養甚師課之讀出口即罵師怒薄責之

遂入內訴母曰先生打我我必打還不然有死而已孔即託友
商於師欲權忍一擊以泄子鬱師初不允友謂師貧困資孔賂
以數十金師乃勉從

家大人

近日接納例開腰纏數百金從長安歸即肩輿張蓋競稱老爺
得五六品稱大老爺或不屑此而多方處置竟稱大人此皆驕
心太勝之故更有謠者某宦以二品告歸曾見一同姓具東筭
書家大人見者無不掩口

字說

荆公好解字而不本說文劉貢父曰易之觀卦即是老鸛詩經
小雅即是老雅荆公久乃悟其戲又詩經世古義釋召南維
鳩居之引諸侯一娶九女為說說經流為笑柄者如此懷小慎下同

笑笑錄 卷六

十七

自捷

蘇世長初在陝州部內多犯法世長莫能禁乃責躬引咎自捷
於都街伍伯疾其詭賴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而走觀者咸
以為笑

克長克君

劉嗣明作皇子薙胎髮文用克長克君之句吏持以請曰內中
讀文書最以語忌為嫌既尅長又尅君殆不可用也嗣明亟易
之

長髯

鐵圍山叢談伯父君謨美鬚鬚仁宗偶問曰卿髯甚長夜覆之
於衾乎抑置之於外乎君謨無以對暮就寢思空語置之內外
悉不安東坡詩譬如長髯人不以長為苦一旦或人間每睡安

所措歸來被上下一夜無着處

肥

晉書王戎子萬有異名而太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南宋齊武帝諸子傳隋郡王子隆體過充壯嘗使徐嗣伯合蘇茹丸以服自銷損

偷兒

某生夜讀往復數百徧猶不熟漏四下誦聲益喧意且達旦矣有賊伏床下蹊甚突起擲之曰爾非生縱何頑鈍若此余焉能待遠趨出門鼓掌而去其食錄

篤胎巡檢

汪訥堂在梁正林方伯幕余偶訪之見案上批一巡檢稟云此係申臬憲者誤發到此怪而閱之則以徽垣之福曜極目為柏笑 笑 錄 卷六 十八

府之清霜開頁數行已堪絕倒後乃云卑職賈本篤胎不禁大笑向以巾櫛幕賓為譏今又得一篤胎巡檢矣思補齊隨筆下同

一元大武

一生省試後頗自負以文質於友云君視此能得元否生固鶴立長身履逾於人者且半友曰君之文不可知君之相則無不得也生問故友曰今太歲在午出頭則為牛而尊足又如是其巨此禮所謂一元大武也生吐其面而去

老童詞

予佐李鉞梅學使於閩一日案發予所荐多不與而拔取老童一人文殊可駭戲占西江月云別處家中朽骨劍穿樹上枯皮也充樂籠算東西羞煞春風桃李 但得冥司限展何難學院名題這般遺際賽確溪千載一時而已又為衆童欣幸之詞曰

晚運頗亨通看聯翩入泮宮文章兩字何須懂也衰翁彼也壽童門牆喜氣挨挨擁感天公肯憐老朽來了李文宗

閱卷

試盤輪芒得翰字詩最奇者通首押七虞無一字調平仄者一卷有露用乳如酥句一卷有青樓一夕娛句又如臬射雉賦可笑者固多然莫甚於以其夫之無物一語此物正不知何物也又賦得三折肱為良醫有句云美術炫嫵娘此必是女科目內顯生光說足眼科既應滾新藥是痘科肢折如何可醫寒痛頓忘是接骨科發毒有奇方是外科床前施妙技局外想新效此必賣春方者不索人問謝能傳海上方此是施藥者甚有云按脈須雙手開方定一張更有云盛世不生瘡者或批一聯云所以周禮醫與齊藥之名不設齊伯既失瘍醫之事遂傳也

笑 笑 錄 卷六 十九

詩誤

某公講真定以射以觀德命題一生詩有句云髮皮許共鑽閱之大咳既乃悟其脫去木旁也此等紕繆真是千古笑柄

文謬

生古卷中有云相彼鳥矣何以贈之或批其旁云盍歸而謀諸婦余笑曰設不堪持贈奈何

策謬

某督學試貢監錄科策問姚江學術一監生對云有謂姚之學勝於江者有謂江之學勝於姚者兩說並存似難分其優劣問者大笑齊隨筆下同

記誤

有縣令在任蒙拿北門外雜髮鋪人杖之四十其人不知所犯

何罪叩頭請示令曰某年月日在汝鋪頭受汝輕慢其人曰
太老爺前未到過小鋪令恍然曰誤矣賞以千錢遣之蓋令在
家時曾受本鄉北門外蓬頭鋪侮耳時傳為笑柄

有人蓬頭於鋪其人蓬髮極草率既與特倍與之錢而行其
日復往其人竭力為之蓬髮加倍工夫事事周到既已乃少
給其資其人不復曰前次蓬頭草率尚蒙厚賜此番格外用
心何可如此此人謂曰今之資前已給過今日所給乃前次
之資也一笑而行此事殊可笑故附記於是

各道

前聞河南候補道多至二十餘人其中各有名目有稱夫子之
道者以幕友報捐者也有稱文武之道者以都司改捐者也有
稱大學之道者由太學生報捐者也有稱卑卑不足道者身同
笑 笑 錄 卷六 二十一

侏儒不滿四尺者也有稱雖小道者其人年甫二十者也有稱
妾婦之道者初相未入欲加相分發至鬻女為人妾得銀四百
指發東河歷任優缺得相道銜念女為人妾心不自安探知婿
正室已故遂遣人送銀四千為相升之費婿女本相得即同赴
河南執子壻禮焉故有此稱亦可為謔而虐矣

縣試

某縣令試士命題幕友代擬暮春者三字某誤者為在童生大
諱有四絕云嚇煞暮春在題從何處來縣官不會做只好做奴
才笑煞暮春在童生做不來龍陽曹縣令那得拔真才羞煞暮
春在富堂挂出來不及長洲縣居然老秀才開煞暮春在狀紙
一齊來倒運姚家子聯名眾惡才時方攻童生姚恩保其妹於
亂時曾為娼也

揚令公祠

沈文遠巡撫浙江有餘姚令來謁公偶云云政時會謁陽明
祠樓宇傾頹今數十年矣此亦嘗有司事也令唯唯而退越
半載忽接稟云大人命修楊大人祠堂卑職已捐廉建造乞賜
題額公大駭詢來差知令已造成楊令公祠中塑令盛披甲像
矣

計開

汴中有從九保舉知縣者蒞任後坐堂審案吏開點名單首列
計開二字以硃筆點之吏不便顯言詭詞答云計開未到及審
第二案又見計開仍以硃點之吏仍白未到遂大怒云今日兩
案俱是計開為首乃敢抗傳不到明係差役買放飛錢欲實役
急呼曰計開不是個人令云因其不是個人所以裝拿將役重
笑 笑 錄 卷六 二十一

實限三日解案退堂後幕友告其故始免緝云

製古磚

畢秋帆撫陝值六旬屬吏送禮概不受一縣令送古磚二十塊
有年號題識皆秦漢物也畢大喜喚家丁驗云我壽禮概不收
爾主人之物甚合我意姑留之家丁跪稟云主人因大人慶壽
集工匠在署製造主人親自監工挑最上者獻贖下畢公一笑
而罷

館餐詩

李子仙孝廉館於某商家曾有句云青菜縫中藏肉屑黃醬頭
上頂肝油形容館餐之薄讀之失笑

同進士

殿試三甲為同進士出身偶有三甲者問人曰進士則進士耳

何同之有其人曰此猶夫人與如夫人之別耳相與一笑

八錢宴客

有欲留客飲者有酒無肴搜羅所得八錢者一老奴承言易辦以六文買二雞蛋一文買韭菜一文買腐渣第一肴韭面鋪蛋黃奴捧上曰雖不成肴却有取意名為四個黃鸝鳴翠柳第二肴韭面雞蛋白一圈奴曰是名一行白鷺上青天第三肴炒腐渣奴曰是名窗含西嶺千秋雪第四肴清湯上浮蛋壳奴曰是名門泊東湖萬里船奴愛此詩勉湊成此幸勿哂客大獎賞

聊齋續編下同

碗麵易銅鑪

一無賴子路逢親串欲飲之而無錢邀至酒館飲已先索麵一碗對客曰我送家母再來奉陪至家易以已盤捧至一小鋪有笑 笑 錄 卷六 二十二

老嫗脚踏一大銅鑪坐櫃內誑曰某家壽誕央我送麵與你老人嫗起身致謝又曰某家客多煩易一盤與我嫗起入內即撥其銅鑪去質錢乃至家取盃來饋與客大啖嫗以一大銅鑪換一盤麵吃聞者笑倒

罪不在臂

邳州二人負小兒兩首共頸四臂四足面相向欲見者人與數錢或白縣令答其人而逐之客問之曰見若所生則曰然曰罪不在臂金靈七墨下同

某醫

某醫士卒或祭以文曰公醫公名醫公疾公自醫公卒簡潔老當餘味曲包

謹河帥

某制府與某河帥同年相得一日閱工至浦上河帥鰓之食大進隨制府以為佳河帥曰此亦江南一品制府曰不及河魚鹹可如二然殺之可惜是物頗知水性也彼此相諶而吐屬渾然

金山縣

蓬萊周韞山攝銅山縣與余夜遇於途燈火半滅與夫厚眉而過各破其帷彼此負氣不相下周問何人予亦曰爾是何人左右曰銅山縣子曰我乃金山縣周粹不悟匆匆慰藉而別

看如夫人洗足

某檢討有同年新納姬往賀不值姬方洗足太史歸遇某於途戲曰今日有一佳話能屬對乎某叩之曰看如夫人洗足某應聲曰賜同進士出身太史默然而別

炊飯太守 種菜觀察

笑 笑 錄 卷六 二十三

洪逆陷杭州有候補府某着短衣敝屣被執賊問何為詭曰炊飯賊即令炊飯而守故未請幸僕為代之後張提我復杭州使攝郡蒙某感德惠令為司閭又有觀察某被擄為賊種菜已而備兵嘉湖時謂之種菜觀察

題號壁

關中尾號臭穢難堪雖極兇厲而遺溺者不顧也獨某生書一帛粘壁上凡提褲而來者一見即避往關中眾怪之試往觀則書云有人於此大便者我必於其大便處而小便之有人於此小便者我必於其家中小便處而亦小便之不禁狂笑

袁痴

袁痴者性好遊戲鄉廟演劇意欲往觀又有經商女客索不能止乃盛肴饌重鹽味多飲以茶劇未半女嘗欲旋袁堅留

之且日人多氣雜宜聞鼻煙已而噴嚏一聲泉流滿地矣其狡猶如此

改唐詩

許會卿訪友書壁不遇題其案曰尋塾問童子言師喫茶去只在此城中雲遊不知處又二人同行見一大脚婢履屨窳窳而來一人吟云春梅脚不小處處問他跑一人續曰夜寒雲雨聲攀落知多少則巧而傷雅矣

燈謎可笑

有以燈謎博笑者謎面云處女看春宮打左傳二句蓋我他日如此必嘗其味也殊可發笑奇博

滬上竹枝詞

滬上竹枝詞頗多可笑茲錄其三首曰同與樓共慶與詩燒鴨笑 笑 錄 卷六 二十四

燒豬味最嘉堂下問呼都不解是誰喧嚷要爸爸注云南人強學北語呼作作爸爸走堂者駭然不敢應也又曰南人北菜詎相宜無奈趨時要位奇入坐爭嘗湯爆肚管他拖鼻嚼芡菜又曰煙花燭目太迷難煙裏藏花事更奇不重生男重生女兒生計勝男兒皆實錄也申報

市影詩

友人某以硯田不足供母投筆為市影亦復無聊一年後仍理故業作詩曰誤拋絳帳舊生涯司會何嘗是慣家三兩客身辛俸也 挨月送四金外手 餘也 被人擊之乎香也全收拾慈怨釐奪莫其差未許高聲喚童僕常將己鈔借煙茶稱呼改作做同事喜怒生防老阿爹緊束疏狂嫌落拓虛富名譽賣奢遮能餘也 相逢佳客登時避偶惠殘香屢次誇只有筆耕遺故業清

高狹得叫師爺廣新聞

僕能詩

關中觀者錢竹汀宮詹之僕也隨侍數十年亦能拈韻頗平日不識一丁故所作多俚俗語然皆自出機杼如詠鐘樓云遙望鐘樓一座方當中顛倒掛銅缸東邊攪起西邊響隱另哩琅隱另哩末句蓋狀其聲也又斷句如雨隻獲船停石埠一年尿布出樓窗又過江云所以當年關夫子開船先唱大江東別饒風致足資藝林佳話暮年哀然成集官詹為編次之惜未傳於世

寸有所長

錢嶺楊果樓先生官知縣乞休欲於郡寓屋先大夫篆留館之先生忠厚慈祥年雖七旬而意興如少年余兄弟侍之劇談每笑 笑 錄 卷六 二十五

丙夜不休未幾先生第三子師侯官贊來典浙試迎費京師大年官贊遷甘肅鞏昌道余亦選金華訓導乃上書先生為俳諧謂世弟年卅為巡道某年卅一為訓導豈非寸有所長耶先生復書數百言亦皆諧謔語先大夫亦為絕倒庸庸筆記下同

擊鼓其鐘

歸安凌厚堂性怪僻論學宗孔孟於宋儒一概抹煞而尤惡朱子每極口肆罵蕭山蔡二風與倪少尉時帆共非之余謂此厚堂代二君報怨耳兩人問故余曰不讀居蔡及反其施倪之注乎眾為哄堂二風曰君是陳人故述陳言耳時府試寶金焚湯溪兩縣備旗鼓二明府謂向無此例余謂之曰此所謂金湯鞏固旗鼓相當矣眾方粲然二風忽正色謂湯溪沈明府曰湯邑之應辦鼓見於經書何可推諉沈請其故徐曰君不讀衛風擊

鼓其鑼即衆亦闕堂

殿試聯語

嘉慶癸丑科一甲一名潘文恭公二名陳遠燮二甲一名張春山三甲一名馬秋水時人語曰必正妙常雙及第春山秋水兩傳臚蓋世傳三甲第一名爲玉殿傳臚也

賤姓不佳

董文恭公誥曹文正公振備嘉道名臣也嘉慶十八年教匪林清遣賊入 禁城爲亂時 上幸熱河聞變近臣請暫 駐蹕文恭力請迴鑾繼以涕泣而文正在京鎮之以譚繼甸遂安時有聯云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啼董太師二公聞之相謂曰此時之庸碌啼哭頗不容易文恭初加太子太師銜人以太師稱之公輒笑辭曰賤姓不佳

笑笑錄 卷六

二十六

米湯大全

世俗以相娛悅者爲灌米湯而歡場尤甚甘泉李冰叔嘗戲爲詩曰英雄末路擊稀飯混沌初開灌米湯曾文正於克復金陵後得人頌賀詩文命書記統抄爲一編自題曰米湯大全可謂雅謔矣潛庵漫筆下同

高帽子

世俗謂媚人爲頂高帽子嘗有門生二人初放外任同謁老師者老師謂今世直道不行逢人送頂高帽子斯可矣其一人曰老師之言不謬今之世不喜高帽如老師者有幾人哉老師大喜既出顧問者曰高帽已送去一頂矣

難漫

薛朋龜爲蘇州參軍廉勤明察胥吏呼牛皮糊鼓疎不可解

後論且曹乃知雪難漫也

天生妙對

姚東石在京用一僕以故遣之其父年六十餘哀求復役又恐他人之無則而入願代役以待其子來余訝其殷勤特甚東石述其故且曰是所謂愛憐少子也余曰惜不免牽牽老夫耳相與拊掌以爲天生妙對印雪軒漫筆下同

詩諧

耶蘇門博學工詩雖以詼諧頗具雅人深致其留館詩曰未知何日升中允且喜今年作老編接眷到京云有屋三間開宅子無車兩脚走京官紅白分金終歲累春秋俸米合家歡御史巡墻云雖無紅傘巡墻閣也有青衣喝道長毛竹板高新簇簇錢絲燈火亮煌煌此類向多不盡記後奏請禁止婦女聽戲時人笑笑錄 卷六 二十七

笑笑錄 卷六

二十七

有詩嘲之曰卓午香車巷口多珠簾高捲聽笙歌無端撞着耶榜蛋惹得團圓開一箇蓋蘇門工畫蟹向有耶榜蛋之名云聞者捧腹

厥笑

德清一老儒性迂而論僻其作厥笑題謂聖人居家萬無不謹于火之理蓋由新柄魯政立法甚嚴觀厥笑之謔可見魯人恨之乘其入朝放火焚之耳

殺人

常州每勾決人犯遺員至縣監斬事畢餽佛番四餅汪琴軒曰爲此區區而討一殺人差以往亦太忍心矣余曰此檀弓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夫何真滿堂榮然

燈謎

湖俗張燈之夕每有懸燈謎於市者某生好爲此心思靈巧遠近爭傳某年有汪某見其懸一謎云一甲五名打易經五句汪即衆中大呼曰某乎汝莫不是爲龍爲靈爲靈爲蚌爲龜乎合市鬪然次日喧傳一郡以爲笑談

放脚

奏疏中有足發噱者康熙中左都王熙疏禁女子纏足首云爲臣妻先放左脚事桐陰清話下同

梅花詩

嘗問梅花颯題壁詩云紅帽啼兮黑帽呵風流太守看梅花梅花怨地開言道小的梅花接老爺詩雖鄙俚可以愧花間唱道之輩

燈初聯

笑笑錄

卷六

二十八

國初有葉初春者作合粵東所到括克路人側目時元夕民間放石燈其棚聯云霜降遺風四野難容老葉元宵遇雨萬民皆怨初春

控詞

道光中廣東有某公子新登賢書謀刻硃卷及期未竣怒以石擊破梓人之額其人欲與訟乞孟蒲生孝廉代作控詞云稟爲勒刻劣墨執石擲額額破血出乞飭斥革事雙聲疊韻誦之絕倒

對句

有倪姓女自負才色出聯句以擇婿慕能屬對者嫁之云妙人兒倪家少女一時寂然按此語原無可笑讀之覺忍俊不禁故錄之

絕對

郭太史尙先爲編修十二載不遷秩京師呼爲金不換將修撰立鋪在館十年不調人號爲右敢當却是絕對

借西廂語

潘家仙茂才嘗言錢家與富我朝大兵入關錢應本朝冠帶往迎途遇一老者以杖擊其首日我是多愁多病身打你個傾國傾城帽帽與說同音借西廂語聞者絕倒

圍字

袁子才嘗言一羊逸入鄰園食菜鄰翁來告袁曰汝知圍字乎必築圍而後可對曰公亦知圍字內爲何字乎築圍僅防圍外不能防圍內也公爲一笑

做後

笑笑錄

卷六

二十九

南海某太史不能提北音見客戲曰係係北音或贈以聯云江淮河漢日月星辰某大喜而不知其做後語也人傳爲笑

今解何監

番禺朱與木茂才未游庠時曾捐監生後改名應童試獲售臺起許之督學姚文僖公愛其才置不問覆試經題曰今爾何監可謂詼諧入妙

吃刀

洪稚存以言事獲罪初擬斬決親友詣獄哭唁洪反慰之口占一絕末二句云丈夫自信頭顱好須爲朝廷吃一刀聞者破涕爲笑

草雞毛

果益亭宗伯善射每射鵠矢無不中羊眼者此的正中一點京師

稱爲果羊眼有某公戲曰我得一對吳衆詢之曰豈雞毛並都門市井稱白賴無恥者爲草雞毛也某公以儷宗伯不亦謔乎

秦檜夫婦

阮文達平蔡牽得其兵器鎔爲秦檜夫婦跪岳廟前好事者撰聯語分繫其頸檜曰咳僕本與心有實妻何至若是王氏曰啐婦離長舌非老賊不到今朝互相埋怨口吻如生公調顯見之不覺失笑

揚州人

阮文達公初抵廣州泊舟揚幫側舟中聞絃索聲問此何地某對曰揚幫也問何以得此名曰此妓女所居妓多揚州人故名公哂之蓋忘公爲揚州人也

園門對

笑笑錄

卷六

三十

蔣伯生大令罷官歸築一園落成之日或題一聯於門云一成東倒西歪屋用盡貪贓枉法錢蔣見之乾笑而已

僧懼內

祇園上人招余輩小集或問坐中何人最懼內衆未及答祇園曰惟老僧最懼內衆訝之笑曰惟懼內故不敢娶耳一坐粲然

嘲學政詩

嘉慶間鮑覺生侍郎督學河南題多割裂士子逐題作詩嘲之云禮賢全不在胸中紐轉頭來只看鴻一目如何能四顧本來孟子說難通鳳鳴世間何物最爲凶第一傷人是太蠱能使當先驅得去其餘慢慢設牢籠驅虎廣大何容一物騰滿場文字亂蓬茅生童拍手呵呵笑渠是魚包變草包及其大草屠刀放下可齊休只是當年但見牛莫謂龐然成大物待他殺盡生

愁見牛禮云再說亦徒然實在須將寶物先匹帛有無何足道算來不及幾文錢禮云玉古來慘刻算殷商炮烙非刑事可傷不見周文身一丈也教落去試油湯十尺湯沒頭沒腦信難題七十提封一望迷阿伯不知何處去隱符一子獨孤凄 七十里

子秋成到處穀盈堆又見漁人撒網回不是池中無別物恐防現出本身來穀與魚紙上筌蹄迹可求葩經專記草春秋一生最怪驚求友伐木都教影不留獸草真成一片白茫茫無土水於何處藏欺侮聖人何道理要他跌落海中央下糞水揀取明珠玉任沉依然一半是貪心旁人不要曉題何處多向紅樓夢裏尋寶珠但憑本量自推摩果是金剛肯怕磨任爾費將牛力氣姑來一試待如何堅手磨此類甚多皆可博笑

教坊碑

笑笑錄

卷六

三十一

秦淮舊院教坊規條碑余嘗見拓本略云入教坊者准爲官妓另報丁口賦稅凡報明脫籍過三任者准其相考官妓之夫綠巾綠帶着猪皮鞋出行路側至路心被撻勿論老病不准乘馬及輿跨一木令二人肩之云云閱之不覺失笑

詩嘲俗令

聞某令官江北時重修平山堂落成後榜曰某年月日某縣正堂某重修或賦詩云太守風流宴蜀岡千秋人尙說歐陽不知當日題名字可是揚州府正堂

聞酒

許青皋茂才不能飲凡宴會舉杯而已一日同集珠江書坊有妓笑謂茂才曰君生平何嘗問酒之會耶或問同音合坐榮然

河東獅吼

茅小山象官河東道素懼內張棠村太守為詩戲之有借問茅山老道士河東獅吼近如何之句殊雅

有韻稍紳

道經樓集金醜香員外著中多紀恩感遇之作嘗自謂此余有韻履歷也按烏程姜茂才宸熙東鄉吳刺史嵩梁兩人詩集時目為有韻指紳錄金蓋亦有所本也

踏破瓊

東坡寄諸子姪詩他年汝曹勿滿床中夜起舞踏破瓊施元之注世傳小話一貧士家惟一瓊夜則守之而寢一夕心念苟得富貴當以錢若干管田宅若干蓄聲妓高車大蓋無不備置不覺歐適起舞遂踏破瓊故今俗指妄想狂計者謂之瓊算雲雲雜抄下同

笑 笑 錄 卷六

三十二

擠壞罔淵明

梧澤雜佩陰公平泉初入史館偶與同館陸公以事調分宜眾皆競前遂至喧擠時庭中菊盛開公徐謂曰諸君且從容莫擠壞罔淵明也問者心愧

鞋底

宋楊文公億嘗草制為執政者所點竄公甚不平因取稿上塗抹處用濃墨傅之就為鞋底模樣其旁曰世業楊家鞋底人問其故曰他人腳跡常傳為嗚噓自後行文遇人塗抹者必相諧曰又遭鞋底

遙遙華宮

梁書何昌宇為吏部有姓閱者求官曰子尋後昌宇笑曰遙遙

硬雨

紹興山陰安大兩菴太學屋瓦皆碎學官申朝廷不可言電稱為硬雨

塗抹書

盧全舉子名添丁其幼喜於塗抹詩書往往令黑全戲為詩曰忽來案上翻墨汁塗抹詩書似老鴉

艾氣

韓熙載誘掖後進性好謔浪有投贊荒惡者便焚艾熏之俟來喚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也

調勢人

宋文憲燕有王殿生與三鳥護臣約異時立朝勢人之門足勿涉也時趙宣子為政諸大夫日奔走其庭三鳥護臣雞初鳴

笑 笑 錄 卷六

三十三

即走候宣子入門見有危坐東榮者舉火照之則王殿生也各慙而退

目眇眇以愁子

梁元帝一目眇為湘東王時嘗登其宮以察侍臣曰今日所謂帝子降於北渚帝疑其戲之答曰卿道目眇眇兮愁余耶

踏破菜園

啓顏錄有人常食菜忽食羊葱五臟神曰羊踏破菜園黃庭堅詩臟神所訴羊踏蔬

蚊子

聞見錄歐陽公云子作憎蠅賦蠅可憎不此蚊子自遠嚙喝來咬人也

召客自醉



ZW 21101000819368

21215
156(1273)

南唐書貽李乘好飲折簡召親友曰今夕佳月能相過乎及
公集時業已大醉指酒壺曰本用相待酒與忽來自倒之矣

我得之矣

唐詩紀事周朴苦吟嘗野逢一負薪者忽持之屬聲曰我得之
矣其人掣臂驚走週游微卒疑為偷兒將共追之朴徐曰我適
得句耳蓋賦古墓詩少落句偶見樵者遂足成云子孫何處開
為客松柏被人伐作薪

韓盧後

晉中典書刁雍於桓公坐嘲韓博曰君是韓盧後博誤應曰君
是韓盧後公笑曰刁以君姓韓故以相戲他姓刁那得是韓盧
後博曰短尾者則為刁也座歎以為佳

勢不能行

笑 笑 錄 卷六

三十四

吳中某秀才素性詼諧適患疝氣而有友相飲其欄雨云雖情
不可却而勢不能行友莫解其故後席間有知且疾者始悟所
謂不禁捧腹申報

十七字詩

有士子號西坡善作十七字詩值早求兩賦詩曰太守祈雨澤
萬民多感德昨夜推窗看見月太守怒使自嘲應曰古人號東
坡今人號西坡若將兩人比差多後將發遣其舅送之舅眇一
目又賦詩曰發配到雲陽見舅如見眼兩人齊下淚三行既至
配所官喜其詩令試為之應聲曰環玦丁當夫人出後堂金
蓮三寸小橫量增餘下同

評文

某貢生善詼諧人又云兩小黃鸝鳴翠 一行白鷺上青天或

詞意蓋上句謂但聞其鳴嗚然下句謂櫻柳香不清也又見
人文字中有則得朋不城乎尋常句即批其旁云八音齊奏蓋
像其聲也又有傳某房考評一卷云未能采采流水蓮蓬遠春
又一卷云欠浮泛又云屬卷批云首載披一品衣次載袍九仙
骨三載不食人間烟火皆可發榮

笑 笑 錄 卷六

三十五